

世界文庫

7

生活書



世醫文庫

生德書局

世界文庫

— 7 —

甲種每冊實價壹圓伍角
外埠郵費加寄

編 輯 人
發 行 人
發 行 所
印 刷 所

鄭 振 鐸
上海福州路復興里
徐 伯 昕
上海福州路
生 活 書 店
第 三 八 四 號
生 活 印 刷 所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世界文庫 第七冊目錄

孟浩然集(下集)……唐·孟浩然撰……二七五	孟浩然集(雜劇)……元·關漢卿撰……二七九	趙氏孤兒記……元·無名氏撰……二七五	剪燈新話……明·瞿佑撰……二八五	李卓吾詩集……明·李贄撰……二八九	金瓶梅詞話(七)……明·蘭陵笑笑生撰……二八九	警世通言(七)……明·屠本峻編……二八九	吉訶德先生傳(七)……西班牙·塞萬提斯作……二九二	簡愛自傳(四)……英·U白朗底女士作……二九四	宗教生活……德·尼采作……二九八	蒙田散文選(一)……法·蒙田作……三〇〇	信使……法·巴爾扎克作……三〇一	敗壞了海德來堡的人……美·馬克吐溫作……塞先艾·陳家麟譯……三〇三	小鬼(四)……俄·梭羅古勃作……徐懋庸譯……三〇五	玫瑰(一)……英·哈代作……曾季蕭譯……三〇七	癡情書……羅馬·維德作……茅盾譯……三〇九
-----------------------	-----------------------	--------------------	------------------	-------------------	-------------------------	----------------------	---------------------------	-------------------------	------------------	----------------------	------------------	-----------------------------------	---------------------------	-------------------------	-----------------------

孟浩然集(下)

宣城 |
王士源編

孟浩然集卷第三

五言律詩

與諸子登岷山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江山留勝迹，我輩復登臨。水落魚梁淺，天寒夢澤深。羊公碑尚在，讀罷淚沾襟。

臨洞庭

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欲濟無舟楫，端居恥聖明。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

晚春

二月湖水清，家家春鳥鳴。林花掃更落，徑草踏還生。酒伴來相命，閑樽共解醒。當杯已入手，歌妓莫停聲。

歲暮歸南山

北闕休上書，南山歸弊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白髮催年老，青陽逼歲除。永懷愁不寐，松月夜窗虛。

梅道士水亭

① 全作「字」。

② 全作「望洞庭湖贈張丞相」。

③ 一作「勁」。

④ 一作「徒憐」。

⑤ 一作「叟」。

⑥ 全作「空」。

⑦ 一作「去」。

⑧ 全作「春中喜王九相尋」。

⑨ 一作「發」。

⑩ 一作「歸放園作」。

⑪ 一作「堂」。

⑫ 一作「歸終南山」。

⑬ 一作「臥」。

傲吏非凡吏，名流卽道流。隱居不可見，高論莫能酬。水接仙源近，山藏鬼谷幽。再來迷處所，在下問漁舟。

閑園懷蘇子

林園雖少事，幽獨自多違。向夕開簾坐，庭陰葉落微。鳥從煙樹宿，螢傍水軒飛。感念同懷子，京華去不歸。

留別王維

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歸。欲尋芳草去，惜與故人違。當路誰相假，知吾世所稀。祇應守寂寞，還掩故園扉。

武陵泛舟

武陵山路狹，前棹入花林。莫測幽源裏，仙家信幾深。水迴青嶂合，雲渡綠谿陰。坐聽閑猿嘯，彌清岸外心。

同曹三御史行泛湖歸越

秋入詩人興，巴歌和者稀。泛湖同旅泊，吟會是歸思。白簡徒推薦，滄洲已拂衣。杳冥雲海去，誰不羨鴻飛。

遊景空寺蘭若

龍象經行處，山腰度石關。屢迷青嶂合，時愛綠蘿閑。宴息花林下，高談竹嶼間。寥寥隔塵事，疑是入雞山。

陪張丞相登嵩陽樓

獨步人何在，嵩陽有故樓。歲寒聞舊鶴，行縣擁諸侯。決莽北彌望，沮漳東會流。客中遇知己，無復越鄉憂。

與瀾錢塘登樟亭望湖作

百里雷聲震，鳴絃暫輟彈。府中連騎出，江上待潮觀。照日秋雲迥，浮天渤澥寬。驚濤來侶雪，一坐凜生寒。

大禹寺義公禪

- ① 全作「落景。」
- ② 全作「過。」
- ③ 全「王」下有「侍御」二字。
- ④ 全作「索。」
- ⑤ 全作「權。」
- ⑥ 全作「意。」
- ⑦ 全作「逸旅。」
- ⑧ 全作「外。」
- ⑨ 一作「光。」
- ⑩ 全作「林。」
- ⑪ 全作「障。」
- ⑫ 全作「開雷。」
- ⑬ 一作「空。」
- ⑭ 一作「雲。」
- ⑮ 全作「題大禹寺義公禪房。」

義公習禪寂，^①結宇^②依空林。戶外一峯秀，^③培前衆^④。壑深夕陽連，^⑤雨足空翠落。庭陰看取蓮花淨，^⑥方^⑦知不染心。

尋白鶴富張子容^⑧隱居

白鶴青島畔，^①幽人有隱^②居。培庭空水石，^③林壑罷樵漁。歲月青松老，^④風霜苦竹疎。^⑤觀茲懷舊業，^⑥攜^⑦策返吾廬。

九日^⑧

九日^①未成句，重陽卽此晨。登高尋故^②事，載酒訪幽人。落帽恣歡飲，^③授衣同試新。茱萸正可佩，^④折取寄情親。

除夜樂城張少府宅^⑤

雲海訪^①甌閩，風濤^②泊島濱。如何^③歲除夜，得見故鄉親！余是乘槎客，^④君爲失路人。平生復能幾？^⑤一別十餘春！

舟中晚^⑥望

挂席東南望，^①青山水國遙。舳艫爭利涉，^②來往任^③風潮。問我今何適？^④天台訪石橋。坐看霞色晚，^⑤疑是赤城標。

遊精思觀廬王白雲在後

出谷未停午，^①至^②家已夕曛。矧瞻山下^③路，但見牛羊羣。樵子暗相失，^④草蟲寒不聞。衡門猶未掩，^⑤佇立待^⑥夫君。

與杭州薛司戶登樓^⑦亭驛^⑧

水樓一登眺，^①半出青林高。帝幕英僚散，^②芳筵下客叨。山藏伯禹穴，^③城壓伍胥濤。今日觀溟漲，^④垂綸欲^⑤釣鼈。

① 全作「處」。

② 全作「構」。

③ 全作「羣」。

④ 一作「照」。

⑤ 全作「應」。

⑥ 一作「顏」。

① 一作「舊」。

② 一作「餘」。

③ 全作「同」，一作「杖」。

④ 全「日」下有「得新字」三字。

⑤ 全作「泛」。

⑥ 全作「潮」。

① 初九。

② 全作「聞古」。

③ 全無「宅」字，但「城」下有「逢」字。

④ 全作「泛」。

⑤ 全作「到」。

⑥ 全作「到」。

① 全作「知」。

② 全作「曉」。

③ 全作「接」。

④ 全作「去」。

⑤ 全作「曉」。

⑥ 全作「到」。

① 「全」作「下山」。

② 全作「望」。

③ 一作「梓」。

④ 全「驛」字作「樓作」二字。

⑤ 一作「望」。

⑥ 一作「望」。

① 全作「敵」。

② 全作「學」。

尋天台山作

吾友太一子，○ 養霞臥赤城。欲尋華頂去，不憚惡溪名。歇馬憑雲宿，揚帆截海行。高高翠微裏，遙見石梁橫。

宿立公房

支遁初求道，深公笑買山。何如石窟趣，自入戶庭間。苔潤春泉滿，蘿軒夜月閑。能令許玄度，吟臥不知還。

尋滕逸人故居

人事一朝盡，荒蕪三徑休。始聞漳浦臥，奄作岱宗遊。池水猶含墨，山雲已落秋。今朝泉壑裏，何處覓藏舟。

姚開府山池

主人新邸第，相國舊池臺。館是招賢闕，樓因教舞開。軒車人已散，鸞管鳳初來。今日龍門下，誰知文舉才。

夏日浮舟過滕逸人別業

水亭涼氣多，闌棹晚來過。澗影見藤架，竹潭香聞菱荷。野童扶醉舞，山鳥笑酣歌。幽賞未云過，煙光奈夕何。

夏日辨玉法師茅齋

夏日茅齋裏，無風坐亦涼。竹林新笋蕪，藤架引稍長。燕窠巢窠處，蜂來造蜜房。物華皆可翫，花蕊四時芳。

與張折衝遊香閣寺

釋子彌天秀，將軍武庫才。橫行塞北盡，獨步漢南來。貝葉傳金口，山櫻作賦開。因君振嘉藻，江楚氣雄哉。

與白明府遊江

故人來自遠，邑宰復初臨。執手恨爲別，同舟無異心。汾河洲渚趣，演漾絃歌音。誰識躬耕者，年年梁甫吟。

- 全無「作」字。
- 一作「愛」。
- 全作「陳」。
- 一作「瀟」。
- 全作「風」。
- 全作「霄」。
- 以上五字全作「陳大水亭」四字。
- 全作「松」。
- 全作「助」。
- 一作「花」。
- 全作「深」。
- 一作「櫻」。
- 全作「樓」。
- 一作「爲」。

遊精思題觀主山房

誤入花源裏，初憐竹迳深。方知仙子宅，未有世人尋。舞鶴過閑甌，飛猿嘯密林。漸通玄妙理，深得坐忘心。

尋梅道士

彭澤先生柳山陰，道士鵝。我來從所好，停策夏雲多。重以觀魚樂，因之鼓枻歌。崔徐跡未朽，千載揖清波。

陪姚使君題惠上人房得青字

帶雪梅初暖，含煙柳尚青。來窺童子偈，得聽法王經。會理知無我，觀空厭有形。迷心應覺悟，客思不遑寧。

晚春 遠上人南亭

給園支遁隱，虛寂養閑和。春晚羣木秀，關關黃鳥歌。林棲居士竹，池養右軍鵝。花月北窗下，清風期再過。

人日登南陽驛門亭子懷漢川諸友

朝來登陟處，不似豔陽時。異縣殊風物，羣懷多所思。剪花驚歲早，看柳訝春遲。未有南飛雁，裁書欲寄誰？

遊鳳林寺西嶺

共喜年華好，來遊水石間。烟容開遠樹，春色滿幽山。壺酒朋情洽，琴歌野興閑。莫愁歸路暝，招月伴人還。

陪獨孤使君同與蕭員外證登萬山亭

萬山青嶂曲，千騎使君遊。神女鳴環佩，仙郎接獻酬。遍觀雲夢野，自愛江城樓。何必東南守，空傳沈隱侯。

贈道士參寥

蜀琴久不弄，玉匣細塵生。絲脆絃將斷，金徽色尚榮。知音徒自惜，野俗本相輕。不遇鍾期聽，誰知鸞鳳聲。

● 一本「士」下有「張山人」三字。 ● 全作「漢陰」。 ● 一作「窺」。 ● 全無以上三字。 ● 全作「未」。

● 全「春」下有「題」字。 ● 全作「身」。 ● 全作「聞」。 ● 全作「奕」。 ● 一作「衣」。 ● 全作「」。

「寒」

京還贈張一維

拂衣去何處。高枕南山南。欲徇五斗祿。其如七不堪。早朝非晏起。束帶異抽簪。因向智者說。遊魚思舊潭。

題李十四莊兼贈綦母校書

聞君息陰地。東郭柳林間。左右澗澗水。門庭綠綠山。抱琴來取醉。垂釣坐乘閑。歸客莫相待。緣源殊未還。

寄趙正字

正字芸香閣。幽人竹葉園。經過宛如昨。歸臥寂無喧。高鳥能探木。羝羊漫觸藩。物情今已見。從此願忘言。

秋登張明府海亭

海亭秋日望。委曲見江山。染翰聊題壁。傾壺一解顏。歡逢彭澤令。歸賞故園間。余亦將琴史。棲遲共取閑。

題融公蘭若

精舍買金開。流泉遶砌迴。菱荷薰講席。松柏映香臺。法雨晴飛去。天花晝下來。談玄殊未已。歸騎夕陽催。

九日龍沙寄劉大

龍沙豫章北。九日挂帆過。風俗因時見。湖山發興多。客中誰送酒。棹裏自成歌。歌竟乘流去。滔滔任夕波。

洞庭湖寄閻九

洞庭秋正闊。余欲泛歸船。莫辨荆吳地。唯餘水共天。澎瀾江樹沒。合沓海湖連。遲爾為舟楫。相將濟巨川。

和李侍御渡松滋江

- ① 一作「王」。
- ② 一作「何處去」。
- ③ 全作「晚」。
- ④ 一作「陰」。
- ⑤ 全作「尋」。
- ⑥ 全作「素」。
- ⑦ 一作「塵」。
- ⑧ 一作「徒自」。
- ⑨ 一作「欲」。
- ⑩ 一作「無」。
- ⑪ 全作「歌」。
- ⑫ 「公」一作「山」二字。
- ⑬ 一作「地」。
- ⑭ 一作「繞」。
- ⑮ 一作「霏」。
- ⑯ 一作「一乘談未了」。
- ⑰ 「大」
- ⑱ 下全有「春虛」二字。
- ⑲ 全作「潮」。
- ⑳ 全無「和」字。作「秋日陪」三字。

南紀西江閣。皇華御史雄。截流寧假楫。挂席自生風。寮案爭鸞鷲。魚龍亦避聰。坐聞白雪唱。翻入棹歌中。

秦中感秋寄上人

一丘常欲臥。三徑苦無資。北土非吾願。東林懷我師。黃金燃桂棹。壯志逐年衰。日夕涼風至。聞蟬但益悲。

重酬李少府見贈

養疾衡茆下。由來浩氣真。五行將禁火。十步想尋春。致敬維桑梓。邀歡即故人。還看後凋色。青翠有松筠。

宿永嘉江寄山陰崔國輔少府

我行窮水國。君使入京華。相去日千里。孤帆天一涯。臥聞海潮至。起視江月斜。借問同舟客。何時到永嘉。

上巳日洛中寄王迥十九

卜洛成周地。浮杯上巳筵。鬪雞寒食下。走馬射堂前。垂柳金堤合。平沙翠幕連。不知王逸少。何處會羣賢。

聞裴侍御黜自襄州司戶除豫州司戶因以投寄

故人荆府掾。尚有柏臺威。移職自樊沔。芳聲聞帝畿。昔余臥林巷。載酒訪柴扉。松菊無君賞。鄉園賴欲歸。

江上寄山陰崔國輔少府

春堤楊柳發。憶與故人期。草木本無意。枯榮自有時。山陰定遠近。江上日相思。不及蘭亭會。空吟祓禊詩。

送洗然弟進士舉

- ① 全作「聽」。
- ② 「寄」。
- ③ 有「遠」字。
- ④ 全云：一作「崔輔國詩」。
- ⑤ 一作「上」。
- ⑥ 一作「且」。
- ⑦ 全作「登」。
- ⑧ 全作「」。
- ⑨ 一作「枉」。
- ⑩ 全作「主」。
- ⑪ 全作「回」。
- ⑫ 全作「崔少府國輔」。
- ⑬ 全無「日」字。
- ⑭ 以上四字全作「王九迥」三字。
- ⑮ 一作「河」。
- ⑯ 全作「衍」。
- ⑰ 一作「共」。
- ⑱ 全作「過」。
- ⑲ 全作「時」。
- ⑳ 全作「欲蠟」。
- ㉑ 一作「飛」。
- ㉒ 全作「崔少府國輔」。
- ㉓ 一作「事」。

獻策金門去，承歡彩服違。以吾一日長，念爾聚星稀。昏定須溫席，寒多未授衣。桂枝如已擢，早遂鴈南飛。

夜泊廬江聞故人在東林寺以詩寄之

江路經廬阜，松門入虎溪。聞君尋寂樂，清夜宿招提。石鏡山精怯，禪林楸鶻棲。一燈如悟道，爲照客心迷。

宿桐廬江寄廣陵舊遊

山暝聽猿愁，滄江念夜流。風鳴兩岸葉，月照一孤舟。建德非吾土，維揚憶舊遊。還將數行淚，遙寄海西頭。

南還舟中寄袁太祝

浚沂非便習，風波厭苦辛。忽聞遷谷鳥，來報五陵春。嶺北廻征棹，巴東問故人。桃源何處是？遊子正迷津。

東坡遇雨率爾貽謝南池

田家春事起，丁壯就東陂。殷殷雷聲作，森森雨足垂。海虹晴始見，河柳潤初移。余意在耕稼，因君問土宜。

行至汝墳寄盧徵君

行乏蠶余駕，依然見汝墳。洛川方罷雪，嵩嶂有殘雲。曳曳半空裏，溶溶五色分。聊題一詩興，因寄盧徵君。

寄天台道士

海上來仙客，三山望幾時？焚香宿華頂，晝露採靈芝。屢踐莓苔滑，將尋汗漫期。儻因松子去，長與世人辭。

和張明府登鹿門山

忽示登高作，能寬旅寓情。絃歌既多暇，山水思彌清。草得風先動，虹因雨後成。謬承巴俚和，非敢應同聲。

- 全無「林」字。
- 一作「花」
- 一作「在何處」
- 全作「時」
- 全作「臨」
- 全作「作」
- 全作「微」
- 一作「枝」
- 全作「聞」
- 全作「兩」
- 一作「武」
- 全作「帆」
- 全作「擊」
- 一作「問君田事宜」
- 全作「明明」
- 全作「氣」
- 一作「色」
- 全作「光」

和張三 自穰縣還途中遇雪

風吹沙海雪，來作柳圍春。宛轉隨香騎，輕盈伴玉人。歌疑鄧中客，態比洛川神。今日南歸楚，雙飛侶入秦。

歲除夜會樂城張少府宅

嚳昔通家好，相知無間然。續明催畫燭，守歲接長筵。舊曲梅花唱，新正柏酒傳。客行隨處樂，不見度年年。

自洛之越

遑遑三十載，書劍兩無成。山水尋吳越，風塵厭洛京。扁舟泛湖海，長揖謝公卿。且樂杯中酒，誰論世上名。

歸至郢中作

遠遊經海嶠，返棹歸山阿。日夕見喬木，鄉園在伐柯。愁隨江路盡，喜入郢門多。左右看桑土，依然即匪佗。

途中遇晴

已失巴陵雨，猶逢蜀坂泥。天開斜景遍，山出晚雲低。餘濕猶霑草，殘流尚入谿。今宵有明月，鄉思遠悽悽。

蔡陽館

日暮馬行疾，城荒人住稀。聽歌疑近楚，投館忽如歸。魯堰田疇廣，章陵氣色微。明朝拜嘉慶，須著老萊衣。

他鄉七夕

他鄉逢七夕，旅館亦羈愁。不見穿針婦，空懷故國樓。緒風初滅熱，新月始登秋。誰忍窺河漢，迢迢望斗牛。

夜泊牛渚趁薛八船不及

星羅牛渚夕，風送鷓鴣遲。浦溆常同宿，期波忽間之。榜歌空裏失，船火望中疑。明發泛湖海，茫茫何處期。

① 全作「二」 ② 全作「漸」 ③ 作「思」 ④ 全作「物」 ⑤ 全無「作」字 ⑥ 全作「關」

⑦ 一作「成」 ⑧ 一作「意」 ⑨ 一作「武」 ⑩ 一作「已失五陵道」 ⑪ 「蔡」上全有「夕次」二

字 ⑫ 全作「知」 ⑬ 一作「家」 ⑭ 全作「益」 ⑮ 全作「臨」 ⑯ 全作「間」 ⑰ 全

作「退」 ⑱ 全作「潮」

曉入南山

瘴氣曉氛氳，南山沒水雲。鯤飛今始見，鳥隨舊來聞。地接長沙近，江從泊渚分。賈生曾吊屈，余亦痛斯文。

夜渡湘水

客行貪利涉，夜裏渡湘川。露氣聞香社，歌聲識採蓮。榜人投岸火，漁子宿潭煙。行旅時相問，潯陽何處邊？

赴命途中逢雪

迢遞秦京道，蒼茫歲暮天。窮陰連晦朔，積雪滿山川。落鴈迷沙渚，飢鳥噪野田。客愁空佇立，不見有人烟。

宿武陵即事

川暗夕陽盡，孤舟泊岸初。嶺猿相叫嘯，潭影倍空虚。就枕滅明燭，扣船聞夜漁。雞鳴問何處，人物是秦餘。

同盧明府餞張郎中除義王府司馬海園作

上國山河裂，賢王邸第開。故人分職去，潘令罷行來。冠蓋趨梁苑，江湖失楚材。預愁軒騎動，賓客散池臺。

落日望鄉

客行愁落日，鄉思重相催。况在他山外，天寒夕鳥來。雪深迷鄂路，雲暗失陽臺。可歎懷遠子，勞歌誰為媒。

永嘉上浦館逢張八子容

逆旅相逢處，江村日暮時。衆山遙對酒，孤嶼共題詩。麟宇鄰蛟室，人烟接島夷。鄉關萬餘里，失路一相悲。

● 全作「復」 ① 全作「汨」 ② 全云：「一作崑輔國詩」 ③ 全作「舟」 ④ 全作「閣」 ⑤ 一

作「暗」 ⑥ 一作「遙」 ⑦ 一作「澤」 ⑧ 全作「京」 ⑨ 全作「遇」 ⑩ 一作「運」

● 全作「集」 ⑪ 全作「陽」 ⑫ 一作「宿武陽川」 ⑬ 全作「峰」 ⑭ 一無「海園作」三字 ⑮

一作「星」 ⑯ 全作「列」 ⑰ 一作「甲」 ⑱ 一作「山」 ⑲ 全作「途次」 ⑳ 一作「栖遲」

● 全作「高」 ⑳ 一作「狂」 ㉑ 一作「永嘉浦逢張子容客病」 ㉒ 一作「園」

送張子容赴舉

夕曛山照滅，送客出柴門。惆悵野中別，殷勤醉後言。茂林余偃息，喬木爾飛翻。無使谷風誚，須令友道存。

送張參明經舉兼向涇州省親

十五綵衣年，承歡慈母前。孝廉因歲貢，懷橘向秦川。四座推文舉，中郎許仲宣。泛舟江上別，誰不仰神仙。

沂江至武昌

家本洞庭上，歲時歸思催。客心徒欲速，江路苦遲迴。殘凍因風解，新梅變臘開。行看武昌柳，髣髴映樓臺。

唐城館中早發寄楊使君

犯霜驅曉駕，數里見唐城。旅館歸心逼，荒村客思盈。訪人留後信，策蹇赴前程。欲識離魂斷，長空聽鴈聲。

陪李侍御謁聰禪上人

欣逢柏臺舊，共謁聰公禪。石室無人到，繩床見虎眠。陰崖常抱雪，松澗爲生泉。出處雖云異，同權在法筵。

和張丞相春朝對雪

迎氣當春立，承恩喜雪來。潤從河漢下，花逼豔陽開。不覩豐年瑞，安知燮理才。散鹽如可擬，願糝和羹梅。

- 「容」下全有「進士」二字。
- 一作「赴進士舉」。
- 全作「歧路」。
- 全作「親省」。
- 一作「繼」
- 全作「湖」。
- 全作「正度」。
- 一作「柏台友」。
- 全作「訪」。
- 以上四字全作「囑上人觀居」
- 五字。
- 全作「友」。
- 全作「枯」。
- 全作「至」。
- 一作「落」。
- 全作「焉」。

孟浩然集卷第四

五言律詩

送吳宣從事

才有幕中畫，而無塞上勳。漢兵將滅虜，王粲始從軍。旌旆邊亭去，山川地脈分。平生一七首，感激贈夫君。

送張祥之房陵

我家南渡隱，慣習野人舟。日夕弄清淺，林端逆上流。山河據形勝，天地生豪酋。君意在利涉，知昔期暗投。

送桓子之鄂城過禮

聞君馳綵騎，躡蹠指南荆。爲結滂楊好，言過郢郢城。標梅詩已贈，羔鴈禮將行。今夜神仙女，應來感夢情。

早春潤州送弟環鄉

兄弟遊吳國，庭闈戀楚關。已多新歲感，更饒白眉還。蹄泛西江水，離筵北固山。鄉園欲有贈，梅柳着先攀。

送告八從軍

- ① 一作「送蘇六從軍」。
- ② 全作「士」。
- ③ 全作「靈」。
- ④ 全作「頭」。
- ⑤ 一作「郢陵」。
- ⑥ 全作「有」。
- ⑦ 一作「自」，一作「暎」。
- ⑧ 以上二字，全作「成」。
- ⑨ 一作「荆衡」。
- ⑩ 全作「有」。
- ⑪ 一作「改」。
- ⑫ 一作「看」。
- ⑬ 「送」下全有「從」字。

男兒一片氣，何必五車書。好勇方過我，才多便起予。運籌將入幕，養拙就閑居。正待功名遂，從君繼兩陳。

送元公之鄂渚尋觀主張膠鬻

桃花春水漲，之子忽乘流。峴首辭蛟浦，江邊問鶴樓。贈君青竹杖，送爾白蘋洲。應是神仙輩，相期汗漫遊。

峴山餞房瑄崔宗之

賈賤平生隔，軒車是日來。青陽一觀止，雲霧豁然開。祖道衣冠列，分亭驛騎催。方期九日聚，還待二星迴。

送王五昆季省親

公子戀庭幃，勞歌涉海沂。水乘舟楫去，親望彩來歸。斜日催烏鳥，清江照綵衣。平生急難意，遙仰鶴鴒飛。

送崔易

片玉來誇楚，治中作主人。江山增潤色，詞賦動陽春。別館當虛敞，離情任吐伸。因聲兩京舊，誰念臥漳濱。

送盧少府使入秦

華關望秦國，相去千里餘。州縣勸王事，山河轉使車。祖筵江上列，離別恨前書。願及芳年賞，嬌鶯二月初。

送謝錄事之越

清旦江天迥，涼風西北吹。白雲向吳會，征帆亦相隨。想到耶溪口，應探禹穴奇。仙書儻相示，余在北山陲。

洛下送奚三還揚州

水國無邊際，舟行共使風。羨君從此去，朝夕見鄉中。余亦離家久，南歸恨不同。音書若有問，江上會相逢。

送袁十嶺南尋弟

- ① 一作「下離」。
- ② 全作「中」。
- ③ 全作「子」。
- ④ 一作「逢」。
- ⑤ 一作「贈」。
- ⑥ 全作「路」。

- ⑦ 全作「渡」。
- ⑧ 全作「過」。
- ⑨ 一作「退」。
- ⑩ 全作「此」。
- ⑪ 一作「與」。
- ⑫ 一作「便」。
- ⑬

「十」下，有「三」字。

早聞牛渚詠，今見鶴鶴心。羽翼嗒零落，悲鳴別故林。蒼梧日雲遠，烟水洞庭深。萬里獨飛去，南風遲爾音。

永嘉別張子容

舊國余歸楚，新年子北征。挂帆愁海路，分手戀朋情。日夜故園意，汀洲春草生。何時一杯酒，重與李膺傾。

送袁太祝尉豫章

何幸遇休明，觀光來上京。相逢武陵客，獨送豫章行。隨牒穿黃綬，離羣會墨卿。江南佳麗地，山水舊難名。

都下送辛大之鄂

南國辛居士，言歸舊竹林。未逢調鼎用，徒有濟川心。余亦忘機者，田園在漢陰。因君故鄉去，遙寄式微吟。

送席大

惜爾懷其寶，迷邦倦客遊。江山歷全楚，河洛越成周。道路疲千里，鄉園老一丘。知君命不偶，同病亦同憂。

送賈昇主簿之荆府

奉使推能者，勤王不暫閑。觀風隨按察，乘騎度荆關。送別登何處，閉筵舊峴山。征軒明日遠，空望郢門間。

送王大校書

導漾自蟠塚，東流爲漢川。維桑君有意，解纜我開筵。雲雨從茲別，林端意渺然。尺書帶不悵，時望鯉魚傳。

浙江西上留別裴劉二少府

西上浙江西，臨流恨解攜。千山疊成嶂，萬壑合爲溪。石淺流難泝，藤長險易躋。誰憐問津者，歲晏此中迷。

京還留別新豐諸友

- ① 全作「夕」
- ② 全作「季」
- ③ 一作「還」
- ④ 全作「昇」
- ⑤ 以上六字，全作「遊江西留別富陽」
- ⑥ 七字
- ⑦ 全作「遊」
- ⑧ 一作「憫」
- ⑨ 全作「水瀆」
- ⑩ 一作「注」
- ⑪ 一作「客」
- ⑫ 全作「東京留別諸公」

吾道昧所適，驅車還向東。主人開舊館，留客醉新豐。樹遶溫泉綠，塵遮晚日紅。拂衣從此去，高步躡華嵩。

廣陵別薛八

士有不得志，悽悽吳楚間。廣陵相遇罷，彭蠡泛舟還。橋出江中樹，波連海上山。風帆明日遠，何處更追攀！

臨渙裴明府席遇張十一房六

河縣柳林邊，河橋晚泊船。文叨才子會，官喜故人連。笑語同今夕，輕肥異往年。晨風理歸棹，吳楚各依然。

盧明府早秋宴張郎中海園即事

邑有紘歌宰，翔鸞狎野鷗。容言華省舊，暫滯海池遊。鬱島藏深竹，前溪對舞樓。更聞書即事，雲物是新秋。

同盧明府早秋夜宴張郎中海亭

側聽絃歌宰，文書游夏社。故園欣賞竹，爲邑幸來蘇。華省會聯事，仙舟復與俱。欲知臨泛久，荷露漸成珠。

崔明府宅夜觀妓

白日既云暮，朱顏亦已酡。畫堂初點燭，金幌半垂羅。長袖平陽曲，新聲子夜歌。從來慣留客，茲夕爲誰多！

宴榮山人池亭

甲地金張宅，一云甲第開金穴。榮期樂自多。櫛嘶支遁馬，池養右軍鵝。竹引橋琴入，花邀戴客過。山公時取醉，來唱接離歌。

夏日宴衛明府宅

言避一時暑，池亭五月開。喜逢金馬客，同飲玉人杯。舞鶴乘軒至，遊魚擁釣來。座中殊未起，簫管莫相催！

- ① 一作「曉」。
- ② 一題作「送友東歸」。
- ③ 一作「臨渙裴明府席遇張十六」。
- ④ 一作「憐」。
- ⑤ 一作「憐」。

- ⑥ 「征」。
- ⑦ 一作「事」下有「得秋字」三字。又云：一作「感寒詩」。
- ⑧ 一作「已狎」。
- ⑨ 一作「拂」。
- ⑩ 一作「來」。

- ⑪ 全無「夜」字。
- ⑫ 全作「宴榮山人池」。
- ⑬ 全作「攜」。
- ⑭ 全作「載酒」。
- ⑮ 全作「來」。

- ⑯ 全作「時」。
- ⑰ 「日」下全有「與崔二十一同集」七字，無「宴」字。
- ⑱ 「宅」下「有「遇北使」三字。

清明日宴梅道士房

林下秋春盡，開軒覽物華。忽逢青鳥使，邀我赤松家。丹竈初開火，仙桃正發花。童顏若可駐，何惜醉流霞！

寒食宴張明府宅

瑞雪初盈尺，寒宵始半更。列筵邀酒伴，刻燭限詩成。香炭金爐暖，嬌絃玉指清。厭厭不覺醉，歸路曉霞生。一云醉來方欲臥不覺曉雞鳴

和賈主簿舟九日登峴山

楚萬重陽日，羣公賞燕來。共乘休沐暇，同醉菊花杯。逸思高秋發，歡情落景催。國人感寡和，遙愧洛陽才。

宴張別駕新齋

世業傳珪組，江城佐股肱。高齋徵學問，虛薄濫先登。講論陪諸子，文章得舊朋。士元多賞激，衰病恨無能。

李氏園臥疾

我愛陶家趣，林園無俗情。春雷百卉坼，寒食四隣清。伏枕嗟公幹，歸田羨子平。年年白社客，空滯洛陽城。

過故人莊

故人具雞黍，邀我至田家。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開筵面場圃，把酒話桑麻。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

途中九日懷襄陽

去國已如昨，倏然經杪秋。峴山不可見，風景令人愁。誰採籬下菊，應園池上樓。宜城多美酒，歸與葛強遊。

初出關旅亭夜坐懷王大校書

向夕槐烟起，窈窕池館曛。客中無偶坐，關外惜離羣。燭至螢光滅，荷枯雨滴聞。永懷逢閣友，寂寞滯揚雲。

一作「張」

一作「寒雌」

全作「入」

全作「落」

「園」下全有「林」字。

一作

全作「山」

全無「途中」二字。

全作「似」

一作「燕」

一作「望不」

一作

「名善醞」

全作「去」

李少府與王九再來

弱歲早登純，今朝喜再逢。何如春月柳，猶憶歲寒松。烟火臨寒食，笙歌咽曙鐘。喧喧門雜道，行樂羨朋從。

尋張五

聞就龐公隱，移居近洞湖。興來林是竹，歸臥谷名愚。挂席樵風便，開軒琴月孤。歲寒何用賞，霜落故園無。

張七及辛大見訪

山公能飲酒，居士好彈箏。世外交初得，林中契已并。納涼風颯至，逃暑日將傾。便就南亭裏，餘樽惜解醒。

題張野人園廬

與君園廬並，微尚頗亦同。耕釣方自逸，壺觴趣不空。門無俗士駕，人有上皇風。何必先賢傳，唯稱龐德公。

過故融公蘭若

池上青蓮宇，林間白馬泉。故人成異物，過客獨潛然。既禮新松塔，還尋舊石筵。平生竹如意，猶挂草堂前。

早寒江上有懷

木落雁南度，北風江上寒。我家湘水曲，遙隔楚雲端。鄉淚客中盡，歸帆天際看。迷津欲有問，平海夕漫漫。

南山下與老圃期種瓜

樵木南山近，林間北郭餘。先人留素業，老圃作鄰家。不種千株橘，唯資五色瓜。邵平能就我，開徑翦蓬麻。

① 全作「楊」

② 全作「逢」

③ 「五」下全有「同夜園作」四字

④ 一作「淵」

⑤ 「訪」字全作

⑥ 「尋南亭醉作」

⑦ 一作「憶」

⑧ 一作「逸」

⑨ 全作「處」

⑩ 「過」下全有「景空」一作

⑪ 一作「江上思歸」

⑫ 光寺三字

⑬ 一作「過南上人舊房」一作「憶正弘律師」

⑭ 一作「憩」

⑮ 一作「江上思歸」

⑯ 一作「初」

⑰ 全作「歸」一作「江」

⑱ 全作「上」

⑲ 一作「山」

⑳ 全作「孤」

㉑ 作「外」

㉒ 全作「牧」

㉓ 一作「有」

裴司士見訪

府寮能枉駕，家醞復新開。落日池上酌，清風松下來。厨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誰道公醉猶能騎馬廻。

除夜

迢遞三巴路，躑躅危萬里身。亂山殘雪夜，孤燭異鄉人。漸與骨肉遠，轉於僮僕親。那堪正漂泊，來日歲華新。

傷峴山雲表上人

少小學書劍，奈吳多歲年。歸來一登眺，陵谷尚依然。豈意餐霞客，忽隨朝露先。因之問閭里，把臂幾人全。

賦得盈盈樓上女

夫婿久別離，青樓空望歸。粧成卷簾坐，愁思嬾縫衣。燕子家家入，楊花處處飛。空牀雜獨守，誰爲解金微。

春怨

佳人能畫眉，粧罷出簾帷。照水空自愛，折花將遺誰？春情多豔逸，春意倍相思。愁心極楊柳，一種亂如絲。

閨情

一別隔炎涼，君衣忘短長。裁縫無處等，以意付情量。畏瘦宜傷窄，防寒更厚裝。半啼封裏了，知欲寄誰將？

寒夜

閨夕綺窗閉，佳人罷縫衣。理琴開寶匣，就枕臥重帷。夜久燈花落，薰籠香氣微。錦衾重自暖，遮莫曉霜飛。

美人分香

鬢色本傾城，分香更有情。鬢髮垂欲解，眉黛拂能輕。舞學平陽態，歌翻子夜聲。春風狹斜道，含笑待逢迎。

- 全作「裴司士」(一作「功」)「員司戶」(一作「士」)見前。
- 全作「觀主」。
- 全作「滄」。
- 全作「報」。
- 全作「春意」。
- 全作「疑」。
- 全作「羅」。
- 全作「願」。
- 全作「除夜有懷」。
- 全作「

七言律詩

登安陽城樓

縣城南面漢江流，江嶂一開成南雍州。才子乘春來騁望，羣公暇日坐銷憂。樓臺晚映青山郭，羅綺晴嬌綠水洲。向夕波搖明月動，更疑神女弄珠遊。

歲除夜有懷

五更鍾漏欲相催，四氣推遷往復廻。帳裏殘燈纔有焰，爐中香氣盡成灰。漸看春逼芙蓉枕，頓覺寒消竹葉杯。守歲家家應未臥，相思那得夢魂來！

登萬歲樓

萬歲樓頭望故鄉，獨令鄉思更茫茫。天寒鴈度堪垂淚，月落猿啼欲斷腸。曲引古堤臨凍浦，斜分遠岸近枯楊。今朝偶見同袍友，却喜家書寄八行。

奉情

青樓曉日珠簾映，紅粉春粧寶鏡催。已厭交懽隣枕席，相將遊戲遶池臺。坐時衣帶縈纖草，行即裙裾掃落梅。更道明朝不當作，相期共鬥管絃來。

五言絕句

宿建德江

- ① 全作「漲」。
- ② 全作「驕」。
- ③ 全無「歲」字。
- ④ 一作「猶」。
- ⑤ 全作「去」。
- ⑥ 全作「日」。
- ⑦ 一作「晴」。
- ⑧ 一作「色」。

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

春曉

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

送朱大入秦

遊人五陵去，寶劍直千金。分手脫相贈，平生一片心。

送友人之京

君登青雲去，余望青山歸。雲山從此別，淚濕薜蘿衣。

初下浙江舟中口號

八月觀潮罷，三江越海尋。回瞻魏闕路，無復子牟心！

醉後贈馬四

四海重然諾，吾常聞白眉。秦城遊俠客，想得半酣時。

檀溪尋古

花半成龍竹，池分濯馬溪。田園人不見，疑向武陵迷。一作疑向洞中棲

同張將薊門看燈

異俗非鄉俗，新年改故年。薊門看火樹，疑是燭龍然！

峴山亭寄晉陵張少府

- ① 一作「幽」。
- ② 以上十字，一作「欲知昨夜風，花落無多少」。
- ③ 全作「武」。
- ④ 一作「濤」。
- ⑤ 全作「空」。
- ⑥ 一作「高」。
- ⑦ 一作「窟」。
- ⑧ 全作「武」。
- ⑨ 一作「相」。
- ⑩ 「古」全作「故」。
- ⑪ 人「二字」。
- ⑫ 一作「苑」。
- ⑬ 全作「伴」。
- ⑭ 全作「觀」。
- ⑮ 「峴」上全有「登」字。

峴首風端①急，雲帆若鳥飛。憑軒試一問，張翰欲來歸！

口號②贈王九

日暮田家遠，山中勿久淹。歸人須早去，稚子望陶潛！

同儲十二洛陽道中作

珠彈繁華子，金羈遊俠人。酒酣白日暮，走馬入紅塵。

尋菊花潭主人不遇

行至菊花潭，村西日已斜。主人登高去，雞犬空在家。

張郎中梅園作③

綺席鋪蘭杜，珠盤析④菱荷。故園留不住，應是戀絃歌。

問舟子

向夕問舟子，前程復⑤幾多？灣頭正好⑥泊，淮裏足風波。

楊子津望京口

北固臨京口，夷山近⑦海濱。江風白浪起，愁殺渡頭人。

北澗泛舟

北澗流恒滿，浮舟觸處通。沿洄自有趣，何必五湖中。

洛中訪袁拾遺不遇

洛陽訪才子，江嶺作流人。聞說梅花早，何如北⑧地春！

① 全作「端」。 ② 全無「口號」二字。 ③ 全作「中」。 ④ 全作「折」。 ⑤ 一作「無」。 ⑥ 全作。

「棋」。 ⑦ 一作「對」。 ⑧ 一作「此」。

送張郎中遷京

碧溪常共賞，朱邸忽遷榮。預有相思意，聞君琴上聲。

載贈主人

客醉眠未起，主人呼解醒。已言雞黍熟，復道壺頭清。

七言絕句

過緬上人蘭若

山頭禪室挂僧衣，窗外無人溪鳥飛。黃昏半在下山路，却聽泉聲戀翠微。

涼州詞二首

渾成紫橢金屑文，作得琵琶聲入雲。胡地迢迢三萬里，那堪馬上送明君。異方之樂令人悲，羌笛胡笳不用吹。坐看今夜關山月，思殺邊城遊俠兒。

越中送張少府歸秦中

試登秦嶺望秦川，遙憶青門更可憐。仲月送君從此去，瓜時須及邵平田。

濟江問同舟人

潮落江平未有風，輕舟共濟與君同。時時引領望天末，何處青山是越中？

送杜十四

荆吳相接水為鄉，君去春江正渺茫。日暮征帆泊何處？天涯一望斷人腸。

- ① 全作「戲題」。
- ② 一作「說」。
- ③ 一作「問」。
- ④ 全作「水」。
- ⑤ 全作「送新安」。
- ⑥ 以上三字一作「人」字。
- ⑦ 一作「望」。
- ⑧ 全作「春」。
- ⑨ 全題作「渡浙江問舟中人」，全云：「一作崔輔國詩。」
- ⑩ 一作「帆」。
- ⑪ 「四」下全有「之江南」三字，一題作「送杜冕進士之東吳」。
- ⑫ 一作「連」。
- ⑬ 一作「江村」。
- ⑭ 全作「蘇」。
- ⑮ 全作「何處泊」。

補遺

清明卽事

帝里重清明，人心自愁思。車聲上路合，柳色東城翠。花落草齊生，鶯飛蝶雙戲。空堂坐相憶，酌茗聊代醉。

長樂宮

秦城舊來稱窈窕，漢家更衣應不少。紅粉邀君在何處？青樓苦夜長難曉！長樂宮中鐘暗來，可憐歌舞慣相催。歡娛此事今寂寞，有年年陵樹哀。

渡揚子江

桂檝一作控席中流望，京江一作空波兩畔明。林開揚子驛，山出潤州城。海盡邊陰靜，江寒薊吹生。更聞楓葉下，漸瀝度秋聲。

題梧州陳司馬山齋 一作宋之問詩。

南國無霜霰，連年對物華。青林暗換葉，紅蕊亦開花。春去無山鳥，秋來見海槎。流芳雖可悅，會自泣長沙。

初秋

不覺初秋夜漸長，清風習習重淒涼。炎炎暑退茅齋靜，曙下叢莎有露光。

句

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王士源序。）

逐逐懷良馭，蕭蕭顧樂鳴。（省試驥躡長鳴詩，見丹陽集。）

新刊關目詐妮子調風月

元·關漢卿撰

老孤正末一折。

正末卜兒一折。

夫人上云住。

正末見夫人住。

夫人云了。

正末書院坐定。

正旦扮侍妾上。夫人言語道，有小千戶到來，交燕燕代侍去。『別個不中，則爾去。』想俺這等人好難呵！
〔點絳脣〕半世爲人，不會交大人心困。雖是搽烟粉，只爭不裏頭巾，將那等不做人的婆娘恨恨（混江龍）男兒人若不依本分，不擔白是非兩家分，壯鼻凹硬如石鐵，交滿耳根都做了燒云。普天下漢子儘口都先有意牢把定，自己休不成人。雖然兩家无意，便待一而成親，不分曉便似包着一肚皮乾牛糞。知人无意，及早抽身。〔油葫蘆〕大剛來婦女每，常川有些沒是恨，止不過人道村。至如那村字兒有甚辱家門，更怕我脚查虛地難安穩，心无實事自資隱。即漸了虛交做實假做真，直到說得交大半人評論，那時節旋洗垢不盤根。〔天下樂〕合下手，休交惹意論。（見末了）哥哥的家門，不是一跳身。（末云了）便似一團兒搽成官定粉，燕燕敢道末。（末云了）和哥哥外名燕燕也記得真，喚做磨合羅小舍人。（末云了）捧砌末唱。（那吒令）等不得水溫，一聲要面盤，恰遞與面盆，一聲要手巾，却執與手巾，一聲解紐門，使的人无淹潤，百般支分。（末云了）笑云：量姊妹房里有甚好。（雀踏枝）入得房內，怎回身？斤獨臥房兒，窄窄別別，有甚燕燕呈燕燕已身，有甚末孝順？描不過哥哥行在意殷勤。（寄生草）臥地觀經史，坐地對聖人，爾觀觀風雅訟施頌訓，頌的典謨訓誥居堯舜。（末云）說的溫良恭儉行忠信，燕燕子理會得龍盤虎踞滅燕齊，誰會甚兒婿女聘成聘？
〔末云〕這書院好。（云）這書房存得阿哥，會得客賓，翠筠月朗龍蛇徹，碧軒夜冷燈香信，綠窗雨細琴書潤。每朝席上宴佳賓，抵多少十年窗下无人問。（云住）〔村里遐古〕更做道一家生女，百家求問，才說真烈，那裏取一個時辰！見他語言兒裁排得淹潤，怕不待言詞硬，性格村他怎比尋常世人。（末云）〔元和令〕无男兒只一身擔裏受孤悶，有男兒意夢入勞魂，心腸百處分。知得有

情人不會來問，肯便待要成眷姻。(上馬嬌)自勘婚，自說親，也是賤媳婦，媒人往常我冰清玉潔難侵近，是他因子管交話兒，因我煞待噴，我便惡相聞。(勝胡蘆)帕不依隨，蒙君一夜恩，爭奈恁達地恁知根。兼上親上成親好對門。虧了他兀的模樣，這般身分，若脫過這好郎君。(么)交人道眼裏尤珍一世貧。成就了又怕辜恩。若往常烈姻飛騰情性緊，若一遭兒恩愛，再來不問，枉費了這百年恩。子末爾不志誠。(云了)(後庭花)我往常笑別人容易婚，打取一千個好嘍噴。我往常說真烈自由性，廉輕狂惡盡人。不爭爾話兒因，自評自論，這一交直是恨，虧折了難正本。一個個恁忒忒新，一個個不是人。(柳葉兒)一個個背槽拋棄，一個個負義忘恩。自來魚雁无音信。自思忖，不審得話兒真。枉胡蘆提了燕爾新婚。(調讓了。許下我的休忘了。末云了。出門科)(尾)忽地却掀窳，兜地回頭問，不由我心兒里便親。爾把那並枕睡的日子頭兒再定輪，休交我逐宵價握雨攜雲過今春。先交我不擊腰裙，便是半簸箕頭錢撲個復純。交人道眼裏有珍，爾可休言而无信。(云許下我包髻團衫由手巾)專等爾世襲千戶的小夫人。(下)

(外孤一折。正末外且郊外一折。正末六兒上。正旦市酒上。)却共女伴每蹴罷秋千，逃席的走來家。這早晚小千戶敢來家了也。(粉蝶兒)年例寒食，憐姬每鬪來邀會。去年時沒人將我拘管收拾，打千秋閑鬥草，直到個昏天黑地。今年個不敢來遲，有一個未拿着性兒女婿。(做到書院見末。爾吃餅末。末不奈煩科)(醉春風)因甚把玉粳米牙兒抵，金蓮花攢枕倚，或真或喜臉兒多，哎，爾爾交我沒想沒思，兩心兩意，早辰古自一家一計。(旦云)我猜爾咱。末云。(朱履曲)莫不是郊外去，逢着甚邪祟，又不風，又不呆癡，面沒雍呆，答孩死堆灰。這煩惱在誰身上？末不在我根底打聽得些閑是非。(末云了。審住。是了。)(滿庭芳)見我這般微微喘息，語言恍惚，脚步兒查梨，慢悠悠帶兒頻那擊裙腰兒，空閑里偷提見我般氣系偏斜了鬢髮，汗浸浸折破了羅衣，似爾這般狂心記，一番家搓揉人的樣勢。休胡猜人，短命黑心賊。(末云了。爾又不乞餅也睡波。末更衣科。)(十二月)直到個天昏地黑，不肯更換衣袂，把鬼胡解開，揠叩相離，把襖子辣刺刺剌開上，拆將手帕撒漾在田地。(末驚科)(堯兒哥)見那厮手帶脚亂緊收拾，被我先藏在香羅袖兒里。是好哥刺和我做頭敵，咱兩個官司有商議。休題！哥哥，撒下的手帕是誰的？(末云了)(江兒水)老阿者使將來伏侍爾，晨污了咱身起。爾養着別個的，看我如奴婢。燕燕那些兒虧負爾，(旦做住。末告科)(上小樓)我敢摔碎這盒子玳瑁，子交石頭雜碎，剪了靴簷，染了鞋面，做鋪持一万分好待爾，好覷爾，如今刀子根底，我敢割得來粉合麻碎。(末云了。直恁直錢)(么)更做道爾好處打喚來得，却怎看得非輕，看得直錢，待得尊貴。這兩下里撚綃的有多少功積，到重如細撚絨秀來胸背。

(云了)(唱遍)並不是婆娘人把爾抑勒招取，那背心兒自說來的神前誓。天果報，无差移，只爭個來早來遲。限時刻，十王地藏，六道輪回，勸化人間世，善惡天心人意。人間私語，天聞若雷。但年高都是積善好心人，早壽天都是辜恩負德賊。好說話，清長變了卦。今日，冷了心晚夕。(末云出來科)(耍孩兒)我便做花街柳陌風塵妓，也无那則忒過三朝五日。爾那浪心腸，看得我口容易，欺負我是半良不賤身軀。半良身情深如爾那指腹爲親姑，半賤體重似拖麻拽布妻。想不想在今日，都了絕爽利，休盡我精細。(云)我往常恰，今日都行不得了呵。(五煞)別人斬眉，我早舉動眼，到頭知道尾。爾這般沙糖般甜話兒，多會乞爾。又不是殘花醞釀蜂兒密，細雨調和燕子泥，自笑我狂跡跡。我枉常受那无男兒煩惱，今日知有丈夫滋味。(四)大爭來怎地爭，待悔來怎地再。怎補得我這有氣分，全身體，打也阿兒包髻，真加要帶與別人成美。况團衫怎能勾披。它若不在俺宅司內，便大家南北，各自東西。(三)明日索一般供與它衣袂穿，一般過與它茶餅吃。到晚送他，被他成雙睡。他做成煖帳三更夢，我撥盡寒爐一夜灰。有句話存心記，則願得辜恩負德，一個恁藤子封妻。(二)出門來，一脚高一脚底，自不覺鞋底兒着田地。痛伶心，除他外誰根前說。氣夯破肚，別人行怎又不敢提。獨自向良嬌底，則道是辜鴻伴影。幾時吃四馬攢蹄。(尾)呆敲才敲才，休怨天，死賤人賤人。自罵爾本待要皂腰裙，剛待要藍包髻，則道的是折桂攀高落得的。(下)

狐一折。夫人一折。末六兒一折。(正旦上云)好煩惱人呵！(長吁了)(白鶴鶉)短嘆長吁，千聲萬聲，倒枕搵床，到三更四更，便似止渴思梅，充飢畫餅。因甚頃刻休，則傷我取次成。好個個舒心，干支利沒興(梨花序)好輕乞，列薄命，熱忽刺姻緣，短古取恩情。(見燈蛾科)哎，娥兒！俺兩個有比喻。見一耍蛾兒來，往向烈焰上飛騰，正撞着銀燈，搦頭送了性命。咱兩個堪爲比並，我爲那包髻白身，爾爲這燈火清。(云)我救這蛾兒。(做起身挑燈蛾科)哎，娥兒！俺兩個大剛來不省呵！(么)我把這銀燈來指定，引了咱兩個魂靈，都是這一點虛名，怕不百伶百俐，千戰千贏，更做道能行怎難得影。這一場了身不正，怎當那斯大四至鋪排，小夫人名稱。(末六兒上)開門了。末云(梨花兒)是交我軟地上吃交，我也不共爾爭，煞是多勞重，降尊臨卑，有老長者車馬，貴脚查於踐地，小的每多謝成。本待麻線道上，不和爾一處行。(云)爾依得我一件事，依得我願隨鞭羸。(云)爾要我饒爾咱，再對星月覩一個誓。(云)了出門了。(子花兒)爾把遙天指定，指定那淡月疎星，再說一個海誓山盟，我便收撮了火性，鋪撒了人情，忍氣吞聲，饒過爾那虧人，不志誠，賺出門程。(入房科)呼的關上籠門，鋪的吹滅殘燈。(末告不開門了。末怒云了)下。旦囚下。

夫人上住。末上見住。云了。夫人喚了。旦上見夫人了。夫人云了。燕燕不會去不得。(小桃紅)燕燕上覆傳示煞曾經誰會甚兒女成婚聘甚的琴許出羞下紅定，向這洛陽城，少甚未能言快語官媒證，燕燕怎敢假名托姓。且交我一權爲政，情取火上冬冬。燕燕不去。(末云)夫人怒云了。(調笑令)這斷短命沒前程，做得個輕人還自輕，橫死口里裁排定，老夫人隨那水性，道我能言快語說合成，我說波娘七代先天(聖藥王)，然道戶廝迎，也合再打聽兩門親，便走一遭兒成。我若到那戶廝，見那娉婷，若是那女孩兒言語沒實成，俺這斷強風情。(虛下)外孤上。旦上見孤云。夫人使來問小姐親事，相公許不許。燕燕回去。外孤云了。因下。外旦上。旦隨上見了。特地來問小姐親事，許不許。問去。外旦許了。(鬼三台)女孩兒言着婚聘，則合低了胭頸，羞答答地禁聲，剗地面皮上笑容生，是一個不識羞伴等俺那斷做事一滅行，這妮子更敢有四星，把體面粧沉，把頭梢自領。(旦背云)着幾句話破了這門親！對外旦云。小姐那小千戶酒性歹。外旦罵住。呀，早弟一句兒！(天淨沙)先交人俺撲了我幾夜恩情，來這里被它罵得我百節酸疼。我便似剗牆賊蝎蜇嚙聲，空使心作伴，被小夫人引了我魂靈。(外云)你道有鐵脊梁的，你手裏做媳婦。(東原樂)我是你心頭病，你是我眼內釘，都是那等不賢會的婆娘傳糟病。你只牢查着八字行，掩那斷陷坑，沒一日會干淨。(綿答絮)我又不是停眠整宿，大剛來竊玉偷香。一時間寵倖，數月閒快過，俺那斷一一個王魁負桂英，你被人推人推更不輕。俺那斷一霎兒新情，撒地腿腿麻，歇地腦代疼。(連魯迷)終身无簸箕星，指雲中雁做鸞。時下且口口聲聲，戰戰兢兢，曩時停停坐坐行行。有一日孤孤另另，吟吟清清，啜啜哽哽，覷着你個拖漢精！(尾)大剛來主人有福牙推敢，不似這調風月媒人背斤！說得他美甘甘枕頭兒上雙成，因得我薄設設被窩兒里冷。
(下)

老孤外孤上。衆外上。夫人上住。正末正旦外旦上住。(新水令)雙撒敦多部上書，女婿是世襲千戶，有二百正金勒馬，五十輛畫輪車。說得他兒女夫妻似水如魚，撇得我嫗寡孤獨，那的多撮合山養身處。(駐馬聽)官人石碾連珠滿，腰背无瑕玉免胡，夫人每多依時按序，細攪戎全套綉衣服，包髮是纓絡大真珠，額花是秋色玲瓏玉。悠悠的品着鷓鴣，雁行般，但舉手都能舞舞。(做與外旦插帶了科)(外旦云)(甜水令)姐姐骨甜肉淨，堪描堪塑，生得肌膚似凝酥。從小里梅香嫩嫩擗，聞燕燕梳裏如何。(折桂令)他是不曾慣敷粉施珠，包髮不仰不合，堪畫堪圖。爾看三插花枝，鬚鬼鬼穩當扶疎，則道是烟霧內初生月兔，尤來是雲鬢後半露瓊梳。百般的觀觀，一帮的全尤市井塵俗，壓盡其餘。(夫云)揪搜末科。(水仙子)推那領係眼落處，採揪毛那擊腰，行行恰跨骨。我這

設拈括恰恰，有甚難當處！想我那聲冤不得苦痛處，爾不合先發惡語，爾若無言語，怎敢將爾鬪付則索做使長郎主。（孤云了）（殿前歡）俺千戶跨龍駒，稱得上的敢望七香車，願得同心結，永掛合歡樹，鸞鳳嬌，鸞連理枝，比目魚，千載相完聚。花發無風雨，頭白相守，服黑處全無。（老孤問了）煞曾看婚來。（喬牌兒）勘婚處恰歲數，出家後有衣祿。若言招女婿，下財錢將他娶過去。（掛玉鉤）是個破敗家私，鐵符符，沒些兒發旺夫家處。可史絕子嗣，妨公婆，克丈夫，臉上墜泪，鬢無里數。今年見吊客臨喪門，聚反陰，覆陰，半載其餘。（落梅風）據着生的年月，演的歲數，不是個善夫婦，休想得五男并二女，死得交滅門絕戶。（云了）且跪唱。（雁兒落）燕燕那書房中伏侍處，許第二個夫人做。他須是人身人而皮，人口人言語。（得勝令）到如今總學徹梢虛，燕燕不孝石頭鐵，頭做交我死，臨侵身無措，錯支刺心受苦。（夫人云）離中着身軀，交我兩下里難得住，氣夯破胸脯，交燕燕兩下里沒是處。（阿古令）滿盞內盈，盈綠醕，只合當作婢爲奴，謝相公夫人擡舉，怎敢做三妻兩婦，只得和丈夫一處對舞，便是燕燕花生滿路！

正名

雙鶯燕暗爭春

詐妮子調風月

右關漢卿詐妮子調風月一劇，經寫定後較可誦讀。卻已費了不少的工夫了！但還有幾個可疑的句子和單字，只好照原樣保留着，不去擅改他們。

關漢卿最善於寫女性。他所寫的趙盼兒，杜蕩娘等等，於沒有一個相同的面目，無不極深刻的表現出她們的個性來。此劇中之燕燕本是一個丫頭，而和小姐及小千戶成爲三角戀愛劇中的人物，她的感情是極熱烈的。我們讀慣了紅娘式的無靈魂的舉動，再看這有血有肉的燕燕的活動，實在會感到關漢卿是唯一的一個把丫頭寫成了一個「人」的作家。那些情節也是一般作家筆鋒所從未曾觸及的。

賈仲名本錄鬼簿的正名，也正作：「雙鶯燕暗爭春，詐妮子調風月。」疑和「小千戶」匹配之小姐當名爲鶯鶯。

這劇的情節，因說「白」的缺乏，頗感不甚明瞭。我們所能知道的是：（第一折）燕燕是一個大戶人家的婢女，這家來了一位青年客人，小千戶，「夫人」命燕燕去伏侍他。這小千戶生得很漂亮，燕燕一見便很喜歡他，時候他格外殷勤，他們很容易的便有了私情。小千戶答應娶她爲小夫人。（第二折）清明時節，全家都去踏青，燕燕也和女伴們打秋千，喝酒，卻很早的便回了家，怕小千

戶在等着。但她在替他更衣時，卻發見了他身上有一條手帕，一個女郎給他的表記。她像熱鐵攔在冰水裏似的絕望了！只是自怨自艾着。（第三折）她正在懊惱的時候，小千戶來敲門，進入她的房內。她賺了小千戶出門，却呼的關上門，舖的吹滅了燈。任小千戶怎樣央告也不開門。他怒而走去。而這時，夫人卻命燕燕替小千戶去說親。燕燕不肯，却被強迫着做。老相公答應了；小姐也答應了。燕燕要着幾句話破了這門親，卻被小姐罵了一頓。（第四折）燕燕結婚的日子，她反要替小姐插帶頭面。像是在說着賀喜的話，却實在是咒詛着。但她的心情被發覺了，夫人便允許也嫁給小千戶做小夫人。她才很得意的叩謝相公夫人。

鄭振鐸二四·十一·二十。

趙氏孤兒報怨記(上)

元·明無名氏撰

劉師儀校

趙氏孤兒報怨記一本，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九百六十五，嘗著錄之。（見大典目錄卷三十七）惜此本已和大典俱亡，不存隻字。徐渭南詞敘錄「宋元舊篇」裏也著錄「趙氏孤兒」一本，當即此一書。呂天成曲品列孤兒於「妙品」云：「事佳，搬演亦可，但其詞太質。每欲如殺狗一校正之，而棘於手。姑存其古色而已。」即以趙武爲岸賈子，正是戲局。近有徐叔回所改八義，與傳稍合，然未佳。今孤兒有富春堂刊本，詞殊樸質。殆即元人舊本歟？不知和大典本有無異同處。本書即據富春堂本重印，而校以徐叔回的八義。（汲古閣本）二記異處極多，然大致尙多相同者。茲請劉師儀女士將其異同處一一校註出，寫爲此本。用力至劬，但却不是沒有意思的工作。對於明人的改編舊劇的技倆，在這裏可以很明白的表示出來。經這番整理寫定後，孤兒記當可成爲一個「定本」了。

「校註」裏的「汲」字即指汲古閣本的八義記。

徐叔回的生平未詳。曲錄也無記載。沈伯明的南詞新譜會引及「徐元八義記」註云：「字叔回，錢塘人。」我們所知道的，僅此而已。呂天成既云「近有徐叔回」則徐氏也當是萬曆時代的人物。

趙氏孤兒記(上)

元明·無名氏撰

劉師儼校

目錄

卷上

- 第一齣
- 第二齣
- 第三齣
- 第四齣
- 第五齣
- 第六齣
- 第七齣
- 第八齣
- 第九齣

家門大略
上元放燈
周堅沽酒
酒家索錢
宴賞元宵
趙宣訓子
猜忌趙宣
宣子勸農
駱桑救輒

- 第十齣
- 第十一齣
- 第十二齣
- 第十三齣
- 第十四齣
- 第十五齣
- 第十六齣
- 第十七齣
- 第十八齣
- 第十九齣
- 第二十齣

張維評話
宣子見主
權作掌熊
宣子爭朝
決策害盾
鉏麴觸槐
張千探聽
舉家逃夢
報失張維
犬撲宣子
靈輒負盾

● 此爲汲古閣本目。

第二十一齣

卷下

周|堅|替|死

第二十二齣

宣|子|避|仇

第二十三齣

圖|形|求|盾

第二十四齣

嬰|投|杵|白

第二十五齣

宮|掖|幽|思

第二十六齣

程|嬰|歸|探

第二十七齣

喚|囑|收|生

第二十八齣

靈|輒|留|朔

第二十九齣

定|計|殺|孤

第三十齣

醫|人|揭|榜

第三十一齣

孤|兒|出|宮

第三十二齣

韓|厥|死|義

第三十三齣

捱|捕|孤|兒

第三十四齣

替|換|孤|兒

第三十五齣

僞|報|岸|賈

第三十六齣

公|孫|赴|義

第三十七齣

山|神|點|化

第三十八齣

孤|兒|耀|武

第三十九齣

杵|白|出|現

第四十齣

陰|陵|相|會

第四十一齣

報|復|團|圓

孤兒記卷上

姑孰陳氏尺蠖齋訂釋

繡谷唐氏世德堂校梓

第一齣 傳末開場

〔滿江紅〕(末)詠月披雲，詩曲賦得趣偏得，慣譚砌科喬，這般學識。畢竟世情多孟浪，何妨肺腑爲編捻。閑觀處，撰掇一曲新詞真奇特；有歡笑，有離析，無靈異，無奇絕。按父子恩情，君臣忠直。休言打動衆官人，直甚感動公侯伯。衆樂官，御街行，說端的。

(內問外云)今日般演誰家故事？那本傳奇乃演趙氏孤兒冤報冤。這一本戲文，誰人不曉，那箇不會。略將家門提起，便見大意。

〔滿庭芳〕左氏春秋，晉靈公卞，趙盾七世忠臣。岸賈讒佞，殺害趙家。趙朔駙馬逃匿，逢靈輒一處安身，囚公主宮中分婉，生下小郎君程英。藏禁韓朔，自刎梓白遭刑。十八年孤兒觀畫，夫妻子母再團圓。

- 汲從「傳末開場……便見大意」一段均無。
- 汲「滿庭芳」前有「第一齣末上」。
- 汲「公卞」作「當國」。
- 汲「家」下有「人」無「趙朔」二字。
- 汲「逃」上有「將身」二字。
- 汲「逢」作「遇」。
- 汲「囚」作「把」。
- 汲「宮中分婉」作「冷宮囚禁」。
- 汲「英」部全皆作嬰。
- 汲「禁」上有「出」。
- 汲「朔」作「厥」。
- 汲「團圓」作「完成」。

奸雄死，冤冤相報，傳說到如今。

毒 不毒屠相岸賈，

忠不忠觸槐鉅寬，

義不義公孫杵臼，

冤報冤趙氏孤兒。

第二齣 趙朔放燈。

〔絳都春〕（生）春回帝里，破泥牛，凍雲輕烟初霽。畫閣沉深，煌龍燭，神仙境。千林錦綉籠珠翠，聽滿耳笙歌吹酒醒，不覺樂人報道：上元節至。

趙朔詩禮族，表字居方。相門相種，功勳德行滿家。邦晉侯納吾爲婿，德安公主其結。鸞鳳青春纔二八，美貌世無雙。白玉堂通宵宴飲，高燒銀燭照紅粧。富貴吾生足矣。敢不謝穹蒼！正是：萬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

〔本序〕東風料峭報融和，露色皇都春早；好景致辰休辜負了。且歡笑，似神仙羅列相圍繞，悄身在蓬瀛三島。這些福，前生定，料應不少。

（末）聖朝天子重英豪，一奏須交禁上元。雖則放燈非盛事，黎民都道慶豐年。（生）程英！今日是元

● 汲「奸雄死」作「除奸倭。」

● 汲無「毒」下二十八字。

● 汲無「趙朔放燈」作「生上。」

● 汲「絳都春」作「瑞烟濃。」

● 汲「深」作「榮。」

● 汲「不」上有「後。」 ● 汲「相」

作「將。」 ● 汲「家」作「他。」

● 汲「結」作「效。」

● 汲「白」上有「翡翠簾，琉璃

瓦。」 ● 汲「足」作「樹。」

● 汲無「正是。」

● 汲「分」作「數。」

● 汲從「本

序」以下至「……不少」一段均無。

● 汲「豪」作「賢。」

● 汲「英」作「嬰。」

宵佳節，家家點放雪。花燈，與民同快樂，你因何說這言語？(末)稟駙馬得知：今日老相公入朝，上通表章，陳言乞禁放燈。(生)書如何道？(末)道是：每歲正月十四至十六夜，燃燈遊戲，闐動街坊，鼓樂駢闐，燈火燦光，聚朋挾友，酣鬪爭強。男女混雜，縑素列行，謁資破產，至於離亡。不測風火，引惡官坊，燕趙有連境之患，秦楚有兇惡之強，穢行由此而起。盜賊因斯不良，須爲慶賀，乃其禍殃。擾國害民，無利有傷，乞榜禁治。施行(生)晉侯如何道？(末)賢哉晉侯，聽得家有孝子，使父母必無憂，國有忠臣，令帝王安居正位。卿言雖當，與衆文武商議。恰纔道罷，班部中閃出光眼睛一箇人，乃朝中下

- 汲無「雪」。
- 汲「你因何說這言語？」作「爲何說此話？」
- 汲「日」作「早」。
- 汲「朝」下作：但見十度來朝，金輪轉過九重鳳閣，八寶殿珠簾高捲，七寶臺籠燭光明。六曲闌畔設着力士黃巾，五鳳樓前簇擁金瓜武士，四百員文武官僚，專聽靜鞭三下，兩邊羽扇拂開，一座明君登寶位。紫官山呼已畢，翠上傅旨，有事奏事，無事退班。却才道罷，班中閃出一員官來(生)那官怎生打扮？(末)那官員紫袍象簡玉帶烏靴，程嬰上前觀看，却元來是老相公上表乞禁元宵。(生)那表章你可記得？(末)小人記得道「切見」直至每歲以上，止均不同。
- 汲「四」作「三」。
- 汲「六」作「七」。
- 汲「燃」作「觀」。
- 汲「集」。
- 汲「兇惡之強」作「橫逆之加」。
- 汲作「污」。
- 汲「起」作「生」。
- 汲「盜賊」作「習俗」。
- 汲「須爲慶賀」作「雖云慶賞」。
- 汲作「擾」。
- 汲「榜禁治」作「頒榜示禁止」。
- 汲「聽得」作「看罷奏章道」。
- 汲作「賢」。
- 汲「君」。
- 汲作「寶」。
- 汲作「須」。
- 汲「當」上有「還」。
- 汲作「却」。
- 汲「閃出」下作：「一員官來(生)那官是誰？怎生打扮？(末)頭戴一頂黃燦燦束髮冠，身穿一領紅烟綵羅袍，脚一雙兀兀突突皂朝靴，束一條班班駁駁犀角帶，環一雙團團圓圓團圓光眼睛，生一部挖挖皺皺落腮鬚，程嬰看來不是別人(生)是誰？」
- 汲作「中朝」。

大夫屠岸賈，上殿。乞放元宵。(生)岸賈道甚麼？(末)道是上元者，乃上界天官賜福之辰。慶賀豐年之日，家家點照，無非愿國泰民安；處處駢闐，盡祝禱田禾豐稔。民既樂業，國必安固。風火有違，有司官常加警察，盜賊生謀，金吾軍不時巡捕。燕趙作聲，有微臣何足畏之；秦楚無知，二晝夜舉成何事。若有疎虞，臣敢爲保矣。(生)晉侯如何說？(末)晉侯依言。

●(賞宮花)(生)吾王有感，滿朝中皆大賢。外邦齊拱服，絕狼烟。(合)文武忠心王有德，不日須見太平年。(末)時當上元，黎民樂舜堯天。晉侯無讒佞，萬里安。(合前)(生)

〔本序〕今宵開玳筵，盡擁珠翠豔質，歡笑駢闐。綵結鰲山聳，與民歡觀，看樓滿遍，宮中燈燦爛，盡金蓮。放教遊人來往，恣樂歡宴。(末)堪羨向晚來，見珠簾綉幕低垂不捲，麈列皆朱紫，與王孫排宴調絃響，奏箏吹笙管鼓喧闐，似月裏姮娥，下離宮殿。

(生)程英！我入去覷老相公，令人與我結起鰲山，請公主同玩賞一番，亦就與民同樂。(末)領鈞旨，分付人結起鰲山，待公主與駢馬，觀燈則個。

- ① 汲作「表」。
- ② 汲作「花燈」。
- ③ 汲「道甚麼？」作「如何道？」
- ④ 汲「道是」作「夫」。
- ⑤ 汲「慶」上有「黎民」。
- ⑥ 汲作「放」。
- ⑦ 汲「處處」作「戶戶」。
- ⑧ 汲作「祈」。
- ⑨ 汲「固」作「簞」。
- ⑩ 汲「有違」作「不測」。
- ⑪ 汲「畏」作「患」。
- ⑫ 汲「二」作「三」。
- ⑬ 汲無「矣」。
- ⑭ 汲「言」下有「准奏，乞放花燈」。(生)既然准放花燈，吩咐街市軍民人等，五家搭一燈棚，十家共一鰲山，明日與公主望春樓上玩賞花燈，與民同樂。(末)領鈞旨。
- ⑮ 汲「末」上有「前腔」。
- ⑯ 汲「里」作「民」。
- ⑰ 汲由「生」字下到「觀燈則個」均無。

● 稟過爺爺老相公，
● 放燈歡樂與民同；
● 人人總在春風裏，
箇箇同遊和氣中。

第三齣 周 堅 貫 酒

〔秋夜月〕(丑)我賣酒住在京師裏，造下醇釀真綠蟻。來此飲酒皆豪貴，王孫相子同歡宴逸！

老婦姓王，住在京師，造美酒，酸鹹湯味，諸般時果，件件堪嘗。出入趙府，托疵門牆，一不怕人賒，二不怕黨強。若有人來飲酒，現錢有甚商量。若還沒有錢鈔，咄！休怪我剝下衣裳。

〔賞宮花〕(外上)今日上元，拉朋來玩賞行樂。天街上鬧紛紛，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自家姓周，名堅，汾陽人氏。只因爲客本錢消折，迤邐晉陽，不覺二載。白日無事，只好吃酒。今日是上元，那家不飲酒了。惟我身

① 汲「奠」上有「生」

② 汲「放」上有「末」

③ 汲「人」上有「合」

④ 汲無「周堅

貫酒」有「丑上」

⑤ 汲「師」作「邦」

⑥ 汲「美」上有「下」

⑦ 汲從「酸鹹」

時果。」作「諸般美湯，時新菜品，炙兔燒羊，百般野味，椒料馨香，餛飩搭餅。」

⑧ 汲作「庇」

「賒」下有「酒」

⑨ 汲「強」下有「梁」

⑩ 汲「還……」作「是無錢吃酒」

⑪ 汲

無「咄」

⑫ 汲「裳」下有「動不動扯到官府，打出他詩讀羔羊。老身無甚營生，開一酒店在天漢橋邊。

小廝籠下火，盪下酒。正是清晨忙把店門開，煮酒煮茶待客來。不將辛苦意，難近世間財。(下) ⑬ 汲作

「小生」

⑭ 汲「日」作「宵」

⑮ 汲作「友」

⑯ 汲「來……樂」作「同賞翫忽見」

汲「紛」作「喧」

⑰ 汲作「邊」

⑱ 汲「自家」下作「名姓號周堅，家住汾陽是祖傳。父母雙

亡妻未娶，一生好酒任飄然。流落在晉陽間，蹉跎不覺又三年。何時得遂還鄉願，辦姓明香謝老天。今上元節，那家不飲酒，那家不看燈。惟我身邊無錢，不免去入漢橋下，王婆酒店，除他五百文酒吃，去大街上遊玩一番多少是

邊無錢，不能得吃。不免使個計，去橋下王婆酒店，除他五百文，吃了，去天街上遊玩一番，再還酒錢，也不爲遲。(丑)官人那來？(外)是飲酒的。(丑)官人請坐，等我沽來。(唱)官人飲酒，我香醪美更佳。現錢來買吃，定無賒。(合)遇飲酒時須飲酒，不醉不
倒。不歸家。(外)清光醞美，停車須下馬，今夕元宵景堪繁華。(合前)

(外)婆子再。有下飯，取些過來。(丑)官人慢慢飲酒，待我老身取些羊肉與你下酒。(外)如今婆子去了，不免將壺中一發吃了。走在天街上去看花燈。(丑)官人呀！你去了。耐這漢子沒道理，哄我酒吃，不還錢，走在那裏去。想必走在天街上看燈，我趕去問他取索酒錢，不還我時節，把他的衣服剝下來。

好。進邇行來，有人在此麼？(丑)是誰？(生)飲酒的。(丑)既如此，裏面請坐。(小生)有甚麼酒？(丑)蘇州酒，秀州酒，蘇秀二州真燒酒。官人若還飲三甌，肚皮雞巴像蒲斗。(小生)甚麼下飯？(丑)十絲雞煆麵角，東坡蹄兒天下少。官人不惜杖頭錢，飲到天明不覺曉。(小生)也罷，看三百文酒，二百文下飯。(丑)待我取來。(小生)王婆，有妓者請一位來送酒。(丑)原來官人愛風月的，我老身原是舊院裏出來的粉頭，也會吹彈歌舞。官人不棄，老身奉一盃。(小生)勞你不當。直至「等我沽來。」多有不同。① 汲「倒」作「飽」。② 汲有「前腔」。「外」作「小生」。③ 汲「清光」作「香醪」。④ 汲「夕」作「日」。⑤ 汲「嚙」作「甚」。汲「外」作「小生」。⑥ 汲「再有……趕上」一段作「有東西再拿些出來。(丑)官人慢飲，待老人取來。(虛下)(小生)如今婆子去了，不免去罷。本是猩猩漸作癡，此情莫與外人知。王婆若來清酒帳，這回不走待何如。(下)(丑上)呀！原來去了。四兒關上門，待我去尋他。

今年元宵節，却與上年別；

月光作燈籠，四方俱照徹。」

假饒走在閣摩天！脚下騰雲須趕上。

第四齣 王婆追債

〔步步嬌〕(外上)不朦不呆不曠蕩，名利非吾。望心偏好酒漿，兩錠三錠，自歌自歡唱。不醉不歸家，行樂天街上。

〔甜水令〕清光滑辣香，自覺行不上。蹉跎且勉強，難道要人扶杖。

(外上)周堅除酒吃了不還錢(呀)婆子！你不要扯我。

萃地錦(外)原來是賣酒女杜康。(丑)我不是女杜康，你只還我五百酒錢。(外)五百除錢，直甚麼賊。一錢也是債。(外)俺也是一個主顧好商量。(丑)無錢留下當頭。(外)我不是神仙怎留下當。(丑)我只要錢。

(外)激得我揮起掌。(丑)你打我。(外)饒你這老婆娘。(丑)又不敢打。(外)來日還錢不在忙。(丑)我便要取。(外)

● 汲無「王婆追債」作「小生上。」 ● 汲「非吾」作「誰承。」 ● 汲「歌」作「覺。」

汲「唱」作「暢。」 ● 汲無「甜水令」一段。 ● 汲無「上。」 ● 汲「周堅……扯我」一

段作「漢子！怎麼不還酒錢。(小生)你是甚麼人(丑)我是賣酒王婆。」 ● 汲作「北鋪地錦」有「小生。」

● 汲「我」下十三字作「不是，只要還我錢。」 ● 汲「百」下有「文。」 ● 汲「一」上有「丑」

字。 ● 汲「錢」作「文。」 ● 汲「外」作「小生。」 ● 汲無「一個。」 ● 汲無「無

錢。」 ● 汲作「又。」 ● 汲「我」下四字作「你敢要打我。(小生)我打你便怎麼？」 ● 汲

無「(丑)你打我。(外)」 ● 汲無「(丑)又不敢打。(外)」 ● 汲無「取。」

●急得我燥莽，不要錢時有一個比方。(丑)●我只要錢，不曉甚比方。(外)養●女似觀音模樣，養男爲卿爲相。(丑)●不要他。(外)你不要時，做●經營錢如冰●漲。好男●孫興旺。(丑)我●只要酒錢。(外)交你男兒受殃，女兒落娼。(丑)●你又罵我。(外)直等西方月●上。

(丑)●你賒酒不還錢，還打我。

馬蝗叮着鷺鷥脚，你上天時我上天。

第五齣 朔 收周堅

(●末上)須臾化作金蓮子，散化皇都五夜關。(貼)貼開公主駙馬來，燈籠隱隱畫堂中，鼓樂吹笙徹上街。萬盞金蓮開禁苑，千家燈火照亭臺。開宮扇，起簾籠，滿堂歡笑與民同。猶如仙子乍出蓬萊，恰似嫦娥離月宮。

- 汲無「(外)急得我燥莽。」
- 汲無「(丑)我只要錢，不曉甚比方。」
- 汲「養女似觀音模樣。」
- 在「養男爲卿爲相。」之前。
- 汲樣下有「(丑)像老娘也罷。(小生)」
- 汲「相」下有「(丑)這是老娘積德。(小生)」
- 汲無「(丑)不要他。(外)你不要時。」
- 汲「做」上有「小生。」
- 汲「冰」作「水。」
- 汲「男」作「家私兒。」
- 汲「我只要酒錢。」作「還我錢。不要作管。」
- 汲「(丑)你又罵我(外)。」作「呀要錢時。」
- 汲「月」作「日。」
- 汲「丑」以下數句作「(丑)除酒無錢學賴皮，趙家府內告輪迴。(小生)非關我每無行止，你若無錢便得知。」
- 汲無「朔收周堅。」作「末上。」
- 汲無「(末上)須臾……駙馬來」一段。
- 汲「街」作「穹。」
- 汲「亭臺」作「庭中。」
- 汲作「攜。」
- 汲「作出」作「辭。」
- 汲「萊」作「苑。」

〔傳言玉女〕(旦) ①三五風光，真箇勝如前歲。②更天與奢華富貴。(生) ③日日宴樂，我少年，伊家嬌媚。(貼) 姻緣一對，世間無比。

(春貼) 駙馬才以後，公主德而賢。龍孫虎子，青春富貴。④當年(生) 公主是金枝玉葉，小生⑤是相門相種，一對好姻緣。(旦) ⑥奴和駙馬，快樂似神仙，這風流美貌好流連。(生) 通宵宴飲，景物繁華，上元佳景。(旦) ⑦肯把良辰虛掛。筵⑧在絳春樓上，人月兩團圓。(合) 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畫眉序〕(生旦) ⑩與民慶⑪上元，鰲山高結，廣排筵會。簪纓珠履，貴戚三千座。⑫列着公子王孫，簇擁著嬌娥粉面。⑬太平無事，人人樂業，黎民盡歌歡宴。

〔滴溜子〕(貼) ⑭鰲山上，鰲山上，風燭萬點。綵樓內，綵樓內，士女笑喧。⑮士女笑喧。只⑯見番郎胡女，搽灰弄鬼臉。花⑰燈燦爛，引得遊人挨拶聚。⑱觀。

〔神仗兒〕(淨) ⑲今宵上元，今宵上元，金吾不禁，銀漏任傳。那門⑳神歌鬼舞，迓㉑鼓逞奇巧駢闐。使

① 明「旦」在〔傳言玉女〕上。 ② 汲「更」上有「生末」。 ③ 汲無「生」。 ④ 汲「貼」作「合」。 ⑤ 汲「當」上有「兩」。 ⑥ 汲「小生」作「居方」。 ⑦ 汲無「是」。 ⑧ 汲從「(旦)奴和駙馬……上元佳景。」一段無。 ⑨ 汲「旦」作「合」。 ⑩ 汲「筵」上有「排」。 ⑪ 汲「絳春」作「望春」。 ⑫ 汲無「合」。 ⑬ 汲無「且」。 ⑭ 汲「慶上元鰲山高結」一段作「歡慶賞元宵」。 ⑮ 汲作「坐」。 ⑯ 汲「太」上有「合」。 ⑰ 汲「貼」作「合」。 ⑱ 汲「笑喧」作「歡笑」。 ⑲ 汲無「只」。 ⑳ 汲無「花」。 ㉑ 汲「拶聚」作「擦同」。 ㉒ 汲「淨」作「丑」。 ㉓ 汲「今」作「金」。 ㉔ 汲「今宵上元」僅一句。 ㉕ 汲「任傳那門」作「枉然我們」。 ㉖ 汲「迓」上有「孩孩」。 ㉗ 汲「逞奇巧駢闐」作「孩來好也」。

人觀看，賽烟火，恁爭先。

〔生〕你每有甚本事？〔淨〕小人會線牽傀儡家風。〔末〕甚麼好？〔生〕你別有甚麼本事？〔末〕無別本事。〔畫眉序〕〔生〕歡樂華筵，忘却今宵夜，不眠看。笙歌繚繞，鼓樂聲喧，金鼎熟，鳳腦龍涎，畫燭影朱顏綵。面圓苑長如春不老，和伊醉倒金樽滿。

〔滴溜子〕〔貼〕人生裏，人生裏，富貴在天，公主與，公主與，駙馬少年。〔生〕居宮苑，思之這福分前世有緣。取樂蹉跎，良夜枉然。

〔神仗兒〕〔淨末上〕朱簾半捲，朱簾半捲，王宮府眷，和你向前，傀儡家風希罕，也會藏壓轉恨去來如電。人

● 汲「賽烟光恁」作「諸社大鬧。」 ● 汲從「〔生〕你每有甚本事」到「別無本事」一段，作「〔末〕你

每是那裏來的？〔丑〕我每是東方鶴神。〔末〕敢是樂人？〔丑〕樂人聞知駙馬公主飲宴，特來承應。〔生〕那裏來的？

〔丑〕本司樂人。〔生〕曉甚本事？〔丑〕有笛吹得，有絃彈得，有鼓打得，大得勝小得勝，貓兒滾繡毬，陣陣贏太平，古點

〔生〕天下無非，只要太平。打太平鼓罷。〔丑打介〕〔末〕還有甚本事？〔丑〕曉得二十五孝。〔末〕只有二十四孝，怎麼

有二十五孝？〔丑〕有一個余州，余府，余縣，余家村，余老兒與余媽媽，生下十個余兒子，討下十個余媳婦，纔是孝順。

〔末〕恁見得？〔丑〕我是一哥哥一嫂嫂，頭頂爹爹媽媽，泰安神州廟裏燒香，一個兒子孝順。〔照此一氣念七遍倒

地介。〕〔末〕攙介。〔丑〕這個攙我的兒子，纔是孝順。知音說與知音聽，不是知音不與談。〔下〕 ● 汲

「〔生〕下有「且。」 ● 汲「歡樂」作「向。」 ● 汲「忘却」作「拚取。」 ● 汲「夜」作

「醉。」 ● 汲「看」作「聽。」 ● 汲「綵」作「粉。」 ● 汲「金樽滿」作「花前。」

● 汲「貼」作「合。」 ● 汲「〔生〕上有「少年」無孤號。」 ● 汲無「有。」 ● 汲上有「不」

● 汲從「〔神仗兒〕〔淨末上〕朱簾半捲」到「共樂堯年」一段無。

見後，自欽羨。人見後，自欽羨。

(生)用心提傀儡與公主看。提得好，多討東西賞你。

〔畫眉序〕慶賞好良天，碧漢一輪正嬋娟。見佳人傳盃弄盞相勸，唱新詞，遏住行軒。歌麗曲，聲清音軟。聞鶯兒，幾對紗籠，喝道半閃。

〔滴溜子〕(生)東家女，西家女，往來市廛。烏雲髻，烏雲髻，教人遍觀。行見款款金蓮牽絆，腰肢細又軟。似月裏仙兒，幾對紗籠，喝道半閃。

〔神仗兒〕(淨上)蓬萊闥苑，蓬萊闥苑。香風微透，蟾光遍滿。共伊通宵徹口，唱此宮商羽調。影家擷掇。人聽後，把名傳。人聽後，把名傳。

〔滴溜子〕今元夕，今元夕，勝如上元。花燈夜，花燈夜，遊人盡歡。見車馬闐，往還士女歌笑喧。廝挨廝纏，並倚香肩。共樂堯年，共樂堯年。

〔神仗兒〕(丑外上)時乖運蹇，時乖運蹇。遭逢村漢不還酒錢，那些留貂解佩被人。沿街拽扯。更不羞臉，留下當我。饒賢，我饒賢。(生)婆子因何扯他。(丑)少奴酒錢不還。(旦)這醉漢面似駙馬一般。(生)婆子！少你多

● 汲「丑外上」作「丑扯小生上。」 ● 汲「時乖運蹇」僅一句。 ● 汲「無人」 ● 汲「扯」

作「住。」 ● 汲「更」作「可。」 ● 汲「我」作「目。」 ● 汲「賢」作「拳」並無下一

句。 ● 汲從「(生)婆子因何扯他？」到「問你原何不應？」一段作「丑」告狀(末)駁駙馬，一婆子扯一

醉漢告狀。(生)着他有司去告。(末)叫你有司去。(丑)實不瞞管家，老身領本府本錢。又住本府房子。以此特來相

告。(末)他道領本府本錢。(生)帶近樓下，問欠多少酒錢。(丑)五百文。(生)程要問那醉漢委實欠他多少？(末)醉

漢欠多少酒錢。呀！駁駙馬，這醉漢面龐與駙馬一般。(生)王婆你且去，我還你錢。(丑)謝駙馬老爺。(下生)程要可

領醉漢到外書房去睡，明日問他。(末)一雙星眼任模糊，問你緣何不應吾。

少酒錢(丑)少奴十貫(生)我選你十貫錢，放手(丑)謝駙馬，有人再欠酒錢的，又扯將來。(生)程英，這漢子醉了，且引他臥房中睡。明日問他元因。(末)問你原何不應？(外)酒中不語真君子。(末)那些財上分明大丈夫。(生)福(福)非淺，福非淺，前世會無(伴)今幸然，今幸然，身在王宮苑。你貌鮮，你貌鮮。我少年，我少年。似雲裏吹簫，並頭鸞鳳遊。人倦，遊人倦。午夜難留戀。燈燦爛，燈燦爛，街市人遊散。散綺筵，散綺筵。擁翠環，擁翠環。任取銅壺畫角頻傳。

〔尾聲〕來朝廣設筵，宴午夜風光疾如梭，不樂不懽空枉然。

(生)夜深，請公主自在。

遇景元宵且恣遊，開懷暢飲不須憂；

來朝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第六齣 堅門留下

● 汲作「小生」 ● 汲無「末那些」 ● 汲「生」作(末小生下) ● 汲「福非淺」上有

一段「〔鮑老催〕(生且合)花燈萬盞，雙頭牡丹並蒂蓮，梅花燈細把冰刀剪。鼓兒燈，鼓兒燈，團團過。老兒燈，拜得腰肢軟。婆兒跪得裙腰淺。寶塔燈，層層現。(前腔)(合)走馬燈，驟鞍如飛雷。滾繡毬燈，滴溜溜轉。魚燈，蝦燈，蟹燈，巧門雞燈，雙對面蟬燈，好看。琉璃燈，算來千萬碗，千萬盞。仙鶴燈，飛來路遠。(雙聲子)(合)」 ● 汲「無」作「爲」 ● 汲「你貌鮮」僅一句。 ● 汲「我年少」僅一句。 ● 汲從「遊人倦……畫角

頻傳」一段無。 ● 汲「筵」上有「華」。 ● 汲「午」作「五」。 ● 汲「梭」作「箭」。

● 汲「空」作「也」。 ● 汲「遇」上有「且」。 ● 汲「元」作「良」。 ● 汲「開」上有

「生」。 ● 汲「來」上有「占」。 ● 汲「惱」上有「合」。 ● 汲無「堅門留下」作「外」。

〔女冠子〕(外上) 聖主垂衣，國安民樂時治。文忠武烈，讒臣迴避。果然民樂，太平堯世。名標十二國，位至三公地。爲王堦，赤心清膽，敢與金石冰霜爲比。

自家 趙盾是也。位居上大大夫之職。佐輔明主，變理陰陽，調和中外。秉心忠直，使讒臣戰慄不容。能理朝綱，納賢主，忠貞輔佐。國家得我重如山，邊境聞風皆破膽。今迺上元放燈之夜，且喜無事。孩兒趙朔，朝朝遊戲，夜夜歡。倚駙馬之權，托晉侯之勢。父子之情，不可不教。不免叫他出來，教道一回。孩兒趙朔那裏？

〔瑤臺月移〕(生) 方纔畫堂排筵宴，聽得爺爺嚴命報傳。

(外) 孩兒！不知稼穡之艱難，長受榮華之福祿。朝朝飲宴，夜夜酣歌，父爲晉國之上卿。既不能

- ① 汲無「外上」。
- ② 汲「民樂」作「朝野」。
- ③ 汲「堯世」作「時」。
- ④ 汲「爲」上有「子」。
- ⑤ 汲「赤」上有「這」。
- ⑥ 汲「清膽敢」作「忠義」。
- ⑦ 汲「爲」作「相」。
- ⑧ 汲無「自家」。
- ⑨ 汲「是也」作「乃成季之子」。
- ⑩ 汲「居」作「至」。
- ⑪ 汲無「職」。
- ⑫ 汲無「輔」。
- ⑬ 汲「調和中外」作「爲正調調和鼎鼐，曾陪御宴。座前錦繡惹天香。昔侍宸游歸去，玉驄嘶。禁院門迎，珠履三千，簇擁金釵十二」。
- ⑭ 汲「能」作「同」。
- ⑮ 汲「納賢主」作「人盡道」。
- ⑯ 汲「國」上有「真個」。
- ⑰ 汲「放」作「殘」。
- ⑱ 汲「且喜無事」作「爭奈」。
- ⑲ 汲「遊戲」作「安樂」。
- ⑳ 汲「歡」作「酣」。
- ㉑ 汲「權」作「威」。
- ㉒ 汲「勢」作「庇」。
- ㉓ 汲「父」上有「却成何體統今念及」。
- ㉔ 汲「不可不教」作「甚是不安」。
- ㉕ 汲「那里」作「過來聽我道」。
- ㉖ 汲「報」作「相」。
- ㉗ 汲「孩兒」作「汝」。
- ㉘ 汲「長」作「常」。
- ㉙ 汲「之福祿」作「富貴」。
- ㉚ 汲「上」作「正」。

教道其子，何以諫於朝廷。

〔桂枝香〕不癡不啞，無才無學。休托賴晉侯東床，鎮日耽迷歡樂。只恐富貴，只恐富貴，榮華福祿常如昨。事有盛衰，休倚妻力氣。心懷自省着。(生)孩兒無學，托蒙恩爵，托庇父母嚴師，怎敢差池違錯。昨日您兒，昨日您兒，和着公主與民同樂。謹領父親言，怎敢違尊命，從今改過。

(末)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生)程英因何說這話。(末)夜來醉漢，欲辭駙馬去。(外)說甚麼？(生)夜來一婆子，扯住一醉漢，取索酒錢。當時孩兒見他無錢，與他還了酒錢。公主與衆人

① 汲無「廷」字。以下更有「(生)公主在那裏孩兒不得不去。(外)只推公主，汝豈知物盛必有衰時，安得長久。今後再不可。(生)孩兒再不敢了。」 ② 汲從「(桂枝香)……事有盛衰」一段。作「(外)孩兒聽取。您爹說

與，不知稼穡艱難，常享榮華富貴，今來古往，今來古往，一興一廢。此人之常理。我孩兒。」 ③ 汲作「勢」

④ 汲「心懷自省着。」作「常不是恁的。」 ⑤ 汲「(生)上有「前腔。」 ⑥ 汲作「博。」 ⑦ 汲

作「叨。」 ⑧ 汲作「賴。」 ⑨ 汲「母」作「訓。」 ⑩ 汲「嚴師怎」作「言詞豈。」 ⑪ 汲

汲「差池違錯。」作「過違差錯。」 ⑫ 汲「與民同樂，謹領父親言。」作「觀燈游樂。(外)人皆有過，改之

爲貴。(生)自今日。」 ⑬ 汲「過」下有「却。」 ⑭ 汲從「要知前世因……說這話」一段無。

⑮ 汲「去」下有「(生)老爺正惱，你且低聲。」 ⑯ 汲「生」作「孩兒夜來與公主觀燈，寶酒。」

⑰ 汲「夜來」作「王。」 ⑱ 汲「扯住」作「扭。」 ⑲ 汲「取索」作「告討。」 ⑳ 汲「當

時孩兒，見他無錢，與他。」作「(外)觀燈也勾了。又受狀，叫程嬰你也少事。(生)酒錢猶可，但此醉漢面龐與孩兒

無。」因此代。」 ㉑ 汲無「了。」 ㉒ 汲「公主與衆人……此人要辭去。」一段作「留在書房今日

要去。(外)叫過來見我。」

說道：有些斷像孩兒，正要說知。程英道：此人要辭去。(外)知恩報恩方爲美，有恩不報非爲人。(鶴冲天)(外)警然見他，容儀心喜歡，年紀共身材與孩兒無兩般。(生)昨晚在街市上，醜醜醉，因觀見(末)留在宮中，未知何姓氏。家居那州縣？(小)(外)家居汾水，姓周爲客名堅，來往販京州。誰知時運蹇，被劫流旅邸。昨宵裏因沾酒，辱過槐墻，幸蒙還酒債，恩德報非淺。

(外)你既流落，緣何不歸故鄉？(小)外囊篋消然，家無老小。逗留日久，以此竟未歸去。(外)你既無老小所慮，吾收留汝爲門下人，汝意何如？(小)外周堅三載流落，只疑身墮溝渠，今蒙相

① 汲「外」作「小生」。

② 汲無「方爲美」。

③ 汲「人」下有「也」(見介外)你是那州人氏？除他

酒吃不還錢，也是不成器的人了。」一段。

④ 汲「鶴冲天」作「玉胞肚」，無「外」字。

⑤ 「見」上有「一」字。

⑥ 汲從「見他容儀……無兩般」一段，作「見他們儀容俊，貌堂堂凜凜，身軀

好一似我的兒。多少年紀？(小)生二十五歲。(外)年紀相同兩相宜，只是貴賤難稱一對兒。」

⑦ 汲「生」

上有「前腔」。

⑧ 汲「晚」作「宵」。

⑨ 汲「上」作「見他們」。

⑩ 汲「因觀見(末)留取

在宮中」一段，作「迷一見後，使人徘徊，因此上帶回衙內。」

⑪ 汲「姓氏」作「名姓」。

⑫ 汲「家

住那州縣？」

⑬ 作「阿誰——從頭須記取。」

⑭ 汲「小」上有「前腔」。

⑮ 汲「外」作「生」。

⑯ 汲從「姓周爲客……販京州」一段，作「號周堅，是吾賤諱，爲營求買賣肥家。」

⑰ 汲從「時運……流

村邸」一段，作「命乖時悔。」

⑱ 汲無「裏」。

⑲ 汲從「沽酒……報非淺」一段，作「因欠酒錢，

倍謝得恩官見賜與。」

⑳ 汲無「(外)你既流落……未歸去」一段。

㉑ 汲無「你」。

無「所慮」。

㉒ 汲「吾」下有「欲」。

㉓ 汲無「人汝」。

㉔ 汲「意」下有「下」。

汲「何如？」作「如何？」

㉕ 汲「外」作「生」。

㉖ 汲「只」作「正」。

公收留，愿作●執鞭墜凳之使。(外)●程英你與他改換衣粧，却作道理。(小外)周堅，愚性忠直，久後必報恩。
 「玉漏遲」(外)恰●纔方見你●，見着你●心下歡喜。相貌身材舉止共着年紀，與我兒無些異處。幸濟●會
 會來●吾家裏。(合)寬懷取，莫思着故園桃李。

●(主上●)吾家富貴，論門下盡皆簪纓珠履，懷着忠心。運至自有通時，你休恁貧孟殢酒，你休管閑●非閑
 是。(合前)

〔前腔〕●(小外)恩人聽啓，兩三載受些惡味，指擬一身不日墮溝渠，幸然得慈悲念悼，這恩澤如何忘得。
 (合前)

〔前腔〕末)昨宵醉看，兩人無二，今日收留，算來前世曾注，你休得托着勢威，休得將人連累。(合前)
 憐●孤恤寡，憫貧窮，今●日收留我運通。
 一●葉浮萍歸大海，人●生何處不相逢。

第七齣 賈妻勸夫●

● 汲「作」作「爲」 ● 汲無「外程英你與他……久後必報恩」一段。 ● 汲無「恰」 ●
 汲「你」上有「們」 ● 汲「你」作「他使人」 ● 汲「濟」作「聚」 ● 汲無「會」
 字。 ● 汲無「吾」 ● 「生上」汲有「前腔」二字。 ● 汲「主上」作「衆」 ● 汲
 「閑非閑是」作「他人是非」 ● 汲從「〔前腔〕(小外)恩人聽啟……休得將人連累。合前。」一段均
 無。 ● 汲上有「生」 ● 汲「今」上有「小生」 ● 汲「」上有「外」 ● 汲「人」
 上有「末」 ● 汲「賈妻勸夫」作「丑上」 ●

〔紅納襖〕〔淨上〕晉朝中爲大臣，論英雄膽氣增，門招珠履三千客，戶納貔貅百萬兵。王寵信，民畏欽，料應名徹帝京。

吾乃晉國下大夫，姓賈名岸，家住京師，名聞華夏，順吾者高官顯爵，逆吾者族滅身亡。正是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居趙盾之下，此乃吾心之不足。不免待夫人出來，與他商議則箇。

〔探春令〕〔貼上〕玉人春困酒力消，早元宵過了，聽窗外黃鸝聲巧，又報道寒食到。

相公萬福。〔淨〕夫人富貴須受吾王寵，到底終不愜我心。〔貼〕相公知足常足，何故說這話。

〔淨〕夫人身不能去布衣而衣，紫袍官不能去大夫而位。正卿。

- 汲〔紅納襖〕前有「帥府銅鑼一兩敲，轅門內外衆英豪。男兒志氣當如此，今日方知武藝高。自家屠府張百戶是也。在教場中操演回來，不免在此伺候。道尤未了，老爺早上。」下。汲無「上」。汲「招」作「迎」。汲「王」上有「吾」。汲「民」上有「萬」下有「皆」。汲「料」上有「把俺聲名」。汲「名徹」作「達」。汲「京」作「堯」。汲「兩朵金花藏日月，一雙袍袖按乾坤。人人盡道吾王寵，半由天子半由臣。」一段。汲「京」作「堯」。汲「聞」作「揚」。
- 汲「順」上有「英雄豪傑文武，冠諸邦之將相。承顏順旨，權籠過一國之公侯。」一段。汲「族滅」作「滅族」。汲「身亡」作「亡身」。汲「便」作「且」。汲「行」下有「只一件班行」。汲無「乃」。汲無「之」。汲無「不免」。汲「貼上」作「老旦」。
- 汲「食」下有「節」。汲「相公萬福」無。汲作「雖」。汲「不愜」作「非是」。
- 汲作「老旦」。汲「公」下九字。作「但把赤心行正道，何愁官職重和輕」。汲「能」下三字。作「脫下緋衣」。汲作「換」。汲「能去」作「離下」。汲「位」作「爲」。

〔祝英台近〕（貼上）告相公，聽訴。剖諸國盡來朝，欽羨晉國文武英雄。官屬盡依，朝綱須曉。兩班先自爭功，心生惡兆。怕外邦聞知，傳揚不道。（淨唱）焦燥論得來。這英雄肯落在。他後。手握重權，功業橫天。一旦位卑官小，懊惱！定欲爭取分明，不成虛謬。算此事朝夕縈我懷抱。（貼上）哂。笑！他是相子王孫，流傳官爵豈一朝。七世助國，忠直功臣，積代累有功勳。不道布衣身做公卿，尤嫌官小，料莫是日來思量。錯了（淨上）不曉！自思德滿邊疆，朝野盡欽道。惟有趙盾挾勢欺凌，豈是。要爭閑鬧。（貼上）聽告勸君休掛心懷，人生如夢（合）對媚景追歡，寬取懷抱。

人。生富貴是前緣，莫要勞神錯用心；

畫。虎未成君莫笑，安排牙爪始驚人。

第八齣 趙盾勸農

（末）萬紫千紅二月天，桃含宿雨柳飛烟。光陰不覺人憔悴，寒食清明在眼前。今日却是三

一 汲「近」作「令」 一 汲「貼上」作「老旦」 一 汲「訴」下有「分」 一 汲作「好」

二 明作「淨上」 汲作「前腔」(淨) 一 汲「來」下三字，作「越懊惱」 一 汲無「在」

三 汲作「勳」 一 汲作「前腔」(老旦) 一 汲作「失」 一 汲作「勞」 一 汲作「佐」

四 汲作「誰」 一 汲作「前腔」(淨) 一 汲作「非」 一 汲「是」下有「我」

五 汲作「老旦」 一 汲無「合」 一 汲無「取」 一 汲「人」上有「老旦」 一 汲「畫」

六 上有「淨」 一 汲無「趙盾勸農」作「末上」 一 汲無「末」 一 汲「桃」作「花」

七 明作「日」 汲同原本 一 汲作「拖」 一 汲作「目」

● 月十五日，勸課農桑。衆官未來，將豬酒排列，俟候着衆官來。只見相公早到。

〔似娘兒〕（外上）好景豔陽天，花爛熳芳草芊芊，長亭十里開筵宴。官民共祝，風調雨順，齊樂豐年。

（末）但見習習香風拂柳，融融麗日和人。萬花千柳色拖金，綠水青山掩映。多是東君力引，上大夫出郊行。

〔添字紅綉鞋〕（外上）今日勸課農民，今日勸課農民。安排酒食在長亭，安排酒食在長亭。知稼穡這般人，都到此倒金鐙。（合）都交懽懽，都交懽懽。屆寒食清明，寒食清明。出郊外步紅踏青，出郊外步紅踏青。草鋪茵，柳拖金，花世界，錦乾坤。

〔合前〕（末）諸官員齊出郊外，齊出郊外，諸耆老盡列階庭，盡列階庭。見村伯弄精神，拽蓑杖，正頭巾。（合前）

● 汲作「二」。 ● 汲「勸」上有「該」。 ● 汲「農」下二十二字。作「良，自家乃趙府中程嬰是也。

我老相公吩咐，安排酒在十里長亭勸農，你看今年強似去年。（內問）怎見得？（末）不用管絃竹，何須錦褥欄，階南村北果然桃李弄精神。漆桌上羊肉和豬肉，金瓶內蒲萄竹葉清。社長和耆老齊唱賀昇平。道出未了，老爺早到。」 ● 汲無「上」。 ● 汲「芊」下有「生」。 ● 汲「末」作「外」。並以下三十九字。作「衆父老可會到。」 ● 汲無「上」。

到與（末）還沒有到。（外）屠爺可會去請（末）請去還不會來。（外）不消等了。」 ● 汲無「上」。 ● 汲「權」作「欣欣」。 ● 汲無「都教」。 ● 汲「節」上有「說與勸農文」（前腔）（生末）一段。

● 汲「出」作「西」。 ● 汲「紅踏」作「踏紅」。 ● 汲無「青」下五字。 ● 汲無「坤」下三十七字。

①(淨)老漢住在前村，住在前村。今日是三月月中旬，相公住在長亭，開筵宴，請農民相公拜揖。(末)公公休怪矣。(丑)老漢住在山林，住在山林。(末)又有一個來了。(丑)擔一担菜，薦入城，賣得三百三文，買些菓子杏仁，歸家去與兒孫。瞥然見一軍，瞥然見一軍，奪得去悶殺人。

①「淨」上汲有「前腔」二字。

②汲作「東」。

③汲無「住在」。

④汲作「二」。

⑤

汲無「二月」。

⑥汲「住」作「駙馬」。

⑦汲無「民」下十字。

⑧汲「丑」上有「前腔」。

⑨汲「林」下十二字作「山深」。

⑩汲作「草」。

⑪汲無「蕪蕪」。

⑫汲「百」下有「與」。

⑬汲無「家」。

⑭汲從「瞥然見一軍……老漢平生好飲酒，壽年九十九」一大段作「(合前)(淨)你這

個老兒，我到你家叫你。你媳婦說，方才扒了灰出去了。(丑)休得取笑，家醜不可外揚。去年屠老爺勸農，甚是經紀。(末)爲何來遲？老爺等久了。稟老爺都到了。(外)亭子上窄小，只着幾個會講的上來。(問介)你每爲何來遲？(淨)被子孫牽絆，故此來遲。(外)姓甚？(淨)姓鐵。(外)那個老人姓甚？(丑)小人姓李。(外)多少年紀？(淨)屬苜蓿的。(外)多少？(淨)一把年紀。聽子孫說，明年一百歲了。(外)有何積德，如此年高？(淨)老漢家中常禮斗燒香，須淨手。廣行方便事，壽年九十九。(外)你這老人多少年紀？(丑)老漢家中曾受祿，吃菜不吃肉。廣行方便事，壽年九十九。(外)老人每！我有幾樁事情問你，我每爲官的快活，你莊家人快活？(淨)老人看來莊家人快活。(外)怎麼快

活？(淨)村居樂，村居樂，撒髮披襟赤了腳。簞笠拐杖任擔磨，繞那千箱無分著。悶扳臂，喜打鵝。愛吃螺螄池內摸。紅蝦紫蟹，錦鱸魚。白酒青梨黃荳熟。住低房，擺矮桌，莎草鋪來着地。洛井泉水，無窮樂。甚笑市人住城廓，假使你聰明。我愚濁，愚濁之人心無惡。籬頭處處出黃金，遍地生涯人不覺。任他行計有千條，土產人家無失着。前栽桑，後栽柳。鮮菜蒲萄結成蒂。薺菜，菲，薤，及黃瓜，茄子，瓠子與菱白。種得蘿蔔芋頭多。收得菜荳，赤荳有。池中摘起紅菱角，塘內掏出白蓮藕。晚來一碗葶薺茶，天明兩個雞子酒。庭前稚子舞斑衣，院內山妻同白首。起時紅日照東窗，睡時明月過北斗。小老人家中呵，也養羊，也養狗。雞豬鵝鴨成羣有。驢牛放出滿山頭。羸馬無纏到處走。稅糧納了得安寧，公

(末)你說甚麼，說與我知。(丑)老漢住在山林，擔一担藁薦入城，賣得三百三文，買些菓子杏仁，把與家子兒孫，忽然撞見軍人，揮拳要來打我，搶去我頭巾，我放下手中菓子，慌忙趕取頭巾，一跌跌破口唇，不見菓子杏仁，把與家中兒孫，你道悶殺人。(末)這裏不是告狀去處。(丑)這官在這裏做甚麼？(末)在這裏勸農。(丑)既然如此，也是莊農。(外)既然如此與他些酒吃。(末)這遭你去罷。(丑)留我住。(末)叫你出去。(丑)不去。(末)拖出去。(丑)你每不必拖，盞酒值幾何？相公嫌我背屈，寄些與我老婆。(外)今番有這般人，休放進來。(末)道猶未了，這番來的齊整。

●(淨)衆官人直恁的慇懃，恁的慇懃，諸社長渙然勞神，渙然勞神，量老拙是小窳民，何消得衆官人，排宴相請，相請我甚福分。公相拜揖。(外)老丈緣何來得甚遲？(淨)老漢被孫子纏，因此來遲。(外)你有幾個孫子？(淨)五男二女，孫子不

羞不敢登門。兒童報道有佳賓，自幼相交知己友。安排飯，整治酒，至晚打鋪着地宿。天明相送到溪頭，義氣相投怕分手。騎耕牛，田內走。風吹苗葉顛抖搜，任他炎熱暑氣天，樹下乘涼如數九。勒耘稻，借栽秧，歸老婆熟大家忙。夜來得陣及時雨，家家頂禮謝穹蒼。婦人日裏忙，全憑燈火補衣裳。睡時不覺三更後，雞叫披衣起枋場。大船載，小船裝，玉粒看看散上倉。犁罷收拾歸家去，車具農工一一戴。東邊晒，西邊曬，場內把扒開曬。嘍，嘍，嘍，不如擊刮響，語花怎比稻花香。稻已盡，場已光，修補泥垣遮蓋棚。遙觀樵牧歌偏好，盡道豐年樂未央。冬至到，宰猪羊，謝天謝地謝穹蒼。簷前搆得三伏麵，薄薄椒漿做幾缸。邀東舍，請西莊，鍋燒瓢勺使碗裝。大家吃得醺醺醉，草芥簷頭步夕陽。縷唐布，做衣裳，新鞋新襪暖堂堂。這個便是村家樂，一年一度過時光。(丑)小的每不過是一個細民，怎及得老爺十分榮耀。須信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出則駟馬高車，享用有千鍾美祿。小老人也有幾句單表，老爺岩岩氣象。老平章磊磊襟懷湖海揚，休掛宮羅雲錦燦。腰圍文玉荔枝香，丹忠久著黃金階。嘉譽高標白玉堂，希聖希賢傳世業。千秋萬載侍君王。

●「淨」上沒有「前腔」二字。

知其數。(外)老丈多少年紀(淨)老漢九十九。(外)公有何德行(淨)夜飯減一口，壽年九十九。(外)你莊家快樂，沒有爲官的快樂。(淨)莊家快樂更好。(外)怎見得好(淨)老漢春耕田，隨看花紅，炎熱騎牛納晚風，秋來先嘗香米飯，冬來一任雪濛濛。茅柴酒兒未濃，半酣兒女盡皆歡。忭。(外)(生)真個快樂似神仙。(丑)老漢是親非親，平生以酒爲名，論一飲。(末)吃多少(丑)至□十瓶，方纔會醺，兩盞三巡，休得相請。

(末)老丈幾多歲(丑)老漢九十九。(末)我這里不做同庚會，有甚德行，都道九十九。(丑)老漢平生好飲酒，壽年九十九。

〔一〕月上海棠(外)父老每(滿斟)一盞清香醞。論我(王德化)外邦肅靜。劍甲藏(偃武修文)則那更風調雨順。(合)田豐稔，黎民齊賀太平風景。

(生)明媚景，平明微雨寒食近，遍郊垌(紅紫嫩柳綠)相映。會文武宴樂長亭，都待與(農民勸飲)(合前)
 (末)衆(老底)聽(五谷)之事民爲本，論一年之計在此一春，一日計早於平明，一生計無非勤謹。
 (合前)(淨)
 聽拜稟，今年必定田禾(稔)。(外)怎見得(淨)論甲日(雨水甚着)春分(末)如何(淨)這幾日無雨

- ① 汲「月上海棠」第三闕作第一闕。第一闕作第二闕。第二闕作第三闕。 ② 汲作「們」。 ③ 汲作「吾」。
- ④ 汲「藏」下四字，作「武偃文修」。 ⑤ 汲無「順」下十二字。 ⑥ 「生」上汲有「前腔」。
- ⑦ 汲作「郊」。 ⑧ 汲無「綠」。 ⑨ 汲「與」下四字，作「民農歡慶」。 ⑩ 汲有「前腔」二字。
- 並下有「淨丑」二字。 ⑪ 汲「衆」作「父」。 ⑫ 汲作「們」。 ⑬ 汲作「穀」。 ⑭ 汲
- 「謹」下三字，作「(合)田豐稔，黎民盡賀，太平風景」。 ⑮ 汲有「前腔」。 ⑯ 汲作「豐」。
- 汲無「稔」下五字。 ⑰ 汲「甲日」作「節候」。 ⑱ 汲「甚着」作「共」。 ⑲ 汲無「分」下四字。

晴明，是我左家準信（合前）

① (外) 老農知稼。(丑) 吾守等半日纔得一盃酒。(末) 這等飢相。(丑) 甚年得老漢醉醺醺，猪羊肉不見頭影，

莊農謝官員相請（合前）

〔醉翁子〕(外) 須聽衆老的開懷暢飲，歸家去教道子子孫孫勤儉，莫教妨農業，須息爭鬪用辛勤。（合）風雨

順，管交鄉邦都詠我朝廷。

〔前腔〕(淨丑) 懽忻我晉國民無戰征，多則是吾王有德有慶，官清吏民無擾，不日吾邦即太平。（合前）

(外) 須要慇懃教子孫。(生) 莫妨農業，春耕(合) 非單獨原，吾邦熟，更愿皇州盡太平。

(外) 左右勸農已了，天色將午，那裏有遊玩去處。(末) 告相公，此去二三里田，有一處地名翳桑，那裏却好

遊玩，盡是桑林，有真山真水可觀。(外) 如此，我和駙馬先行，令左右挑着食箱，拿着胡床，隨後而來。(末) 相公

馬前喝道。(外) 不要。

行處莫交高喝道，恐驚林外野人驚。

第九齣 翳桑救餓

〔霸陵橋〕(小外) 告天告天，略略相哀，念我娘行多，老年兩三日不見此黃米飯，我死溝渠由等

① 汲「明」下有「纔是」 ② 汲「左」作「莊」 ③ 汲從「〔前腔〕(外) 老農知稼……不日吾邦

即太平(合前)」爲一段。 ④ 汲有「前腔」 ⑤ 汲作「懼」 ⑥ 汲作「徒」 ⑦ 汲作「要」

⑧ 汲「更」作「惟」，並上有「淨丑」二字。 ⑨ 汲作「諸」 ⑩ 汲無「(外) 左右勸農已了……恐

驚林外野人驚」一段。 ⑪ 汲無「翳桑救餓」作「丑上」 ⑫ 汲無「小外」 ⑬ 汲作「憐」

⑭ 汲「行多」作「親」 ⑮ 汲「黃」下有「稂」 ⑯ 汲作「猶」

閑，我娘行有甚人。管天何必困英雄。蒼天！

靈輓 家居汾陽，遭權兵火。背負母親，逃難晉國。舍於山中，打柴爲生，誰知連日大雨，又遭十病。幾死。內無糧米，外沒親人。靈輓身死溝渠，值得甚麼。只愁八十歲老母，無人看養。前面有一桑林，如今正生桑椹，不問紅青，拾些歸家，活其母親，多少是好。

〔五供養〕春色腦人心，聽得黃鸝柳上聲，使愁人添悶。蒙蒙英雄還自省，嘆不遇時運。勉強來扶病到桑林，且尋桑椹救飢貧。望二十餘里，遍村都是桑林，那樹頭上青青，摘來救共飢餓。只慮主家打至羞忍，何藏處身。遠遠見一簇人來，不知是主人家來，也不知是遊人。不免躲在草茵，多少是好。山中母親，倚着

- ① 汲「甚人」作「誰來看」。
- ② 汲「必」下有「苦」。
- ③ 汲「蒼天」作「淡」。
- ④ 汲「汾陽」作「池州」。
- ⑤ 汲無「權」。
- ⑥ 汲「山中」作「首陽」。
- ⑦ 汲「生」作「活」。
- ⑧ 汲「連」下三字作「遭雨水」。
- ⑨ 汲「遭」作「染」。
- ⑩ 汲作「一」。
- ⑪ 汲「病」下二字作「險喪其身」。
- ⑫ 汲「沒」作「無」。
- ⑬ 汲「養」下有「感謝神天，略略稍可，只得闍闍下山」。
- ⑭ 汲「生」下有「得」。
- ⑮ 汲作「回」。
- ⑯ 汲作「我」。
- ⑰ 汲作「命」。
- ⑱ 汲無「心」。
- ⑲ 汲作「枝」。
- ⑳ 汲「使」作「聲愁」。
- ㉑ 汲「人」下四字，作「還聽得教我與添榮」。
- ㉒ 汲「雄」下有「困厄」。
- ㉓ 汲作「逢」。
- ㉔ 汲「且尋」作「拾些」。
- ㉕ 汲「遠望」作「你看」。
- ㉖ 汲無「那」。
- ㉗ 汲「上」作「桑椹色」。
- ㉘ 汲下有「日」字。
- ㉙ 汲「其」作「母」。
- ㉚ 汲「餒」作「窻」。
- ㉛ 汲「至」作「行至」。
- ㉜ 汲作「臉」。
- ㉝ 汲作「觀」下有「不審近」。
- ㉞ 汲「見」下有「分明」。
- ㉟ 汲「來」作「將近」。
- ㊱ 汲「主人家」作「家有人」。
- ㊲ 汲無「好」下五十二字。

寒門，顛望兒音信。怎知兒到此心下戰兢！思之我命窮，欲舉手兀的驚人。只見一簇行人至，莫是守園人。草茵上臥其身。

〔望吾鄉〕（外末）日煖融和，山花映水紅。呢喃燕子，尋春徑，粉蝶雙雙遊花叢。似入蓬萊洞，身猶在畫圖中，對景堪吟咏。

（末）告相公，來此是鬻桑。（外）就在北間觀玩。（生）爹爹請酒。

〔柳稍青〕（外）今日勸課農人，行來到這裏。官員着農民盡皆醉歸。孩兒共賞芳菲，酪酊三盞拼沉醉。（合）駕着車兒驕馬，隨着步月歸去。

〔前腔〕（末淨）桑麻滿眼，茅簷高低上下。居村野叟，擔犁來來去去。農桑外更無他慮，子女和同飽餐睡。（合前）

（外）程英，那裏有一搭白的，是甚麼物？（末）待我看一看。告相公是一箇漢子仰臥在地。

● 汲「外末」作「生外末上。」 ● 汲作「滄。」 ● 汲「子」下三字作「調舌弄。」 ● 汲作

「如。」 ● 汲從「末」告相公……一個漢子仰臥在地，一段作「（外）此是那裏了？（末）是鬻桑（外）

怎見得？（末）但見習習香風拂面，融融麗日和人，萬花樓閣倒搖金，綠水青山相照。多是東君弄巧工夫，盡付花神。

乍寒乍熱，午日輕，寒食清明將近。正是鬻桑，請老爺上前觀看。（外）這邊爲何茂盛？這邊爲何凋零？（末）茂盛的是

大戶人家，有人澆灌。凋零的是小戶人家，沒人澆灌。故見如此。（外）這是什麼山？（末）是北印山。（外）這一派水從

那裏來？（末）這水是由山灣裏流出來的。（外）流往那裏去？（末）流往大江去。（末）老爺有個漢子仰臥草上。」

● 明無「前腔」二字。

〔古輪臺〕(外)是何人因何草上臥其身?你是何居?住何名姓?(小外)息怒停威,試聽說箇元因。家住他州,爲遭兵火,只得挈累到京城。年時不順(外)爲甚的形體尪羸,臉皮憔悴,衣衫藍縷,行不由徑。到此沒來因,遭盤問,莫非懷着不良心?

①(小外)賢宰聽訴,念我時遭乖逆,病苦三日無食,米糧缺盡。只得扶病下山,拾取桑椹。遠觀人來至,我想都是守園人,藏身徑(外)聽伊言說得恹惶,令人憐憫,初來疑惑,奸謀藏。伊到此,且寬心,休憂慮,管教枯木再逢春。

左右取些食飯與他喫。(淨末)羊肉水飯。(小外)多謝相公喫一半,留一半。(外)先說三日無食,你何故不盡其食?(小外)家有老母,留一半回去。(外)吾初見他是無運智之人,到有些孝心。(生)人

- ① 汲無「居」。
- ② 汲「小外」作「你敢是奸細麼(丑)」。
- ③ 汲「聽」下有「我」。
- ④ 汲作「池」。
- ⑤ 汲「州」下有「姓靈名徹」。
- ⑥ 汲「挈累」作「逃難」。
- ⑦ 汲「城」下有「誰想」。
- ⑧ 汲「憔悴」作「黃瘦」。
- ⑨ 「小」上汲有「前腔」二字。
- ⑩ 汲「小外」作「丑」。
- ⑪ 汲無「宰」。
- ⑫ 汲無「訴」。
- ⑬ 汲「我」下六字,作「運靈受乖逆」。
- ⑭ 汲作「欠」。
- ⑮ 汲「山」下有「林」。
- ⑯ 汲作「些」。
- ⑰ 汲「我想」作「只疑」。
- ⑱ 汲「身」下有「草」。
- ⑲ 汲作「使」。
- ⑳ 汲作「憐」。
- ㉑ 汲作「是」。
- ㉒ 汲作「隱」。
- ㉓ 汲作「悶」。
- ㉔ 汲「春」下十字作「程嬰食箱中有下飯麼」。
- ㉕ 汲「末」下有「有」。
- ㉖ 汲「飯」下十四字作「(外)取些與他(末)好古怪!那漢子說,三日無飯,爲何不吃,藏過一半(外)那漢子你」。
- ㉗ 汲作「飯」。
- ㉘ 汲「小外」作「丑」。
- ㉙ 汲「外」下四字作「將謂」。
- ㉚ 汲「人」下三字作「却有這一點」。

之德行，孝義爲先。(外) 程英，你去北村中富家，說道趙相公借白銀五十兩，白米五斗，來日送還。(末) 劍誅無義漢，金報有恩人。覆相公，銀米在此。(外) 漢子！我賞賜你白銀和米。(小外) 多謝相公，此恩決有報日。

〔撲燈蛾〕樹傍忽見你，止疑是奸細。訴着恁惶語，教人自覺悲憾。(合) 白米五斗，伍十兩白銀你受取。做此人，經紀度時光。免得你此身狼狽，恁虛縷。(生) 今日閑遊這里，桑間忽然見你。將謂你無意志，不知孝心如是。(末) 人物可喜，料此情必達天地。幸遭逢相公念汝，但記得此時恩愛莫忘義。(小外) 賜汝銀和米，又蒙賜珍珠。論這恩德，山高海深難比。(外) 不須拜跪，有閑時來我家裏。(小外) 念靈輒人非土木，未知相公名位甚官職。(末) 官居堯都帝里，聲名天下盡知，爲正卿名趙盾。兒爲晉候，女塔，年華

● 汲「外」下有「也罷。」 ● 汲作「此。」 ● 汲「中」下十七字作「有大戶人家說。我趙正卿父

子游至翳桑，逢一義士，暫借白米五斗，白銀十兩。」 ● 汲「還」下有「(末)一心忙似箭，兩脚走如飛。

(下外)左右箱中盛食，都把與他。」 ● 汲「報」作「贈。」 ● 汲無「此」下二十三字。 ●

汲「蛾」下有「外。」 ● 汲「訴着」作「聽說。」 ● 汲「感」下有「也。」 ● 汲無「合」

● 汲無「伍。」 ● 汲「取」上有「你。」下有「將回去。」 ● 汲無「人。」 ● 汲「時光」作

「日。」 ● 汲「得你」作「交伊。」 ● 汲無「鑽」下五十四字。 ● 汲「小外」作「丑」

上有「前腔。」 ● 汲作「我。」 ● 汲「珍珠」作「吃食。」 ● 汲「比」作「報也。」

● 汲無「有。」 ● 汲「時」下有「節。」 ● 汲作「吾。」 ● 汲「小外」作「丑。」 ●

汲作「草。」 ● 汲「末」上有「前腔。」 ● 汲「居」下有「在。」 ● 汲「塔」下有「也。」

五十，將^①相位，一朝獨貴。(小外^②)名和姓一齊^③。記取報恩日，正^④爭來早與來遲^⑤。

白^⑥銀和米贈英雄，謝^⑦得^⑧恩官趙相公。

今^⑨日得君提掇起，免^⑩教身^⑪在污泥中。

第十齣 張^⑫維諷諫

〔慶^⑬春令〕綠柳飄綿，紅花散錦，韶光已被三分。對景歡娛肯交^⑭辜負良辰^⑮。日日畫堂排宴飲，倚欄杆宿酒未醒，聽嬌娥猶報金宵對花開樽。

富貴不用，驕奢自我。相公官至下大夫，如^⑯何近日只要與上大夫^⑰爭強^⑱。朝夕^⑲勸解不從^⑳。今晚安排筵席，往^㉑後花園^㉒。不免叫張維使個計策，勸他^㉓回心。我自賞你^㉔，若不回心，又作道理。(丑)夫人叫

① 汲作「居」。 ② 汲「小外」作「丑」。 ③ 汲作「時」。 ④ 汲作「只」。 ⑤ 汲「遲」

下有「尾聲」(外)今日得君提掇起，免使終身落汚泥。久後官恩這日苦。 ⑥ 汲「白」上有「外」。

⑦ 汲「謝」上有「丑」。 ⑧ 汲「得」作「拜」。 ⑨ 汲「今」上有「生」。 ⑩ 汲「免」上有

「末」。 ⑪ 汲「身」作「人」。 ⑫ 汲無「朝」諷諫作「老且上」。 ⑬ 汲作「探」。

⑭ 汲作「救」。 ⑮ 汲無「辰」下三十二字。 ⑯ 汲「如」字作「不知爲」。 ⑰ 汲「夫」下有

「趙正卿」。 ⑱ 汲無「朝」。 ⑲ 汲無「夕」。 ⑳ 汲「從」下有「我想兩虎相爭必有一傷」。

㉑ 汲作「在」。 ㉒ 汲「園」下九字作「請相公飲酒。我家有個張維說得好評話。飲酒中間，叫他出來，說些

評話，勸相公回心轉意也好。張維那裏？(丑)終朝服事紫雲衣，出入回房主不疑。將身跳入花園內，隔牆聽得叫張維。夫人有何使令？(老)我叫你非爲別事，吾爲晉侯驕奢。我和公要與趙正卿爭競。吾勸不從，只恐兩虎相爭，其勢必無兩全之理。今晚排宴後花園中，你說幾句諫諍相公。」 ㉓ 汲「他」作「得」。 ㉔ 汲無「你」下八字。

●做別事不曉得，叫我張維說評話，三言兩句，便見相公回心。(貼)相公來了。
 「出隊子」(淨)教人耐耐，耐耐無端老檢才。勸農不待我來，欺我朝中梁棟材。這幾日惱得人心愁滿懷。

(貼)相公莫將閑事掛心頭。(淨)夫人心事未平空宴樂，除非殺却事方休。(貼)相公休說這閑話。(淨)夫人你不知趙盾恃權勸農，不待我每欺我太甚。除非殺了那好人，方遂我平生愿也。(貼)相公且休論強，且自對花唱飲。消遣情懷，多少是好。(淨)夫人說得是，張維將酒來。(末丑)三盃和萬事，一醉解千愁。酒在此間。

「好孩兒」(貼)斟此一盃酒，香醪美，拚今宵暢飲，共樂同醉。日今富貴，又不必戀紫爭緋。(合)算這飲樂，人世能幾，何消別是爭非。

- ① 汲「叫」下有「張維。」
- ② 汲無「得」下四字。
- ③ 汲「句」作「語」並下四字作「便教。」
- ④ 汲無「心」下五字作「夫人不必苦憂心，非是張維賣口唇，管教勸得相公轉，賞我一頂細網巾。」
- ⑤ 汲「教人」作「思之。」
- ⑥ 汲「耐」下有「思之。」
- ⑦ 汲作「賤。」
- ⑧ 汲「我」下有「們。」
- ⑨ 汲「材」下九字，作「只爲仇家惱我中。」
- ⑩ 汲從「懷」下四十一字，作「夫人耐耐，耐耐恁耐耐。(老旦)耐耐誰來。(淨)耐耐。」
- ⑪ 汲「甚」下二十三字，作「一定殺那老賊。(老旦)相公息怒，妾身安排酒在後園。」
- ⑫ 汲作「暢。」
- ⑬ 汲「懷」下三十一字，作「則個(淨)夫人心事未平空宴飲，除非殺却事方休。」
- ⑭ 汲「好」作「要。」
- ⑮ 汲「貼」作「老旦。」
- ⑯ 汲「香」下有「醪。」
- ⑰ 汲無「暢飲。」
- ⑱ 汲作「沉。」
- ⑲ 汲「不必」作「何須。」
- ⑳ 汲作「數。」
- ㉑ 汲「何」下二字作「須要辨。」

●(淨)夫人這賢德人怎比近來那人諫諍非理。激得人轉怒起，不殺却怎消惡氣。(合前)

〔鑼鼓令〕(末)貧賤與榮華，事皆前注。枉機謀徒然使計。論着此一盃美祿，人之福水。(合)聽得笙簧，鼓吹

盈耳，金釵簇擁十二。

〔前腔〕(丑)洞府瑤池，料應難比，想蓬萊只恁得。論着此三盃酒醴，泉世之和氣。(合前)

(貼)樂聲絮繁。(淨)夫人也說得是，張維會說評話，叫來說評話，說得好賞他。(丑)張維不說盤古共三皇，不說夏禹共陶唐，不說稼穡間關事，只說姐已荒淫說紂王，紂王乃商湯之後，

①「淨」上汲有「前腔」二字。 ②汲無「這」。 ③汲無「人」。 ④汲「近來」作「恨」。

⑤汲無「轉」。 ⑥汲作「他」。 ⑦汲無從「鑼鼓令……世之和氣」一段。 ⑧汲「丑」上有

「前腔」二字。 ⑨汲「貼」作「老旦」。 ⑩汲作「煩」。 ⑪汲「淨」下六字，作「既絮煩

退了樂器。(老旦)既退了樂器，府中。」 ⑫汲無「會」。 ⑬汲「說」下有「好」。 ⑭汲「叫」

下有「他來」。 ⑮汲「話」下八字作「解悶。(淨)張維說得評話，我到不知，叫張維。(丑)全憑三寸爛班

舌，打動口飲宴人。那個叫張維。(淨)夫人說你會說評話，你來說。(丑)小的會說。(淨)你曉得我的心性，說得

好賞你，說得不好砍你。(丑)說得好，不要賞，說得不好，不要砍，扯平了罷。(淨)這等沒賞罰了。(丑)說評話要張卓

兒，張維磕頭。說評話有三不平。(淨)那三不平。(丑云)天不平，地不平，人心不平。(淨)把張維砍了。(老旦)看妾身

之面饒了張維。(淨)也罷，夫人討饒，饒了罷。(丑)張維謝不砍之恩，磕頭。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

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這四句說到那裏，說到金陵建都之地，魚龍變化之邦。」 ⑯汲無「間」。

⑰汲「關」下有「河」。 ⑱汲「只說」作「單道」。 ⑲汲「王」下有「是何代」。

商湯王坐了二十九年天下。傳了三十二代。臨了一箇喚做紂王。(末)那紂王生得何如？(丑)紂王曉詩書，知今古。生得眉清目秀，儀容奇偉。一心寵着一箇妃子，名曰妲己。(淨)妃子生得何如？(丑)那妃子肌如雪瑩，臉若桃花。髮若堆雅，眼橫如丹鳳。吟詩寫字，動得清樂，理得瑤琴。能嘔掌上之歌，善舞盤中之曲。紂王甚悅。那紂王不甚賢聖之心，頓作一箇朦朧之漢。朝朝飲燕，夜夜酣歌。不聽諫諍，不理朝綱。焚炙忠良，剝剖孕婦。以酒爲池，以肉爲林。其時有三箇賢士，苦苦進諫。(淨)三賢是誰？(丑)微子比干，箕子，微子累諫不從，逃走山谷。比干力諫，紂王怒他。妲己取藥，剖比干腹，觀心有七竅。箕子猖狂，紂王禁箕子獄中。(貼)殺得無道。(淨)殺得好，沒緊要，只管諫，殺得好。(貼)張紂說。(丑)天下萬民，怨紂王。武王興兵，非呂望爲師。統領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箇軍。(淨)有許多零碎。(丑)戊午

- ① 汲作「得」。
- ② 汲無「王」下六字。
- ③ 汲「了」下有「六百」。
- ④ 汲「了」作「留」。
- ⑤ 汲「末」作「淨」。
- ⑥ 汲「子」下有「生得」。
- ⑦ 汲「偉」下有「曉詩書，知故今」。
- ⑧ 汲「何如」作「如何」。
- ⑨ 汲「詩」四字作「作得賦，奏得好」。
- ⑩ 汲作「髮」。
- ⑪ 汲作「如」。
- ⑫ 汲「吟」下有「得」。
- ⑬ 汲「王」下三字，作「見他生得好，把一片聰明」。
- ⑭ 汲「瑤」作「好玉」。
- ⑮ 汲作「誰」。
- ⑯ 汲無「那」。
- ⑰ 汲「個」下二字作「癡呆懷惜」。
- ⑱ 汲「飲」上有「宴」下無「燕」。
- ⑲ 汲「賢」下三字作「臣」。
- ⑳ 汲作「退」。
- ㉑ 汲作「與」。
- ㉒ 汲「腹」下三字作「剗比干心驗他」。
- ㉓ 汲「子」下一字，作「懼怕任顛」。
- ㉔ 汲無「中」下五字。
- ㉕ 汲「好」下三字作「賞他」。
- ㉖ 汲「民」下三字，作「皆怨(淨)怨誰(丑)怨紂王無道周」。
- ㉗ 汲「個」下有「半」。
- ㉘ 汲「軍」下七字，作「(淨)怎麼有許多緣何又有半個(丑)稟老爺，沒零頭不算帳」。

日兵臨孟津，甲子日血。浸朝綱，破紉王於牧野，殺妲己於宮中。張維說甚。丑說紉王殺賢臣。淨再說道砍頭。貼張維只管說，說得好聽。丑小人說。淨左右拏張維當今晉國，萬民快樂，却說那干戈事怎麼。丑夫人救張維。貼相公息怒，是妾身之罪，非張維之罪。寧殺妾身，休殺張維。淨左右與我。把張維送去廷尉勘，杖一百，重刑四十，解回原籍。聽吾令，教他有口不能言。丑末。循體排牙說不得。下。貼混場。夫有賢妻，苦苦勸解，只恁怒冲冲爭強，既不回心罷了。

且自閉門家裏坐，一任楊花作雪飛。

汲本第十一齣生上。

〔珍珠簾〕長安自古春先早，風光好，綠遍滿園芳草。且占濃睡是今朝，黛眉慵掃。生夢斷華胥，乍驚啼鳥，無端故作枝頭巧。且鎮日名國人未到，滿地香塵，跡踏金蓮小。生百歲人容易老，但願開樽酌眠芳草。且從此東君生意好，趨交牡丹都開了。生公主今當豔陽天氣，同到花園游玩一番多少是好。

〔金井水紅花〕天付姻緣美，今生喜諧會。才貌兩相宜，世應稀。融和天氣正好，尋芳拾翠，屏蓋礙花低。紅映紫

● 汲「血」下三字作「流標杵」。

● 汲「中」下有「詩曰：使計謀心總是空，也須收拾話談中。紉王無道

將臣斬，妲己荒淫亂紉宮。評話已完，討賞。」

● 汲「臣」下五十字作「淨」夫人這是你的見識，張維怎敢說。明人點頭即知，癡人拳打不曉。明知我與趙盾不和，故將話來說，左右拿張維砍了。老旦。」

● 汲「斬」

● 汲「淨」下有「叫」

● 汲無「與我」

● 汲無「百」下八字。

● 汲「吾」下二字，作「指揮渾身」。

● 汲無「丑末」

● 汲「得」下三十九字作「淨下」老旦本待將心托明月，誰知明月照溝渠。指望叫張維說評話，誰知反成不美。左右吩咐廷尉司官，量情發落便了。閉門不管窗前月，一任梅花自主張。」

鬪芳菲也囉，只見狂蜂浪蝶來往翻飛，看教人越添情緒。(合)和你同攜纖手，雙雙步徐。珠圍翠繞，椒蘭噴衣。霎時安肯和你輕拋棄。

〔前腔〕(旦)人在香風裏，芳春景最奇。草色妬羅衣，喜追倍，幙大席地。遙望鞦韆處，樂意賞心時，漸迤邐，過庭西也囉。只見棠花綉野，柳線垂堤，春色三分又早夾鐘時序。(合前)(外)滿園花卉供時景，一派笙歌撥亂人。(生)爹爹孩兒見。(外)趙朔！你又在此間閒耍。生孩兒不敢，公主在花庭上游玩，孩兒在此侍陪。(外)我要見公主。(生)公主在上。我爹爹見。(旦)春來去召老相公見。(占)春來叩頭。娘娘有旨，請老相公相見。(外)公主在上，老夫有一言相啟。主公晉侯朝朝游宴，夜夜酣飲；不理朝綱，不容諫諍，還是爲何？(旦)公公，晉侯乃父也，妾乃女也，女子事夫，從其夫也。公公坐理朝綱，調和鼎鼐。父王但有不明之事，公公當直諫，諫若不從，再作區處。(外)賢哉公主，老父明早出班奏，奏得准吾之願也。奏不准吾之禍。

(外)烏鴉喜鵲同枝，(生)吉凶全然未保。

(占)常懷義膽忠肝，(合)定把奸雄祛掃。

第十一齣 閨幃敘樂

〔粉蝶兒〕粉蝶遊蜂，飛入闌花叢裏，見呢喃燕子雙飛。(旦)覷鴛鴦情意相戲美。(合)却如我共伊，兩情歡會。(生)花經宿雨香難捨。(旦)鶯在豪家語更嬌。(生)富貴日日如元夕，奢華夜夜似花朝。

〔雁過沙〕榮華天付與，那更少年夫婦。風流豪貴，遇春光及時成雙美，王孫貴戚排佳會。(合)相邀命遊玩取。(旦)園苑內景色明媚，遊人倚紅拾翠兒。闌花窩梁深處，小蒼頭整花帽兒，挑着闌竿花籃兒，多耍戲。(合)壘兒稱着花橋。(生)寶馬香車，兩行珠翠。向海棠花下傳盃，奏笙歌嬌看妖媚。(旦)口兒小，腰肢嬌娜，脚兒細。(合)攜手並

● 汲本第十一齣完全不同。

肩多麗美。(生)天然豔質，似魚如水；那更未多年紀，你嬌媚我風流一對。(旦)悄似蓬萊仙侶，况花前同歡醉。(合)算人間富貴難比，除此快樂我共你。

〔尾聲〕春光好，花散綺，四季惟春最美，快樂人間我共伊。

(生)遊人已散，請公主入宮中。

烹龍炮鳳玉脂紅，羅幃綉幕藹東風；

生居宮苑俱王戚，盡在人間五福中。

第十二齣 割●截人手

(末)上命差遣，蓋不自由。自家乃晉國中一箇御廚，我當供奉，名曰御廚。長供熊掌蛇蹄，每獻龍肝鳳髓，燒羊炙兔，山殺野味。食次千般，食前方丈。王公見愛，貴戚偏憐。假饒會製龍鳳冷淘，不敢攙，先便飲；你會造黃封御酒，也請你落後。非是咱逞強，非是咱說口，非是自誇蒸餅白，果然是個調羹手。來日替候起。絳綰樓，御宴。內要熊掌煮。事干於我，不免令人四處求取，再也沒有。今日屠相鈞旨，既無熊掌，路上攔幾個馱漢入，要截却雙手，將人心來當熊掌煮。只得在此等候來人。道猶未了，馱漢來了。(丑)

● 汲無「割截人手」作「末上。」 ● 汲無「末。」 ● 汲無「廚」下九十六字「到來日」止一段，

作「是也今。」 ● 汲「起」下有「一。」 ● 汲作「霄」全部均作此字。 ● 汲「樓」下有

「安排。」 ● 汲「晏」下二字作「諸般野味都，有只少。」 ● 汲「煮」下有「羹。」 ● 汲

「我」下十二字，作「無處尋討。」 ● 汲「相」下有「國。」 ● 汲「入」下有「宮」字。 ● 汲

無「要。」 ● 汲「煮」下有「羹。」

●好景致。(末)被他卸了衣服脫走了。再有只是便截了雙手。又有一個來。(丑)好風光，好耍子。(末)呀！元來是粧喬的好，再來不必放手，馱漢又來。(丑)這裏要截人手，快走。(末)今番走不得，上命差遣，蓋不自由。(丑)砍去假的，真的還在此。

第十三齣 屠_①趙_②交爭

〔出隊子〕(外上)官居極品，輔佐明君除佞臣。晉侯不治國政，達賢臣，朝酣歌，貪宴逸。職掌朝綱，常諫諍。

主憂臣辱，主辱臣死。趙盾身為正卿，調和鼎鼐，變理陰陽。晉侯在絳綃樓，與羣臣飲宴作樂，不

① 汲無「丑」下一段直至「真的還在此」作「扮矮人上」小子喚夜夢特來觀看絳霄樓。人生一世草生一秋，自古千聞不如一見，果然好座樓。不免看看。(間介)穿紅的是誰？(末)是晉侯。(丑)穿紫的。(末)諸王公子，你道我是誰？(丑)你是我的兒子。(末)我是晉侯一個廚子。(丑)我家不要辦酒，要廚子何用？(末)你拿手來我與你相一看。(丑)你會相，相我有些悔氣麼？(末)有些悔氣，□□□悔氣。(末)如今晉侯在絳霄樓上飲宴，要熊掌煮羹，將你手權作熊掌。(丑)苦惱。(末)那邊有人叫你。(割介)一來晉侯要煮羹，二來屠相主意。(末下丑叫)不好了！如今擲色兒也只一隻手，拿酒鍾也只一隻手，我去告狀去。天殺的一九二九相喚不知手，倘然割了脚，教我怎行走。(下生扮貨郎兒上)(沽美酒)貨郎兒非自誇論，物件果精華占斷同行，第一家有的是汗巾，手帕，有的是挖耳，挑牙，奇異的鐵筒筆架，蒼古的香牌墨畫。我呵更有海蝦海蟹海裏出的海馬，呀寶與那嬌養兒郎聞戲耍。(內打眼內小生倒介)

② 汲無「屠趙交爭」作「外上。」

③ 明無「外上」二字。汲同。

④ 汲「官居極品作」兩句。

⑤ 汲作「遠。」

⑥ 汲作「飲。」

⑦ 汲「綱」下有「須。」

⑧ 汲「陽」下有「近日。」

⑨ 汲「在」作「起。」

⑩ 汲作「霄。」

⑪ 汲「樓」下有「終日。」

理朝司，不容臣諫。程英，那裏甚人囉。嗚呼！(生)爺爺勅命。(外)欲待晉侯回宮去諫，却不晚矣。只就這裏諫去。程英止遏民人，晉侯起絳綃樓，寵吳姬，信讒臣，要熊掌羹御羹，壇臺之上，用彈打人。

〔北端正好〕兀的不是害了朝綱，傷了人命。不知是那一個文武公卿，把鑊頭再按，朝衣再整，牙笏拂綽。(外)俺這裏一樁樁奏與君王聽，敕微臣萬死千生，免不得揚塵舞蹈丹墀下，願我王准奏，准奏傳宣命。

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臣有短章，冒奏天顏。臣聞舜造漆器，諫者十人。拜帝曰：「朕造漆器小事，卿何故諫。」其中一人應曰：「小事不諫，漸成大事。」今我王禁苑之中，萬千好遊玩，無故起絳綃樓，寵吳

● 汲作「綱」。 ● 汲無「臣」。 ● 汲「諫」下十三字作「諍，如何是好？程嬰！文官齊也未齊？(末)未

會齊，請老爺朝房坐一坐。(丑)告狀！(末)稟老爺，一人告狀。(外)着他有司去告。(丑)有司管不下。(外)告什麼人？(丑)照前白外，你認了一個悔氣罷。(丑)認了一個悔氣沒了一隻手，認了兩個悔氣兩手俱沒了。(外)程嬰帶他進朝做證見。(小生)告狀！小人壞了眼，爲看絳綃樓，一個赤臉鬍子，一彈把我烏珠打去了。(外)押了入朝作證見。

(外)老爺便可奏事。 ● 汲作「又」。 ● 汲作「霄」。 ● 汲作「壇」。 ● 汲「人」下有「人民毋得自取累」。 ● 汲無「是」。 ● 汲作「壞」。 ● 汲作「殘」。 ● 汲作「民」。 ● 汲「命」下二字作「你道」。 ● 汲作「撲」。 ● 汲無「再」。 ● 汲「按」下有「下將」。 ● 汲無「再」。 ● 汲「拂綽」作「捧持」。 ● 汲作「做」。 ● 汲作「吾」。 ● 汲作「首」。 ● 汲作「覆」。 ● 汲作「舜」。 ● 汲「中」下八字作「無

端起」。 ● 汲作「霄」。 ● 汲作「舜」。 ● 汲「中」下八字作「無

姬信讒佞之言，壞平人；要能掌養御羹，臺上彈打人，恐失其民心。愿我王罷絳綃樓，逐吳姬，遣佞臣，立見太平。(淨)丞相晉侯怒入宮中。(外)晉侯好不重賢，怎做納諫如流。(淨)丞相，賈岸非乃才人，略識一二。吾聞田舍翁多收拾斛麥，尙且易妻，何況晉侯一國之主。吾道佞臣是國之主，丞相何故苦諫。多是誰元來是你。

〔儻秀才〕俺這裏正打聽，潑佞臣是甚人，原來是你每作對。俺和你做敵頭，辨別輸贏。俺是文官管着天下民，你是武官管着海外兵。俺兩個文武官，皆托賴一人有慶，却不道民爲邦本，本固邦寧。(淨)你文官如何我武官如何。(外)俺是個文官把筆安天下，你是武將持刀定太平。敢與評論。(淨)

- 汲無「之言。」
- 汲作「墮。」
- 汲「人」下有「打落人牙傷害人目。」
- 汲無「失其。」
- 汲「心」下有「有變。」
- 汲作「吾。」
- 汲作「拆。」
- 汲作「霄。」
- 汲「丞相」二字作「何人在此苦諫？」
- 汲「侯」下有「大。」
- 汲「中」下有「了。」
- 汲「重賢」作「耐煩。」
- 汲「淨」下十三字，作「晉侯已入宮，傳令者是誰(淨)是屠岸賈在此傳主公之令，岸賈嘗聞。」
- 汲「且」下四字，作「欲尋樂。」
- 汲「之」下有「主」字。
- 汲「丞相」作「臣下。」
- 汲作「爲。」
- 汲「諫」下有「自惹禍殃。」
- 明「誰」上僅一「多」字無。
- 汲「儻秀才」作「滾綉毬」下有「外。」
- 汲「人」下有「呀却。」
- 汲「每」作「們。」
- 汲「敵頭」作「頭敵。」
- 汲「別」下有「個。」
- 汲「廬」下有「你是文是武(外)？」
- 汲「天下」作「晉國。」
- 汲無「你是。」
- 汲「海外」作「晉國。」
- 汲「賴」上無「托」下有「着。」
- 汲「文」下四字作「俺。」
- 汲無「官」
- 汲「下」下二字作「那會見。」
- 汲「與」下有「俺。」

●咱每是武，你是文，何高何低？

「北倘秀才」(外)你敢和咱相挺，趙宣子何曾怕你。打死。讒臣待怎生，合着口，禁。着聲，我跟前使。不
得胡強挺。

(淨)丞相。岸賈有甚麼。罪過。相犯。

「漢綉球」(外)要熊掌煮御羹，壇臺上彈打人。只這兩莊。事，殘害了幾家百姓。搬。得那。晉靈公
百事無成，你道。諫不成，便索停。整半月不臨朝，莫。不。得妨國政。搬得晉靈公曉夜荒淫，則交你昨宵讒
●今朝報。遠在兒孫近在身，仔細叮嚀。

(淨)丞相怒。岸賈迴避。假作癡呆漢，假作。朦朧人。你奏不準，與我何干。

「尾聲」(外)只交一朝馬死黃金盡，萬副凌遲濟佞臣。搬得吾皇曉夜淫，以酒爲池肉爲林。每遇元宵苦放

●汲「淨」下二十二字，作「岸賈雖是不才，頗曉一二」(外)你曉甚麼(倘秀才)田舍翁你敢大膽和咱相挺。(淨)

便怎麼(外)你認我是誰(淨)我認你是趙宣子(外)可「來」。汲「你」作「恁」並以下有「淨你

敢打我(外)」。汲「死」下有「你」。汲作「噤」。汲作「容」。汲無「丞

相」。汲無「麼」。汲「罪過」二字，作「(外)還說帶上二人來」。汲「球」作「鞋」

並下無「外」。汲「驚」下有「(淨)只一件(外)」。汲「人」下有「(淨)也只兩件(外)」。汲

●汲作「椿」。汲「撇」下有「門」。汲無「那」。汲「道」下三字，作「慢容」。

●汲無「莫」。汲「不」下有「道」。汲「政」下九字作「外邦聞知不雅，笑俺朝廷」。

●汲「諧」作「佞」。汲無「怒」。汲「避」下有「罷」。汲作「權爲」。汲無「人」下八字。汲「有」下字。汲無「臣」下七字。

燈。高築壇，彈打人，打落人牙并眼睛。有日他邦起戰爭，軍馬臨城待怎生！把你十萬江山都吞併。晉靈公那時節交你敗了國，忘了家，那時節纔醒。

第十四齣 遣銀行刺

〔A 青歌兒〕（淨）男子漢不可無毒，毒心腸且藏在其腹。趙盾無道忒欺人，除非殺了我心足。

恨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今日遊絳綰樓，耐耐趙盾進諫，諫不了。晉侯大怒，罷宴入宮。若我做晉侯，就殺那老子。我如今乘晉侯怒，將計就計，殺了老賊，我必爲正卿。欲待回歸府中，猶恐夫人知道了，不免從後花園內入去，廳上獨坐，思量壞他之計。吾想趙盾之子趙朔，雖爲晉侯女婿，有寵而弱。其父有勇而強，先壞其父，其子不足慮也。眉頭一蹙，計上心來。吾府中有一犬，名曰神獒，遍身赤色，諸物不喫，只喫羊肉。叫園中縛一草人，衣紫穿靴，扮如趙盾模樣，入羊肉日餉神獒，日久犬認草人面熟，吾計成也。

① 汲「壇」下有「臺」。② 汲「你」下二字作「錦繡」。③ 汲作「併」並無下三字。④ 汲

無「交」並下「你」字。⑤ 汲無「家」下三字。⑥ 汲「醒」下有「驟諫吾王不肯聽，外國聞之

不太平，有人問我紅塵事，攜手搖頭不再論。」⑦ 汲無「遣銀行刺」作「淨上」。⑧ 汲「青歌兒」

作「福清歌」並下無「淨」。⑨ 汲無「盾」下二字。⑩ 汲「人」作「負」。⑪ 汲作「吾」

⑫ 汲作「飲」。⑬ 汲作「容」。⑭ 汲「老」下一字作「驢便了」。⑮ 汲無

汲作「機」。⑯ 汲「就」下有「無」字。⑰ 汲作「還」。⑱ 汲無「了」。⑲ 汲無

「入去」作「轉到」。⑳ 汲「肉」上有「不免」。㉑ 汲「靴」上有「幞頭象簡」。㉒ 汲

「入」作「腹中藏着」。㉓ 汲「肉」下十二字，作「令人喂它幾口，他必認穿紫的。一朝中惟有趙盾穿紫，待他入朝，放出此犬，必然撲他」。㉔ 汲作「矣」。並無下八字。

來年。

只是如今，便未得用。更有一計，吾府中有兩個心腹之人，一人喚做張維，前日冒犯，却杖一百，豈無怨我之心，却不可用也。一人喚鉅，且是一個好漢，因打死了人，我免其罪，留在我府中。此人性直，有勇無謀，若肯從吾，吾計成也。叫他及恐夫人得知，不叫他怎生得來。(小外)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小人鉅是也。好漢拳沒眼，只因打死了人，謝得屠相公免死罪，留我在府中。吃的穿的都是相公的，這恩無可報。今日相公在朝未回，不免前往後花園中，閑遊一回。如是，多少是好。

〔柳〕拖烟 柳 拖烟，草芊芊，春綠猶自有梅錢，怎留連。梅子青青濺齒牙，微微雨。路傍猶未拆鞦韆，待

- (淨) 鉅 鉅那裏去？(小外) 告相公閑遊到此。(淨) 此是你閑行去處。(小外) 相公今日爲何眉頭不展
- ① 汲「日」下有「評話」
 - ② 汲作「矣」
 - ③ 汲「相公」作「他」
 - ④ 汲「雨」下有「春歸人有餘閒」
 - ⑤ 汲「是」
 - ⑥ 汲「可報」作「盡」
 - ⑦ 汲「年」下有「再游玩，唱一曲哩囉哩哩」
 - ⑧ 汲無「只因」
 - ⑨ 汲「公」作「他」
 - ⑩ 汲「公」作「他」
 - ⑪ 汲「公」作「他」
 - ⑫ 汲「公」作「他」
 - ⑬ 汲「公」作「他」
 - ⑭ 汲「公」作「他」
 - ⑮ 汲「公」作「他」
 - ⑯ 汲「公」作「他」
 - ⑰ 汲「公」作「他」
 - ⑱ 汲「公」作「他」
 - ⑲ 汲「公」作「他」
 - ⑳ 汲「公」作「他」
 - ㉑ 汲「公」作「他」
 - ㉒ 汲「公」作「他」
 - ㉓ 汲「公」作「他」
 - ㉔ 汲「公」作「他」
 - ㉕ 汲「公」作「他」
 - ㉖ 汲「公」作「他」
 - ㉗ 汲「公」作「他」
 - ㉘ 汲「公」作「他」
 - ㉙ 汲「公」作「他」
 - ㉚ 汲「公」作「他」
 - ㉛ 汲「公」作「他」
 - ㉜ 汲「公」作「他」
 - ㉝ 汲「公」作「他」
 - ㉞ 汲「公」作「他」
 - ㉟ 汲「公」作「他」
 - ㊱ 汲「公」作「他」
 - ㊲ 汲「公」作「他」
 - ㊳ 汲「公」作「他」
 - ㊴ 汲「公」作「他」
 - ㊵ 汲「公」作「他」
 - ㊶ 汲「公」作「他」
 - ㊷ 汲「公」作「他」
 - ㊸ 汲「公」作「他」
 - ㊹ 汲「公」作「他」
 - ㊺ 汲「公」作「他」
 - ㊻ 汲「公」作「他」
 - ㊼ 汲「公」作「他」
 - ㊽ 汲「公」作「他」
 - ㊾ 汲「公」作「他」
 - ㊿ 汲「公」作「他」

●面帶憂容。(淨)你也不知，不干你事，你也不濟甚事。(小外)相公何不說我鉅寬。(淨)說與你，如今朝中趙盾弄權，晉侯思慮，無計殺之。我無計策，以此在此處憂悶。(小外)趙盾身為正卿，一朝及貴，奸謀弄權，何不殺之。(淨)此人行事狡猾，無計殺之，若得一好漢，夜往刺之可也。(小外)鉅寬家公相再生之恩，報答相公不能。我雖不才，願為刺客。(淨)你近他不得。(小外)這個有甚難處。今夜三更前後，跳入後花園中，暗藏室，害他有甚難處。(淨)鉅寬，你肯去。(小外)男子一言既出，驢馬難追。〔柰子花〕(淨)太平時誰想有奸細，一朝中趙盾獨貴，官居高職上，不容奸，壞他終無計，壞他終無計，須是用心前去。(小外)相公聽說因依，害他每有甚難處。官極品，更懷不良心，欺心漢，怎瞞天地。

- 汲「展」下三十八字，作「上前稟問老爺，為何煩惱。(淨)說與你，分不得憂，替不得力，問我怎麼。(丑)相公何不說明，小人也分不得憂，替得力。(淨)你既分不得憂，替得力。上來，我不因別事，只為朝中。」 汲無「思慮。」
- 汲「之」下有「令處置。」 汲無「策。」 汲無「在此處。」 汲「小」外作「丑。」
- 汲作「最。」 汲「奸謀」作「若是。」 汲「殺」上有「可」下無「之。」 汲作「前。」
- 汲「可也」作「極妙。」 汲「小外」作「丑。」 汲作「末。」 汲「不」作「非人。」
- 汲作「充。」 汲「淨」下七字作「既愿充刺客，怎麼近他(丑)。」 汲「處」下十八字作「常年三月初一，他父子二人到後花園燒香，待我到夜三更時後，從園中潛伏與路，待他出來一刀一個。」
- 汲無「鉅寬。」 汲「去」下有「重賞賞你。」 汲「小外」作「丑。」 汲「居」下三字作「極品情。」 汲作「恕。」 汲無「計」下五字。 汲無「是。」 汲「小外」作「丑。」 汲「上」有「前腔。」 汲作「們。」 汲「官」下有「居。」 汲作「尚。」
- 汲「良」下二字作「之意虧。」 汲「漢」作「的。」

今◎日交他命歸泉世。

〔醉◎太平〕〔淨〕聽吾語，做奸細，須是仔細。後了事教伊富貴，休得要漏泄，莫待外人知。（小外）鉏寬仗相公威，殺他們須待夜半時。休憂慮，不必致疑，不了事何面再回歸。

謀◎計在心懷，逢◎吾他受災；

閉◎門家里坐，禍◎從天上來。

（丑）耕牛爲主遭鞭撻，啞夫傾杯惹禍殃。霜下始知鄒衍屈，雪飛方表竇成冤。張維那日蒙夫人令，交說諛諛的話，勸解相公，休與趙大夫爭強。誰知我和公發怒，送我去廷尉處，勘杖一百。我也不怨，到把我禁在宿房中，不令我出入。忽然一日，得出此門，悄地去說與趙大夫知，交他與你做對頭，我之愿也。今晚有個用事人，喚做鉏寬，在那邊房中，打扮衣裝，不知他往那裏去？待他在此處經過，問他則個。道猶未了，只見鉏寬來了。（小外）受人之托，必當終人之事。鉏寬此行，生死未知，了事回來，亦未可知。（丑）云了甚麼事去？（小外）我到門外，幹些閑事便來。（丑）夜晚幹甚麼事，你去！（小外）我去便來。（丑）你去便來呵！（小外）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屋上霜。（丑）鉏寬打扮得蹩蹩，此行決不善，來日必定知端的。

第十五齣 鉏寬觸槐

① 汲作「明」。

上有「丑」。

② 汲無「〔醉太平〕」一段共六十二字。

③ 汲「閉」上有「淨」。

④ 汲「謀」上有「淨」。

⑤ 汲「禍」上有「丑」。

⑥ 汲「逢」

⑦ 汲無從「〔丑〕耕牛爲

主遭鞭撻……來日必定知端的」一段。

⑧ 汲無「鉏寬觸槐」作「末上」。

(小)外)一出門不見一人，却撞着張維。前日被杖一百，想有怨之心，故不交他知。今夜却是二月二十九日，月小，天色無月，正好夜行事。轉灣抹角，兀的是趙相公後花園牆，跳過去。兀的是太湖石，兀的是一株樹，撥開這門去，想必是他畫堂去處。

〔駐馬聽〕月朗。星明。聽樵樓鼓打三更。是我潛踪躡跡，欲刺讒臣。過却西庭，潛身密地在山陰。那壁廂一路燈兒影。取是他來燒香。不見萬事俱休，聽得他反叛之意，必下砍手下去。且在此埋身窩，梁僻處，權藏隱。

(末)若要安國一身樂，全憑早晚一爐香。相公與駙馬出來燒香，燈燭香早安排，相公駙馬來此呵。香燭俱在此。

〔惜奴嬌〕(外)斗轉三更，觀羣星皆移位。(生)列香燭父子拜跪。(外)管候年來，諫諍全不聽。(合)無計，辦明香，告取天地。

(外)左右，是甚麼時候？(末)正是三更。(生)怎見得？是三更？(末)但見唧唧哦哦，哦鳥語，淒淒切切。

● 汲從「(小外)一出門不見一人……是他畫堂去處。」一段作「受人之託，當終人之事，自家程嬰是也。老相公吩咐安排香燭，後園燒香，不免口點。若要國安併身樂，全憑早晚一爐香。(下丑)磨起銅刀快殺人，膽氣粗俺鎗麈是也。家屠者相公吩咐到趙府行刺，此間就是他花園呀！好株大槐樹，好一個花園，不知幾更了。」

- 汲「聽」
- 汲作「黑」
- 汲作「昏」
- 汲「聽」下有「得」
- 汲無「打」
- 汲作「二」
- 汲作「權」
- 汲「香」下九字作「了」
- 汲「隱」下有「聲介」
- 汲無從「末」下四十二字
- 汲「惜奴嬌」作「曉行序」
- 汲作「見」
- 汲「生」下有「末」
- 汲「父子」作「子父」
- 汲無「跪」下二十字
- 汲「右」下有「的」
- 汲無「得」下三字
- 汲作「啾」
- 汲作「禽」

切蛩聲，寥①寥慘慘，冷冷②清③清，咽咽鳴④鳴⑤，砧⑥韻，瑟瑟鏘⑦鏘，更鼓叮⑧叮，噹噹⑨，簷鈴踈踈密密，半⑩天星黑感⑪感，夜闌人靜⑫，正是三更。

〔曉⑬行序〕(外⑭)心蕪明香，願吾王納諫諍⑮，佞臣迴避。國安民樂⑯，風調雨順及時至⑰。五谷豐登，無奸細。愿山河，齊天地。(合)更願取使皇朝一統，萬民盡歌堯世。

⑱(生)今夕拜告神祇，願滿朝文武，各依官職，讒言不使⑲，斯⑳民路不㉑拾遺。子㉒父願㉓得我王㉔。近前，臣辨赤心答恩主。(合前)

(⑳小外)鉅寬此行來錯了。

〔黑麻子〕(外)聽取，古往今來，諫諍有之，近日來管侯不知何如？(合)非理，朝朝遊宴樂，日日寵麗，姬諫不入，把朝綱國政皆虛費。(末)果是公相忠賢，自古怎比。論赤心膽略，諸邦皆畏。且須奸謀喪膽魂，飛，敢立眼觀，論功勳，敢與周公伊尹傳說並比。

① 汲作「感」	② 汲作「風」	③ 汲作「鳴」	④ 汲作「鳴」	⑤ 汲無「鳴」	⑥ 汲無「鳴」
⑦ 汲作「角」	⑧ 汲作「叮」	⑨ 汲無「叮叮」	⑩ 汲「噹噹」作「滴滴」	⑪ 汲作	
⑫ 汲作「慙」	⑬ 汲無「靜」下四字	⑭ 汲「曉行序」作「惜奴嬌」	⑮ 汲作「泰」	⑯ 汲作「是」	⑰ 汲
⑱ 汲「外」下有「取香過來」	⑲ 汲無「靜」	⑳ 汲作「軍」	㉑ 汲作「無」	㉒ 汲「子父」作「小	㉓ 汲
⑳ 有「前腔」	㉑ 汲作「入」	㉒ 汲作「軍」	㉓ 汲作「無」	㉔ 汲「子父」作「小	㉕ 汲
㉖ 汲「父子」	㉗ 汲「願」下二字，作「祝吾」	㉘ 汲「王」下三字，作「闢言路」	㉙ 汲「王」下三字，作「闢言路」	㉚ 汲無從	

外)鉅寬此行來錯了……敢與周公伊尹傳說並比。一段。

(小) (外) 若非聽此語，幾欲害忠良。(外) 花園內有賊。左右快去拿。(丑) 夜入人家，非奸即盜，拿住拿住。(小外) 休拿我，拿我的交他死。(外生) 休拿，待他自來，姓甚名誰？說來。(小外) 事不做成，不必言姓名。小人乃晉國小民，相公是晉國大臣。近聞相公有反叛之心，特來行刺。今聽得相公句句忠言，赤膽忠心。小人此行，棄主之命，非忠也。不識忠佞，非智也。行刺不成，非勇也。而人棄此三者，不如死也。(觸槐死介)

(丑) (表錦回) 自古刺客不如你，自性急，失張志。持刃行刺，跳入園內。(外生) 我家積善，世有功績，怎肯造惡，做着非爲。未知是甚人，與他共謀計。(合前) 懷着不良意，事有枉直，瞞心舉意，難欺天地。(外) 烈士心懷忠直，暗地裏聽吾語，不敢行凶，不敢回去，且是輕生棄死在須臾，更不言着姓甚名誰，使觸

- 汲「小外」作「丑」。
- 汲「中」。
- 汲「賊」下五字。
- 汲「丑」作「末」下有「半」。
- 汲「拿」下四字，作「(丑)上前來一個死一個，來兩個死一雙。(末)不好了！一個大漢手持鋼刀」。
- 汲「休拿」下四字，作「問他」。
- 汲「誰」下四字，作「丑」。
- 汲「聞」下二字，作「父子」。
- 汲「公」下有「一」。
- 汲「言」下有「忠語一聲聲」。
- 汲作「赤」。
- 汲「乘」作「錯矣背」。
- 汲作「爲」。
- 汲作「失」。
- 汲「也」。
- 下四字，作「被人拿住也是死，回去見主也是死，不如觸槐死。(觸介下)」。
- 汲「丑」作「外」下二字，作「無端」。
- 汲「客」下四字，作「爲甚的志」。
- 汲作「遠」。
- 汲作「威」。
- 汲「刃」作「刀」。
- 汲「刺」作「兇」。
- 汲無「外生」。
- 汲「世」作「祖」，上無「善」。
- 汲無「是」。
- 汲「共」上有「們」，下有「合」。
- 汲無「合前」。
- 汲「有」下三字，作「區處理」。
- 汲無「地」下一段，從「(外)烈士心懷……將身輕棄」。

槐死。却使可傷憐惜，非是吾不是。更沒因依，爲何便肯將身輕棄。

〔漿水令〕(外●生)想他們忒不仔細，不殺吾，吾豈害你。(丑●末)可憐一漢恁威●雄，滿地鮮血，浸着身體。
②(丑淨)前生裏●作甚罪，今世發令得如是。(合)相憐取，憐取，與●些舊衣。忙安頓，安頓，送出郊西。(生●丑)想他們必有主●，你來朝須探●知，必定報吾知，與他主人取●個●明依。(外末)聳着耳，莫理會，都緣●是命限●遭●人無禮。(合●前)

來朝安頓出郊西，落得今宵血污衣；
當初只道傷吾主，誰想今朝反自誅。

第十六齣 買●計不遂

〔萃地錦●〕淨)昨宵暗遣鉗●寬行刺●，誰知道鉗●寬觸槐●。當初●舉意是如此●，不擬今朝不濟事●。事無大小，關心者亂，晚●使鉗●寬●刺趙盾意。我今日●聞知他乃觸槐而死，不時吾已遣人去探，是否端的。(末●)前街後巷紛

- ① 汲無「外上。」
- ② 汲無「裏。」
- ③ 汲「主」下有「程嬰。」
- ④ 汲「與」上有「取」，下「些」作「他。」
- ⑤ 汲「生丑」作「外」，有「前腔。」
- ⑥ 汲「無」作「外上。」
- ⑦ 汲「威雄」作「雄威。」
- ⑧ 汲「無」無下二字。
- ⑨ 汲「與」上有「取」，下「些」作「他。」
- ⑩ 汲「生丑」作「外」，有「前腔。」
- ⑪ 汲「主」下有「程嬰。」
- ⑫ 汲「探」下三字，作「取若知明白。」
- ⑬ 汲作「討。」
- ⑭ 汲「個」下四字，作「端的。」
- ⑮ 汲「緣是」作「都因。」
- ⑯ 汲作「乖。」
- ⑰ 汲「遭」下三字，作「如是。」
- ⑱ 汲「合前」下有「〔尾聲〕今朝做事難，列避，待等來朝問端的。做事不成，想必他們必有主。」
- ⑲ 汲「淨上。」
- ⑳ 汲「錦」下有「〔潔淨〕」
- ㉑ 汲「刺」下八字，作「今日如何不見歸？」
- ㉒ 汲作「時。」
- ㉓ 汲「此」下五字，作「只恐其間事。」
- ㉔ 汲無「事。」
- ㉕ 汲作「昨。」
- ㉖ 汲「寬」下「有行。」
- ㉗ 汲「盾」下無「我。」
- ㉘ 汲「日」下十九字，作「不見回來，已着張千探聽，待他回來時必知。」
- ㉙ 汲「末」作「丑」，上有「前腔。」

紛揚都。道英。雄觸槐亡，當時舉意害忠良，誰知今日反受殃。

〔淨〕左右其事如何？〔末〕告相公，人人都道趙盾相公府中，一人觸槐而死。如今把棺盛了，送出西郊，此事分明是有了。

〔女冠子〕〔淨〕趙盾諫諍非其理，晉侯怒壞他無計。暗求刺客無覓處，鉅寬願前去，不知此事又不濟。觸槐死好不仔細，趙盾還知吾怎的？〔合〕算來却是誤人鉅寬。

〔末〕相公放心休憂慮，料鉅寬先被他拿住，不敢言名。氏只得觸死是英銳。大家且上梧桐樹，自有傍人說是非。〔合前〕

〔淨〕左一莫做，二莫休。如今縛一草人，衣紫穿靴，撲頭象簡。打扮如趙盾模樣，將神龕食之。一日兩日，犬認而熟，吾計成也。〔末〕好計，好計。

纔離喪門和吊客，又撞黃旛豹尾來。

- ① 汲作「盡」
- ② 汲「英雄」作「鉅廳」
- ③ 汲作「初」
- ④ 汲「淨」上有「百戶回話」
- ⑤ 下無「左右」
- ⑥ 汲「末」作「丑」
- ⑦ 汲「郊」下七字，作「去〔淨〕罷了罷了」
- ⑧ 汲無「淨」
- ⑨ 汲「暗」下有「尋」
- ⑩ 汲「此」作「怎的」
- ⑪ 汲「仔細」作「敗事」
- ⑫ 汲作「都」
- ⑬ 汲有「前腔」二字，下「末」作「丑」
- ⑭ 汲「寬」下有「事不由己多應」
- ⑮ 汲「先」在「被他」下
- ⑯ 汲「名」上有「姓」下無「氏」
- ⑰ 汲作「就」
- ⑱ 汲「是」下有「他」
- ⑲ 汲「大」下二字，作「鵬飛」
- ⑳ 汲「左右」作「罷罷」
- ㉑ 汲作「不」
- ㉒ 汲「休」下三字，作「叫園丁」
- ㉓ 汲無「撲頭」
- ㉔ 汲「簡」下有「內藏羊肉」
- ㉕ 汲無「也」下五字
- ㉖ 汲「離」下五字，作「弔客喪門去」

第十七齣 趙府占夢

〔風〕馬兒〔外〕因為觸槐死那人，連宵夢魂驚〔生〕昨宵夢裏多不穩，交人提起，言語自沉吟。〔旦〕

夢想不安好傷情，一家裏盡憂心〔合〕思知那日行凶漢，謀心非理，舉意太不仁。〔外〕孩兒公主自見那觸槐

人，連宵神思恍惚，夜來一夢也不好。〔生〕孩兒夜來一夢也不好。〔旦〕妾夜來三更時分，一夢也不祥。〔末〕夢見常為夢，

來朝聲自知。生來都是夢猶想夢中時。〔外〕程英為甚證這話。〔末〕告相公得知程英夜來一夢也不好。〔外〕我和駙馬公主合

家皆有夢，都十分不祥。你既有夢，可叫程英先生，府前經過，不免請他入來，緣個禍福。〔淨〕員夢如神。一似見人傳

喚我做神仙，能知與廢與。昏愚，禡通玄妙訣，名布在京師。

〔末〕先生丞相請圓夢，你先行。〔外〕先生高姓。〔淨〕小人姓姜。〔外〕敢

請。〔淨〕丞相請我圓夢，你先行。〔外〕先生高姓。〔淨〕小人姓姜。〔外〕敢

請。〔淨〕丞相請我圓夢，你先行。〔外〕先生高姓。〔淨〕小人姓姜。〔外〕敢

請。〔淨〕丞相請我圓夢，你先行。〔外〕先生高姓。〔淨〕小人姓姜。〔外〕敢

請。〔淨〕丞相請我圓夢，你先行。〔外〕先生高姓。〔淨〕小人姓姜。〔外〕敢

請。〔淨〕丞相請我圓夢，你先行。〔外〕先生高姓。〔淨〕小人姓姜。〔外〕敢

請。〔淨〕丞相請我圓夢，你先行。〔外〕先生高姓。〔淨〕小人姓姜。〔外〕敢

請。〔淨〕丞相請我圓夢，你先行。〔外〕先生高姓。〔淨〕小人姓姜。〔外〕敢

請。〔淨〕丞相請我圓夢，你先行。〔外〕先生高姓。〔淨〕小人姓姜。〔外〕敢

請。〔淨〕丞相請我圓夢，你先行。〔外〕先生高姓。〔淨〕小人姓姜。〔外〕敢

請。〔淨〕丞相請我圓夢，你先行。〔外〕先生高姓。〔淨〕小人姓姜。〔外〕敢

請。〔淨〕丞相請我圓夢，你先行。〔外〕先生高姓。〔淨〕小人姓姜。〔外〕敢

問祖公是誰(淨)祖是太公伯伯。是姜子牙，父親是呂望，叔叔是渭水河邊姜老子。祖公如此。(末)先生錯了，姜太公，子牙，呂望，姜老，都是一個人(淨)如何是一個人之稱(末)姓呂名望，字子牙。太公之名也，封於姜(淨)元來如此，若不是你，說把我上祖都道忘了(末)你移居把家堂都失了(淨)不知相公夢是甚的來？

〔普天樂〕(外)正三更朦朧睡，夢見虎狼爭血食，欲相噉，未分輸贏，東方走出妖魅，如兔似犬身赤色。虎兒妖物將身避，逐竄奔走山谷，忽見一個小鬼手拿鎗，當時殺害妖魅(淨)騎馬大人夢見甚的(生)朦朧在船兒裏，見一網把魚提起，走的其二，擺尾更不回觀(淨)公主娘娘夢見甚的(旦)妾夢中，空

- ① 汲無「伯是。」
- ② 汲無「是。」
- ③ 汲無「叔是。」
- ④ 汲「邊」下有「釣魚。」
- ⑤ 汲無「子」下七字。
- ⑥ 汲「牙」下有「尊爲。」
- ⑦ 汲「之」下二字作「號。」
- ⑧ 汲「淨」作「丑」無下四字。
- ⑨ 汲作「得。」
- ⑩ 汲「把我」作「連。」
- ⑪ 汲無「遺。」
- ⑫ 汲「把」作「尖了。」
- ⑬ 汲「堂」下有「廟連祖上。」
- ⑭ 汲作「忘。」
- ⑮ 汲從「(淨)不知相公夢是甚的來。」一段，作「(丑)管你家是那裏(末)趙府中請你員夢(稟外介)員夢人叫到(丑)上面是甚麼人(末)公主娘娘(丑)甚麼公主(末)晉侯女兒(丑)我家女兒叫做丫頭(末)好高比(丑)那個甚麼人(末)騎馬爺(丑)甚麼騎馬(末)晉侯女婿(丑)却怎麼說，我家女婿叫做燒火布代(跪介)請問娘娘有何貴夢？」
- ⑯ 汲此圖在「請問老爺有何貴夢」後(普天樂)作「四塊玉。」
- ⑰ 汲作「吞。」
- ⑱ 汲作「見。」
- ⑲ 汲「逐」作「危逃。」
- ⑳ 汲無「忽見。」
- ㉑ 汲「手」下作「持刀。」
- ㉒ 汲作「取。」
- ㉓ 汲「馬」下六字，作「老爺有何貴夢？」
- ㉔ 汲「生」上有「普天樂。」
- ㉕ 汲「起」下有「持將起。」
- ㉖ 汲作「脫。」
- ㉗ 汲「觀」下九字，作「(合)吉凶尙未知，試問先生此夢凶吉如何？」
- ㉘ 汲「旦」上有「普天樂。」
- ㉙ 汲「中」作「見在。」

房內，有一人相招交出，去待奴家方出房兒，狂風和着驟雨，把房屋四圍一齊倒碎。(末)程英夢裏多奇異，與妻子共同食，忽遇強人急迴避。強人怒噉，兒殺取。當時問驚覺思量起，程英那有孩兒(淨)相公駙馬和公主，日下多災悔。三日之中知消息，這場炒鬧非奸細，要安然等待三六歲，又見春風桃李。相公夢見虎狼爭血，食虎者，尾火虎。狼者，奎木狼。如虎似犬者，妻金狗也。三物爭強，其虎必傷。此是不祥之兆。駙馬夢見一網之魚，脫却其二，魚得脫不死，一網打交空之兆。公主主貴子出門，屋倒，破家之兆也。宜防汝夢妻子同食，強人殺汝一子，半年即有報應。(小外)情性不拘，妄幻無實。

- ① 汲作「裏」。
- ② 汲無「一」。
- ③ 汲「出」上無「教」下有「門」。
- ④ 汲「兒」下有「見」。
- ⑤ 汲無「着」。
- ⑥ 汲「齊」下二字作「吹毀」(合)吉凶尙未知，試問先生此夢吉凶如何(前腔)(占)夢夢在名園裏，見一朵烏雲起，把奴家罩却身軀，回頭見百花落地。(合前占)請娘娘回宮。(旦)未審凶和吉，心中想是疑。(旦占下丑)管家有令郎麼(末)沒有孩兒。(丑)待我與相公員了，與閣下目(跪介)請問老爺有何貴夢。
- ⑦ 汲「末」程英夢裏多奇異，……又見春風桃李。一段。在「試問先生此夢吉凶如何」之下。並上有「前腔」。
- ⑧ 「末」下二字作「告先生聽咨啟唱」。
- ⑨ 汲「異」下有「夢見」。
- ⑩ 汲無「共」。
- ⑪ 汲作「主」。
- ⑫ 汲「急」下二字作「閣住」。
- ⑬ 汲「人」下二字無。
- ⑭ 汲「把」下有「我」。
- ⑮ 汲「時」下五十三字作「覺來渾無事」(合前丑)。
- ⑯ 汲無「血」。
- ⑰ 汲「虎」下有「也」。
- ⑱ 汲「狼」下有「也」。
- ⑲ 汲作「兎」。
- ⑳ 汲無「見」。
- ㉑ 汲「二」下五字作「睡得脫乃是」。
- ㉒ 汲「兆」下有「此夢也不吉」。
- ㉓ 汲「主」下有「夢在空房中，主有兩禁之災。有人相招」。
- ㉔ 汲「也」下二字作「不吉管家」。
- ㉕ 汲「食」下二字作「主口舌」。
- ㉖ 汲無「即」。
- ㉗ 汲「應」下有「夢百花落地，乃春來無主也。目下災殃三日，這場鬧炒不輕微，要安直待三六載，終見春風桃李枝」(下)。
- ㉘ 汲「小外」作「小生」在此齣均如此。

(外生) 周堅休醉。(小外) 周堅不醉。聞相公在此圓夢，周堅夜來得一夢，也十分好笑。(外) 既有夢，說來交他圓着。(小外) 周堅不敢道。(外) 你說來！(小外) 小人夜來睡到三更，夢見一府人，都是不動，被周堅一擔，擔了出門。一睡覺來之時，却我身在床上。(淨) 相公駙馬，賀喜。賀喜。(外) (生) 怎生賀喜？(淨) 四人之夢，皆不祥也。此人之夢，却有應救。(外生) 何不明說？(淨) 一日後便知端的。(外) 周堅引去，還他圓夢錢。(小外) 周堅去。(外) 夢幻非是莫亂傳。(生) 料應凡事總由天。(淨) 分明指出平川路，莫把忠言當惡言。(外) 圓夢人去了。門外甚人囉哩。(丑) 你度我爲恩，我度你爲仇。(外) 你是甚人？(丑) 告相公小人姓張名維，是屠岸賈門下之人。(外) 岸賈乃主人，何故稱其名姓？(丑) 此乃讒佞，使鉅寬來殺相公，小人不忍，故來報說。(外) 怎生要殺害，從頭說來。

- ① 汲「生」下四字作「你又醉了。」
- ② 汲「醉」下十九字，作「夜來一夢甚是不祥。」
- ③ 汲「外」下二十四字，作「你也有夢，叫員夢人轉來。未叫員夢人轉來。(外) 周堅你去看見夢如何？(丑) 二老爺！(小外) 不要取笑，我是門下人。(丑) 怎麼面龐與駙馬相似。」
- ④ 汲無「小人。」
- ⑤ 汲作「合。」
- ⑥ 汲「門」下八字作「去，一跌覺來之時，依然。」
- ⑦ 汲「上」下五字作「(丑) 老爺。」
- ⑧ 汲「喜」下五十五字，作「合府之憂，都是周堅一担担了去。他夢見合府人都走不動。(外) 怎麼走不動？(丑) 悔氣重走不動，被周堅一担担出府門，一跌却消除也。(外) 担得好。(丑) 担得好，只是有些吃力。」
- ⑨ 汲無「生」
- ⑩ 汲「應」下二字作「生死。」
- ⑪ 汲無「淨。」
- ⑫ 汲「言」下十三字作「(丑) 下張維上。」
- ⑬ 汲作「怨。」
- ⑭ 汲作「何。」
- ⑮ 汲「人」下四字作「(張) 老爺。」
- ⑯ 汲「丑」作「張。」
- ⑰ 汲作「人。」
- ⑱ 汲「佞」下有「不義以此呼之他。」
- ⑲ 汲「殺」下有「老。」
- ⑳ 汲無「說」下十字。

〔女〕織機〔丑〕告相公聽，休要致疑。張維是忠孝兒，不忍朝中有奸佞的。故來報及相公知，那夜鉏寬是他使至。

取。〔外〕論岸賈直恁埋心，好沒道理，我舉私仇必害你。〔合〕只愁自來相就時，外邦聞之必笑。

〔生〕待來朝入覲時，孩兒必奏知，必與岸賈辨是非。〔合〕若非你們說仔細，我家如何得理會。

〔旦〕屠岸賈小乞兒，白屋出布衣；今日一朝身富貴，〔合〕莫非又嫌官位低，用計行謀不啻是。

〔前腔〕〔末〕論張維來報取，不須一信之，猶恐他們遭其罪。〔合〕故來此間說是非，又恐令他來採取。

〔生〕爺爺休憂慮，來日孩兒與屠岸賈辨個明白。〔外〕孩兒，你休向前，我明日自有道理，程英把張維監在此，休交他出去。

那○人舉意太不良，聽得伊言各○泪傷；

○ 汲「女織機」作「吳織機」下無「丑」。 ○ 汲無「聽」。 ○ 汲無「要」。 ○ 汲「是」下

有「個」。 ○ 汲作「多」。 ○ 汲「奸」下四字作「細特來」。 ○ 汲無「報」下三字。

○ 汲無「夜」。 ○ 汲「至」作「來的」。 ○ 汲「外」下無「論」。 ○ 汲無「直恁」。 ○

汲作「他」。 ○ 汲「你」作「我」下無「合」。 ○ 汲作「家」。 ○ 汲作「持」。 ○

汲作「耽」。 ○ 汲作「見」。 ○ 汲無從「〔合〕若非你們……令他來採取」一段。 ○ 汲無

「生」下二字，作「爹爹」。 ○ 汲「來口」在「孩兒」下。 ○ 汲作「對」。 ○ 汲「兒」下

有「他是前輩」。 ○ 汲作「放」。 ○ 汲「去」下有「〔末〕領鈞旨」。 ○ 汲「那」上有

「外」。 ○ 汲「聽」上有「生」。 ○ 汲「各泪」作「覺慘」。

大●家且上梧桐樹，自●有傍人說短長。

第十八齣 嗾●蔡計定

〔恨情郎〕〔淨〕使鉅寬暗地行刺，誰知道不在意，觸槐而死。每日夜忘餐并食寐。神蔡指日成一計，必然壞他穿紫的，吾心願足。那時慚愧，應須顯達身榮貴。

左右過來。〔末〕廳上一呼，塔下百諾。相公磕頭。〔淨〕神蔡與草人面熟了否。〔末〕熟了。相公取草人餵神蔡之肉，不知有何計策。〔淨〕草人穿紫，餵神蔡之肉，只教認得穿紫的。一朝惟有趙盾穿紫，此大認熟，必撲趙盾。盾必走，吾計必成也。好計。恐怕夫人出來，快牽將去。〔淨〕假饒脫了紫衣如何？

〔剪梅〕梅子青青杏子肥，竹搖新筍翠滿河。池。〔貼〕小亭日永試單衣，草滿桃蹊，雙燕同飛。〔淨〕逢時對景宜歡樂。〔貼〕閑事何須苦掛心。

〔二犯淘金令〕〔淨〕綠音蘸眼，嫩竹枯新粉。榴花噴火，豔質多嬌俊。草滿芳園，費人鋤至。削草不除根蔓，他遇景逢時，萌芽到底。隨意生。景屆夏初，對景歡娛宴飲。合且開懷。兩情相稱。

- 汲「大」上有「末」，下二字作「鵬飛」。
- 汲「白」上有「丑」。
- 汲無「嗾蔡計定」作「淨上」。
- 汲無從「恨情郎」〔淨〕使鉅寬……假饒脫了紫衣如何。一段。
- 汲作「內」。
- 汲作「映」。
- 汲作「荷」。
- 汲「貼」作「老旦」。
- 汲作「交」。
- 汲「淨」下有「一片花飛減却春，薰風吹動夏初臨。老旦」。
- 汲無「貼」。
- 汲「心」下有「〔淨〕夫人今日無事閒玩一番」。
- 汲無「淨」。
- 汲作「陰」。
- 汲「作新」。
- 汲作「嫩」。
- 汲作「廢」。
- 汲作「攀」。
- 汲「底」下二字作「依舊」。
- 汲「初」下四字作「臨臨」。
- 汲「且」下有「自」。
- 汲「懷」下有「和你」。
- 汲「情」下二字作「暢飲」。

(貼) 燕懶鶯慵，自覺他傷春病。狂蜂亂蝶，又覺自尋芳信，暗想春光，枉恁風韻，怎知一朝歸去，送別無言。你一年怎不都是春，時序尚分明，人心當三省。(合前)

(淨) 綠河泛水，萬頃波光淨。竹亭跨水，境界通幽勝。戲浴鴛鴦，向人交頸，我把蘭舟搖拽，他兩兩驚飛，直須打開他這恩愛心。視物尤難禁，不由人不動情。(合前)

似真。
〔前〕腔〔貼〕薰風長養，院雨日初永。蟬影又被黃雀曬破，款款飛來，回頭更有挾彈人。富貴似浮雲，人生假

(淨) 富貴榮華得幾時(貼) 枉生惡意把人欺。(淨) 當權若不行方便(貼) 也被傍人說是非。(末) 莫取非常樂，須防不測憂。(淨) 左右爲何說這話(末) 告相公走了張羅。(淨) 張羅此去，必報趙盾，若不先下手爲強，相公有何計策。(淨) 來日牽着神荼上殿，說道今日外國進一犬，名曰神荼，此犬能識叛臣。穿紫的朝中只有趙盾一人，那犬必撲趙盾，那時節奏過王，把他一家老小，盡皆殺了。(末) 好

① 汲無「貼」下五十九字。

② 汲「兩」下二字作「飛鳴。」

③ 汲「心」

④ 汲「兩」下二字作「飛鳴。」

⑤ 汲「心」

⑥ 汲「兩」下二字作「飛鳴。」

⑦ 汲「心」

⑧ 汲「兩」下二字作「飛鳴。」

⑨ 汲「心」

⑩ 汲「淨」作「老且。」

⑪ 汲「兩」下二字作「飛鳴。」

⑫ 汲「心」

⑬ 汲「兩」下二字作「飛鳴。」

⑭ 汲「心」

⑮ 汲「兩」下二字作「飛鳴。」

⑯ 汲「心」

⑰ 汲「兩」下二字作「飛鳴。」

⑱ 汲「心」

⑲ 汲「綠」作「員。」

⑳ 汲「兩」下二字作「飛鳴。」

㉑ 汲「心」

㉒ 汲「兩」下二字作「飛鳴。」

㉓ 汲「心」

㉔ 汲「兩」下二字作「飛鳴。」

㉕ 汲「心」

㉖ 汲「兩」下二字作「飛鳴。」

㉗ 汲「心」

㉘ 汲「荷。」

㉙ 汲「兩」下二字作「飛鳴。」

㉚ 汲「心」

㉛ 汲「兩」下二字作「飛鳴。」

㉜ 汲「心」

㉝ 汲「兩」下二字作「飛鳴。」

㉞ 汲「心」

㉟ 汲「兩」下二字作「飛鳴。」

㊱ 汲「心」

下二十二字作「忠佞。」

汲「晉」下十六字作「候放出此犬，必然撲他，吾計成也。」

汲「報」上有「然」下有「與。」

「叫園丁(丑)稟老爺有何吩咐(淨)草人與神荼而熟了未(丑)熟了(淨)左右聽我吩咐。」

汲「報」上有「然」下有「與。」

汲「不」上無「若」下有「如。」

汲「強」下八字作

「此犬隨我入朝，待我先奏云有。」

汲「報」上有「然」下有「與。」

汲「不」上無「若」下有「如。」

汲「強」下八字作

「此犬隨我入朝，待我先奏云有。」

汲「報」上有「然」下有「與。」

汲「不」上無「若」下有「如。」

汲「強」下八字作

「此犬隨我入朝，待我先奏云有。」

汲「報」上有「然」下有「與。」

汲「不」上無「若」下有「如。」

汲「強」下八字作

「此犬隨我入朝，待我先奏云有。」

汲「報」上有「然」下有「與。」

汲「不」上無「若」下有「如。」

汲「強」下八字作

「此犬隨我入朝，待我先奏云有。」

汲「報」上有「然」下有「與。」

汲「不」上無「若」下有「如。」

汲「強」下八字作

「此犬隨我入朝，待我先奏云有。」

汲「報」上有「然」下有「與。」

汲「不」上無「若」下有「如。」

汲「強」下八字作

「此犬隨我入朝，待我先奏云有。」

汲「報」上有「然」下有「與。」

汲「不」上無「若」下有「如。」

汲「強」下八字作

「此犬隨我入朝，待我先奏云有。」

汲「報」上有「然」下有「與。」

汲「不」上無「若」下有「如。」

汲「強」下八字作

「此犬隨我入朝，待我先奏云有。」

汲「報」上有「然」下有「與。」

汲「不」上無「若」下有「如。」

汲「強」下八字作

「此犬隨我入朝，待我先奏云有。」

汲「報」上有「然」下有「與。」

汲「不」上無「若」下有「如。」

汲「強」下八字作

「此犬隨我入朝，待我先奏云有。」

汲「報」上有「然」下有「與。」

汲「不」上無「若」下有「如。」

汲「強」下八字作

「此犬隨我入朝，待我先奏云有。」

汲「報」上有「然」下有「與。」

汲「不」上無「若」下有「如。」

汲「強」下八字作

「此犬隨我入朝，待我先奏云有。」

汲「報」上有「然」下有「與。」

汲「不」上無「若」下有「如。」

汲「強」下八字作

「此犬隨我入朝，待我先奏云有。」

汲「報」上有「然」下有「與。」

汲「不」上無「若」下有「如。」

汲「強」下八字作

「此犬隨我入朝，待我先奏云有。」

汲「報」上有「然」下有「與。」

汲「不」上無「若」下有「如。」

汲「強」下八字作

「此犬隨我入朝，待我先奏云有。」

汲「報」上有「然」下有「與。」

汲「不」上無「若」下有「如。」

汲「強」下八字作

「此犬隨我入朝，待我先奏云有。」

汲「報」上有「然」下有「與。」

汲「不」上無「若」下有「如。」

汲「強」下八字作

「此犬隨我入朝，待我先奏云有。」

汲「報」上有「然」下有「與。」

汲「不」上無「若」下有「如。」

汲「強」下八字作

「此犬隨我入朝，待我先奏云有。」

汲「報」上有「然」下有「與。」

汲「不」上無「若」下有「如。」

汲「強」下八字作

「此犬隨我入朝，待我先奏云有。」

汲「報」上有「然」下有「與。」

汲「不」上無「若」下有「如。」

汲「強」下八字作

「此犬隨我入朝，待我先奏云有。」

計，好計。

計①就月中擒玉兔。 謀②成日裏捉金烏。

第③十九齣 靈④輒免宣

(小⑤外)相公入朝奏事，必與屠岸賈爭競；我不免在朝門外，伺候消息。

〔落⑥索環〕那日身貧爲飢餒，去⑦拾彘糕⑧，園中遇得一官人。憐我⑨貧苦⑩，賜我白⑪米與⑫我銀。這恩德長⑬在心。

知恩不報非⑭君子，與犬無異。那日到⑮醫桑遇⑯趙盾⑰相公和⑱駙馬贈⑲我食⑳，賜㉑我米，與㉒我銀，這恩德將何報答。歸到山㉓中，死㉔了母親。我如今埋㉕殯已畢，獨自下山，來探㉖相公駙馬；一則謝恩，二則來往相公之府，爲相公之門下㉗人多㉘少是好。我如今來㉙往城中打聽，相公今日㉚入朝奏事未

① 汲「計」上有「淨」。 ② 汲「謀」上有「丑」。 ③ 汲本第十九齣，在第二十齣下。 ④ 汲無

「靈輒免宣」作「丑上」。 ⑤ 汲無從「(小外)……伺候消息」一段。 ⑥ 汲「落索環」作「金

落索」。 ⑦ 汲無「去」。 ⑧ 汲「糕」七字作「遇見公卿」。 ⑨ 汲無「我」。 ⑩ 汲無

「苦」。 ⑪ 汲無「白」。 ⑫ 汲「與我」作「和」。 ⑬ 汲作「常」。 ⑭ 汲「非」下六

字作「爲人也」。 ⑮ 汲無「到」。 ⑯ 汲「遇」下有「見」。 ⑰ 汲「盾」作「老」。 ⑱

汲作「與」。 ⑲ 汲作「賜」。 ⑳ 汲作「銀」。 ㉑ 汲作「贈」。 ㉒ 汲無「與我銀」。 ㉓

汲作「家」。 ㉔ 汲「死了」在「母親」。 ㉕ 汲「埋」下五字作「葬了不免」。 ㉖ 汲「探

下有「聽」。 ㉗ 汲「二」下十一字作「來做個」。 ㉘ 汲「下」下有「之」。 ㉙ 汲無「多

少是好」。 ㉚ 汲無「來」。 ㉛ 汲無「今日」二字。

回，不免只在①朝門外等②相公出來謝③德，隨歸府中見駙馬④。只就這裏，等待他出朝便了。

〔中⑤都情〕(外)⑥忒無禮，忒無禮。讒臣在庭⑦，韓⑧、遂⑨、犬⑩來，急⑪沒處躲避。(小⑫外)靈輒在此，等候多時，不知相公因何如是？(外)⑬靈輒景桑間底⑭。因何在此處⑮？奔走⑯無計，你做個道理。(小⑰外)恩人有請⑱，請白寬取。靈輒負去，不須憂慮。

(外)⑲吾今奏晉侯，讒臣遣犬逐我，後面甚急。還車上去，好馬上走好。(小外)告相公，不須車馬⑳，靈輒負去㉑。(外)生受你。(小外)相公休說這話。(外)負我快走。(下)

家中須我有孩兒，大限來時各自飛。

鰲魚脫了金鈎釣，擺尾搖頭定不回。

第二十齣 彌明擊犬

- ① 汲「只在」作「去」。
- ② 汲「等」下有「候」。
- ③ 汲「謝」下有「了」。
- ④ 汲「馬」下十二字作「去」。
- ⑤ 汲「中都情」作「番鼓兒」。
- ⑥ 汲「外」下有「急上」。
- ⑦ 汲「外」
- ⑧ 汲「宮」。
- ⑨ 汲作「惡」。
- ⑩ 汲「犬」下有「趕」。
- ⑪ 汲「急急」作「無」。
- ⑫ 汲「小外」
- ⑬ 汲「外」作「丑」。
- ⑭ 汲「急沒」作「無」。
- ⑮ 汲「小外」
- ⑯ 汲「外」作「丑」。
- ⑰ 汲「請」上有「危」
- ⑱ 汲「外」作「丑」。
- ⑲ 汲「外」作「丑」。
- ⑳ 汲「請」上有「危」
- ㉑ 汲「外」作「丑」。
- ㉒ 汲「請」上有「危」
- ㉓ 汲「外」作「丑」。
- ㉔ 汲「請」上有「危」
- ㉕ 汲「外」作「丑」。
- ㉖ 汲「請」上有「危」
- ㉗ 汲「外」作「丑」。
- ㉘ 汲「請」上有「危」
- ㉙ 汲「外」作「丑」。
- ㉚ 汲「請」上有「危」
- ㉛ 汲「外」作「丑」。
- ㉜ 汲「請」上有「危」
- ㉝ 汲「外」作「丑」。
- ㉞ 汲「請」上有「危」
- ㉟ 汲「外」作「丑」。
- ㊱ 汲「請」上有「危」
- ㊲ 汲「外」作「丑」。
- ㊳ 汲「請」上有「危」
- ㊴ 汲「外」作「丑」。
- ㊵ 汲「請」上有「危」
- ㊶ 汲「外」作「丑」。
- ㊷ 汲「請」上有「危」
- ㊸ 汲「外」作「丑」。
- ㊹ 汲「請」上有「危」
- ㊺ 汲「外」作「丑」。
- ㊻ 汲「請」上有「危」
- ㊼ 汲「外」作「丑」。
- ㊽ 汲「請」上有「危」
- ㊾ 汲「外」作「丑」。
- ㊿ 汲「請」上有「危」

(丑)上)人平不語，水平不流。自家提彌明是也。晉朝殿下。金瓜武士。今日趙盾奏了讒臣，屠岸賈引犬逐之。趙相公不能走避，我自出朝門外，得以走脫。那岸賈必引犬來趕逐，不免只在此等。牽出來，不免只一金瓜打死。我之愿也。道猶未了，遠見岸賈牽犬出來。假饒你走上焰摩天，脚下騰雲須趕上。(丑)相公休趕趙盾在此。(淨)在那里放犬去。(丑)休得無禮，一金瓜打得粉碎。(淨)左右拿住。提彌明負釋趙盾，打死神葵，想與趙盾合謀。左右拖出來斬了。(丑)屠岸賈你殺害忠

① 汲無「丑上」。

② 汲「家」下七字作「直」。

③ 汲「下」作「將軍」。

④ 汲「士」下有

「提彌明是也」。

⑤ 汲「日」下四字作「老丞相被」。

⑥ 汲無「屠岸賈」。

⑦ 汲「引」

下有「惡」。

⑧ 汲「之」下九字作「我當救他」。

⑨ 汲無「門」下十六字。

⑩ 明無「以」。

⑪ 汲「只」下有「得」。

⑫ 汲「等」下有「候待」。

⑬ 汲「來」下三字作「待」。

⑭ 汲「死」

下有「方遯」。

⑮ 汲「也」下四十五字作「(出隊子)(外)朝廷爲念，赤膽忠心天地知。五雲深處是丹墀。執笏當胸來拜趨，伏望吾王納臣諫語。事無大小，關心者亂，只爲屠岸賈狂君，有傷風化，不免再上表章，多少是好。

〔前腔〕(淨)陰謀心事，陰謀心事，只恐泄漏機。吾今先去奏丹墀，把誤國奸邪來斬取，好歹今朝掃別是非。上大夫所奏何事？(外)奏你這讒臣。(淨)我倒是讒臣。如今外邦進一犬，名曰神葵，能識忠佞，我如今奏過晉侯，此犬撲着，你是讒臣。撲着我，我是讒臣。(外)你便奏。(淨)臣有短章冒奏天顏，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今外邦進一犬，名曰神葵，能識反臣，望陛下列開文武兩班，放出神葵。(內云)依卿所奏。(犬撲盾介)奏陛下此犬只撲穿紫的。(外走慌介)(小生)我送你出朝。(大喝犬介) 汲「淨」上有「整走下」 汲「住」下七字作「他」。

⑯ 汲「想」作「放趙盾逃走必」。

⑰ 汲作「同」。

⑱ 汲「謀」下八字作「他家有多少人口(衆)一十八口，盡都砍了，將提彌明過來(小生)。」

⑳ 汲作「要」。

良，使惡犬趕逐。忠良恨不得一金瓜，打死你這。讒賊。我死。死得忠良，你死死。得讒賊。趙盾那里去？（末）告相公，提防負出朝門，被一馱漢負將去了。（淨）趙盾，你走了，還有你兒趙朔。我奏過朝廷，一人謀反九族遭殃。趙盾既反，其子趙朔不可留。點下精兵，圍了趙盾家，把男女一齊殺了。（末）告相公，有晉侯公主（淨）也說得是，把公主抬入後宰門，奏過晉侯，把他幽入冷宮。

非吾心太毒，一網打交空。

第二十一齣 周墜替死

（生）〔掛真兒〕嫩竹□□竿，雨初霽，葵榴吐半開紅蕊。（旦）對景歡娛，一雙兩美，□□怎知道來如是。（醉）太平〔生〕如魚似水，你嬌媚我們那更聰慧。（旦）看眼前日日排會，（生）誰知近日閨事縈心緒，苦將人美處變是非，不知吉凶禍福何如。（旦）聽啟，觸槐事切，想只是奸人行謀行計，（生）料想今朝必定明白。（合）

① 汲「逐」下二字作「趙盾」 ② 汲無「這」 ③ 汲作「臣」 ④ 汲「死」下二字作「是」

⑤ 汲無「死得」 ⑥ 汲「淨」下二十四字作「左右拿去砍了」 ⑦ 汲「你」作「誰」 ⑧

⑨ 汲「兒」下有「子」 ⑩ 汲「我」下有「即便」 ⑪ 汲無「朝廷」 ⑫ 汲「遭」下七十字作「只教你從前作過事，沒興一齊來」 ⑬ 汲無「周墜替死」作「生上」 ⑭ 汲無「生」

⑮ 汲「掛真兒」作「風馬兒」 ⑯ 汲作「搖」 ⑰ 原缺，汲作「占」 ⑱ 汲從「〔醉太平〕

……未知日下的信息，使」九十四字。作「（生）似水如魚不暫離，人生莫負少年時。（旦）暮樂朝歡隨我欲，樂極

誰知有怨悲，駙馬相公入朝尚未回來。（生）且和你閒玩一番。

〔二犯傍粧臺〕我和伊今生當貴得如意，諧琴瑟，聲和美，如魚水，樂雍熙；不料近日有事關心裏，頓使人廢寢忘食

心下疑。（合）吉凶事，尚未知爲何。」

心下疑。（合）吉凶事，尚未知爲何。」

知是父親今早朝聖主，未知目下的信息，使程英一去，更不回歸。(末)賺(行步似)飛，告覆駙馬公主，料他們埋心。毒害太非理。(生且丑)(合)是如何，直凭荒忙語似癡，如今事怎的，且休泪垂。我公相入朝，未歸。(末)且聽啟，相公方奏忠言，怎知那岸賈放犬撲着相公，怎躲避。是當時金瓜武士擊打，走出朝門，忽遇。(生)遇時怎的(末)桑間遇的，幸靈輒當時負出(合)事有周濟。

〔紅芍藥〕(生且丑唱)痛苦填胸，冤屈事難說。如今未審官底事如何，和伊怎生區處。(末)岸賈恁字猶未息，將彌明當朝殺取。如今奏與官裏，壞恩主要一家受閹閹。(小外)哭啼啼，特來報與駙馬，早

- 汲「去」下三字作「竟忘」。
- 汲「歸」下有「(前腔)(且)相公必與那屠賊把觸槐一事奏丹墀。只恐落在奸雄手，生巧計中他機，聽得烏鴉喜鵲聲前，展轉動人心下疑。(合前)(入賺)」
- 汲無「賺」。
- 汲作「如」。
- 汲「心」下二字作「舉意」。
- 汲「且」下四字作「爲」。
- 汲「何」下有「的」。
- 汲無「癡」下五字。
- 汲無「泪」。
- 汲「我公」作「淚」。
- 汲「相」下有「公」。
- 汲「朝」下有「怎」。
- 汲「且」上有「告」。
- 汲「聽」下有「咨」。
- 汲「言」下二字作「語」。
- 汲「那」下二字作「屠賊」。
- 汲「放」下有「一惡」。
- 汲作「幸」。
- 汲「擊」上有「隨」下無「打」。
- 汲無「遇」下六字。
- 汲無「間」下三字。
- 汲「輒」下五字作「背負前去」。
- 汲「紅芍藥」作「皂角兒」。
- 汲「生且丑唱」作「末」。
- 汲「痛苦」作「氣」。
- 汲「屈」下二十六字作「訴誰，怎知道禍从天至，恨奸臣專權亂國，我晉侯豈知他意，那屠賊恁強橫」。
- 汲「取」下十七字作「(合)細思量起，交人淚垂，生和死寧同一處，怎忍分離。(前腔)(小生)」
- 汲「哭」下二字作「哀哀」。
- 汲「與」作「知譜」。

●急離去。如今相公奔走知那里？那岸擧舉兵來至。(末)急脫離，休要致疑慮難迴避。(生日)伊和吾還是怎麼？寧同死豈肯暫離。拼却此身一死答聖主。(生)我脫離你們無計不須慮，只壞趙府，不敢壞我公主。

〔尾聲〕急急登程莫遲疑，生離死別前定已，鐵做心腸也淚垂。

(生)程英周堅，你兩人走，我肯報管侯主公之恩。(末)駢馬！你說錯了。程英寧可與駢馬同生死，豈可捨駢馬去。(小外)程英哥前日我夢果有報應。(末)如何見得有報應。(小外)我蒙相公駢馬收留，只因前與駢馬相像，收留周堅，此恩惟死可報。我脫衣服與駢馬穿，駢馬脫衣服與周堅穿，扮作駢馬。駢馬假作周堅，與程英哥一處走。周堅自刎死，不應前日之夢。一擔擔了。(生)我死理之當然，不干你事。(旦)駢馬！此計却妙，只恐周堅心或不肯，若肯甚好。(末)駢馬與程英逃得性命，未知如何。(生)周堅肯替吾死。(小外)一言既出，駢馬難追，豈有返悔言語。(生)好漢，我脫衣服與你，公主我謝得周

●汲從「早……鐵做心腸也淚垂。」一百零二字，作「早早脫離，滿目前鎗刀劍戟，四下裏舉兵來至。(生)聽伊言肝腸碎，慘愴天涯遠，去住無計。(合前)(尾聲)恨奸臣惡意，將咱骨肉盡分離，得報冤仇知甚日。」

「人」下有「快。」 ●汲「肯」作「拚死以。」 ●汲「候」下五字作「便了(末)。」

汲「馬」下六字作「老爺小人。」 ●汲無「生。」 ●汲「豈可」作「怎。」 ●汲「去」

下三十五字作「(生)我死理之當然，與你二人何干。(小生)小人夢合府之人都走不動，被我一担担了出去，人

人都說周堅而龐。」 ●明作「面。」 ●汲「馬」下有「爺。」 ●汲「相」下五字作「似

我蒙相公駢馬收留之。」 ●汲「穿」下無「扮作駢馬。」 ●汲「英」下三字作「同。」 ●汲「走」下有「那時。」 ●汲無「了」下五十二字。 ●汲「小外」作「小生。」 ●汲「追」

下十五字作「如此方報駢馬大恩。(末)事急了，不須推遜。(生)今生虧得你替死，此恩來世報你。」 ●汲

「謝得」作「虧。」

汲

堅替我身死。屠賊若來，必不殺你。多囚幽冷宮中。丫環一個告免，饒他一個隨侍。你到如今，有五個月身孕了。等待分娩之日，若生女兒，冤屈無伸。若生是男兒，暗取其名，叫做孤兒。待滿月之日，你詐病求醫，你父親必令金紫醫官醫治，你推醫不好。再出榜召草澤醫人程英，在你身上。如何？（生）你却扮作草澤醫人入宮，用心藏出孤兒看。相公和我之面，你却好生看養在家。待長成人，說與冤枉之事，必報得冤。我若不死，必來見你，你可千萬記取。（旦）駙馬妾若不死，這冤仇決然報取，可放心前去。這銀子與駙馬路途做費用之資，我再去收拾些金珠寶貝過來。（生）快討些金珠寶貝來。（五吏轉）我父親逢桑底，逃難各自飛，如今謝得周堅相替我。公主須牢記，春來底力告免相隨侍。（合）程英記得今日語，這段冤枉分付着你。

- ① 汲無「替」下二字。
- ② 明作「吾」。
- ③ 汲「死」下有「諒」。
- ④ 汲無「若」。
- ⑤ 汲「不」上無「必」，下有「敢」。
- ⑥ 汲「多」下二字，作「多應幽囚」。
- ⑦ 汲無「宮」下十三字。
- ⑧ 汲無「到如」。
- ⑨ 汲無「有」。
- ⑩ 汲無「孕」下七字。
- ⑪ 汲作「汝」。
- ⑫ 汲無「是」。
- ⑬ 汲「名」下二字，作「趙氏」。
- ⑭ 汲「你」下有「可」。
- ⑮ 汲作「親」。
- ⑯ 汲「英」下有「這都」。
- ⑰ 汲「看」下有「老」。
- ⑱ 汲「冤」下十四字，作「你可千萬記取」。
- ⑲ 汲「馬」下有「放心」。
- ⑳ 汲無「這」。
- ㉑ 汲「仇」下十三字，作「必報（末）如今收拾金銀寶貝與駙馬做」。
- ㉒ 汲「資」下二十一字，作「（旦）春來，收拾金珠與駙馬做盤費（占）不知老相公在何處」。
- ㉓ 汲「轉」下有「生」。
- ㉔ 汲「親」下三字，作「感得桑間人」。
- ㉕ 汲作「夫」。
- ㉖ 汲「我」下有「的」。
- ㉗ 汲作「須」。
- ㉘ 汲作「白」。
- ㉙ 汲「得」作「取」。
- ㉚ 汲「枉」作「仇」。

(且) 駙馬與妾分離，生死猶未知，若遇賤妾身脫免，這個冤仇必須遠取，知他是此去何時會(合前)

(小) (小) 外) 那夕忽遭遇，賜我衣看承，覷我如親戚，這恩德如何忘得，今日裏待此身答恩主(合前)
(丑) 自小來隨公主惜我，如掌珠，如今怎地風波起，把一家漂蕩分離，周堅死，駙馬去，何時會(合前)

(香柳娘) (末) 我與駙馬共着，公主休得致疑，程英心裏，辦赤心報恩，不到事不濟，如今日分離，周堅歎哥拚死，後誰人似你，難得相會(小) (小) 外) 在生須替你死，死後報其冤，三魂歸地府，存魄喪黃泉(白) 割介(合) 算來生世間，幾人如你，怎生捨死答恩主，看鮮血遍身，交人痛傷悲，只得且分離(合) 神魂似飛

- ① 汲作「離」。
- ② 汲作「段」。
- ③ 汲作「報」。
- ④ 汲無「是」。
- ⑤ 汲「去」下有「時」。
- ⑥ 汲此關三十八字，在下一關之下。
- ⑦ 汲「小外」作「小生」。
- ⑧ 汲「那」上有「自」下二字作「日」。
- ⑨ 汲「我」字作「食蒙賜」。
- ⑩ 汲此關在上關之上。
- ⑪ 汲作「占」。
- ⑫ 汲作「奴」。
- ⑬ 汲「掌」下有「上」。
- ⑭ 汲「珠」下二字作「平白」。
- ⑮ 汲作「知」。
- ⑯ 汲「把」下有「我」。
- ⑰ 汲「末」下六字作「小人和駙馬拜辭，小人和駙馬拜辭」。
- ⑱ 汲「英」下三字作「這裏獻」。
- ⑲ 汲作「道」。
- ⑳ 汲「濟」下二字作「只得」。
- ㉑ 汲「離」下有「(小生) 在生難自効，死後報深恩(割介) 謝周堅拚死，謝」。
- ㉒ 汲無「默哥」。
- ㉓ 汲無「死後」。
- ㉔ 汲「會」下三十一字作「(前腔) 嘆人生世間，嘆人生世間」。
- ㉕ 似應作「六」。
- ㉖ 汲「如」下三字作「是輕生」。
- ㉗ 汲「死」下有「報」。
- ㉘ 汲「主」下有「你看兵馬來了」。
- ㉙ 汲「身」下有「看鮮血遍身」。
- ㉚ 汲「離」上有「謝周堅替死，謝周堅替死」。

各出着泪。

〔哭相思〕(生)耐耐奸雄，諛佞賊，便打散。情人南北。(末)問報這冤仇何日(生)吾去也。伊消息。(旦)你去妾身如何底(丑)甚時節重相會。最苦生離共死別，日斷也人千里。

(外)卸金魚却與繫麻縲，金鑾殿再無重造。空閒白象簡，驪均與我脫下紫羅袍。只爲這幃頭，相斷守二十秋。

〔望〕遠行，自離絳州，路上撥忙回首(貼)前後無人，公相免憂愁。(外)與我撇在大江東流，只爲這金章紫綬，到今日被人掣肘。

① 汲「出」下二字作「珠淚」 ② 汲「雄」四字作「心太毒」 ③ 汲「散」下二字作「夫妻分」

④ 汲「北」十七字作「占末相逢未審知何日(生)此去候伊消息(生末並下)(丑上)娘娘百戶帶小軍叩頭(旦)你帶許多軍馬來何幹(丑)朝廷有旨，老相公和駙馬有反叛之□□□□走(看屍首介)這白刎的不像駙馬(旦□□□□)把屍首埋葬，不可作踐(丑)請娘娘入□(前腔)」 ⑤ 汲「你」作「此」 ⑥ 汲「占」

⑦ 汲「會」下有「合」並下七字作「□□生死事□□」 ⑧ 汲「作」並下。至此上卷終。 ⑨ 汲無從「外上……相廝守二十秋」一段。 ⑩ 汲從「望遠行」作下卷第二十二齣。齣下有「外上」 ⑪ 汲「州」下有「城」 ⑫ 汲作「百」 ⑬ 汲作「丑」 ⑭ 汲「相」

下有「旦」 ⑮ 汲「愁」下有「驪輒你手中甚麼東西(丑)老相公朝服象笏(外)還要他怎麼」

⑯ 汲「流」下有「去(丑)爲何(外)」 ⑰ 汲「肘」下有「屠賊你在金鑾殿上使機謀，逐犬來奔無處投

驪輒不是伊家來救我一命，猶如水上瀰(丑)言往事在心头，讒臣何苦結冤仇。冤家好似東流水，往來來甚日休(外)驪輒你在前頭引路(丑)小人認得熟路(外)好苦呵！

〔八聲甘州〕讒臣間管候，把車輪拽起，調弄惡狗。(貼)●不知左右當時有誰搭救。(外)●若不是提彌明倒戈來救我。罷罷●難洗今朝一面羞。那時真個有家難投。

(貼)●恩 尙未酬，在朝門忽遇公相奔走。(外)●天交輻輳，非●汝怎脫毒手。(貼)●如今且喜●一路來。(外)●一任野花閑草滿地愁，這場非是小可冤仇。

●尋思泪暗流，怎知●屠賊機搆。(貼)堪嘆年朽，吉人自有天扶●祐。(外)●吾王信●他讒佞語，他更●惱亂春風醉●未休。看他斗筭之計●不久！

(貼)●茅簷日暫留，但粗衣糲食，足以充口。(外)●權時生受，常言比●而不周。(貼)●林泉養道甘自守。(外)●免得我伏事君王不到頭，那時榮華富貴依舊。

〔尾聲〕到今日落他後，不成此事肯下休，直待●耐冤免慮愁。
別●却富貴與榮華，來●到●村中●看野花，

- 汲無「貼」
- 汲無「外」
- 汲無「罷罷」
- 汲此齣內「貼」均作「丑」
- 汲無「外」
- 汲作「念」
- 汲無「貼」
- 汲「喜」下四字作「來路遠」
- 汲有「外」字。
- 汲「知」下有「屠賊」
- 汲作「殺」下二字作「嗟」
- 汲無「扶」字。
- 汲無「外」
- 汲作「聽」
- 汲無「他更」
- 汲作「卒」
- 汲作「器」
- 汲「貼」作「丑」
- 汲無「外」
- 汲「比」作「言備」
- 汲作「週」
- 汲無「貼」
- 汲無「外」
- 汲「待」下無「直」下四字作「報冤仇鎖」
- 汲「別」上有「外」
- 汲「來」上有「丑」
- 汲作「飲」
- 汲作「醜」

休●戀故鄉生處好，受恩深處別●爲家。

第●二十二齣 奸●雄得意

〔唐多令〕(淨)壞却那仇人，今朝方遂心(貼)●幾番●勸得幾番噴，多是前生●害你，今●生你害他身。

(淨)夫人不使萬丈深潭計，怎得驪龍項下珠(貼)●相公無事殺他三百口，可傷了●(淨)可傷什麼●兀的正身未尙拿獲●(貼)更要如何(丑)只爭幾句閒言語，壞●了多多少少人●(淨)趙朔尸首如何(丑)親族搬去了(淨)餘的死尸(丑)小人已搬萬山墳中去了(淨)左右你如今去喚●數十個畫匠來，

畫趙盾●儀容，速榜遍州鄉村張掛，拿住的有官有賞，首告者賞銀一●百兩，藏者同罪。

〔別銀燈〕(貼)●不須得直恁存●心，不●諛佞如何殺盡，惟有趙盾得命，尙●要去四下搜尋(合)如今圖形畫影，出榜示拿●着趙盾。

● 汲「休」上有「合」● 汲作「便」● 汲作「第二十三齣」● 汲無「奸雄得意」作

「淨上」● 汲「貼」作「老旦」● 汲「番」下二字作「諫勸」● 汲「生」上有

「會」● 汲「今」下五字作「世裏害他們」● 汲無「淨」● 汲本齣「貼」均作「老

旦」● 汲無「了」● 汲作「的」並無下二字● 汲無「獲」下五字● 汲作

「害」● 汲「人」下三十二字作「張千回語(淨)趙家都沒了未曾(丑)趙府三百口都殺盡了(淨)

趙朔(丑)自刎了(淨)三百口屍首何在(丑)撇在千人坑裏了(淨)趙盾安在(丑)被樵人背入深山去了(淨)

正要拿他張千」● 汲「喚」下三字作「幾個」● 汲「盾」十字作「形像各府州縣張掛」

汲無「一」● 汲「貼」作「老旦」● 汲作「用」● 汲作「非」● 汲「尙」

下六字作「兀自追獲投尋」● 汲「拿」上有「捉」下無「着」

● 他 ● 日裏只待要諫諍，吾用計把一家殺盡，誰知趙盾遇樵人，遂背負遠歸山遁。(合前)

(丑) 思量起無非昧心，三百口一齊殺盡，知他趙盾，何處奔，把公主囚在宮庭。(合前)(淨丑)

驟 ● 諫苦不肯休，今朝變作死骷髏，是非爲多開口，煩惱惱皆因強出頭。(下)

江 ● 神子(外)貪名圖利世間人，不修因，忒癡心，算蠅頭蝸角總虛名，棄了榮華村居樂，別一境，

另乾坤

● 覆姓公孫，名作曰棄，職事農，無所有，不貪富貴與榮華，行樂齧鹽甘自守。六十年前反掌間，功名戲我似棋圍，飲村醪，看書史，從今髮白鬢邊霜，老夫本爲晉國文職官，近因主公淫浮，棄職歸農。我在城北十五里太平莊居住，我有個兄弟，喚做程英，在城中居住，乃上大夫門下人也。自從前月來俺莊

● 汲有「淨」字。 ● 汲作「鎮」。 ● 汲「知」下三字作「元惡逃出境被」。 ● 汲「人」下

七字作「背入深山」。 ● 汲作「老」。 ● 汲無「淨丑」二字。 ● 汲「膝」上有「淨」

● 汲「今」上有「老旦」。 ● 汲作「化」。 ● 汲「是」上有「丑」。 ● 汲「煩」上有「合」。

● 汲無「下」。 ● 汲從「江神子」作爲「第二十四齣」，「齣」下有「外上」。 ● 汲「恁」作「果

恁」。 ● 汲無「算」。 ● 汲「名」下四字作「頓拋軒冕」。 ● 汲「村居」作「居村」。

● 汲無以下六字。 ● 汲「農」下三字作「非自誇」。 ● 汲「貪」下二字作「名利」。 ● 汲

「華」下五十九字，作「悶邀齊友掛棋局，閒拉親知泛紫霞。籬下豈隨頭瓜，及時耕種是生涯。市人莫笑村中叟，

管玩溪山四季花。老夫姓公孫名杵臼，官拜晉國中大夫，爲因晉主荒淫，不容諫諍，故此告歸田畝」。 ● 汲

「個」下有「結義」。 ● 汲作「名」。 ● 汲「英」十三字作「十分契合」。 ● 汲「前」

上有「兩月」下無「月」。 ● 汲「來」下五字作「看我一次」。

上一見直到如今。不來一向沒個消息。

〔破〕陣子〔末〕荒速不須通報吾兄已。在莊頭〔外〕兄弟因甚驚慌失張志何故頻頻觀其後〔合〕從頭說事由。

〔兩〕休休〔末〕聽咨啓說與吾兄吾主滿家遭仇今來此權隱我兄容留〔外〕吾兄坐想眠思憶昔你別了三月如隔九秋但未知與甚人結冤仇是甚人行謀？

〔前腔〕〔末〕聽剖岸賈諷臣盡殺却恩家三百餘口把公主幽禁中宮公主使駙馬脫走。

〔前腔〕〔外〕奸謀岸賈日來不親是趙盾爲人不自受料應被他讒害家私盡遭毒手。

〔末〕果有殺害忠良連親屬門人朋黨怎肯程英恐累及其身只得棄家先走〔外〕但只恐糲食粗糲看待你們不周。

● 汲「今」下八字作「杳無消息不知何故且在莊門首閒玩片時多少是好」
● 汲「破陣子」作「玩櫻燈」
● 汲「已」作「幸」
● 汲「頭」下有「哥哥把門閉上了」
● 汲「弟」下二

十字作「爲何來得驚慌張〔末〕小弟一言難盡」
● 汲從「〔兩休休〕……未卜今宵何處眠」一段作

「苦哥哥聽咨拜啟〔外〕賢弟甚事〔末〕那屠賊挾權使威把趙府一家殺取〔外〕駙馬如今在那裏〔末〕吾駙馬

已逃避我稗嬰已脫離〔前腔〕〔外〕聽伊言教吾慘悽恨奸臣狐假虎威想趙氏忠良七世一旦受這冤屈說將

起淚交頤〔川撥草〕〔末〕無依擬望哥哥留賤軀這恩德決不忘之這恩德決不忘之那其間御環報伊恨口口

口罔欺〔口口好〕〔外〕聽言詞令人轉悲賢弟在吾家胡亂權口口賊那斯呵任你節生毒計須有個報冤日說

將起淚交頤〔外〕奸佞當權主見偏〔末〕忠言逆耳受冤愆思之刺骨言難盡欲報深仇知甚年」
● 明

作「友」
● 明無「前腔」

隱居莊上且寬心，寬心怎別我恩人，到此相逢不下馬，從□各自奔前程。(下)

〔行香子〕(生上) 旅力行程，萬苦千辛，離了父淚盈盈。

趙朔一生受榮華富貴，那知途中奔波。一時間屠賊奸謀，若非周堅替死，已害吾身。當時與程英逃出家門，軍卒趕急，各逃性命。如今不知他下落，我一身受苦無奈。正是：萬般都是命，算來半點不由人。教我怎生是好！

〔風入松〕平日享盡富貴，那知途中滋味，樂極果然愁來至，折罰我今日如是。忽聞村深鼓聲，端陽到，轉思憶恨屠賊忒殺恁切齒，寫我爹行容儀，圖形影遍榜行諸處。却言道吾家反叛，你虧心只瞞自己，空中有天知。想那公主生死未知，未知他是何如。想程英脫去我兒，知他是在何處？我如今奔走各東西，探取爹行消息。天天，可憐！早教趙盾子父重相會，免得我途中慘感，朝夕裏泪雙垂。

如今別却公主之事，從他屠賊如何，一心向前，探取我父親的消息。

途中勞苦不堪言，未卜今宵何處眠？

第二十三齣 宮中悲嘆

〔女冠子〕(旦) 爹娘近。日生嫌棄，更不念女孩兒。任。讒臣。搬碟生奸計，直交散。卻鴛鴦侶。(春) 公

● 汲「第二十三齣」作「第二十五齣」

● 汲無「宮中悲嘆」作「且上」

● 汲「近日」作「一

旦」

● 汲作「恁」

● 汲「散」上有「打」下無「却」

● 汲「春」作「占」

主不必多憂慮，算別離事。總成非，只愁目下。害身已看。月滿如何是。

(旦)春來我。和你別了相公，駙馬程英，不覺又是四月。近日並不知駙馬程英消息。(春)公主低聲，如今。屠賊殺害你家，左右皆是他心腹之人。卻有動靜，他必知之。休道。駙馬之事。(旦)春來，若不是你說，幾乎壞了。(春)妾如今只愁公主懷身之事，多在此月分婉了。

〔石榴花〕(旦)思量那日，在宮中受榮貴，誰知有今日。懊恨爹娘直恁信讒，更不思念兒婿；更不思世世有大功，寵讒臣害却忠直。(合)復將兒女囚宮內，冤屈事對誰語。

(春)他來，用心舉意使。鉅寬，一心待壞恩主，事做不成，重設這場計；不知先世有甚冤對，到如今猶兀自氣未息，想吾王怎生理會。(合前)

〔解三醒〕(旦)記夫主那日。分付，分付我日來。事切，又不知近日程英的。知是用心着意，又不知懷却

- 汲「事」下三字作「皆前注(合)但。」
- 汲「下」三字作「懷身爭。」
- 汲「看」下二字作「看滿月。」
- 汲「我」下四字作「眼中不見老。」
- 汲無「近。」
- 汲作「占。」
- 汲「今」下有「左右皆。」
- 汲「屠」下十二字作「岸賈。」
- 汲作「若。」
- 汲作「言。」
- 汲「事」上無「之」下有「休。」
- 汲「了」下有「事。」
- 汲作「占。」
- 汲無「了。」
- 汲「知」下有「道。」
- 汲「更」作「語全。」
- 汲「不」下二字作「念自家。」
- 汲作「七。」
- 汲「將」下有「親。」
- 汲無「內。」
- 汲「語」作「說與。」
- 汲作「占。」
- 汲「他」下五字作「當時。」
- 汲「使」下有「計遣。」
- 汲作「要。」
- 汲無「這場。」
- 汲作「前。」
- 汲無「猶。」
- 汲「日」下有「分離。」
- 汲「來」下二字作「如是。」
- 汲「英」下三字，作「底又不知他。」

男而女。又恐怕奸雄人報知(合)如何是，只得靠天憐念周庇。

(春)想必程英須採取，只恐怕屠賊令人來守取；那奸雄的如今弄權挾主勢，每出入仗雄威。宮中彩女，都是重新選入，只怕落在屠賊謀計裏(合前)

〔光光乍〕(旦)纔方上元時舉目又寒食，頃刻端陽未明期。如今敗葉飄塔砌(春)當初在駙馬宮，媚景肯過去，怎知今日遭奸臣。害終須自有相逢日，除非靠着天和地；早得分身却區處，子母團圓做道理。

公 主且息憂悶，保重身懷，以望後雪仇之日。

早 得分身一個兒。恩 家必有再歸期；

休 言長在秋江上，也有收縮罷網時。

第二十四齣 程 憶消息

① 汲作「占」。 ② 汲「必」字作「目下」。 ③ 汲作「知」。 ④ 汲無「怕」。 ⑤ 汲無「雄」

下三字。 ⑥ 汲「挾」作「狹」。 ⑦ 汲「彩女」作「從人」。 ⑧ 汲「方」作「過了」。

⑨ 汲作「至」。 ⑩ 汲「春」作「占」上有「前腔」。 ⑪ 汲「景」下三字作「多歡聚」。 ⑫

汲「臣害」作「計」。 ⑬ 汲「須」下五字作「有日重相會」。 ⑭ 汲「靠」上作「□□一心」。

⑮ 汲「身」下三字作「一個兒」。 ⑯ 汲「無」從「公主」下十七字。 ⑰ 汲作「倘」上有「□」。

⑱ 汲「恩」上有「占」。 ⑲ 汲「休」上有「合」。 ⑳ 汲作「常」。 ㉑ 汲作「響」。

汲作「第二十六齣」。 ㉒ 汲無「程憶消息」作「末上」。

〔鏢〕鐵兒〔木〕人生富貴如春夢，我○行公相甚雄威，遭着那奸雄，奔西走東，共○駙馬○逃出府中，軍卒○走來不知去踪。

程英那日，自與駙馬○相別，軍卒趕急○，各逃性命，更不知駙馬下落。我○走來公孫杵臼家○隱身，不覺○遇○了四個月○想必事冷○，不免辭了公孫杵臼，歸家走一遭○。妻子想○必在○家中，只○此月分○晚了○，待哥哥出來，說與他知○，拜辭哥哥回去。道猶未了，哥哥早上。

〔玩懲燈〕外）村落守桑麻，料○誰人○似我○。

（末）哥哥拜揖，外）兄弟○今日爲何眉頭不展，面帶憂容，莫非看○待你不周○。（末）哥哥說這話○，人非七木，謝哥哥看待○四個月，無○不知感。如今想必○朝中○事冷，欲辭哥哥，回家探公主○，并妻子分

○ 汲「鏢鐵兒」作「鏢鐵兒」下無「末」 ○ 汲「我」下六字，作「恩家直恁當風」 ○ 汲無「共」

○ 汲「馬」下有「共程嬰」 ○ 汲作「門」 ○ 汲「軍」上有「被」 ○ 汲「卒」下二字

作「趕緊」 ○ 汲「馬」下二字作「逃出府門被」 ○ 汲作「緊」 ○ 汲「我」下二字

作「投奔」 ○ 汲「家」下二字作「安身」 ○ 汲「覺」下二字作「又是」 ○ 汲作「過」

○ 汲「月」下有「了家中」 ○ 汲「冷」下有「當時駙馬臨別之時，交我打聽娘娘分媿，扮作草澤醫人，

入宮藏出孤兒。如今分媿之際，怎敢忘恩人之語」 ○ 汲「遭」下有「想我的」 ○ 汲無「想必」

○ 汲「在」下有「外」 ○ 汲「只」作「亦該」 ○ 汲「了」作「甚是掛心」 ○ 汲「知」

下十四字作「道」 ○ 汲作「有」 ○ 汲「人」下有「冷淡」 ○ 汲無「我」下六字

○ 汲「弟」下有「何故」 ○ 汲作「爲」 ○ 汲作「遇」 ○ 汲「話」下有「兄弟」

○ 汲作「承」 ○ 汲「無」作「日豈」 ○ 汲無「想必」 ○ 汲「中」下有「想必已」

○ 汲無「主」下三字

身○的消息，看○是何○如○？

〔駐馬廳〕聽啟○因依○，非是程英思故里○。爲着恩人公主，禁在宮中，未知消息；又兼程家裏有妻兒○，奈何目下懷○着身已〔合〕因此要回歸，欲辭我兄別○日再來至。

〔外〕聽我說與，非我○癡迷留住伊。那○日聞知，村郭畫影圖形捕尋○伊主，恐那讒臣身伴有○認得伊；我心疑慮，不交○伊去。〔合〕不須使回○家，遲留幾日，却得○再○處。

〔末〕那日分離，駙馬公○主說○付與，候他分鏡，叫○我扮作醫人，來○入宮裏；未○卜今朝懷○抱事何如，怎敢○違却他○言語。〔合〕只得且回○歸，辭○却我兄○，別○日再來至。〔外〕欲報恩主必○不敢十分留連○你，怕○吉凶須是使人來此○，道個詳細。你我雖然無計救着他○，也須○切齒罵奸臣，切齒罵奸臣。

○ 波作「媿」 ○ 波無「看」 ○ 波「何如」作「如何」 ○ 波下有「末」字 ○ 波

作「訴」 ○ 波「依」下有「〔外〕敢是想家〔末〕」 ○ 波「里」下有「〔外〕爲甚麼〔末〕」

○ 波作「房」 ○ 波「懷」下四字作「娠孕」 ○ 波「別」作「長他」 ○ 波作「是」

○ 波無「那日」 ○ 波作「尋」 ○ 波無「有」 ○ 波作「放」 ○ 波「去」下三字

作「未可」 ○ 波「回」下二字作「淹留」 ○ 波無「却得」 ○ 波「再」下有「作區」

○ 波「公主」作「叮嚀」 ○ 波作「囉」 ○ 波「叫我」作「之際」 ○ 波作「暗」

○ 波「未卜」在「今朝」下 ○ 波無「懷抱」 ○ 波作「生」 ○ 波「他言」作「恩人」

○ 波無「合」 ○ 波作「辭」 ○ 波作「別」 ○ 波「兄」上無「我」下有「長」 ○ 波

波「別」作「他」 ○ 波「外」上有「前腔」 ○ 波無「必」 ○ 波作「戀」 ○ 波

波無「怕吉凶」 ○ 波「此」下五字，作「怕有吉凶，討個信息」 ○ 波作「你」 ○ 波「須」

下十字作「謹避奸雄賊，未可便回程。俺留幾日，却得再區處」

你●去須當改了名，這●回怎敢叫程英；
惟●有感恩并積恨，千●年萬●載不生塵。

第●二十五齣 賈●計害兒

〔賤●甲馬〕（淨）當初若不用謀●計，怎得今日●這榮貴●！左右人禁苑尤有不異，剗草除根後無慮。智過禽或●得禽智過獸或●得獸。趙盾恃功欺我，我●初令鉅覽殺●之，不遂●，遂●槐而死。復用神整一計，把他一家殺盡，只走了趙盾，不知存亡。當時已奏晉侯，把宮娥美女都●換了。如今左右●皆我心腹之人，有些動靜，吾必知之。自把●公主禁於宮中，不覺五個月●；今日入朝●，道公主懷孕●，在此日●分娩。見物不取●，失之千里。若生女尤●可，生男必要殺了，庶絕後慮●。正是●：削草不除根，萌芽依舊發●。事不可緩，左右那裏●（末）堂上一喚，階下百諾。相公有何鈞旨●（淨）吾今日入朝，有人道公主懷身，不知是男

- ① 汲「你」上有「外」。
- ② 汲「這」上有「末」。
- ③ 汲「惟」上有「合」。
- ④ 汲作「萬」。
- ⑤ 汲作「千」。
- ⑥ 汲作「賈計害兒」作「淨上」。
- ⑦ 汲「駿甲馬」作「玩仙燈」下無「淨」。
- ⑧ 汲「謀」上有「機」下無「計」。
- ⑨ 汲作「朝」。
- ⑩ 汲無「貴」下十六字。
- ⑪ 汲「或」作「獲」。
- ⑫ 汲無「我」。
- ⑬ 汲作「刺」。
- ⑭ 汲「遂」下有「鉅覽反白」。
- ⑮ 汲作「觸」。
- ⑯ 汲「都」作「一齊」。
- ⑰ 汲「右」下有「上下」。
- ⑱ 汲無「把」。
- ⑲ 汲「月」下有「日」。
- ⑳ 汲「朝」下有「有人」。
- ㉑ 汲作「身」。
- ㉒ 汲「取」下四字作「便是呆漢」。
- ㉓ 汲「尤可」作「也罷」。
- ㉔ 汲作「患」。
- ㉕ 汲無「正是」。
- ㉖ 汲從「發」下到「相公喚我怎的」一段作「叫左右（末）珍珍簾下忽聞聲，碧玉堂前聽使令。老爺有何吩咐？（淨）今日入朝有人說，公主懷孕此月分娩，不知是男是女，你去府前叫個收生婆來。（末）收生婆走動。

是女，你去府前喚王婆張大嫂來。(末)男女便去。張大嫂相公喚你。(丑)誰叫呀！是大哥，屠相公喚我怎的？老婦看生，幾年價，每出入相王府。只恐人間男女不婚又不嫁，那時必然餓殺我。

相公萬福。(淨)婆子！我叫你無他事，這幾日宮中有人喚你無人喚你？(丑)媳婦方纔宮中出來，得安公主。在今夜分晚。(淨)今夜若生男，也來報一聲；生女，也來說一聲；吾重賞。你若不來說，知殺了你一家。(丑)不敢。

〔六么令〕(淨)婆婆記取，到宮中探取消息，是男是女，報交知。休瞞昧，罪及汝。(合)那時定是須賞你，隱諱定是不饒你。

(丑)領取指揮，妾如今直到宮裏，分明男女兒端的，來通報，免慮疑。(合前)

(末)休得妄語。休得說與人知道，公相使令，伊休泄漏消息。(合前)

① 汲「老」上有「〔前腔〕(丑)」 ② 汲作「收」。 ③ 汲無「價」。 ④ 汲「入」下二十五字作

「府衙庭院收生婆叩頭」 ⑤ 汲作「別」。 ⑥ 汲「日」十三字作「進宮去慶(丑)」 ⑦

汲「來」下有「淨」。 ⑧ 汲「主」下三字作「幾時」。 ⑨ 汲「晚」下有「(丑)只在目下」

⑩ 汲無「今夜」。 ⑪ 汲「一罄」作「若」。 ⑫ 汲「來」下四字作「報我定然」。 ⑬ 汲無「你」

下十三字。 ⑭ 汲「六么令」作「玉交枝」。 ⑮ 汲「淨」婆婆記取，作「伊當留意」。 ⑯

汲「中」下有「須」。 ⑰ 汲「探」下三字作「養的」。 ⑱ 汲「女」下四字作「傳消息若」。

⑲ 汲作「於」並下八字作「汝真詳報，吾多賞給些兒」。 ⑳ 汲無「定是」。 ㉑ 汲「你」作「恕」

並下五十五字作「(合)見傍人休言是非，倘人知漏泄事機，(前腔)(丑)尊承台旨，妾如今遷入禁闈，倘分身生下男和女，忙趨報不爽聲，令行出岳誰敢違，威揚海宇人欽畏。(合前)」

不① 知今日② 是明日，
正③ 是眼望旌捷旗。

我④ 們候⑤ 你說端的，
大⑥ 家耳聽好消息。

● 汲「不」上有「淨」。

● 汲作「朝」。

● 汲「我」上有「末」。

● 汲「們候」作「每望」。

● 汲「正」上有「丑」。

● 汲「大家」作「果然」上有「合」。

剪燈新話卷三

山陽 瞿佑 宗吉著

富貴發跡司志

至正丙戌，秦州士人何友仁，爲貧饑所迫，不能聊生。因謁城隍祠，過東廡，見一案牘，曰：富貴發跡司。友仁禱於神像之前，曰：「某生世四十有五，寒一裘，暑一葛，朝哺粥飯一盂，初無過用妄爲之事。然而遑遑汲汲，常有不足之憂。冬暖而愁寒，年豐而苦飢。出無知己之投，處無蓄積之守。妻孥賤棄，鄉黨絕交，困阨艱難，無所控訴。側聞大神主富貴之案，掌發跡之權，叩之即有聞，求之無不獲。是以不避訶責，冒瀆威嚴，屏息庭前，鞠躬戶下。伏望告以倘來之事，喻以未至之機，指示迷途，提攜晦跡。俾枯魚蒙斗水之活，困鳥托一枝之安。敢不拜賜深恩，仰干洪造！如或前事有定，後路無由，大數既已難移，薄命終於不遇，亦明望彰報應，使得預知。」禱畢，踰伏案幕之下。是夜，東西兩廡左右諸曹，皆燈燭煒煌，人物駢雜。惟友仁所禱之司，不見一人，亦無燈火。獨處暗中，將及半夜，忽聞呵殿之音。初遠漸近，將及廟門，諸司判官，皆趨出迎之。及入，紗籠兩行，儀衛甚盛。府君朝服端簡，登正殿而坐。判官輩參見既畢，皆回局治事。發跡司主者亦自殿上而來。蓋適從府君朝天使回耳。坐定，有判官數人，皆幘頭角帶，服緋綠之衣，入戶相見，各述所理之事。一人曰：「某縣某戶藏米二千石，近因旱蝗相繼，米價倍增。隣境閉糴，野有餓殍，而乃開倉以賑之。但取元價，不求厚利。又爲僧粥以濟貧乏，蒙活者甚衆。昨縣神申上於本司，呈於府君，聞已奏知天庭，延壽三紀，賜祿萬鍾矣。」一人曰：「某村某氏奉姑甚孝。其夫在外，而姑得重病，醫巫無效。乃齋沐焚香祝天，願以身代，割股以進。因遂得愈。昨天符行下云：某氏孝通天地，誠格鬼神，令生貴子二人，皆食君祿，光顯其門，終爲命婦以報之。府君下於本司，今已著之福籍矣。」一人曰：「某姓某官，爵位已崇，俸祿亦厚。不思報國，惟務貪饕。受鈔三百定，枉法斷公事，取銀五百兩，非理害良民。府君奏於上界，即欲加罪。緣本人頗有頑福，故稽延數年，使罹滅族之禍。今早奉命，記於

「惡薄。惟俟時至耳。」一人曰：「某鄉某甲有田數十頃，而貪縱無厭，務爲兼井。隣田之接壤者，欺其勢孤無援，賤價售之。又不還其直，令其忿然而死。冥府帖本司勾攝入獄，聞已化身爲牛，托牛隣家，償其所負矣。」諸人言敍既畢，發跡司判官忽揚眉呷目，咄嗟長歎，而謂衆賓曰：「諸公各守其職，各治其事，褒善罰惡，可謂至矣。然而天地運行之數，生靈厄會之期，國統漸變，大難將作。雖諸公之善理，其奈之何！」衆問曰：「何謂也？」對曰：「吾適從府君上朝帝所，聞衆聖論將來之事。數年之後，兵戎大起，巨河之南，長江之北，合展幾人民三十餘萬。當是時也，自非積善累仁，忠孝純至者，不克免焉。豈生靈寡祐，當此塗炭乎？抑運數已定，莫之可逃乎？」衆皆譁聲相顧曰：「非所知也。」遂各散去。友仁始於案下匍匐而出，拜述厥由。判官熟視良久，命小吏取簿冊至，親自檢閱。謂友仁曰：「君後大有福祿，非久於貧困者。自茲以往，當日勝一日。脫晦向明矣。」友仁願示其詳，乃取朱筆大書一十六字以授之曰：「遇日而康，遇月而發，遇雲而衰，遇電而沒。」友仁置之於懷，再拜辭出。行及廟門，天色已曙。急探懷中，則無有矣。歸而話於妻子，以自慰。不數日，郡有大姓傅日英者，延之以訓子弟。月奉束脩五定。家遂稍康。凡居其館數歲，已而高郵張氏兵起，元朝命丞相脫脫統兵討之。大帥達理月沙頗知書好士。友仁獻策於馬首，稱其意，薦於脫脫。公署隨軍參謀，車馬僕從，一旦赫然。及脫公徵還，友仁遂仕於朝，踐歷館閣，翱翔省部，可謂貴矣。未幾授文林郎內臺御史。同列有雲石不花者，與之不相能，構於大官，黜爲雷州錄事。友仁憶判官之言，日月雲雷字之下，曳出一尾，宛然成一雷字。大惡之，亟命易去。是夜，感疾自知不起。處置家事，訣別妻子而終。因詳判官所述衆聖之語，將來之事。蓋至正辛卯之後。張氏起兵淮東，國朝創業漸西，攻圍爭奪，干戈相尋。沿淮諸郡，多被其禍。死於兵亂者何止三十萬焉。是以知普天之下，率土之濱，小而一身之榮悴通塞，大而一國之興衰治亂，皆有定數，不可轉移。而妄庸者乃欲輒施智術於其間，徒自取困耳。

永州野廟記

永州之野，有神廟，背山臨流，川澤深險。黃茅綠草，一望無際。大木參天而蔽日者，不知其數。風雨往往生其上。人皆畏而事之。過者必以牲牢獻於殿下，始克前社。如或不然，則風雨暴至，雲霧晦冥，咫尺不辨。人物行李，隨皆失之。如是者有年矣。大德間書生畢應

祥有事適衡州，道由廟下。囊橐貧匱，不能設食，但致敬而行。未及數里，大風振作，吹沙走石，玄雲黑霧，自後擁至。回顧見甲兵甚衆，追者可千乘萬騎，自分必死。平日能誦玉樞經，事勢既迫，且行且誦，不絕於口。須臾則雲收風止，天地開朗。所追兵騎不復有矣。僅而獲全，得達衡州。過祝融峰，謁南嶽祠。思憶前事，具狀焚訴。是夜夢馭卒來追，與之偕行至大宮殿。侍衛羅列，曹局分布，馭卒引立大殿下。望殿上挂玉欄，階內設黃羅帳，燈燭輝煌，晃若白晝。殿邃整肅，寂寂不譁。應祥屏息俟命。俄一吏朱衣角帶自內而出，傳呼曰：「得旨問與何人有訟？」伏直對曰：「身爲寒儒，性又愚拙，不知名利之可求，豈有田宅之足競。布衣蔬食，守分而已，且未嘗一入公門，無以仰答威問。」吏曰：「日間投狀，理會何事？」應祥始悟，稽首而白曰：「實以貧故，出境投人。道由永州，過神祠下，行囊罄竭，不能以牲醴祭享，觸神之怒。風雨暴起，兵甲追逐，狼狽顛路，幾爲所及。驚怖急追，無處申訴，以致唐突聖靈，誠非獲已。」吏入少頃復出，曰：「得旨追對。」卽見吏士數人，騰空而去。俄頃押一白鬚老人，烏巾道服，跪於階下。吏宣旨詰之曰：「汝爲一方神祇，衆所敬奉，奈何輒以威禍恐人，求其祀饗，迫此儒士，幾陷死地？貪婪若此，何所逃刑！」老人拜而對曰：「某實永川野廟之神也。然而廟爲妖蟒所據，已有年矣。力不能制，曠職已久。向者驅駕風雨，邀求餼餼，皆此物所爲，非某之過。」吏責之曰：「事既如此，何不早陳？」對曰：「此物在世已久，興天作孽，無與爲比。社鬼祠靈，承其約束，神蛟毒虺，受其指揮，每欲奔訴，多方拒截，終莫能達。今者非神使來追，亦焉得到此！」卽聞殿上宣旨，令吏士追勦。老人拜懇曰：「妖孽已成，輔之者衆。吏士雖往，終恐無益。自非神兵勦捕，不可得也。」殿上如其言，命一神將領兵五千而往。久之，見數十鬼卒，以大木昇其首而至，乃一朱冠白蛇也。置於庭下，若五石釘焉。吏顧應祥命還，欠伸而覺，汗流浹背。事訖，回途再經其處，則殿宇偶像，蕩然無遺，問於村叢，皆曰：「某夜三更後，雷霆風火大作，惟聞殺伐之聲，驚駭巨測。且往視之，則神廟已爲煨燼，一巨白蛇長數十丈，死於林木之下，而喪其元。其餘蟠虺，騰腹之屬無數，腥穢之氣，至今未息。」考其日正感夢時也。應祥遠家，白晝閒坐，忽見二鬼使至前曰：「地府屈君對事。」卽挽其臂以往。及至，見王者坐大廳上，以鐵籠罩一白衣絳纓丈夫，形狀甚偉。自陳：「在世無罪，爲書生畢應祥，往告於南嶽，以致神兵降伐，舉族殲夷，巢穴傾蕩，冤苦實甚。」應祥聞言，知爲蛇妖，乃具陳其害人禍物，與妖作怪之事，對辯於鐵籠之下。往返甚苦，終不肯服。王者乃命吏牒南嶽衡山府及帑永州城隍司，徵驗其事。已而，衡山府及城隍司回文，與應祥所言略同。方始詞塞。王者大怒，叱之曰：「生既爲妖，死猶妄言，神赴酆都，亦不出世！」卽有鬼卒數人驅之去。王謂應祥曰：「勞君一行，無以相報。」命吏取畢姓簿籍來於應祥姓名下，批八字云：「除妖去害，延壽一紀。」應祥拜

謝而返。及門而寤，乃曲肱几上耳。

申陽洞記

隴西李生名德逢，年二十五，善騎射，馳騁弓馬，以膽勇稱。然而不事生產，爲鄉黨賤棄。天曆間，父友有任桂州監郡者，因往投焉。至則其人已歿，流落不能歸。郡多名山，日以獵射爲事。出沒其間，未嘗休息。自以爲得所樂，有大姓錢翁者，以貲產雄於郡。止有一女，年及十七，甚所鍾愛，未嘗窺門。雖姻親隣里，亦罕見之。一夕風雨晦冥，失女所在。門窗戶闔，扃鑰如故，莫知所從往。聞於官，贖於神，訪於四境，悄無蹤跡。翁念女切至，設誓曰：『有能知女所在者，願以家財一半給之。并以女事焉。』雖求尋之意甚切，而在再將及半載，竟絕音響。生一日挾鐵持弧出城，遇一麋，逐之不捨。遂越岡嶺，深入澗谷，終莫能及。日已曠黑，又迷來路。彷徨於墻坂之間，莫知所適。已而煙昏雲暝，虎嘯猿啼，遂近黯然。若一更之後，遙望山頂，見一古廟，委身投之。至則卑埃堆積，牆壁傾頽，獸跡鳥跡交雜於中。生雖甚怖，然無可奈何。少憩廡下，將以待旦。未及曙，忽聞傳導之聲，自遠而至。生念深山靜夜，安得有此。疑其爲鬼神，又恐爲盜劫。乃舉絛纒而伏於梁間，以窺其所爲。須臾，及門。有二紅裙前導，爲首者頂三山冠，絳帕首，被淡黃袍，束玉帶，逕趨神案而坐。從者十餘輩，各執器仗，羅列階下。儀衛雖甚整肅，而狀貌則皆縹緲之類也。生知爲邪魅，取腰間箭，持滿一發，正中坐者之臂，矢啓而。坐者一時潰散，莫知所之。久之，寂然。乃假寐待旦。則見神座滲鮮血點點，從大門而出，沿路不絕。循山而南，將及五里，得一穴，血滴出此而入。生往來穴口，顧盼之際，草根柔滑不覺失足而墜。乃深坑萬仞，仰不見人。自分必死，旁渺微覺有路。尋路而行，轉入洞。遠咫尺不辨。更前百步，豁然明朗。見一石室，榜曰：申陽之洞。守門者數人，裝束如昨。夕廟中所觀。見生驚曰：『子爲何人，而遽至此？』生窘折作禮而答曰：『下界凡氓，久居城府，以醫爲業。因乏藥材，入山採拾，貪多務得，進不知止。不覺失足，誤墜於此。觸冒尊靈，乞垂寬宥。』守門者聞言，似有喜色。問之曰：『汝既業醫，能爲人治療乎？』生曰：『此分內事也。』守門者大喜，以手加額曰：『人也！』生請其故。曰：『吾君申陽侯，昨因出遊，爲流矢所中，臥病在床。而汝惠然來斯，是天以神醫見貶也。』乃邀生坐於門下，踉蹌趨入，以告於內。頃之，出而傳其主之命曰：『僕不善攝生，自貽伊戚，禍及股肱，毒流骨髓，厄運莫逃，殘生待盡。今而幸值神醫，應賜良劑，是受病者有再生之樂，而治病者有全生之恩也。敢不忍死以待！』生遂攝衣而入。度重門，及曲房，帷幄衾褥，極其華麗。見一老獼猴，偃臥石榻之上，呻吟之聲。

不絕。美人侍側者三，皆絕色也。生診其脈，撫其瘡，語曰：『無傷也。予有仙藥，非徒治病，兼可度世。服之則能後天不老，而凋三光矣。今之相遇，蓋亦有緣耳。』遂傾囊出藥，令其服之。羣妖聞度世之說，喜得長生，皆羅拜於前曰：『尊官信是神人，今幸相遇，吾君既獲仙丹永命，吾等獨不得靈刀圭之賜乎？』生遂罄其所齎，徧賜之。皆踴躍爭奪，惟恐不預。其藥蓋毒之尤者，用以淬箭鏃，而射驚獸，無不應弦而倒。有頃，羣妖一時仆地，昏眩無知矣。生顧寶劍懸於石壁，取而悉斬之。凡戮猴大小三十六頭，疑三女爲妖，欲並除之。皆泣而言曰：『妾等皆人，非魅也。不幸爲妖猴所攝，沉陷坑窞，求死不得。今君能爲妾除害，即妾再生之主也。敢不惟命是聽！』問其姓名，居址，其一卽錢翁之女，其二亦皆近邑良家也。生雖能除去羣妖，然無計以出。憤悶之際，忽有老父數人，不知自何來，皆身被褐裘，長鬚烏喙，推一白衣者居前，向生列拜曰：『吾等虛星之精，久有此土。近爲妖猴所據，力弗能敵，屏避他方。俟其便而圖之。不意君能爲我掃除讎怨，蕩滌凶邪，敢不致謝！』各於袖中出金珠之屬，置於生前。生曰：『若等既具神通，何乃見欺於彼，自伏辱劣耶？』白衣者曰：『吾輩止五百歲，彼已八百歲，是以不敵。然吾等居此，與人無害也。功成行滿，當得飛遊諸天，出入自在耳。非若彼之貪淫肆暴，害人禍物。今其稔惡不已，舉族夷滅，蓋亦獲咎於天，假手於君耳。不然，彼之凶邪，豈君所能制耶？』生曰：『洞名申陽，其義安在？』曰：『猴乃申屬，故假之以美名，非吾土之舊號也。』生曰：『此地既爲若等故居，予乃世人，誤陷於此，但得指引歸途，謝物不用也。』曰：『果如是，亦何難哉！但請閉目半晌，卽得遂願。』生如其言，耳畔惟聞疾風暴雨之聲，聲止，開目，見一大白鼠在前，羣鼠如家者數輩從之。旁穿一穴，達於路口。生挈三女以出，逕叩錢翁之門而歸焉。翁大驚喜，卽納爲婿。其二女之家，亦願從焉。生一娶三女，富貴赫然。復至其處，求訪路口，則豐草喬林，遠近如一，無復舊蹤焉。

愛卿傳

羅愛卿，嘉興名娼也。色貌才藝，獨步一時。而又性識通敏，工爲詩詞，以是人皆敬而慕之，稱爲愛卿。佳篇麗什，傳播人口。風流之士，咸修飾以求狎，儕學之輩，自視快然。郡中名士，嘗以季夏望日，會於鷺湖，凌虛閣避暑，翫月賦詩。愛卿先成四首，座間皆閉筆。詩曰：『雷閣東頭納晚涼，紅蓮不似白蓮香。一輪明月天如水，何處吹簫引鳳凰？』

月出天邊水在湖，微欄到浸玉浮闌。掀簾欲共姮娥語，肯教霓裳一曲無？

手弄雙頭茉莉枝，曲終不覺鬢雲欹。瓊環響處飛仙過，願借青鸞一隻騎。
曲曲欄干正正屏，六銖衣薄懶來凭。夜深風露涼如許，身在瑤臺第一層。

同郡有趙氏子者，第六，亦饒縷族，父亡母存，家貲鉅萬。慕其才色，納禮聘焉。愛卿入門，婦道甚修，家法甚飭。擇言而發，非禮不行。趙子嬖而重之。未久，趙子有父黨爲吏部尙書，以書自大都召之。許授以江南一官。趙子欲往，則恐貽母妻之憂，不往，則又失功名之會。躊躇未決。愛卿謂之曰：「妾聞男子生而桑弧蓬矢以射四方，丈夫壯而立身揚名以顯父母，豈可以恩情之篤而誤功名之期乎？君母在堂，溫清之奉，甘旨之供，妾任其責有餘矣。但年高多病，而君有萬里之行，昔人所謂事主之日多，報親之日少。君宜常以此爲念。望太行之孤雲，撫西山之頽日，不可不早歸耳。」趙子遂卜日爲京都之行。置酒酌別於中堂。酒三行，愛卿請趙子捧觴爲太夫人壽。自製齊天樂一闕歌以侑之。其詞曰：

恩情不把功名誤，離筵又歌金縷。白髮慈親，紅顏幼婦，君去有誰爲主？流年幾許，况悶悶愁愁，風風雨雨，風折鸞分，未知何日更相聚！
蒙君再三分付，向堂前侍奉，休辭辛苦。官語蟠花，宮袍製錦，要待封妻拜母。君須聽取，怕日薄西山，易生愁阻。早促回程，綵衣相對舞。

歌罷，坐中皆垂淚。趙子乘醉，解纜而行。至都，則尙書以病免。無所投托，遷延旅邸，久不能歸。太夫人以憶子之故，感病沉重，伏枕在床。愛卿事之甚謹，湯藥必親嘗，體粥必親煮，求神禮佛，以道其災，虛辭詭說，以寬其意。纏綿半載，因遂不起。臨終，呼愛卿而告之曰：「吾子以功名之故，遠赴皇都，遂絕音耗。吾又不幸罹疾，新婦事我至矣！今而命殞，無以相報。但願吾子早歸，新婦異日有子有孫，皆如新婦之孝敬。蒼天有知，必不相負！」言訖而歿。愛卿哀毀如禮，親造棺槨，葬於白李村。既葬，旦夕哭臨幾几前，悲傷過度，爲之瘦瘠。至正十六年，張士誠陷平江。十七年，達丞相檄苗軍帥楊完者爲江浙參政，拒之於嘉興。不戢軍士，大掠居民。趙子之居，爲劉萬戶者所據。見愛卿之姿色，欲逼納之。愛卿以甘言給之，沐浴入閣，以羅巾自縊而死。萬戶奔救之，已無及矣。乃以綉褥裹屍，瘞於後園銀杏樹下。未幾，張氏通款，浙省楊參政爲所害，麾下皆星散。趙子始開關海道，由太倉登岸，逕回嘉興。則城郭人民皆非舊矣。投其故宅，荒廢無人。但見鼠竄於梁，鴉鳴於樹，蒼苔碧草，掩映階庭而已。求其母妻，不知去向。惟中堂豁然獨存。乃灑掃而息焉。明日，行出東門外，至紅橋側，遇舊使老蒼頭於道。呼而問之，備述其詳。則老母辭堂，生妻去世矣。遂引趙子至白李村，其母葬處，指松柏而告之曰：

「此皆六娘子之所種植也。」指塋壙而告之曰：「此皆六娘子之所經理也。太夫人以郎君不歸，感念成疾。娘子奉之至矣。不幸而死，卜葬於此。娘子身被衰麻，手抹棺櫬，親自負土，號哭墓下。葬之三月，而苗草入城，宅舍被占。有劉萬戶者，欲以非禮犯之。娘子不從，即遂縊死，就於後圃瘞之矣。」趙子大傷感，即至銀杏樹下發視之，顏貌如生，肌膚不改。趙子撫屍大慟，絕而復甦。乃沐以香湯，被以華服，置棺附葬於母墳之側，哭之曰：「娘子平日聰明才慧，流輩不及。今雖死矣，豈可混同凡人，便絕音響。九原有知，願賜一見。雖顯晦殊途，人皆忌憚，而恩情切至，實所不疑。」於是出則禱於墓下，歸則哭於圃中。將及一月，月晦之夕，趙子獨坐中堂，寢不能寐。忽聞暗中哭聲，初遠漸近，覺其有異，即起視之曰：「倘是六娘子之靈，何怪一見而叙舊也？」即聞言曰：「妾即羅氏也。感君相念，雖在幽冥，實所惻愴。是以今夕與君知聞耳。」言訖，如有人行，冉冉而至，五六步許，即可辨其狀貌，果愛卿也。淡妝素服，一如其舊。惟以羅巾擁其項，見趙子施禮，泣而歌沁園春一闕，其所自製也。詞曰：

一別三年，一日三秋，君何不歸？記尊姑老病，親供藥餌，高塋埋葬，親曳麻衣。夜卜燈花，晨占喜鵲，雨打梨花畫掩扉。誰知道把恩情永隔，書信全稀。干戈滿目交揮，奈命薄時乖履禍機。向銷金帳底，猿驚鶴怨，香羅巾下，玉碎花飛。要學三貞，須拚一死，免被旁人話是非。君相念，算除非畫裏得見崔徽。

每歌一句，則悲啼數聲，悽惻怨咽，殆不成聲。趙子延之入室，謝其奉母之孝，營墓之勞，殺身之節，感愧不已。乃收淚而自叙曰：「妾本倡流，素非良族。山鷄野鶩，家莫能別。路柳踏花，人皆可折。惟知倚門而獻笑，解舉案以齊眉。令色巧言，迎新送舊；東家食而西家宿，久習遺風。張郎婦而李郎妻，本無定性。幸蒙君子，求爲室家。即便棄其舊染之污，革其前事之失。操持井臼，採掇蘋蘩，嚴祀祖之儀，篤奉姑之道。事以禮，葬以禮，無愧於心。歌於斯，哭於斯，未嘗窺戶。豈料昊天不弔，大患來臨。毒手老拳，交爭於四境；長鎗大劍，耀武於三軍。既據李崧之居，又奪韓翃之婦。良人萬里，賤妾一身。豈不知偷生之可安，忍辱之奈久。而乃甘心玉碎，決意珠沉，若飛蛾之撲燈，似赤子之入井，乃己之自取，非人之不容。蓋所以愧夫爲人妻妾，而背主棄家，受人爵祿，而忘君負國者也。」趙子撫慰良久，因問太夫人安在。曰：「尊姑在世無罪，聞已受生於人間矣。」趙子曰：「然則君何以猶墮鬼趣？」對曰：「妾之死也，冥司以妾貞烈，即令往無錫宋家，托爲男子。妾以與君情緣之重，必欲俟君一見，以叙懷抱，故避之歲月耳。今既見君矣，明日即往降生也。君如不棄舊情，可往彼家見訪，當以一笑爲驗。」遂與趙子入室歡會，歡若平生。鷄鳴而起，下階數步，復回顧拭淚云：「趙郎珍重，從此永別矣。」

因哽咽佇立。天色漸明，欻然而逝，不復有覩。但空室悄然，寒燈半滅而已。趙子起而促裝，逕赴無錫，尋宋氏之居而叩焉。則果得一男子，懷妊二月矣。然自降生之後，至今哭不輟聲。趙子具述其事，願請見之。果一笑而哭止。其家遂名之曰羅生。趙子求爲親屬，自此往來饋遺，音問不絕云。

翠翠傳

翠翠姓劉氏，淮安民家女也。生而穎悟，能通詩書。父母不奪其志，就令入學。同學有金氏子者，名定，與之同歲，亦聰明俊雅。諸生戲之曰：『同歲者當爲夫婦。』一人亦私以此自許。金生贈翠翠詩曰：

十二闌干七寶臺，春風到處豔陽開。東園桃樹西園柳，何不移教一處栽？

翠翠和白：

平生每恨祝英臺，悽抱何爲不肯開。我願東君勤用意，早移花樹向陽栽。

已而翠翠年長，不復至學。年及十六，父母爲其議親，輒悲泣不食。以情問之，初不肯言。久乃曰：『必西家金定，妾已許之矣。若不相從，有死而已。誓不登他門也。』父母不得已，聽焉。然而劉富而金貧，其子雖聰俊，門戶甚不敵。及媒氏至其家，果以貧辭。慚愧不敢當。媒氏曰：『劉家小娘子，必欲得金生，父母亦許之矣。若以貧辭，是負其誠志而失此一好因緣也。今當語之曰：寒家有子，粗知詩禮，貴宅見求，敢不從命。但生自蓬蒿，安於貧賤久矣。若責其聘問之儀，婚娶之禮，終恐無從而致。彼以愛女之故，當不較也。』其家從之。媒氏復命父母，果曰：『婚姻論財，夷虜之道。吾知擇婿而已，不計其他。但彼不足而我有餘，我女到彼，必不能堪。莫若贅之入門可矣。』媒氏傳命再往，其家幸甚。遂消日結親。凡幣帛之類，羔鴈之屬，皆女家自備。過門交拜，二人相見，喜可知矣。是夕，翠翠於枕上作臨江仙，一闕贈生曰：

曾向書齋同筆硯，故人今作新人。洞房花燭十分春，汗沾蝴蝶粉，身惹麝香塵。帶雨尤雲渾未慣，林邊眉黛羞顰。輕憐痛惜莫嫌頻，願郎從此始，日近日相親。

邀生繼和。生遂次韻曰：

記得書齋同講習，新人不是他人，扁舟來訪武陵春，仙居隣紫府，人世隔紅塵。誓海盟山心已許，幾番淺笑輕顰。向人猶自語頻頻，意中無別意，親後有誰親？

二人相得之樂，雖孔翠之在赤霄，鶯鶯之游綠水，未足喻也。未及一載，張士誠兄弟起兵高郵，盡陷沿淮諸郡。女爲其部將李將軍所擄。至正末，士誠闖土益，跨江南，北有浙西，乃通款元朝，願奉正朔。道途始通，行旅無阻。生於是辭別內外父母，求訪其妻，誓不見則不復還。行至平江，則聞李將軍見於紹興守禦。及至紹興，則又調屯兵安豐矣。復至安豐，則回湖州駐扎矣。生來往江淮，備經險阻，星霜屢移，棄又竭。然此心終不少懈。草行露宿，焉乞於人，謹而得達湖州。則李將軍方貴重用事，威炳赫奕。生佇立門牆，躊躇窺俟。將進而未能，欲言而不敢。闈者怪而問焉。生曰：「僕淮安人也，喪亂以來，聞有一妹在於貴府，是以不遠千里，至此欲求一見耳。」闈者曰：「然則，汝何姓名？汝妹年貌若干？願得詳言，以審其實。」生曰：「僕姓劉，名命定，妹名翠。識字能文。當失去之時，年始十七。以歲月計之，今則二十有四矣。」闈者聞之曰：「府中果有劉氏者，淮安人，其齒如汝所言。識字善爲詩，性又通慧。本使館之專房。汝信不妄。吾將告於內。汝且止此以待。」遂奔趨人告，須臾，復出，領生入見。將軍坐於廳上，生再拜而起，具述厥由。將軍武人，信之不疑。即命內豎告於翠。翠曰：「汝兄自鄉中來，此當出見之。」翠承命而出，以兄妹之禮見於廳前。動問父母，外不能措一辭。但相對悲咽而已。將軍曰：「汝既遠來，道途跋涉，心力疲困，可且於吾門下休息。吾當徐爲之所。」即出新衣一襲，令服之。並以帷帳衾席之屬，設於門西小齋，令坐處焉。至日，謂生曰：「汝妹能識字，汝亦通書否？」生曰：「僕在鄉中，以儒爲業，以書爲本。凡經史子集，涉獵盡矣。蓋素所習也。又何疑焉。」將軍喜曰：「吾自少失學，乘亂偏處，方擲用於時，趨從者衆，賓客盈門，無人延款，書啟推案，無人裁答。汝便處吾門下，足充一記室矣。」生聰敏者也。性既溫和，才又秀發，處於其門，益自檢束。承上接下，咸得其歡。代書回簡，曲盡其意。將軍大以爲得人，待之甚厚。然生本爲求妻而來，自廳前一見之後，不可再得。闈閣深邃，內外隔絕。但欲一遊其處，而終無使可乘。往再數月時，及授衣，西風夕起，白露爲霜，獨處空齋，終夜不寐。乃成一詩曰：

好花移入玉闌干，春色無緣得再看。幾處知愁處，苦別時雖易見時難。何年塞上重歸馬？此夜庭中獨舞鸞。霧閣雲窗深幾許，可憐辜負月團圓！

詩成，書於片紙，折布袋之領而縫之，以百錢納於小堅，而告曰：「人氣已寒，吾衣甚薄。乞持入付吾妹，令浣濯而縫紉之。將以如

寒耳。」小翠如言持入。翠解其意，折衣而詩見，大加傷感，吞聲而泣。別爲一詩，亦纏於內，以付生。詩曰：

一自鄉關動戰鋒，舊愁新恨幾重重。賜雖已斷情難斷，生不相從死亦從。長使德言藏破鏡，終教子建賦游龍。綠珠碧玉心中事，今日誰知也到儂！

生得詩，知其以死許之。無復致望，愈加抑鬱，遂感沉痾。翠請於將軍，始得一至床前問候。而生病已亟矣。翠以臂扶生而起，生引首側視，潸淚滿眶，長吁一聲，奄然命盡。將軍憐之，葬於道場山麓。翠送殯而歸。是夜得疾，不復飲藥。展轉食席，將及兩月。一旦告於將軍曰：「妾棄家相從，已得八載，流離外境，舉目無親。止有一兄，今又死矣。妾病必不起，乞埋骨兄側。黃泉之下，庶有依托，免於他鄉作孤魂也。」言盡而卒。將軍不違其志，竟附葬於生之墳左，宛然東西二丘焉。洪初武，張氏既滅，翠家有一舊僕，以商販爲業，路經湖州，過道場山下。見朱門華屋，槐柳掩映，翠與金生方凭肩而立。邊呼之入，訪問父母存歿，及鄉井舊事。僕曰：「娘子與郎安得在此？」翠曰：「始因兵亂，我爲李將軍所擄。郎君遠來尋訪，將軍不阻，以我歸焉。因遂僑居於此耳。」僕曰：「予今還淮安，娘子可修一書以報父母也。」翠翠留之宿，飯吳興之香糯，煮茗溪之鮮鮑，以烏程酒出飲之。明且遂修啟以上父母曰：

伏以父生母育，難酬罔極之恩；夫唱婦隨，夙著三從之義。在人倫而已定，何時事之多艱！曩者漢日將頹，楚氛甚惡。倒持太阿之柄，擅弄潢池之兵。封豕長蛇，互相吞併。雄蜂雌蝶，各自逃生。不能玉碎於亂離，乃至瓦全於倉卒。驅馳戰馬，隨逐征鞍。望高天而八翼莫飛，思故國而三魂屢散。良辰易過，傷青鸞之伴木雞；怨偶爲仇，懼烏鴉之打丹鳳。雖應酬而爲樂，終感激而生悲。夜月杜鵑之啼，春風蝴蝶之夢。時移事往，苦盡甘來。今則楊素覽鏡而歸妻，王敦開閣而放妓。蓬島躡當時之約，瀟湘有故人相逢。自憐賦命之屯，不恨尋春之晚。章臺之柳，雖已折於他人；玄都之花，尙不改於前度。將謂瓶沉而簪折，豈期壁返而珠還。殆同玉簫女兩世因緣，難比紅拂妓一時配合。天與其便，事非偶然。煎鸞膠而續斷絃，重譜繡絳；托魚腸而傳尺素，謹致丁寧。未奉甘旨，先此申覆。

父母得之甚喜，其父卽賃舟與僕自淮徂浙，逕奔吳興。至道場山下，嚙昔留宿之處，則荒煙野草，狐兔之跡交道。前所見屋宇，乃東西兩墻耳。方疑訪問，適有野僧袂錫而過，叩而問焉。則曰：「此故李將軍所葬金生與翠娘之墳耳。豈有人居乎？」大驚。取其書而視之，則白紙一幅也。時李將軍爲國朝所戮，無從詰問其詳。父哭於墳下曰：「汝以書賺我，令我千里至此，本欲與我一見也！今我至

此而汝藏踪秘跡，匿影潛形。我與汝生爲父子，死何間焉！汝如有靈，毋吝一見，以釋我疑慮也。」是夜，宿於墳。以三更後，翠翠與金生拜跪於前，悲號宛轉，父泣而撫問之，乃具述其始末。曰：「往者禍起蕭牆，兵興屬郡，不能效賈氏女之列，乃致爲沙吒利之驅。忍恥偷生，離鄉去國，恨以蕙蘭之弱質，配茲駑僮之下材。惟知奪石家買笑之嫌，豈暇憐息國不言之婦。叫九關而無路，度一日如三秋。良人不棄舊恩，特勤遠訪，託兄妹之名，而僥獲一見，隔仇讎之情，而終遂不通。彼感疾而先殞，妾含冤而繼殞，欲求附葬，幸得同歸。大略如斯，微言莫盡。」父曰：「我之來此，本欲取汝還家，以奉我耳。今汝已矣，將取汝骨遷於先壙，亦不虛行一遭也。」復泣而言曰：「妾生而不幸，得不視瞻席間，歿日無緣，不得首丘塋壙。然而地道尙靜，神理宜安。若更遷移，反成勞擾。况溪山秀麗，草木榮華，旣已安焉，非所願也。」因抱持其父而大哭。父遂驚覺，乃一夢也。明日，以牲酒奠於墳下，與僕返棹而歸。至今過者，指爲金翠墓云。

剪燈新話卷四

山陽 瞿佑 宗吉著

龍堂靈會錄

吳江有龍王堂，堂蓋廟也。所以奉香火，故謂之堂。或以爲石崖陟出若塘岸焉，故又謂之龍王塘。其地左吳淞而右太湖，風濤險惡，衆水所匯。過者必致敬於廟庭而後行。夙著靈異，具載於范石湖所編吳郡志。元統間，聞人子述者，以歌詩鳴於吳下。因過其處，適值龍柱，乃白龍也。鬚鬚下垂，如一玉柱，鮮甲照曜，如明鏡數百片，轉側於烏雲之內，良久而沒。子述自以爲平生奇觀，莫之能及。雨止，登廟，周覽既畢，乃題古風一章於廳下曰：

龍王之堂龍作主，棟宇青紅照江渚。歲時奉事孰敢違，求晴得晴雨得雨。平生好奇無與伴，訪水尋山遍吳楚。扁舟一葉過垂虹，漲足滄浪浣塵土。神龍有心慰勞苦，變化風雲快觀祝。鬚尾蜿蜒玉柱垂，鱗甲光芒銀鏡舞。村中稽首朝翁姥，船上燃香拜商賈。共說神龍素有靈，降福除災敢輕侮。我登龍堂共龍語，至誠感格誰應許。汲挽湖波作酒漿，採撿江花當肴脯。大字淋漓寫庭戶，過者驚疑居者怒。世間不識謫仙人，笑別神龍指歸路。

題畢，回舟臥於蓬下。忽有魚頭鬼身者自廟而來，施禮於前曰：「龍王奉邀。」子述曰：「龍王處於水府，賤子遊於塵世，風馬牛之不相及也。雖有嚴命，何以能至？」魚頭者曰：「君毋苦。但請瞑目，少頃即當至矣。」子述如言。但聞風水聲，久之漸止。開目，則見殿宇崢嶸，儀衛森列，寒光逼人，不可諦視。直所謂水晶宮也。王聞其至，冠服劍佩而出，延之上，皆致謝曰：「日間蒙惠高作，詞旨既佳，筆勢又妙。廟庭得此，光彩倍增。是以屈君至此，欲得奉酬。」坐未定，闈者傳言客至。王遽出門迎接。見有三人同入。其一高冠巨履，威儀簡重。其一烏帽青裘，風度灑洒。其一則葛巾野服而已。分次而坐。王謂子述曰：「君不識三客乎？乃越范相國、管張使君、唐陸處士耳。」

世所謂吳地三高是也。王對三客言子述題詩之事。俱各傳觀稱贊不已。王曰：「詩人遠臨，貴客借至，賞心樂事，不期而同。」卽命左右設宴於中堂。凡鋪陳之物，飲饌之味，皆非人世所有。酒至，方欲飲。闕者奔入曰：「吳大夫伍君在門。」王急出迎之。既入，范相國猶據首席不能謙避。伍君勃然變色而謂王曰：「此地乃吳國之境，王乃吳地之神，吾乃吳國之忠臣，彼乃吳國之讎人也。吳俗無知，妄以三高爲目，立亭館以奉之。王又延之入室，置之座上，羹日香，吳之恨，寧忍忘之耶？」卽數范相國曰：「汝有三大罪，而人罔知。故千載之下，得以欺世而盜名。吾今爲汝一白之，使大奸無所容，大惡不得隱矣！」相國默然，聽聞其說。乃曰：「昔勾踐志於復讎，臥薪嘗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以此戰伐，孰能禦之。何至假負薪之女，爲誨淫之事，出此鄙計，不以爲愆。吳既已亡，又不能除去尤物，反與共載而去。昔太公蒙面以斬妲己，高頑違令而誅麗華。以此方之，孰得孰失？是謀國之不臧也。既已滅吳，以勾踐爲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同逸樂，浮海而去，以書遺大夫，種云：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獵狗烹。子可以去矣。夫白不能事君，又誘其臣與之偕去。令其主孤立於上，國空無人，於心安乎？昔鮑叔之薦管仲，蕭何之追韓信，以此方之，孰是孰非？是事君之不忠也。既已去位，本求高蹈，何乃聚斂積實，耕於海濱，父子力作，以營千金。屢散而復積，此欲何爲哉！昔魯仲連辭命而不受，張子房辟穀而遠引，以此方之，孰賢孰愚？是持身之不廉也。負此三大罪，安得居吾之上乎？」相國面色如土，不敢出聲。久之，乃曰：「子之罪我則然矣，願聞子之所事。」伍君曰：「吾以家族之不幸，遍遊諸國，不避艱險，終能用吳，以復父兄之讎。又能爲夫羞，復父之讎。則孝爲有餘矣。事吳至死不去，以畢志於其君，雖西屬鏤之後，終無怨詞，則忠爲有餘矣。君不終用，至於臨死，又能逆料沼吳之禍，而爲身後之憂，則智爲有餘矣。使吾尚在，則會稽之債，不可以復振，攜琴之戰，不可以詭勝；而越之君臣，將不暇於朝食，又焉能得志於吾國乎？蓋嘗論之，吳之亡，不在於西子之進，而在於吾之被讒。越之霸，不在於種蠡之用，而在於吾之受戮。吾若不死，則苧蘿之姝，適足爲後宮之娛；榮枯之華，適足爲前殿之秀。姑蘇之臺，麋鹿豈可得遊；至德之廟，禾黍豈至於遽生哉！惟自殘其骨體，自害其股肱，故讎人得以乘其機，敵國得以投其隙。蓋有幸而然耳。豈子代國之所謀國之策乎？」相國辭寒，乃虛位以讓之。伍君遂據其上，相國居第二位，第三第四位則張使君、陸處士、子述居第五。王坐於末席。已而酒行樂作。王請坐客各賦詩歌以爲樂。伍君乃左撫劍，左擊盤，朗朗而作歌曰：

駕餘腥之長舟兮，噫吳會之故都。恨館娃之無人兮，麋鹿遊於姑蘇。憶吳子之驟強兮，蓋得人以爲任。戰柝舉而入楚兮，盟黃池而服晉。何用賢之不終兮，乃自壞其長城。迫角東而乞死兮，始躑躅而哀鳴。泛鴟夷於江中兮，驅白馬於潮頭。頭胥山之蕪

廟兮挾天風而遠遊。龍宮鬱其嵯峨兮，水殿開而宴會。日既吉而良辰兮，接賓朋之冠珮。食椒漿而酌桂醕兮，擊金鐘而曳鳴球。湘妃漢女出而歌舞兮，瑞霧靄而祥煙浮。夜迢迢而未央兮，心搖搖而易醉。撫長劍而作歌兮，聊以泄千古不平之氣。歌竟，范相國持盃而詠詩曰：

霸越平吳，扁舟五湖。昂昂之鶴，泛泛之鳧。功成身退，辭榮辭位。良弓既藏，黃金曷鑄！萬歲千秋，魂魄來遊。今夕何夕，於此淹留！吹笙擊鼓，羅列樽俎。妙女嬌娃，載歌載舞。有酒如河，有肉如坡。相對不樂，日月幾何？金樽翠爵，爲君斟酌。後會未期，且此歡譔。張使君亦倚席而吟詩曰：

驅車適故國，挂席來東吳。西風且夕起，飛塵滿皇都。人生在世間，貴乎得所圖。問渠華亭鶴，何似松江鱸？豈意千年後，高名猶不孤。鬱鬱神靈府，濟濟英俊徒。華筵列玳瑁，美醕傾陸離。妙舞躡珠履，狂吟扣金壺。顧余復何人，亦得同歌呼。作詩記勝事，流傳徧江湖。

陸處士遂離席而陳詩曰：

生計蕭條具一船，筆床茶竈共周旋。但籠甫里能言鴨，不釣襄江縮項鱸。鼓瑟吹笙傳盛事，倒冠落珮預華筵。何須溫嶠燃犀照，已被旁人作話傳。

于述乃製長短句一篇獻於座間曰：

江湖之淵，神物所居。珠宮貝闕，與世不殊。黃金作屋瓦，白玉爲門樞。屏開玳瑁甲，檻植珊瑚珠。祥雲瑞霧相扶輿，上通三光下八區。自非馮夷與海若，孰得於此久躊躇！高堂開宴羅賓主，禮數繁多冠冕聚。忙呼玉女捧牙盤，催喚神娥調翠釜。長蛟鳴，巨蛟舞，鼉吹笙，鼉擊鼓。驪頰之珠照樽俎，鍛鑿之簾挂廊廡。八音迭奏雜仙韶，宮商響切逼雲霄。湘妃姊妹撫瑤瑟，秦家公主來吹簫。麻姑碎壁麒麟脯，洛妃斜拂鳳凰翹。天吳紫鳳顛倒而奔走，金支翠旗纏緲而動搖。胥山之神余所慕，曾謁神祠拜神慕。相國不改言衣冠，使君猶存管風度。座中更有天隨生，口食杞菊骨格清。平生夢想不可見，豈期一旦皆相迎。主人靈聖尤難測，驅駕風雲歸頃刻。尚道八極蓋罔測，豈知不是池中物。鯨生何幸得遭逢，坐令槁朽生華風。待以天廚八珍之異饌，飲以仙府九醞之深鐘。唾壺缺，塵柄折，醉眼生花雙耳熱。不來洲畔採明珠，不去波間摸明月。但將詩句寫鮫綃，留向龍宮訊奇絕。

歌詠俱畢，觥籌交錯。但聞水村暝暝，晨雞鳴。山寺隆隆鐘響，伍君先別，三高繼往。王乃以紅珀盤捧照乘之珠，碧瑤箱盛開水之角，餽贈於子述，命使送還。抵舟，則東方洞然，水路明朗，乃於中流稽首廟堂而去。

太虛司法傳

馮大異名奇，吳楚之狂士也。恃才傲物，不敬鬼神。凡依草附木之妖，驚世而駭俗者，必攘臂當之。至則凌慢毀辱而後已。或火其祠，或沉其像，勇往不顧。以是人亦以膽氣許之。至元丁丑，僑居上蔡之東門。有故之近村。時兵燹之後，蕩無人居。黃沙白骨，一望極目。未至而斜日西沉，愁雲四起。既無旅店，何以安泊道旁。有一古柏林，即投身而入，倚樹少憩。鷓鴣鳴其前，豺狐嗥其後。頃之，有羣鴉接翅而下。或跋一足而啼，或鼓雙翼而舞。叫噪怪惡，循環作陣。復有八九死屍，僵臥左右。陰風颯颯，飛雨驟至。疾雷一聲，羣屍環起。見大異在樹下，踴躍趨附。大異急攀緣上樹以避之。羣屍環繞其下，或囓或嘗，或坐或立，相與大言曰：『今夜必取此人，不然，吾屬將有咎！』已而雲收雨止，月光穿漏。見一夜又自遠而至，頭有二角，舉體青色。大呼闕步，還至林下。以手撮死屍，摘其頭而食之。如嚼瓜之狀。食訖飽臥，鼾睡之聲動地。大異度不可久留，乘其熟寐，下樹逃。行不百步，則夜叉已在後矣。捨命而奔，幾為所及。遇一資寺，急入投之。東西廊皆傾倒，惟殿上有佛像一軀，其狀甚偉。見佛背有一穴，大異計窮，竄身入穴，潛於腹中。自謂得所托，可無慮矣。忽聞佛使鼓腸而笑曰：『彼求之而不得，吾不求而自至。今夜好頓點心，不用食齋也！』即掘迅而起，其行甚重。將上步許，爲門限所礙，蹶然仆地。土木狼籍，胎骨糜碎矣。大異得出，猶大言曰：『胡鬼弄汝，公反自撥其禍！』即出寺而行。遙望野中，燈燭燦燦，諸人揖讓而坐。喜甚，馳往赴之。及至，則皆無頭者也。有頭者則無一臂，或缺一足。大異不顧而走。諸鬼怒曰：『吾輩方此酣暢，此人大膽，敢來衝突！正當執之以爲誦戒耳。』即踉蹌哮吼，或搏牛莖而擲，或攫人骨而投。無頭者則捉頭以趁之。前阻一水，大異亂流而渡。諸鬼至水，則不敢越。巖及半里，大異回顧，猶聞誦誦之聲，靡靡不已。須臾，月墮，不辨蹊徑，失足墜一坑中。其深無底，乃鬼谷也。寒沙眯目，隱氣徹骨。羣鬼萃焉。有髮赤而雙角者，綠毛而兩翼者，烏喙而獠牙者，牛頭而獸面者，皆身如藍靛，口吐火焰。見大異至，相賀曰：『隸人至矣！』即以鐵紮繫其頸，皮綽拴其腰，驅至鬼王之座下。告曰：『此即在世不信鬼神，凌辱吾徒之狂士也。』鬼王怒責之曰：『汝具五體，而有知識，豈不聞鬼神之德其盛矣乎？孔子聖人也，猶曰敬而遠之。大易所謂載鬼一車，小雅所謂爲鬼爲蜮，他如左傳所紀晉景之夢，伯有之事，皆

是物也。汝爲何人，獨言其無？吾受汝侮久矣！今幸相遇，吾烏得而甘心焉。」即命衆鬼卸其冠裳，加以槌棒，流血淋漓，求死不得。鬼王乃謂之曰：「汝欲調泥成醬乎？汝欲身長三丈乎？」人異念泥豈可爲醬。因叩身長三丈。羣鬼即摔之於石床之上，如搗粉之狀。衆手翻覆而按摩之，不覺漸長。已而扶起，果三丈矣。莫莫如竹竿焉。衆笑婦之呼爲長竿怪。王又謂之曰：「汝欲煮石成汁乎？汝欲身矮一尺乎？」大異方苦其長，不能自立，即願身矮一尺。羣鬼又驅至石床上，如按麵之狀，極力一捺，骨節磔磔有聲。乃擁之起，果一尺矣。團團如巨蟹焉。衆又笑婦之呼爲彭蜃怪。大異蹣跚於地，不勝其苦。旁有一老鬼撫掌大笑曰：「足下平日不信鬼怪，今日何故作此形骸？」乃請於衆曰：「彼雖無禮，然遭辱亦甚矣。可憐許，請有之！」即以兩手提挈大異而抖擻之，須臾復故。大異求還，諸鬼曰：「汝既到此，不可徒返。吾等各有一物相贈，所貴人間知有我輩耳。」老鬼曰：「然則以何物贈之？」一鬼曰：「吾贈以撥雲之角。」即以兩角置於大異之額，峩然相向。一鬼曰：「吾贈以哨風之嘴。」即以一錢嘴加於其唇，尖銳如鳥喙焉。一鬼曰：「吾贈以朱華之髮。」即以赤水染其髮，皆鬚鬢而上指，其色如火。一鬼曰：「吾贈以碧光之睛。」即以二青珠嵌於其目，湛湛而碧色矣。老鬼遂送之出坑曰：「善自珍重。向者羣小瀟瀟，幸勿記懷也。」大異雖得出，然而頂撥雲之角，戴哨風之嘴，被朱華之髮，含碧光之睛，儼然成一奇鬼。到家，妻孥不敢認，出市，衆共聚觀，以爲怪物。小兒則驚啼而逃避。遂閉戶不食，憤懣而死。臨死，謂其室曰：「我爲諸鬼所困，今其死矣！可多以紙筆置瓶中，我將訟之於天。數日之內，蔡州有一奇事，是我得理之時也。可灑酒而賀我矣。」言訖而逝。過三日，白晝風雨大作，雲霧四塞，雷霆霹靂，聲振寰宇。屋瓦皆飛，大木盡拔。經宿始霽。則所墮之坑陷爲一巨澤，瀰漫數里，其水皆赤。忽聞瓶中作語曰：「訟已得理！諸鬼皆夷滅無遺！天府以吾正直，命爲太虛殿司法。職任隆重，不復再來人世矣。」其家祭而葬之。盼釐之間，如有驗焉。

修文舍人傳

夏顏字希賢，吳之震澤人也。博學多聞，性氣英邁，幅巾布裘，遊於東西兩浙間。喜慷慨論事，齷齪不厭。人每傾下之。然而命分甚薄，日不暇給。嘗喟然長歎曰：「夏顏，汝修身謹行，奈何不能潤其家乎？」則又自解曰：「顏淵困於陋巷，豈道義之不足也？賈誼屈於長沙，豈文章之不曉也？校尉封拜而李廣不侯，豈智勇之不逮也？侏儒飽死而方朔苦飢，豈才藝之不敏也？蓋有命焉，不可幸而致。吾知順受而已，豈敢非理妄求哉！」至正初，客死潤州，葬於北固山下。友人有與之契厚者，忽遇之於途，見顏驅高車，擁大蓋，峨冠曳屐。

如侯伯狀。從者各執其物，呵殿而隨護，風彩揚揚，非復往日。投北而去。友人不敢呼之。一日，早作，復遇之於里門。顏遽牽帷下車而施，揖曰：「故人安否？」友人遂與叙舊。執手談語，不異平生。乃問之曰：「與君隔別未久，而能自致青雲，立身要路，車馬僕從，如此之盛，衣服冠帶，如此之華，可謂大丈夫得志之秋矣！不勝羨之至！」顏曰：「吾今隸職冥司，頗極清要。故人下問，何敢有隱。但途路之次，未暇備述。如不相棄，可於後夕會於甘露寺多景樓，庶得從容時頃，少敘闊闊。不知可乎？望勿以幽冥爲訝而負此誠約也。」友人許之。告別而去。是夕，攜酒而往。則顏已先在。見其至，喜甚，迎謂曰：「故人眞信士，可謂死生之交矣！」乃言曰：「地下之樂，不減人間，吾今爲修文舍人，瀟瀟卜商舊職也。冥司用人，選擇甚精，必當其才，必稱其職，然後官位可居，爵祿可致。非若人間可以賄賂而通，可以門第而進，可以外貌而濫充，可以虛名而躡取也。試與君論之。今夫入世之上，仕路之間，秉筆中書者，豈盡蕭曹內魏之徒乎？提兵闔外者，豈盡韓彭衛霍之流乎？館閣撰文者，豈皆班揚並馬之輩乎？郡邑牧民者，豈皆龔黃召杜之儔乎？黜職伏轡車而驚駭朕蕝，風風棲棘棘而鳴鶴鳴戶庭，賢者稿項黃馘而死於下，不賢者比肩接踵而縲於世。故治日常少，亂日常多，正坐此也。冥司則不然。黜陟必明，賞罰必公。昔日負君之賊，敗國之臣，受穹俯而享厚祿者，至此必受其殃；昔日積善之家，修德之士，陞下位而困窮途者，至此必蒙其福。蓋輪迴之數，報應之條，至此而莫逃矣。」遂引滿而飲，連舉數觥，凭欄觀眺，口占律詩二章，吟贈友人曰：

笑拍闌干扣玉壺，林鴉驚散落禽呼。一江流水三更月，兩岸青山六代都。富貴不來吾老矣，幽明無問子知乎。傍人若問前程事，積善行仁是坦途。

滿身風露夜茫茫，一片山光與水光。鐵鑿城邊人斲月，鬼門關外客還鄉。功名不博詩千首，生死何殊夢一場。賴有故人知此意，清談終夕據藤床。

吟訖，搔首而言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僕在世之日，無德可稱，無功可述。然而著成集錄，不下數百卷，作爲文章，將及千餘篇，皆極深研，幾盡意而爲之者。奄忽以來，家事零替，內無應門之童，外絕知音之士。盜賊之所攘竊，蟲鼠之所毀傷，十不存一，甚可惜也。伏望故人，以憐才爲念，恤交爲心，捐季子之寶劍，付堯夫之麥舟，用財於富行，施德於不報，刻之桐梓，傳於好事，庶幾不與草木同腐，此則故人之賜也。與言及此，慚愧何勝！」友人許諾。顏大喜，捧觴拜獻，以致丁寧之意。已而東方漸曙，告別而去。友人歸吳中，訪其家，除散亡零落外，猶得遺文數百篇，并所著及古錄通文志等書，亟命工鏤版藏之於肆，以廣其傳。顏復知門致謝，自此往來無聞。

其家吉凶禍福，皆前期報之。三年之後，友人感疾，頗來訪問，因謂曰：「僕備員修文府，日月已滿，當得舉代。其間最重此職，得之甚難。君若不欲，則不敢強。萬一欲之，當與盡力。所以汲汲於此者，蓋欲報君錄版之恩耳。人生會常有死，縱復強延數年，何可得居此地也？」友人欣然許之。遂處置家事，不復治療，數日而終。

鑑湖夜泛記

處士成令言不求聞達，素愛會稽山水。天歷間，卜居鑑湖之濱，誦：「千巖競秀，萬壑爭流」之句，終日遨遊不輟。常乘一葉小舟，不施篙，風帆浪楫，任其所之。或觀魚水涯，或盟鷗沙際，或蘋洲狎鷺，或柳岸聞鶯。沿湖三十里，飛者走者，浮者躍者，皆熟其狀，與之相忘。自去自來，不復疑懼。而樵翁耕叟漁童牧豎，遇之不問老幼，俱得其歡心焉。初秋之夕，泊舟千秋觀下。金風乍起，白露未零，星斗交輝，水天一色。時聞菱歌蓮唱，應答於洲渚之間。令言臥舟中，仰視天漢，如白練萬丈，橫亘於南北，織雲掃跡，一塵不起。乃扣船舷歌宋之問明河之篇，飄飄然有遺世獨立，羽化登仙之意。舟忽自動，其行甚速。風水俱駛，一瞬千里。若有物引之者。令言莫測。頃與至一處，寒氣襲人，清光奪目，如玉川淋漓，琪花瑤草生其中。如銀海洋，洋異獸神魚，泳其內。鳥鴉羣鳴，白榆亂植。令言度非人間。披衣而起。見珠宮巖然，貝闕高聳，有一仙娥，自內而出，被冰縞之衣，曳霜紈之帔，戴翠鳳步搖之冠，躡瓊紋九章之履。侍女二人，一執金柄障扇，一捧玉環如意，星眸月貌，光彩照人。至岸側，謂令言曰：「處士來何遲？」令言拱而對曰：「僕晦迹江湖，忘形魚鳥，素乏誠約，又昧平生，何以有來遲之問？」仙娥笑曰：「卿安得而識我乎？」所以奉邀至此者，蓋以卿夙負高義，久存碩德，將有誠悃，藉卿傳之於世耳。」乃請令言登岸，邀之入門。行數十步，見一大殿，榜曰：天章之殿。殿後有一高閣，題曰：靈光之閣。內設雲霞屏，鋪玉華堂，四面皆水晶簾，以珊瑚鈎挂之，通明如白晝。梁間懸香毳二枚，蘭麝之氣芬芳觸鼻。請令言對席坐，而語之曰：「卿識此地乎？即人世所謂天河，妾乃織女之神也。此去塵間乃八萬餘里矣。」令言離席而言曰：「下界愚民，甘與草木同腐。今夕何幸，身遊天府，足踐仙宮，獲福無量，受恩過望。然未知尊神欲託以何事，授以何言，願得詳聞，以釋塵慮。」仙娥乃低首斂躬，端肅而致詞曰：「妾乃孫臏星之女，夙稟貞性，離羣索居，豈意下土無知，愚民好誕，妄傳秋夕之期，指作牽牛之配，致令清潔之操，受此污辱之名。聞其源者，齊諾多詐之書，鼓其波者，楚俗不經之語，傳會其說而倡之者，柳宗元乞巧之文，鋪張其事而和之者，張文潛七夕之詠，鄧詞雄辯，無以自明，謬語邪言，何所

不至往往形諸簡牘，播於篇章，有曰：「北斗佳人雙淚流，眼穿腸斷爲牽牛。」又曰：「莫言天上稀相見，病勝人間去不回。」有曰：「未會牽牛意若何，須邀織女弄金梭。」又曰：「時人不用穿針待，沒得心情送巧來。」似此者不一而足，裝悔神靈，固知忌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令言對曰：「鵲橋之會，牛渚之遊，今聽神言，審其妄矣。然如嫦娥月殿之奔，神女高唐之會，后土饒仇之事，湘靈冥會之詩，果有之手，抑未然乎？」仙娥慚然曰：「嫦娥者，月宮仙女，后土者，地祇貴神，大禹開峽之功，巫神實佐之，而湘靈者，堯女舜妃，是皆聖賢之高，貞烈之倫，烏有如世俗所謂哉！非若上元之降，封陟，雲英之遇裴航，蘭香之嫁張碩，彩鸞之配文蕭，情慾易生，事跡難掩者也。世人詠月之詩曰：「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題峽之句曰：「自高唐賦成後，楚天雲雨盡堪疑。」夫日月兩際，混淪之際，開闢之初，既已具矣，豈有羿妻之說，竊藥之事，而妄以孤眠孀宿侮之乎？雲者，山川濛氣，雨者，天地沛澤，奈何因宋玉之謬，輒指爲屏帷之樂，警之柝席之歡，慢神瀆天，莫此爲甚！湘君夫人，帝舜之配，陟方之日，蓋已老矣，李羣玉者，果何人歟？敢以淫邪之詞，潤於黃陵之廟，曰：「不知精爽落何處，疑是行雲秋色中。」自述奇遇，引歸其身，誕妄矯誣，名檢掃地，后土之博，唐人不放明斥，則人之惡，故假此以諷之，不世俗不識，便謂誠然。至有「韋郎年少耽閑事，案上休看太白經」之句，夫然舉諸人，皆有配耦，其無耦者，則無然者也。士君子於名教中，自有樂地，何至遺跡鄙，譏謗高明，既以欺其心，又以惑於世，而自處於有過之域哉！幸聊至世，悉爲白之，毋令雲霄之上，星漢之間，久受黃口之譏，青蠅之玷也。」令言又問曰：「世俗之多誑仙真之被誣，今聽神言，知其僞矣。然如張翥之乘槎，君平之辨石，將信然歟？抑妄談歟？」仙娥曰：「此事則誠然矣！夫博望侯乃金門直吏，嚴先生乃宰相仙曹，皆謫人間，靈性具在，故能周遊八極，辨識異物，豈常人之比乎？卿非三生有緣，今夕亦烏得至此？」遂出瑞錦二端，以贈之，曰：「卿可歸矣。所託之事，幸勿相忘。」令言拜辭登舟，但覺風露高寒，灑灑洶洶，一飯之頃，却回舊所，則淡霧初生，大星漸落，鶴三鳴而更五點矣。取錦視之，與世間所織不甚相異，藏之篋笥，以待博物者辨之。後遇西域賈胡，試出示焉，撫翫移時，改容言曰：「此天上至寶，非人間物也。」令言問何以知之，曰：「吾見其文，順而不亂，色純而不雜，以日映之，瑞氣遽感而起，以塵掩之，自然飛揚而去，以爲帷帳，蚊蚋不敢入，以爲衣帔，雨雪不能滲，隆冬御之，不必挾纊而煖，盛夏張之，不必乘風而涼，其蓋扶桑之葉所飼，其絲則天河之水所濯，豈非織女機中之物乎？君何從得此？」令言秘之，不肯述其故。遂輕舟短棹，長遊不返。後二十年，有遇之於玉笥峰者，顏貌紅澤，雙瞳湛然，黃冠布衣，不巾不帶，揖而問之，則御風而去，其疾如飛，追之不能及矣。

綠衣人傳

天水趙源，早喪父母，未有妻室。延請遊學，至於錢塘，僑居西湖葛嶺之上。其側即宋費秋聲舊宅也。源獨居無聊，嘗日晚徒倚門外。見一女子，從東來，綠衣雙鬢，年可十五六。雖不盛妝濃飾，而姿色過人。源注目久之，明日出門又見。如此凡數度。日晚輒來。源戲問之曰：「家居何處？暮暮來此？」女笑而拜曰：「兒家與君爲隣，君自不識耳。」源試挑之，女欣然而應。因遂留宿，甚相親昵。明且辭去，夜則復來。如此凡月餘。情愛甚至。源問其姓氏居址。女曰：「君但得美婦而已，何用強知？」問之不已，則曰：「兒常衣綠，但呼我爲綠衣人可矣。」終不告以居址所在。源意其爲巨室妾媵，夜出私奔，或恐事蹟彰聞，故不肯言耳。信之不疑，寵念轉密。一夕，源被酒戲指其衣曰：「此真可謂綠兮衣兮，綠衣黃裳者也。」女有慚色，數夕不至。及再來，源扣之，乃曰：「本欲相與偕老，奈何以婢妾待之，令人怏怏而不安。故數日不取侍君之側。然君已知矣。今不復隱，請得備言之。兒與君舊相識也。今非至情相感，莫能及此。」源問其故。女慨然曰：「得無相難乎？兒實非今世人，亦非有禍於君者，蓋其數當然，夙緣未盡耳。」源大驚曰：「願聞其詳。」女曰：「兒故宋秋聲下章之侍女也。本臨安良家子，少善弈。某年十五，以某童入侍。每秋聲回朝，宴坐半閒堂，必召兒侍弈，備見寵愛。是時，君爲其家蒼頭，職主煎茶。每因供進茶甌，得至後堂。君時年少美姿容，兒見而慕之。嘗以綉羅錢篋，乘暗投君。君亦以瓊瑣脂盒爲贈。彼此雖各有意，而內外嚴密，莫能得其便。爲後同輩所覺，讒於秋聲，遂與君同賜死於西湖斷橋之下。君今已再世爲人，而兒猶在鬼錄，得非命歟？」言訖，嗚咽泣下。源亦爲之動容。久之，乃曰：「審若是，則吾與汝乃再世因緣也。當更加親愛，以償疇昔之願。」自是遂留宿源舍，不復更去。源素不善弈，教之弈，盡傳其妙。凡平日以某稱者，皆不能敵也。每說秋聲舊事，其所目擊者，歷歷甚詳。嘗言秋聲一日倚樓，窺望諸姬皆侍。適二人烏巾素服，乘小舟出湖登岸。一姬曰：「美哉，二少年！」秋聲曰：「汝願事之耶？當令納聘。」姬笑而無言。逾時，令人捧一盒，呼諸姬至前曰：「適爲某姬納聘。」啟視之，則姬之首也。諸姬皆戰慄而退。又嘗取鹽數百艘至都市貨之。太學有詩曰：

昨夜江頭湧碧波，滿船都載相公蠶。雖然要作調羹用，未必調羹用許多！

秋聲聞之，遂以十人付獄，論以誹謗罪。又嘗於浙西行公田法，民受其苦，或題詩於路左云：

襄陽累歲困孤城，黎養湖山不出征。不識喇叭形勢地，公田枉自害蒼生。

砍草以之，捕得酒室，又嘗帶寒水，十人共飲，已足。未有一道士，衣褐藍縷，至門求粥。幸者以數足，不肯引入。道士堅求不去，不得已於門側宿焉。齋罷，置鉢於案而去。衆悉力舉之不動。啟於秋壑，自往舉之，乃有詩二句云：「得好休時便好休，收花結子在瀟州。」始知真仙降臨而不識也。然終不喻漳州之意，嗟乎！孰知有漳州木綿庵之厄也！又嘗有梢人泊舟蘇隄，時方盛夏，臥於舟尾，終夜不寐。見三人長不盈尺，集於沙際。一曰：「張公至矣，如之奈何？」一曰：「賈平章非仁者，決不相恕。」一曰：「我則已矣，公等及見其敗也。」相與哭入水中。次日，漁者張公獲一鰲，徑二尺餘，納之府第。不三年而禍作。蓋物亦先知，數而不可逃也。源曰：「吾今日與汝相遇，抑豈非數乎？」女曰：「是誠不妄矣！」源曰：「汝之精氣能久存於世耶？」女曰：「數至則散矣。」源曰：「然則何時？」女曰：「三年耳。」源固未之信，及期臥病不起。源爲之迎醫，女不欲曰：「范固已與君言矣。因緣之契，夫婦之情，盡於此矣。」即以手握源臂而與之訣曰：「早以幽陰之質，得事君子，荷蒙不棄，周旋許時。往者一念之私，俱陷不測之禍。然而海枯石爛，此恨難消。地老天荒，此恨不泯。今幸得續前生之好，踐往世之盟，三枝於茲，志願已足。請從此辭，毋更以爲念也。」言訖而墮，而呼之不應矣。源大傷慟，爲治棺槨而斂之。將葬，怪其柩甚輕，啟而視之，惟衣衾釵珥在耳。乃虛葬於北山之麓。源感其情，不復再娶。投靈隱寺出家爲僧，終其身云。

附錄

秋香亭記

至正間，有商生者，隨父宦遊姑蘇，僑居烏鵲橋。其隣則弘農楊氏第也。楊氏乃延祐大詩人浦城公之裔。浦城娶於商，其孫女名采采，則生中表兄妹也。浦城早歿，商氏尙存。生少年氣稟清淑，性質溫粹，與采俱在童叟。商氏卽生之祖姑也。每讀書之暇，與采采共戲於庭，爲商氏所鍾愛。嘗與生指采采謂曰：「汝宜益加進德。吾孫女不遺他異，當令事汝以續二姓之親，永以爲好也。」女父母樂聞此言，卽欲歸之。而生微親以生年幼，恐其怠於學業，請俟他日。生女因商氏之言，倍相憐愛。數歲，遇中秋月夕，家人會飲，酒醉遂同遊於生宅秋香亭上。有二村樹，垂蔭婆娑，花方盛開，月色團圓，香氣穠馥。生女私於其下，語心焉。是後，女年稍長，不復過宅，每歲

節伏臘，僅以兄妹禮見於中堂而已。閨閣深邃，莫能致意。時桂始開，女以折花爲名，以碧瑤牋書絕句二首，令侍婢秀香持以授生，屬生繼和。詩曰：

秋香亭上桂花芳，幾度風吹到綉房。自恨人生不如樹，朝朝揚斷屋西牆。

秋香亭上桂花舒，用意殷勤種兩株。願得他年如此樹，誰裁步障護明珠。

生得之驚喜，遂口占二首，書以奉答，付婢持去。詩曰：

深盟密約兩情勞，猶有餘香在舊袍。記得去年攜手處，秋香亭上月輪高。

高栽翠柳隔芳園，牢織金籠貯彩鴛。忽有書來傳好語，秋香亭上語鶯喧。

生始慕其色，而己不知其才之若是也。既有二詩，失喜欲狂。但謂首余足以待結褵之期，不計其他也。女後以多情致疾，恐生不知其眷戀之情，乃以吳綾帕題絕句於上，令婢持以贈生。詩曰：

羅帕薰香病裏頭，眼波嬌溜滿眶秋。風流不與愁相約，纔到風流便存愁。

生感數再三，未及酬和。適高郵張氏兵起，三吳擾亂。生父學家南歸臨安，展轉會稽、四明，以避亂。女家亦北徙金陵。昔非不通者十載。吳元年，國朝混一道路始通。時生父已歿，獨卒居錢塘故址。遺齋使老蒼頭往金陵物色之，則女以甲辰年適太原王氏，有子矣。蒼頭回報，生雖悵然絕望，然終欲一致款曲於女，以導達其情。遂市粳米、二盞、紫綿脂百餅，遣蒼頭齎往遺之。恨其負約，不復致書，但以蒼頭已意，托交親之故，求一見以視其情。王氏亦金陵巨宰，聞綵帛舖於市，適女垂簾獨見，立蒼頭趨於門，遽呼之曰：「得非商兄家舊人耶？」即命之入，詢問動靜，顏色慘阻。蒼頭以二物進，女怪其無書，具述生意以告。女吁嗟抑塞，不能致辭。以酒饌待之，約其明日再來叙話。蒼頭如命而行。女剪烏絲欄，修簡遺生，曰：

伏承來使，具述前因。天不成全，事多間阻。蓋自前朝失政，列郡受兵，大傷小亡，割肉強食。昔遭禍亂，十載於此。偶獲生存，一身非故。東西奔竄，左右逃避。祖母辭堂，先君捐館。避終風之狂暴，慮行露之沾濡。欲終守前盟，則鱗鴻永絕；欲舉行小諒，則溝壑莫知。不幸委身從人，延命度日。願伶俜之弱質，值屯蹙之衰年。社往封景關情，逢時起恨。雖應酬之際，勉爲笑禱；而岑寂之中，不勝傷感。追思舊事，如在昨朝。華翰銘心，佳音屬耳。半食未煖，幽夢難通。一枕纔欲驚嘆，又散。視容光之減，香知慟悵之因。郎

飯後會之無由，歎今生之虛度，豈意高明不棄，撫念過深。加沛澤以澆施，回餘光以返照。採葑非之下體，記燕窩之微器。復致
耀首之華，膏唇之飾，衰容頓改，厚惠何施！雖尚恩私，意增慚愧！而况邇來形銷體削，食減心煩，知來日之無多，念此身之如寄。
兄若見之，亦當賤惡而棄去，尙何矜恤之有焉！倘恩情未盡，當結伉儷於來生，續婚姻於後世耳。臨楮嗚咽，悲不能禁。復製五
十六字，上瀆清覽。苟或察其辭而恕其意，使僕扇懷恩，緣袍戀德，則雖死日之，猶生之年也。詩云：

好因緣是惡因緣，只怨干戈不怨天。兩世玉鴛猶再合，何時金錦得重圓？彩鸞舞後腸空斷，青雀飛來信不傳。安得神靈如倩
女，芳魂容易到君邊！

生得書，雖無復致望，猶和其韻以自遣云：

秋香亭上舊因緣，長記中秋半夜天。鴛枕沁紅妝淚濕，鳳衫凝碧唾花圓。斷紋無復鸞膠續，舊盒空勞蝶使傳。惟有當時端正
月，清光能照兩人邊。

併其書藏巾笥中。每一覽之，輒寢食俱廢者累日。蓋終不能忘情焉。生之友山陽翟佑備知其詳，擬以埋藏之。復製蘇麻芳一
闕，以著其事。詞曰：

月老難憑，星期易阻，御溝紅葉堪燒。辛勤種下，擬弄鳳凰簫。可惜滅香無主，零落盡露藥烟條。翠春晚，綠陰青子，題鴛已無聊。

藍橋雖不遠，世無癡勒誰盜紅綃。悵椒鹽水隔灘，恨難消。回首秋香亭上，雙桂老，落葉飄飄。相思信，還他未了，腸斷可憐宵。
仍記其始末以附於古今傳奇之後。使多情者覽之，則章臺柳折，佳人之恨無窮。仗義者聞之，則茅山藥成，俠士之心有在。又安
知其終如此而已也。

剪燈新話卷四終

李贄傳

明史附耿定向傳

定向學本王守仁，嘗招晉江李贄於黃安。後漸惡之。贄亦屢短定向。士大夫好禪者，往往從贄游。贄小有才，機辨，定向不能勝也。贄爲姚安知府。一旦自去其髮，冠服坐堂。上官勸令解任。居黃安，日引士人講學，雜以婦女，專崇釋氏，卑侮孔孟。後北游通州，爲給事中張問達所劾，逮死獄中。

李溫陵傳

袁宏道

李溫陵者，名載，少舉孝廉。以道遠，不再上公車。爲校官，徘徊郡署間。後爲姚安太守。公爲人中懷外冷，非骨稜稜。性甚下急，好面折人過。士非參其神契者，不與言。強力任性，不強其意之所不欲。初未知學，有道學先生語之曰：「公怖死否？」公曰：「死矣，安得不怖？」曰：「公既怖死，何不學道，所以免生死也？」公曰：「有是哉！」遂潛心道妙。久之，自有所契。超於語言文字之表。諸執卷蹄者，了不能及。爲守，法令清簡，不言而治。每至伽藍，判了公事，坐堂皇上，或實名僧其間。簿書有隙，即與參論虛玄。人皆怪之，公亦不顧。祿休之外，了無長物。陸續鬱林之石，任昉桃花之米，無以過也。久之，厭圭組，遂入雞足山，閱龍藏不出。御史劉維奇其節，疏令致仕。以歸。初與蔡黃安、秋子庸善，罷弗遂，不歸。曰：「我老矣，得一二勝友，終日晤言，以遣餘日，卽爲至快，何必故鄉也？」遂攜妻女客黃安。中年，得數男，皆不育。體素羸，濟於聲色，又癯潔，惡近婦人。故雖無子，不置妾婢。後妻女欲歸，趣歸之。自稱流寓客子。既無家累，又斷俗緣，參求乘理，極其超悟。別膚見骨，通竊理路，出爲議論，皆爲刀劍上事。獅子逆乳，香象絕流，發詠孤高，少有酬其機者。子庸死，子庸之兄入台，公惜其超脫，恐子姪效之，有遺棄之病，數至箴切。公遂至麻城龍潭湖上，與僧無念、周友山、丘坦之、楊定見聚。閉門下鍵，日以讀書爲事。性愛掃地，數人縛帚不給。衿裙澆洗，極其鮮潔。拭面拂身，有同水淫。不喜俗客，不獲辭而至。但一交手，卽令之遠坐。嫌其臭味。其忻賞者，鎮日言笑，意所不契，寂無一語。滑稽排調，衝口而發。既能解頤，亦可刺骨。所讀書皆鈔寫爲善本。東國之秘語，西方之靈文，騷馬班之篇，陶謝柳杜之詩，下至稗官小說之奇，宋元名人之曲，雪籬丹筆，逐字讎校，肌理分，時出新意。其爲文，不阡不陌，據其胸中之獨見，精光凜凜，不可迫視。詩不多作，大有神境。亦喜作書。每研墨伸楮，則解衣大叫，作鬼起鵲落之狀。其得意者，亦甚可愛。瘦勁險絕，鐵腕萬鈞，骨稜稜紙上。一日，惡頭蓬，倦於梳櫛，遂去其髮，獨存鬢鬚。公氣旣激昂，行復詭異，斥異端者，日益側目。與秋公往復辨論。每一封，累萬言，發道學之隱情。風雨江波，讀之者蒿其識，欽其才，畏其筆。始有以刻語聞當事。當事者遂之。於時，左轄劉公

東星迎公武昌舍蓋公之堂。自後屢歸屢游。劉公迎之泔水。海中承迎之雲中。而焦公朝侯迎之秣陵。無何復歸鹿城。時又有以幻語聞當事。當事者又誤信而逐之。火其蘭若。而馬御史經綸。遂躬迎之於北通州。又會當事者。欲刊異端以正文體。疏論之。遣金吾緹騎逮公。初公病。病中復定所作易。因。其名曰九正易。因。常曰：『我得九正易。因。成。死快矣。』易。因。成。病轉甚。至是逮者至。邸舍。公曰：『問馬公。』馬公曰：『衛士至。』公力疾起。行數步。大聲曰：『是爲我也。爲我取門片來。』遂臥其上。疾呼曰：『速行。我罪人也不宜留。』馬公願從。公曰：『逐臣不入城。制也。且不有老父在。』馬公曰：『朝廷以先生爲妖人。我藏妖人者也。死則俱死耳。』終不令先生往而已。獨留。馬公卒同行。至通州城外。都門之牘。尼馬公行者紛至。其僕數十人。奉其父命。泣留之。馬公不聽。竟與公偕。明日。大金吾實訊。侍者掖而入。臥於塔上。金吾曰：『若何以妄著書。』公曰：『罪人著書甚多。具在於聖教有益無損。』大金吾笑其崛強。獄竟。無所實詞。大略止回籍耳。久之。旨不下。公於獄舍中。作詩讀書自如。一日。呼侍者。雍髮。侍者去。遂持刀自割其喉。氣不絕者兩日。侍者問和尙痛否。以指書其手曰：『不痛。』又問曰：『和尙何自割。』書曰：『七十老翁何所求。』遂絕。時馬公以事緩。歸觀其父。至是聞而傷之曰：『吾護持不謹。以致於斯也。傷哉。』乃歸其骸於通。爲之大治家墓。營佛刹云。公素不愛著書。初與耿公辨論之語。多爲掌記者所錄。遂哀之爲焚書。後以時義詮聖賢深旨。爲說書。最後理其先所詮次之史。焦公等刻之於南京。是爲藏書。蓋公於誦讀之暇。尤愛讀史。於古人作用之妙。大有所窺。以爲世道安危治亂之機。捷於呼吸。激於縷黍。世之小人。既僥倖喪人之國。而世之君子。理障太多。名心太重。護惜太甚。爲格套局而所拘。不知古人清淨無爲行所無事之旨。與藏身忍垢委曲周旋之用。使君子不能以用小人。而小人得以制君子。故往往明而不晦。激而不平。以至於亂。而世儒觀古人之跡。又纏繩以一切之法。不能虛心平氣。求短於長。見瑕於瑜。好不知惡。惡不知美。至於今。接響傳聲。其觀場逐隊之見。已入人之骨髓而不可破。於是上下數千年之間。別出手眼。凡古所稱爲大君子者。有時攻其所短。而所稱爲小人不足齒者。有時不沒其所長。其意大抵在於黜虛文。求實用。舍皮毛。見神骨。去浮理。揣人情。即矯枉之過。不無偏有量。輕。而舍其批駁諷笑之語。細心讀之。其破的中窳之處。大有補於世道人心。而人遂以爲得罪於名教。比之毀聖叛道。則已過矣。昔馬遷班固。各以意見爲史。馬遷先黃老後六經。退處士進游俠。當時非之。而班固亦排守節。鄙正直。後世鑑二史之弊。汰其意見。一一歸之醇正。然二家之書。若揭日月。而唐宋之史。讀不終篇而已。兀然作欠伸狀。何也。豈非以獨見之處。即其精光之不可磨滅者歟。且夫今之言汪洋自恣。莫如莊子。然未有因讀莊子。而汪洋自恣者也。即汪洋自恣之人。又未必讀莊子也。今

之言天性刻薄，莫如韓子。然未有因讀韓子而天性刻薄者也。即天性刻薄之人，亦未必讀韓子也。自有此二書以來，讀莊子者操其勝韻，超然名利之外者，代不乏人。讀申韓之書，得其信賞必罰者，亦足以強主而尊朝廷。即醇正如諸葛，亦手寫之以進後主。何嘗以意見少駁，遂盡廢之哉！夫六經洙泗之書，梁肉也。世之食梁肉太多者，亦能留滯而成痞。故治者以大黃蜀豆，瀉其積穢，然後脾胃復而無病。九賓之筵，雞豚魚肉，相繼而進。至於海錯，若江瑤柱之屬，弊吻裂舌，而人思一朵。願則謂公之書為消積導滯之書，可謂世間一種珍奇不可無一不可有二之書亦可。特其出之也太蚤，故觀者之成心不化，而指摘生焉。然而窮公之所以罹禍，又不自書中來也。大都公之為人，真不可知者。本絕意仕進人也，而專談用世之略，謂天下事決非好名小儒之所能為；本狷潔自厲，操若冰霜人也，而深惡枯清自矜刻蕪瑣細者，謂其害必在子孫；本屏絕聲色，視情慾如糞土人也，而愛憐光景於花月兒女之情狀，亦極其賞玩；若借以文其寂寞，本多怪少可，與物不和人也，而於士之有一長一能者，傾注愛慕，自以為不如；本息機忘世，槁木死灰人也，而於古之忠臣義士，俠兒劍客，存亡雅誼，生死交情，讀其遺事，為之咋指欷歔，投袂而起，泣淚橫流，痛哭滂沱，而不自禁。若夫骨堅金石，氣薄雲天，言有觸而必吐，意無往而不伸，排搗勝已，跌宕玉公，孔文舉調魏武，若稚子，稽叔夜視鍾會如奴隸，鳥巢可覆，不改其風味，變翻可鍛，不馴其龍性，斯所由焚芝鋤蕙，舍刀若苗者也。嗟乎！才太高，氣太豪，不能埋照，溷俗卒就囹圄，慚柳下而愧孫登，可惜也！夫可戒也！夫公晚年讀易，著書曰九正易。因意者公於易大有得，舍允入謙，而今遂老矣。逝矣。公所表章之書，若陽明先生年譜及龍溪語錄，其類多不可悉記云。

外史袁中道曰：公之於溫陵也學之否？予曰：雖好之，不學之也。其人不能學者有五；不願學者有三。公為士居官，清節凜凜；而吾輩隨來輒受，操同中人，一不能學也；公不入季女之室，不登治童之牀，而吾輩不斷情慾，未絕嬖寵，二不能學也；公深入至道，見其大者，而吾輩株守文字，不得玄旨，三不能學也；公自少至老，惟知讀書，而吾輩汨沒塵緣，不親章編，四不能學也；公直氣勁節，不為人屈，而吾輩胆怯弱，隨人俯仰，五不能學也。若好剛使氣，快意恩讎，意所不可，動筆書之，不願學者一矣；既已離仕而隱，即宜遁迹入山，而乃徘徊人世，禍逐名起，不願學者二矣；急乘緩戒，細行不修，任情適口，鬻刀狼藉，不願學者三矣。夫其所不能學者，將終身不能學，而其所不願學者，斷斷乎其不學之矣。故曰：雖好之，不學之也。若夫幻人之談，謂其既已髡髮，仍冠進賢，八十之年，不忘欲想者，有是哉！所謂螻蟻擲糞，自其口出者也。

李卓吾詩集

明 李 贄 撰

四言長篇

讀書樂并引

曹公云：『老而能學，唯吾與袁伯業。』夫以四分五裂，橫戈支戟，猶能手不釋卷，況清遠閒曠哉！一老子邪，雖然，此亦難強。余蓋有天幸焉。天幸生我目，雖古希猶能視細書；天幸生我手，雖古希猶能書細字。然此未爲幸也。天幸生我性，平生不喜見俗人。故自壯至老，無有親賓往來之擾，得以一意讀書。天幸生我情，平生不愛近家人，故終老龍湖，幸免俯仰逼迫之苦。而又得以一意讀書。然此亦未爲幸也。天幸生我心，眼開卷便見人，便見其人終始之槩。夫讀書論世，古多有之。或見皮面，或見體膚，或見血脈，或見筋骨。然至骨極矣。縱自謂能洞五臟，其實尙未刺骨也。此余之自謂得天幸者一也。天幸生我大膽。凡昔人之所忻豔以爲賢者，予多以爲假，多以爲迂腐，不才而不切於用。其所鄙者，棄者唾且罵者，余皆的以爲可託國家而託身也。其是非大戾，昔人如此，非大膽而何。此又余之自謂得天之幸者二也。有此二幸，是以老而樂學。故作讀書樂，以自樂焉。

天生龍湖，以待卓吾。天生卓吾，乃在龍湖。龍湖卓吾，其樂何如！四時讀書，不知其餘。讀書伊何？會我者多。一與心會，自笑自歌。歌吟不已，繼以呼呵。慟哭呼呵，涕泗滂沱。歌匪無因，書中有人。我觀其人，實獲我心。哭匪無因，空潭無人。未見其人，實勞我心。棄置莫讀，東之高屋。怡性養神，輟歌送哭。何必讀書，然後爲樂。乍聞此言，若憫不穀。束書不觀，吾何以歡？怡性養神，正在此間。世界何窄！方冊何寬！千聖萬賢，與公何冤。有身無家，有首無髮。死者是身，朽者是骨。此獨不朽，願與偕歿。倚嘯巖中，聲震林鶴。歌哭相從，其樂無窮。寸陰可惜，曷敢從容！

五七言長篇

富莫富於常知足

富莫富於常知足，貴莫貴於能脫俗，貧莫貧於無見識，賤莫賤於無骨力。身無一賢曰窮，朋來四方曰達，百歲榮華曰夭，萬世永賴曰壽。

解者曰：常知足則常足，故富；能脫俗則不俗，故貴。無見識則是非莫曉，賢否不分，黑漆漆之人耳，欲往何適？類貧兒，非貧而何？無骨力則待人而行，倚勢乃立。東西恃賴耳。依門傍戶，其同僕妾，非賤而何？身無一賢，緩急何以窮之極也？朋來四方，聲應氣求，達之至也，吾夫子之謂矣。舊以不知恥爲賤，亦好；以得志一時爲天，尤好。然以流芳百世爲壽，只可稱前後烈烈諸名士耳。必如吾夫子始可稱萬世永賴無疆上壽也。

九日同袁中夫看菊寄謝主人

去年花比今年蚤，今年人比去年老。蓋道人老不如舊，誰信舊人老亦好。秋菊總開舊歲花，人今但把新人誇。不見舊日龍山帽，至今猶共說孟嘉。去年我猶在陰山，今年爾復在江南。傍人錯指前身是，一是文殊一覆盂。花開於我復何有，人世那堪逢重九。舉頭望見鍾山高，出門便欲跨牛首。袁生袁生攜我手，欲往何之仍掣肘。雖有謝公墩，朝朝長在門。雖有塔前塔，高高未出雲。寒雲綏步且相隨，一任秋光更設施。天生我輩必有奇，感君雅意來相期。入門秋色上高堂，烹茶爲具呼兒郎。歡來不用登高去，撲鼻迎風尊酒香。子美空吟白髮詩，淵明采采亦徒疲。何如今日逢故知，菊花共看未開時！

至日自訟謝主翁

明朝七十，今朝是七十。長而無速焉，既老復何益。雖有讀書樂，患失又患得。患失是伊何？去日已蹉跎。患得是伊何？來日苦無多。聰明雖不逮，精神未有害。筆走鋒鏑少，指柔龍蛇在。宛然一書生，可笑亦可愛。且將未死身，暫作不死人。所幸我劉友，供饋不停手。從者五七人，素飽爲日久。如此賢主人，何愁天數九！

朔風謠

南來北去何時了？爲利爲名無了時。爲利爲名滿世間，南來北去正相宜。朔風三月衣裳單，塞上行人忍凍難。好笑山中觀靜者，無端絕塞受風寒。謂余爲利不知余，謂渠爲名豈識渠。非名非利一事無，奔走道路胡爲乎？試問長者真良圖，我願與世名利徒，同歌帝力樂康衢。

題繡佛精舍

聞說澹然此日生，澹然此日却爲僧。僧寶世間猶時有，佛寶今看繡佛燈。可笑成男月上女，大驚小怪稱奇事。陸然不見舍利佛，男身復隱知誰是？我勸世人莫浪猜，繡佛精舍是天台。天欲散花愁汝著，龍女成佛今又來。

十八羅漢遊海偈

十八羅漢漂海，第一胖漢利害。失脚踏倒須彌，拋散酒肉布袋。猶然嗔怪同行，要吃諸人四大。咄！天無底，地無蓋，好個極樂世界。

十八羅漢遊戲偈

不去看經念偈，却來神通遊戲。自誇能殺怨賊，好意翻成惡意。咳，南無阿彌陀佛，春夏秋冬四季。

哭耿子庸

楚國有一士，胸中無一字。令人讀漢書，便道賴有此。當世聰明者，非君竟誰與！所以羅江，平生獨推許。行年五十一，今朝眞死矣。君生良不虛，君死何曾死！

我是君之友，君是我之師。我年長於君，視君是先知。君言吾少也，如夢亦如癡。去學神仙，中道復棄之。歸來山中坐，靜極心自怡。大事苟未明，兀坐空爾爲。行行還出門，逝者在於斯。反照未生前，我心不動移。仰天一長嘯，茲事何太奇！從此一聲雷，平地任所施。開口向人難，誰是心相知！

太眞終日語，東方容易談。本是閩越人，來此共閑閑。君子有德音，聽之使人慚。白門追隨後，萬里走滇南。移家恨已滿，敢曰青於藍。志士苦粧飾，世儒樂苟安。謂君未至俗，令人坐長嘆！

君心未易知，吾言何惻惻！大言北海若，小言西河伯。緩言微風入，疾言養叔射。巽言雜語俚，無不可思釋。和光混俗者，見之但爭席。浩氣滿乾坤，收斂無遺跡。時來一鼓琴，與君共晨夕。已矣莫我知，雖生亦何益！

五言四句

宿吳門

秋深風落木，清水半池荷。驅馬向何去？吳門客子多。
屋有圖書潤，庭無秋菊鮮。應知彭澤令，一夜不曾眠。

同深有上人看梅

東閣觀梅去，清尊怨未開。徘徊天際暮，獨與老僧來。

又觀梅

雷雨驚春候，寒梅次第開。金陵有逸客，特地看花來。

鄉樓

谷口鄭子真，棲遯市門裏。小樓延上客，酒酣猶未已。

薙髮

空潭一老醜，薙髮便爲僧。願度恒沙衆，長明日月燈。
有家真是累，混俗亦招尤。去去山中臥，晨興粥一甌。
爲儒已半世，食祿又多年。欲證無生忍，盡拋妻子緣。
大定非關隱，魂清自可人。而今應度者，不是宰官身。

哭貴兒

水深能殺人，胡爲浴於此！欲眠眠不得，念子于茲死。
不飲又不醉，子今有何罪。疾呼遂不應，痛恨此潭水！
骨肉歸故里，童僕皆我棄。汝我如形影，今朝唯我矣！

哭黃宜人

結髮爲夫婦，恩情兩不牽。今朝聞汝死，不覺情悽然！
不爲恩情牽，含悽爲汝賢。反目未曾有，齊眉四十年。
中表皆稱孝，舅姑慰汝勞。賓朋日夜往，龜手事香醪。
慈心能割有，約已善持家。緣余貪佛去，別汝在天涯。
近水觀魚戲，春山獨鳥啼。貧交猶不棄，何況糟糠妻。
翼缺與梁鴻，何人可比蹤。丈夫志四海，恨汝不能從。

夜半聞鴈有引

改歲以來，老病日侵，計不久矣。夫余七十人也。追思五十以前，抱此蠱疎，遊遊四海，兼圖升斗以瞻俯仰，憑尺寸以牽高竦，人人皆視爲畏途，余獨坦行闊步。二十五載，不少一日。洞交當世名流，無空過者。直至今日，猶然念余不舍也。是世之所難者，余之所易也。及其解組入楚，身退矣，名且隱矣，可謂易而又易矣。乃行畏途覺平安，逃空虛轉顛躓，何邪？豈非理之不可曉者邪？夫余執此道以終始，未嘗一毫改步也。今惟者反易，易者反難，雖余亦自不知其故矣。內實自傷，故因聞鴈而遂賦之。

孤鴻向北征，夜半猶哀鳴。哀鳴何所爲？欲我如鴻冥。
自有凌霄翮，高飛安不得。如何萬里行，反作淹留客。
獨鴈雖無依，羣飛尚有伴。可憐何處翁，兀坐生憂患。
日月湖中久，時間冀北蒼。鴻飛如我待，鼓翼向山陰。
後改歲，余竟赴冀北過山陰，其詞卒驗。

莊純夫還閩有憶

乘龍人歸去，誰復到吾門。薄暮多風雨，知子宿前村。
海物多奇錯，礪房味正清。夫妻共食噉，不得到麻城。

三子皆聰明，必然早著聲。若能舉孝廉，取道過西陵。
七十古來稀，知余能幾時！君宜善自計，莫念出家兒。

歲暮過胡南老

胡牀掛空壁，窮巷有深居。滿目繁華在，先生獨晏如。
河內著碑銘，翟塘流頌聲。百年林下叟，隱隱作儀刑。
四鄰簫管沸，大都爲歲除。君看五馬貴，囊有一錢無？
有席雖長穿，有朋亦喜歡。園蔬堪摘矣，不用一錢看。

蘄山寺夜坐

松風已可哀，蘿月復飛來。如何當此夜，萬里獨登臺！

鄭子玄不顧雨雪之難，走潞河，欲尋舊交。予想其或有嗟來也，故作詩三章以慰其行。

雨雪東南行，貧交家上京。當時孔北海，極重鄭康成。

右一章

四顧堪愁絕，連天一月雪。恐抵張家灣，難對貧交說。

右二章

貧賤少親交，許山故棄瓢。許山千古少，蒙袂且相招。

右三章

寓武昌郡寄真定劉晉川先生

密密梧桐樹，亭亭相與許。中夜聞人聲，疑是見君子。
芒種在今朝，君行豈不遙。農夫歡倒極，雨立迓星輶。
細問去來者，暮宿漢陽城。三日望京山，五日過西陵。
青翠滿池臺，徒增辭者哀。一步一回遠，君今去不來。
方我來歸日，是君傾蓋時。通玄信長者，北海好男兒。
季心何意氣，夜半猶開門。幸免窮途哭，能忘一飯恩！

黃昏入夏口，無計問劉琦。假若不逢君，流落安所之！
南國留棠蔭，江城遺白叟。君思用趙人，猶憶江南否？

塞上吟時有倭警

乘槎欲問天，只怕衝牛斗；乘桴欲浮海，又道蛟龍吼。

賦松梅

二八誰家女，曲彈塞上聲？且莫彈此曲，無家人難聽！
皎皎中秋月，無聲誰論價。有色兼有聲，松梅明月下。

贈何心隱高第弟子胡時中

三日三渡江，胡生何忙忙！師弟恩情重，不忍見武昌。

偈二首答梅中丞

本無家可歸，原無路可走。若有路可走，還是大門口。
莫誇家裏富，家富人醜。若實到家人，一毫亦無有。

懷林答偈附

亦知都府內，事事無不有；只是從外來，令人難長守。

六言四句

雲中僧舍芍藥

芍藥庭開兩朵，經僧開裏評論。木魚暫且停手，風送花香有情。
笑時傾城傾國，愁時倚樹凭闌。爾但一開兩朵，我來萬水千山。

士龍攜二孫同弱侯過余解粽

解粽正思端午，懷沙莫問汨羅。且喜六龍下食，因知二妙堪多。
元方既難爲弟，季方又難爲兄。如此食粟自可，何必白日飛昇。
我本老而好學，故隨真人東行。兩家並生才子，自然常聚德星。
泗州說有大聖，金陵亦有元城。何似維明與公，並稱二李先生。

七言四句

南池二首

濟深相將日暮時，此間乃有杜陵池。三春花鳥猶堪賞，千古文章只自知。
水入南池讀古碑，任城爲客此何時。從前祇爲作詩苦，留得驚人杜甫詩。

太白樓

世事真同水上浮，金龜好換酒家愁。山東李白今何在，城下唯瞻太白樓。
天寶年間事已非，先生不隱又安歸。當時豪氣三千丈，傾國名花贈玉妃。

恨菊

不是先生偏愛菊，清霜獨有菊花開。滿庭秋色無人見，敢望白衣送酒來！

哭陸仲鶴

二十年前此地分，孤帆萬里出重雲。滇南昔日君憐我，白下今朝我哭君。
歲歲年年但寄書，草萍消息竟何如。巨卿未解山陽夢，垂老那堪策蹇車。

九日坪上

如鳥飛飛到處樓，今年九日在山西。太行正是登高處，無菊亦應有酒攜。
坪上無花有酒錢，慳將沽酒醉逃禪。若言不識酒中趣，可試登高一問天。

身在他鄉不望鄉，閒雲處處總淒涼。故人若問涼邊事，日射坪田索酒嘗。

除夕道場卽事

衆僧齊唱阿彌陀，人在天涯歲又過。但道明朝七十一，誰知七十已蹉跎。坪上相逢意氣多，至人爲我飯樓那。燒燈熾炭紅如日，旅夕何愁不易過。白髮催人無奈何，可憐除夕不除魔。春風十日冰開後，依舊長流沁水波。

閉關

閉關正爾爲參禪，一任主人到客邊。無奈塵心猶不了，依然出戶拜新年。

元宵

元宵真是可憐宵，獨對孤燈坐寂寥。不是齋居能養性，嗔心幾被雪風搖。

哭懷林

南來消息不堪聞，腸斷龍堆日暮雲。當日雖然扶病去，來書已是細成文。年少才情亦可誇，暫時不見卽天涯。何當棄我先歸去，化作楚雲散作霞。夢中相見語依依，忘却從前抱病歸。四大皆隨風火散，去書猶囑寄秋衣。年在桑榆身大同，吾今哭子非龍鍾。交情生死天來大，絲竹安能寫此中。

晉陽懷古

水決汾河趙已分，孟談潛出關二軍。如何智伯破亡後，高赦無功獨首論。

過鴈門

盡道當關用一夫，昔人曾此扞匈奴。如今冒頓來稽顙，李牧如前不足都。千金一劍未曾磨，陞上關來感慨多。關下人稱真意氣，關頭人說白頭何。

渡桑間

逢人勿問我何方，信宿并州卽我鄉。明日桑間橫渡去，兩程又見梅衡湘。

初至雲中

錫杖朝朝信老僧，蒼茫山色樹層層。出門祇覺音聲別，不審身真到白登。

贈兩禪客

孟嘗門下客三千，狗盜雞鳴絕可憐。自啟秦關歸去後，始知二子會參禪。

得上院信

世事由來不可論，波羅忍辱是玄門。今朝接得龍湖信，立喚沙彌取水焚。

重來山房贈馬伯時

一別山房便十年，親栽竹篠已參天。舊時年少唯君在，何處看山不可憐。

古道通三晉

黃河遠綴白雲間，我欲上天天不難。三晉誰去通古道，人今唯見太行山。

中州第一程

程程物色使人羞，同上中原第一樓。太行雖有摧車路，千載人人到上頭。

詠史

荆卿原不識燕丹，祇爲田光一死難。慷慨悲歌唯擊筑，蕭蕭易水至今寒。

夷門畫策却秦兵，公子奪符出魏城。上客功成心遂死，千秋萬歲有侯嬴。

晉鄙合符果自疑，揮鎗運臂有屠兒。情知不是信陵客，匆頸迎風一送之。

却寄

一迴飛錫下江南，咫尺無由接笑談。却羨婆須蜜氏女，發心猶願見瞿曇。

持鉢來歸不坐禪，遙聞高論却潛然。如今男子知多少，盡道官高卽是仙。

盈盈細抹隨風雪，點點紅粧帶雨梅。莫道門前馬車富，
子規今已喚春回。聲聲喚出自家身，生死如山不動塵。
欲見觀音今汝是，蓮花原屬似花人。

喜楊鳳里到橫山

十年相守似兄弟，一別三年如隔世。今日還從江上來，
孤雲野鶴在山寺。隱別龍湖才幾時，天涯霜雪淨鬢眉。
君今復自龍湖至，鬢裏有絲君自知。

山中得弱侯下第書

秣陵人去帝京遊，可是隋珠復暗投。昨夜山前雷雨作，
傳君一字到黃州。

同周子觀洞龍梅

一枝斜倚古垣東，白首逢君出洞龍。莫怪花神爭笑語，
周郎昨夜此山中。

湖上紅白梅盛開戲題

始知春意屬閒身，紅白相將入望頻。才到開時君又老，
看花不是種花人。

贈周人山

謾道男兒四海身，百錢賣卜不愁貧。即今欲上黃梅路，
誰把十金拋與人！

壯丹時

牡丹才記欲開時，芍藥於今久離披。可是山中無人到，
花開花謝總不知。憶昔長安看花時，牡丹獨有醉西施。
省中一樹花無數，共計二百單八枝。

五言八句

初到石湖

皎皎空中石，結茅俯青溪。魚遊新月下，人在小橋西。
入室呼尊酒，逢春信馬蹄。因依如可就，筇竹正堪攜。

春宵燕集得空字

高館張燈夜，清尊興不空。故交來昨日，千里動春風。竹影寒塘下，歌聲細雨中。可憐新歲月，偏向舊衰翁。

中秋劉近城攜酒湖上

舉網澄潭下，凭闌看得魚。誰將從事酒，一問子雲廬。水白沙鷗浮，天空木葉疎。中秋今夜月，爾我躊躇。

秋前約近城鳳里到周子竹園

竹徑來三友，清幽半在君。拋書爲對客，把酒好論文。青苔過雨後，獨鶴向人羣。攜手欲同去，相看日未曛。暑在人還倦，竹深風自涼。茶來頻我酌，酒到與君嘗。徒倚窺馴鹿，聞呼過短牆。沉吟秋日近，容易得相將。

環陽樓晚眺得基字

不是環陽客，何來席上基。推窗雲亦去，俯檻月猶遲。水底魚龍醒，花間鳥鵲飢。眼看春又半，雖老亦忘疲。

重過曾家

冰肌仍帶雪，霜鬢更逢梅。花是去年白，人知何日回？一杯臨老客，三度隔牆開。無計就君住，明朝還復來。

送鄧子玄兼寄病候

我乃無歸處，君胡爲遠遊？窮途須痛哭，得意勿淹留。旅髮迎霜日，詩囊帶雨秋。薊門雖落莫，應念有焦侯。

丘長孺生日

似君初度日，不敢少年看。百歲人間易，逢君世上難。三杯生瑞氣，一雨送春寒。對客猶辭醉，尊前有老瞠。

謁關聖祠

交契得如君，香烟可斷雲。旣歸第一義，寧復昔三分。金石有時敝，關張孰不聞。我心無所似，只是敬將軍。

觀鑄關聖提刀躍馬像

英雄再出世，烈烈有暉光。火焰明初日，金精照十方。居然圍白馬，猶欲斬顏良。豈料人千載，又得見關王。

秋懷

白盡餘生髮，單存不老心。栖栖非學楚，切切爲交深。遠夢悲風送，秋懷落木吟。古來聰聽者，或別有知音！

閒步

灌園看老圃，秋色似江南。畦沁蔬堪摘，霜黃柿未甘。爾非陳仲子，我豈老瞿曇。聊共班荆坐，憑君說兩三。

立春喜常融二人至

客久歲云暮，吾衰道自尊。時辰催短速，晷刻變寒溫。人賤時爭席，神傷早閉門。新春看爾到，應念我猶存。正爾逢春日，到來兩足尊。偷生長作客，僧臘始開門。淡淡梅初放，如如雪可吞。千三四百里，又是一乾坤。

乾樓晚眺

呼朋萬里外，拍手層霄間。塞晚浮烟重，天空歲月閒。斷雲迷古戍，落日照西山。幸有聲歌在，更殘且未還。凭高一灑衣，望遠此何時！正是中元節，兼聽遊女悲。杯乾旋可酌，曲罷更題詩。願將北流水，彈與鍾子期。中丞綏定後，攜我共登臨。所喜聞謠俗，非干懷壯心。山雲低薄暮，樓日壓重陰。欲歸猶未可，此地有知音。

贈利西泰

逍遙下北溟，迤邐向南征。刹利標名姓，仙山紀水程。回頭十萬里，舉目九重城。觀國之光未，中天日正明。

六月訪袁中夫嶺山

懷人千佛嶺，避暑碧霞巔。試問山中樂，何如品外泉。陰陰籐掛樹，隱隱日爲年。坐覺涼風至，披襟共灑然。

薛蘿園宴集贈鷗江詞伯

爲有玉田飯，任從金粟過。名園花樹早，小徑牛羊多。煮茗通玄理，焚香去染疴。宗侯非曠蕩，若意在烟蘿。

望東平有感

我來齊竟上，弔古問東平。雨細河魚出，雲收山鳥鳴。天桃夾岸去，弱柳送春行。最樂誰堪比？唯君悟此生！

過聊城

誰道百夫長，勝作一書生。渤海新開府，中原盡點兵。倭夷兩步卒，廊廟幾公卿。不見魯連子，射書救聊城。

過武城

絃歌古渡口，經過欲停舟。世變人何往？神傷意不留。文章誇海岱，禮樂在春秋。堪笑延陵札，同時失子游。先師無戲論，一笑定千秋。白雪難同調，青雲誰見收。春風吹細柳，明月照行舟。魯國多男子，幾人居上頭。

七言八句

自武昌渡江宿大別

疎鐘夜半落雲房，今夕何由見武昌？流水有情憐我老，秋風無恙斷人腸。千年芳艸題鸚鵡，萬里長江入漢陽。大別原非分別者，登臨不用更悲傷。

曉行逢征東將士却寄梅中丞

烽火城西百將屯，寒烟曉鑿萬家村。雄邊子弟誇雕韉，絕塞將軍蚤閉門。傍海何年知浪靜，登壇空自拜君恩。雲中今有真頗牧，安得移來覲至尊。

晚過居庸

重門天險設居庸，百二山河勢轉雄。關吏不聞占紫氣，行人或共說非熊。澗環出水馬蹄澀，河復穿雲月露漚。燕市即今休感慨，漢家封事已從容。

九日至極樂寺聞袁中郎且至因喜而賦

世道由來未可孤，百年端的是吾徒。時逢重九花應醉，人至論心病亦蘇。老檜深枝喧暮鶻，西風落日下庭梧。黃金臺上思千里，爲報中郎速進途。

元日極樂寺大雨雪

萬國衣冠共一新，婆娑獨占上方春。誰知向闕山呼日，正是飛花極樂辰。寂寂僧歸雲際寺，溶溶月照隴頭人。年來鬢髮隨刀落，欲脫塵勞却惹塵。

雨中塔寺和索小修韻

無端滯落此江瀨，雨濕征衫逢故人。但道三元猶浪跡，誰知深院有孤身。才傾一斗難留客，酒賦千鍾不厭貧。自是仙郎佳況在，何妨老子倍精神。

讀羊叔子勸伐吳表

三馬同槽異郭都，轉身賣與小羌胡。山濤不是私愛者，羊祜寧知非算無。天塹長江權入晉，地分左衽總輸吳。當時王謝成何事，只好清談對酒壺。

讀劉禹錫金陵懷古

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懷古獨稱劉。千尋鐵鎖沉江底，百萬龍驤上石頭。賦就羣公皆閉筆，功成二子莫爲讎。鍾山王氣千年在，不見長江日夜浮。

瑠璃寺

瑠璃道上日初西，馬遶秋風萬木低。僧舍不關從客去，田家有酒爲誰攜。籬邊小雨催黃菊，山岫明星報曉雞。自有深公爲伴侶，何妨一笑過前溪。

赴京留別雲松上人

支公遯跡此山居，深院巢雲愧不如。自借松風一高枕，始知僧舍是吾廬。風吹竹柏袈裟破，月滿池塘鐘磬虛。獨宿宿絲酬未畢，臨岐策馬復躊躇。

望魯臺禮謁二程祠二程俱產於此

日暮西風江上暮，森森古木使人哀。楚雲一夜眞堪賦，魯國何年入望來。千載推賢唯伯仲，百年想像見嬰孩。翛然欲下門庭雪，知是先生愛不才。

金瓶梅詞話(七)

〔明〕

蘭陵笑笑生作

第十九回

草裏蛇纏打蔣竹山

李瓶兒情感西門慶

花開不擇貧家地，

月照山河處處明。

世間只有人心歹，

百事還教天養人。

癡孽疇疇家豪富，

伶俐聰明却受貧。

年月日時該載定，

算來由命不由人。

話說西門慶家中起蓋花園捲棚，約有半年光景，裝修油漆完備，前後煥然一新，慶房整吃了數日酒，俱不在話下。一日八月初旬天氣，與夏提刑做生日，在新買莊上擺酒，叫了四個唱的，一起樂舞，雜耍步戲。西門慶從巳牌時分，打選衣帽齊整，四個小厮跟隨騎馬去了。吳月娘在家，整置了酒餚果約同李嬌兒、孟玉樓、孫雪娥大姐、潘金蓮、衆人，開了新花園門，閒中遊賞，觀看裏面花木庭臺，一望無際，端的好座花園。但兒：

正面丈五高，心紅漆綽眉。周圍二十板，砧炭乳口泥牆。當先一座門樓，四下幾多臺榭。假山真水，翠竹蒼松。高而不尖，謂之臺，巍而不峻，謂之榭。四時賞翫，各有去處。春賞燕遊堂、檜柏爭鮮。夏賞臨溪館、荷蓮。秋賞登翠樓、黃菊迎霜。冬賞藏春閣、白梅積雪。剛見那嬌花籠淺徑，嫩柳拂雕欄。弄風楊柳縱蛾眉，帶雨海棠陪嫩臉。燕遊堂前，金燈

崇無以上五十六字，別有四十二字：「詩曰：人靡不有利，想君能終之。別來歷年歲，舊恩何可期。重新而忘故，君子所猶譏。寄身雖在遠，豈忘君須臾。既厚不爲薄，想君時見思。」

以上十二字崇作「就」。崇無以上三字。崇無以上二字。崇下有「的」字。崇無以上五字。崇無以上六字。

崇作「問」。崇無「論」字。崇無以上三字。崇作「風光」。崇無以上四字。崇作「桃李爭妍」。崇作

「葉」。崇無以上二字。崇作「舒金」。崇無以上二字。崇作「橫玉」。崇無以上二字。崇作「更有」。崇作

五字崇作「芳樹懸離門」。

●花似開不開藏春閣後白銀香牛放不放平野橋東幾朵粉梅閑卸臥雲亭上數株紫荊未吐●湖山湖纔綻金錢寶檻邊
 初生石笋翻翻紫燕穿簾幙，囉囉黃鶯度翠陰。也有那月窗雪洞，也有那水閣風亭。木香棚與茶蘼架相連，千葉桃與三春柳
 作對。也有那紫丁香，玉馬櫻，金雀藤，黃刺微，香茉莉，瑞仙花。捲棚前後，●松牆竹徑，曲水方池，映碧蕉棕，白●日葵榴，遊魚藻
 內驚人，粉蝶花間對舞。正是芍藥展開菩薩面，荔枝擎出鬼王頭。

當下吳月娘領着衆婦人，或攜手遊芳徑之中，或圍草坐香茵之上。一個臨欄●對景，戲將紅豆擲金鱗；一個伏檻觀花，笑把羅
 紈驚粉蝶。月娘於是走了一個最高亭子上，名喚臥雲亭和孟玉樓、李嬌兒下棋。潘金蓮和西門大姐、孫雪娥，都在翫花樓望下觀看。
 見樓前牡丹花畔，芍藥圃海棠軒，薔薇架木香棚，又有那耐寒君子竹，欺雪大夫松，端的四時有不到之花。八節有長春之景，觀之不
 足，看之有餘。不一時，擺上酒來，吳月娘居上，李嬌兒對席，兩邊孟玉樓、孫雪娥、潘金蓮、西門大姐，各依序而坐。月娘道：『我忘了請陳
 ●姐夫來坐坐。』一面使小玉：『前邊快請姐夫來。』不一時，經濟來到，頭上天青羅帽，身穿紫綾深衣，脚下粉西皂靴，向前作揖，就
 在大姐根前坐下。傳杯換盞，吃了一回酒。吳月娘還與李嬌兒西門大姐下棋。孫雪娥與孟玉樓，却上樓觀看。惟有金蓮且在山子前
 花池邊，用白紗團扇撲蝴蝶爲戲。不妨經濟悄悄在他身●背後觀●戲，說道：『五娘，你不會撲蝴蝶兒，等我替你撲。這蝴蝶兒忽上
 忽下，心不定，有些走滾。』那金蓮扭回粉頸斜睨了他一眼，罵道：『賊短命人，聽着，你待死也，我曉得，你也不要命了。』那陳●經
 濟笑嘻嘻撲近他身來，撲他親嘴。被婦人順手只一推，把小夥兒推了一交。却不想玉樓在翫花樓遠遠瞧見，叫道：『五姐，你走這裏
 來，我和你說話。』金蓮方纔撇了經濟，上樓去了。原來兩個蝴蝶，也●沒曾捉的住，到訂了燕約鶯期，則做了蜂鬚花嘴。正是：狂蜂浪
 蝶有時見，飛入梨花沒處尋。經濟見婦人去了，默默歸房，心中快然不樂，口占折桂令一詞，以遺其閨。

我見他斜戴花枝，朱唇上不抹胭脂，似抹胭脂。前日相逢，今日相逢，似有情實●，未見情實●。欲見許，何曾見許，似推辭，本是

- 以上二字崇作「燈光」
- 崇無以上二十字
- 崇無以上二十六字
- 崇作「向」
- 崇作「欄」
- 崇無「陳」字
- 崇無「身」字
- 崇無「觀」字
- 崇作「淡」
- 崇無「陳」字
- 崇作「到」
- 崇作「私」
- 崇作「私」
- 崇作「私」
- 崇作「私」

不推辭。約在何時，會在何時？不相逢，他又相思；既相逢，我又相思。

且不說吳月娘等在花園中飲酒，單表西門慶從門外夏提刑莊子上吃了酒回來，打南瓦子裏頭過。平昔在三瓦兩巷行走要子，搗子每都認的，那時宋時謂之「搗子」。今時俗呼爲「光棍」是也。內中有兩個，一名草裏蛇魯華，一名過街鼠張勝，常被西門慶資助，乃鷄竊狗盜之徒。西門慶見他兩個，在那裏耍錢，勒住馬，近前說話。二人連忙走至根前，打個半跪道：「大官人這咱晚往那去來？」西門慶道：「今日是提刑所夏老爹生日，門外莊上請我每吃了酒來。我有一莊事，央煩你每依我不依？」二人道：「大官人沒的說，小人平昔受恩甚多，如今便令小人之處，雖赴湯蹈火，萬死何辭！」西門慶道：「既是你二人怎說，明日來我家，我有話分咐你。」二人道：「那裏等的到明日，你老人家說與小人罷，端的有甚麼事？」這西門慶附耳低言，便把蔣竹山要了李瓶兒之事說了一遍，只要你弟兄二人，替我出這口氣，便了。因在馬上攙起衣底，順袋中還有四五兩碎銀子，都倒與二人，便道：「你兩個拿去打酒吃，只要替我幹得停當，還謝你二人。」魯華那肯接，說道：「小人受你老人家恩，還少哩！我只道叫俺兩個往東洋大海裏，拔蒼龍頭上角，西岳華山中，取猛虎口中牙，便去不得。這些小之事，有何難哉！這個銀兩，小人斷不敢領受。」西門慶道：「你不收，我也不央及你了。」教玳安接了銀子，打馬就走。又被張勝攔住說：「魯華，你不知他老人家性兒，你不收，恰似咱每推托的一般。」一面接了銀子，扒倒地下磕了個頭，說道：「你老人家只顧家去，坐着，不消兩日，管情穩拍拍，教你笑一聲。」張勝道：「只望官府到明日，把小人送與提刑所。」夏老爹那裏答應，就勾了小人了。西門慶道：「這個不打緊，何消你說？」看官聽說，後來西門慶果然把張勝送在夏提刑守備府，做了個親隨，此係後事，表過不題。那兩個搗子，得了銀子，依舊

● 崇作「家」
● 崇下有「巷」字。
● 崇作「街」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無以上三字。
● 崇無

以上二字。
● 崇作「得」
● 崇下有「就」字。
● 崇作「上」
● 崇下有「裏」字。
● 崇作

「有」
● 崇無以上四字。
● 崇無以上三字。
● 崇無「道」字。
● 崇下有「兒」字。
● 崇無「受」

字。
● 崇無「個」字。
● 崇作「裏」
● 以上二字崇作「大官人」
● 崇無「所」字。
● 崇無

以上八字。
● 崇無以上三字。

要錢去了。西門慶騎馬進門。來家，已是日西時分。月娘等衆人聽見他進門，都往後邊去了。只有金蓮在珠簾內看收家火。西門慶不往後邊去，走到花園裏來，見婦人在亭子上收家火，便問：『我不在，你在這裏做甚麼來？』金蓮笑道：『俺每今日和大姐開門看了看，誰知你來的恁早？』西門慶道：『今日夏大人費心，莊子上叫了四個唱的，四個搗倒小廝，只請了五位客到我，恐怕路遠來的早。』婦人與他脫了衣裳，因說道：『你沒酒，教丫頭看酒來你吃。』西門慶分付春梅，把別的菜蔬都收下去，只留下幾碟細菓子兒，篩一壺葡萄酒來我吃。坐在上面椅子上，因看見婦人上穿沉香色水緯羅對衿衫兒，五色縐紗眉子，下着白曬光絹挑線裙子，裙邊大紅光素緞子，白綾高底羊皮金雲頭鞋兒，頭上銀絲髻髮，金釧下蟾宮折桂，分心，翠梅鈿兒，雲髻簪着許多花翠，越顯出紅靨額朱唇，白膩膩粉臉，不覺深心輒起，攙着他兩隻手兒，搜抱在一處親吻。不一時，春梅篩上酒來，兩個一遞一口兒，飲酒嚙舌，啞的舌頭一片響。婦人一而搜起裙子，坐在身上，噙酒哺在他口裏，然後在桌上，纖手拈了一個鮮蓮蓬子與他吃。西門慶道：『濫刺刺的，吃他做甚麼？』婦人道：『我的兒，你就吊了造化了。娘子裏拿的東西兒你不吃？』於是口中噙了一粒鮮核桃仁兒，送與他纔罷了。（以下刪六十三字）彼此調笑，曲盡于飛。西門慶乘着喜歡，向婦人道：『我有一件事告訴你，到明日教你笑一聲。』你道蔣太醫開了生藥舖，到明日，管情教他臉上開菓子舖出來。婦人便問怎麼緣故。西門慶悉把今日門外撞遇魯華張勝二人之事，告訴了一遍。婦人笑道：『你這個墮業的衆生，到明日不知作多少罪業。』又問這蔣太醫，不是常來咱家看病的那蔣太醫？我見他且是謙恭禮體兒的，見了人把頭兒低着，可憐兒的，你這等作做他？西門慶道：『你看不出他，你說他低着頭兒，他專一看你的脚哩。』婦人道：『汗邪的油嘴，他可看人家老婆的脚。』西門慶道：『你還不知他哩。也是在近一個人家請他看病，正是街上買了一尾魚手提着，見那人請他，說我送了魚到家就來。那人說家中有緊病，請師父就去罷。這蔣竹山一直跟他家病人在樓上，請他上樓，不想是個女人不好，素體容粧，走在房來，舒手教他把脈。這廝手把着脈，想起他魚來，掛在簾鉤兒上，就忘記

① 崇無以上二字。

② 崇下再有一「姐」字。

③ 崇無以上六字。

④ 崇作「兒」。

⑤ 崇無以上二字。

崇無以上五字。

① 崇無以上五字。

② 崇作「得」。

③ 崇無以上八字。

④ 崇作「擺」。

⑤ 崇無

以上五字。

① 崇無以上三字。

② 以上四字崇作「處」。

③ 崇無以上四字。

④ 崇下有「只」字。

看脉。只顧且問，娘子，你下邊有貓兒也沒有？不想他男子漢，在屋裏聽見了，走來採着毛，打了個臭死，藥錢也沒有與他，把衣服扯的稀爛，得手纔跑了。」婦人道：「可兒的來，我不信，一個文墨人兒，他幹這個營生。」西門慶道：「你看他迎面兒就誤了勾當，單愛外裝老成，內藏奸詐。」兩個說笑了一回，不吃酒了，收拾了家火，歸房宿歇，不在話下。按下一頭，却說李瓶兒招贅了蔣竹山，約兩月光景，初時蔣竹山圖婦人喜歡，修合了些戲藥，門前買了些甚麼，景東人事，美女相思套之類，實指望打動婦人心。不想婦人會，在西門慶手裏，狂風驟雨，都經過的，往往幹事不稱其意，漸漸頭，生憎惡，反被婦人把淫器之物，都用石砸的稀爛，都丟了。又說：「你本蝦蟇，腰裏無力，平白買將這行貨子來戲弄老娘家。把你當塊肉兒，原來是個中看不中吃，鐵鎗頭，死王八。」罵的竹山狗血噴了臉，被婦人半夜三更，趕到前邊舖子裏睡。於是一心只想西門慶，不許他進房中來，每日咕咕着算帳，查查本錢。這竹山正受了一肚氣，走在舖子小櫃裏坐的，只見兩個人進來，吃的浪浪踏踏，楞楞睜睜，走在檯子上坐下。先是一個問道：「你這舖中有狗黃沒有？」竹山笑道：「休要作戲，只有牛黃，那討狗黃？」又問：「沒有狗黃，你有冰灰也罷，拿來我瞧瞧，我要買你幾兩。」竹山道：「生藥行，只有冰片，是南海波斯國地道出的，那討冰灰來？」那一個說道：「你休問他，量他纔開了幾日舖子，他哪裏有這兩庄藥材？咱往西門大官人舖中買去了來。」那個說道：「過來，咱與他說正經話罷。蔣二哥，你休推睡裏夢裏。你三年前死了娘子兒，問這位魯大哥借的那三十兩銀子，本利也該許多，今日問你要來了。俺剛纔進門，就先問你要。你在人家招贅了，初開了這個舖子，恐怕喪了你行止，顯的俺每陰險了，故此先把幾句風話來，教你認範，你不認範，他這銀子你少不得還他。」竹山聽了，嚇了個立睜，說道：「我並沒借他甚麼銀子。」那人道：「你沒借銀，却問你討，自古蒼蠅不鑽那沒縫的彈，快休說此話。」蔣竹山道：「我不知閣下姓甚名誰，素不相識，如何來問我要銀子？」那人道：「蔣二哥，你就差了。自古於官不貧，賴

以上一百八十九字崇無。崇下有「他」字。崇作「也」。崇無以上三字。崇無以上二字。

崇無「心」字。崇無「曾」字。崇無「都」字。崇無以上二字。崇作「碎」。崇無

「都」字。崇無「家」字。以上九字崇作「常」。崇無以上二字。崇作「有」。崇

無「他」字。以上二十字崇作「只」。崇作「來要」。崇下有「沒」字。崇作「蛋」

崇無「藉」字。崇作「足」。崇作「做」。

價不高。想着你當初不得地時，申鈴兒賣膏藥，也虧了這位魯大哥扶持你，今日就到了這步田地來！這個人道：「我便姓魯，叫做魯華，你某年借了我三十兩銀子，發送妻小，本利該我四十八兩銀子，少不的還我。」竹山慌道：「我那裏借你銀子來？就借了你銀子，也有文書保人。」張勝道：「我就是保人。」因向袖中取出文書，與他照了照，把竹山氣的臉臘查也似黃了。罵道：「好殺材，狗男女，你是那裏搗子，走來嚇詐我！」魯華聽了，心中大怒，隔着小櫃廝的一拳去，早飛到竹山面門上，就把鼻子打歪在半邊，一面把架上藥材撒了一衝。竹山大罵：「好賊搗子，你如何來搶奪我貨物！」只叫天福兒來幫助，被魯華一脚踢過一邊，那裏再敢上前。張勝把竹山拖出小櫃來，攔住魯華，勸道：「魯大哥，你多日子也就待了，再寬他兩日兒，教他湊過與你便了。」蔣二哥，你怎麼說？」竹山道：「我幾時借他銀子來？就是問你借的，也等慢慢好講，如何這等撒野？」張勝道：「蔣二哥，你這回吃了橄欖灰兒，回過味來了。打了你，一面口袋倒過蘸來了。你若好好早這般，我教魯大哥饒讓，你些利錢兒，你便兩三限湊了還他，纔是話。你如何把硬話兒不認？莫不人家就不問你要罷？」那竹山聽了道：「氣殺我，我和他見官去，誰見？」他甚麼錢來？」張勝道：「你又吃了早酒了，不隄防魯華又是一拳，仰八叉跌了一交，險不倒栽入洋溝裏，將髮散開，巾幘都污濁了。竹山大叫：「青天白日」起來。被保甲上來，都一條繩子拴了。李瓶兒在房中，聽見外邊人攘，走來簾下聽，見地方拴的竹山去了，氣了個立暈。使出馮媽媽來，把牌面幌子都收了。街上藥材，被人搶了許多。一面關了門戶，家中坐的。早有人把這件事報與西門慶知道，即差人付分地方，明日早解提刑院。這裏又拿帖子對夏大人說了。次日早，帶上人來，夏提刑陞廳，看了地方呈狀，叫上竹山去問道：「你是蔣文蕙，如何借了魯華銀子不還，反行毀罵？」他其情可惡。」竹山道：「小的不通不認得此人，並沒借他銀子，小人以理分說，他反不容，亂行毆打，把小人貨物都搶了。」夏提刑便叫魯華：「你怎麼說？」魯華道：「他原借小的銀兩發送妻喪，至今三年光景，延挨不還小的。小的今日打聽他在人家招贅了，做了大買賣，問他理討，他倒百般辱罵小的，說小的搶奪他貨物，見有他借銀子的文書在此。這張勝便

- ① 崇無以上二字。
- ② 崇無「了」字。
- ③ 崇下有「張勝」二字。
- ④ 崇無以上十二字。
- ⑤ 崇作「借」。
- ⑥ 崇作「就」。
- ⑦ 崇作「打」。
- ⑧ 崇作「人」。
- ⑨ 崇無以上二字。
- ⑩ 崇無「了」字。
- ⑪ 崇下有「的」字。
- ⑫ 崇作「就」。

是保人，望爺奪情。」一面懷中取出文契，遞上去，夏提刑展開觀看，上面寫着：

立借契：人蔣文蕙，係本縣醫生，為因妻喪，無錢發送，憑保人張勝借到魯名下白銀三十兩，月利三分，入手用度。約至次年本利交還，如有欠少時，家值錢物件折准。恐後無憑，立此借契為照者。

夏提刑看了，拍案大怒，說道：「可又來見有保人文契，還這等抵賴，看這齷齪文嚼字模樣，就相個賴債的。」喝令左右，選大板拿下去，着實打當下三四個人，不由分說，拖蔣竹山在地，痛責三十六板，打的皮開肉綻，鮮血淋漓。一面差兩個公人，拿着白牌，押蔣竹山到家，處三十兩銀子，交還魯華。不然，帶回衙門收監。那蔣竹山打的那兩隻腿刺八着，走到家哭哭啼啼，哀告李瓶兒，問他要銀子，還與魯華。又被婦人噉在臉上罵道：「沒羞的王八，你遞甚麼銀子在我手裏，問我要銀子。我早知你這王八，砍了頭是個債擔，就瞎了睛，也不嫁你，這中看不中吃的王八。」那四個人聽見婦人屋裏攘罵，不住催逼叫道：「蔣文蕙既沒銀子，不消只管揆遲了，趁早到衙門回話去罷。」竹山一面出來，安撫了公人，又夫妻邊哀告婦人，直擲兒跪在地下，哭哭啼啼，說道：「你只當積陰騭，西山五舍齊僧，布施這三十兩銀子了，不與這一回去，我這爛屁股上，怎禁的拷打？就是死罷了。」婦人不得已，那三十兩雪花銀子與他，當官交與魯華，扯碎了文書，方纔了事。這魯華張勝得了三十兩銀子，遇到西門慶家回話了。西門慶留在捲棚內，管待二人酒飯，把前事告訴一遍。西門慶滿心大喜，說：「二位出了我口氣，足可以勾了。」魯華把三十兩銀子交與西門慶。門慶那裏肯收：「你二人收去買壺酒吃，就是我酬謝你了，後頭還有事相煩。」二人臨起身，謝了又謝，拿着銀子，自行更錢去了。正是：嘗將壓善欺良意，權作尤雲殫雨心。却說蔣竹山提刑院交了銀子出來，歸到家中，婦人那裏容他住，說道：「你還是那人

● 崇作「蔡」。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作「票」。

● 以上十二字崇作「不致少欠」。

● 以上二字崇作

「票存」。

● 崇無「者」字。

● 以上二字崇作「借票」。

● 崇無「那」字。

● 崇無以上二字。

以上二字崇作「齋佛」。

● 崇作「罷」。

● 崇作「拿」。

● 崇作「完」。

● 崇無「了」字。

崇作「下」。

● 崇下有「了」字。

● 崇下有「這」字。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下有「四」字。

● 崇無以上二字。

家哩。只當奴害了汗病，把這三十兩銀子，問你討了藥吃了，你趁早與我搬出去罷。再遲些時，連我這兩間房子，尙且不勾你還人！這蔣竹山自知存身不住，哭哭啼啼，忍着兩腿疼，自去另募房兒。但是婦人本錢置買^①的貨物都留下，把他原舊的藥材，藥碾，藥篩，箱籠之物，即時催他搬去，兩個就開交了。臨出門，婦人還使馮媽媽舀了一錫^②盆水，趕着潑去，說道：「喜得冤家離眼前。」當日打發了竹山出門，這婦人一心只想着西門慶，又打聽得他家中沒事，心中甚是後悔。每日茶飯慵食，蛾眉懶畫，把門倚過，眼兒望穿，白盼不見一個人兒來。正是：

枕上言猶在，

於今恩愛淪。

房中人不見，

無語自消魂。

不說婦人思想西門慶，單表一日，玳安騎馬打門首經過，看見婦人大門關着，藥舖不開，靜落落的，歸^③告訴與西門慶。西門慶道：「想必那矮王八打重了，在屋裏睡哩，會勝也得半個月出不來做買賣。」遂把這事情丟下了一日。八月十五日，吳月娘生日，家中有許多堂客來，在大廳上坐。西門慶因與月娘不說話，一逕都^④來院中李桂姐家坐的。分付玳安，早回馬去罷，晚上來接我。旋邀了應伯爵謝希大兩個^⑤來打雙陸。那日桂卿也在家，姐兒^⑥兩個，在^⑦傍陪侍勸酒。良久，都出來院子內投壺頑耍。玳安約至日西時，分勒馬來接。西門慶正在後邊東淨裏^⑧出恭，見了玳安，問道：「家中沒事？」玳安道：「家中沒事。大廳上坐堂客都散了，家火都收了。」止有大娘子與姑奶奶眾人，大娘邀的後邊坐去了。今日獅子街花二娘那裏，使了老馮與大娘送生日禮來，四盤菜，兩盤壽桃麵，一疋尺頭，又與大娘做了一雙鞋。大娘與了老馮一錢銀子，說爹不在家了，也沒會請去。西門慶因見玳安臉紅紅的，便問：「你那裏吃酒來？」玳安道：「剛纔二娘使馮媽媽叫了小的去，與小的酒吃。我說不吃酒，強說着小的吃了兩鍾，就臉紅起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買」字。

● 崇無「馮」字。

● 崇作「晴」。

● 崇作「親」。

● 崇下有

「兒」字。

● 崇下有「來」字。

● 崇下有「西」字。

● 崇無「都」字。

● 崇無以上三字。

● 崇

作「妹」。

● 崇無以上二字。

● 以上二字崇作「要子」。

● 崇無以上三字。

● 崇無「無」。

崇無以上五字。

來。如今二娘到梅過來，對着小的好不哭哩。前日我告爹說，爹還不信。從那日提刑所出來，就把蔣文蕙打發去了。二娘甚是後悔，一心還要嫁爹。比舊瘦了好些兒。央及小的，好歹請爹過去，討爹示下。爹若吐了口兒，還教小的回他聲去。」西門慶道：「賊賤淫婦，既嫁漢子去罷了，又來纏我怎的？既是如此，我也不得閑去。你對他說，甚麼下茶下禮，揀個好日子，擡了那淫婦來罷。」玳安道：「小的知道了，他那裏還等着小的去回他話哩。教平安畫童兒這裏伺候爹就是了。」西門慶道：「你去，我知道了。」這玳安出了院門，一面走到李瓶兒那裏，回了婦人話。婦人滿心歡喜，說道：「好哥哥，今日多有累你對爹說，成就了二娘此事。」於是親自洗手剔甲，廚下整理菜蔬，管待玳安酒飯。說道：「你二娘這裏沒人，明日好歹你來，幫扶天福兒，看着人搬家火過去。」顧了五六付扛，整整運四五日。西門慶也不對吳月娘說，都堆在新蓋的翫花樓上。擇了八月二十日，一頂大轎，一疋限子紅，四對燈籠，派定玳安平安畫童來與四個跟轎，約後晌時分，方娶婦人過門。婦人打發了兩個丫鬚，教馮媽媽領着先來了，等的回去，方纔上轎。把房子交與馮媽媽，天福兒看守。西門慶那日，不往那裏去，在家新捲棚內，深衣福巾坐的，單等婦人進房。婦人轎子，落在大門首，半日沒個人出去迎接。孟玉樓走來上房，對月娘說：「姐姐，你是家主，如今他已是在門首，你不去迎接，迎接兒惹的他爹不怪他爺。在捲棚內坐着，轎子在門首這一日了，沒個人出去，怎麼好進來的？這吳月娘欲待出去接他，心中惱，又不下氣，欲待不出去，又怕西門慶性子，不是好的。沉吟了一回，於是輕移蓮步，款整湘裙，出來迎接。婦人抱着寶瓶，逕往他那邊新房裏去了。迎春綉春兩個丫鬚，又早在房中鋪陳停當，單等西門慶晚夕進房，不想西門慶正因舊惱在心，不進他房去。到次日教他出來，後邊月娘裏見面，分其大小，排行他是六娘。一般三日擺大酒席，請堂客會親吃酒，只是不往他房裏去。頭一日晚夕，先在潘金蓮房中睡。金蓮道：「他是個新人兒，纔來了。頭一日，你就空了他房。」西門慶道：「你不知淫婦有些眼裏火，等我奈何他兩日，慢慢進去。」

- 以上二字崇作「太醫」
- 崇作「快」
- 以上二字崇作「一聲」
- 崇作「直」
- 崇無「有」字。
- 崇無以上三字。
- 崇無以上四字。
- 崇作「蔬菜」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無「看」字。
- 崇下有「次日」二字。
- 崇無「紅」字。
- 崇下有「紅」字。
- 崇無「了」字。
- 崇下有「里」字。
- 崇作「牛响」
- 崇無「睡」字。
- 崇無「了」字。
- 崇下有「的」字。

到了三日，打發堂客散了，西門慶又不進入。他房中，往後邊孟玉樓房裏歇去了。這婦人見漢子一連三夜不進他房來，到半夜打發兩個丫鬚睡了，飽哭了一場，可憐走在牀上，用腳帶吊頸懸梁自縊。正是：連理未諧驚帳底，冤魂先到九重泉。兩個丫鬚睡了一覺，醒來見燈光昏暗，起來剔燈，猛見牀上婦人吊着，嚇慌了手脚，走出隔壁，叫春梅說：「俺娘上吊哩！」慌的金蓮起來，這邊看視，見婦人穿着一身大紅衣服，直捉捉吊在牀上。連忙和春梅把腳帶割斷，解救下來，撇了半日，吐了一口清涎，方纔睡醒。即叫春梅，後邊快請你爹來。西門慶正在玉樓房中吃酒，還未睡哩。先是，玉樓勸西門慶說道：「你娶將他來，一連三日不往他房裏去，惹他心中不歹麼？恰似俺每把這庄事放在頭裏一般，頭上末下，就讓不得這一夜兒。」西門慶道：「待過三日兒我去。你不知道，淫婦有些吃着碗裏，看着鍋裏，想起來你惱不過。我來會你漢子死了，相交到如今，甚麼話兒沒告訴我。臨了招進蔣太醫去了，我不如那厮，今日却怎的又尋將我來？」玉樓道：「你惱的是，他也吃人念了。」正說話間，忽聽一片聲打儀門，玉樓使蘭香問，說是春梅來請爹，六娘在房裏上吊哩。慌的玉樓攙掖西門慶不迭，便道：「我說教你進他房中走走，你不依，只當弄出事來。」於是打着燈籠，走來前邊看視。落後吳月娘、李嬌兒聽見，都起來到他房中，見金蓮攙着他坐的，說道：「五姐，你灌了他些姜湯兒沒有？」金蓮道：「我救下來時，就灌了些來了。」那婦人只顧喉中哽咽了一回，方哭出聲。月娘眾人一塊石頭纔落地，好好安撫他睡下，各歸房歇息。次日晌午前，李瓶兒纔吃些粥湯兒。正是：身如五鼓御山月，命似三更油盡燈。西門慶向李嬌兒眾人說道：「你每休信那淫婦裝死兒嚇人，我手裏放不過他。到晚夕等我進房裏去，親看着他上個吊兒，我瞧方信。」不然，吃我一頓好馬鞭子。賊淫婦不知把我當誰哩！眾人見他這般說，都替李瓶兒捏兩把汗。到晚夕，見西門慶袖着馬鞭子，進他房中去了。玉樓金蓮分付春梅把門關了，不許一個人來，都立在角門兒外，悄悄聽觀，看裏面怎的動靜。且說西門慶見婦人在牀上，倒胸着身子哭泣，見

● 崇無「人」字。 ● 崇下有「忙」字。 ● 崇無「着」字。 ● 崇作「裳」。 ● 崇作「擾擾」。 ● 崇

作「過」。 ● 崇作「惱」。 ● 崇作「憐」。 ● 崇無「了」字。 ● 崇作「顯」。 ● 崇無「來」字。

● 崇無以上十六字。 ● 崇作「到」。 ● 崇無以上三字。 ● 崇作「着」。 ● 崇無「中」字。 ● 崇作

「着」。 ● 崇無以上七字。 ● 以上二字崇作「他睡」。 ● 崇無「胸」字。

他進去不起身，心中就有幾分不悅。先把兩個丫頭，都趕去空房裏住了。西門慶走來椅子上坐下，指着婦人罵道：「淫婦，你既然虧心，何消來我家上吊？你跟着那矮王八過去便了，誰請你來？我又不會把人坑了，你甚麼緣何，流那門尿的？我自來不會見人上吊，我今日看着你上個吊兒我瞧。於是拿一繩子，丟在他面前，叫婦人上吊。」那婦人想起蔣竹山說的話來，說：「西門慶，打老婆的班頭，降婦女的領袖。思量我那世裏晦氣，今日大睜眼，又撞入火坑裏來了。越發煩惱，痛哭起來。這西門慶心中大怒，教他下牀來，脫了衣裳跪着。婦人只顧延接不脫，被西門慶拖番在牀地平上，袖中取出鞭子來，抽了幾鞭子，婦人方纔脫來上下衣裳。戰戰兢兢跪在地平上。西門慶坐着，從頭至尾，問婦人：「我那等對你說過，教你路等等兒，我家中有些事兒，如何不依我，慌忙就嫁了蔣太醫那厮。你嫁了別人，我倒也不惱，那矮王八有甚麼起解？你把他倒踏進門去，拿本錢與他開舖子，在我眼皮子根前開舖子，要撞我的買賣。」婦人道：「奴不說的，悔也是遲了。只因你一去了不見來，把奴想的心斜了。後邊番皇親花園裏，常有狐狸，要便半夜三更，假名托姓變做你，來攝奴。」精髓，到天明鷄叫時分，就去了。你不信，只問老馮和兩個丫頭，便知端的。後來把奴攝的看看，至死，不久身亡。」纔請蔣太醫來看。恰吊在麵糊盆內一般，乞那厮局騙了說你家中有事上東京去了。奴不得已，纔幹下這條路。誰知這厮砍了頭是個債樁，被人打上門來，經官動府。奴忍氣吞聲，丟了幾兩銀子，吃奴即時擺出去了。」西門慶道：「說你教他寫狀子告我，收着你許多東西，你如何今日到我家來了？」婦人道：「你麼？可是沒的說，奴那裏有這個話？就把身子爛化了。」西門慶道：「就算有如此，我也不怕你。道說：你有錢，快轉換漢子，我手裏容你不得，我實對你說罷了。」前者打太醫那兩個人，是如此。」如此這般，這般使的手段，只略施行一計，教那厮疾走無門，若稍用機關，也要連你掛了到官，弄到一個田

- ① 崇下有「條」字。
- ② 崇下有「兒」字。
- ③ 崇無以上四字。
- ④ 崇下有「是」字。
- ⑤ 崇無「過」字。
- ⑥ 崇無以上三字。
- ⑦ 上一字崇作「朝思暮想」。
- ⑧ 崇作「我」。
- ⑨ 崇無以上二字。
- ⑩ 崇無以上二字。
- ⑪ 以上六字崇作「看看把奴」。
- ⑫ 崇無以上四字。
- ⑬ 上一字崇作「奴就像」三字。
- ⑭ 崇作「吃」。
- ⑮ 以上四字崇作「驚動官府」。
- ⑯ 崇無「麼」字。
- ⑰ 崇無一個「字」。
- ⑱ 崇下有「奴」字。
- ⑲ 崇無以上二字。
- ⑳ 崇無「了」字。
- ㉑ 崇無以上二字。
- ㉒ 崇無以上二字。
- ㉓ 崇作「小」。

地。」婦人道：「奴知道是你使的計。兒還是你。可憐見奴，若弄到那無人烟之處，就是死罷了。」看看說的西門慶怒氣消下些來了。又問道：「淫婦，你過來，我問你。我比蔣太醫那斷誰強？」婦人道：「他拿甚麼來比你？你是個天，他是塊磚。你在三十三天之上，他在九十九地之下。休說你仗義疎財，敲金擊玉，伶牙俐齒，穿羅着錦，行三坐五，這等爲人上之人。自你每日吃用稀奇之物，他在世幾百年，還沒會看見哩。他拿甚麼來比你？」你是醫奴的藥一般，一經你手，教奴沒日沒夜只是想你。」自這一句話，把西門慶歡喜無盡。即丟了鞭子，用手把婦人拉將起來，穿上衣裳，摟在懷裏，說道：「我的兒，你說的是。果然這斷他見甚麼碟兒天來大？」即叫春梅快放桌兒，後邊快取酒菜兒來。正是：

東邊日頭西邊雨，道是無情却有情。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 崇作「術」。 ● 崇無「你」字。 ● 崇無以上二十字。 ● 崇作「只」。 ● 崇下有「莫要說他，就是舊子」

● 崇在日，若是比得上你時，奴也也恁般愛你了。」二十六字。 ● 崇下有「就」字。 ● 崇下有「舊情兜起」四字。

● 崇無「快」字。 ● 崇作「出」。 ● 崇下有「有詩爲證：碧玉破瓜時，那爲情顛倒。感君不羞面，回身就那抱。」二十四

字。 ● 崇無以上十四字。

第二十回

孟玉樓義勸吳月娘

西門慶大鬧麗春院

在世為人保七旬

何勞日夜弄精神

世事到頭終有悔

浮華過眼恐非真

貧窮富貴天之命

得失榮華隙里塵

不如且放閑懷樂

莫使蒼然兩鬢侵

話說西門慶在房中，被李瓶兒幾句柔情軟話，感觸的回噴作喜，拉他起來穿上衣裳，兩個相摸相抱，極盡綢繆。一面令春梅進房放桌兒，往後邊取酒去。且說金蓮和孟玉樓，從西門慶進他房中去，站在角門首打聽消息。他這邊門又閉着，止是春梅一人在院子裏伺候。金蓮拉玉樓兩個，打門縫兒望裏張觀。只見房中，掌着燈燭，裏邊說話，都聽不見。金蓮道：「俺不如春梅賊小肉兒，他倒聽得伶俐。那春梅便，在窗下潛聽一回，春梅走過來，金蓮悄悄問他房中怎的動靜。」春梅聽了，便隔門告訴，與二人說，俺爹怎的教他脫衣裳跪着，他不脫，爹惱了，抽了他幾馬鞭子。金蓮問道：「打了他，他脫了不會？」春梅道：「他見爹惱了，纔慌了，就脫了衣裳，跪在地平上。爹如今問他話哩。」玉樓恐怕西門慶聽見，便道：「五姐，咱過那邊去罷。」拉金蓮來西角門首站立。那時八月二十頭月色，纔上來，站在黑頭裏，金蓮吃瓜子兒兩個，一處說話，等着春梅出來問他話。潘金蓮便向玉樓

● 此回回目原作：「瘦臂閒趨奉鬧萃，嬌子弟爭風毀花院。」
 ● 崇無以上五十六字，別有五十四字，「詞曰：步花徑，闌干狹，

防人觀，當驚嚇。荆刺孤裙，倒閃在茶糜架。勾引嫩枝，啞，討歸路，尋空驛，被舊家巢燕，引入齊紗，看調蹄洞仙。」
 ● 崇無

以上二字。 ● 崇無「孟」字。 ● 崇作「竊」。
 ● 崇無「是」字。 ● 崇作「同」。
 ● 崇下有「到」

字。 ● 崇無「便」字。 ● 崇下有「了」字。 ● 以上二字崇作「又」。
 ● 崇無「這一字」。
 ● 崇無

以上二字。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作「此」。
 ● 崇下有「是」字。 ● 崇無以上八字。
 ● 崇無「便」字。

道：「我的姐姐，說好食菓子，一心只要來這裏頭兒沒動下馬威，討了這幾下在身上。俺這個好不順臉的貨兒，你着他順兒他倒罷了。屬扭孤兒糖的，你扭扭兒也是錢，不扭也是錢。想着先前乞小婦奴才壓柱造舌，我那一行院，我陪下十二分小心，還乞他奈何的我那等哭哩。姐姐，你來了幾時，還不知他性格哩。」二人正說話之間，少頃，只聽開的角門响，春梅出來，一直逕往後邊走。不防他娘站在黑影處，叫他問道：「小肉兒那去？」那春梅笑着，只顧走。那金蓮道：「恁小肉兒，你過來，我問你話，慌走怎的？」那春梅方纔立住了脚，方說如此這般，「他哭着，對俺爹說許多話，說哩爹喜歡，抱起他來，令他穿上衣裳，教我放了桌兒，如今往後邊取酒去。」金蓮聽了，便向玉樓說道：「賊沒廉恥的貨，頭裏那等雷聲大雨點小，打哩亂哩。及到其間，也不怎麼的。我猜也沒的想，管情取了酒來，教他遞。賊小肉兒，沒他房裏丫頭，你替他取酒去，到後邊又叫雪娥那小婦奴才口聲浪賴，我又聽不上。」春梅道：「爹使我管我事。」於是笑嘻嘻去了。金蓮道：「俺的小肉兒，正經使着他，死了一般懶待動彈，不知怎的，聽見幹貓兒頭差事，鑽頭覓縫，幹辦了要去的那快。見他房裏兩個丫頭，你替他走，管你腿事，賣蘿蔔的跟着鹽擔子走，好個閒嘈心的小肉兒。」玉樓道：「可不怎的俺大丫頭蘭香，我正使他做活兒，他想伏實只不他。爹使他行鬼頭兒，聽人的話兒，你看他的走的那快。」正說着，只見玉簪自後邊驀地走來，便道：「三娘還在這裏，我來接你來了。」玉樓道：「怪狗肉，嚇我一跳。」因問：「你娘知道你來不會？」玉簪道：「我打發娘睡下這一日了。我來前邊瞧瞧，剛纔看見春梅，後邊要酒果去了。」因問：「俺爹到他屋裏，怎樣個動靜兒？」金蓮接過來道：「進他屋裏去，尖頭醜婦，碰到毛司牆上，齊頭故事。」玉簪又問玉樓，玉樓便一一告他。說玉簪道：「三娘，真個教他脫了衣裳跪着，打了他五馬鞭子來。」玉樓道：「你爹因他不跪，纔打他。」玉簪道：「帶着衣服打來，去了衣裳打來，虧他那瑩白的皮肉兒上，怎麼挨得？」玉樓笑道：「怪小狗肉兒，你倒替古人耽憂。」正說着，只見春梅和小玉取了酒菜。

● 崇下有「只」字。 ● 崇下有「過」字。 ● 崇下有「早」字。 ● 以上三字崇作「若」。 ● 崇無以上五字。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無「那」字。 ● 崇無「那」字。 ● 崇無以上四字。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

無「便」字。 ● 崇作「這」。 ● 以上六字崇作「若」。 ● 以上四字崇作「放着他的」。 ● 以上四字

崇作「要沒緊的」。 ● 崇無「的」字。 ● 崇下有「伸着手」三字。 ● 崇無以上十字。 ● 崇作「對」。

來，春梅拿着酒，小玉拿着方盒，盪往李瓶兒那邊去。金蓮道：「賊小肉兒，不知怎的聽見，幹恁個。」勾當兒，雲端裏老鼠，天生的耗。」分付：「快送了來，教他家丫頭伺候去。你不要管他，我要使你哩！」那春梅笑嘻嘻，同小玉進去了。一面把酒菜擺在桌上，這春梅和小玉就出來了，只是迎春綉春在房答應。玉樓金蓮問了他話，玉簪道：「三娘，咱後邊去罷。」二人一路去了。金蓮教春梅關上角門，歸進房來，獨自宿歇，不在話下。正是：可惜團圓今夜月，清光咫尺別人圓。不說金蓮獨宿，單表西門慶與李瓶兒兩個，相憐相愛，飲酒說話到半夜，方纔被翡翠架，枕設鴛鴦，上牀就寢。燈光掩映，不管鏡中之容，忽風和鳴，香氣薰，好似花間之蝴蝶對舞。正是：今宵勝把銀缸照，祇恐相逢是夢中。有詞爲證：

淡畫眉兒斜插，不忤拈弄倩工夫。雲窗霧閣深深許，蕙性關心款款呼。相憐愛態情人扶，神仙標格世間無。從今罷却相思調，美滿恩情錦不如！

兩個睡到次日散時，李瓶兒恰待起來，臨鏡梳頭，只見迎春在邊，拿將來四小碟甜醬瓜茄，細巧菜蔬，一甌煎爛鴿子鷄兒，一甌黃韭乳餅，并醋燒白菜，一碟火煨肉，一碟紅糟鮓魚，兩銀面臘兒，白生牛軟香稻梗米飯兒，兩雙牛筋。婦人先漱了口，陪西門慶吃了上。半盞兒，就教迎春：「昨日剩的銀壹裏，金華酒篩來。」拿甌子陪着西門慶，每人吃了兩甌子，方纔洗臉梳粧。一面開箱子，打點細軟首飾衣服，與西門慶過日。拿出一百顆西洋珠子，與西門慶看，原是昔日梁中書家帶來之物。又拿出一頂金絲髮髻，重九兩。因問西門慶：「上房他大娘衆人，有這髮髻沒有？」西門慶道：「他每銀鑲髮髻，倒有兩三頂，只沒編鑲髮髻。」婦人道：「我不好帶出來的，你替我拿到銀匠家毀了，打一件金九鳳墊根兒，每個鳳嘴，啣一掛珠兒。剩下的再替我打一件，照依他大娘，正面戴，金廂玉觀音，滿池嬌分心。」西門慶收了一面梳頭洗臉，穿了衣服出門。李瓶兒分付：「那邊房子裏沒人，你好歹過去看看。」

崇無以上十字。

崇無「個」字。

崇無以上六字。

崇無「之」字。

崇無「之」字。

崇

下有「飯」字。

崇無以上六十字。

崇無「半」字。

崇作「又」。

崇下有「將」字。

崇

崇無以上三字。

崇作「溜」。

崇下有「的」字。

以上二字崇作「又」。

崇無以上四字。

付個人兒看守，替了小厮天福兒來家使喚。那老馮行貨子蓄蓄醜醜的，獨自在那裏，我又不放心。」西門慶道：「你分付，我知道，袖着髮髻和帽頂子出門，一直往外走。不防金蓮鬚着頭還未梳洗，站在東角門首叫道：『哥，你往那去？這咱纔出來看雀兒撞兒眼！』」那西門慶道：「我有勾當去。」婦人道：「怪行貨子，你還來？慌走怎的？我和你說話。」那西門慶見他叫的緊，只得回來。被婦人引到房中，婦人便坐在椅子上，把他兩隻手拉，說道：「我不好罵出來的，惟火燎腿三寸貨，那個拿長鍋鏟吃了你，慌往外搶的是些甚的？你過來，我且問你。」西門慶道：「罷罷，小淫婦兒，只顧問甚麼？我有勾當哩！等我回來說。」說着往外走。婦人摸見他，袖子裏重重的道：「是甚麼？拿出來我瞧瞧。」西門慶道：「是我的銀子包。」婦人不信，伸手進去，袖子裏就掏出一頂金絲髮髻來，說道：「這是他的髮髻，你拿那去？」西門慶道：「他問我，你每沒有這髮髻，到銀匠家替他毀了，打兩件頭面戴。」金蓮問道：「這髮髻多少重？他要打甚麼？」西門慶道：「這髮髻重九兩，他要打一件九鳳甸兒，一件照依上房戴的正面那一件玉觀音滿池嬌分心。」金蓮道：「一件九鳳甸兒，滿破使了三兩五六錢金子勾了，大姐姐那件分心，我秤只重一兩六錢，把剩下的，好歹你替我照依他，也打一件九鳳甸兒。」西門慶道：「滿池嬌，他要揭實枝梗的。」金蓮道：「就是揭實枝梗，使了三兩金子，滿篋那着鬼，還落他二三兩金子，勾打個甸兒了。」西門慶笑罵道：「你這小淫婦兒，單管愛小便宜兒，隨處也搯個尖兒。」金蓮道：「我兒，娘說的話，你好歹記着，你不替我打將來，我和你答話。」那西門慶袖了髮髻，笑着出門。金蓮戲道：「哥兒，你幹上了。」西門慶道：「我怎的幹上了？」金蓮道：「你既不幹，昨日那等雷聲大，雨點小，要打着教他上吊，今日拿出一頂髮髻來，使的你狗油嘴鬼推磨，不怕你不走。」西門慶笑道：「這小淫婦兒，單管胡說。」說着往外去了。却說吳月娘和孟玉樓、李嬌兒在房中坐的，忽聽見外邊小厮一片聲，尋來，叫兒，聽不着，只見平安來掀簾子。月娘便問：「尋他做甚麼？」平安道：「爹緊等着哩。」月娘半日纔說：「我使了，他有勾當去了。」原來月娘早辰分付下他，往王姑子庵裏送香油白米去了。平安道：「小的回爹，只說娘使了，他有

● 崇無以上三字。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無以上四字。

● 崇無以上六字。

● 崇無「那」字。

● 崇

無以上三字

● 崇下有「着」字。

● 崇無「他」字。

● 崇無「去」字。

● 崇下有「知」字。

●

以上三字崇作「說不好戴的，教我」七字。

● 崇作「娘。」

● 以上四字崇作「頂了。」

● 崇下有「上」字。

● 崇無「了」字。

● 崇無「了」字。

● 崇無「了」字。

● 崇無「了」字。

● 崇無「了」字。

● 崇

勾當去了。」月娘罵道：「恁奴才，隨你怎麼回去。」平安嚇的不敢言語一聲兒，往外走了。月娘便向玉樓眾人說道：「我開口，又說我多管，不言語，我又驚的慌，一個人也拉刺將來了，那房子賣了就是了。平白扯淡，搖鈴打鼓的看守甚麼？」左右有他家馮媽媽在那裏，再派一個沒老婆的小厮，晚夕同在那裏上宿睡，就是了。怕走了那房子也怎的作養娘抱，巴巴叫來旺兩口子去。自他媳婦子七病八病，一時病倒了在那裏上牀，誰扶持他？玉樓便道：「姐姐在上，不該我說。你是個一家之主，不爭你與他爹兩個不說話，就是俺每不好張主的，下邊孩子們也沒投奔。他爹這兩日，隔二騙三的，也甚是沒意思。看姐姐怎的，依俺每一句話兒，與他爹笑開了罷。」月娘道：「孟三姐，你休要起這個意。我又不曾和他兩個嚷鬧，他平白的使性兒，那怕他使的那臉落，休想我正眼看他一眼兒。他背地對人罵我不賢良的淫婦，我怎的不賢良的來？如今聳六七個在屋裏，纔知道我不賢良。自古道，順情說好話，幹直惹人嫌。我當初大說攔你，也只爲好來，你既收了他許多東西，又買了房子，今日又圖謀他老婆，就着官兒也看番了。何況他孝服不滿，你不好娶他的。誰知道人在背地裏，把圈套做的成成的，每日行茶過水，自瞞我一個兒，把我合在缸底下。今日也推在院裏歇，明日也推在院裏歇，誰想他只當把我個人兒歇了，家裏來端的好在院裏歇。他自吃人在他根前，那等花麗狐哨，喬帶靈虎的，兩面刀哄他。就是千好萬好了，似俺每這等依老實，苦口良言，着他理你理兒，你倒如今，反被爲仇，正是前車倒了千千萬，後車倒了亦如然，分明指與平川路，錯把忠言當惡言。你不理我，我想求你，一日不少我三頓飯，我只當沒漢子，守寡在這屋裏，隨我去，你不要管他。」幾句話，說的玉樓眾人，訕訕的良久。只見李瓶兒梳粧打扮，上穿大紅遍地金對衿羅衫兒，翠藍拖泥粧花羅裙，迎春抱着銀湯瓶，綉春拿着茶盒，走來上房，與月娘眾人遞茶。月娘叫小玉安放座兒與他坐。落後孫雪娥也來到，都遞了茶，一處坐的。潘金蓮嘴快，便叫道：「李大姐，你過來，與大姐下個禮兒。實和你說了罷，大姐姐和他爹，那一些時兩個不說話，因爲

● 崇無以上三字。

● 崇無以上三字。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無以上三字。

● 崇無以上四字。

● 崇

無「自」字。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無「看」字。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無以上二字。

● 以上

二字崇作「七八」。

● 以上二字崇作「說着」。

● 崇作「他」。

● 崇無以上三十八字。

● 崇無「屋」

字。 ● 崇作「好」。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作「都」。

● 崇無以上三十八字。

● 崇無「屋」

你來。俺們剛纔替你勸了恁一日，你改日安排一席酒兒，夾及夾及大姐，教他兩個老公婆笑開了罷。」李瓶兒道：「姐姐分付，奴知道。」於是向月娘面前，花枝招展，綉帶飄飄，插燭也似，磕了四個頭。月娘道：「李大姐，他哄你哩。」又道：「五姐，你每不要來攪擾，我已賭下誓，就是一百年，也不和他在一答兒哩。」以此衆人再不敢復言。金蓮在傍把拿，抵手與李瓶兒，見他頭上戴着一付金玲瓏草虫兒頭面，并金螻蛄松竹梅歲寒三友梳背兒，因說道：「李大姐，你不該打這碎草虫頭面，只是有些抓住了頭髮，不如大姐頭上戴的這金觀音滿池嬌，是揭實枝梗的好。這李瓶兒老實，就說道：「奴也照樣兒要教銀匠打恁一件哩。」落後小玉玉簪來，根前遞茶，都亂戲他。先是玉簪問道：「六娘，你家老公公當初在皇城內那衙門來？」李瓶兒道：「先在惜薪司掌廠御前班，直後附廣南鎮守。」玉簪笑道：「噴道你老人家昨日挨的好柴。」小玉又道：「去年城外落鄉，許多里長老人，好不尋你，教你往東京去。」婦人不知道甚麼，說道：「他尋我怎的？」小玉笑道：「他說你老人家會告的好水災。」玉簪又道：「你老人家鄉里媽媽拜千佛，昨日磕頭磕勾了。」小玉又說道：「朝廷昨日差了四個夜不收，請你老人家往口外和番，端的有這話麼？」李瓶兒道：「我不知道。」小玉笑道：「說你老人家會叫的好達達。」把玉樓金蓮笑的不了。月娘便道：「惟臭肉每，幹你那營生去，只顧落他怎的？」於是把個李瓶兒，羞的臉上一塊紅一塊白，站又站不得，坐又坐不住，半日回房去了。良久，西門慶進房來，回他顧銀匠家打造生活，就與他計較，明日發來。二十五日，請官客吃會親酒，少不的拿帖兒，請請花大哥。李瓶兒道：「他娘子三日來，再三說了也罷，你請他請罷？」李瓶兒又說：「那邊房子，左右有老馮看守，你這裏再叫一個，和天福兒輪着，晚上宿，就是不消教旺官去罷。」上房姐姐說，他媳婦兒有病，去不的。西門慶道：「我不知道。」即叫平安近前，分付：「你和天福兒兩個輪一週一日，獅子街房子裏上宿。」不在言表，話休備舌，不覺到二十五日。西門慶家中吃會親酒，插花筵席，四個唱

- ① 崇無以上八字。
- ② 崇無以上二字。
- ③ 崇無以上二字。
- ④ 崇無以上二字。
- ⑤ 崇無以上二字。
- ⑥ 崇無以上二字。
- ⑦ 崇無以上二字。
- ⑧ 崇無以上二字。
- ⑨ 崇無以上二字。
- ⑩ 崇無以上二字。
- ⑪ 崇無以上二字。
- ⑫ 崇無以上二字。
- ⑬ 崇無以上二字。
- ⑭ 崇無以上二字。
- ⑮ 崇無以上二字。
- ⑯ 崇無以上二字。
- ⑰ 崇無以上二字。
- ⑱ 崇無以上二字。
- ⑲ 崇無以上二字。
- ⑳ 崇無以上二字。
- ㉑ 崇無以上二字。
- ㉒ 崇無以上二字。
- ㉓ 崇無以上二字。
- ㉔ 崇無以上二字。
- ㉕ 崇無以上二字。
- ㉖ 崇無以上二字。
- ㉗ 崇無以上二字。
- ㉘ 崇無以上二字。
- ㉙ 崇無以上二字。
- ㉚ 崇無以上二字。
- ㉛ 崇無以上二字。
- ㉜ 崇無以上二字。
- ㉝ 崇無以上二字。
- ㉞ 崇無以上二字。
- ㉟ 崇無以上二字。
- ㊱ 崇無以上二字。
- ㊲ 崇無以上二字。
- ㊳ 崇無以上二字。
- ㊴ 崇無以上二字。
- ㊵ 崇無以上二字。
- ㊶ 崇無以上二字。
- ㊷ 崇無以上二字。
- ㊸ 崇無以上二字。
- ㊹ 崇無以上二字。
- ㊺ 崇無以上二字。
- ㊻ 崇無以上二字。
- ㊼ 崇無以上二字。
- ㊽ 崇無以上二字。
- ㊾ 崇無以上二字。
- ㊿ 崇無以上二字。
- ㉑ 崇無以上二字。
- ㉒ 崇無以上二字。
- ㉓ 崇無以上二字。
- ㉔ 崇無以上二字。
- ㉕ 崇無以上二字。
- ㉖ 崇無以上二字。
- ㉗ 崇無以上二字。
- ㉘ 崇無以上二字。
- ㉙ 崇無以上二字。
- ㉚ 崇無以上二字。
- ㉛ 崇無以上二字。
- ㉜ 崇無以上二字。
- ㉝ 崇無以上二字。
- ㉞ 崇無以上二字。
- ㉟ 崇無以上二字。
- ㊱ 崇無以上二字。
- ㊲ 崇無以上二字。
- ㊳ 崇無以上二字。
- ㊴ 崇無以上二字。
- ㊵ 崇無以上二字。
- ㊶ 崇無以上二字。
- ㊷ 崇無以上二字。
- ㊸ 崇無以上二字。
- ㊹ 崇無以上二字。
- ㊺ 崇無以上二字。
- ㊻ 崇無以上二字。
- ㊼ 崇無以上二字。
- ㊽ 崇無以上二字。
- ㊾ 崇無以上二字。
- ㊿ 崇無以上二字。

崇下有「一起雜耍步戲」六字。

的，一起雜耍步戲。頭一席花大舅，吳大舅。第二席是吳二舅，沈姨夫。第三席應伯爵，謝希大。第四席祝日念，孫天化。第五席常時節，吳典恩。第一席雲離守，白來創。西門慶主位，其餘傳白新貴地傳，女塔陳經濟兩邊列位。先是李桂姐，吳銀兒，董玉仙，韓金釧兒，從晌午時分，坐轎子就來了，在月娘上房裏坐的。官客在新蓋捲棚內坐的吃茶。然後到齊了，大廳上坐席，上都有桌面，某人居上，某人居下。先吃小割海青捲兒，八寶撥湯，頭一道割，燒鴨大下飯。樂人撮撮，弄雜耍回數，就是笑樂院本。下去，李銘與惠兩個小優，上來彈唱。間省清吹下去，四個唱的出來，筵外遞酒。應伯爵在席上，先開言說道：「今日哥的喜悦，是兄弟不當斗胆，請新嫂子出來拜見拜見，足見親厚之情。俺每不打緊，花太尊親，并二位老舅，沈姨丈在上，今日爲何來？」西門慶道：「小妾醜陋，不堪拜見，免了罷。」謝希大道：「哥，你這話難說。當初已言在先，不爲嫂子，俺每怎麼見來？何況這個嫂子，見有我尊親花大哥在上，先做友後做親，又不同別人，請出來見見怕怎的？」那西門慶笑不動身。應伯爵道：「哥，你不要笑，俺每都拿着拜見錢在這裏，不白教他出來見。」西門慶道：「你這狗材，單管胡說。」乞他再三逼迫不過，叫過玳安來，教他後邊說去。半日，玳安出來回說：「六娘道，免了罷。」應伯爵道：「就是你這小狗骨禿兒的鬼，你幾時往後邊去？就來哄我，賭幾個喜，真個我就後邊去了？」玳安道：「小的莫不哄應二爹，二爹進去問不是。」伯爵道：「你量我不敢進去，左右花園中熟景，好不好，我走進去，連你那幾位娘都拉了出來。」玳安道：「俺家那大捺厮狗好不利害，倒沒的把應二爹下半截撕下來。」伯爵故意下席，趕着玳安踢兩脚，笑道：「好小狗骨禿兒！你傷的我好！趁早與我後邊請去，請不將來，可也？」把眾人，四個唱的，都笑了。那玳安到後邊又走

① 以上六字崇已移上。又崇下爲「李桂姐，吳銀兒，董玉仙，韓金釧兒，從晌午就來了。官客在捲棚內吃了茶，等到齊了，然後大廳上坐席。」三十九字。崇無「是」字。崇作「實」。崇作「時」。崇作「理」。崇作「養」。

② 崇作「光」。崇作「坐」。崇無以上九十字。崇只「一」撤」字。崇作「數回」。崇

作「着」。崇無「你」字。崇作「有」。崇無以上四字。崇無「那」

字。崇作「吃」。崇無以上十六字。崇作「徑」。崇作「打」。崇無「那」字。

崇下有「走」字。

來。立着，把眼看着他爹不動身。西門慶無法可處，只得叫過玳安，近前分付：「對你六娘說，收拾了出來見罷。」那玳安去了半日出來，復請了西門慶進去，然後纔把脚下去，關上儀門。四個唱的，都往後邊彈樂器，簇擁婦人上拜。孟玉樓、潘金蓮、方攬撥，替他抵頭，戴花，紮，打發他出來。廳上又早鋪下錦毡綉毯，麝蘭鬢鬚，絲竹和鳴，四個唱的，導引前行。婦人身穿大紅五彩通袖羅袍兒，下着金枝線葉沙絲百花裙，腰裏束着碧玉女帶，腕上籠着金壓袖，胸前頂牌，綵落，裙邊環珮玎珰，頭上珠翠堆盈，髻畔寶釵半卸，紫瑛金環，耳邊低掛，珠子挑鳳，髻上雙插。粉面宜貼翠花鈿，湘裙越顯紅鴛小。恍似嫦娥離月殿，猶如神女到筵前。四個唱的，琵琶箏絃，簇擁婦人，花枝招颯，綉帶飄飄，望上朝拜，慌的衆人都下席來還禮不迭。却說孟玉樓、潘金蓮、李嬌兒、簇擁着月娘，都在大廳軟壁後聽觀。聽見唱喜得功名完，遂唱到天之配合，一對兒如鸞似鳳，夫共妻，直到笑吟吟慶喜，高擎着鳳凰杯，象板銀箏間玉笛，列杯盤水陸排作會。直至永圓圓，世世夫妻。根前金蓮向月娘說道：「大姐，你聽唱的，小老婆今日不該唱這一套，他做了一對魚水團圓，世世夫妻，把姐姐放到那裏？」那月娘雖故好性兒，聽了這兩句，未免有幾分動意。惱在心中，又見應伯爵謝希大這夥人，見李瓶兒出來上拜，恨不的生出幾個口來，誇獎奉承，說道：「我這嫂子，端的寰中少有，蓋世無雙。休說德性溫良，舉止沉重，自這一表人物，普天之下，也尋不出來。那裏有哥這樣大福，俺每今日得見嫂子一面，明日死也得好處。」因喚玳安兒：「快請你娘回房裏，只怕勞動着，倒值了多的。」吳月娘衆人聽了，罵扯淡輕嘴的囚根子不絕。良久，李瓶兒下來，四個唱的，見他手裏有錢都亂將捧着他，娘長娘短，替娘拾花，盞衣服，無所不至。月娘歸房，甚是愜快。不樂。只見玳安平安，接了許多拜錢，也有尺頭衣服，并人情禮盤。子盛着，拿到月娘房裏。月娘正眼也不看，罵道：「賊囚根子，拿送到前頭就是了，平白拿進我屋

崇無以上三字。

崇下有「只」字。

崇無以上十七字。

崇無以上二字。

崇下爲「四個唱的，都

到後邊，彈樂器，導引前行。」十五字。

崇無以上八字。

崇無「兒」字。

崇無以上二字。

崇下有

「續粉」二字。

崇無以上十六字。

崇下有「正是」二字。

崇下有「當下」二字。

崇無「完」

字。

崇無以上十九字。

崇無以上二字。

崇作「愛」。

崇無以上二字。

崇作「盒」。

崇作「到」。

●裏來做甚麼？」玳安道：「爹分付拿到娘房裏來。」月娘教玉簪接了，掠在牀上去。不一時，吳大舅吃了第二道湯飯，走進後邊來。見月娘，月娘見他哥進房來，連忙花枝招颯，與他哥哥行禮畢，坐下。吳大舅道：「昨日你嫂子在這裏打攪，又多謝姐夫送了桌面去。到家對我說，你與姐夫兩個不說話，我執着要來勸你，不想姐夫今日請姐姐，你若這等，把你從前一場好都沒了。自古癡人畏婦，賢女畏夫，三從四德，乃婦道之常。今後姐姐，他行的事，你休要攔他，料姐夫他也不會差了。落得你不做好好先生，纔顯出你賢德來。」月娘道：「早賢德好來，不教人這般憎嫌。他有了他富貴的姐姐，把俺這窮官兒家丫頭，只當亡故了的算帳。你也不要管他，左右是我，隨他把我怎麼的罷。賊強人，從幾時這等變心來！」說着，月娘就哭了。吳大舅道：「姐姐，你這個就差了。你我不是那等人家，快休如此。你兩口兒好好的，俺每走來也有光輝些。」勸月娘一回，小玉拿了茶來，吃畢茶，分付放桌兒，留吳大舅房裏吃酒。吳大舅道：「姐姐沒的說，我這纔席上酒飯，都吃的飽飽的，來看姐姐。」坐了一回，只見前邊使小廝來請，吳大舅便作辭。月娘出來，當下衆人吃至掌燈以後，就起身散了。那日四個唱的，李瓶兒每人都是一方綉金汗巾兒，五錢銀子，歡喜回家。自此西門慶一連在瓶兒房裏歇了數夜。別人都罷了，只是潘金蓮惱的要不得，替他唆調吳月娘，與李瓶兒合氣。對着李瓶兒，又說月娘許多不是，說月娘容不的人。李瓶兒尚不知隨他計中，每以姐姐呼之，與他親厚尤密。正是：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西門慶自從娶李瓶兒過門，又兼得了兩三場橫財，家道營盤外莊內宅，煥然一新。米麥陳倉，驛馬成羣，奴僕成行。把李瓶兒帶來小廝天福兒，改名琴童，又買了兩個小廝，一名來安兒，一名棋童兒。把金蓮房中春梅、上房玉簪、李瓶兒房中迎春、玉樓房中蘭香，一般兒四個丫頭，衣服首飾，粧束出來，在前廳西廂房，教李嬌兒兄弟樂工李銘來家，教演習學彈唱。春梅琵琶，玉簪學琴，迎春學絃子，蘭香學胡琴。每日三茶六飯，管待李銘，一月與他五兩銀子。又打開門面二間，兌出二千兩銀子來，委付夥計賈地，傳聞解當舖。

●崇作「房」

以上二字。

「一」字。

崇作「第」

●崇無以上四字。

崇作「我」

●崇無「了」字。

●崇無以上七字。

崇作「下」

崇下有「又」字。

崇無以上二字。

崇無以上四字。

崇無以上二字。

崇無以上二字。

崇無以上二字。

崇作「頭」

崇無

崇無

崇無

崇無

女塔●經濟只要●掌鑰匙，出人尋討，不拘藥材●賈地傳只是●寫帳目，秤發貨物。傅夥計便督理生藥解當，兩個舖子看銀色，做買賣。潘金蓮這●樓上堆放生藥。李瓶兒那邊樓上廂成架子，閣解當庫衣服，首飾，古董，書畫，玩好之物。一日也嘗●當許多銀子出門。陳經濟每日起早睡遲，帶着鑰匙，同夥計查點出入銀錢，收放寫算皆精，西門慶見了，喜歡的要不的。一日在前廳，與他同桌兒吃飯，說道：「姐夫，你在我家這等會做買賣，就是你父親在東京知道，他也心安，我也得托了。當言道，有兒靠兒，無兒靠婿，姐夫是何人，我家姐姐是何人？」我若久後沒出，這分兒家當，都是你兩口兒的。」那陳●經濟說道：「兒子不幸，家遭官事，父母遠離，投在爹娘這裏，爹爹娘抬舉，莫大之恩，生死離報。只是兒子年幼，不知好歹，望爹娘就待便了，豈敢非望？」這●西門慶聽見他會●說話兒，聰明乖覺，越發滿心歡喜。但凡家中大小事務，出入書柬禮帖，都教他寫。但凡人客到，必請他席側相陪，吃茶吃飯，一時也少不的他。誰知這小夥兒，錦裏之針，肉裏之刺，常向綉簾窺賈玉，每從綺閣竊韓香。有詩爲證：

東牀嬌塔實堪憐，
况遇青春美少年。

待客每令席側坐，
尋常只在便門穿。

家前院後明嘲戲，
呆裏撒乖暗做奸。

空在人前稱半子，
從來骨肉不牽連。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又見中秋賞月，忽然菊綻東籬，空中寒雁向南飛，不覺雪花滿地。一日●十一月下旬天氣●，西門慶在友人●常時●節家會客●飲酒●散的最末等●堂燈時分●就起身。同應伯爵謝希大祝日●念三個並馬而行。剛出了常時節●

- 崇下有「陳」字。
- 崇無「要」字。
- 崇無以上四字。
- 崇無「是」字。
- 崇下有「邊」字。
- 崇無「營」字。
- 崇無以上十二字。
- 崇無「陳」字。
- 崇無「遠」字。
- 崇無「會」字。
- 崇無以上六十字。
- 以上三十一字崇作「不覺又是」。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無「等」字。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作「賈」。
- 崇無以上三字。
- 崇作「茶」。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無「等」字。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作「賈」。

喝令跟馬的平安，武安，葦葦，葦葦，四個小廝上來，不由分說，把李家門窗戶壁牀帳，都打碎了。應伯爵，謝希大，祝日，念向前拉勸不住。西門慶口口聲聲，只要探出蠻囚來，和粉頭一條繩子，墮鎖在門房內。那丁二官兒，又是個小膽之人，外邊嚷鬧起來，嚇的藏在裏間牀底下，只叫桂姐救命。桂姐道：「吓，吓，不好，就有媽哩。不妨事，隨他發作怎的，叫喚，你休要出來。」且說，老婆兒見西門慶打的不相模樣，不慌不忙，扭扭而出，說了幾句閑話。西門慶心中越怒起來，指着罵道：「有滿庭芳爲證。」

老婆你不良，迎新送舊，靛色爲娼。巧言詞將咱，誑說短論長。我在你家使勾，有黃金千兩，怎禁賣狗懸羊？我罵你句真仗倆，媚人狐黨，衝一片假心腸！

虞婆亦答道：官人聽知：

你若不來，我接下別的，一家兒指望他爲活計。吃飯穿衣，全憑他供柴糶米。沒來由暴叫如雷，你怪俺全無意。不思量自己，不是你憑媒娶的妻。

西門慶聽了，心中越怒。險些不會把李老媽媽打起來。多虧了應伯爵，謝希大，祝日，念三個，死勸，活喇喇拉開了手。西門慶大鬧了一場，賭誓再不踏他門來，大雪裹上馬回家。正是：

宿盡閑花萬萬千，不如歸去伴妻眠。

雖然枕上無情趣，睡到天明不要錢。

又曰：女不織兮男不耕，全憑賣俏做營生。

任君斗量并車載，難滿虞婆無底坑。

● 崇無以上四字。 ● 崇作「實」。 ● 崇無「見」字。 ● 崇下有「見」字。 ● 崇作「說」。 ● 崇作「還」。

● 崇無以上三字崇作：「這是俺院中人家常有的」十字。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下有「只」字。 ● 崇作「實」。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無「見」字。 ● 以上一百六十三字崇作：「還要架橋兒說說，上前分辨。西門慶那里還聽他？」

只是氣狠狠，呼喝小廝亂打。」三十字。 ● 崇作「實」。 ● 崇作「人」。

又曰：

假意虛脾恰似真，

花言巧語弄精神。

幾多伶俐遭他陷，

死後應知拔舌根。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 以上七十四字韻。

憨子雜俎

明屠本峻撰 林間懶道人錄

憨先生負喧，隣老造焉。與之說鬼，不信也；說夢，不覺也；談名理，弗解也；說莊語，弗喜也；說桑麻晴雨，僂蹇也；談虎豹蛇龍，踞踏也。談憨言，而後抵掌終日不疲。嗟嘻！子，憨人也！以憨言解隣老，願哉！客乘軒來談，五交三歎，而予俛首談爲子孫作牛馬，而予隱几談趙宋洛蜀故事，而予隨蝶使翩翩游華胥國。客去留不暇，願矣。

懶道人錄曰：隋老諸談不入言，憨不疲，賢于乘軒之客矣。乘軒之客屢談，而憨先生一不答，何也？彼以物附景，從爲心，此以帶索行歌爲事，戰絲之不投，隨蝶使以翩翩，使其機忘緣對，卽主人醉而欲眠，且曰：明朝有意抱琴來也。此憨先生寧與隣老，不顧乘軒也歟！

古者，兄弟七人，皆絕技，曰：健大一，硬頸二，長脚三，遠聽四，爛鼻五，寬皮六，油炒七。健大看得須彌山，可列家門，屏幃，担却歸。上帝怒，敕豐隆擊追之，併獲硬頸二，以斧斫其頸。斧數易，而頸無恙。長脚三距海一萬八千里，一日夜抵家報信。遠聽四早聞，偕爛鼻五赴難。西海龍王遣數千將敵之。五以鼻涕向下一擱，盡糊其將之眼。於是龍王親征，獲第六，直扯橫拽，而皮不穿。獲第七，投入油鑪，炒七日七夜，而體不壞。七人者，終無成，老子闢下。

錄曰：堅密三界，橫亘十方，太山可挾，北海可超，是謂有力大人。而健大無三界十方之體量，恃力負荷，保守門牆，遂致魚龍跋扈，兄弟艱危，無業表樹。嗚呼！七人者而已！

商駕大艘渡海，誤入鯤魚腹中。鯤游天池，大鵬過，撮而吞之。飛大人國，止于大人眉稜間。大人以爲蠅也，擱之，斃於鯤齒頂上。久之，鵬腐鯤潰，大艘得出，闔于嚴際。一人前來，頭接天，足履地。衆商哀號，求歸計於大人。大人曰：吾不能爲計，可問坐石大人。其人坐石上，而頭接天。衆向乞哀。大人曰：吾亦不能，可問眠石王姥。王姥眠石上，而乳接天。衆復哀求。王姥許諾，徐至山頂，望海倚千里也。坐艘

傍施瀾。汨汨悠悠，撼動大舟，滂滂湯湯，流下崑崙，泌泌御御，載胥岌岌，湖湖泅泅，倏抵大海。衆商於是豎三桅，揚五兩，千人歌，萬人唱，順風挂席，鼓枻而歸。

錄曰：衆商冒雜游行，幾葬魚鳥腹中。展轉乞哀，終藉姥溺，遂得順風乘流，揚帆鼓楫。不知所仗何人，所藉何物，猶自驕誇何人！

一人乘車入鼠穴。餒三日，哺餘糧而出。一人聽蟲聚食上，誦阿房宮賦。至「六王畢，四海一」，其人固舉四也，以爲犯己諱而滅之。蠟子闐然，狼籍食上。

錄曰：車入鼠穴，大物困于小方也；虱誦阿房，無聲變爲有響也。朽麥化蝴蝶，老楓化羽人，不足怪矣。微畢四，虱之逞狂怪，不獨蔓延視中狼籍食上也！

諸客野雲，挾換白回黑之術，游都門。又善飯，每殮盡一石。殮甫畢，腹吼告餒。所泄之氣，用以燻鬚，能令白者黃，黃者黑。騎士郎大者，于釐而白。延其燻之。野雲方患河魚一泄而于釐淋漓。郎大以爲盪已也，將戮之。野雲謂祇侯曰：我固當戮。然有三未可死，幸緩須臾。祇侯問故。雲曰：一石飯未及沾唇，回黑方未得傳人，鼎新笑話未曾再溫。

錄曰：野雲挾陋術以希利，泄穢惡以燻灼，將蹈刑戮，猶圖固寵，恣獻排優，足以殺其軀也。

繆翁讀書，淹貫百家，號繆淹貫。買翁處事不爽夙約，號買不爽。繆翁夢天上召作玉樓賦。且起，欲赴。妻止曰：「是夢非真。」買妻夢翁納麗姬，且起相詬。翁論曰：「是夢非真。」兩翁疾趨奔訴于知幻先生。乃撞破豎子醜孽，唐屠決地。豎子號曰：「夢耶，夢耶？」曉之者曰：「是真非夢。」三人質于知幻。知幻曰：「是夢非真，是真非夢。」各自理會云。

錄曰：二翁一豎，皆是夢人。知幻不能開導，乃持模稜兩可，鼠首騎牆，終歸于夢也。

至吝生富甲里中，怨家伐其頭，棄之中野。至吝挈其頭歸，妻見之，駭而號。至吝曰：「勿號，勿號，急覓醫綴我頭。」綴牢，謝分毫。索重謝，吾寧無頭以逍遙。」

錄曰：楊朱爲我，一介不取不予，宮勤養勇，一毫不撓不挫。著名高士，列序刺書也。至吝務儉養怨，擅吝懼凶。既喪其元，猶惜小費，而曰：「寧無頭以逍遙。」噫，頭之不存，身將安屬乎！

四人奪不死之藥，將獻要津，誤履長狄鼻竅中，談道不輟。三揮其塵，長狄三噴其嚏。四人隨鼻嚏而出，坐鼻傍而談，其一曰：「行

險僥倖，自貽僥倖。」其二曰：「初入哩，久不聞臭。」其三曰：「氣如雷奔，涕若泉溜。」其四曰：「獻藥附驥，名獲遠久。」長狄詫曰：「汝曹且自洗濯去，莫在此胡講亂話！」

錄曰：李元禮高自標持，後進之士，升其堂者，謂登龍門。四人者，豔焉。採藥誤履，報德空談，思附驥于久遠，忘自身之點汗，心招長狄之說，悲夫！

甲吏司庫藏，乙吏司關津，紀綱公庭，不離左右。甲妻夢夫爲盜所殺，乙妻夢夫爲水所淹。邑令夢遷秩二千石，旦起，易服色危坐待賀客。二妻入，解各爲夫死請檢驗。令曰：「待行吉禮而後理凶事。」二吏引婦傍伺。婦熟視曰：「夫也不死耶？」二吏曰：「有何指記而狂爲？」婦曰：「夢見是眞，何有狂爲？」吏咄曰：「猶是作夢。」以夢告令。令批婦頰而逐之。令曰：「吾之遷秩，中外豈不聞耶？吾之待賀，賓僚胡不至耶？」左右曰：「實無所聞。」第意之所向，夢魘形之。」令沉吟曰：「誠如若言！」一笑而散衙。

錄曰：大夢之世，而有至混者。三人夢而知爲夢，吏妻邑令也。覺而不信是夢，吏妻也。覺而始悟是夢，邑令也。吾詫夫知夢境而猶以爲非夢境者！

北海老人肘生一瘤，大如瓠，鼻長一粟，圓如蓋。夜臥，聞瘤栗人語曰：「吾瘤縱挾金錢，不便瘞；吾栗任施，銛刀刮不出。」老人懼，延治之。三挾而瘤堅如石也；三刮而栗頑如鐵也。醫曰：「二毒太盛，不能拔也。有非金石所可伐也。濡之數年，彼自裂也。」駭而走。錄曰：指屈，非害事也，必求伸之；疥癬，非痼疾也，必求瘞之；爲其有礙于體耳。瘤栗人語，是爲怪異，非鍼砭可施。醫駭而走矣。夫柳生左肘，列禦寇亦嘗不治矣。必有不治在焉。劉向五行傳記祿祥，有青黑赤白之眚，茲異，吾擬名曰人眚。

艾子之趙，問方士曰：「先生壽幾何？」方士噤然曰：「余忘之矣。憶童時與翠兒往看密齋，畫卦見其蛇身人首，歸患驚怖，頓密養治以草藥，得不死。神農播百谷，余時辟穀一粒不嘗。慶都十四月而生，堯延余作湯餅會，舜爲父母所虐，號泣于旻天。余敦慰再三，以孝聞。禹治水，經余門，勞而觴之，而飲而去。孔甲始龍醢，余誤食之，至今日尚作腥。湯開一面網羅，獸笑其不能忘情於野味。履辛，強余牛飲，不從，實余炮烙之刑，言笑自若。乃得釋去。穆天子宴瑤池，徐偃王稱兵，天子乘八駿而返。阿母留余終席，爲飲桑落酒過多，一向沉醉，尚未全醒。不知今日世上，是何甲子也？」艾子唯唯而退。俄而趙王墮馬傷脇，醫云：「須千年血竭。」下令求血竭不得。艾子告于王曰：「此間有方士，不啻數千歲，殺取其血，効當速愈。」王密使人執方士，將戮之。方士拜泣曰：「昨者吾父母皆年五十，隣姥

攜酒爲壽，臣飲至醉，不覺言詞過誕，實不曾話千歲，艾先生最善說謊，王其勿聽。』趙王叱而退。此出艾子後語。今節略于此以證臆言當理。

錄曰：艾子聽方士言而信之，信方士誑而舉之。及至被證，反誣說謊，古今實同矣。夫捕風捉影，猶有風也；指鹿爲馬，猶有鹿也。今時風鹿更奇于方士，影馬益信于艾子，其不蒙趙王之叱，非不蒙也，無趙王也。

懶道士錄：言過遽遽處士處士卒業曰：「倏極荒唐，忽入微細，之言而惑，惑無庸惑之錄而嚙，嚙無庸嚙而惑而嚙，吾于汝棄。」懶道人曰：「噫雞三足，憾三耳，卵有毛，駢無趾，蝸角橋中，莫不有也，豎白異同，以駭聽視。此惑此嚙，誠所不喜。吾將詣無夢之人，以究惑嚙之旨。」

警世通言(七)

明馮夢龍編

第二十一卷 趙太祖千里送京娘

兔走烏飛疾若馳，百年世事總依稀；

累朝富貴三更夢，歷代君王一局棋。

禹定九州湯受業，秦吞六國漢登基；

百年光景無多日，晝夜追歡還是遲！

話說趙宋末年，河東石室山中有個隱士，不言姓名，自稱石老人。有人認得的，說他原是有才的豪傑，因遭胡元之亂，曾詣軍門獻策不聽，自起義兵，恢復了幾個州縣。後來見時勢日蹙，知大事已去，乃微服潛遊，隱於此山中。指「山」爲性，農圃自給，恥言仕進。或與談論古今興廢之事，娓娓不倦。一日近山有老少二儒，閒步石室，與隱士相遇，偶談漢唐宋三朝創業之事。隱士問：「宋朝何者勝於漢唐？」一士云：「修文偃武。」一士云：「歷朝不誅戮大臣。」隱士大笑道：「二公之言，皆非通論。漢好征伐四夷，儒者雖言其「贖武」，然蠻夷畏懼，稱爲強漢，魏武猶借其餘威以服匈奴。唐初府兵最盛，後變爲藩鎮，雖跋扈不臣，而大牙相制，終藉其力。宋自澶淵和虜，憚於用兵。其後以歲幣爲常，以拒敵爲諱，金元繼起，遂至亡國，此則偃武修文之弊耳。不戮大臣雖是忠厚之典，然奸雄誤國，一概姑容，使小人進有非望之福，退無不測之禍，終宋之世，朝政壞於奸相之手。乃致末年時窮勢敗，幽侂冒於虜庭，刺似道於廟下，不亦晚乎？以是爲勝於漢唐，豈其然哉？」二儒道：「據先生之意，以何爲勝？」隱士道：「他事雖不及漢唐，惟不貪女色最勝。」二儒道：「何以見之？」隱士道：「漢高溺愛於戚姬，唐宗亂倫於弟姪，呂氏武氏幾危社稷，飛燕太真並污宮闈。宋氏雖有盤樂之主，絕無漁色之君，所以高曹向孟，閔德獨擅其美，此則遠過於漢唐者矣。」二儒嘆服而去。正是：

要知古往今來理，須問高明遠見人。

方纔說宋朝諸帝不貪女色，全是太祖皇帝貽謀之善。不但是爲君以後，早朝安罷，韻幸希疎。自他未曾發跡變泰的時節，也就是個鐵錚錚的好漢，直道而行，一邪不染。則看他千里送京娘，這節故事便知。正是：

說時義氣凌千古，
八百軍州眞帝主，
一條桿棒顯雄豪。

目說五代亂離，有詩四句：

朱李石劉郭，
都來十五帝，
梁唐晉漢周，
擾亂五十秋。

這五代都是偏霸，未能混一。其時土宇割裂，民無定主。到後周雖是五代之末，兀自有五國三鎮。那五國？

周郭威 北漢劉崇 南唐李璟 蜀孟昶 南漢劉晟

那三鎮？

吳越錢佐， 荆南高保融， 湖南周行逢。

雖說五國三鎮，那周朝承梁唐晉漢之後，號爲正統。宋太祖趙匡胤曾仕周，爲殿前都點檢。後因陳橋兵變，代周爲帝，混一宇內，國號大宋。當初未曾發跡變泰的時節，因他父親趙洪殷曾仕漢爲岳州防禦使，人都稱匡胤爲趙公子，又稱爲趙大郎。生得面如暎血，目若曙星，力敵萬人，氣吞四海。專好結交天下豪傑，任俠任氣，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是個管閒事的祖宗。撞沒頭禍的太歲，先在汴京城打了御勾欄，鬧了御花園，觸犯了漢末帝，逃難天涯。到關西護橋殺了董達，得了名馬赤麒麟。黃州除了宋虎，朔州三棒打死了李子英，滅了潞州王李漢超一家。來到太原地面，遇了叔父趙景清。時景清在清油觀出家，就留趙公子在觀中居住。誰知染病，一臥三月。比及病愈，景清朝夕相陪，要他將息身體，不令他出外閒遊。一日景清有事出門，分付公子道：「姪兒耐心靜坐，片時病如小愈，切勿行動！」景清去了，公子那裏坐得住，想道：「便不到街坊遊蕩，這本觀中閒步一回，又且何妨？」公子將房門拽上，透殿遊觀。先登了三清寶殿，行過東西兩廊，七十二司，又看了東岳廟，轉到嘉寧殿上遊玩，嘆息一聲，真個是！

金爐不動千年火，
玉盞長明萬載燈。

行過多景樓玉皇閣，一處處殿宇崔嵬，制度宏敞。公子喝采不迭，果然好個清油觀！觀之不足，玩之有餘。轉到鄴都地府冷靜所，却見小小一殿，正對那子孫宮相近，上寫着降魔寶殿，殿門深閉。公子前後觀看了一回，正欲轉身，忽聞有哭泣之聲，乃是婦女聲。

晉。公子側耳而聽，其聲出於殿內。公子道：「蹊蹊作怪！這裏是出家人住處，緣何藏匿婦人在此？其中必有不明之事。且去問道童討取鑰匙開這殿來，看看個明白，也好放心。」回身到房中，喚道童討降魔殿上匙鑰。道童道：「這匙鑰師父自家收管，其中有機密大事，不許閒人開看。」公子想道：「莫信直中須防人，不仁原來俺叔父不是個好人，三回五次只教俺靜坐莫出外閒行，原來幹這勾當，出家人成甚規矩？俺今日便去打開殿門，怕怎的！」方欲移步，只見趙景清回來，公子含怒相迎，口中也不叫叔父，氣忿忿地問道：「你老人家在此出家，幹得好事？」景清出其不意，便道：「我不會做甚事。」公子道：「降魔殿內鎖的是什麼人？」景清方纔省得，便搖手道：「賢姪莫管閒事。」公子急得拳腳如雷，大聲叫道：「出家人清淨無爲，紅塵不染，爲何殿內鎖着個婦女在內哭哭啼啼？必是非禮不法之事！你老人家也要放出良心，是一是二說得明白，還有個商量，休要欺三瞞四，我趙某不是與你和光同塵的！」景清見他言詞峻厲，便道：「賢姪，你錯怪愚叔了。」公子道：「怪不怪是小事，且說殿內可是婦人？」景清道：「正是。」公子道：「可又來。」景清曉得公子性躁，還未敢明言，用緩詞答應道：「雖是婦人，却不干本觀道衆之事。」公子道：「你是個一觀之主，就是別人做出歹事，寄頓在殿內，少不得你知情。」景清道：「賢姪息怒，此女乃是兩個有名響馬，不知那裏擄來。一月之前寄於此處，托吾等替他好生看守。若有差違，寸草不留。因是賢姪病未痊，不曾對你說得。」公子道：「響馬在那裏？」景清道：「暫往那裏去了。」公子不信道：「豈有此理，快與我打開殿門，喚女子出來，俺自審問他詳細。」說罷，綽了渾鐵齊眉短棒，往前先走。景清知他性如烈火，不好遮攔，慌忙取了匙鑰隨後趕到降魔殿前，景清在外邊開鎖，那女子在殿中聽得鎖響，只道是強人來到，愈加啼哭。公子也不謙讓，纔等門開，一脚跨進，那女子躲在神道背後唬做一團。公子近前放下齊眉短棒，看那女子果然生得標致。

眉掃春山，眸橫秋水，含愁含恨，猶如西子捧心；欲泣欲啼，宛似楊妃剪髮。琵琶聲不響是個未出寨的明妃，胡笳調若成分明強和番的蔡女。天生一種風流態，便是丹青畫不真！

公子撫慰道：「小娘子！俺不比奸淫之徒，你休得驚慌，且說家居何處？誰人引誘到此？倘有不平，俺趙某與你解救則個。」那女子方纔舉袖拭淚，深深道個萬福。公子還禮，女子先問尊官「貴姓？」景清代答道：「此乃汴京趙公子。」女子道：「公子聽稟！」未曾說得一兩句，早已撲簌簌流下淚來。原來那女子也姓趙，小字京娘，是蒲州解梁縣小祥村居住，年方一十七歲，因隨父親來陽曲縣。北岳香愿路遇兩個響馬強人：一個叫做滿天飛張廣兒，一個叫做着地滾周進。見京娘顏色，饞了他父親性命，擄掠到山神廟

中，張周二強人爭要成親，不肯相讓。議論了兩三日，二人恐壞了義氣，將這京娘寄頓於清油觀降魔殿內，分付道士：「小心供給看守。」再去別處訪求個美貌女子，據掠而來，湊成一對，然後同日成親，爲壓寨夫人。那強人去了一月，至今未回。道士懼怕他，只得替他看守。京娘敘出緣由，趙公子方纔向景清道：「適纔甚是粗鹵，險些沖撞了叔父！既然京娘是良家室女，無端被強人所擄，俺今日不救更待何人？」又向京娘道：「小娘子休要悲傷，萬事有趙某在此，管教你重回故土，再見爹娘。」京娘道：「雖承公子美意，釋放奴家出於虎口，奈家鄉千里之遙，奴家孤身女流，怎生跋涉？」公子道：「救人須救徹，俺不遠千里親自送你回去。」京娘拜謝道：「若蒙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景清道：「賢姪，此事斷然不可，那強人勢大，官司禁捕他不得。你今日救了小娘子，典守者難辭其責。再來問我要人，教我如何對付？須當運累於我！」公子笑說：「大膽天下去得，小心寸步難行。俺趙某一生見義必爲，萬夫不懼，那響馬雖狠，敢比得潞州王麼？他須也有兩個耳朵，曉得俺趙某名字。既然你們出家人怕事，俺留個記號在此，你們好回復那響馬。」說罷，輪起渾鐵齊眉棒，橫着身子，向那殿上朱紅欄子，狠的打一下，櫛拉一聲，把菱花牖櫺都打下來。再復一下，把那四扇欄子，打個東倒西歪。唬得京娘戰戰兢兢，遠遠的躲在一邊。景清面如土色，口中只叫「罪過。」公子道：「強人若再來時，只說「趙某打開殿門搶去了。」」室各有頭，責各有主，要來尋俺時，教他打蒲州一路來。」景清道：「此夫蒲州千里之遙，路上盜賊生發，獨馬單身尚且難走，況有小娘子牽絆，凡事宜三思而行。」公子笑道：「漢末三國時，關雲長獨行千里，五關斬六將，護着兩位皇嫂，直到古城與劉皇叔相會，這纔是大丈夫所爲。今日一位小娘子救他不得，趙某還做什麼人！此去倘然冤家狹路相逢，教他雙雙受死。」景清道：「然雖如此，還有一說，古者男女坐不同席，食不共器。賢姪千里相送，小娘子雖則美意出於義氣，傍人怎知就裏？見你少男少女一路同行，嫌疑之際，被人談論，可不爲好成歡，反爲一世英雄之玷？」公子呵呵大笑道：「叔父莫怪我，你們出家人慣收架子，裏外不一。俺們做好漢的，只要自己血心上打得過人，言都不計較。」景清見他主意已決，問道：「賢姪幾時起程？」公子道：「明早便行。」景清道：「只怕賢姪身子還不健旺。」公子道：「不妨事。」景清教道童治酒送行。公子於席上對京娘道：「小娘子，方纔叔父說一路嫌疑之際，恐生議論。俺借此席面，與小娘子結爲兄妹，俺姓趙，小娘子也姓趙，五百年合是一家，從此兄妹相稱便了。」京娘道：「公子貴人，奴家怎敢拔高？」景清道：「既要同行，如此最好。」呼道童取過拜帖，京娘請恩人在上，受小妹子一拜。公子在傍還禮，京娘又拜了景清，呼爲伯伯。景清在席上叙起姪兒許多英雄了得，京娘歡喜不盡。是夜直飲至更餘，景清讓自己臥房與京娘睡，自己與公子

在外面同宿。五更雞唱，景清起身安排早飯，又備些乾糧牛脯，爲路中之用。公子繡了赤麒麟，將行李扎縛停當，囑付京娘妹子，「只可村粧打扮，不可冶容炫服，若是招非。」早飯已畢，公子扮作客人，京娘扮作村姑，一般的戴個雪帽，齊眉遮了。兄妹二人作別，景清景清送出房門，忽然想起一事，道：「賢姪今日去不成，還要計較。」不知景清說出甚話來，正是：

鵲得羽毛方遠舉，虎無牙爪不成行。

景清道：「一馬不能騎兩人，這小娘子弓鞋襪小，怎跟得上，可不擔誤了程途？從容覓一輛車兒，同去好不好？」公子道：「此事算之久矣，有個車輛又費照顧，將此馬讓與妹子騎坐，俺暫願千里步行相隨不憚。」京娘道：「小妹有累人遠送，愧非男子，不能執鞭墜鐙，豈敢反占尊騎，決難從命。」公子道：「你是女流之輩，必要脚力，趙某脚又不小，步行正合其宜。」京娘再四推辭，公子不允，只得上馬。公子跨了腰刀，手執渾鐵桿棒，隨後向景清一揖而別。景清道：「賢姪路上小心，恐怕遇了兩個響馬，須要用心提防，下手斬絕，莫帶累我觀中之人。」公子道：「不妨不妨。」說罷，把馬尾一拍，喝聲「快走」，那馬拍騰騰便跑，公子放開脚步，緊緊相隨。於路免不得饑餐渴飲，夜住曉行。不一日行至汾州介休縣地方。這赤麒麟原是千里龍駒，追風逐電，自清油觀至汾州，不過三百里之程，不勾名馬半日馳驟。一則公子步行恐奔赴不及，二則京娘女流不慣馳騁，所以控轡緩緩而行，兼之路上賊寇生發，須要慢起早歇，每日止行一百餘里。公子是日行到一個土岡之下，地名黃茅店，當初原有村落，因世亂人荒，都逃散了，還存得個小小店兒。日色將哺，前途曠野，公子對京娘道：「此處安歇，明日早行罷。」京娘道：「但憑尊意。」店小二接了包裹，京娘下馬去了雪帽。小二一眼瞧見，舌頭吐出三寸，縮不進去。心下想道：「如何有這般好女子！」小二牽馬繫在房後，公子請京娘進了店房坐下。小二哥走來站著呆看。公子問道：「小二哥有甚話說？」小二道：「這位小娘子，是客官甚麼人？」公子道：「是俺妹子。」小二道：「客官不是小人多口，千山萬水路途，開不該帶此美貌佳人同走？」公子道：「爲何？」小二道：「離此十五里之地，叫做介山，地曠人稀，都是綠林中好漢出沒之處。倘若強人知道，只好白口裏送與他做壓寨夫人，還要貼他個利市。」公子大怒罵道：「賊狗大膽，敢虛言恐嚇客人！」照小二而門一拳打去。小二口吐鮮血，手掩着臉，向外急走去了。店家娘就在廚下發話。京娘道：「恩兄忒性躁了些。」公子道：「這廝言語不知進退，怕不是良善之人？先教他曉得俺些手段。」京娘道：「既在此借宿，惡不得他。」公子道：「怕他則甚？」京娘便到廚下與店家娘相見，將好言好語穩貼了他半晌，店家娘方纔息怒，打點動火做飯。京娘歸房，房中尚有餘光，還未點燈。公

子正坐，與京娘講話，只見外面一個人入來，到房門口探頭探腦。公子大喝道：「什麼人敢來瞧俺腳色？」那人道：「小人自來尋小二哥閒話，與客官無干。」說罷，到廚房下，與店家娘唧唧囈囈的講了一會方去。公子看在那裏，草有三分疑心。燈火已到，店小二只是不回。店家娘將飯送到房裏，兄妹二人喫了晚飯，公子教京娘掩上房門先寢。自家只推水，帶了刀棒，遠屋而行。約莫二更時分，只聽得赤麒麟在後邊草屋下有嘶喊踢跳之聲。此時十月下旬，月光初起，公子悄步上前觀看，一個漢子被馬踢倒在地。見有人來，務能的掙圍起來就跑。公子知是盜馬之賊，追趕了一程，不覺數里，轉過溜水橋邊，不見了那漢子。只見對橋一間小屋，裏面燈燭輝煌，公子疑那漢子躲匿在內，步進看時，見一個白鬚老者，端坐於土床之上，在那裏誦經。忽生模樣？

眼如迷霧，鬚若凝霜，眉如柳絮之飄，而有桃花之色。若非天上金星，必是山中社長。

那老者見公子進門，慌忙起身施禮，公子答揖，問道：「長者所謂何經？」老者道：「天皇救苦經。」公子道：「誦他有甚好處？」老者道：「老漢見天下分崩，要保佑太平天子，早出掃蕩煙塵，救民於塗炭。」公子聽得此言，暗合其機，心中也歡喜。公子又問道：「此地賊寇頗多，長者可知他的行藏麼？」老者道：「貴人莫非同一位騎馬女子，下在坡下茅店裏的？」公子道：「然也。」老者道：「幸遇老夫，險些兒驚了貴人。」公子問其緣故。老者請公子上坐，自己傍邊相陪，從容告訴道：「這介山新生兩個強人，聚集嘍囉，打家劫舍，擾害沿路地方。一個叫做滿天飛張廣兒，一個叫做着地滾周進。半月之間，不知那裏搶了一個女子，二人爭娶未決，寄頓他方，待再尋得一個來，各成婚配。這裏一路店家，都是那強人分付過的，但訪得有美貌佳人，疾忙報他，重重有賞。晚上貴人到時，那小二便去報與周進知道，先差野火兒姚旺來探望虛實，說道：『不但女子貌美，兼且騎一匹駿馬，單身客人，不足爲懼。』有個千里脚陳名，第一善走。一日能行三百里，賊人差他先來盜馬，衆寇在前面赤松林下屯扎，等待貴人五更經過，便要搶劫。貴人須要防備。」公子道：「原來如此，長者何以知之？」老者道：「老漢久居於此，動息都知，見賊人切不可說出老漢來。」公子謝道：「承教了。」綽棒起身，依先走回，店門兀自半開，公子捫身而入，却說店小二爲接應陳名盜馬，回到家中，正在房裏與老婆說話。老婆接酒與他喫，見公子進門，閃在燈背後去了。公子心生一計，便叫京娘問店家討酒喫。店家娘取了一把空壺，在房門口酒缸內舀酒。公子出其不意，將鐵棒照腦後一下，打倒在地，酒壺也撒在一邊。小二聽得老婆叫苦，也取朴刀趕出房來，怎當公子以逸待勞，手起棍落，也打翻了。再復兩棍，都結果了性命。京娘大驚，急救不及，問其打死二人之故。公子將老者所言，述了一遍。京娘嚇得面如土色，道：「如此途路

難行，怎生是好？」公子道：「好歹有趙某在此，賢妹放心。」公子撐了大門，就廚下煖起酒來，飲個半醉，上了馬料，將鑾鈴塞口，使其無聲。扎縛包裏停當，將兩個屍首拖在廚下柴堆上，放起火來，前後門都放了一把火。看火勢盛了，然後引京娘上馬而行。此時東方漸白，經過溜水橋邊，欲再尋老者問路，不見了誦經之室。但見土牆砌的三尺高，一個小小廟兒。廟中社公坐於傍邊。方知夜間所見，乃社公引導。公子想道：「他呼我爲貴人，又見我不敢正坐，我必非常人也。他日倘然發跡，當加封號。」公子催馬前進，約行了數里，望見一座松林，如火雲相似。公子叫聲：「賢妹慢行，前面想是赤松林了。」言猶未畢，草荒中鑽出一個人來，手執鋼叉，望公子便攔。公子會者不忙，將鐵棒架住。那漢且鬪且走，只要引公子到林中去。激得公子怒起，雙手舉棒，喝聲着，將半個天靈蓋劈下。那漢便是野火兒姚旺。公子叫京娘約馬暫住，「俺到前面林子裏結果了那夥毛賊，和你同行。」京娘道：「恩兄仔細。」公子放步前行，正是

聖天子百歲助順 大將軍八面威風

那赤松林下着地滾周進，屯住四五十嘍囉。聽得林子外脚步響，只道是姚旺伏路報信，手提長鎗，鑽將出來，正迎着公子。公子知是強人，並不打話，舉棒便打，周進挺鎗來敵，約鬪上三十餘合，林子內嘍囉知周進遇敵，篩起鑼一齊上前，團團圍住。公子道：「有本事的都來！」公子一條鐵棒，如金龍罩體，玉蟒纏身，迎着棒似秋葉翻風，近着身如落花墜地。打得三分四散，七零八落。周進膽寒起來，鎗法亂了，被公子一棒打倒。衆嘍囉發聲喊，都落荒亂跑。公子再復一棒，結果了周進。回步已不見了京娘，急往四下抓尋，那京娘已被五六個嘍囉擁過赤松林了。公子急忙趕上，大喝一聲：「賊徒那裏走？」衆嘍囉見公子追來，棄了京娘，四散去了。公子道：「賢妹受驚了！」京娘道：「適纔嘍囉內有兩個人，會跟隨響馬到清油觀，原認得我。方纔說「周大王與客人交手，料這客人關大王不過，我們先送你在張大王那邊去。」」公子道：「周進這廝已被俺勦除了，只不知張廣兒在於何處？」京娘道：「只願你相遇更好。」公子催馬快行。約行四十餘里，到一個市鎮。公子腹中饑餓，帶住響頭，欲要扶京娘下馬上店。只見幾個店家都忙亂亂的安排炊爨，全不來招架行客。公子心疑，因帶有京娘怕得生事，牽馬過了店門。只見家家閉戶，到盡頭處，一個小小人家，也關着門。公子心下奇怪，去敲門時，沒人答應。轉身到屋後，將馬拴在樹上，輕輕的去敲他後門。裏面一個老婆婆，開出來看了一看，意中甚是惶懼。公子慌忙跨進門內，與婆婆作揖道：「婆婆休訝，俺是過路客人，帶有女眷，要借婆婆家中火，喫了飯就走的。」婆婆捻神捻鬼的叫聲，京娘亦進門相見，婆婆便將門閉了。公子問道：「那邊店裏安排酒會，迎接什麼官府？」婆婆搖手道：「客人休管閒事。」公

子道：「有甚閒事，直恁利害俺這遠方客人，煩婆婆說明則個！」婆婆道：「今日滿天飛大王在此經過，這鄉村斂錢備飯，買靜求安。老身有個兒子，也被店中叫去相幫了。」公子聽說，思想原來如此。一不做二不休，索性與他個乾淨，絕了清油觀的禍根。公子道：「婆婆這是俺妹子，爲還南岳香願到此，怕逢了強徒，受他驚恐。有煩婆婆家藏匿片時，等這大王過去之後方行，自當厚謝。」婆婆道：「好位小娘子，權艱不妨事，只容官不要出頭惹事。」公子道：「俺男子漢自會躲閃，且到路傍，打聽消息則個。」婆婆道：「仔細有見成餽，燒口熱水，等你來喫，飯却不方便。」公子提棒仍出後門，欲待乘馬前去迎他一步，忽然想道：「俺在清油觀中說出了『千里步行』，今日爲懼怕強賊乘馬，不算好漢。」遂大踏步奔出路頭，心生一計，復身到店家，大吩咐的叫道：「大王即刻到了，酒家是打前站的，你下馬飯完也未？」店家道：「都完了。」公子道：「先擺一席與酒家喫。」衆人積威之下，誰敢辨其真假？還要他在大玉面前方便，大魚大肉熱酒熱飯，只顧搬將出來。公子放量大喝，喫到九分九，外面沸傳：「大王到了，快擺香案。」公子不慌不忙，取了護身龍，出外看時，只見十餘對鎗刀棍棒，擺在前導到了店門，一齊跪下。那滿天飛張廣兒騎着高頭駿馬，千里脚陳名執鞭緊隨。背後又有三五十嘍囉，十來乘車輻簇擁。你道一般兩個大王，爲何張廣兒恁般齊整？那強人出入聚散，原無定規，況且聞說單身客人，也不在其意了。所以周進未免輕敵。這張廣兒分路在外行，因千里脚陳名報道：「二大王已拿得有美貌女子，請他到介山相會。」所以整齊隊伍而來，行村過鎮，壯觀威儀。公子隱身北牆之側，看得真切，等待馬頭相近，大喊一聲道：「強賊看棒！」從人叢中躍出，如一隻老鷹半空飛下。說時遲，那時快，那馬驚駭，望前一跳，這裏棒勢去得重，打折了馬的一隻前蹄。那馬負疼就倒，張廣兒身鬆，早跳下馬，背後陳名持棍來迎，早被公子一棒打番。張廣兒舞動雙刀來鬪公子。公子騰步到空闊處，與強人放對，鬪上十餘合，張廣兒一刀砍來，公子棍起中其手指，廣兒右手失刀，左手便覺沒勢，回步便走。公子喝道：「你綽號滿天飛，今日不怕你飛上天去！」趕進一步，舉棒望腦後劈下，打做個肉餠。可憐兩個有名的強人，雙雙死於一日之內。正是：

三魂渺渺滿天飛，

七魄悠悠着地滾。

衆嘍囉却待要走，公子大叫道：「俺是汴京趙大郎，自與賊人張廣兒周進有仇，今日都已勦除了，並不干衆人之事。」衆嘍囉棄了鎗刀，一齊拜倒在地，道：「俺們從不見將軍恁般英雄，情願伏侍將軍爲寨主。」公子呵呵大笑道：「朝中世爵，俺尚不希罕，豈肯做游草之事。」公子看見衆嘍囉中陳名亦在其內，叫出問道：「昨夜來盜馬的就是你麼？」陳名叩頭服罪。公子道：「且跟我來。」

賞你一餐飯。」衆人都跟到店中。公子分付店家：「俺今日與你地方除了二害，這些都是良民。方纔所備飯食，都着他飽餐，俺自有發放。其管待張廣兒一席留着，俺有用處。」店主人不敢不依。衆人喫罷，公子叫陳名道：「聞你日行三百里，有用之才，如何失身於賊人？俺今日有用你之處，你肯依否？」陳名道：「將軍若有所委，不避水火。」公子道：「俺在汴京，爲打了御花園，又鬧了御勾欄，逃難在此。煩你到汴京打聽事體如何？半月之內，可在太原府清油觀趙知觀處等候我。不可失信。」公子借筆硯寫了叔父趙景清家書，把與陳名。將賊人車輛財帛，打開分作三分，一分散與市鎮人家，償其向來騷擾之費。就將打死賊人屍首及鎗刀等項，着衆人自去解官請賞。其一分衆嘍囉分去爲衣食之資，各自還鄉生理。其一分又剖爲兩分，一半賞與陳名爲路費，一半寄與清油觀修理降魔殿門窗。公子分派已畢，衆心都伏，各各感恩。公子叫店主人將酒席一桌，檯到婆婆家裏。婆婆的兒子也都來了，與公子及京娘相見。向婆婆說知除害之事，各各歡喜。公子向京娘道：「愚兄一路不曾做得個主人，今日借花獻佛，與賢妹壓驚把盞。」京娘千恩萬謝，自不必說。是夜，公子自取囊中銀十兩送與婆婆，就宿於婆婆家裏。京娘想起公子之恩，當初紅拂一妓女，尙能自擇英雄，莫說受恩之下，媿無所報，就是我終身之事，舍了這個豪傑，更托何人？欲要自薦，又羞開口，欲待不說，他直性漢子，那知奴家一片真心。左思右想，一夜不睡。不覺五更鷄唱，公子起身，騎馬要走。京娘悶悶不悅，心一生一計，於路只推腹痛難忍，幾遍要解。要公子扶他上馬，又扶他下馬。一上一下，將身偎貼公子，挽頸勾肩，萬般旖旎。夜宿又嫌寒道熱，央公子減被添衾，吹香溫玉，豈無動情之處？公子生性剛直，盡心伏侍，全然不以爲怪。又行了三四日，過曲沃地方，離蒲州三百餘里，其夜宿於荒村。京娘口中不語，心下躊躇，如今將次到家了，只管害羞不說，挫此機會。一到家中，此事便索罷休，悔之何及。黃昏以後，四字無聲，微燈明滅。京娘兀自未睡，在燈前長嘆流淚。公子道：「賢妹因何不樂？」京娘道：「小妹有句心腹之言，說來又怕唐突恩人，莫怪！」公子道：「兄妹之間，有何嫌疑？儘說無妨！」京娘道：「小妹深閨嬌女，從未出門，只因隨父進香，誤陷於賊人之手。鎖禁清油觀中，還虧賊人去了，苟延數日之命，得見恩人。倘若賊人相犯，妾寧受刀斧，有死不從。今日蒙恩人拔離苦海，千里步行相送，又爲妾報仇，絕其後患。此恩如重生父母，無可報答。倘蒙不嫌醜陋，願備鋪牀疊被之數，使妾少盡報効之萬一，不知恩人允否？」公子大笑道：「賢妹差矣，俺與你萍水相逢，出身相救，實出惻隱之心，非貪美麗之貌。况彼此同姓，難以爲婚，兄妹相稱，豈可及亂。俺是個坐懷不亂的柳下惠，你豈可學縱欲敗禮的吳孟子？休得狂言，惹人笑話。」京娘羞慚滿面，半晌無語。重又開言道：「恩人休怪妾多言，妾非淫污苟賤之輩，只爲弱體餘生，盡出恩人所賜，此身之外，

別無報答，不敢望與恩人婚配，得爲妾婢，伏侍恩人一日，死亦瞑目。」公子勃然大怒道：「趙某是頂天立地的男子，一生正直，並無邪佞，你把我做看施恩望報的小輩，假公濟私的奸人，是何道理？你若那心不息，俺卽今撒開雙手，不管閒事，怪不得我有始無終了。」公子此時聲色俱厲，京娘深深下拜道：「今日方見恩人心事，賽過卞惠魯男子，愚妹是女流之輩，坐井觀天，望乞恩人恕罪。則個！」公子方纔息怒道：「賢妹，非是俺腸柱鼓瑟，本爲義氣上千里步行相送，今日若就私情，與那兩個鬻馬何異？把從前一片真心化爲假意，惹天下豪傑們笑話。」京娘道：「恩兄高見，妾今生不能補報大德，死當啣環結草。」兩人說話，直到天明。正是：

落花有意隨流水，流水無情戀落花。

自此京娘愈加慚敬公子，公子亦愈加憐憫京娘。一路無話，看看來到蒲州。京娘雖住在小祥村，却不認得，公子問路而行。京娘在馬上望見故鄉光景，好生傷感，却說小祥村趙員外自從失了京娘，將及兩月有餘，老夫妻每日思想啼哭。忽然莊客來報，京娘騎馬回來，後面有一紅臉大漢，手執桿棒跟隨。趙員外道：「不好了，鬻馬來討性命了！」媽媽道：「難道鬻馬只有一人，且教兒子趙文去看個明白。」趙文道：「虎口裏那有回來肉？妹子被鬻馬劫去，豈有送轉之理，必是容貌相像的，不是妹子。」道猶未了，京娘已進中堂，媽媽見了女兒，相抱而哭，哭罷，問其得回之故。京娘將賊人鎖禁清油觀中，幸遇趙公子路見不平，開門救出，認爲兄妹，千里步行相送，并途中連誅二寇大略，叙了一遍。今恩人見在，不可怠慢。趙員外慌忙出堂見了趙公子拜謝道：「若非恩人英雄了得，吾女必陷於賊人之手，父子不得重逢矣。」遂令媽媽同京娘拜謝，又喚兒子趙文來見了恩人。莊上宰豬設宴，款待公子。趙文私下爲父親商議道：「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妹子被強人劫去，家門不幸，今日跟這紅臉漢子回來，人無己，誰肯早起，必然這漢子與妹子有情，千里送來，豈無緣故？妹子經了許多風波，又有誰人聘他，不如招贅那漢子在門，兩全其美，省得傍人議論。」趙公是個隨風倒舵沒主意的老兒，聽了兒子說語，便教媽媽喚京娘來問他道：「你與那公子千里相隨，一定把身子許說他了。如今你哥哥對爹說要招贅與你爲夫，你意下如何？」京娘道：「公子正直無私，與孩兒結爲兄妹，如嫡親相似，並無調戲之言。今日望爹媽留他在，家管待他十日半月，少盡其心，此事不可題起。」媽媽將女兒言語述與趙公，趙公不以為然。少間筵席完備，趙公請公子坐於上席，自己老夫婦下席相陪，趙文在左席，京娘右席。酒至數巡，趙公開口道：「老漢一言相告，小女餘生皆出恩人所賜，老漢闔門感德，無以爲報，幸小女尙未許人，意欲獻與恩人，爲箕箒之妾，伏乞勿拒。」公子聽得這話，一盆烈火從心頭撲起，大罵道：「老匹夫！俺爲

義氣而來，反把此言來污辱我。俺若貪女色時，路上也就成親了，何必千里相送。你這般不識好歹的，枉費俺一片熱心。」說罷，將菓子撇番，望門外一直便走。趙公夫婦聽得戰戰兢兢，趙文見公子粗魯也不敢上前，只有京娘心下十分不安，急走去扯住公子衣裾，勸道：「恩人息怒，且看愚妹之面。」公子那里肯依，一手攙脫了京娘，奔至柳樹下，解了赤麒麟，躍上鞍轡，如飛而去。京娘哭倒在地，爹媽勸轉回房，把兒子趙文埋怨了一場。趙文又羞又惱，也走出門去了。趙文的老婆聽得爹媽爲小姑上埋怨了丈夫，好生不喜，強作相勸，將冷語來奚落京娘道：「姑姑，雖然離別是苦事，那漢子千里相隨，忽然而去，也是個薄情的。他若是有仁義的人，就了這頭親事了。姑姑青年美貌，怕沒有好姻緣相配，休得愁煩則個。」氣得京娘淚流不絕，頓口無言。心下自思道：「因奴命時乖，遭逢強暴，幸遇英雄相救，指望托以終身，誰知事既不諧，反涉瓜李之嫌。今日父母哥嫂亦不能相諒，何況他人不能報恩人之德，反累恩人的清名，爲好成欺，皆奴之罪。似此薄命，不如死於清油觀中，省了許多是非，到得乾淨，如今悔之無及，千死萬死，左右一死，也表奴貞節的心跡。」捱至夜深，爹媽睡熟，京娘取筆題詩四句於壁上，撮土爲香，望空拜了公子四拜，將白羅汗巾懸梁自縊而死。

可憐閨秀千金女，化作南柯一夢人。

天明老夫婦起身，不見女兒出房，到房中看時，見女兒縊在梁間，喫了一驚，兩口兒放聲大哭，看壁上有詩云：

天付紅顏不遇時，受人凌逼被人欺。

今宵一死酬公子，彼此清名天地知。

趙媽媽解了女兒，兒子媳婦都來了。趙公玩其詩意，方知女兒冰清玉潔，把兒子痛罵一頓，免不得買棺成殮，擇地安葬，不在話下。再說趙公子乘着千里赤麒麟，連夜走至太原，與趙知觀相會，千里脚陳名已到了三日。說漢後主已死，郭令公禪位，改國號曰周，招納天下豪傑。公子大喜，住了數日，別了趙知觀，同陳名還歸汴京，應募爲小校。從此隨世宗南征北討，累功至殿前都點檢。後受周禪爲宋太祖，陳名相從有功，亦官至節度使之職。太祖即位以後，滅了北漢，追念京娘昔日兄妹之情，遣人到蒲州解良縣尋訪消息，使命錄得四句詩回報，太祖甚是嘆嘆，勅封爲貞義夫人，立祠於小祥村。那黃茅店溜水橋社公，勅封太原都土地，命有司擇地建廟。至今香火不絕。這段話題做「趙公子大鬧清油觀，千里送京娘。」後人有詩讚云：

不戀私情不畏強，獨行千里送京娘。

漢唐呂武紛多事，誰及英雄趙大郎！

第二十二卷 宋小官團圓破氈笠

不是姻緣莫強求，
姻緣前定不須憂；
任從波浪翻天地，
自有中流穩渡舟。

話說正德年間，蘇州府崑山縣大街，有一居民，姓宋名敦，原是宦家之後，渾家盧氏。夫妻二口，不做生理，靠着祖遺田地，見成收些租課爲活。年過四十，並不會生得一男半女。宋敦一日對渾家說：「自古道，養兒待老，積穀防饑。你我年過四旬，尙無子嗣。光陰似箭，眨眼頭白。百年之事，靠着何人？」說罷，不覺淚下。盧氏道：「宋門積祖善良，未曾作惡造業，况你又是單傳，老天決不絕你祖宗之嗣，招子也有早晚。若是不該招時，便是養得長成，半路上也拋撇了，勞而無功，枉添許多悲泣。」宋敦點頭道：「是。」方纔拭淚未乾，只聽得坐啟中有人咳嗽，叫喚道：「玉峯在家麼？」原來蘇州風俗，不論大家小家，都有個外號。彼此相稱。玉峯就是宋敦的外號。宋敦側耳而聽，叫喚第二句，便認得聲音，是劉順泉。那劉順泉雙名有才，積祖駕一隻大船，攬載客貨，往各省交卸。趁得好些水脚銀兩，一個十全的家業，團團都做在船上。就是這隻船本，也值幾百金。渾身是香楠木打造的，江南一水之地，多有這往生理。那劉有才是宋敦最契之友，聽得是他聲音，連忙趨出坐啟。彼此不須作揖，拱手相見，分坐看茶。自不必說。宋敦道：「順泉今日如何得暇？」劉有才道：「特來與玉峯借件東西。」宋敦笑道：「寶舟缺什麼東西？到與寒家相借？」劉有才道：「別的东西不來干瀆，只這件，是宅上有餘的，故此敢來啟口。」宋敦道：「果是寒家所有，決不相吝。劉有才不慌不忙，說出這件東西來。正是：

背後並非擎詔，當前不是團胸，鵝黃細布密針縫，淨手將來供奉。還愿會裝冥鈔，祈神并襯威容，名山古刹幾相從，染下爐香浮動。

原來宋敦夫妻二口，因難於得子，各燒香處祈嗣，做成黃布袱，黃布袋，裝裏佛馬楮錢之類。燒過香後，懸掛於家中佛堂之內。甚是志誠。劉有才長於宋敦五年，四十六歲了。阿媽徐氏亦無子息。聞得徽州有鹽商求嗣，新建陳州娘娘廟於蘇州闔門之外。香火甚

盛，祈禱不絕。劉有才恰好有個方便，要駕船往楓橋下客，意欲進一炷香，却不會做得布袱布袋，特與宋家告借。其時露出緣故，宋敦沉思不語。劉有才道：「玉峯莫非有吝借之心麼？若污壞時，一個就賠兩個。」宋敦道：「豈有此理？只是一件，既然娘廟靈顯，小子亦欲附舟一往，只不知幾時去？」劉有才道：「即刻便行。」宋敦道：「布袱布袋，拙荆另有一副，共是兩副，儘可分用。」劉有才道：「如此甚好。」宋敦入內，與渾家說知，欲往郡城燒香之事。劉氏也歡喜。宋敦於佛堂掛壁上取下兩副布袱布袋，留下一副自用，將一副借與劉有才。劉有才道：「小子先往舟中伺候，玉峯可快來。船在北門大坂橋下，不嫌怠慢時，喫些見成素飯，不消帶米。」宋敦應允。當下忙忙的對下些香燭紙馬，阡張定段，打疊包裹，穿了一件新聯就的潔白湖紬袍，趕出北門下船。趁着順風，不勾半日，七十里之程，等閒到了。舟泊楓橋，當晚無話。有詩爲證：

月落烏啼霜滿天，

江楓漁火對愁眠；

姑蘇城外寒山寺，

夜半鐘聲到客船。

次日起個黑早，在船中洗盥罷，喫了些素食，淨了口手，一對兒黃布袱，揀了冥財，黃布袋安插紙馬文疏，掛於項上，步到陳州娘娘廟前，剛剛天曉。廟門雖開，殿門還關着。二人在兩廊遊盪，觀看了一遍，果然造得齊整。正在讚歎，呀的一聲，廟門開了。就有廟祝出來迎接進殿。其時香客未到，燭架尙虛，廟祝放下琉璃燈來，取火點燭，討文疏替他通陳禱告。二人焚香禮拜已畢，各將幾十文錢，酬謝了廟祝。化紙出門。劉有才再要邀宋敦到船。宋敦不肯，當下劉有才將布袱布袋交還宋敦，各各稱謝而別。劉有才自往楓橋接客去了。宋敦看天色尙早，要往妻門趁船回家。剛欲移步，聽得牆下呻吟之聲。近前看時，却是矮矮一個蘆席棚，搭在廟垣之側，中間臥着個有病的老和尚，慟慟欲死，呼之不應，問之不答。宋敦心中不忍，停眸而看，傍邊一人走來說道：「客人，你只管看他則甚？要便做個好事了去。」宋敦道：「如何做個好事？」那人道：「此僧是陝西來的，七十八歲了，他說一生不會開葷。每日只誦金剛經。三年前在此募化建菴，沒有施主。搭這個蘆席棚兒住下，誦經不輟。這裏有個素飯店，每日只上午一餐，過午就不用了。也有人可憐他，施他些錢米。他就把來還了店上的飯錢，不留一文。近日得了這病，有半個月不用飲食了。兩日前還開口說得話，我們問他如此受苦，何不早去罷？他說：『因緣未到，還等兩日。』今早連話也說不出了，早晚待死。客人若可憐他時，買一口薄薄棺材，焚化了他，便是做好事。他說因緣未到，或者這因緣就在客人身上。」宋敦想道：「我今日爲求嗣而來，做一件好事回去，也得神天知道。」便問道：「此

處有棺材店麼？」那人道：「出巷陳三郎家就是。」宋敦道：「煩是下同往一看。那人引路到陳家來。陳三郎正在店中支分鏹匠諸木。那人道：『三郎我引個主顧作成你。』三郎道：『客人若要看壽板，小店有真正婺源加料雙轎的在裏面。若要見成的，就店中但憑揀擇。』宋敦道：『要見成的。』陳三郎指着一副道：『這是頭號，足價三兩。』宋敦未及還價。那人道：『這個客官是買來捨與那蘆席棚內老和尚做好事的，你也有一半功德，莫要討虛價。』陳三郎道：『既是做好事的，我也不敢要多，照本錢一兩六錢罷，分毫少不得了。』宋敦道：『這價錢也是公道了。』想起汗巾角上帶得一塊銀子，約有五六錢重，燒香到下，不上一百銅錢，總湊與他，還不勾一半。我有處了。劉順泉的船在楓橋不遠，便對陳三郎道：『價錢依了你，只是還要到一個朋友處借辦，少頃便來。』陳三郎到罷了說道：『任從客便。』那人喲然不樂道：『客人既發了個好心，却又做脫身之計。你身邊沒有銀子，來看則甚？』語猶未了，只見街上人紛紛而過，多有說這老和尚可憐半月前還聽得他念經之聲，今早嗚呼了。正是：

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旦無常萬事休。

那人道：『客人不聽得說麼？那老和尚已死了，他在地府睜眼等你斷送哩！』宋敦口雖不語，心下復想道：『我既是看定了這具棺木，倘或往楓橋去，劉順泉不在船上，終不然呆坐等他回來。况且常言得價一不擇主，倘別有個主顧，添些價錢，這副棺木買去了，我就失信於此僧了。罷罷。』便取出銀子，剛剛一塊討等來一稱，叫聲慚愧。原來是塊元寶，看時候少，稱時候多。到有七錢多重。先教陳三郎收了，將身上穿的那一件新聯就的潔白湖綉道袍脫下道：『這一件衣服，價在一兩之外，倘嫌不值，權時相抵，待小子取贖。若用得時，便乞收算。』陳三郎道：『小店大膽了，莫怪計較。』將銀子衣服收過了。宋敦又在簪上拔下一根銀簪，約有二錢之重。交與那人道：『這枝簪，相煩換些銅錢，以為殯殮雜用。』當下店中看的人都道：『難得這位做好事，的客官，他擔當了大事去。其餘小事，我們地方上也該賣出些錢鈔相助。』眾人都湊錢去了。宋敦又復身到蘆席邊，看那老僧果然化去，不覺雙眼垂淚，分明如親戚一般。心下好生酸楚，正不知什麼緣故，不忍再看，含淚而行。到裏門時，航船已開，乃自喚一隻小船，當日回家。渾家見丈夫黑夜回來，身上不穿道袍，而又帶憂慘之色，只道與人爭競，忙忙的來問。宋敦搖首道：『話長哩！』一逕走到佛堂中，將兩副布袱布袋掛起，在佛前磕了個頭，進房坐下，討茶喫了，方纔開談。將老和尚之事備細說知。渾家道：『正該如此，也不嗔怪。』宋敦見渾家賢慧，到也回愁作喜。是夜夫妻二口睡到五更，宋敦夢見那老和尚登門拜謝道：『檀越命合無子，壽數亦止於此矣。因檀越心田慈善，上帝命延壽半』

紀老僧與懷越又有一段因緣，隨投宅上爲兒，以報蓋棺之德。盧氏也夢見一個金身羅漢走進房裏，夢中叫喊起來，連丈夫也驚醒了。各言其夢，似信似疑。噫，噫不已。正是：

種瓜還得瓜，

種葦還得葦；

勸人行好，

自作還自受。

從此盧氏懷孕，十月滿足，生下一個孩兒。因夢見金身羅漢，小名金郎，官名就叫宋金。夫妻歡喜，自不必說。此時劉有才也生一女，小名宜春，各各長成。有人攬掇兩家對親。劉有才到也心中情願。宋敦却嫌他船戶出身，不是名門舊族。口雖不語，心中有不允之意。那宋金方年六歲，宋敦一病不起，嗚呼哀哉了。自古道：「家中百事興，全靠主人命。」十個婦人，敵不得一個男子。自從宋敦故後，盧氏掌家，連遭荒歉，又累中欺他孤寡，科派戶役，盧氏撐持不定，只得將田房漸次賣了，賃屋而居。初時，還是詐窮，以後坐吃山崩，不上十年，弄得真窮了。盧氏亦得病而亡。斷送了畢宋金，只剩得一雙赤手，被房主趕逐出屋，無處投奔。且喜從幼學得一件本事，會寫會算。偶然本處一個范舉人選了浙江衢州府江山縣知縣，正要尋個寫算的人。有人將宋金說了，范公就教人引來。見他年紀幼小，又生得齊整，心中甚喜。叩其所長，果然書通眞草，算善歸除。當日就留於書房之中，取一套新衣與他換過，同桌而食。好生優待。擇了吉日，范知縣與宋金下了官船，同往任所。正是：

琴瑟鼓催征棹，

習習和風蕩錦帆。

却說宋金雖然貧賤，終是舊家子弟出身。今日做范公門館，豈肯卑污苟賤，與童僕輩和光同塵，受其戲侮。那些管家們欺他年幼，見他做作，愈有不然之意。自崑山起程都是水路，到杭州便起旱了。衆人攬掇家主道：「宋金小斷家，在此寫算服事老爺，還該小心謙遜。他全不知禮。老爺優待他，過過分了。與他同坐同食，舟中還可混帳。到陸路中火歇宿，老爺也要有個體面。小人們商議，不如教他寫一紙靠身文書，方纔妥帖。到衙門時，他也不敢放肆爲非。范舉人是綿花做的耳朵，就依了衆人言語。喚宋金到船，要他寫靠身文書。宋金如何肯寫，逼勒了多時，范公發怒，喝教剝去衣服，喝出船去。衆蒼頭拖拖拽拽，剝的乾乾淨淨，一領單布衫趕在岸上。氣得宋金半晌開口不得。只見轎馬紛紛伺候，范知縣起陸。宋金噙着雙淚，只得迴避開去，身邊並無財物，受餓不過，少不得學那兩個古人：

伍伯吹簫於吳門，韓王寄食於漂母。

日間街坊乞食，夜間古廟棲身。還有一件，宋金終是舊家子弟出身，任你十分落魄，還存三分骨氣，不肯隨那叫街丐戶一流，奴言婢膝，淒涼沒恥，討得來便喫了，討不來便餓。有一頓沒一頓，過了幾時，漸漸面黃肌瘦，全無昔日乖神。正是：

好花遭雨紅俱褪，芳草經霜綠盡凋。

時值暮秋天氣，金風催冷，忽降下一場大雨。宋金食缺衣單，在北新開關王廟中擔飢受凍，出頭不得。這雨自辰牌直下至午牌方止。宋金將腰帶收緊，那步出廟門來未及數步，劈面遇着一人。宋金睜眼一看，正是父親宋敦的鼓契之友，叫做劉有才，號順泉的。宋金無面目見江東父老，不敢相認，只得垂眼低頭而走。那劉有才早已看見，從背後一手挽住，叫道：「你不是宋小官麼？爲何如此模樣？」宋金兩淚交流，又手告道：「小姪衣衫不齊，不敢爲禮了，承老叔垂問。」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將范知縣無禮之事告訴了一遍。劉翁道：「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你肯在我船上相幫，管教你飽暖過日。」宋金便下跪道：「若得老叔收留，便是重生父母。」當下劉翁引着宋金到於河下。劉翁先上船，對劉嫗說知其事。劉嫗道：「此乃兩得其便，有何不美？」劉翁就在船頭上招宋小官上船。於自己身上脫下舊布道袍，教他穿了，引他到後艙。見了媽媽徐氏，女兒宜春在傍，也相見了。宋金走出船頭，劉翁道：「把飯與宋小官喫。」劉嫗道：「飯便有，只是冷的。」宜春道：「有熱茶在鍋內。」宜春便將瓦罐子舀了一罐滾熱的茶。劉嫗便在廚櫃內取了些醃菜，和那冷飯，付與宋金道：「宋小官船上買實，比不得家裏胡亂用些罷。」宋金接得在手，又見細雨紛紛而下，劉翁叫女兒後艙有舊氈笠，取下來與宋小官戴。宜春取舊氈笠看時，一邊已自綻開。宜春手快，就盤髻上，拔下針線將綻處縫了，丟在船篷之上，叫道：「拿氈笠去戴。」宋金帶了破氈笠，喫了茶淘冷飯。劉翁教他收拾船上家火，掃抹船隻，自往岸上接客。至晚方回，一夜無話。次日，劉翁起身，見宋金在船頭上閒坐，心中暗想：「初來之人，莫慣了他。」便吆喝道：「個兒郎喫我家飯，穿我家衣，閒時撻些繩，打些索，也有用處。如何空坐？」宋金連忙答應道：「但憑驅使，不敢有違。」劉翁便取一束麻皮，付與宋金，教他打索子。正是：

在他矮簷下，怎敢不低頭？

宋金自此朝夕小心辛勤做活，並不偷懶。兼之寫算精通，凡客貨在船，都是他記帳。出入分毫不爽。別船上交易，也多有央他去拿算盤，登帳簿，客人無不敬而愛之。都誇道好個宋小官，少年伶俐。劉翁劉嫗見他小心得用，另眼相待。好衣好食的管顧他。在客人

面前認爲表姪。宋金亦自以爲得所，心安體適。貌日豐腴。凡船戶中無不欣羨。光陰似箭，不覺二年有餘。劉翁一日暗想：「自家年紀漸老，止有一女，要求個賢婿以靠終身，似宋小官一般，到也十全之美。但不知媽媽心下如何？」是夜與媽媽飲酒半醺，女兒宜春在傍，劉翁指着女兒對媽媽道：「宜春年紀長成，未有終身之托，奈何？」劉嬭道：「這是你我靠老的一樁大事，你如何不上緊？」劉翁道：「我也日常在念，只是難得個十分如意的。像我船上宋小官，恁般本事人才，千中選一，也就不能勾了。」劉嬭道：「何不就許了宋小官？」劉翁假意道：「媽媽說那裏話！他無家無倚，靠着我船上喫飯，手無分文，怎好把女兒許他？」劉嬭道：「宋小官是官家之後，况係故人之子。當初他老子存時，也曾有人議過親來，你如何忘了？今日雖然落薄，看他一表人材，又會寫，又會算，招得這般女婿，須不辱了門面。我兩口兒老來也得所靠。」劉翁道：「媽媽！你主意已定否？」劉嬭道：「有什麼不定？」劉翁道：「如此甚好？」原來劉有才平昔是個怕婆的，久已看上了宋金，只愁媽媽不肯。今見媽媽慨然，十分歡喜。當下便喚宋金對着媽媽而許了他這頭親事。宋金初時也謙遜不當，見劉翁夫婦一團美意，不要他費一分錢鈔，只索順從劉翁。往陰陽生家選擇，周堂吉日，回復了媽媽，將船親回崑山。先與宋小官上頭做一套紬絹衣服與他穿了，渾身新衣新帽新鞋新襪，粧扮得宋金一發標致。

雖無子建才八斗，勝似潘安貌十分。

劉嬭也替女兒備辦些衣飾之類。吉日已到，請下兩家親戚，大設喜筵。將宋金贅入船上爲婿。次日，諸親作賀，一連喫了三日喜酒。宋金成親之後，夫妻恩愛，自不必說。從此船上生理，日興一日。光陰似箭，不覺過了一年零兩個月。宜春懷孕日滿，產下一女。夫妻愛惜如金，輪流懷抱。甚歲方過，此女害了痘瘡，醫藥不効，十二朝身死。宋金痛念愛女，哭泣過哀，七情所傷，遂得了個癆瘵之疾。朝涼暮熱，飲食漸減，看看骨肉消，行遲走慢。劉翁劉嬭初時還指望他病好，替他迎醫問卜。延至一年之外，病勢有加無減。三分人七分鬼。寫也寫不動，算也算不動。到做了眼中之釘，巴不得他死了乾淨，却又不死。兩個老人家懊悔不迭，互相抱怨起來。當初指望半子靠老，如今看這貨色，不死不活，分明一條爛死蛇纏在身上，擺脫不下。把個花枝般女兒，誤了終身，怎生是了？爲今之計，如何生個計較，送開了那冤家。等女兒另招個佳婿，方纔稱心。兩口兒商量了多時，定下個計策。連女兒都瞞過了，只說有客貨在於江北，移船往載。行至池州五溪地方，到一個荒僻的所在，但見孤山寂寂，遠水滔滔，野岸荒崖，絕無人跡。是日小小逆風，劉公故意把舵使歪，船便向沙岸上閣住，却教宋金下水推舟。宋金手遲脚慢，劉公就罵道：「癆病鬼！沒氣力使船時，岸上野柴也砍些來燒燒，省得錢買。」

宋金自覺悼愧，取了碎刀，掙扎到岸上砍柴去了。劉公乘其未回，把舵用力撐動，撥轉船頭，掛起滿風帆，順流而下。

不愁骨肉遭顛沛。

且喜冤家離眼睛。

且說宋金上岸打柴，行到茂林深處，樹木雖多，那有氣力去砍伐，只得拾些兒殘柴，割些敗棘，抽取枯藤束做兩大捆，却又沒有氣力背負得去。心生一計，再取一條枯藤，將兩捆野柴穿做一捆，露出長長的藤頭，用手挽之而行，如牧童牽牛之勢。行了一時，想起忘了碎刀在地，又復身轉去，取了碎刀，也插入柴捆之內，緩緩的拖下岸來，到於泊舟之處，已不見了船。但見江烟沙島，一望無際，宋金沿江而上，且行且看，並無踪影，看看紅日西沉，情知爲丈人所棄。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不覺痛切於心，放聲大哭，哭得氣咽喉乾，悶絕於地，半晌方甦。忽見岸上一老僧，正不知從何而來，將拄杖卓地，問道：「檀越伴們，何在此非駐足之地也！」宋金忙起身作禮，口稱姓名。被丈人劉翁脫賺，如今孤苦無歸，求老師父提挈，救取微命。老僧道：「貧僧茅菴不遠，且同往暫住一宵，來日再做道理。」宋金感謝不已，隨着老僧而行。約莫里許，果見茅菴一所。老僧敲石取火，煮些粥湯，把與宋金喫了。方纔問道：「令岳與檀越有何仇隙？願問其詳。」宋金將入贅船上，及得病之由，備細告訴了一遍。老僧道：「老檀越懷恨令岳乎？」宋金道：「當初求乞之時，蒙彼收養，昏配，今日病危見棄，乃小生命薄所致，豈敢懷恨他人？」老僧道：「聽子所言，真忠厚之士也。尊恙乃七情所傷，非藥餌可治。惟清心調攝可以愈之。平日間會奉佛法誦經否？」宋金道：「不會。」老僧於袖中取出一卷相贈道：「此乃金剛般若經，我佛心印。貧僧今教授檀越，若日誦一遍，可以息諸妄念，却病延年，有無窮利益。」宋金原是陳州娘娘廟前老和尚轉世來的，前生專誦此經。今日口傳心受，一遍便能熟誦。此乃是前因不斷。宋金和老僧打坐，閑眼誦經，將次天明，不覺睡去。及至醒來，身坐荒草坡間，並不見老僧及茅菴在那裏。金剛經却在懷中，開卷能誦。宋金心下好生詫異，遂取池水淨口，將經則誦一遍。晝萬慮消釋，病體頓然健旺。方知聖僧顯化相救，亦是夙因所致也。宋金向空叩頭，感謝龍天保佑。然雖如此，此身如大海浮萍，沒有着落，信步行去，早覺腹中饑餓。望見前山林木之內，隱隱似有人家，不免再溫舊稿，向前乞食。只因這一番，有分教：宋小官凶中化吉，難過福來。正是：

路途盡處還開徑。

水到窮時再發源。

宋金走到前山一看，並無人煙，但見鎗刀戈戟遍插林間。宋金心疑不決，放膽前去，見一所敗落土地廟，廟中有大箱八隻，封鎖甚固。上川松茅遮蓋。宋金暗想：「此必大盜所藏，布置鎗刀，乃惑人之計。來歷雖則不明，取之無礙。」心生一計，乃折取松枝插地，記其

路徑，一步步走出林來，直至江岸。也是宋金時亨運泰。恰好有一隻大船，因逆浪衝壞了舵，停泊於岸下修舵。宋金假作慌張之狀，向船上人說道：『我陝西錢金也。隨吾叔父走湖廣爲商，道經於此，爲強賊所劫。叔父被殺，我只說是跟隨的小郎。久病乞食，暫容殘喘。賊乃遣夥內一人，與我同住土地廟中，看守貨物。他又往別處行劫去了。天幸同夥之人，昨夜被毒蛇咬死，我得脫身在此。幸方便載我去。舟人聞言，不甚信。金又道：『見有八巨箱在廟內，皆我家財物。廟去此不遠，多央幾位上岸，擡歸舟中，願以一箱爲謝，必須速往。萬一賊徒回轉，不惟無及於事，且有禍患。』衆人都是千里求財的，聞說有八箱貨物，一個個欣然願往。當時聚起十六箇後生，准備八副繩索杠棒，隨宋金往土地廟來。果見巨箱八隻，其箱甚重。每二人擡一箱，恰好八扛。宋金將林子內鎗刀收起，藏於深草之內，八個箱子都下了船，舵已修好了。舟人問宋金道：『老客今欲何往？』宋金道：『我且往南京省親。』舟人道：『我的船正要往瓜州，却喜又是順便。當下開船，約行五十餘里，方歇。衆人奉承陝西客有錢到濟，出銀子買酒買肉，與他壓驚稱賀。次日西風大起，掛起帆來，不幾日，到了瓜州停泊。那瓜州到南京，只隔十來里江面。宋金另喚了一隻渡船，將箱籠只揀重的擡下七個，把一個箱子送與舟中衆人以踐其言。衆人自去開箱分用。不在話下。宋金渡到龍江關口，尋了店主人家住下，喚鐵匠對了些鑰。打開箱看時，其中充物，都是金玉珍寶之類。原來這夥強盜積之有年，不是取之一家，獲之一時的。宋金先把一箱所蓄積之於市，已得數千金。恐主人生疑，遷寓於城內，買家奴伏侍，身穿羅綺，食用膏粱。餘六箱，只揀精華之物留下，其他都變賣，不下數萬金。就於南京儀鳳門內買下一所大宅，改造應堂園亭，製辦日用家火，極其華整。門前開張典鋪，又置買田莊數處，家僮數十房，出色管事者千人。又蓄美童四人，隨身答應。滿京城都稱他爲錢員外，出乘輿馬，入擁金資。自古道：『居移氣，養移體。』宋金今日財發身發，肌膚充悅，容采光澤，絕無向來枯瘠之容，寒酸之氣。正是：

人逢運至精神爽，

月到秋來光彩新。

話分兩頭。且說劉有才那日，哄了女婿上岸，撥轉船頭，順風而下，瞬息之間，已行百里。老夫婦兩口暗暗歡喜，宜春女兒猶然不知。只道丈夫還在船上，煎好了湯藥，叫他喫時，連呼不應。還道睡着在船頭，自要去喚他。却被母親劈手奪過藥甌，向江中一潑，罵道：『癆病鬼在那裏？你還要想他！』宜春道：『真個在那裏？』母親道：『你爹見他病害得不好，恐沾染他人，方纔哄他上岸打柴，還自轉船來了。』宜春一把扯住母親哭天哭地叫道：『還我宋郎來！』劉公聽得船內啼哭，走來勸道：『我兒聽我一言，婦道家嫁人不

著一世之苦。那害癆的在早晚，左右要拆散的，不是你因緣了，到不如早些開交乾淨，免致擔誤你青春。待做爹的另揀個好郎君，完你終身，休想他罷！」宜春道：「爹做的是什麼事？都是不仁不義，傷天理的勾當。宋郎這頭親事，原是二親主張，既做了夫妻，同生同死，豈可翻悔？就是他病勢必死，亦當待其壽終，何忍棄之於無人之地？宋郎今日爲奴而死，奴決不獨生。爹若可憐見孩兒，快轉船上水，尋取宋郎回來，免被傍人譏謗。」劉公道：「那害癆的不見了船，定然轉往別處村坊乞食去了，尋之何益？况且下水順風，相去已百里之遙，一動不如一靜，勸你息了心罷！」宜春見父親不允，放聲大哭，走出船艙，就要跳水。喜得劉媽手快，一把拖住。宜春以死自誓，哀哭不已。兩個老人家不道女兒執性如此，無可奈何，准准的看守了一夜。次早只得依順他，開船上水。風水俱逆，弄了一日不勾一半之路。這一夜啼啼哭哭，又不得安穩。第三日申牌時分，方到得先前開船之處。宜春親自上岸尋取丈夫，只見沙灘上亂柴二捆，碎刀一把，認得是船上的刀。眼見得這捆柴，是宋郎默來的，物在人在，愈加疼痛，不肯心死，定要往前尋覓，父親只索跟隨同去。走了多時，但見樹黑山深，杳無人跡。劉公勸他回船，又啼哭了一夜。第四日黑早，再教父親一同上岸尋覓，都是曠野之地，更無影響。只得哭下船來，想道：「如此荒郊，教丈夫何處乞食？況久病之人，行走不動，他把柴刀拋棄沙崖，一定是赴水自盡了。」哭了一場，望着江心又跳，早被劉公攔住。宜春道：「爹媽養得奴的身，養不得奴的心。孩兒左右是要死的，不如放奴早死，以見宋郎之面。」兩個老人家見女兒十分痛苦，甚不過意，叫道：「我兒是你爹媽不是了，一時失於計較，幹出這事。差之在前，懊悔也沒用了。你可憐我年老之人，止生得你一人。你若死時，我兩口兒性命也都難保，願我兒恕了爹媽之罪。寬心度日，待做爹的寫一帖子，於沿江市鎮各處黏帖。倘若宋郎不死，見我招帖，定可相逢。若過了三個月無信，憑你做好事，追薦丈夫。做爹的替你用錢，並不吝惜。」宜春方纔收淚謝道：「若得如此，孩兒死也瞑目。」劉公即時寫個尋夫的招帖，黏於沿江市鎮牆壁觸眼之處。過了三個月，絕無音耗。宜春道：「我丈夫果然死了。」即忙製備頭梳羅衣，穿着一身重孝，設了靈位祭餐，請九個和尚，做了三晝夜功德。自將簪珥布施，爲亡夫祈禱。劉翁愛女之心無所不至，並不敢一些違拗，鬧了數日方休。兀自朝哭五更，夜哭黃昏。鄰船聞之，無不感歎。有一班相熟的客人，聞知此事，無不可惜。宋小官，可憐劉小娘者。宜春整整的哭了半年六個月方纔住聲。劉翁對阿媽道：「女兒這幾日不哭，心下漸漸冷了好勸他嫁人，終不然我兩個老人家守着個孤孀女兒，緩急何靠？」劉媽道：「阿老見得是。只怕女兒不肯，須是緩緩的催他。」又過了月餘，其時十二月二十四日，劉翁回船到崑山過年，在親戚家喫醉了酒，乘其酒興來勸女兒道：「新春將近，除了孝罷！」宜春道：

「丈夫是終身之孝，怎樣除得？」劉翁睜着眼睛道：「什麼終身之孝，做爹的許你帶時便帶，不許你帶時，就不容你帶。」劉嫗見老兒口重，便來收科道：「再等女兒帶過了幾歲，除夜做碗羹飯起了靈，除孝罷！」宜春見爹媽話不投機，便啼哭起來道：「你兩口兒合計害了我丈夫，又不容我帶孝，無非要我改嫁他人，我豈肯失節以負宋郎，寧可帶孝而死，決不除孝而生。」劉翁又待發作，被婆子罵了幾句，劈頸的推向船艙睡了。宜春依先又哭了一夜，到月盡三十日，除夜，宜春祭食了丈夫，哭了一會，婆子勸住了。三口兒同喫夜飯，爹媽見女兒董酒不聞心中不樂，便道：「我兒！你孝是不行，除了略喫點葷腥，何妨得？少年人不要弄弱了元氣。」宜春道：「未死之人，苟延殘喘，連這碗羹飯也是多喫的，還喫甚葷菜？」劉嫗道：「既不用葷，喫杯酒兒，也好解悶。」宜春道：「一滴何曾到九泉，想著死者我何忍下咽。」說罷，又哀哀的哭將起來，連羹飯也不喫就去睡了。劉翁夫婦料道女兒志不可奪，從此再不強他。後人有詩贊宜春之節，詩曰：

閨中節烈古今傳，

船女何曾閨簡編？

誓死不移金石志，

柏舟端不愧前賢。

話分兩頭，再說宋金住在南京一年零八個月，把家業掙得十全了，却教管家看守門牆，自己帶了三千兩銀子，領了四個家人，兩個童童，顧了一隻航船，運至崑山來訪劉翁劉嫗。鄰舍人家說道三日前往儀真去了。宋金將銀兩取了布疋，轉至儀真下個有名的主家上貨了畢。次日去河口尋着了劉家船隻，遙見渾家在船艙麻衣素粧，知其守節未嫁，傷感不已。回到下處，向主人王公道：「河下有一舟婦，帶孝而甚美，我已訪得是崑山劉順泉之船，此婦即其女也。吾喪偶已將二年，欲求此女為繼室。」遂於袖中取出白金十兩，奉與王公道：「此薄意權為酒資，煩老翁執成事之日，更當厚謝。若問財禮，雖千金吾亦不吝。」王公接銀歡喜，選往船上邀劉翁到一酒館，盛設相款，推劉翁於上坐。劉翁大驚道：「老漢操舟之人，何勞如此厚待？必有緣故。」王公道：「且喫三杯，方敢啟齒。」劉翁心中愈疑道：「若不說明，必不敢坐。」王公道：「小店有個陝西錢員外，萬貫家財，喪偶將二載，慕令愛小娘子美貌，欲求為繼室。願出聘禮千金，特央小子作伐，望勿見拒。」劉翁道：「舟女得配富室，豈非至願。但吾兒守節甚堅，言及再婚，便欲尋死。此事不敢奉命，盛意亦不敢領。」便欲起身。王公一手扯住道：「此設亦出錢員外之意，託小子做個主人，既已費了，不可虛之事，雖不諧無害也。」劉翁只得坐了，飲酒中間，王公又說起「員外相求，出於至誠，望老翁回舟從容商議。」劉翁被女兒幾遍投水唬壞了，只

是搖頭，略不統口。酒散各別。王公回家，將劉翁之語，述與員外。宋金方知渾家守志之堅，乃對王公說道：「姻事不成也罷了，我要俾他的船載貨往上海出脫，難道也不允？」王公道：「天下船載天下客，不消說，自然從命。」王公即時與劉翁說了顧船之事，劉翁果然依允。宋金乃分付家童，先把舖陳行李發下船來，貨且留岸上，明日發也未遲。宋金錦衣貂帽，兩個美童，各穿綠絨直身，手執爐爐，如意跟隨。劉翁夫婦認做陝西錢員外，不復相識。到底夫婦之間，與他人不同。宜春在船尾窺視，雖不敢便信是丈夫，暗暗的驚怪道：「有七八分斷像，只比那錢員外纔上得船，便向船艙說道：『我腹中饑了，要飯喫，若是冷的，把些蒸茶淘來罷！』宜春已自心疑，那錢員外又咳嗽道：『個兒郎喫我家飯，穿我家衣，閒時搓些繩，打些索，也有用處，不可空坐。』這幾句分明是宋小官初上船時，劉翁分付的話。宜春聽得，愈加疑心。少頃，劉翁親自捧茶奉錢員外，員外道：「你船艙上有一破氈笠，借我用之。」劉翁愚蠢，全不省事，還與女兒討那破氈笠，宜春取氈笠付與父親口中，微吟四句：

氈笠雖然破，

經奴手自縫；

因思戴笠者，

無復舊時容。

錢員外聽了後吟詩，嘿嘿得意，拈笠在手，亦吟四句：

仙凡已換骨，

故鄉人不識；

雖則錦衣還，

難忘舊氈笠。

是夜宜春對翁道：「船中錢員外，疑卽宋郎也。不然何以知吾船有破氈笠？且而龐相肯，語言可疑，可細叩之。」劉翁大笑道：「癡女子！那宋家癆病鬼，此時骨肉俱消矣。就使當年未死，亦不過乞食他鄉，安能致此富盛乎？」劉翁道：「你當初怪爹娘勸你除孝改嫁，動不動跳水求死，今見客人富貴，便要認他是丈夫，倘你認他不認，豈不可羞？」宜春滿面羞慚，不敢開口。劉翁便招阿媽到背處道：「阿媽你休如此說，姻緣之事，莫非天數。」前日王店主請我到酒館中飲酒，說陝西錢員外，齎出千金聘禮，求我女兒爲繼室。我因女兒執性不會統口，今日難得女兒自家心活，何不將機就機，把他許配錢員外，落得我下半世受用。」劉翁道：「阿老兒，得是那錢員外來僱我家船，或者其中有意。阿老明日可往探之。」劉翁道：「我自自有道理。」次早錢員外起身，梳洗已畢，手持破氈笠於船頭上，翻覆把玩。劉翁啟口而問道：「員外！看這破氈笠則甚？」員外道：「我愛那縫補處，這行針線，必出自妙手。」劉翁道：

「此乃小女所縫，有何妙處？」前日王店主傳員外之命，曾有一言，未知真否？錢員外故意問道：「所傳何言？」劉翁道：「他說員外娶了孀人，已將二載，未曾繼娶，欲得小女爲婚。」員外道：「老翁願也不願？」劉翁道：「老漢求此不得，但恨小女守節甚堅，誓不再嫁，所以不敢輕諾。」員外道：「令婿爲何而死？」劉翁道：「小婿不幸得了個癆瘵之疾，其年因上岸打柴未還，老漢不知，錯開了船，以後曾出招帖尋訪了三個月，並無動靜，多是投江而死了。」員外道：「令婿不死，他遇了個異人，病都好了，反獲大財致富，老翁若要會令婿時，可請令愛出來。」此時宜春側耳而聽，一聞此言，便哭將起來。罵道：「薄倖錢郎，我爲你帶了三年重孝，受了千辛萬苦，今日還不說實話，待怎麼？」宋金也啜淚道：「我妻快來相見！」夫妻二人抱頭大哭。劉翁道：「阿媽眼見得不是什麼錢員外了，我與你須索去謝罪。」劉翁劉姬走進艙來，施禮不迭。宋金道：「丈人文母，不須恭敬，只是小婿他日有病痛時，莫再脫賺。」兩個老人家羞慚滿面。宜春便除了孝服，將靈位拋向水中。宋金便喚跟隨的童僕來與主母磕頭。翁姬殺雞置酒，管待女婿，又當接風，又是慶賀筵席。安席已畢，劉翁敍起女兒自來不喫葷酒之意，宋金慘然下淚。親自與渾家把盞勸他開葷，隨對翁姬道：「據你們設心脫賺，欲絕吾命，恩義斷絕，不該相認了。今日勉強喫你這杯酒，都看你女兒之面。」宜春道：「不因這番脫賺，你何由發跡？況爹媽日前也有好處，今後但記恩莫記怨。」宋金道：「謹依賢妻尊命，我已立家於南京，田園富足，你老人家可棄了鴛舟之業，隨我到彼，同享安樂，豈不美哉？」翁姬再三稱謝，是夜無話。次日，王店主聞知此事，登船拜賀，又喫了一日酒。宋金留家葷三人於王店主家發布取帳。自己開船先往南京大宅子，住了三日，同渾家到崑山故鄉掃墓，追薦亡親。宗族親黨各有厚贈。此時范知縣已罷官在家。聞知宋小官發跡還鄉，恐怕街坊撞見沒趣，躲向鄉里，有月餘不敢入城。宋金完了故鄉之事，重回南京，闔家歡喜，安享富貴，不在話下。再說宜春見宋金每早必進佛堂中拜佛誦經，問其緣故，宋金將老僧所傳金剛經却病延年之事，說了一遍。宜春亦起信心，要丈夫教會了，夫妻同誦，到老不衰。後享壽各九十餘，無疾而終。子孫爲南京世富之家，亦有發科第者。後人評云：

劉老兒爲善不終，

宋小官因禍得福，

金剛經消除災難，

破甕筍團圓骨肉。

第二十三卷 樂小舍拚生覓偶一名喜樂和順記

怒氣雄聲出海門，舟人云是子胥魂；

天排雪浪暗雷吼，地擁銀山萬馬奔。

上應天輪分晦朔，下臨宇宙定朝昏；

吳征越戰今何在？一曲漁歌過晚村。

這首詩，單題着杭州錢塘江潮，元來非同小可。刻時定信，並無差錯。自古至今，莫能考其出沒之由，從來說道天下有四絕，却有

雷州換鼓，廣德埋藏，登州海市，錢塘江潮。

這三絕，一年止則一遍。惟有錢塘江潮，一日兩番。自古喚做羅剎江，爲因風濤險惡，巨浪滔天，常番了船，以此名之。南北兩山，多生虎豹，名爲虎林。後因虎字犯了唐高祖之祖父御諱，改名武林。又因江潮險迅，怒濤洶湧，衝害居民，因取名寧海軍。後至唐末五代之間，去那徑山過來。臨安邑人錢寬生得一子，生時紅光滿室，里人見者，將謂火發，皆往救之。却是他家產下一男，兩足下有青色毛，長寸餘，父母以爲怪物，欲殺之，有外母不肯，乃留之。因此小名透留。看看長大成人，身長七尺有餘，美容貌，有智勇，諱鏐，字巨美。幼年專作私商無賴。因官司緝捕甚緊，乃投徑山法濟禪師，躲難。法濟夜聞寺中伽藍云：『今夜錢武肅王在此，毋令驚動。』法濟知他是異人，不敢相留。乃作書薦鏐往蘇州投太守安綬，綬乃用鏐爲帳下都部署。每夜在府中馬院宿歇。時遇炎天酷熱，太守夜起獨步後園。至馬院邊，只見錢鏐睡在那裏。太守方坐間，只見那正廳背後有一眼枯井，井中走出兩個小鬼來，戲弄錢鏐，却見一個金甲神人，把那小鬼一喝都走了。口稱道：『此乃武肅王在此，不得無禮。』太守聽罷，大驚，急回府中，心大異之。以此好生看待錢鏐。後因黃巢作亂，錢鏐破賊有功，僖宗拜爲節度使。後遇董昌作亂，錢鏐收討平定，昭宗封爲吳越國王。因杭州建都，治得國中寧靜。只是地方狹窄，更兼長江洶湧，心常不悅。忽一日，有司進到金色鯉魚一尾，約長三尺有餘，兩目炯炯有光。將來作御膳。錢王見此魚壯健，不忍殺之。令畜之池中，夜夢一老人來見，戴冠博帶，口稱：『小聖夜來孺子不肖，乘酒醉，變作金色鯉魚，遊於江岸，被人獲之，進與大王作御

勝，謝大王不殺之恩。今者小聖，特來哀告大王，願王憐憫，差人送往江中，必當重報。」錢王應允，龍君乃退。錢王颯然驚覺，得了一夢。次早升殿，喚左右打起那魚，差人放之江中。當夜，又夢龍君謝曰：「感大王再生之恩，將何以報？小聖龍宮海藏，應有奇珍異寶，夜光珠，盈尺璧，任從大王所欲，即當奉獻。」錢王乃言：「珍寶珠璧，非吾願也。惟我國僻處海隅，地方無千里，況兼長江廣闊，波濤洶湧，日夕相衝，使國人常有風波之患。汝能借地一方，以廣吾國，是所願也。」龍王曰：「此事甚易，然借則借，當在何日見還？」錢王曰：「五百劫後，仍復還之。」龍王曰：「大王來日，可鑄鐵柱十二隻，各長一丈二尺，請大王自登舟，小聖使蝦魚聚於水面之上，大王但見處，可即下鐵柱一隻，其水漸漸自退，沙漲為平地。王可壘石為塘，其地即廣也。」龍君退去，錢王驚覺。次日，令有司鑄造鐵柱十二隻，親自登舟，於江中看之。果見有魚蝦成聚一十二處，乃令人以鐵柱沉下去，江水自退。王乃登岸，但見無移時，沙石漲為平地，自富陽山前直至海門，舟山為止。錢王大喜，乃使石匠於山中鑿石為板，以黃羅木貫穿其中，排列成塘。因鑿石遲慢，乃下令：「如有軍民人等，以新舊石板，將船裝來一船換米一船。」各處即將船載石板來換米，因此砌了江岸，石板有餘。後方始稱為錢塘江。至大宋高宗南渡，建都錢塘，改名臨安府，稱為行在。方始人煙輳集，風俗淳美。似此每遇年年八月十八，乃潮生日，傾城士庶，皆往江塘之上，玩潮快樂。亦有本土善識水性之人，手執十幅旗旛，出沒水中，謂之弄潮，果是好看。至有不識水性深淺者，學弄潮，多有被潑了去，壞了性命。臨安府尹得知，累次出榜禁諭，不能革其風俗。有東坡學士看潮一絕為證：

吳兒生長押瀟瀟，

冒險輕生不自憐；

東海若知明主意，

應教破浪變桑田。

話說南宋臨安府有一個舊家姓樂名美善原是賢福坊安平巷內出身，祖上七輩衣冠。近因家道消乏，移在錢塘門外居住，開個雜色貨鋪子，人都重他的家世，稱他為樂大爺。媽媽安氏，單生一子，名和，生得眉目清秀，伶俐乖巧。幼年寄在永清巷舅母安三老家撫養，附在開壁喜將仕館中上學。喜將仕家有個女兒，小名順娘，少樂和一歲。兩個同學讀書，學中取笑道：「你兩個姓名『喜樂和順』合是天緣一對。」兩個小兒女，知聲漸聞，聽這話也自歡喜。遂私下約為夫婦。這也是一時戲謔，誰知做了後來配合的讖語。正是：

姻緣本是前生定，

會向蟠桃會裏來。

樂和到十二歲時，順娘十一歲，那時樂和回家，順娘深閨女工，各不相見。樂和雖則童年，心中伶俐，常想順娘情意，不能割捨。又過了三年，時值清明將近，安三老接外甥同去上墳。就便遊西湖，原來臨安有這個風俗，但凡湖船任從客便，或三朋四友，或帶子攜妻，不擇男女，各自去占個座頭，飲酒觀山，隨意取樂。安老三領着外甥上船，占了個座頭，方纔坐定，只見船頭上又一家女眷入來。看時不是別人，正是閨壁喜將仕家母女二人，和一個丫頭，一個娵娘。三老認得慌忙作揖，又教外甥來相見了。此時順娘年十四歲，一發長成得好了。樂和有三年不見，今日水面相逢，如見珍寶。雖然分桌而坐，四目不時觀看，相愛之意，彼此盡知。只恨衆人矚目，不能叙情。船到湖心亭，安三老和一班男客，都到亭子上閒步，樂和推腹痛留在船中，捱身與喜大娘攀話，稍稍得與順娘相近。捉空以目送情，彼此意會。少頃衆客下船，又分開了。傍晚，各自分散。安三老送外甥回家，樂和一心憶着順娘，題詩一首：

嫩蕊嬌香鬱未開，

不因蜂蝶自生猜。

他年若作扁舟侶，

日日西湖一醉回。

樂和將此詩題於桃花箋上，摺爲方勝，藏於懷袖，私自進城，到永清巷喜家門首，伺候順娘，無路可通。如此數次，聞說潮王廟有靈，乃私買香燭果品，在潮王面前祈禱，願與喜順娘今生得成鴛侶。拜罷，爐前化紙，偶然方勝從袖中墜地，一陣風捲出紙錢的火來，燒了。急去搶時，止剩得一個侶字。樂和拾起看了，想道：「侶乃雙口之意，此亦吉兆。」心下甚喜。忽見碑亭內坐一老者，衣冠古樸，容貌清奇，手中執一團扇，上寫「姻緣前定」四個字。樂和上前作揖，動問：「老爺尊姓？」答道：「老漢姓石。」又問道：「老爺能算姻緣之事乎？」老者道：「頗能推算。」樂和道：「小子樂和煩老爺一推，赤繩繫於何處？」老者笑道：「小舍人年未弱冠，如何便想這事？」樂和道：「昔漢武帝爲小兒時，聖母抱於膝上，問：『欲得阿嬌爲妻否？』帝答言：『若得阿嬌當以金屋貯之。』」年無長幼，其情一也。」老者遂問了年月日時，在五指上一輪道：「小舍人佳婿是熟人，不是生人。」樂和見說得合機，便道：「不瞞老爺，小子心上正有一熟人，未知緣法何如？」老者引至一口八角井邊，教樂和看井內有緣無緣便知。樂和手把井欄張望，但見井內水勢甚大，巨濤洶湧，如萬頃相似，其明如鏡，內立一個美女，可十六七歲，紫羅衫，香黃裙，綽約可愛。仔細認之，正是順娘。心下又驚又喜，却被老者望背後一推，剛剛的跌在那女子身上，大叫一聲，猛然驚覺，乃是一夢。雙手兀自抱住亭柱，正是：

黃梁猶未熟，

一夢到華胥。

樂和醒將轉來，看亭內石碑，其神姓名，唐時指財築塘捍水，死後封爲潮王。樂和暗想：「原來夢中所見石老翁，卽潮王也。此段姻緣，十有九就。」回家對母親說：「要央媒與喜順娘議親。」那安媽媽是婦道家，不知高低，便向樂公攬撥其事。樂公道：「姻親一節，須要門當戶對。我家雖曾有七輩衣冠，見今衰微，經紀營活，喜將仕名門富室。他的女兒，怕沒有人求允，肯與我家對親。若央媒往說，反取其笑。」樂和見父親不允，又教母親央求舅去說合。安三老所言，與樂公一般。樂和大失所望。背地裏歎了一夜的氣，明早將紙裱一牌位上寫：「親妻喜順娘生位」七個字，每日三餐，必對而食之。夜間安放枕邊，低喚三聲，然後就寢。每遇清明三月三，重陽九月九，端午龍舟八月玩潮，這幾個勝會，無不刷髮修容，華衣美服，在人叢中挨擠。只恐順娘出行，饒倖一遇。同般生意人家，有女兒的，見樂小舍人年長，都來議親。爹娘幾遍要應承，到是樂和立意不肯。立個誓願，直待喜家順娘嫁出之後，方纔放心，再圖婚配。事有湊巧，這裏樂和立誓不娶，那邊順娘却也紅鸞不照，天喜未臨，高不成，低不就，也不會許得人家。光陰似箭，倏忽又過了三年。樂和年一十八歲，順娘一十七歲了。男未有室，女未有家。

男才女貌正相和，

未卜姻緣事若何？

且喜室家俱未定，

只須鸞鵲肯填河。

話分兩頭，却說是時，南北通和。其年有金國使臣高景山，來中國修聘。那高景山善會文章，朝命宣一個翰林范學士接待。當八月中秋過了，又到十八潮生日，就城外江邊浙江亭子上，搭綵鋪氈，大排筵宴，管待使臣觀潮。陪宴官非止一員，都統司領着水軍，乘戰艦於水面往來，施放五色煙火礮臺，豪威沿江搭縛綵幕，綿亘三十餘里，照江如鋪錦相似。市井弄水者，共有數百人，踏浪爭雄，出沒遊戲，有蹈滾木，水傀儡，諸般伎藝。但見：

迎潮鼓浪，拍岸移舟。驚濤忽自海門來，怒吼遙連天際出。何異地生銀漢，分明天震春雷。遙觀似疋練飛空，遠聽如千軍馳驟。吳兒勇健，平分白浪，弄洪波；漁父輕便，出沒江心，撈好手。果然是萬頃碧波隨地滾，千尋雪浪接雲奔。

北朝使臣高景山見了，毛髮皆聳，歎歎不已。果然奇觀。范學士道：「相公見此，何不賜一佳作？」卽令取過文房四寶來。高景山諱諱再三，做念奴嬌詞：

雲濤千里，泛今古絕致；東南風物，碧海雲橫初一線。忽爾雷轟蒼壁，萬馬奔天，羣鷗撲地，洶湧飛煙雪。吳人勇悍，便競踏浪雄。

傑，想旗幟紛紜，吳音楚管，與胡笳俱發，人物江山如許麗！豈信妖氛難滅。況是行宮，星纏五福，光燭竊毫髮，驚看無語，凭欄姑待明月。

高景山題畢，滿座皆讚奇才。只有范學士道：「相公詞做得甚好，只可惜『萬馬奔天，羣鵝撲地』。將潮比得來輕了，這潮可比玉龍之勢。」學士遂做水調歌頭道是：

登臨眺東渚，始覺太虛寬。海天相接，潮生萬里一毫端。滔滔怒生雄勢，宛勝玉龍戲水，儘出沒波間。雪浪番雲脚，波捲水晶寒。

○掃方濤，捲回嶠，大洋番，天乘銀漢壯觀，江北與江南。借問子胥何在？博望乘槎仙去，知是幾時還？上界銀河窄，流瀉到人間！范學士題罷，高景山見了，大喜道：「奇哉佳作，雖比萬馬爭馳，真是玉龍戲水！」不題各官盡歡飲酒。且說臨安大小戶人家，聞得是日朝廷管待北使，陳設百戲，傾城士女都來觀看。樂和打聽得喜家一門也去看潮。侵早，便妝扮齊整，來到錢塘江口，趕來趕去，找尋喜順娘不着。結末來到一個去處，喚做「天開圖畫」，又叫做「團團頭」。因那裏團團轉，四面都看見潮頭，故「團團頭」後人訛傳，謂之「團魚頭」。這個所在潮勢闊大，多有子弟立脚不牢，被潮頭湧下水去，又有驚溼了身上衣服的，都在下浦橋邊攪攪教乾。有人做下臨江仙一隻單嘲那看潮的：

自古錢塘難比，看潮人成羣作隊。不待中秋，相隨相趁，盡往江邊遊戲。沙灘畔，遠望潮頭，不覺侵天浪起。○頭巾如洗，鬪把衣裳去。下浦橋邊，一似奈何池畔，裸體披頭似鬼。入城裏，烘好衣裳，猶問幾時起水？

樂和到「團團頭」尋了一轉，不見順娘，復身又尋轉來。那時人山人海，圍擁着席棚綵幕。樂和身材即溜，在人叢裏推擠進去，一步一看，行走多時，看見一個婦人，走進一個席棚裏面去了。樂和認得這婦人是喜家的姪娘，緊步隨後，果然喜將住一家男女，都成團聚塊的坐下飲酒玩賞。樂和不敢十分逼尋，又不捨得十分寫遠。緊緊的貼着席棚而立，覷定順娘，目不轉睛，恨不得走近前去，雙手擁抱，說句話兒。那小娘子擡頭觀省，遠遠的也認得是樂小舍人，見他趨前退後，神情不定，心上也覺可憐。只是父母相隨，寸步不離，無由相會一面。正是：

兩人衷腹事，

盡在不言中。

却說樂和與喜順娘正在相視悽悼之際，忽聽得說潮來了。道猶未絕，耳邊如山崩地坼之聲，潮頭有數丈之高，一湧而至。有詩

爲證：

銀山萬疊奔兇鬼，

蹴地排空勢若飛；

信是子胥靈未泯，

至今猶自奮神威。

那潮頭比往年更大，直打到岸上高處，掀翻錦幘，衝倒蒲棚，衆人發聲喊，都退後走。順娘出神在小舍人身上，一時着忙，不知高低，反向前幾步，脚兒把滑不住溜的滾入波浪之中。

可憐秀閣金閨女，

翻做隨波逐浪人。

樂和乖覺，約莫潮來，便移身立於高阜去處。心中不捨得順娘，看定蒲棚高叫「避水。」忽見順娘跌在江裏去了，這驚非小說時遲，那時快，就順娘跌下去這一刻，樂和的眼光緊隨着小娘子下水，脚步自然留不住，撲通的向水一跳，也隨波而滾。他那裏會水，只是爲情所使，不顧性命。這裏喜將仕夫婦見女兒墜水，慌急了。亂呼救人救人，救得吾女自有重賞。那順娘穿着紫羅衫杏黃裙，最好記認。有那一班弄潮的弟子們，踏着潮頭，如履平地，貪着利物，應聲而往。翻波攪浪，去撈救那紫羅衫杏黃裙的女子。却說樂和跳下水去，直至水底，全不覺波濤之苦，心下如夢中相似。行到潮王廟中，見燈燭輝煌，香煙繚繞。樂和下拜，求潮王收取順娘，度脫水厄。潮王開言道：「喜順吾已收留在此，今交付你去。」說罷，小鬼從神帳後，將順娘送出。樂和拜謝了潮王。領順娘出了廟門。彼此十分歡喜，一句話也說不出，四隻手兒緊緊對面相抱，覺身子或沉或浮，浮出水面。那一班弄潮的看見紫羅衫杏黃裙在浪中現出，慌忙去搶。及至托出水面，不是單却是雙。四五個人，扛頭扛脚，擡上岸來，對喜將仕道：「且喜連女婿都救起來了。」喜公喜甚，丫髻姑娘都來看時，此時八月天氣，衣服都單薄，兩個臉對臉胸對胸，交股疊肩，且是偎攏得緊，分拆不開，叫喚不醒。體尙微煖，不生不死的模樣。父母慌又慌，苦又苦，正不知什麼意故。喜家眷屬哭做一堆。衆人爭先來看，都道從古來無此奇事。却說樂美善正在家中，有人報他兒子在「團魚頭」看潮，被潮頭打在江裏去了。慌得一步一跌，直跑到「團魚頭」來。又聽得人說打撈得一男一女，那女的是喜將仕家小姐。樂公分開人衆，捱入看時，認得是兒子樂和，叫了幾聲「親兒。」放聲大哭道：「兒呵！你生前不得吹簫侶，誰知你死後方成連理枝。」喜將仕問其緣故，樂公將三年前兒子執意求親，及誓不先娶之言，叙了一遍。喜公喜母到抱怨起來道：「你樂門七輩衣冠，也是舊族，況且兩個幼年，會同窗讀書。有此說話，何不早說。如今大家叫喚，喚着得醒時，情願把小女配與令郎。兩家一邊

喚女一邊喚兒，約莫叫喚了半個時辰，漸漸眼開氣續，四隻胳膊，兀自不放。樂公道：「我兒快甦醒，將仕公已許下，把順娘配你爲妻了。」說猶未畢，只見樂和睜開雙眼道：「岳翁休要言而無信！」跳起身來，便向喜公喜母作揖稱謝。喜小姐隨後甦醒。兩口兒精神如故，清水也不吐一口。喜殺了喜將仕，樂殺了樂大爺。兩家都將乾衣服換了。僱個小轎擡回家裏。次日，到是喜將仕、尖媒來樂家議親，願贅樂和爲婿。媒人就是安三老。樂家無不應允。擇了吉日，喜家送些金帛之類，笙簫鼓樂，迎娶樂和到家成親。夫妻恩愛，自不必說。滿月後，樂和同順娘備了三牲祭禮，到潮王廟去賽謝。喜將仕見樂和聰明，延名師在家，教他讀書，後來連科及第。至今臨安說婚姻配合故事，還傳「喜樂和順」四字，有詩爲證：

少負情癡長更狂，

却將情字感潮王；

鍾情若到眞深處，

生死風波總不妨。

吉訶德先生傳(七)

〔西班牙〕

M·塞萬提斯作

傅東華譯

第二十章 關於著名拉曼卸之吉訶德先生所成就的一場無比的冒險並述所歷危險之少爲舉世最著

名騎士所得未曾有

「照我看來，先生，這裏既有這些草，近邊是決不會沒有泉水或是小溪在灌溉的；所以咱們還得再往前走幾步，大概總可以找到什麼來解渴；實在咱們渴得厲害了，比肚子餓還要難受呢。」吉訶德先生贊成他這忠告，就抓住洛稷喃提的鬃頭，桑科把殘餘的晚餐裝上驢子，也抓住他的頭絡，一同起步，摸索着穿過牧場前去，因爲天色已經很黑，他們是什麼也看不見了。但是他們走不到二百步，就有一派洪大的水聲傳到他們的耳朵，像是巨大的瀑布從一塊龐大峻峭的岩石傾下的聲音一般。這聲音使得他們感覺到非常快樂，及當駐腳細聽它從何而來的當兒，又突然聽見另外一種可怕的聲音，就減退了他們因水聲引起的快樂，特別是在桑科，他是天生胆小害怕的。我說他們是聽見一種可怕的鐵械和鍊條相軋之聲，很有節奏的作着巨響，又加上那水聲的狂叫，是除吉訶德先生之外要使誰的心裏都起恐怖的。剛才說過，那時天氣已黑，他們又碰巧走進了一羣大樹之中，樹葉因一陣微風吹動引起了一種可怕的繚繞聲，因此那荒涼，那境地，那黑暗，那水聲，再加上那樹葉的幽響，無不足以惹起恐怖和驚駭；而況他們聽聽響聲並不停，風也不息，天也不亮，又完全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可是吉訶德先生向來帶着一顆無所畏怯的心兒，就跳上了洛稷喃提，套上了盾牌，揮舞起矛子，說道：「桑科朋友，你得知道，我是天意叫我生在這個鐵的時代，來光復那個金的時代！——或者像人家常慣說的「黃金時代」——來的。我這個人，是天爲我保留着大危險，大動功和大事業的。我這個人，我再說一遍，是注定了要來光復當初「圓桌」的聲威，法蘭西十二英雄和九傑的遺烈，要使古來那些柏拉底爾氏，塔柏朗德氏，奧力番德氏，泰倫秘氏，那些「太陽騎士」那些貝利阿尼斯氏，以至整個著名遊俠騎士的族類的聲名都歸於湮滅，而在我現在所生的這個時代來樹立一番莫大的勳業和武功，足使古來一等光耀的功績也要失色。信實忠義的侍從啊，你看現在天色這般黑，這般出奇的神獸，這些樹葉這種模糊的怪響，這種駭人的水聲，（人家要當是從月裏的高山上直瀉下來的，）又加上那震耳不停的軋軋的聲響，這許多東西有一樣也就够了，如今併在一塊兒，是要使得連戰神也不免駭怖惶恐的，那末對於一個不會見慣這種冒險和驚駭的人，豈不更要驚嚇得厲害嗎？然而對於我，我剛才形容給你聽的這許多東西，却適足以激起我的勇氣；我的心是已經在胸中要跳動着，急於要見一見這場冒險了，那怕它是萬分爲難的。所以你把洛稷喃提的肚帶再扣得緊一點，這才但願上帝保佑你，

你在這裏等我三天，不必再多等；倘使到時候我不回來，你就回到我們鎮上去好了；回去之後我還要托你辦一樁事，就是替我到托波左去一趟，去告訴我那舉世無雙的情人達辛泥亞，說受她迷惑的那個騎士，已因嘗試做着一樁事情而死了，這是爲要使他自已值得稱爲她的人兒而做的。」

桑科聽了他主人的這番話，他就帶着世界上無可再大的悲切哭了起來，並且說道：「先生，我不懂您老人家幹嗎定要去冒這麼可怕的大險；現在是黑夜，沒有人看見咱們的；咱們儘可以悄悄的躲開去，不要去找苦吃，那怕叫咱們三天沒得喝也不要緊；而且既然沒有人看見咱們，當然不會有誰來挖苦咱們胆怯的。況且我聽見咱們村上的牧師說過，他是您老人家很熟的，說是「尋禍的人禍裏死」；所以現在要冒犯着上帝去幹這種荒唐事兒，是一定不好的，看起來這種事兒是除非有神蹟才能幸免的呢。像我還給他們去拿被單扔過，老天爺既然讓您免了這重災厄，又讓您從那麼許多送喪人手裏得了勝利，居然平安無事的過去，您也可以心平些了。倘使這許多話都動不得您，軟不得您這石硬的心腸，那末就請您想一想，而且要相信我，將來您老人家一離開這裏，我爲害怕的緣故，是誰愛把我的靈魂拿去都肯護他拿去的。您得想一想，我離了我的家鄉，拋了我的妻子跟孩子，來跟從服侍您老人家，原是指望可以好些，不指望壞些的呀；誰知道貪心要炸破口袋，現在是炸破我的指望了；因爲我正在盼望得到您老人家屢次許給我的那塊媽的倒靄海島，我可海島得不着，倒讓我把我扔在這個人跡不到的地方了。您看老天份上罷，親愛的先生，不要對我這麼狠心；就算您老人家對於這場冒險一定不肯罷手的話，您至少也得等天亮再幹；憑我看羊時候學會的一點小本領，我知道天亮是不會過三個鐘頭的，因爲小熊星的口正對着頭頂，到了左臂一條線上就是半夜了。」吉訶德先生道：「桑科，現在滿天這麼黑，一顆星也不見，你怎麼看見那條綫劃在那裏，那個口跟頭頂在那裏的呢？」桑科道：「那是不錯，不過恐懼是有許多眼睛的。它能看見地底下的東西，那末看天上的東西不更容易嗎？而且，照理想起來，天亮也差不了多少了。」吉訶德先生答道：「不管它差多少差，都用不着跟我說得；我向來就是這麼的，憑你哭也罷，哀求也罷，總不能叫我不盡我的騎士的責任。所以，桑科，請你不要開口罷，因爲上帝既然叫我立意要我去從事這場可怕無比的冒險，他自然會保我平安，也會叫你心裏不難過。現在要你做的事，就是好好把洛稷喃提肚帶緊一緊，這才站在這裏等；因爲我不管死活，總很快就回來的。」

桑科看看他主人下了最後的決心，又看看自己的眼淚，哀求，和勸告都無濟於事，就決計來使一個計策，要強迫他非等天亮

去不可。於是當他給馬繫肚帶的時候，他就輕輕的將洛穉喃提兩條後腿暗暗紮在那匹驢子的絡頭上，以致吉訶德先生要走的時候却走不成，因為那馬除直跳之外已經動彈不得。桑科看看他的計策告成，便道：「啊，先生您瞧老爺被我的眼淚和禱告所感動，已叫洛穉喃提動不了身子；你倘使硬要刺他走，那就是違拗天意正如常言說的『螳臂當車』了。」這一來，使得吉訶德先生簡直要拚命一般，但是將馬愈刺得愈加動他不得，却終不獲心他是綁牢在那裏，就想不如安靜一下，或者等到天亮再走，或者等洛穉喃提能動就走，以為他的走不動一定有別的原因，不是桑科弄的狡狴；於是他就對他說道：「既然如此，桑科，既然洛穉喃提不能動彈，我也只得等着天亮，不過我是一直要哭到天亮的。」桑科答道：「您老人家用不着哭，我來跟您講故事講到天亮，給您解悶，只請速下馬來，像向來的遊俠騎士一樣，在草地上歇着睡一回兒，等到天亮了去從事那天下無比的冒險，您就不會覺得累了。」吉訶德先生道：「什麼叫做下馬，叫做睡覺？難道我是一個在危險時間貪圖安逸的騎士嗎？你睡你的罷，你是天生來睡覺的，或者隨你幹什麼都可以；我是非做我職分內應該做的事不可的。」桑科道：「您不要生氣，好先生，我這話裏並沒有那個意思。」說着他走近他身邊，一手放在前面鞍頭上，一手放在後面馬轡上，就這麼站在那裏，抱住他主人左邊的大腿，一絲兒不敢離開，因為那交互着在他耳中起來的捶擊之聲，仍舊還使他害怕得緊。吉訶德先生吩咐他講個故事給他聽，因為他自己應許過的。桑科答道他願意講，只要他聽見的那個聲音不叫他害怕的話；但他接着又道：「好罷，我一定講一個給您聽，而且只要我想得起來，沒有什麼來打擾我，叫我忘記了，那就是頂頂好的一個故事，現在請您留心聽着，我講起來了。」

「古來事早經過，求福者得福，求禍者得禍。先生，您要注意，古人講的故事並不是隨便開頭，原來引的是羅馬人伽圖·桑曹里諾的話，說是『求禍者得禍』；這話正合咱們現在之用，就如同指環配合您的手指一般，它的意思就是叫您老人家要安靜些，不要到處去找禍祟，却要換一條路走走，因為這條路上既有這許多可怕的東西，追着咱們，咱們是沒有義務去繼續走的。」吉訶德先生道：「你把你的故事講下去罷，桑科，至於咱們應該走什麼路，你交給我來管罷。」桑科繼續道：「那末聽我說，在義斯德勒馬都拉的一處地方，從前有一個牧人，就是說一個放羊的，這個牧人或是放羊的，照我的故事講起來，名字叫洛潑·路易茲；

● 這個洛潑·路易茲跟一個叫做托拉爾佛的牧女發生了戀愛；這個叫做托拉爾佛的牧女是一個有錢牧戶的女兒；而這有錢的牧戶——吉訶德先生道：「好了好了！桑科，要是照你這樣講故事，每樣東西都要講兩遍，那是講兩天也講不完的。簡截些，講罷，腦子要清楚些，要不就不要講下去了。」桑科道：「我們鄉下不論講什麼故事，都是像我這麼講法的，我就不能够有別的講法，您老人家也不應該要我造新習慣呀。」吉訶德先生道：「那末隨你怎麼講罷，既然我倒聽罷，聽罷你不可講下去罷。」

「那末，我的親愛的先生，」桑科繼續道：「我剛才說過，這位牧人是跟牧女托拉爾佛戀愛了；她是一個活潑魁梧的爛污女子，有點兒瞧不起人，又帶點兒男性，因為她長着些小小的鬍子，我現在還彷彿看見她呢。」吉訶德先生道：「什麼？你認識她的嗎？」桑科道：「我並不認識她；不過那個講這故事的人說得那麼活靈活現，所以我跟別人講的時候，就可以老實不客氣的說我親眼目親的。那末，過了一些時候，那個永遠不睡覺的魔鬼，那個對什麼東西都要作祟的魔鬼，就叫那牧人對於牧女的戀愛變做了一種死冤仇；這當中的原因，照嘴毒的人說起來，是由於她不規矩，給他一點兒的醋意的緣故。他於是恨她入骨，決計從此不見她的面，情願離開那個地方，到眼睛再看不見她的地方去。誰知托拉爾佛發覺自己已被洛潑所棄，倒是重新愛起他來，比從前還要愛得厲害。」吉訶德先生道：「這種脾氣在女人家是很自然的；對於愛她們的她們偏看不起，恨她們的她們偏要愛。可是說下去罷，桑科。」

桑科繼續道：「後來那牧人真個把他的計劃實行起來了；他就緊盡他的羊羣，渡過義斯德勒馬都拉平原，要想到葡萄牙王國去。這麼一來，托拉爾佛也就在後面追了他去，步行的，光着腳，手裏拿一根巡禮人的手杖，頸上掛一個行囊，在那裏邊，據說她帶着一面鏡子，一把破梳子，以及一小瓶搽臉的東西，不過不管她帶的什麼罷（因為我現在並不要保證它是什麼），我只告訴你，據說當時那牧人帶着羊羣要渡過瓜的牙納河，剛剛碰到河裏漲水，幾乎溢出了河岸，他走到岸邊，看看並沒有渡船，也沒有渡人，可以將他渡過對岸去，這叫他懊惱非凡，因為他看見托拉爾佛快要趕到，又要對他哀求流淚，給他許多麻煩了。因此他四下探

望了一回，這才望到了近旁一個漁翁有一隻船在那裏；那隻船非常之小，只容得一個人和一頭羊，可是他招呼了那漁翁，跟他說好把他和他的三百頭羊渡過河去。那漁翁跳進船中，載了一頭羊過去；這才又回來，又載了一頭過去，又回來，又載了一頭過去。先生請您數那那漁翁載過去的羊罷，因為您倘使漏了一頭沒有數，這故事就要完結，再也一個字都說不下去了。我現在接下去說，那對岸上岸的地方是很泥濘滑溜的，那漁翁的一來一往得化很大一會兒功夫哩。可是他還是回來載一頭去，又回來載一頭去，又回來載一頭去。吉訶德先生道：『就算已經統統載過去了罷，不要這麼一來一去的了，因為要照這樣的速度載起來，你是一年也載它們不完的呢。』桑科道：『現在已經過去幾頭了？』吉訶德先生道：『我見你媽的鬼才知道呢。』『您瞧，我不是叫您仔細數着的嗎？那末老實說，這個故事就算完了，我再也說不下去了。』吉訶德先生道：『那有這種事？難道這故事裏一定要數住那過河的羊的確數，錯了一頭就說不下去的嗎？』桑科答道：『是的，先生，無論怎樣說不下去了，因為我問您老人家說幾頭羊過河了，您老人家回我說不知道，就在這一刻兒，我所留着沒有說的話都飛啦跑了；說起來實在是可惜的，因為那一段話是很有意思，很能叫人滿意的呢。』吉訶德先生道：『那末這個故事就算完了。』桑科道：『是跟我的母親一樣完的了。』吉訶德先生道：『你剛才說的實在是天底下頂頂難得的一段故事，或算是物話或歷史也可以，而你那種講法跟收稍法，也是人家一輩子不會見過也不會看見的，想來像你那樣的聰明，自然非有這樣的好東西不可；但是我也並不覺得奇怪，大概這煩擾不住的聲音已經使得你的神志昏亂了。』桑科道：『這也許是的，至於我的故事，我知道是再也沒有可說的了，因為過河的羊一經數錯了，我的故事也就完結了。』吉訶德先生道：『就讓它完結罷，看上帝的份上，現在咱們來看看洛機喃提會動了沒有。』說着，他又把洛機喃提刺了幾刺，可是洛機喃提又只蹦了一蹦便又仍舊像磐石一般寂然不動了，原來他是給吊得萬分牢靠的。

這時候，不知由於將快到來的早晨震氣呢，或是由於晚飯吃了些潤肚的食物，又或是單單由於生理自然的運行（這一層比較可信），桑科是急於要辦一樁別人不能代辦的事情了。但是估據在他心裏的恐懼非常厲害，他不敢離開他主人寸步，而那樁事攔着不辦，又覺得是不可能，於是他想出了一個兩全的辦法，將他放在馬鞍後部的那隻右手抽回來，不聲不響的輕輕解開了他的褲襠，讓它落下去，像腳鐐一般套在腳跟頭；這才又謹謹撩起他的襯衫，把兩身並不很小的屁股露在大空裏。這變游，他自以為是解救內中窘急的絕妙妙法了，可是又一種更大的困難跟着就來，就是他覺得要事兒辦得不聲不響却是不容易於於

他只得咬緊牙關，聳高肩膀，並且拼命擺着氣。可是雖有這般的戒備，而不幸他到底還是放出一點小聲音，那是跟當時使他非常驚嚇的那種聲音完全不同的。吉訶德先生聽見了，便道：『這是什麼聲音，桑科？』『我不知道呀，先生。』他答道：『一定又出了什麼新鮮花樣了，因為說人的事情是要跟着來的呢。』他又嘗試了第二次，可就成功了，居然一點兒沒有蟲聲，誰他把腹中的重累快然一洩。可是吉訶德先生的嗅覺並不差似他的聽覺，而且桑科跟他站得這麼近，彷彿縫在他身上一般，那蒸汽作一直線衝上來，自不免要衝進他的鼻孔；這一來，他就馬上拿手指去解救他的鼻子，將它捏住，並用一種悶鼻的聲音說道：『我思，桑科，你真是害怕得緊了。』桑科道：『可不是嗎？不過您老人家爲什麼到這會兒才覺到的呢？』吉訶德先生答道：『因爲你身上的氣味重起來了，而且並不是龍涎香的氣味。』桑科道：『那是很作興的，可是怪來怪去都得怪您老人家不好，您爲什麼要在這種不近人情的時間把我帶到這種荒野郊野地來呢？』吉訶德先生（一選都沒有放開他的鼻子）道：『請你走開這麼三四步去罷，朋友，從今以後你對自己的身體得要多當心一點，對我也得客氣點；我跟你太親近些，你簡直是熟不知禮了。』桑科道：『你不是說我自己身上的事兒也不應該游嗎？』吉訶德先生道：『得啦得啦，桑科朋友，你越勸該離開了。』

就在諸如此類的對話之中，主僕二人過完了那一夜。桑科看看早晨終於快到，就很當心的解開了洛梭喃提，又結上了自己的褲子。洛梭喃提覺得身已自由，雖則生來不大有火性，也似乎覺得活潑了些，就雙腳在地上蹬將起來，至說跳躍的話，那請恕我不客氣，他是不知道怎麼一回事的。吉訶德先生愈覺洛梭喃提開始動彈，認爲是個好兆頭，表示自己應該前去嘗試那個可怕的冒險。到這時候，天光已經透露了一切東西都已明白可以分清吉訶德先生發覺自己是在一些高大的栗樹當中，上面作成一個幽暗的陰蔭，又覺得那打擊之聲並不會停，却仍不能看出它的原由來。於是他就不再停留，便叫洛梭喃提感覺着他的馬刺，這才又回轉頭來重新向桑科告別，仍照他以前說的吩咐他在那小亭子等三天，倘使自己到那時候還回不來，他就可以斷定天意已叫自己在那場危險的冒險當中畢了命了。他又把桑科該得到他的情人達辛泥亞那裏去報信的話重複說了一遍；至於他應得的報酬，那是他用不着操心的，因爲自己沒有離開本村以前，就已把這層寫在遺囑裏，他一定可以按照服侍自己日子的長短得到滿足的工資；但若天意叫他得從這場冒險平安無事回來，那末自己允許他的那個海島是他可以穩得的。桑科聽了他那好主人這番動情的話，重新又哭了起來，並且下了決心，不到這樁事情完結決不離開他。從他這一掬眼淚以及這懇可敬的一個決

心當中，這部傳記的作者就推斷了桑科·刺黎的身家一定不壞而且至少是個「老基督教徒」了。當時他這一種異常關切的表示，也稍稍使他主人軟了心，可是尚不至於使他流露出什麼弱點反之，他竭力裝作無所動心的樣子，就向他認為水聲和打擊聲所由發出的地方直奔而去了。桑科步行着跟了他去，照常牽着他的驢子走，因為這是他無論在順境在逆境從不離身的同伴哩。他們在蔭蓋的栗樹底下走了好些路，才走到了一些峻峭山岩脚下的小小一片草地，看見有一大股水從岩石裏潰出來。岩石脚跟有幾所極陋的矮屋，看起來不像是人家，倒像是一堆殘破的建築；他們發覺了那打擊的聲音，就是從那裏面出來的，直到現在也還不會停。洛梭喃提聽見水聲和打擊聲，就駭得惶亂了起來；吉訶德先生撫慰着他，輕輕悄悄的向那些矮屋走去，一面虔誠默告着他的情人，求她來佑助這番可怕的出征和冒險，同時也禱告上帝不要忘記自己。桑科寸步不離的緊緊跟着他，挺着頸脖子，打洛梭喃提的腰中間去窺探，看能不能見到究竟什麼東西使得他這麼疑懼。這樣子他們往前走了大約一百碼，走到了一個拐灣的地方，於是那使他們疑懼了整夜的可怕聲音的原因就明白的顯出了，分明可以看見了（因為是決不能有別的原因的）。

親愛的讀者，請你不要生氣，却原來是六個礮布槌子的更番打擊造成那種可怕聲音的呢。吉訶德先生看見情形，只弄得目瞪口呆，落入了極端的惶惑。桑科看看他，看見他把頭掛到胸口上，分明顯出十分羞愧的樣子。吉訶德先生也看看桑科，看見他鼓腮巴子，滿嘴含著笑，分明馬上要暴發出來；那時他心裏雖然懊惱，却因看見桑科這般情形，自己也忍不住笑。桑科看他主人已經領了路，也就笑得不能不把手捧住了肚皮，以免它破裂。在這當中，他曾經四回忍住笑，却又四回重新笑起來，都跟第一回一般的猛烈。這一來，吉訶德先生就懊惱了，特別當他聽見桑科重述自己的話來挖苦他的時候：「桑科朋友，你得知我是天意叫我生在這個鐵的時代，來充復那個金的時代——或者像人家常慣說的黃金時代來的。我這個人，是天為我保留着大危險，大動功和大事業的。」——就像這樣子，他繼續把吉訶德先生起初聽見那可怕打擊聲時說的那番話差不多完全重述一遍。吉訶德先生覺得桑科跟他開玩笑，不由得老羞成怒起來，舉起矛子來對他戳了兩下，還虧得是戳在肩膀上，沒有戳在頭上，要不然，那位

● 別於「新基督教徒」而言，因為新教徒大多是猶太人的後裔，他們的進教是徒然講究外表的。

騎士是連工資也可以不消付得——除非是付給他的子孫了。桑科發見自己的笑話得給這麼重的代價，又恐怕他主人再要動手，就用非常卑屈的態度叫喊道：『先生，您請息怒，老天爺明亮，我不過是說得玩的。』吉訶德先生答道：『你說得玩，我不說得玩呀。你走過來，你這位玩笑先生，我來問你，倘使如今不是礮布機，却真的是一樁危險的冒險，我不是已經顯出我有擔當這個冒險的勇氣了嗎？你以為我是一個騎士，就非要能够辨別聲音不可，非要能够知道什麼是礮布機的聲音，不是礮布機的聲音不可嗎？而況，我也作與生平從來不曾見過礮布機的（而實在也確是如此）不像你這種鄉下佬是在這種東西當中生養的。倘使這六個礮棍子化做了六個巨人，一個個的或者一齊上來攻打我，而我不能夠拿他們統統倒過頭來，那時候你才可以笑我呀。』

『得啦得啦，好先生，』桑科答道，『我也承認自己忒開心過分一點，可是咱們現在講和了，那末我也要問問您老人家，倘使上帝對於您要去找的冒險只叫您像這一回這麼平安無事的過去，而咱們起初却害怕的那麼厲害——不過也許只有我害怕罷，您老人家是知道不大會得害怕，也不知道害怕是什麼的——那末這不就是一樁好笑的事情而且值得去告訴人家的嗎？』吉訶德先生答道：『我不否認咱們這回的事情應該好笑，可不應該去告訴別人，因為人家不能人人都細心，不能人人曉得事情的分寸。』桑科道：『可是您老人家自己拿矛子也不曉得分寸呢；您要戳我的頭，却戳中了我的肩膀；我要謝謝上帝跟我自己的靈動，居然被我閃開了。可是這也不必說它了，前事一筆勾銷罷；因為我會聽見人家說，『叫你哭的愛你深，』而且你們做老爺的，罵了僕人一頓之後，總都馬上會賞他一條舊褲子穿穿的，至於打了一頓之後照例賞什麼，那我可不知道，只知道你們遊俠騎士挨了一頓之後賞的是海島或是陸地上的王國。』吉訶德先生道：『也許運氣給咱們排定，你所說的話都會應驗的；而且你既然心裏明白以前的事情就不去計較了罷；你要知道一個人的第一下衝動是遏制不住的。從今以後你要記得一樁事，就是你得自己熬牢點，跟我說話不要太多，因為我讀過的騎士書數也數不清，可從來沒有見過那一個侍從對他的主人像你這麼多話。這樁事情，我看起來實在你我都有的不小的過失；在你，是由於你太不敬重我；在我，是我沒有叫人再敬重些。高盧之阿馬狄斯的侍從甘大林，不是堅島上的子爵嗎？可是我們書上看到他，他對他主人說話，老是帽子拿在手裏，低着頭，身子像土耳其人那麼彎弓着。

的。又像加拉奧先生的侍從加薩巴爾，他也非常之沈默，因而爲表明他這種美德起見，那部偉大而信實的歷史裏，總只有一處提到他的名字呢。桑科，你從我說的這些例子，就可推知主人和僕人，老爺和跟班，以及騎士和侍從之間，是應該有個分別的。所以從今天起，你務必對於我們要放敬重些；因爲你要是惹得我光起火來，那是你要吃虧的。我應許你的那些恩惠，同好處到時候自然會得來；即使不來，那我也已經對你說過，至少工錢是少不了你的。」桑科道：「您老人家的話一點兒不錯，可是我很想知道，倘使我能得好處的那個時候老是不來，而我不得不談到工錢這一條上去的話，那末古時候一個騎士的侍從也有多少好拿呢？而且他們是論月算的呢，或是像雷工的一樣論天算的？」吉訶德先生道：「我不相信古時候的侍從是講定工錢的，只看主人家的肚量大小罷了。我當初所以把你的工錢寫在我在家裏簽過字的遺囑裏，也不過是爲防備萬一起見，因爲在我們這種多事之秋，我真料不定騎士這行事業會成功到怎樣的程度，而我却不願意爲一點小小的事情叫來世的靈魂難受；因爲你得知道，桑科，天下的事情是沒有比冒險再危險的呢。」桑科道：「您老人家這句話千真萬確，因爲一付研布機，搥打的聲音也足以叫您老人家這麼勇敢的一位騎士心驚肉跳的。可是您可以相信我，我從今以後再也不敢開口打趣您老人家的，事只把您老人家當做我的主人老爺來敬重了。」吉訶德先生道：「要是這麼的話，你就可以活到很長壽；因爲除了我們的父母，我們就得敬重我們的主人，就彷彿他們是我們的老子一樣。」

① Casabal

第二十一章 講到一次得意的冒險和獲得曼布里諾的頭盔兼及我們這位無敵騎士所遭遇的其他事

件

這個時候，天下起小雨來了，桑科就打算要到砑布機房裏去躲一躲。但是吉訶德先生爲了剛才這個笑話，對於那機房已覺得非常厭惡，就死也不肯進去。於是他們轉到右手，走到另外一條路上，跟他們前一天走的那條差不多。走不多時，吉訶德先生就發見了一個騎馬的人，頭上戴着一件亮晶晶的東西，彷彿是金子做的；他一看見了，馬上就轉過頭來對桑科說道：「我以爲是桑科，凡是諺語沒有一句不真確，因爲它們都是從經驗裏得來的句語，是一切科學的母親；特別是所謂「一門閉了一門開」這一句。我所以想起它來，是因爲昨天晚上命運既拿那砑布機來騙了咱們一場，把咱們期望所在的那頭門閉了，現在却將另外一頭門大大開着，叫咱們進去做得更好更有把握的冒險，所以倘使我不馬上就進去，那就是我的過失，我也不能推委說是不曉得砑布機，或者推委夜裏看不見了。你看前面向咱們走來的，要是我沒有看錯的話，他頭上就戴着那個曼布里諾的頭盔，就是你聽見我代誓過要去取得的。」桑科道：「先生，你說話要當心，行動更要當心，因爲我不願意再碰到一副砑布機來磨爛咱們未爛的神志呢。」吉訶德先生道：「見你的鬼了！一個頭盔跟砑布機有什麼相干呀！」桑科答道：「這我可不知道，不過老實說，倘使我可以像從前一樣跟您說那麼多的話，我就會得對您講明理由，叫您老人家自己明白您說的話是錯了的。」吉訶德先生道：「我說的話怎麼會錯呢，你這多疑的漢子！我來問你，你沒有看見前面向咱們走來的那個騎士騎着匹有斑點的灰色駿馬戴着個金頭盔嗎？」桑科道：「我所看出來的只是一個人，騎着一匹灰色驢子，跟我這匹一樣的頭上戴着點亮晶晶的東西。」吉訶德先生道：「怎麼，那就是曼布里諾的頭盔呀。站開些，讓我獨個人來對付他；你看這場冒險，我爲省時間起見，不用說一句話就把它結束了；而我那渴望許久的頭盔就要歸我了。」桑科道：「好罷，我會得躲開的，可是我再說一遍，我要求求上帝，但願這回不要又是砑布機的冒險才好。」吉訶德先生道：「兄弟，早已對你說過，再不要提起那些砑布機，就是想也不要再去想它的；你倘使還要提起的話，我也不再跟你多說，只是代誓要磨碎你的靈魂。」桑科聽了這話，就不作聲了，只因生怕主人要實行他的誓言——前回的事情

是曾使他嚇做一團的。

實際上，關於吉訶德先生所看見的頭盔，駿馬和騎士，原來是這麼一回事：鄰近地方有兩個鄉村，其中一個非常之小，也沒有店舖也沒有理髮師，但是跟它毗連的一個却是店舖也有理髮師也有的；於是大村裏的理髮師就兼做了小村裏的生意；有人害了病，要找他去放血，也有人找他去理髮；當時那人就是一個理髮師，正帶着他的銅盆替人理髮去的，也是事有湊巧，他走到半路，天下起雨來了，他怕頭上的帽子灑壞（因為那是一頂新帽子），就把銅盆套上了，又因那銅盆是剛剛擦過的，所以光彩照得到半里路外。他所騎的，正如桑科所說，是一匹灰色的驢子。而吉訶德先生却就把這個理髮師當做了一位騎士，他的驢子當做了一匹有斑點的灰色駿馬，他的銅盆當做了一個金頭盔；這是因為他無論見到什麼，都馬上要拿去湊合他那種騎士的怪想之故。當時他看見這個可憐的騎士漸漸走近來，就再也等不得跟他講理，便儘洛穉喃提的脚力奔上前去，不提着他的矛子，滿想一矛子刺穿他。但一走近他跟前，他就制不住要顯顯威風的喊道：『你來跟我較量較量罷，你這光棍，不然就乖乖的把我應得的東西交出來。』那理髮師再也猜想不到會碰到這樣的事，但是看看這怪物已經逼近前來，再沒有別的法子可以免那一矛子，就只得自動的滾下驢來；及到一觸着地面，他就比雄鹿還要靈敏的翻身而起，向原野上一個箭頭似的逃去，快到連風也追不上他。他把那個銅盆遺落在地上，吉訶德先生看見了覺得滿意，說道：『這光棍倒也乖覺，他竟學起海獺來了，看看後面獵人追得緊，就先拿牙齒咬斷那件東西，原來他靠自然的本能，知道人家就是爲這東西追他的。』他於是吩咐桑科將那頭盔拾起來，桑科拾到手裏，說道：『天曉得，這個盆兒很特別，要是它值錢的話，至少總值得一個八角頭。』說着，他將它交給他的主人，他主人當即將它套在自己頭上，圍圍旋轉着要找那面甲；可是找了半天找不着，他就說道：『無疑的，當初鑄造這個著名頭盔的那個異教徒，他的頭一定大的不得了，還有更糟的，是缺了一半的呢。』桑科聽見把銅盆叫做頭盔，他又忍不住笑了起來，但一記起前次主人的光火，就半中間收住了。』吉訶德先生道：『你笑什麼，桑科？』他答道：『我笑那賤頭盔的異教徒頭真大呢，瞧它簡直像個理髮師的銅盆了。』』桑科，你知道我把這樁事情怎麼看法的，這件著名的寶物，這個有魔法的頭盔，一定是因一種奇怪的機遇，曾經落到一個什麼人手上，那人不知道它的真正價值，也沒有考慮一下，一看它是純金的，就把半個鎔化下來當錢化了，還有半個他打成了這件東西，就是你說像一個理髮師的銅盆的。不過無論怎樣，我是知道根由的，這樣的變化對於我並沒有什麼關係，因為我將來到了一

個有金匠的城市馬上就要把它重新改鑄過來，且要鑄成連匠神替戰神鑄造的東西。也比它不上；目前我且將就拿它戴一戴，有總比沒有好些，而且拿它來擋擋石頭是儘够用的了。」桑科道：「用倒是够用的，只要他們不拿投石器來打你，就像前次那兩個軍隊的戰爭裏邊，他們竟打穿您老人家的牙牀，還打碎那個裝着好東西叫我大吐一場的油瓶呢。」吉訶德先生道：「這油瓶的喪失我並不怎麼痛心，因為你知道，桑科，那個方子我是背得出來的。」桑科道：「方子我也背得出，可是這一輩子要我再把它配起來管一管，那我寧可馬上死在這邊了。而且我也不願意再碰到用得着它的時候，因為我情願把我自己的五官好好保全着，不叫別人去傷害，也不去傷害別人。至於再叫人家拿條被單去扔去，那我倒沒有話說，因為這種災難是防避不了的，它倘使來了，那也沒有辦法，只好聳着肩頭，摒着氣，閉着眼睛，聽憑運命跟被單扔到那裏去罷。」吉訶德先生聽見這話，便道：「你這就不像個基督教徒了，好桑科，因為人家給過你一次傷害，你就始終忘不了。可是你要知道，凡是胸襟闊大的人，對於這種小事情是不大看認真的。你跛了腿了嗎？斷了肋骨了嗎？打破頭了嗎？怎麼就永遠忘記不了那麼一場玩笑？因為平心而論，那一回的事情實在不過是一場玩笑或是消遣罷了；要是不當它這麼看法，那我就早已回到那裏去替你報了仇，一定比希臘人替海倫遭劫的報仇還要厲害些。不過講起海倫來，倘使她在現在，或者倘使我的遠幸泥亞生在當時，她也就不會享那麼大的美名了；」說着他大大的嘆了一口氣，直將它噴到雲頭裏。桑科就道：「那末就當它是一場玩笑罷，因為反正不見得認真去報仇的了；可是我很明白這是一種什麼玩笑，而且知道我身上忘得了它，心裏是忘不了它的。不過這也不必說了，只請問您，先生，咱們拿這有斑點的灰色駿馬怎麼辦？我看起來倒很像一頭灰色驢，那個馬爾替諾，讓您老人家打倒之後，現在將它丟在這裏不管了，我看他那麼慌慌張張的逃走，大概是不會再想回來要他的；而且我可以賭這「斑點兒」是特別的呢。」吉訶德先生道：「我的

① 希臘神話：匠神赫菲斯（Hephaestus）曾為諸英雄鑄造武器，却不會替戰神 Mars 鑄造，這或是作者記錯的。

② Hela 是希臘的美人，被特羅亞的王子劫去，具救希臘人舉國出兵討伐，替人荷馬（Homer）以此事為首者史詩伊利亞特（Iliad）

③ Martino 又是曼布羅諾之音。

④ 科給那驢子隨時起的名字。

習慣是對於我打败了的人不劫他們東西的，而且照騎士的慣例，也不許奪他們的馬匹，叫他們步行，除非得勝者在戰鬥當中喪失了自己的馬匹；因為碰到這個情形，那末取得打败者的東西就算是合法，就算是打仗打贏來的了。所以，桑科，你丟了這匹馬罷——或者叫做驢子也可以，隨你怎麼叫罷；因為他的主人看見咱們去遠了，就會回來帶他的。」桑科道：「我是很想帶了他走的，至少拿我的驢子跟他換一匹，因為我的一匹沒有這麼好；倘說連驢子換驢子也不可以，那末騎士的法律也真太嚴了；現在請問您，要是我想跟他換一套傢俬可不可以呢？」吉訶德先生答道：「這一點我也不很清楚；不過在我沒有查明之先，我許你把傢俬換一換罷，如果你急於要它的話。」桑科答道：「我要得緊呢，比我自己身上用的傢俬還要得緊些。」他得了這個特許狀，就動手換起馬節來，及等他自己的牲口換上了新傢俬，他就四成好起了三成。這事辦完之後，他們就拿那馱貨驢子上劫來的餘物吃起早餐來，又拿研布機裏的水喝了些，可是一選把面孔朝過去不看它，為的它給他們吃了一夜的驚嚇，已叫他們覺得非常厭惡了。這樣，他們的懊惱和飢餓都經消釋之後，他們就跨上了牲口，可決不定往那條路去，只是照着遊俠騎士的習慣，聽憑洛機喃提怎麼走，於是他就成了他主人的引導，也成了那驢子的引導；那驢子也就不問他領到那裏去，貼貼心心和和氣氣的跟着他走了。可是他們不久就又走上了大路，也仍舊什麼計畫都沒有，不過胡亂走着罷了。

當他們這樣漫行前進的時候，桑科對他的主人說道：「先生，您老人家可不可以容我放肆說一兩句話？因為自從您給了我那個不許開口的嚴厲禁令之後，有許多東西都在我胸口裏腐爛了，現在就有一樁事情放在我舌尖上，我是無論如何不肯讓它就誤了的。」吉訶德先生道：「你說出來罷，話要說得簡略些，說太長了總是沒有趣味的。」桑科道：「那末我說了，先生，就是這幾天來我一選都在想，像您老人家這麼在荒郊野地，十字路頭，奔波跋涉的找冒險，是沒有多大益處的，因為即使您打勝了成功了，最最危險的冒險，可也誰都沒有看見它，知道它，它還是要永遠的默默無聞，辜負了您老人家一番用意和功績。所以我有一個意見要請您老人家自己裁奪，就是咱們不如投到一個正在從事戰爭的皇帝或是什麼大君主那裏去，讓您老人家替他去做服務，就可以顯出您的人品的價值，您的偉大的勇氣，以及更偉大的見識來了；這些個，倘教咱們的主人覺到了，他就必得會照咱們各人的功勞酬勞咱們；而且也決不會不碰到一個人來記述您老人家的功業，使它可以永遠傳下去。我並不說我自己的功業，因為它一定是出不了侍從人的範圍的，不過我敢說一句，倘使騎士的習慣是要記述侍從人的行蹟的話，那末我的行蹟也是忘記不了

的。」

吉訶德先生答道：「你的話也不算錯，不過一個遊俠騎士還沒有達到這一步之先，他必須要去周遊世界，找尋冒險，以資歷練，等到立過了一些功業，他就可以獲得聲名，那時跑到什麼大君主的宮廷裏去，人家就因他的功績預先認識他，當他走進城門口的時候，那些孩子們一看見他，就會跟着他，圍起來，大聲喊着這是「太陽騎士」，這是「蛇騎士」，或者他建功立業時所用的其他徽號。大家都要紛紛的傳說，這就是那個單獨打倒大力巨怪，卜羅布魯諾^①的呀，這就是波斯之大曼麥琉克^②被魔法拘禁了差不多九百年，他去替他破法的呀。像這樣口口相傳，他們會得把他的功績宣揚開去；於是不久之後，在孩子們和其他人的喧嘩聲中，那國的國王就會從宮殿的窗口裏伸出頭來，等到一看見那個騎士，從他的鎧甲上或者盾牌的徽章上認出了他，一定就會吩咐道：「嗨，你們前去呀，宮裏所有的騎士們一齊都去，去迎接那邊來的那朵騎士之花呀。」這一聲命令下來之後，大家就都會前去迎接，國王自己也要走到台階的半中間，用一個親密的擁抱歡迎他，對他行禮，跟他接吻；這就要牽住他的手，領他到王后宮中，就可看見王后有她的女兒公主陪伴在那裏，而且那公主一定是才貌雙全，全世界沒有一個人能比她的。見面之後，又一定那公主的眼睛會牢牢釘住騎士，騎士的眼睛也牢牢釘住公主，各人在對方的眼中都像神仙中人，不是人類；於是，不知怎麼一來，他們就要被纏進了不可分解的戀愛網中，登時心裏覺得非常迷惘，竟至彼此說不出一句話來，也不知怎樣宣洩胸中的苦悶。以後呢，無疑的，他們就要將他引到一間設備華麗的宮廷，叫他卸下了鎧甲，拿一件華麗的猩紅斗篷給他穿上，倘使他穿着鎧甲尚且好看，那末不待說得，現在換起斗篷來一定更加多姿出衆了。到晚上，他就跟國王、王后、公主一同晚餐，席面上他的眼睛一還不離開公主，不住的偷看她，她對他也是這樣，也是非常小心的，因為我已說過，她是一個很謹慎的女子呢。席面撤去之後，就會出其不意的從宮門口進來一個容貌醜陋的小矮人，後邊跟着一個美麗的宮女，兩邊兩個巨人陪伴着；他們是來進貢一套把戲兒猜的，這套把戲是極古極古的一位賢人所創，誰要猜得了就要算是世界第一位騎士。國王馬上吩咐在旁的人都來試試

① Broccaruno.

② Mamluke, 義為非黑種人之被拘禁者。

看，但都猜不出，只有這作客的騎士猜出，於是他得了很大的榮譽；當時那公主心裏非常高興，覺得她對這麼高貴的一個對象用了一番情意也不辜負了。還有凌巧的，就是這位國王——或者說是君主或是隨便什麼都可以——當時正跟另外一位同他一般強力的君主從事一場血戰，這作客的騎士在他宮裏就攔了幾天之後，就會自己請纓替他陛下去打仗。那國王會得馬上應允他的請求，那騎士得了這恩典，就會用着極恭敬的禮貌去跟他的御手親吻。於是那天夜裏，他就到公主寢宮旁邊一座花園的鐵欄干邊去跟她告別，原來他早已跟公主在那欄干裏外談過不止一次話，其中替他們牽線的是公主的一個心腹宮人。當時他會長吁短歎起來；公主便會帶過去；宮人會跑去找涼水；他看看天要亮了，會覺得非常焦急，心想爲顧全公主的名譽起見，這樁事情是決不能讓它洩漏的。後來公主蘇醒過來，把她雪白的雙手從欄干裏伸出來讓那騎士親吻，那騎士將它們親了一千遍又一千遍，又拿眼淚將它們潤濕。他們約定了無論好歹都要設法彼此互通消息。公主又叫他從速的轉來，他陪了許多咒應允她。於是他又重新親了她的手，帶着無限的傷心和她告了別，傷心到差不多死去一般。以後他回到自己房中，將身投到牀上，却因難恨在心頭，怎麼也睡不着覺。第二天他一早就起來，去跟國王、王后和公主告別，及等跟國王王后告別過後，方才聽見他們說公主不願意，不能接見。那騎士知道是因跟他離別傷了心之故，就覺如萬箭摧心，幾乎禁不住見於形色。那心腹宮人一逕都在面前，看見了這般形景，就跑去告訴公主，公主聽了不覺淌下淚來，告訴她說自己的重大心事就是不知道她這位騎士的出身，不知她究竟是不是王家的後裔。那宮人說那騎士既這麼彬彬有禮，英勇非凡，是非屬於天潢貴胄不可的。於是那傷心的公主就覺安穩了些，並且竭力的自寬自解，要不叫父母看出蹊蹺來，因此過了兩天她就走出深閨了。當時那位騎士已經出兵去了；他打勝了國王的敵人，取了許多城市，打了幾個勝仗，凱旋回宮，同他的情人在那慣常相會的地方見了面，約好叫他向國王去求婚，以報他戰勝之功。國王不答應把她嫁給他，因爲不知道他什麼出身。但不知是他把她帶了走的呢，或是用了別的什麼計策，那公主終於成了他的妻子；及後她父親查明了那騎士確是個英勇國王的兒子，他才認爲是一樁天大的幸事；至於那騎士的父親是那一國的國王，我可說不清，因爲我相信那個國度是地圖上沒有的。後來老子死了，公主繼承了遺業，於是一句話可以說清楚，就是那騎士做了國王了。這就馬上論功行賞，賞了他的侍從，以及所有曾經幫助他上登大位的人們。他將公主的一個宮娥賞給他的侍從，那侍從說就是當初他進行戀愛時的那個心腹人了，而且還是一位大公爵的女兒呢。」

桑科道：「這正是我眼巴巴望着的呢；而且我很堅心，知道這當中的那一樁事情，您老人家都一準會得碰到，就因您老人家叫做「愁容騎士」的緣故。」吉訶德先生道：「你不用疑心，桑科，因為從前的遊俠騎士，是確實由我剛才告訴你的這些個方法，同步驟升上去做國王跟皇帝的。現在所要做的事，就是留心去找那一個基督教或是異教的國王，是在戰爭，並且有一個美麗的兒女。不過，咱們也還有很多的時間來考慮這樁事，因為我已對你說過，咱們是必須先在別的地方得到了名譽，才能到宮廷裏去的。而且有一樁事情也始終是個缺點，因為假定咱們找到一個國王了，他是在從事戰爭的，而且也有一個美貌的兒女，而我也已得到了一個傳遍全宇宙的意思不到的名譽了，但是我不知道怎樣才可以顯出我是國王的後裔，或即是一個皇帝的從表兄弟來；倘使我沒有法子可以顯出來，那末在那國王沒有確實查明之先，他是不肯把他的女兒給我做老婆的，那怕我的名譽是很值得做他的女婿。有了這一個缺點，所以我的奮力所十分應得的東西，我怕還是得不到的。不過照說起來，我也誠然是個舊世家的紳士，家裏賤的田地一年也有四五百元的出息，而且那個替我立傳的賢人，或許會得查考我的血統和世系，查明我是一個國王的第五六代的子孫也未可知。因為你必得知道，桑科，世界上本來是有兩種世系的，有的人本屬帝王的後裔，但後來慢慢式微下來，終於只賸了一個小點，像一根倒斃的尖塔一般。又有的本來微賤，但是步步發跡起來，終於做到了大君主。這其中的差別就在於有的人目前不如往昔，有的人往昔不如目前，那末誰又知道我不是屬於前一種人，誰又知道經過一番查考之後，我的出身不是威風顯赫的呢？若果如此，那末那個將要做我岳父的國王，也就應該滿足，且即使他還不滿足，那公主因愛我之故，那怕她確實知道我是一個挑水夫的兒子，也會不聽她老子的話，自願嫁給我的；又若她不願嫁給我，那末就到了用武力劫她的時候了，那時我就可以將她帶到隨便什麼地方去，不管她的父母怎樣不高興，過了些時，等到他們死了也就完事了。」

桑科道：「這裏就用得着有些潑皮人說的一句話了，「你要搶得走，何必苦哀求，」可是還有一句話更要貼切，「君子苦哀求，不如跳牆頭。」所以我說這句話，是因為我那王爺老爺，就是您老人家的那位岳父大人，倘使他不肯將我那公主娘娘嫁給您老人家，那末，像您老人家說的，就再沒有別的法子，只有將她拐逃了。可是也有點糟糕，就是當您老人家還沒有跟他們言歸於好，以及能够安然享有那個王國之前，可不苦了您老人家的侍從，叫他眼巴巴望不到報酬嗎？要不就除非是這樣，除非那個做牽線的宮女，就是將來要給他做老婆的，也同公主一齊逃出來，讓他可以同她暫時過些苦日子，等着老天爺叫他轉運；因為我相信他

的主人，是肯馬上將她給他做合法的老婆的。」吉訶德先生道：「這你可以放心。」桑科道：「既然如此，那末咱們現在就沒有別的事了，只求上帝保佑咱們，叫事情按部就班的過去就成了。」吉訶德先生道：「是呀，既然我有這願心，你有這需要，上帝自然會保佑咱們，誰要自輕自賤的，才是賤骨頭哩。」桑科道：「這話一點不錯，因為我是一個老基督教，是够資格做子爵的。」吉訶德先生道：「豈但够做子爵，不過這倒不問你是何等樣的人，因為我既然做了王爺，就很容易尊貴你，用不着你出代價，也不要你替我出一點力，而且既叫你做了子爵，你就當然是個紳士了，那時候不管人家怎麼議論你，總非叫你一聲「老爺」不可，那怕他們心裏怎樣的憤懣。」桑科道：「您當我是不知道怎樣裝官畏的嗎？」吉訶德先生道：「你該說「官威」，不是「官畏」。」桑科道：「那不要管它，我說這是我來得的呢，因為您聽我說，我從前做過一個公會裏的差役，那差役的制服我穿起來非常合適，人人都說我的神氣做得那個公會的會長呢。那末等我穿起爵爺的袍子來，滿身是黃金珠寶，像個外國來的伯爵，那還了得嗎？我想是人家會從百裡路外跑來看我呢。」吉訶德先生道：「確實，你打扮起來是一定好看的，只不過你的話子必須要稍稍多難幾回，因為它又粗又亂，要是你不至少隔天難一次，人家在槍彈所及的距離之外就會看出你是什麼人來的。」桑科道：「這個容易，只消僱一個理髮師在家裏，給他工錢就是了，而且倘如用得着的話，我會叫他像個大公爵的馬上侍從一般跟着我走的。」吉訶德先生問道：「你怎麼知道大公爵有馬上侍從跟着走的呢？」桑科道：「我來告訴你，前幾年我曾經在王宮附近等過一個月，常常看見一位很小很小的大老官騎着一匹馬來來去去，人家說他是個很大很大的爵爺，這位大老官後邊總有一個人騎馬跟着他轉灣，他也轉灣，人家要當他是他的尾巴。我問人家，為什麼這個人不騎在那人旁邊，却老跟在他後邊呢？人家回答我，說這人就是他的馬上侍從，又說貴人們平常總是有馬上侍從跟隨的。這種事情，我直到現在一還都沒有忘記。」吉訶德先生道：「你說的沒有錯，將來你也可以照這個樣子把理髮師帶在身邊，因為世界上所有的習慣並不是一齊起來的，也不是一個時候創出的，所以你儘不妨做第一個身邊帶理髮師的子爵，因為雞鬍子比裝馬鞍確實是要親信些。」桑科道：「這種理髮師的事情您讓我自己管罷，您老人家只管去做，上帝跟叫我做子爵就是了。」吉訶德先生道：「好的好的。」說着他抬起眼來看見前面有一樁東西，要知到底是什麼，且聽下章分解。

● 原文 *titulado* 桑科誤為 *titado*, *Jervas* 的英譯本譯以 *titgrindy* 及 *indignity* 兩個反義語，現在以「威」「畏」兩音相當，也含有反義。

第二十二章 吉訶德先生解放了一些被強迫送到一個地方去的可憐蟲

據曼卻的作家阿詩伯人息德·哈默德·本·隱基里在這部嚴肅高尚精密有趣而且巧妙的歷史中所敘述，當著名的拉曼卻之吉訶德先生和他的侍從桑科·判黎作了前章末段所記的那一番談話之後，吉訶德先生抬起他的眼睛，馬上看見那條路上有一打左右的人迎面而來，頸上有一條大鐵鍊條吊着，聯成一串珠子一般，手上都戴着手拷。同他們一起來的還有兩個騎馬的，兩個步行的，騎馬的拿着火銃，步行的拿着刀槍。桑科·判黎一經瞥見他們，就道：「這是一串划船的苦役，被國王強迫到划船上去的。」吉訶德先生道：「怎麼被強迫的人國王會得強迫人的嗎？」桑科道：「我不是這麼說，只說他們是由法律和他們的罪惡罰到划船上去強迫給國王服役的。」吉訶德先生道：「總之，不管怎麼樣，他們總還是被強迫去的，不是自願去的。」桑科道：「那是的。」他的主人道：「那末，這就是我的責任了，我是要打倒強暴，拯救苦難的。」桑科道：「您得想一想，先生，正義，也就是國王，它是會把強暴或傷害加於人的，只不過因他們自己的罪惡處罰他們罷了。」

這時候，那一串划船苦役已經走近前來，吉訶德先生就用極客氣的口吻請求押送人把爲什麼這般模樣押送這些人的原因講給他聽。騎馬的押送人之一回答他，說他們是屬於國王陛下的奴隸，現在是到划船上去的，又說他所能對他講的，或者對方所能知道的，就只不過如此。吉訶德先生道：「雖然如此，我可很高興聽他們每個人的不幸的原因。」接着他又說了許許多多客氣話，意在引得他們把他所願聽的話告訴他，於是其他那個騎馬人說道：「我們這裏雖然有着這班可憐蟲，各人判罪的案卷，可是現在沒有功夫把它拿出來讀；請你過來些，先生，問問他們自己看罷，要是他們願意的話，他們是可以告訴你的，而且他們也一定願意告訴你，因爲他們既然高興幹出了這種醜事來，也就高興對人家講講的。」吉訶德先生得了這個允許，（其實雖沒有這個允許他也還是一樣幹，）他就走近那一串人，先問第一個，究竟犯了什麼罪，落得這般光景？那人答道，他是爲了戀愛弄到如此的。吉訶德先生道：「單是爲戀愛嗎？倘使他們爲了人家的戀愛就要送到划船裏去，那我自已也早已跟他們在一起划船了。」那苦役道：「不是您老人家所意想的那種戀愛呀；我是深深愛上了一簍細麻布，將它摺得緊緊，倘使法官不用強力從我懷裏將它奪了去，我是直到今天也不情願放鬆它的。那時我當場就獲，所以也用不着拷問，案子辦得很快，他們在我肩膀上抽了一百鞭，

這不算數，還要送我到「古拉叭」裏去就三年，才算完事。」吉訶德先生道：「古拉叭」是什麼？那犯人答道：「古拉叭」就是划船。」那犯人是個青年，年紀二十四五歲，自己說是比特拉喜達^①的人。吉訶德先生又把同一問題去問第二個，那人非常憂鬱而且頹唐，沒有給他回答，但是第一個代他回答道：「這位先生是因做了一隻金絲雀到那裏去的，就是說，是因做了一個音樂家和唱歌人到那裏去的。」吉訶德先生道：「這是怎麼的，人家做了音樂家跟唱歌人就要到划船裏去嗎？」那犯人道：「是的，先生，因為天下的事情再壞不過是苦中唱。」吉訶德先生道：「不過我聽見說的是「愁來唱，心裏寬暢」哩。」那犯人道：「剛正相反，你看這裏，他唱了一次，就哭了一輩子了。」吉訶德先生道：「這個我就不懂了。」押送人中的一個道：「馬軍爺，苦中唱是這班流氓當中的一句切口，就是在拷問檯上招口供的意思。原來這個犯人曾經受過拷問，供出他的罪名來，是椿「瓜脫累羅」^②的案子，就是說，偷牛賊的案子，這才被罰到划船裏去充六年的苦役，肩膀上還先吃了二百鞭。而且他一還這麼愁慘憂鬱，因為在他前面和後面的那些流氓大家都怪他，罵他嘲笑他，輕視他，就為他不該招供，沒有勇氣說「不」字，因為照他們說「不」字比「是」字並不難唸到那裏，又以為當時一個犯人的生死既然操在他自己的舌頭上，並不用着什麼憑據和見證，那就是他的運氣了；在我看來，我覺得他們的話是對的。」吉訶德先生道：「我也覺得是對的。」說着，他就走過去問第三個人，那人回答得很快，而且全不在意的樣子，說道：「我是為缺了十個特克脫^③去到「古拉叭」太太那裏去就五年的。」吉訶德先生道：「我情願拿出二十個特克脫來替你贖出這個苦惱。」那犯人道：「這就等於在海上賺了錢，你雖然餓得快要死，却是有錢買不到東西。我所以說這句話，是因為要你老人家知道，倘使我早有了你現在送給我的這二十個特克脫，我就可以拿去潤潤那位書記官的筆，活活我那律師的腦筋，現在還是安然坐在多勒多的左可多佛^④市場上，不至於在這條路上像一頭狗一般叫人吊起來牽着。」

① Girapass.

② Piedraita.

③ Quattrini.

④ Ducati, 十三世紀 Venice 所鑄金幣名。

⑤ Zoodover.

走了；不過上帝是偉大的，忍耐罷，我沒有多話說了。」

吉訶德先生走到了第四個，那人的相貌令人肅然起敬，一蓬白鬍子直掛到了胸膛。他聽見問起爲什麼到這裏來的原因，便哭了起來，一句話也不回答，但是第五個人代他回答了，說道：「這位老先生是四年的划船，以前還曾穿着華麗的衣服，騎着驢子，照例遊行過一次。」桑科道：「我想這是示衆的意思罷。」那犯人道：「對的，他所以受到這種刑罰，是因他犯了耳朵經紀人，或實在是肉身經紀人的罪名，直白說罷，這位先生是做皮條生意的，同時又是個魔術家。」吉訶德先生道：「倘使單單爲做皮條生意，他就不應該到船裏去划船，却應該指揮划船，做一個划船的統帶；因爲拉皮條這個職務，並不是一樁輕易可幹的事業，却是只配精明的人來做的一種行當，並且是一個有秩序的國家裏面最最不可缺少的，只有好人家出身的人才可以擔當；而且說句實話，這裏面也應該仿照其他的機關設有稽查員和管理員，且要派定一定的數目，像交易所的經紀人一般；唯有用這方法，方才可以防止現在所見的許多弊害，因爲現在這個職業是操在一班無知無識的蠢人手裏，例如蠢笨的侍女，小厮，幫閒之類，他們年紀又輕，經驗不足，碰到緊要關頭，用得着臨機應變的當口，就只會手裏拿着食物讓它凍着，不敢往口裏送，而且簡直不曉得那隻是他們的右手的。我儘可以舉出若干理由，來說明這樁爲國家所必要的職業爲什麼應該選擇適當的人來担任，可是這裏不是應該提出的地方，改天碰到有力量可以挽救這事的人，我也許要向他们去提出。目前我所要說的，就是我起初看見這樣的蒼蒼白髮，容貌岸然，却爲了拉皮條而吃着這麼多的苦心，心裏未免有點愴然，但因他又加上了一個魔術家的資格，我的哀憐之心就完全取消了；雖則我明知道，世界上並沒有什麼妖術能够影響和強迫人的意志，像有些傻子所想像的那樣，因爲我們的意志是自由的，無論是藥草是符咒都不能逼迫它的。平常有些傻女人跟猾痞子所幹的辦法，是用一種藥草和毒藥來移轉人家的腦筋，說是它有能力量可以使人發生戀愛，而事實上呢，我剛才已經說過要強迫人的意志是一樁不可能的事。」至此，那誠實的老頭兒開口道：「你的話一點不錯，而且先生，我也實在沒有犯過做魔術家的罪名；至於拉皮條，那我不能否認，可是我從來不曾想到會有什麼害處的；因爲我拿定宗旨，只叫普天下人皆大歡喜，大家太平無事的過去，不叫發生爭鬧吵架的事情，誰知我這樣苦心孤詣，却

● 原文無「驢子」字，但考西班牙當時的刑法，犯人示衆照例倒騎驢子。

還是免不得要到那種地方去，你看我背薄這般年紀，是沒有再回來的希望了，而且又害着滴尿病，簡直一刻兒都不得安寧哩。」說着他又重新哭了起來；桑科看看覺得可憐，從懷裏掏出一個銀角，給了他算是一個布施。

吉訶德先生再向前去，對另外一個人問他犯的什麼罪，那人的回答也很迅速，比以前人有過之無不及，道：「我是跟我的一對表姊妹以及不是我自己的一對表姊妹稍稍太自由了一點；總之，我跟她們的玩笑開得未免太厲害，結果是我的血統弄成了非常複雜，不管什麼詭辯家也難以算清楚的了。後來事情全敗露，我既無朋友又無錢，喉嚨頭發生極端的危險，還虧得只判六年的划船。我服了——這是我應得的刑罰，我年紀還輕，還可以往下活，過些時候知道怎麼樣呢？倘使您馬軍爺老人家有法子救我們這頭苦惱子，上帝會得在天上報答您老人家，我們也會專誠的向他禱告，但願您老人家長命百歲，永遠健旺。」那犯人穿的是學生裝，押送人中的一個說他是個健談家，並且是很好的拉丁語學者。

再後面是個三十左右的人，相貌很好，只不過像似有點門鵝眼。他身上的細綁跟其餘的人有些不同，因為他腿上也有一條鍊條，長得很，上面繫在他的腹部；頸上則有兩個鐵環，一個吊在鍊條上，還有一個叫做「友環」或是「友脚」的，從那上面放下兩根直鐵條，掛到腰部，末端裝着兩具手鍊，將他的兩手用一把巨大的鈎鎖鎖着，以致他既不能把手擎到口邊，也不能轉下頭來就手。吉訶德先生問他們，為什麼這個人鎖械比其餘的人多這許多。押送人回答說，因為他獨個人犯的案子比其餘人的合併起來都還多些，又說他是一個非常胆大妄為的流氓，現在雖然這個樣子鎖着他，也還是靠他不住，怕他要逃走。吉訶德先生道：「那末他犯了什麼罪才只不過罰到划船去的呢？」那押送人道：「他判的是十年的划船，這就是一種準死刑了，我只消告訴你這位好先生就是鼎鼎大名的巴塞蒙脫之基內斯，一名巴拉比拉之基內雪羅。」那犯人道：「得啦罷，解差老爺，別拿人家的名姓這麼拉拉扯扯罷。基內斯是我的名字，不是基內雪羅，巴塞蒙脫是我的姓，不是像你說的什麼巴拉比拉。各人回過頭去照管照管自家的事情也就用不着管人家的閒事了。」那解差道：「你說話要客氣些，賊大王，不要叫我弄得你後悔不能再開口。」那犯人

答道：「你總可以看出來，做人是只好聽天由命的，不過我的名字究竟叫巴拉比拉之基內雪羅，不是，將來總有一天會得分曉。」
解差道：「那末你不是叫那個名字的了，說說的流氓？」基內斯答道：「人家確是叫我這個名字的，可是我要他們不要這麼叫，否則我就揍他們，至於到那裏去揍，現在且不說它。馬軍爺，他繼續道：「你倘使有什麼給我們的，現在就給罷，上帝會得保佑你；因為你查問了這許多別人家的生活，把我們問累了，你倘使要知道我的，你聽着，我就是帕薩蒙脫之基內斯他的生平已由我這雙手寫下的了。」解差道：「他這話是真的，因為他曾經親手寫過他自己的歷史，寫得非常之好，現在那本書留在監牢裏，押了二百個銀角。」基內斯道：「一點不錯，不過我要贖回它來的，那怕是押了二百個特克脫。」吉訶德先生道：「怎麼這本書就有那麼好嗎？」基內斯答道：「是的，好到連托爾梅斯之拉薩利羅，乃至以前往後所有同類的著作都要相形見拙的。我現在可以肯定說一句，這書所講的都是實情，而且是又巧妙又有趣的實情，無論什麼小說都比不上它的。」吉訶德先生問道：「這本書叫什麼名字？」基內斯自己答道：「帕薩蒙脫之基內斯傳。」吉訶德先生道：「完了沒有的呢？」他答道：「怎麼能完的呢？我的一生還沒完哩。我所寫的是從我在搖籃裏到這最後一次被送到划船去的一刻為止。」吉訶德先生道：「那末你從前也到划船去過的。」基內斯答道：「那一次給上帝跟國王服役了四年，我早已深知此中甘苦，這一回舊地重遊，我心裏並不怎麼懊惱，因為我到那裏可有機會完成我的書；我還有許多大事情要說，而西班牙的划船裏是閒空得很多的，雖則我心中並不缺乏寫作的材料。」吉訶德先生道：「你似乎是多才多藝的。」基內斯道：「但同時也很不幸，不過不幸總是追着天才來的。」解差道：「總是追着流氓來的呢。」帕薩蒙脫道：「解差老爺，我早已叫你說話要客氣些了，因為你的上司給你那條棍，並不是叫你到這裏來虐待我們這些苦惱子的，是叫你押送我們到他國王陛下所命令的地方去的。現在——好罷，我也不跟你多講了，不過客店裏染了的污點，也許要有洗淨的一天。大家都不要開口，乖乖的，客氣些。可是咱們動身罷，這一下就攔了咱們時光不少了。」

解差擎起他的棍子，要打帕薩蒙脫，以報他的恫嚇，可是吉訶德先生攔住了，叫他不要虐待他，因為他的手細綁得這個樣兒，嘴裏稍稍放肆了一點，也只算得公平的。於是，他轉過身去，對全串的犯人說道：「最親愛的兄弟們，剛才聽了你們說的這番話，我

已經十分明白這雖不過是懲罰你們自己犯的罪，你們却不很歡喜你們將要去受的刑罰。現在你們是十分的不得已，十分的不情願去的。你們當中的吃不起瑪蘭，有的沒有錢，有的沒有朋友，總之是法官的枉法，大概你們被害的禍根就在於此，以致你們應得公平的處分也不可得了。現在我深信這樁公案的實情確是如此，所以我的心鼓勵着我，甚至於強迫着我，要在你們身上把天意實行起來。原來天生我在這世界，是命我來行使騎士職務的，而我也已在行使了，並且曾經伐過誓，要以濟貧救困扶弱勤強爲己任。但爲慎重起見，可用和平手段解決的，我總不願訴之於武力，所以我要懇求這幾位先生，你們的押送人和解差，要他們放了你們，讓你們平平安安的走，因爲爲着更充分的理由該去給國王服役的人是儘管會有的，至於上帝和自然本叫他們自由的人們，却硬要把他們當做奴隸，這在我看來是極殘酷的事。而況押送的諸位先生，吉訶德先生繼續道：「這班苦惱子又並不會得罪過你們，你們就讓他們到來世去受罪罷；天上有上帝在那裏，他對於賞善罰惡的事是不會疎忽的，而且凡是好人都宜於做別人的迫害者，他們對於這種事情原是有興趣的。我現在平心靜氣的向你們懇求，你們如果答應我自然知道感激；但若你們不願意放，那末這枝槍，這把刀，再加上我的臂膀的氣力，就要來強迫你們放的。」解差道：「這是開玩笑，你看他異想天開起來了；他要咱們放了國王的囚犯，像是咱們有權力可以放他們，或者他有權力可以命令咱們似的。這條路去罷，先生，把你頭上那個盆兒戴戴正，不要到貓身上去撞一條腿罷。」吉訶德先生道：「你就是貓，你是老鼠，你是黑棍。」說着他就突然向那人進攻，不等他來得及防衛，已將他戳倒在地，重重的傷了一矛子，也是吉訶德先生的德棒，這被戳倒的正是那兩個拿火銃的解差之一。其餘的押送人看見這個意料不及的攻擊，一時都嚇呆了，但一尊神志清了過來，那些騎馬的就拔出他們的刀，步行的提起他們的槍，齊向吉訶德先生撲來，吉訶德先生却仍毫不驚慌的等着；不過當時倘不是那些划船犯人趁這可以恢復自由的機會掙脫了他們身上的鎖鍊，那他是一定吃虧無疑的。於是那些押送人就一時忙亂非凡，一邊要去防止犯人們的掙脫，一邊又要抵禦吉訶德先生的進攻，因而落得兩邊都沒有效果。桑科那邊也去幫忙解放帕薩蒙脫之基內斯，基內斯就第一個逍遙自在的跳躍在原野之上，當即跑到那個落地的解差跟前，奪了他的刀和火銃，提起火銃來對他們逐一的瞄準，却不開放；這一來，就清出

西班牙有一句諺語，「不要到貓身上去找五條腿。」這裏大概就是由此諺語變成的。一七譯作「誰要去玩貓的腿要做抓。」

了地面上所有的解差，大家四散的奔跑，不但要逃開帕薩蒙脫的火銃，並且要逃開那些已得自由的犯人們扔給他們的一陣石子哩。

桑科看看事情鬧大了，心裏大是發愁，因為他想那些逃命的一定要去報告神聖保衛團，保衛團一下警鐘，就要出馬來追趕犯人的；因此他告訴他的主人，求他立刻離開那個地方，到樹林裏和隣近山上的岩石裏去躲避。吉訶德先生道：「你這話對的，不過我有辦法。」於是，他叫所有的犯人都到他跟前，那些犯人正亂做一團，及將那解差身上剝得精光之後，就到吉訶德先生身邊去圍團圍住他，聽候他的吩咐。吉訶德先生對他們演說道：「凡受人之惠而知感恩報德，乃是良家子弟的應有品性，而忘恩負義也就是冒犯上帝的莫大罪名。我現在所以對列位講這句話，是因列位已經明白體驗到從我手裏得去的好處了；你們要報答我，我並不望別的，只要你們帶着從你們頸脖子上拿下來的這條鍊條立刻動身到托波左城去，自己投到托波左之達辛泥亞小姐台前，告訴她說，是她的愁容騎士差你們到她那裏去獻殷勤的，又把這一樁可紀念的冒險的情節一一敘述給她聽，一直講到我放你們自由為止；這樁事辦完之後，就隨便你們到那裏去都可以了。」

帕薩蒙脫之基內斯代表大家回答道：「可貴的先生，我們的救主，您老人家吩咐我們的話，是一切不可能之中最不可能運命的，因為我們不敢在路上大家一起走，必須要分散了各人走各人的路，並且嘗試藏到地腹裏去躲避神聖保衛團，為的他們一定是出來追趕我們的。您老人家所可以做也應該做的，就是把這給托波左之達辛泥亞小姐獻的殷勤換做若干遍「福哉馬利亞」跟信禱詞，叫我們唱着，祝願您老人家志得意滿；我們所能做的就是這樁事，日裏可做夜裏也可做，逃難時可做休息時也可做，太平時可做打仗時也可做；至於想要我們現在回到埃及的肉鍋裏去，就是說，想要我們帶着我們的鍊條跑到托波左去，那就譬如還不到早晨十點鐘而想它是已經夜了一般，您盼望我們做這樁事，就等於盼望榆樹上長出梨子。」吉訶德先生早已光火，便道：「那末我賭咒，你這嫩子兒子先生，巴拉比拉之基內，羅羅先生，或不管你自己叫做什麼，我就叫你獨個人夾着尾巴背

● 舊約出埃及記十三章之三：「願上帝叫我們……死在埃及，當時我們曾經坐在肉鍋旁邊，並且曾經吃飽麵包的。」不知此處是否引用舊典故。

着全副鍊條去。』帕薩蒙脫本來就不是一個十分馴良的傢伙，他看看吉訶德先生幹出這樣荒唐事，竟放了他們的自由，早已覺得他不得高明到那裏，現在看看自己又受到這般看待，就向他的同伴們丟了個眼色，那些同伴們當即一齊站了開去，開始向吉訶德先生飛了大大一陣石頭來，叫他雖有盾牌也無法可以掩護，而苦惱的洛稷喃提對於馬刺也己不再管賬，不啻他是銅打一般了。桑科跑到他的驢子背後去，賴以藏躲，向他們兩個傾來的風雹，吉訶德先生不能掩護得這麼好，因而身上吃了不知多少下石頭，終於吃當勿起，倒在地上了。他一倒下去，那一位學者就馬上趕到他跟前，揭了他頭上的銅盆，就拿它在他肩膀上捶了三四下，這才又把它向他上連連的摔，幾乎將它摔得個粉碎。隨後他們將他套在鎧甲上的一件短褂剝了去，又若不是腿上，有脛甲擋住，是連褲子也要給剝掉的。他們又剝去桑科的大衣，只留給他一件貼身小褂。於是大家把戰掠品瓜分了，便各人分頭走路，就怕神聖保衛團要來追趕，大家只管逃生，至於帶着鍊條自投到托波左之達辛泥亞小姐台前去的事，那是他們不大管賬的了。

這時只有那驢子和洛稷喃提，桑科和吉訶德先生，被他們留在那裏。那驢子垂頭喪氣，不時搖着他的尾巴，以爲那石頭的風雹還沒有過去，仍舊急轉着他的頭。洛稷喃提緊緊他主人身旁，直挺挺的騎着，原來他也被一塊石頭打倒了。桑科身上穿着小褂，一心只怕神聖保衛團要來追趕。吉訶德先生看看自己待人這般好，却偏偏吃了那些人這麼大虧，心裏正是氣得不得了。

簡愛自傳(四)

[英國]

O·白朗底女士作

李霽野譯

第十二章

我第一次安安靜靜的來到桑恩費爾得府，似乎保證我有作一翻平穩事業的希望，和這地方與住者認識得更久，這希望也並未破滅。費爾肥夫人如同她表面所顯出的一樣，是一個性情溫和，天性仁慈的婦人，受過合格的教育，有普通的智力。我底學生是一個活潑潑的孩子，受了姑息放肆，因此有時候任性；但是她完全委託給我照料了，又沒有什麼不聰明的干涉來阻礙我改善她的計劃，她不久也就忘去了她底小惡作劇，變成馴服而且可教的了。她沒有大才氣，沒有顯著的性格特點，沒有什麼感情上或趣味上的特殊發展，使她比普通的兒童期的水平線高出一吋；但是她也沒有欠缺或惡習使她落到這水平線以下。她有中庸的進步，對我懷着活潑愉快的愛，雖然或者不十分深；而且她底單純快樂的兒語，和她要討人歡喜的努力，也引起我一些依依之情，這足夠使我們滿意彼此在一塊了。

附帶說一句，有些人對於兒童們天使般的天性，對於有教育兒童之責而對他們懷着崇拜熱誠的人們底責任，心裏有一種假正經的學說，我這話在他們看來許是冷酷的語言罷。但我並不是寫文章來媚父母的自私心，也不是來反應口頭禪，或扶助假道學；我只是說實話罷了。我對於阿狄拉底福利與進步，覺得一種出於天良的關切，對於她底小自我，覺得一種溫存的歡喜；正如我對費爾肥夫人覺得感謝她底仁慈，並且爲了她底關心我，爲了她心靈性格都還中和，而相當的歡喜和她在一塊是一樣。

我要更進一步加上說：時時當我自己一個人在田地裏散步；當我走下到大門跟前，從那裏順着大路看望；或者在阿狄拉和奶媽玩耍，費爾肥夫人在儲物室做醬時，我上了三道樓梯，揭起頂樓的活板門，到了鉛片屋頂，從離開的田野和小山上面，順着天空的輪廓，遠遠地看過去；這時候，我渴望着一種視力，可以超過這界限，可以達到我會經聽過但却從沒有見過的充滿生命的地方，城市和繁華的世界；這時候我希望着有比現在所有的更多的實際經驗，希望和我底同類有更多的交往，希望比在這裏認識更多種的性格——誰要歡喜責備我，那就責備我罷。費爾肥夫人底好處，和阿狄拉底好處，我都重視；但是我相信還有更有生命的善良存在，而且我所相信的東西，我總希望見到。

有誰責備我呢？無疑的，有很多人；而且人將說我是不知足的人。這我沒有辦法；不安是我天性中生來的；有時牠擾我至於痛苦。那末我底唯一的慰安就是：順着三層樓的走廊來回地走，安然在這地方底靜默與孤寂中，讓我底心眼注視着牠前面所起的光明的幻象——幻象確乎是發光而且衆多；讓歡躍的運動使我底心澎漲起來，這運動在用苦惱使心澎漲的時候，就用生命使牠擴大了；而最好的，是張開內心的耳朵，聽那一個永遠說不完的故事——我底想像所創造，所不斷述說的故事；我所渴望而在實際生活中並沒有的意外，生命，火和感情，使得這故事有生氣了。

說人們應當以寧靜爲滿足是枉然的，他們必須有動作；假如我不到動作時，他們要創造出來。千百萬的人受着比我還要靜的定數，千百萬的人默默地反抗着他們底命運。沒有人知道除了政治的反叛之外，在人們掩密的多數人生活中，有好多反抗激動着。一般人總以爲婦女是很沉靜的；但是，婦女正如男人一樣感覺；她們需要運用她們底才能，需要一個努力的場所，正和她們底兄弟一樣；太古板的約束，太絕對的死滯，也一毫不差地如同對於男子似的，使得她們吃苦；她們底同類要說她們只應當限於作布丁，織襪子，彈鋼琴，繡口袋，那是心胸褊狹。假如她們要想比習俗所許的做得更多，學得更多，而就去罵她們，笑她們，那是沒有思想。

這樣孤獨着，聽到葛來司波兒底笑聲並不是不常有的事；還是在同樣的大聲，同樣又緩又低的哈哈！這在第一次聽判時使我戰慄。我也聽到了她底古怪的喃喃；比她底笑還奇怪。有些日子她十分沉靜；但是也有些日子，她鬧出來的聲音我無法解釋。有時候我見到她，她或拿盆，或拿盤，或拿盤，從她底屋裏出來，下去到廚房裏，一會又回來了，通常總是（浪漫的讀者呵，原諒我告訴你明白的老實話！）拿着一壺麥酒。她口音的古怪所引起的好奇心，她底面貌總常給壓住；五官粗陋而且古板，她沒有可以吸引興趣的地方。我幾次嘗試着要使她談話，但她似乎是一個不大說話的人；一句單音的回答常常就把這種努力打斷了。

這家裏的別人們，如約翰和他底妻使女里亞，法國奶媽蘇菲，都是滿好的人；不過沒有什麼特出的地方；和蘇菲我總說法國話，有時我問些關於她本國的問題；但是她不是一個善於講解或敘述的人，而且通常總是給人無精打彩和紛亂的答話，彷彿是要制止人，而不是要鼓勵人發問的。

十月十一月，十二月都過去了。一月的有一天下午，費爾肥夫人替阿狄拉請假，因爲她着了涼；阿狄拉熱心地贊成這請求，使

我想起在我自己的兒童時代，偶然的假日對於我是何等寶貴，我就答應了，以為在這一點上顯出可以通融是做對了。雖然很冷，却是靜而好的天氣；在圖書室裏靜坐了一整上午，我也倦了；費爾肥夫人又正好寫了一封信等著寄，我就戴上帽子，穿上外套，自告奮勇把這信送到海一（H. C.）村去；二哩的距離，是愉快的冬日午後的散步。看着阿狄拉靠着費爾肥夫人底客廳的爐旁，在自己的小椅上舒舒服服的坐下，把她底最好的蠟玩偶（這我常常用銀色紙包起來收放在抽屜裏面）給她玩，並且給她一本故事書變換換她底娛樂，又接吻回答她所說的「快回來，我底朋友，我底貴重的簡小姐」我就起身走了。

地是堅硬的，空氣是靜寂的，路是荒涼的；我快步走到身暖為止，於是緩緩走起來，享受並分析此時此地所給與我的兩種歡樂。是三點鐘的時候；我從鐘樓下走過時，教堂的鐘響了；這時候的美處是在漸漸到來的朦朧中，在低低滑動，而光彩黯淡的太陽上。我離桑恩費爾得一哩，來到一條小徑中了，這小徑夏季因為野玫瑰，秋季因為乾菓和烏莓著名，就在這時也還有一些野果和山查果的珊瑚色寶庫呵；但是最好的冬季的快樂是牠底完全的孤寂和無葉的靜止。假如有一息的空氣動，牠在這裏引不起聲音來；因為這裏沒有一棵櫟樹，一棵冬青可以沙沙作響，而且那脫了皮的荆棘和榛叢，和舖在小徑中間的碎石白石是一般安靜。兩旁又寬又廣的都只是田地，現在也沒有牲口在那裏吃草了；在籬笆裏偶然動一動的褐色小鳥兒，看來像是忘記落去的單片的褐色樹葉一樣。

這小徑一直到海一村止，都是向着山上去的；到了中途，我就在一個界階上坐下了，從這可以到田地裏去。把外套在周身裏起來，手藏在暖手筒裏，我並沒有覺到冷，雖然天是透骨地寒——這可以拿舖道上蓋着的一層冰來證明，一條現在凍結的小溝，在幾天前迅速開凍的時候滿流到這舖道上面了；從我底坐處可以俯瞰桑恩費爾得；牠底灰色的，有雉梁的大廳，是我上面谷裏的主要東西；牠那裏的樹林和黑色的烏鴉棲息所，對着西方聳立着。我留連着，一直等到太陽在樹林間下落，而且深紅明亮的在樹後落下去了。於是我轉向東方。

我上面的山頂上懸着初昇的月亮，她雖然還黯淡得和一朵雲彩一樣，但却片刻地閃放光輝，照耀着那半隱蔽在霧裏從少數煙突裏冒出一縷青煙的海一村；離海一村還有一哩路，但是在絕對的靜寂中，我已經能够清楚地聽出微弱的生活底細聲了。我底耳朵也覺到山水底流動；至於在什麼谷裏深處，我就不知道了；不過海一之外還有許多山，無疑的也有許多溪流從牠們底

隘口中經過。晚間的沉靜把最近的河流底潺潺和最遠河流底聲響都給暴露出來了。

一陣猛烈的聲音那樣迅速而又那樣清楚，打破了這些微妙的波浪的低吟，這是確實的行路聲，是一種金屬的辟拍辟拍的聲音，牠將輕微的浪聲抹煞了，就如同在一張圖畫之中，那大堆的峻岩，那大橡樹底粗幹粗而黑的畫在前面，把那有着蔚藍色的山，晴朗的地水線，色彩互攪的混合的有雲的遠方，給抹煞了一樣。

這喧聲是在石道上面的：有一匹馬向這裏走來，這小徑底蜿蜒處仍然遮隱着牠，但是牠走近來了。我剛要離開昇階；但是道路窄狹，我就坐下了不動，讓牠過去。在這時候我還年青，心裏充滿了光明的和黑暗的幻想：除了其他的廢物之外，還記得些育嬰房的故事；當這些故事重新現在心頭的時候，漸漸成熟的青春，又使牠們增加了一種童年所不能有的活潑和力量。當這匹馬走近來，當我看見牠從暮色中出現的時候，我記起畢西所說的有些故事，說是有了一個英格蘭北部的妖魔，叫着 *Gytrash*，牠現形爲一匹馬，一匹騾，或一隻大狗，時常到荒涼的道路上，去，有時候襲擊遲暮的旅客，就像這匹馬現在要來襲擊我一樣。

馬已經很近了，但還見不到；這時除馬蹄的踏踏聲之外，我聽到籬笆下面有種突進的聲音，於是緊靠着淺褐色的枝條下面溜出一條大狗來，他底黑攪口的顏色使他對着樹成爲一個明顯的東西。這正好是畢西所說的 *Gytrash* 底一種——是一匹長毛大頭獅子樣的動物：不過牠却很安靜地從我身旁過去了；並沒像我有些料想牠要做的一樣，停住脚用奇怪的超出狗類的眼睛向上看，望我底臉。馬隨後到了，——是一匹高的駿馬，上面坐着一個人。這人即刻把魔氣打散了。沒有什麼東西騎過 *Gytrash*，牠常是孤單一個；而且據我底觀念，妖怪們雖然可以寄居於獸類底無言的屍骸，是不能夠以普通人體作爲避身地方的罷。這並不是 *Gytrash*——只是一個走捷徑到米爾口特去的旅客罷了。他過去了，我向前走，走不幾步，我又回來了：滑的聲音一聲「鬼東西要幹什麼」的驚叫，和嘩啦啦的跌倒，抓住我底注意了。人和馬都摔倒了；他們在鑲在鋪道上的冰片上面滑了脚。狗跳躍着跑回來，看見他底主人陷入這種窘狀，聽到馬呻吟着，他就吠叫起來。晚山反應着他底吠聲，因爲他底身材龐大，吠聲也就深沉。他在伏地的人馬周身聞嗅，於是跑到我跟前；他所能做到的不過如此——附近再無救可求了。我順從了他，走下到旅客跟前去，這時他已經掙脫了他底駿馬了。他底掙扎是這樣有力，我以爲他不會受什麼重傷的；然而我還問了他這個問題：

「你受傷了嗎，先生？」

我想他在咒罵着罷，但是拿不準，不過他是在說什麼照例話，使得他不能即刻回答我。

「我能効什麼勞嗎？」我又問。

「你就站在一旁就是了，」他先跪起來，後站起來時回答我。我照做了；於是馬重喘着，動着蹄，喧鬧着，狗也隨着狂叫起來，這有效地使我離開了幾碼；但是不看完這件事，他不能把我完全趕開。最後還幸運，馬又起來了，而且一聲「下去，皮勞特（Trot）！」使狗沉默了。旅客彎着腰，摸他底腳和腿，彷彿是試試牠們是否健全；顯然是有些苦痛，因為他到了我剛從那裏起來的界階，停住腳，並且坐下了。

這時我心裏願意對人中點用，至少我想是多管閑事罷，因為我又走到他跟前去了。

「若是你受了傷，需要什麼幫助，我可以從桑恩費爾得府或海一村叫人來，先生。」

「謝謝你，我還可以行；我沒有折斷骨頭——只是扭了筋；」於是他又站起來，試試他底腳，但是結果引起一聲不由己的「唉呀！」

陽光還殘留着一些，月亮漸漸變明亮了；我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見他。他底身體裹在皮領包鋼紐扣的騎馬外衣裏面；細處不很清楚，但是我看出他是中等身材，胸部很寬的。他是黑黑的臉面，嚴厲的面孔，憂愁的容顏；他底眼睛和皺皺來的眉毛，這時看來是忿怒而且橫暴，他已經過了青春時期了，但是還沒有到中年；也許他有三十五歲了。我並不覺得怕他，只是有些羞怯。假如他是一個漂亮的，英雄外表的年青紳士，我就不敢站在這裏違反了他底志願來這樣問他，並且不等請求就自願効勞了。我就沒大看見過漂亮的青年；我一生就沒有向這樣人說過話。我對於美麗、文雅、殷勤、吸力、懷一種空想的崇敬和膜拜；但是我若遇到這些性質在一個男性的形體中具體表現了的時候，我會本能地知道：這些對於我身上的東西不是沒有，就是不能有什麼同情的，而且我要退避這些，就如同對於火、電，或其他光明但却嫌忌的東西一樣。

假如這個陌生者在我和他說話時向我微笑，而且脾氣很好；假如他歡快而且感謝地推却我要幫助他的意思，我就會走我底路，不覺得有再問他的必要了；但是這旅客底凶莽，怒容，使我安了心；他擺手讓我走開的時候，我站住不動，而且說道：

「先生，不到我看着我能够上馬，在這樣晚的時候，我是不能放心把你拋到這樣荒涼的小路裏的。」

我說這話的時候，他看着我；以前他就沒有大把眼睛向我這方面轉過。

『若是在這隣近有家，我想你自己倒應當回家了，』他說，『你從什麼地方來？』

『就從下面，有月光，在外面天晚了一點也不害怕的，你若願意，我很歡喜替你跑到海一村去；實在的，我要到那裏去寄一封信。』

『你就在下面住——你是說你住在有雉梁的房裏嗎？』他指齊桑恩費爾得，這時銀灰色的月光照在上面，使他從樹林裏踮然而却分明的顯出來，和西方的天空相對照，樹林現在似乎是一團陰影了。

『是的，先生。』

『那是誰的房子？』

『羅契司特爾先生的。』

『你認識羅契司特爾先生嗎？』

『我沒有見過他。』

『那末他不住在這裏了？』

『不。』

『你能告訴我他在那裏嗎？』

『不能。』

『當然你不是那裏的僕人了。你是——』他停住了，用眼睛打量我底衣服，這和平常一樣，還是十分簡單：一件黑綿羊毛的外衣，一頂黑瀾絨帽；若給貴婦人底使女穿戴，兩種都是連一半也不够漂亮的。他似乎迷惑着不能決定我是什麼人；我幫助了他：

『我是保姆。』

『呀，保姆！』他重覆說，『若不是我忘記了，魔鬼帶我去保姆！』我底衣服又經他詳細察看。過兩分鐘他從界階上站起來；他要動的時候，臉上表露出痛苦。

「我不能派你去求助，他說：『假若你是這樣好心，你可以自己幫助我一點。』」

「是了，先生。」

「你沒有雨傘，給我用來當手杖嗎？」

「沒有。」

「想法抓住馬韁轡，把牠牽到我這裏：你不害怕罷？」

若是一個人的時候，我是會害怕去摸馬的，但是吩咐我做，我也願意服從。我把暖手筒放在界階上，走到高的駿馬跟前；我想要抓住韁轡，但是這馬是一個精神十足的東西，不讓我走到牠頭跟前；我一再努力，不過都是沒有用處的；同時我也非常怕牠踢人的前蹄。旅客等着看了些時候，於是他終歸笑了。

「我看你是不能把山帶到讓罕默德跟前了，」他說，「你只能幫助讓罕默德到山跟前去了；我不得不求你到這裏來。」

我去了。「原諒我，」他繼續說：「情不得已使得我用你。」他把一隻沉重的手放在我底肩上，有些重量地倚着我，跛行着到他底馬跟前去。一抓住韁轡，他即刻就制服住馬，跳上了馬鞍；這樣做時他獐惡地皺着臉，因為這扭傷他底扭筋。

「把我底馬鞭遞給我罷，」他放開緊緊咬着的上唇說；「鞭子是在籬笆下面的。」

我找，找到了。

「謝謝你；現在趕緊拿信到海去，儘快回來。」

「像荒原中的草一樣

給狂風捲跑了。」

我拿起暖手筒向前走。這件意外的事情發生了，而且在我已經是過去了；這是一件無關重要，沒有傳奇，沒有興趣的意外事；

然而這使我單調的生活在一點鐘裏有了改變了。有人需要了，要求了我底幫助；我也給了幫助了；我高興我做了一點事這事雖然是一時的，微小的，總還是一件主動的事呵，而我厭倦了完全被動的生活了。這新的臉面，也像是拿進記憶展覽所的新畫一樣；這和那裏所掛的畫是完全不同的：第一，因為這是男性的；第二，因為這是黑黑的，強壯的，嚴厲的。我進了海一村，把信溜進郵局的時候，這畫仍然還是我底眼前；在我快步下山向家裏走的全途中，我也還看見牠。走到界階的時候，我站了一會，周圍看望而且聽着，心想馬蹄或者可以再有鋪道上作響，一個穿着外衣的騎者，和一條（Whisper）似的紐芬蘭的狗，或者可以再出現；我只見到籬笆和一棵去杪的柳樹，在我眼前直而靜的立着迎接月光；我只聽到最輕微的風底波動，在一哩外桑恩費爾得周圍的樹間忽緩忽急地吹過；當我順着這低聲的方向看去的時候，我底眼睛經過大廳前面，見到一個窗子裏點燈；這使我想起我遲了，於是，我急忙向前走。

我不歡喜再進桑恩費爾得。過了牠底門檻就是回到沉死裏去；穿過靜默的大廳，上那黑暗的樓梯，找我自己的孤獨的小屋，於是和安靜的費爾得夫人相見，和她，而且只和她度過那漫長的冬日夜晚，就是將我散步引起的微弱興奮完全給消滅了，——就是把一種太靜死，太一致的生活，把一種安穩舒服種種特益我都漸漸不能重視的生活底無目的精怪，又重行放在我底天懸上面了。在不穩定的掙扎的生活底暴風雨中顛簸，讓粗暴而慘苦的經驗教我渴望那我在其中而垂頭喪氣的安靜，這要給我何等好處！是的，這事要給我的好處，就如同長的散步對於在「太太安樂的椅子」中靜坐得厭倦了的人一樣；在我底情況下，要動的願望就如同在他底情況下是一樣自然。

我在大門跟前留連；我留連在草地上面；我在鋪道上來回地走；玻璃門上的戶扉關住了；我不能看到裏面；而且我底眼睛和精神，都似乎從那陰暗的房屋——從那滿是無陽光的獄室（在我看來是如此）的灰洞——轉向我眼前開展的天空，——那片不沾染絲毫雲痕的藍海；月亮莊嚴地昇向天空；月球似乎仰望着那高處，當她離開山頂（月亮是從她下面這山頂後面出來的），向那深不可測，遠不可量的極黑的高處昇騰的時候；她並看着隨着她來的顫抖的彗星；我看着牠們的時候，使我底心顫抖；我底血管發熱。小小的事情就可以把我們喚回到大地上來；大廳的鐘響了；這就儘够；我從月亮和星辰轉回，開開一扇邊門，走進去了。

大廳並不黑，裏面也還沒有光亮起來，只點一盞高懸着的古銅燈，一片溫暖的熾光散佈在大廳和橡木梯底下面梯級上。這微紅的光輝是從大餐室裏放出來的，牠底兩扇門開着，顯出一爐熊熊的火，閃射在大理石的爐板和銅的火爐用具上，並且在極愉快的光輝中，顯出紫色的帷幔和清光的傢具來。她也顯出靠着爐架的一羣人：我剛沒看到他們，剛沒意識到這愉快的混雜的聲響，在其中我似乎辨出阿狄拉底聲調來，這時候門關了。

我急忙到費爾肥夫人屋裏去；那裏也生着火，但卻沒有蠟燭，費爾肥夫人也不在。我看見孤孤獨獨的直坐在地氈上面，莊重地看着火光，却是一條黑撥白的長毛狗，正像小徑上的 *Gyrfal* 一樣。這和牠是這樣相像。我走向前去說道：『皮勞特，牠就站起來，走到我跟前並且嗅我。我撫慰他，他搖動他底大尾巴；但是單獨在那裏，他看來是一個凶猛的東西，我也不知道他是從什麼地方來的。我按鈴，因為我要一隻蠟燭，而且我也要打聽打聽這位來客底事。』里亞進來了。

『這是什麼狗？』

『他和主人一塊來的。』

『和誰？』

『和主人——羅契司特爾先生——他剛到。』

『是嗎？費爾肥夫人是在他那裏嗎？』

『是的，阿狄拉也在那兒；他們在餐廳裏面，約翰出去請外科醫生去了；因為主人遭了意外；他底馬跌倒，他底踝骨扭筋了。』

『馬是在海一徑跌倒的嗎？』

『是呀，在下山的時候；牠在冰上滑了脚。』

『呀！給我拿一隻蠟燭來，好嗎，里亞？』

里亞把蠟燭拿來；她進來了，後面隨着費爾肥夫人，她又把這新聞說一過，並且說外科醫生加特爾（*Garter*）先生來了，現在和羅契司特爾先生在一塊；於是她急忙出去吩咐預備茶點，我上樓去脫東西去了。

第十三章

羅契司特爾先生似乎是依照外科醫生底命令，那天晚上早早睡了覺；第二天早晨他起得也遲。他下樓來的時候，也只是來辦他底事；他底代理人和幾個佃戶來了，等着和他說話。

阿狄拉和我現在不得不騰出圖書室來；天天要這房子接待來訪的人。樓上有一間屋裏生了火，我把我們底書搬到那裏去；把屋子收拾了做我們將來的課室。在一早晨的工夫中，我看出桑恩費爾得是一個改變了的地方；不再像教堂一般沉默，每隔一兩點鐘他就反應着扣門聲或者鈴聲；也有脚步穿過大廳下面也有新的人聲說着不同的語調了；有一條小川從外界流過這裏了；牠有了主人：在我呢，我更歡喜牠了。

這一天阿狄拉不易教；她不能用功；她老是跑到門跟前，並且從扶手欄杆上看她是否能見一見羅契司特爾先生；於是她扯出藉口來下樓去；我精明地料想是要去圖書室，那裏我知道是並不需要她的；在我有些生氣，使她靜坐下來時候，她就繼續不斷地談着她底「朋友愛德渥德費爾肥得羅契司特爾先生」；她是這樣稱呼他（我以前除了姓是沒有聽到過他底教名等等的）並且猜想他給她帶來什麼禮物；因為他頭天晚上似乎提到他底行李從米爾口特弄來的時候，裏面有一個小盒子對於盒子裏的東西，她是有着興趣的。

「應該是」她說，「裏面有一件給我的禮物，並且也有給你的，小姐。先生談到你；他問我底保姆底名字，問她是不是一個小身材的，很纖細的身材，而且臉面有點蒼白。我說是的；這不是實在的嗎，小姐？」

我和我底學生和平常一樣在費爾肥夫人底客房裏吃午飯；下午有暴風而且下雪，我們是在課室裏度過的。天黑的時候，我允許阿狄拉把書本和工作放在一旁跑下樓去；因為樓下比較靜默，門鈴也沒有人按了；從這我料想羅契司特爾先生現在是閑散着了；只剩下一個人，我就走到窗子跟前；但是從那裏連什麼也看不着；暮光和雪片使得空氣渾沌，把草地上的灌木都隱蔽住了。我放下窗簾，回到爐旁來。

在明亮的餘燼中我在描繪着一種景物，這和我記得看過的萊茵河上，赫得白革（Heidelberg）城堡底畫圖相似，這時候費爾肥夫人走進來，因為她來，我將我集攏起來的火的嵌工打碎，把幾種就要圍上我底孤寂的不受歡迎的思想也打散了。

「羅契司特爾先生願你和你底學生今晚在餐室裏和他一塊用茶點，」她說，「他終天是這樣忙碌，所以不能早些請見你。」

「他什麼時候用茶點？」我問。

「六點鐘：他在鄉間用得早。你最好現在換了你底外衣；我願和你去，把牠穿好了。還有一隻蠟燭。」

「必須換外衣嗎？」

「是的，換了好。羅契司特爾先生在這裏的時候，我晚間總要穿好衣服的。」

這種多加的禮節似乎有些莊嚴了，不過我回了我底屋子，費爾肥夫人幫着我，我把黑布呢衣服換上黑綢的了；這是我唯一的，也是最好的衣服了，除了一件淺灰色的，這依照我在羅沃德的服裝觀念，除了在第一等的大典期，我想穿起來是太漂亮了。

「你要戴一隻蠟，」費爾肥夫人說。我只有有一件小的珍珠飾品，是潭泊爾女士作為臨別紀念品送給我的：我把牠戴上，於是我們下樓去了。我不慣於見生人，這樣正式地被召到羅契司特爾先生面前，倒頗是一件苦事。我讓費爾肥夫人在我前面進了餐室，而且從這屋裏穿過的時候，老是躲在她底影子裏面；於是我們過了轉彎已經放下的拱環，進了那一面的精雅的幽處了。

桌子上點着兩隻蠟燭，爐架上也點着兩隻，皮勞特在熊熊的爐火底熱與光裏躺著取暖，阿狄拉跪在他跟前，半僵臥在一張小床上面的是羅契司特爾先生，腳墊着枕墊；他在看着阿狄拉和狗，火光滿滿的照着他底臉。這個眉毛粗黑的旅客我是認得的；他底方的前額，因為黑頭髮橫垂顯得更方了。我認識他那較之因為美，却更因為特性而顯著的堅決的鼻子；他底豐滿的鼻孔，我想是表示着怒意的；他底古板的嘴下頰，和腮——是的，三樣都很古板，沒有錯。現在脫去了外衣，他底形體我覺得在端正上是和他底面貌和諧一致的：我料想這就體育的意義說，是好的身體——寬胸細腰，雖然既不高也不嫵娜。

羅契司特爾先生一定覺到費爾肥夫人和我進來了；但是他顯得無心注意我們，因為我們走近時，他就沒有抬頭。

「簡愛小姐來了，先生，」費爾肥夫人以她安靜的樣子說。他點點頭，眼睛並沒有離開狗和孩子。

「談簡愛小姐坐下罷，」他說：在他底勉強的不自然的頷首中，在他底不耐然而拘禮的聲調中，似乎有些更進的表示：「簡

愛小姐不在這裏和我有什麼鬼相干？這時候我是不願先開口和她說話的。」

我完全不拘束的坐下了。禮至義盡的客氣接待或許會使我迷糊了：在我這方面是不能够溫文爾雅的回報或應對牠的；但是粗暴的任性就使我沒有什麼義務了；反之，在態度無常之下的合禮的沉靜，是於我有利的。而且他這種行爲底乖常，是刺激好奇心的，我覺得樂於看他怎樣做下去。

他繼續着像一座彫像一樣，這就是說，他既不說話，也不動。費爾肥夫人似乎以爲必須有人討喜悅才行，於是開始談起話來。和平常一樣仁慈——而且和平常一樣有些陳腔濫調——她慰問他整天事務使他受的勞累；慰問他苦痛的扭筋所給與他的苦惱；於是又恭維他擔當這事的耐性和毅力。

「太太，我願意喝點茶，」是她所得到的唯一答話。她趕緊去按鈴；茶盤來了的時候，她殷勤迅速地去安排茶杯、茶匙等。我和阿狄拉走到桌子跟前；但是主人並沒有離開他底床。

「你願遞過羅契司特爾先生底杯子嗎？」費爾肥夫人向我說；「阿狄拉也許會把牠打破了的。」

我照着所請求的做了。他從我手裏拿起杯子的時候，阿狄拉以爲這正是替我請求一下的時候，就叫道：

「是不是先生在你底小箱子裏面有一件送給簡愛小姐的禮物？」

「誰說到禮物了？」他粗暴地說。「你希望一件禮物嗎，愛小姐？你歡喜禮物嗎？」於是他用那在我看來是無光、生氣，而且刺人的眼睛窺看我底臉。

「我不大知道，先生；我對於禮物是沒有什麼經驗的；一般人以爲禮物是愉快的東西罷。」

「一般人以爲不過你以爲怎樣呢？」

「在我給你值得聽受的答話之前，我不得不費些時間，先生；一件禮物有多方面的意義，不是嗎？我們應當全考慮了，才能說出對於牠底性質的意見來。」

「愛小姐，你沒有阿狄拉那樣不做假；她一見我的時候，就嚷嚷着要一件禮物；你却轉灣抹角才說出自己要說的話。」

「因爲我不如阿狄拉相信配得到一件禮物；她可以提出舊相識底要求權，也可以提習慣上的要求權；因爲她說你時常給

她玩物；我若這末做，人會對我莫名其妙了，因為我是一個陌生人，而且沒有做出什麼事來值得受人感謝呵。」

「哦，你莫要太謙虛了！我考查了阿狄拉，我看出你對她用過一翻苦心了；她並不聰明，她沒有才氣；但是在短時期之中她有許多進步。」

「先生，你已經把我底『禮物』給我了；我謝謝你：稱讚學生進步，是教師們最渴望的報酬。」

「哼！羅契司特爾先生說，於是默默喝他底茶。」

「到火跟前來，」主人說，當茶盤拿走，費爾肥夫人坐在屋角去編織的時候；這時阿狄拉正牽着我底手領我在屋裏繞圈，給我看美麗的書籍和支柱及飾櫃上的裝飾品。我們彷彿在義務上不得不然的服從了；阿狄拉要坐在我膝上，但是他吩咐她和皮勞特玩去。

「你來到這裏住已經三個月了？」

「是的，先生。」

「你從那裏來哩？」

「從*州的羅沃德學校。」

「呀！是一個慈善機關。你在那裏多久？」

「八年。」

「八年！你生命一定很堅牢罷。我想在那樣地方住四年也就可以把什麼樣體質都毀了。無怪你有陰間的神氣了。我奇怪你那裏來的那樣臉面。昨晚你在海一徑遇見我的時候，我莫名其妙地想到童話，心裏有幾分想問你，是不是你用魔術迷了我底馬了；現在我還不十分準定哩。你底父母是誰？」

「我現在沒有父母。」

「我料想早就沒有了罷；你記得他們嗎？」

「不記得。」

「我想是不記得。你坐在界階上，是在等你底同類了。」

「等誰，先生？」

「等着仙人哪？正是爲他們的月光的夜。我闖斷了你們底環，所以你把該詛咒的冰鋪在那鋪道上嗎？」

我搖搖頭。「仙人們在一百年之前都已經離開英格蘭了。」我和他同樣鄭鄭重重地說。「就是在海一徑或週圍的田地裏，也找不出他們一點痕跡了。我想無論是夏季，秋季，或冬天的月，都再不會照耀着他們遊宴了。」

費爾肥夫人放下編織活計，豎起眉毛來，似乎奇怪着這是什麼一種談話。

「喔。」羅契司特爾先生又說，「你若不承認父母，你一定有什麼親屬罷。有伯叔和姪姪罷？」

「沒有我一個也沒有見到過。」

「你底家呢？」

「我沒有家。」

「你底兄弟姊妹們住在那裏呢？」

「我沒有兄弟，也沒有姊妹。」

「誰推舉你到這裏來的？」

「我登了廣告，費爾肥夫人回答了我底廣告。」

「是呀。」這個好婦人說，她現在知道我們說些什麼了，「上帝領導我這樣選擇，我天天感謝。愛小姐是我一個無價的伴侶。是阿狄拉底一個仁慈細心的教師。」

「莫要勞神保證她底品格。」羅契司特爾先生回答：「恭維話是不會使我有偏見的；我要自己來判斷。她一上來就把我底馬弄倒了。」

「先生？」費爾肥夫人說。

「這次扭筋我要得謝謝她。」

這個寡婦看來是莫名其妙了。

「愛小姐，你在城市裏住過嗎？」

「沒有，先生。」

「社交廣嗎？」

「除了羅沃德的教員學生和桑恩費爾得住的人以外，沒有交接過什麼人。」

「讀過很多書嗎？」

「只讀些我碰到的書；爲數並不多，也不是很淵博的。」

「你過了一種尼姑底生活；無疑的，你在宗教方面很有訓練；我知道布魯克爾哈斯忒管理羅沃德，他是一個牧師，不是嗎？」

「是的，先生。」

「你們女孩子們或許都崇拜他，如同住滿女修道士的道院崇拜她們底管理人一樣罷。」

「哦，並不。」

「你很大膽！並不什麼！一個新信徒不崇拜她底牧師，這說來是渾神呵。」

「我不歡喜布魯克爾哈斯忒先生；有這樣感情的不是我一個。他是一個粗暴的人；又倨傲又好管閑事；他剪去我們底頭髮；

而且爲了經濟關係，替我們買壞針線，我們幾乎就不能用來縫紉。」

「這是很靠不住的經濟。」費爾肥夫人說，她現在又明白我們談話底意義了。

「這是他使人不高興的最重要的地方嗎？」羅契司特爾先生追問。

「在指定委員會之前，他獨自監督飲食部的時候，他使我們受餓；每星期一次他拿長篇講演，並使在晚間讀他自己的著述

關得我們厭倦，這些書都是關於暴死和裁判的，使我們晚間不敢去睡覺。」

「你到羅沃德去的時候多大年歲？」

「差不多十歲。」

「你在那裏呆了八年；那末你現在是十八歲了。」

我承認了。

「你看，算學是有用的；沒有牠底幫助，我不會猜出你底年歲呀。像你這樣容貌顏色很有參差的人，這一點是難得確定的。你在羅沃德學些什麼？你能彈琴嗎？」

「會一點。」

「當然這是照例的答話。到圖書室裏去——我是說，若是你高興的話。——（原諒我底命令語氣；我慣說，『做這個，』於是人就給做了；我是不能爲了一個新人改變我弄慣了的習慣的。）——那末，就到圖書室裏去罷；帶一隻蠟燭，把門開着，在鋼琴跟前坐下，彈一個調子。」

我服從着他底命令，走開了。

「够了，」幾分鐘後他叫，「我看你會彈一點；和其他上學的女孩們一樣；或者比有些人好，不過並不高明。」

我關住鋼琴，回來了。羅契司特爾先生繼續說：

「阿狄拉今天早晨給我看了幾張畫稿，她說是你底。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完全是你畫的；或許有先生幫助你罷？」

「沒有，實在的！」我插入說。

「呀！這刺痛驕傲了。把你底盛畫盒拿來，若是你能證明裏面的畫都是獨出心裁的；不過你若拿不準，你可不用這樣說：我可以認識拙劣的作品。」

「那末我就不願說什麼話，讓你自己去判斷罷，先生。」

我從圖書室拿來盛畫盒。

「到桌子跟前來，」他說；我把桌子推到他床跟前。阿狄拉和費爾肥夫人走近來看畫。

「莫要擠在一起了，」羅契司特爾先生說；「我看完的畫就從我手裏拿走；不過不要把你們臉擠到我臉跟前。」他把每張畫稿和畫都細細看過了；有三張他放在一旁；其餘的看完後就推到一邊去了。

「把這些拿到另外一張桌上，費爾肥夫人，」他說，「和阿狄拉去看罷——你呢？」（眼看了我一下）「坐下來，回答我底問題。我看這些畫都是出於一個人底手，這個手是你底嗎？」

「是的。」

「你什麼時候找出工夫畫這些呢？這要費許多時間，也要費些思想的。」

「這是在羅沃德最後兩個假期中所畫的，那時候我沒有別的事。」

「從那裏弄到的摹本？」

「從我自己的頭裏。」

「就是我在看着長在你肩上的頭嗎？」

「是呀，先生。」

「裏面還有別種同類的東西嗎？」

「我以為也許是有的罷；我願希望——更好。」

他把畫擺在前面，又輪流地看牠們。

在他這樣忙著的時候，讀者，我願告訴你這些是什麼畫；而且要首先說出來：這些並不是什麼了不得的畫。畫材實在是在曾經活鮮地現到我底心頭過。在我用精神的眼來看牠們，而還沒有把牠們具體表現的時候，牠們是可驚的；但是我底手不贊助我底幻想，每回所畫出來的，不過是我所意想不到的東西底黯無光輝的寫照罷了。

這些畫都是水彩的。第一張畫着低垂的，鉛色的雲，在波濤涵湧的海洋上滾動；遠方完全被黑暗蒙蔽了；前面的地也是這樣，或者不如說，最近的巨浪也是這樣，因為就沒有陸地的緣故。一星光明顯出一根半沉的船桅來，上面有一隻又黑又大的海鷺鷥，羽翼上濺着水沫；牠嘴裏含着一隻鑲着寶石的金鑷，這我用調色板所能有的最鮮明的顏色來畫，盡我畫筆所能的，使牠閃光清楚。在這鳥和船桅下面沉沒着的，是一具從綠水向外看的淹死的屍身；一隻美麗的臂是唯一可以清楚看見的肢體，鑷就是從那肢體被水沖掉，或被鳥啄來的。

第二張畫底前邊只有一座朦朧的山峯，上面有彷彿被微風吹歪的葉和草。上面和後邊是一片遼闊的天空，像拂曉時一般暗藍；昇向天空的是一個婦女底半身像，用我所能混合的最淺最柔的色彩畫出來。不清楚的前額上面畫着一顆星；下面的容顏彷彿從煙霧朦朧中看到的一樣；眼睛幽暗而且不羈的閃着光；頭髮空無着落的飄浮着，彷彿是被暴風或電力刮走的無光的雲。頸上有一片淺淡的月光似的反光，這同一的微光也染上了那陣陣的薄雲；這長庚星的幻影就從那雲彩裏起伏。

第三張畫出一個冰山底尖頂，聳入北極的冬日的天空；一束北極光順着地平線緊密的豎起朦朧的長矛來。把這些拋開到後面，在前邊起來一個頭——一個龐大的頭，向着冰山傾倒，而且靠在冰山上面。在前額下接合，並支持着前額的兩隻瘦手，從臉底下部前揭開一掛黑帳幔；所能看見的只是一個完全無血，白得像骨頭般的前額，和沉陷固定的除了絕望就無所表示的眼睛。在太陽筋上面，在裹起來的黑布頭巾底摺縐裏，無定如雲，閃耀着一個白焰的環，裝飾着色彩更黯然的火星。這個黯淡的新月就是「王冠底小影」；加戴這個冠冕的就是「並無人形的人形」。

『你畫這些畫的時候你快樂嗎？』羅契司特爾先生隨即問。

『我是聚精會神的，先生；是的，我是快樂的。簡單說，畫這些畫是享受我所知道的一種極動心的快樂。』

『這沒有說過又依你自己說，你底快樂並不多；不過我敢說，在你調和安佈這些奇怪顏色的時候，你在一種藝術家底夢鄉裏生活過。你每天坐下畫牠們的時間長嗎？』

『我別的沒有事做；因為是假期，所以就從早到午，從午到晚坐下來畫；中夏天氣底長，對於我要用功的心是有利的。』

『你對於這熱心勞作底結果自己覺得滿意罷？』

『雖滿意遠得很。我所想的和我所畫的不同，使我苦痛；每次我都想像到一些東西，可是我完全沒有力量把牠實現。』

『也不完全這樣；你保持了你思想底陰影了；不過或者也只做到這步罷。你還沒有充分的藝術家底本領和知識，使牠有全部的生命；然而這些畫在一個學校學生總算是特出的了。至於思想呢，簡直是怪氣的。那長庚星裏的眼睛，你一定是在夢中見到的罷。你怎能使那眼睛看來那樣清楚，可是一點也無光輝呢？因為上面的行星把牠們底光芒抹煞了罷。牠們底莊嚴的深沉中寓着什麼意思呢？誰教給你畫風的呢？在那張畫的天空裏，在這張畫的山頂上，都刮着大風呵。你在什麼地方看見拉特毛司（Armos）？』

因爲那是拉特毛司。嗜畫拿開！

我剛還沒有把畫夾底繩子扣好，這時他看着錶突然說道：

「九點鐘了：你在做什麼事，愛小姐，讓阿狄拉坐這樣久帶她去睡覺。」

阿狄拉在離開屋子之前走去親吻他，他忍受了這撫慰，但是似乎歡喜牠並不甚過皮勞特，或者還不如。

「我願你們晚安，」他說，手向門動一動，表示對我們厭倦，願意打發我們走了。費爾肥夫人捲起她底綢緞活計，我拿起我底畫夾：我們向他行禮，得到冷淡的一點頭的回報，於是我們退去了。

「你說羅契司特爾先生不很特別呀，費爾肥夫人，」當我把阿狄拉放上床之後，來到她屋裏時我說。

「喔，他特別嗎？」

「我想是特別：他是非常好變而且唐突。」

「不錯的，在一個生人看來他許是這樣的，但是他底態度已經使我慣了，我就不去想牠了；而且即使他底脾氣有什麼特別的地方，也應當有些原諒。」

「爲什麼呢？」

「一部份因爲這是他底天性——我們無論誰對於天性也是沒有辦法的；一部份因爲他無疑的有苦痛的思想來磨難他，使他精神支持不住。」

「關乎什麼事呢？」

「第一件，家庭的苦惱。」

「可是他沒有家人哪。」

「現在沒有，可是他以前有過——至少有親屬呀。他底哥哥不幾年之前死去了。」

「他底哥哥？」

「是呀。現在這位羅契司特爾先生，有這財產並不久，差不多只有九年。」

「九年也頗可觀了。他這末歡喜他哥哥，他死去，他到現在還沒有寬下心嗎？」

「唔，不——或者不罷。我相信他們之間有什麼誤會。羅蘭得 (Lowland) 羅契司特爾先生對於愛德渥德羅契司特爾先生是不十分公平的；或者還使他父親對他懷着成見。老先生歡喜錢，滿心想使家庭田產不分散。他不歡喜因為分家把財產減少了，可是他又急想愛德渥德也有錢維持家聲；他成一成年的時候，就取了些不十分公平的步驟，引起許多麻煩來。老羅契司特爾先生和羅蘭得先生聯合起來，使愛德渥德先生到一種他自己認為是苦痛的地位，因為要使他發財；這種地位究竟是怎麼一種性質，我知道得不清楚，不過他在裏面所受的苦痛，不是他精神上所能忍耐的就是了。他不是很能原諒人的；他和他底家庭決裂了，多年中都過着一種不穩定的生活。我想他就沒有一連在桑恩費爾得住過兩個禮拜，因為他哥哥死了並沒有遺囑使他做這田莊底主人；實在無怪乎他總不來這老地方了。」

「他爲什麼不來的呢？」

「或者覺得他陰慘罷。」

這是推託的回答。我歡喜知道些更清楚的事；但是關於羅契司特爾先生底經歷，費爾肥夫人不是不能，就是不願給我更說得明白的消息了。她力言這些對於她自己也是一種不解的事，而且她所知道的多半是從猜想得來。顯然她願我放下這題目，就照辦了。

第十四章

以後幾天中我沒大見到羅契司特爾先生。早晨他似乎事務很忙，下午有從米爾口特或隣近來的客人拜訪，有時直坐到他吃了飯纔走。他底扭筋好到能够騎馬的時候，他常常騎馬到外邊去；或許是回拜罷，因為他總到夜深了才回來。

在這時間中，就是叫阿狄拉到他跟前去的次數也很少，我和他謀面只限於在大廳裏，樓梯上，或者在走廊裏偶然相遇罷了，他有時高傲冷淡地從我身邊走過，只疏遠地點一點頭或冷淡地看一眼表示見到我在跟前了，有時他帶着紳士樣的和藹鞠躬

而且微笑。他底心情轉變並不使我生氣，因為我看出這些和我沒有關係；這種退潮和長潮，是依賴和我完全無關的原因的。

有一天有些人來吃飯，他要我去底盡爽，無疑的是要給人看其中的畫；來客們很早就走了，去出席在米爾口特開的公衆會議，費爾肥夫人這樣告訴我的，但是夜晚又濕又有風暴，羅契司特爾先生沒有和他們同去。他們走後不久，他就按鈴送來信息要我和阿狄拉下樓。我梳了阿狄拉底頭髮，把她收拾乾淨，自己有把握我還穿着平常的儉樸裝束，沒有什麼要重行收拾——一切（包括編髮在內）都太簡潔樸素了，不至凌亂——我們就下去了。阿狄拉奇怪着是不是小匣子終於到了；因為爲了一種錯誤，小匣子直到這時還沒有到。她滿意了；我們進餐室的時候，一個紙製的小匣放在桌子上。她似乎本能地就認識牠。

「我底小匣子，我底小匣子！」她叫向着小匣子跑。

「是的，你底「匣子」終於來了；你真正的巴黎女兒呵，把牠拿到屋角去，挖掘裏面的腑臟去自己消遣罷。」羅契司特爾先生底深沉而有些諷刺的聲音說，這聲音從爐旁一張大安樂椅底深處發出來。「留心了！」他繼續說，「莫要拿解剖的細節，也莫要拿五臟底情形來打擾我；默默地施行你底手術；使你自己安安靜靜的孩子；明白嗎？」

阿狄拉似乎是不大需要警告的；她已經帶着她底寶庫退到一張沙發那裏了，在忙着解那捆緊匣蓋的繩索。去了這層障礙，揭起些銀色的紗紙封，她只叫道：

「天呀，多麼好看哪！」於是就聚精會神從事狂歡的默想去了。

「愛小姐來這裏了嗎？」主人這時間，從座位上半欠起身來向門看，我是還站在門跟前的。

「呀！走向前來；在這裏坐下。」他拉他座位跟前的一張椅子。「我不歡喜小孩子們底胡亂說話，」他繼續說；「因為像我這樣的老單身漢，對於他們口齒不清的說話沒有什麼愉快的聯想。和一個小孩對談度過一整晚是我所受不了的。莫要把那張椅子拉遠了，愛小姐；就坐在我放下的地方——這是說，你要樂意的話。這些禮貌！我常常忘記這些。我也不特別歡喜心地單純的太太。順便說一下，我這位老太太我心裏一定不能忘記的；忽略了她可不成；她也是費爾肥姓的一人，或是嫁給姓費爾肥的了；有人說血統關係比別的要重哩。」

他按鈴，派人去請費爾肥夫人，她一會就到了，手裏拿着編織籃。

「晚安。夫人，我請你來做點善事。我禁止阿狄拉莫要和我談論她底禮物，她心裏充滿了要說的話；去聽她說話並且和她交談罷；這要成爲你最慈悲動作底一種。」

實在的阿狄拉一見到費爾巴夫人，就叫她到她沙發跟前，去急忙地拿她「匣子」裏所裝的蠟製品，象牙，磁器，盛滿了她底裙兜；同時用她所能運用的不完全英語吐露出解釋和狂喜來。

「我已經盡了好主人底職務了，」羅契司特爾先生說，「使我底客人們都各自去尋樂，我應當自由地自己享樂了。愛小姐，把你底椅子再向前拉一點；你離得太遠了，我不動我在這張舒服椅子裏面的地位就不能看見你，動又是我所不樂意的。」

我照著吩咐的做了，雖然我更願坐在陰影裏不動；羅契司特爾先生有這樣直接發命令的方法，似乎即刻服從他是當然的事。

我已經說過，我們是在餐室；吃飯時點起的燭台，使屋裏充滿了節期時一樣的光輝；大的爐火是透明的紅；紫色的幕幔在崇高的窗子和更崇高的拱廊前闊綽而寬大的懸掛着；除了阿狄拉不聲張的閑談（她不敢高聲說話），一切都靜止，補充她說話停頓的，是冬雨打着窗玻璃的聲響。

羅契司特爾先生現在坐在他底錦緞面的椅子上面，和我以前看見他的樣子不同了；不完全像那樣嚴厲——憂鬱要減少得多了。他底唇上有微笑，他底眼睛閃着光，至於是不是爲了酒，我不十分準知道；不過我想是很可能的。簡單說，他是在一種午餐後的心情中；較之早晨嚴峻剛強的脾氣，要閑闊懇切些，而且也要白縱些；然而他看來還是很古板，把大的頭靠着椅子底隆起的背，在他大理石彫就的面目上，在他大而黑的眼睛裏收受着火光；他有又大又黑，而且很好的眼睛——在眼睛深處有時也並不是沒有一種變化；這若不是溫存，至少使我想起那種感情來。

他對着火看了兩分鐘，我同時又看他兩分鐘，這時突然一轉身，他看見我注意釘視着他底面貌了。

「你察看我，愛小姐，」他說，「你想我漂亮嗎？」

假如我用心思索了，我會拿照例含糊而有禮的話來回答這個問題了；但是我還沒有意識到，答話就從我舌頭上溜出來了：「不，先生。」

「呀！實在你是有些奇怪，」他說，「你有一個小尼姑底神氣；異樣，安靜，莊嚴，單純，在你手放在前面，眼總看着地氈的時候（順便說一下，除了你在深透地看着我底臉，例如現在似的），有人問你問題，或說了你不得不答的話時，你就嚙口說出直言無隱的答話來，這不是無禮，至少也是冒昧的。你這是什麼意思？」

「先生，我太直率了；我請你原諒。我應當答道：關於臉面問題是不容易有一個當場的答話的；各人底審美力很不同呀；和美沒有什麼關係呀，或其他類似的話。」

「你應當不回答這類的話。美沒有什麼關係！這樣，假冒着緩和以前的凌辱，安慰我使我滿意，你就是拿一把狡詐的小刀刺在我底耳下了。再說：請問你找出我有什麼缺點？我料想我底五官和肢體都和別人一樣罷？」

「羅契司特爾先生，允許我取消第一次的答話罷。我並不是想有什麼諷刺的敏捷答話，這只是一種粗心的錯誤罷了。」

「正是這樣；我也這樣想：你要負責任的批評我罷。我底前額使你不歡喜嗎？」

他把橫在眉頭的黑髮弄起來，顯出有充分智力的器官來，但是在表示和藹慈善的地方如突然顯得欠缺。

「小姐我是一個傻子嗎？」

「遠不是，先生。也許你要以為我無禮罷，假如我反問你不是不是一個慈善家？」

「又來啦！她假裝着輕撫我頭的時候，又用小刀刺一下；而且這只是因為我說了不歡喜和小孩同太太在一塊的緣故（低聲說）；小姐，我不是一個普通的慈善家；可是我有良心；於是他指示平常說是表現良心的地方，算他幸運，這倒是十分清楚；他底頭底上部實在是非常寬的；而且，有一時我也有一種淺薄的存心溫和呵。在我像你一樣大的時候，我也是十分重感情的人；偏愛羽毛未豐的，無人撫養的，不幸的人；但是以後命運苛待我；她甚至用關節捏我，現在我可以自鳴得意，我像硬橡皮球一般堅硬了；不過，從這上面還有的一兩個孔，而且用這團東西中心有感覺的一點，還可以通氣。是這樣的：這使我還有希望嗎？」

「希望什麼，先生？」

「希望我從硬橡皮再轉變成肉體？」

「一定是多喝了酒了，」我想；我不知道對他這奇怪問題要怎樣回答；我怎麼說得了他能不能再轉變？」

「你看來很迷惑了，愛小姐；雖然你底美並不勝過我底漂亮，然而迷惑的神氣却是適合你的；這也是便利的，因為可以使你探求的眼睛離開我底相貌，去忙着看地氈上的絨花去了；那末就迷惑下去罷。小姐，我今天晚上覺得樂羣而且歡喜談話。」

說着這話，他從椅子上起身站起來，把胳膊靠在大理石的爐架上；在這樣姿態中，他底形體和臉面是同樣可以看得清楚了；他底胸部底異常寬廣，幾乎和他肢體底長度不適應了。我準信多數人都要以爲他是一個醜陋的人；然而在他底舉止上有這樣無意的驕傲，在他底態度上有這樣的從容，他對於自己底外表有這樣全然不關心的神氣，他是這樣傲慢地相信其他內在的和外來的特性，有力量足以彌補僅僅外表可愛底缺陷；在人看着他的時候，不免對他底淡漠表同感，而且甚至在一種盲目的，不完整的意義上，信服他這種信心了。

「我今天晚上覺得樂羣而且歡喜談話，」他重覆說，「這是我請你來的緣故；火與燭台伴着我是不夠的；皮勞特也不行，因為牠們都不能談話。阿狄拉稍好一點，但是還很不及格；寶爾肥夫人同樣；我準信，若是你願意，你是可以合我意的；你在我第一天晚上請你下來的時候就使我迷惑，以後我幾乎忘去你了；別的思想把我對於你的思想從我頭腦裏趨逐走了；但是今天晚上我決心要安閑；排除去煩擾的，回想起快意的事，要使你說出話來，更多知道你一些，會使我高興的——所以你說話罷。」

我沒有說話，却微笑了；而且這並不是歡欣的或服從的微笑。

「說話呀，」他催促。

「說什麼呢，先生？」

「你歡喜什麼就說什麼。談話材料底選擇，以及怎樣說法，都完全由你。」

因此我坐下不說什麼話：「若是他指望我只是爲了談話和自誇而談話，他要發覺自己的話錯對人說了，」我想。

「你啞呀，愛小姐。」

我仍然啞默着。他底頭微微向我低垂一點，匆匆地似乎向我眼睛裏看了一眼。

「固執嗎？」他說，「而且惱了呵。呀，這是一致的。我使我底請求成爲胡塗的，幾乎凌辱的形式。愛小姐，我請你原諒。事實是，我不願像一個下人樣待你；這就是說」（他改正自己的話）「我認爲高出於你的，只是二十歲年紀，多一世紀的經驗，如同阿狄

拉所說，「我堅持」這是合法的；而且是憑了這種高出你的地方，僅只憑了這，我希望你有善心現在向我談話，轉轉轉轉我底思想，因為裏中在一點上面這些思想都磨傷了，而且像鐵釘一樣腐蝕了。」

他屈尊給了一種解釋，幾乎是抱歉了，我對於他底屈尊並沒有覺得漠然，也不顯顯得如此。

「若是我能夠的時候，先生，我情願使你開心——十分情願；但是我不能提起一個題目，因為我怎樣知道什麼使你覺得有趣呢？問我問題，我願意盡力回答。」

「那末第一，你和我同意，我有權顯得有點主人氣，唐突，有時或者苛刻，爲了我已經說過的原因，就是，我已經年老到足以做你底父親了，我已經在複雜的經驗中和許多民族的許多人戰鬥過了，我漫遊過半個地球，你却安安靜靜地和一羣人住在——所房子裏面？」

「隨你底意思辦罷，先生。」

「這並不是答話；或者不如說這是引人生氣的答話，因爲是躲閃的，清清楚楚地回答。」

「先生，我並不以爲僅只因爲你比我大，或者因爲你比我多看些世道，你就有權命令我；你高出我的權利，只在你對於你底時間和經驗的應用。」

「哼！說得敏捷。不過我不承認這個，因爲和我底情形不合，因爲我對於這兩種優勢，不說是用糟了，也是用得不高明。把高出的事放在問題之外，你一定還答應時而接受我底命令，不至因爲命令口氣見怪傷心罷。你答應嗎？」

我微笑了：我自己想羅契司特爾是特別——他似乎忘記了，爲接受他底命令，他一年付我三十鎊呵。

「微笑很好。」即刻見到了我這迅速的表情，他說：「不過也說話呀。」

「先生，我在想：操心下問他們用錢僱來的附依人，是不是因爲命令見怪傷心，這樣主人是少有的。」

「用錢僱來的附依人，怎麼！你是我用錢僱來的附依人，是嗎？哦，是了，我把薪水忘記了！那末在金錢的立場上，你答應讓我粗暴一點嗎？」

「不，先生，不是就這種立場；即是因爲你把這事忘記了，因爲你關心一個附依者在附依地位是否舒服，我才心願答應的。」

「你答應免去許多慣例的形式和話頭，不以爲這是出於傲慢了？」

「先生，我準信不會把不拘形式錯認爲傲慢；前一種我倒有些歡喜，後一種自由生長的人都不會屈服的，即便有薪水也罷。」

「欺人話，多數自由生長的人爲了薪水什麼都可以屈服；所以我只說你自身罷，對於你非常無知的一般情形，你莫大膽來說。不過你底答話雖然不正確，爲了這我也在心理上和你握握手；而且爲了說話的態度，正如爲了說話的內容一樣；你底態度是坦白而且真誠；這樣態度是不常見的，反之，虛假，冷淡，或者愚拙粗心誤解人底意思，倒常常是坦白底報酬。在三千無經驗的學生保姆之中，沒有三個人會像你樣回答我。不過我並不是要奉承你；假如你和多數人製造得不同，這並不是你底長處；這是天然。我底結論太扯得遠了；就我所知道的說，你也许並不比別人好；你也许有不可寬容的缺點來平衡你少數的好處。」

「你也許如此罷。」我想。這思想經過我心裏的時候，我底眼睛和他底相遇了；他似乎理會了我底眼色，彷彿其中的含意我不懂想像到，也說出來了似的，他回答道：

「是的，是的，你對了。」他說；「我自己有許多短處；我知道，我也不願掩飾。上帝知道我用不着對別人隱刻；我有一種過去經驗，有一些事情有一種生活底色彩，在我心胸裏供我深思，這很可以把我對於隣人的貌笑和責難拉到我自己身上來。在我二十一歲的時候，我開始走上，或者不如說（因爲我像其他犯過人一樣，歡喜把錯處一半放在壞運命和逆境上）被推上錯誤道路了，以後就沒有發現正路；不過我原許是很可以不同的，我原許可以和你一樣好——比你更聰明——幾乎同樣沒有瑕疵。我妬嫉你底心地和平，你底乾淨的良心，你底無玷的記憶。小女孩，沒有污玷的記憶一定是一種絕妙的寶庫——是純淨的滋補底無窮來源；不是嗎？」

「你十八歲的時候，你底記憶怎樣，先生？」

「那時候全很好；澄清爽快；沒有湧進船水把牠轉變成惡臭的汚池。我在十八歲時是和你相等的——完全和你相等。就全體說，大自然是要我成爲一個好人，愛小姐；更好的一種人，你看我現在並不這樣呵。你要說你不以爲然罷；至少我覺得從你眼睛裏看出這些意思了（順便說一下，留心你用眼睛表示什麼；我是善於解釋目語的。）那末相信我底話罷——我並不是一個惡人，你莫要這樣假設，莫要拿這樣壞處歸到我身上來；不過，我實在相信，較之因爲天性，倒更因爲環境，我是一個常見的普通的犯

罪人，那些有錢而無價值的人們所盡力放在生活上的卑污的奢侈淫洗，我都弄慣了。你奇怪我向你公然說出這話嗎？要知道，在你將來的生活中，你會常常並非心願地被你底相識選作傾吐心事的人。人們會如我一樣本能地看出來，你底長處不是在敘說自己，却在聽別人敘說；他們也要覺得，你聽時對於他們底不慎不是懷着一種惡意的輕視，却是懷着一種天生的同情；這雖然在表示上並不很猛進，却是同樣的慰安人，鼓勵人。」

「你怎麼知道呢？——你怎能猜到這一切呢，先生？」

「我很知道；因此我彷彿是在日記裏寫下自己思想一樣自由地說下去。你要說，我應當勝過環境呵；我應當這樣——我應當這樣；但是你看我並沒有做到。命運惡待我的時候，我沒有保持冷靜的聰明；我變成絕望了；於是我墮落了。現在，雖然罪惡的胡塗人都因為他底下流的淫言使我憎惡，我也不能奉承我自己比他好；我不得不承認他和我是站在同一水平線上的。我願我以前立穩了腳——上帝知道我現在立穩了！愛小姐，你受誘惑要犯錯的時候，害怕悔恨；悔恨是生活底毒藥。」

「悔恨據說是治療呵，先生。」

「悔恨不是生活底治療。改革也許是；我能够改革，我還有這種力量，假如——不過像我這樣受拖累，受重壓，受詛咒，想這有什麼用處？而且，幸福既然絕不能為我所有，我還有權利從生活中得快樂；無論費怎樣犧牲，我也要得到牠。」

「那末你還要更墮落了，先生？」

「可能的，不過我若能得到甜蜜的，新鮮的快樂，我為什麼要這樣呢？而且我可以又甜蜜又新鮮的得到牠，如同蜂在澤地裏所採的生蜜一樣。」

「牠要刺人——牠要有苦的味道呵，先生。」

「你怎麼知道？——你從來沒有試過呵。看你來是多末鄭重，多末莊嚴呵；你對於事情的無知，就如同這個石彫的頭一樣。（說時從爐架上拿下一個來。）「你這個初入世的人，你還沒有走過生活底入口，還完全沒有認識生活底神秘，你沒有權利向我說教。」

「我只是提醒你自己底話罷了，先生；你說錯誤帶來悔恨，你說悔恨是生活底毒藥呵。」

『現在有誰說到錯誤了！我並不怎樣以爲我腦子裏經過的思想是一種錯誤。我相信這較之是一種誘惑，倒更是一種感興。這是很懇切，很安慰人的——這個我知道。牠又來了！我向你保證，牠並不是惡魔；卽或是惡魔，牠也穿上光明天使底衣袍了。我想牠若要進到我心裏來的時候，我一定要讓進這美麗客人的。』

『莫要相信牠，先生；牠不是一個真正的天使。』

『再問一次：你怎麼知道？憑了什麼本性，你自號着來區分一個深淵裏的墮落天使，和那從永久寶座來的使者呢？引導者和誘惑者呢？』

『我是從你臉面判斷的，先生；你說這暗示回到你身上來的時候，你的臉面顯得不安呵。我準覺得，你若聽從牠，將要釀成更多的不幸。』

『一點也不會——牠背負着世間最慈悲的使命：至於其他呢，你又不是保管我良心的人，你莫要使你自已不安罷。美麗的漫遊者呵，進到這裏來罷！』

他彷彿像對着一個除他之外沒人能看見的幻象一樣，說出這話來；於是將半伸着的胳膊抱在胸上，他似乎在懷中擁抱着那不可見的東西。』

『現在，』他又向着我繼續說，『我接受了這個香客了——是一個化裝的神，我真正相信。牠已經對我有了好處了：以前我底心是一種尸骨塚，現在牠要變成一個神龜了。』

『說老實話，先生，我一點也不明白你：我不能維持這談話，因爲這談話超出我底程度了。只有一件事情我知道：你說你沒有照你心願的一般好，而且悔恨你自己底不完全——只有一件事情我明白：你暗示說，有着污染的記憶是一種永遠的毒藥。在我看來，你若加苦努力，到了一個時期，你會看出你自己變成你所贊成的樣子；你若從今天起開始決心改正你底思想和行爲，幾年之內，你就可以積起一些新的無疵的回憶來，你可以歡快地去回想了。』

『想得不錯；說得對，愛小姐；而且在這一會，我正用力修地獄的道理。』

『先生？』

「我正立下好心意，這些我相信像火石一般持久。實在，我底交接和行爲將來要和以前不同了。」

「好些了？」

「好些了——好到這種地方：如純的粗金好過骯髒的污土。你似乎懷疑我；我不懷疑我自己。我知道我底目的是什麼，我底動機是什麼；而且就在這一會我通過了一條法律，和米狄士人（Medes）和波斯人底法律一樣不可更改，規定我底目的和動機都是對的。」

「先生，若是必須有一種新法律來規定牠們，那這些就不能是對的了。」

「牠們是對的，愛小姐，雖然牠們絕對需要一種新法律：沒有聽說過的機緣底湊合，就需要一種沒有聽說過的法規。」

「這說來像是一個危險的格言，先生，因為我們即刻就可以看到這是容易濫用的。」

「善說話的聖人是這樣的：不過我憑着我底家神起誓，我不濫用牠。」

「你是人，是可以犯錯的。」

「我是：你也是這樣呀——那又怎樣呢？」

「人性和可以犯錯的人，對於只有神性和完全者纔能夠有的權力，是不應妄求的。」

「什麼權力？」

「就是對於任何奇異的，未被認可的行爲說道：『這是對的』這種權力。」

「『這是對的』——就是這些話：你說出來了。」

「就算這是對的罷，」我起來時說，以爲繼續這種我完全莫明其妙的談話是無用的，而且覺得和我談話的人底性格是我看不透的，至少現在看不透；並覺得隨着自信無知，有一種拿不穩的感情，一種茫然不安的感覺。

「你到那裏去？」

「去送阿狄拉睡覺，已經過了她睡覺的時候了。」

「你害怕我，因為我談話像是一個司芬克司（Sphinx）一樣。」

「你底話是有謎意的，先生；但是我雖然迷胡，却確實並不怕你呵。」

「你是害怕的——你底自愛心怕犯大錯。」

「在這樣意義上我是覺得害怕的——我不願胡亂說話。」

「假若你胡說，也要用那樣莊嚴安靜的方式說出來，我會拿牠當作聰明話的。你向來不笑嗎，愛小姐？不必勞神回答——我看見你不是常笑的，但是你可以笑得很歡快；相信我，你天性並不嚴刻，和我天性並不壞是一樣。羅沃德的約束仍然還有些攀附在你身上，管束着你底臉面，悶着你底聲音，限制着你底肢體；而且你害怕在一個男子，一個兄弟——或者父親，主人，或隨你便是什麼——面前，微笑得太歡快，說話太隨便，動作太迅速了；但是，過些時我想你就可以學會自自然然和我相處了，因為我看和你拘謹俗套是不成的；到那時候，你底神色和動作上就可以比現在所敢顯出的，有更多的生氣和變化了。偶然不斷地，我從緊密的籠條間看見一種奇怪的鳥底眼色；籠裏面是一個活潑的，不安的，堅決的俘虜；只要牠一自由，牠會高飛入雲的。你仍然要走嗎？」

「打了九點鐘了，先生。」

「莫管牠——等一會，阿狄拉還沒預備去睡覺哩。愛小姐，我背對着火，臉對着屋裏，我底位置是適於觀察的。我和你談着話的時候，偶然也看看阿狄拉（我想她是一個奇怪的研究對象，是有我底理由的，這我有一天許向你，不是要向你訴說的。）十分鐘前，她從她底匣子裏拿出一件微紅的綢外皮；她展開時狂歡使她底臉發光；妖媚進了她底血，攪入了她底腦子，調和她底骨髓。」我應當試試牠！她叫「即刻就試！」於是她就跑出屋外去了。她現在和蘇菲在一塊，在脫穿衣服哩；幾分鐘後她要再進來。我知道我要見到一個什麼樣人，——色林瓦連司（Colin Varen）底縮影，如同她現身在舞台上的一樣——不過，莫管這些。然而我底最混存的感情就要受一次震動呵！我底預感是這樣的，現在停下，看牠是不是會實現。」

不一會工夫，聽見阿狄拉底小腳從大廳裏走過。她走進來，改變得正如她底保護人所料。一件很短的玫瑰色的緞衣，替換了她以前穿的褐色短外罩；玫瑰芽的花環繞着她底前額；她底腳上穿着絲襪和白緞的小拖鞋。

「我底袍子合身嗎？」她叫，向前跳着。「我底鞋呢？我底襪子呢？你看，好像我就要去跳舞！」

扯開衣服，她拿出跳舞的滑步在屋裏走，一直到了羅契司特爾先生跟前，她脚尖欠着在他面前輕輕打了一轉，於是在他脚旁一膝跪下，叫道：

「先生，我謝謝你底好心，」於是站起來加上說，「這好像是我母親做的那個，是不是，先生？」

「確——實——是——」是他底回答；「而且「儂那個」她使我化了許多錢。我以前也年青呵，愛小姐——草一般青；現在使你看鮮的春色，也正和一時使我新鮮的春色一樣呵。不過我底春天過去了，却把那個法國的小花留在我底手下，在有些心情中，我是願意把牠除掉的。牠所從出的根我不重視了，又看出牠是一種只有金庫可以培植的花，我對這花朵也不大歡喜了，尤其在像剛才似的顯出這樣不自然的時候。我留養牠只是依照羅馬舊教的原則，做一件好事來贖清許多大小罪過罷了。有一天我要來解釋這一切。晚安。」

宗教生活

尼采 Nietzsche 著

梵澄譯

一 反對人間苦的兩重戰鬥

沒有不幸加於我身，則可以有兩種方法解除，或將此不幸之原因除去，或則將其加於我感覺上的影響變更；便是使不幸化為可幸，其益處也許到後來方可見到的。宗教、藝術（以及形而上的哲學）皆致力於改變人的感覺，一部分由於改變人對於經驗的批評（例如利用這句話：「上帝愛憐的人，他一定加以教制。」）另一方面由於喚起對於痛苦甚至對於一切情感之興趣。（這便是悲劇底藝術的出發點之所從來。）凡人愈加傾向於這種情感上的變更與矯正，則必愈加不求認識其不幸之原因，或怎樣消滅；頃刻間之和緩與麻醉，正如在牙痛時用得着的，即在最深沉底痛苦中於他也够了。如一切宗教與藝術的統治越減少，少着麻醉性，則人類必愈加嚴肅地看清楚怎樣將不幸實際消除；這自然於悲劇詩人不好的——寫悲劇的材料越加減少了，因為無可奈何底命運的領域只見其狹小——，但更壞是對於教士們，因為這班人從來以麻醉人間苦為生活。

二 憂愁是智識

教士對虛偽的道理，以為有一個上帝，愛世人，在其一切不幸中希望其為善，而且無時無刻，無論人的一舉一動，皆如其上，如其左右——凡人是多麼想用真理，代替這種道理呵！要求真理如這迷信一樣，給人慰安，治人痛苦，與人為善，但這樣底真理是沒有的；哲學最高限度能够給人以形而上底「不定相」，而這其實也一樣是非真理。於是乎便有這種悲劇人不能信。仰宗教與形而上學的謬論，倘其心理中有真理的嚴格底方式，但另一方面却因人類的進化，人已化為柔弱，多感，多苦辛，却需要最高種底慰安品和治療劑，然則便生出這種危險：人因認識的真理受傷，流血至死。這會有拜崙寫為他的名句：

Narrow is knowledge: they who know the most

Must mourn the deepest of the fatal truth,

The Tree of Knowledge is not that of Life.

憂愁便是智識：那班知道的最多的人們

對於這不幸底真理當深深痛悼，

智識的樹不是生命的樹。

說：

對於這種憂悲，除了荷拉茲 *Horace* 放浪底輕狂，沒有更好底救藥，至少是在最不幸底時分及靈魂的陰黯裏，振作起來，自慰

Quid aeternis minoram

consilii animam fatigas?

cur non sub alta vel platano vel huc

pinn jacentes——

云何乏弱底智識

永遠使靈魂憂傷？

何爲不躺在這陰蔭裏

白楊或松樹下——

至少任何程度的沉鬱或輕狂，比在若何形骸裏接近基督教，比浪漫底退回與逃亡好：因爲照現代智識的程度，人進入基督

教裏，不能不使自己智的良知。不可救藥地被汗壞，自棄，而且自屈於人前。那種痛苦也許難忍受了；但不受痛苦不能成爲人類的領導者與教育者；而那班想這麼嘗試却失掉了其純潔底良知的人們，真該叻！

三 宗教中的眞理

在啟明期中，宗教的意義未曾得公正底批評，已是無疑；但在隨後的反對啟明期中，人們也無疑的大大超出公正以外，對於各宗教，是以愛好甚而至於戀情處之，例如承認其深切底最深切底世界之理解；且以爲科學的任務，不過是解脫這理解的迷信的外衣，取得「眞理」居之於不神秘底形式裏而已。據反對啟明的人們的意見，宗教應該是「象徵的意義」——*Symbolical*。——顧及人類的理解力發表其古老底智慧的。這智慧是純智慧本身，凡新時代的實際科學皆歸入其中，不相離絕，以致介乎人類最古老底智慧者及後起底智慧者間，只能有和諧及意見之相類，而智識的進步——倘若還有人說起這話——則無關於實質，却關係於啟迪而已。這種對科學對宗教的見解，真是大錯特錯了；倘若不有劬本華爾的辯才爲之辯護，這大聲的，然經過一世記方達到聽者的辯詞，今茲也決不會還有人願意於這種見解。從劬本華爾的宗教倫理之人生觀及世界觀，斷然可以獲得了解基督教及其他各宗教的幫助，也斷然可知他是誤以宗教的價值爲智識了。他不過是當時科學教師們的太拘謹底信徒，這班人皆崇拜羅曼諦克 *Romantic* 反對啟明 *Anti-Illuministic* 的精神；設若生於我們現代，他決不會談宗教之「象徵的意義」了，他當照他那樣崇拜眞理，作如是說：從來沒有一宗教，無論其直接或間接爲定義爲寓言，包含過眞理。因爲每一種宗教，生於人類的恐懼與需求，在理性的岔路上，順便溜入生存中了；而因爲科學的緊迫，便將任何一種哲學吸入其體系裏，使人後來在其中發現之。但這已是在宗教本身也自懷疑後生出的神學家之機巧。這種神學上的機巧，是在基督教成爲學者的宗教那爲哲學所充滿的時代裏早就實行過的，也自導源於象徵意義這迷信 *sensus allegoricus*，但更是由於哲學家們的習慣，將一切自身中的感情當作全人類的本質處理（哲學家便是說那種半能者，詩化的哲學家及治哲學的藝術家。）因此也使他們本身的宗教情感，在他們的學術的思想組織上，能生出很有力的影響。因爲哲學家是多方的在宗教習慣的源流中，或至少在那「形而上學的要求」（按：此指劬本華爾的宗教觀。）的傳統的勢力下行哲學，便達到許多教義在事實上和猶太的或基督的或印度的宗教意義相類似——相像，如嬰兒之似其母；只是此際其父不知這何由而然——，只在其驚奇的天眞中，編成各宗教與科學的

親屬肖似之神話。其實宗教與實際科學之間，既無親屬的關係，復無友情，更無敵愾；他們居於不同底星球上。每種哲學，將一宗教的彗星照現於其最後希望的黑暗裏，使其所以為科學者皆搖搖不定了；也許牠一切皆一樣是宗教，即算有了科學的裝璜。——而且設若各民族對於或種宗教事物的意見相同，例如上帝的存在，（附帶要說一句，關於這點，事實上並不如此的，）這便是該事物的反證，上帝並不存在；民族間相同的意見（*consensus gentium*）以及人與人間之同見（*consensus hominum*），至高只能算是愚蠢。反之智慧的大同 *consensus omnium sapientium* 根本沒有，在無論何事上，只除開這歌德的詩句所說的算例外：

Alle die Weisesten aller der Zeiten

Lächeln und winken und stimmen mit ein:

Trübsicht, auf Besserung der Thoren zu

Kinder der Klugheit, o habet die Narren

Eben zum Narren auch, wie sichs' gehört!

各時代的智者

相視而笑，莫逆於心：

愚蠢呵，盼望傻子聰明！

聰明的人們，也使傻子們

仍其為傻子吧，是相屬的！

不用詩和韻說出，在此處引用，便是：智慧的同意在於以民族之同意為愚蠢。

四 宗教文化的來由

將我們置身於宗教生活最繁盛的時代裏，則可以得到一種根本概念，為我們現代人之所無與，且將視宗教生活的門，因此

一下在我們面前永遠關閉了：這概念屬於自然及人與自然之關係。在那些時代中，人還不知道自然律；在地球在天空無所謂必然；年節，日光，雨水，皆是可有可無的。根本沒有任何自然因果的理想。設若划船，並不是划動而推行着船的，划行被認為一種魔術的儀式，由此強迫着一個魔鬼，將船推行。一切疾病，死之本身，皆是魔力影響的結果。得疾病與死亡永遠不是自然的，全部「自然的由來」的概念便沒有——這在古希臘人中，便是說在人類極後期中，由於駕乎一切天神的莫伊那（按莫伊那，*Moirai*，即命運之三女神。一紡績，一授生命之線，一剪斷之。）的意想，方漸見光明了。倘若彎弓而射，總有一不可知之手與力在旁；泉水竭，則必先想到地下的魔鬼及其惡力；有人卒倒，必是天神的不可見的箭射着了。據英國的路培克（*Mr. John Lubbock 1834-1913*）說，在印度一個木匠對於他的斧鋸及其他器用，是要獻以祭禮的；婆羅門之於其用以寫字的筆，兵士於其上戰場用的戈矛，泥匠之於其錘者之於其墊，也一樣。在宗教化的人的想像裏，整個自然是已知的與願望的質素的運動之總數，一種「不期然而然」的偉大底機體。關於我們身外的一切，是不許有結論的，不得說什麼事將如此如彼，也不能說必定。這樣那樣，較可靠較可算計者便是我們自己。人是規律，自然是無規律——這話便包括那在鄙野底，產生宗教底原始文化中的根本概念。我們現代人感覺便完全相反了：內心感覺愈豐饒，事業愈多方，自然的等量影響他也愈強烈；我們和歌德一樣認識自然為近代人靈魂上的大安慰品。我們聽到大時鐘的擺動，一面懷着求安靜求寧息的哀愁，好像要將這等量吸下去，然後方能達到我們自己的快樂。但從前這是相反的：試回想到各民族原始野蠻狀態中去，或看現代猶存的野蠻人，則當發現他們甚為規律。其原來所規定個人幾乎是機械地聯在上面，像一個鐘擺似的規則地運動。對於他，自然——這可怕的神秘的不可思議的自然——必定好像自由的區宇，必然高等權力，甚好像像生存的一超人底階段，好像天神。在這種時代這種情形中，彷彿覺得他的生存，他的幸福，家庭的，國家的，以及一切事業之成功，皆與自然的「必然」相依違；若何自然行動必恰當某時發生，何種自然行動必恰當某時退去。人怎麼能够加一種勢力到這可怕的未知者上去呢？怎麼能够將自由的區宇聯合呢？他這麼自問，悄悄地研究：沒有一種工具，將那種力量也由「由來與規律」規則化，如你自己之規則化一樣麼？——相信魔力與奇蹟的人們的思索，至於要加一種規律到自然上——簡言之，宗教文化便是這種思索的結果。其問題為這種人所研討的，甚與另一問題相關聯，便是一個較弱小底民族怎樣支配一較強大底民族，使之遵守規律，領導其行為（與弱小者相關的）呢？這裏使人想起人與人之間的最無妨礙的強迫，那是得到了

旁人的傾注。而後施於其人的。由於祈求與禱告，由於敬拜，由於按時節的供奉與犧牲，由於媚媚底頌揚，也可以加自然力量以相當底強迫，只要人得其眷顧自己，愛情聯系着，也聯系着愛情了。然後可以訂立條約，彼此加上一一定底義務，交質而換盟。但更重要的是，一種強力底強迫，由於魔術與巫咸。如人之相信用巫術之力損害一個強敵，使之懼我，如愛情之巫術及遠較之弱底人類也相信。這便可以支配自然的強大底精靈。一切巫術的重要工具，是要把握住屬於對方的一樣東西，頭髮指甲，他桌上的少許食物，甚至他的畫像，他的名字。有了這種工具已後，他方能作法，因為那大前提是一切有神者的必附着有體，有此物體後，可將其神聯系，損傷或毀滅，有體便可給人以握住其精神的把握。人與人之間相支配如此，人之支配一自然的精靈亦如此，因為此亦必有其體，可爲人所把握的。大樹，較之其所自生的萌芽——這神秘底並列，好像是證明同一精靈寄寓在二種形體內，時小時大，可小可大。突然滾下的石頭，便是一個精靈所居的軀體；在荒原上有一巨石，似非人力之所可移來，必是該石自行走去的，便是，其中必有石之魂魄。於是凡一切有形體者，皆可着之巫術，便是於自然的精靈也可如此。如一神附麗於其像，則人可以加之，以直接底強迫（由泥路上拖過，一邊叫：「你的狗神，我們讓你住在一個大廟裏，將你金像裝的華麗，喂養你很好，供奉犧牲，而你猶這麼不感恩。」同樣在現代奉天主教的各地，如有大疫，大旱，對於聖徒及聖母像，倘其未能盡責，也要用同樣底強烈手段對付的。——因為這各種對自然的巫術的交感，便生出千千萬萬禮儀；而最後，倘若混亂到不可收拾的時候，人們便又費力將其整理，排列，以爲自然整個底順利之推移，如一年四季之轉運，是由一與此相合的人事之推移保障着的。宗教文化的精義，是爲人之利益而決定而拋棄自然，便是例之。以某種規律爲其原來所未有者，而現代人是要承認自然的規律，將自己加入其中去。總之，宗教文化是建築在與人與間的巫術交感之幻想上，巫師是比教士更古的。但同樣的，也還建築在旁底高貴底思想上，牠振起人與人間同情底聯繫，怯弱善願感謝推崇，求索之生存，促進仇敵之契盟，質物之交換，財產保護的公權等。人便是在文化程度極低的階段中，對於自然也不是無力的奴隸，他不一定是一毫無自主的服從着的。在希臘的宗教過程中，尤其是與阿崙毗亞天神們的關聯，彷彿有兩個階級，共同生活，一個是極強力極美善的，另一則稍遜的；但二者不知怎樣是同出一源，是一個神族，他們彼此間無用羨懣。這便是希臘教化中之優美處。

五 見古祭器有感

有許多情感我們失掉了，是可以從滑稽之感。甚至幽隱之情與宗教情緒相聯合這事上看出的。這種調和的可能性我們感覺不到了，但還懂到這在歷史上存在過，在希臘的收穫節，釀酒節，及基督教的復活節與耶穌故事表演中；但我們還能了解偉大之感與滑稽之類相聯系，可哀者與可笑者相融合；我們的後代對於這也許要不懂了。

六 基督教之爲古董

倘我們在某星期日早上，聽到教堂的古鐘蕩響，便不免撫心自問：這真可能麼！這紀念一個兩千年前被釘十字架的猶太人，因爲他自稱上帝的兒子。這道理沒有證明。——基督教在我們時代裏，一定是從極悠遠底古代侵來的古董，而凡人猶相信其道理者，——普通凡人對於稱謂的檢驗非常嚴格的——也許正是這流傳的最古之一。一個天神，與塵世的婦人生了；一個智者，叫人停止工作，拋棄法庭，却要注意當前世界的末日的徵象；一種公道，要將無罪者代作犧牲；一個說教者，叫他的徒衆飲他自己的血；對於奇蹟的祈求；侮瀆天神的罪，却因一個天神而得懺悔；要恐懼一個來世，死便是那世界的門；十字架的形像要當一個時代的象徵；那時代據說是忘掉了十字架的使命及其護詞的——這一切看去是多麼鬼怪陰森，好像出自亙古底過去墟墓似的人，還能相信這還有人相信嗎？

七 基督教之不希臘處

古希臘人看荷馬所描寫的天神，不是他們的主子，自己也不覺得怎樣是神的奴隸，如猶太人。他們只覺這是本族的最聖善底典範之鏡象，即一種理想，而非自己這種存在之對方。人神彼此覺得相親，有相互之利益，一種結契。人自覺很光榮，投順着這種天神，其關係正如低貴族之與高貴族一樣；只有古意大利族方真有一種農民的宗教，不斷地恐懼着忿怒底無常底主管與惡魔。凡阿爾卑亞人神退隱，希臘底生活也黯淡而且多懼了。——反之，基督教却根本壓迫而且破壞着生人，深深地將其陷入泥淖裏；在整個破碎的感情中，再讓一道上帝的慈愛的光芒射來，以致這驚奇者，爲慈愛所震撼者，突然發出一快樂的喊聲，頃刻間自信幾乎可以負擔天下了。基督教一切心理上的發明，便在這種病態底情感之激昂及因此而必需的心神頭腦的破碎中生發下去；牠毀滅着，破壞着，震蕩着，麻醉着，牠只不要一樣東西度量。——因此在最深切底了解中，只見其野蠻，醜陋，亞洲底，不希臘底。

八 有宗教之好處

世上有重實事善經營的人們，宗教於他們便像縫上高等人物的一道線邊；這班人宗教化非常好，這將他們化爲美麗。——一班不知利用武器的人們——口與筆皆算武器的話——自然卑怯；對於這班人基督教也很有益，因其卑微使得着基督美德的狀態，因此也美化得可驚。——還有日常生活太空洞太單調的人們，也容易有宗教感情的；這很易知而且可以原諒；只是他們沒有權利使旁人也宗教化，其日常生活並不空洞而且單調的。

九 日常基督徒

設若基督教及其教條有報復的上帝，有普遍底罪惡，有恩赦及永劫沉淪的罰責……這真有道理的話，則不當教士使徒，或隱者，不以戰懼慄慄爲自己的得救而致力者，當然要算沒有道德，及意志薄弱的表現；當然將永生的好處因眼前一點小方便而忽視了，是無意識的。但如這不過信仰而已，則日常的基督徒真是一個可憐的模型，一個數不清一三三這三個數目的人，而且尤其因爲他腦筋計算力之薄弱，不應該受這種苛虐底責罰，如基督教之責罰他的。

十 論基督教之巧妙

這是基督教的巧妙，大聲張揚人類之根本無價值，有罪，可鄙，以致使人不能再藐視他的同人。「由他犯罪吧，聽他怎樣，他實質上和我差不多；我便是在任何方面皆可鄙可棄者。」——基督教徒這麼向自己說。但這種感情却也失去了其銳利底鋒芒，因爲基督教徒不相信個人之卑劣；他根本以爲人爲不幸，稍自慰者是這句話：我們皆是一類。

十一 人的更換

一旦某宗教得勢，必以其最初一班徒衆爲敵人。

十二 基督教的命運

基督教之興，始於減輕人心的沉重；但現在牠必使人心先沉重，然後減輕着了。這樣牠將要滅亡。

十三 興趣的證明

合意的思想便認爲是真實的；這便是興趣的證明（或如教會人士所云力量的證明）爲一切宗教所以自負的，而實則他

們應該以此自慚愧的。倘若一種信仰不給人祝福，便不被人信仰了；其價值多麼微小呵！

十四 危險底遊戲

有誰現代讓宗教情緒還在心中占地位，也必讓其滋長下去，他不能另外怎樣。他的氣質便慢慢變更，漸漸生出與宗教原素相連者相近者，整個底理性及情感要給宗教的陰影遮蔽，黯淡起來。情感是不能靜止的，那麼留心自己吧。

十五 盲目的信徒

如對於本師的強點弱點，他的教義，技巧，宗教等，皆看的非常清楚，則該生徒之力量猶微。那對於本師的教義上宗教上的弱點根本不認識的學生或使徒，只要一見其師的容貌便為之震眩的，為其慈愛所昏迷的，則比本師更有力量。如沒有一班盲從的信徒，一個師主及其作品的力量從來不會浩大使一種智識勝利普通竟是使之與愚蠢聯合，以致後者在重量上助其致勝。

十六 教堂的頹頹

世界上還不够宗教使宗教毀滅。

七 人的無罪

倘若人能懂到「罪惡怎樣到世間來的」，便是由於理智的錯誤，因此人與人之間以為，甚至人以為自己，太惡太黑暗，而實則並不如此，則全人類的感情將要覺得很輕鬆，全世界的人類好像居於「無害」的光榮中，根本於個人也非常好。在自然中人終歸是一個嬰孩。這孩子時常作了一個沉重底非常可怕底夢，但只要他睜開眼睛來，他將覺得自己是在天國裏。

十八 藝術家之非宗教處

荷馬於他的神們那麼親切，以一詩人而與天神們那麼和諧，必定他是非常非宗教化的，凡民眾信仰之給與他者——粗淺底芬芳底有些也很可怖底迷信——他那麼自由地處理着，如同彫塑師運用他的膏泥，也便是阿·示列斯及阿栗斯多芳列斯（Aeschylus-Aristophanes）他們那種自恣，也即是在後代文藝復興期中的藝術家以至如莎士比亞和歌德之所以傑出的那大度。

九 誤譯之技巧與力量

凡聖者們一切幻和驚怖，疲憊，歡喜，其實皆是病態。不過雖是顯然底病徵，却因根據着他的深根底固底宗教及心理上的錯

覺完全另外解。釋着，而不將其當疾病看了。——也許蘇格拉底的神明語，是一種耳神經病，不過以他那種一貫底道德思索方法，不像現在這樣，却另外解釋着了。凡先知及說預言者的瘋狂與謔語也無二致；往往不過由於解。釋者的心腦中的智識，幻想，鬥進，倫理等的程度，而編。造。出來。人所稱爲天才及聖哲這班人們的本領，是要養成着傳譯者，將他們誤。解。爲爲了人類的幸福。

二十 崇拜瘋狂

因爲人發現，一種興奮時常使頭腦更清楚，喚起愉快底意思，便以爲經過最高度底興奮，便能有最愉快底意思與神識；因此敬仰着瘋狂者，視爲先知與預言家。這是一種錯誤底結論。

二十一 科學的允許

近代科學的目的，儘可能的減少痛苦，儘可能的要長生——便也是一種永遠底幸福，自然比起宗教的允許來，算是非常有限度的了。

二十二 禁止自由施予

世界上慈與愛皆不够，不够以想像底事理贈人。

二十三 宗教教化在情趣中長存

加略利教堂，以及已往底古宗教，操縱了整個底工具的區域，這些工具是使人淪入非常底情緒裏，而脫之於冷冷底利害打算及純粹底理智思索裏。一座因低音而震顫的大教堂，一班教徒們的低沉底規律底自尊底呼聲，這緊張之情不期然而然地落在人羣身上，使他們懷然地聽着，好像等待有什麼奇蹟會發生，大建築的氣魄，自覺爲神明之所居遂伸張至無窮，在一切陰暗底房室裏，使人遂恐懼大神之震怒——有誰可將這種事象歸還人類，倘若大家不相信這大前提了呢？但這一切的结果，猶未嘗失掉的偉大底，哀愁底，多感底，深悲底，有大願底情緒的內心世界，在人中是因這教化鬱然而生；現今在靈魂裏存在着的是從前當其發芽，生長，開花時，培養的高大了。

二十四 宗教之餘痛

無論怎樣相信離絕了宗教，總也還沒有到一種地步，便是凡遇到沒有顯著內容的宗教情緒或感覺，不發生點興味，例如在

音樂裏；而倘若一種哲學詔示我們形而上底願望之應該，及因此而達到靈魂的深海底平安之合理，例如說起「拉斐爾畫出的聖母像眼光中之福音」，我們聽到了這種說法，心上總覺特別高興；哲學家這麼解釋時也不甚吃力，他要說出的，正與樂於接收的心理相合。這裏便可看出，欠沉着底自由思想者們，怎樣攻擊着宗教的迷信，但怎樣識得宗教情感之魔力，使前者去，而後者也隨去，他要覺得痛苦。——科學化底哲學應該特別留心，不根據了這要求——一種轉變底因此也能消遣底需求——而吸收錯誤，便是名學家也說起倫理與藝術中的真理之「意思」（例如說起這意思：「事物的存在是同一的」）——這在他們其實是不應該的。介乎審慎出之的真理及此種「意思底」事物之間，有不可越過的鴻溝，前者出於智慧，後者乃基於需要的。飢餓不證明要滿足之心，何食物，但飢餓時願望吃食物而已。「意思」不表示一種事物的存在在何程度中之認識，却表示以該存在為可能，只要人願望牠或惟怕牠；「意思」未嘗履必然的土地一步。——人們不期然而然地信仰着，為宗教色彩所渲染的哲學的一段，比其牠各部更優越底得了證明，但根本這錯誤了，人心裏不過有這種願望唯願。其如此，——便是使人有福的該是真的了。這種願望深誤我們，將壞理論當好的採納。

二十五 論基督教的救贖需要

經過了細細底思索，必可以將一個基督徒的靈魂中的事象所謂得救的需求者，加以解釋，但這解釋必需沒有神秘的色彩，需純是心理底。直到現在，宗教狀態與事象的心理學底解釋，那名譽誠然不甚佳，只為是有了一自稱為純粹底神學在這方面作其無謂之業，因為在牠從頭使人猜想着，正如其發起者施萊瑪合的精神一般（*Mitletmaeler*），是為着保障基督教與維持基督神學着想的；未曾企想在宗教「事實」的心理分析中開拓出新底泊岸，尤其是新底事業。姑不為這種謬見所惑，我們試作這種事態的下列之解剖吧。——人是對於自己某許多行動自知的，這些行動在普通習慣的行動的位次中為最低，可以說他有一種對於這些行動的傾向，這傾向也好像如他整個底存在一樣是不變的。然他多麼高興試行另外一種行動，那在普通估價下認為高尚底至上的，又多麼高興覺到自己是充滿着最善底意識，那隨着無我的思索法的呢！但不幸空有這種願望存在，既不滿意於這願望之不克滿足，而又有其餘一切不滿意俱來，那在他生涯裏的或所謂惡行動的結果所喚起的各種不如意事，以致他生出一深沉底怨恨，願有一醫生將此及其餘底一切原因為他解除。——這情形還不大現形，倘這人將自己泛泛地和旁人比擬，因為

他沒有自居於特殊尺度下不滿意的緣由，他不過負擔着人間底不滿意及不完全的普遍底缺憾而已。及至他將自己和另外一種存在者相比擬，那能為不自私的行動者，那自居於無我之思索法的繼續底自覺中者，上帝在這明鏡中一看，必自覺其存在之昏沉，這變異常不像樣。於是乎他想到那存在者便恐懼起來，只要這當作懲罰底正直在他幻想中浮動；在一切大大小小底體驗上，他以為認識着這存在者的震怒，嚴威，甚至預感到他的審判者施刑者的鞭笞了。在這危險中，那因看到醜惡的一種永恆底責罰遂超過了幻想的一切其他底怖畏的，有誰救助他呢？

二十六

在我們對這情況加以更深底研究之前，我們不妨先承認人之到這種地步，不是由於他的「過惡」與「罪孽」，而是由於一派理智上之謬誤，而他的存在那樣好像黑暗而且可憎，正是鏡子的錯誤，那鏡子便是他的作品，人類的幻想與理智力的極不完滿之結晶。第一，能够純粹不為己，這種行為的存在者實在比鳳鳥還希奇，這就根本不可思議，蓋所謂「不為己的行動」的整個涵義在嚴格底檢查下早已逃散於空中。從來沒有人作過純粹為人而無一己的根由的行動；試問他怎樣能够行與他毫無關係的事，便是毫無內心的需要（這需要也是必有一種個人的要求的根據）的行動呢？自我。若無自我，如何能有行為——一個上帝，如偶爾有人以為完全是「愛」，則不能够有任何不自私的行動：這兒可使人記起萊希頓伯格的思想（*Lehrjahre*），雖然是取材於較低底範圍裏：「我們決不能為旁人感覺，如人之所云云者；我們只感覺為自己。這句話好像太生硬，但設若細加體會便不如此。人原來不愛父親，也不愛母親，更不愛妻和子，却是愛渠們使我們得到的好感覺。」或如拉洛福可（*Lafourchere*）所云：「倘若人相信自己愛內人是為了她的愛，這人已受欺了。」（*Ça n'est pas amour, mais amour de soi-même*）緣何愛情行動比其他行動更為人所重視，正是因其有益的緣故，而不是為了其存在本身的緣故，這道理可參以上面說過的「關於倫理情感的起源」的探討。設有人願意如那愛神一樣，所有行動與願望皆不為己而為人，這已是很不可能，因為他必需先為自己做了若干事，然後方够得上因愛而為旁人做一點事。而其大前提又必有旁人為純利己主義者，以便常常不斷地接受為他的犧牲與生命之貢獻；然則兼愛與致命之人物們，必有使無愛無犧牲能力的自我主義者們長存的道理，而最高倫理，因本身之存在的緣故，必造成非倫理的存在（因此當然不能成立）。——第二，有上帝的想像，使人

徬徨，使人類喪，倘若深信了的話，但這信仰怎樣發生的，這在近代民族比較學的地位觀之，可以無疑；知道其發生之原，則此信仰也可以隨斷。然一個基督徒，將他自己的存在與上帝的存在相比，猶如堂吉訶德 Don Quixote 之蔑視自我之勇武一般，因為他腦筋裏充滿了從武士道傳奇中得來的英雄之奇蹟；他所用於兩者的尺度，屬於神話的領域中。縱令將上帝之想像拋開，也仍離不了「罪孽」的感覺，這猶如違犯了天條，亦如在神聖底創造品上之一污點。也許還留有一種厭倦，與對世間公理的罰責之畏懼及對人世之憎惡相聯合相孳生；天良發現之頹喪，罪惡感覺之利鏃，往往碰斷的，那是因為人覺得雖會以自己的行為違犯過人類的故常，人間的律例和秩序，然未曾妨害「靈魂永遠之得救」及與神明之關聯。設若人類猶能得到哲學底理解，一切行為有無條件的必然性，及於此行動之無責任性，且將此理解化為實際，則那些天良發現之類也消滅了。

二十七

如前所云，一位基督徒因幾種理智的錯誤而淪入自棄的感情裏，便是由於他自己的行為與感覺的錯誤底不科學底解釋，然他也該甚驚怪的發現，怎麼那蔑棄自我，良心譴責，及不高興自己這種種情形，並不常住，怎麼偶爾有這樣底時分到來，這一切皆從靈魂上刷去，而他自己重新感覺自由而且有力了。其實是對自己的興趣，對自己的力量，及每種深沈底興奮必有銷沉，遂會合而成勝利了；這人重新愛自己，他感覺如此，——但剛剛是這種自愛，這種新底欣豫，他覺不可思議，只覺得這完全是不配得的從天而降的慈光之傾流。倘其從前在一切事相上相信看到上帝的震怒的徵相，警告，威稜，罰則現在在他的經驗中必好像現出。上帝的恩慈，然則此一事他覺有恩，彼一事他覺有啟導，另一事即他歡樂底情感他覺其為確切底證明，上帝是仁愛的。猶如昔之在類唐底時分中將行為誤解，而今也將此經驗誤解了；自慰底心情他認為是外力的效用，愛，所以自愛者，他認為上帝的愛，那他所稱之曰恩慈及得救的先導者，實則是自寬與自解。

二十八

由此觀之，一種錯誤不移的心理學，在解釋動機與經驗上某種幻執，是當基督徒的必要底前提，而感到救贖的需要。有了這種理智與幻想之錯誤上的正解，人將不作基督徒。

二十九 論基督教之避世與聖哲

思想者費了多少力，將倫理中很希有底現象，人之稱爲避世與聖哲者，當作奇事表彰；這如果經理智解釋的光芒的顯，一定彷彿是糞瀆而且不敬的；但反之這不敬的誘惑也異常強。自然的強烈主動力，時時驅使人反對這現象；科學，如其爲自然的摹倣時，亦自許於這種不可解者，或者說這不可即者，不能無辭。當然這至今未能；這現象只今還未得解釋，屬敬奉倫理之奇蹟者的欣幸。因爲一般的說來，未得解釋者應該是不能解釋的，不能解釋的應該根本是非自然的，超自然的，有神奇的——一班宗教者與玄學家（也包括藝術家，倘其同時爲思想家）靈魂中的要求如此；但科學化的人們視此要求爲「邪道」。試觀察聖哲與避世這二種情，約略最初的形象便是這性質是複雜的；因爲幾乎無論何處，在物質世界及精神世界裏，人往往將假定爲奇怪者歸之於複雜者多方者而無悖。然則讓我們試將聖人與避世之士的靈魂中的動力分別起來，而且歸功要想起他們是生於我輩中的。

三十

有一種對自己的反抗，其最高尚底表現各種避世的形態歸之。某種人有施行其權力與統治的大欲，如或因缺乏對象或因於此往往不遂意時，遂歸到將其本人存在的某部分，亦即其人之某階段，加以專制。有許多思想者自認有些思想是顯欲不使自己的名譽改善或增高，有許多人端然使旁人對於自己大加侮蔑，實則他如沉默，很易使人尊他爲可敬者的；還有人則反對自己從前的主張，而不羞於被稱爲不貫徹；反之，要故意着些力量，自處如過勇猛底騎師，使馬狂跳起來，驚逸起來，過體流汗，騎之方覺愜意。登高山，據危巖而履險徑，爲的是要自譏其畏葸，傲搖搖欲墜的雙膝；哲學家也自形於避世，謙光，聖哲的意見之前，在這種光芒下顯得他自己的形相異常醜惡。這種自我之摧折，這於自性上的譏訶，這種辱於自辱（*humiliatio* as *humilis*），各宗教之所甚賴者，實則是一派最高度底虛矜而已。耶穌在山上對門徒教訓的全部道理便屬於此；人原來有種興趣，使自已爲過甚之辭所激，而將此促成激烈的某事在他靈魂裏漸次神化起來。在每種避世倫理中，人將其自己某部分當神聖敬仰，因此也必需使其餘的部分化爲鬼魔。

三十一

人不是在各種時分同樣道德底，這是公認的事實；試依其於犧牲自我的大決心與自我之否定（這若長期如此且成爲習

慣了，便是聖哲。這些能爲而論其道德，則可以說他在感情上甚是有道德的，高等刺激給他以嶄新底動機，而他，一如其素昔之冷靜與素然，幾乎不相信自己有何能耐。這是怎樣來的？大概是出於與一切偉大者與至興奮者之近隣；設若一旦將其人置身於特殊緊張狀態中，則他既可決定怒狠底報復，亦可決計將此報復之動機極端碎毀。在強烈底情感的影響下，他總之需要偉大的巨力的恐怖的，如或他偶爾發現犧牲自我亦猶之犧牲旁人或尤勝時，則採取之。然則在他不外乎發洩他的感情，爲減輕他的緊張起見，總持敵人的刀箭，刺入自己的胸懷。而在否定自我，不但在報復中，有着偉大，必是經過長期的習近在人類中養成的一位犧牲自我的天神，是這種偉大之最強烈最有力底徵象。如同打勝最難制勝的勁敵，突然統制住了一種熱情——這種自我否定旁髣如此；如此亦復如同有道德之最高峯。在實情上看，於他們不過是一種幻想交換了另外一種幻想。其情致則保持同等底高度，同等底潮汐。拙陋底，自休於熱情底人們，已不甚了解這些時分的道理了，但與之共此經驗的旁人的驚奇，將其支柱了；驕傲便是慰安，倘熱情與理性皆屈於其行事，然則自我否定的行爲，也根本不能算道德底，只因不是嚴格地爲旁人而生，倒是旁人給此緊張底情緒一度懈弛，由此否定。

三十二

避世者也多方使自己的生命不太沉重；這當然普通是純粹依順一種外間的意志，或習於極繁複底法令與禮儀，約略類似婆羅門，根本不發生一點自己的決定，每一舉手投足必依於神聖底戒律。這種依順是一種管理自己的最好方法，儘管忙着而不覺無聊也沒有任何意志與情感的煩惱；完成行爲後，沒有負責任的心情，自然也不生追悔的苦痛。人是因此一下便永遠斷了自己的意念，這當然比偶爾斷念來得輕鬆，正如拒絕一種欲望比調節一種欲望容易。我們試想今人與國家之關係，則在此也可發現無條件服從比有條件服從方便。聖者們因完全拋棄個性而減輕生活，設若在此情態中驚其爲道德之至上底盛業。當然是錯看了，將自己的個性不移不易地明白地確定推廣無論怎樣比如上面所說的將自己從個性裏脫出要艱難，而且更需要甚多思索與心計。

三十一

我既已在很多難於解釋的行爲和表現上，發現了那於感情本身的興趣的道理，我還願意認識一種關於蔑視自我，那屬於

聖者的標誌的，及苦行（自苦的方法如飢餓、鞭笞、拘斷肢體、瘋狂恐懼等）中的工具，這種工具是這班人用以抵抗他們生命意志（他們的神經）的普通底疲倦的；他們需要痛苦底刺激與殘忍，以便至少從那沉悶與板滯下浮起來，打破那精神上的麻木與依順外間意志使他們毀敗的順境。

三十四

最普通底方法，聖者與避世者所用以自遣，且使生活較能忍受者，在乎不時的戰鬥，在勝敗的倚伏中。這麼他當然要找一個對手，終於找到了所謂「自心的敵人。」即是利用着他對於虛榮、名譽欲與支配欲的傾向，以及情欲、敢自視其生活如繼續之戰鬥，而自身便是這麼一個戰場，其間有着善道與惡魔，各有勝負地糾爭着的。普通大家所知道的情欲的幻想是因性的安慰的規律而和緩的，而制住的，反之却因禁制或無度而奔放，而怒滋。許多基督教的聖者的幻想異常污穢；由於這樣底理論，這種情欲是在他們內心爆發的惡魔，便於此不甚負責，這樣底感覺，我們得感謝他們的自證之有教示底公正。他們的興趣是要這戰鬥在任何程度中繼續下去，因為由此可使他們的荒涼底生活不致太無聊，如上所云。又因此使此戰鬥現的非常重要，使非聖者激起常時底同感與驚奇，必於情欲大加詆訶，痛加摒斥，甚且以為永劫沉淪的罰，與此關聯，以致全時代的基督徒，莫不以惡心生子；這常然是對人類的大毀傷。真理於此倒置，尤屬真理之不幸。當然，基督教裏有這種話：每人是孕育於罪惡中，產生於罪惡中，在科德隆（Valdemon）的荒謬底極端基督教論裏，這思想好像是一度湊攏，而歸納這麼未曾有過的妄誕底矛盾於這樣底名句了：

人的最大底罪惡
是他生出了。

die grösste Schuld des Menschen
ist, dass er geboren ward.

在一切悲觀底宗教裏，生育是皆目為最壞的，但這種感覺並非普通人情，而且各悲觀論者在這裏的批評，從來未曾一致。例

如恩培多克列斯 (Empedocles 490-430 B.C.) 希臘哲學家，巫醫，已略知人類學，其理與後之達爾文主義相同。在一切情狀上，不知有何可羞恥者，魔鬼道者，有罪惡者，他在一概底不幸的荒原中，只看到一種唯一底有幸有希望的現象，便是阿羅羅底特 (Aurora)；這彷彿是一種保障，不使爭鬥長存，却將王權的御杖交給一較和緩底天鷹。然基督教的實行底悲觀論者們，却有使另一思想繼續統治，如上所說他們爲了生命上的寂寞及精神的荒蕪，需要一位只見強盛的敵人，而且是一個普通公認的仇敵，戰鬥之，克服之，可使自己在非聖者之前只現爲半超人底半不可思議底存在。而倘若這仇敵，因其生活法及其衰敗底健康永遠逃掉了，他們則立刻知道看自己的內心重爲新來的魔鬼所惡。高興與不高興的天平的起落，亦如情欲的發動與靈魂的平安這兩者之交換，可使其荒寒底頭腦不閒。從前的心理學不但是要猜疑人間的一切，却也要壓迫，鞭笞，將人釘十字架；人願意發現自己爲最壞，極惡，尋求恐懼爲靈魂的救藥，自我力量之懷疑。一切自然之事，人以醜惡與有罪的現象繫之（如情欲者今茲亦復如是）使人感覺汗垢，使幻想變作昏暗，使人羞畏，使人與自己爲難，使之徬徨，無信，即使他的夢想也帶着受苦痛的良知的雜味。然而這於自然者之痛苦，在事物的實際上，却毫無根據；這不過是關於事物上的一些意想而已。我們易於看到，人是怎樣因此變壞了，以不可免的自然之事爲壞事，而且也從此感覺是這般註定壞下去了。這是宗教與玄學者的伎倆，他們願望人在本性上有罪，惡使人猜疑其自性，因此也自作。壞人因爲他未能脫下自然的衣裝，便學到感覺自己是惡的了。於是乎他漸漸覺得，在這種自然者中長期生活，爲這種罪惡的重擔所壓迫，必需有超自然底巨力，將他這沉重底負擔移開；這時便有上面討論過的救贖需求出台串演一套，這未嘗合乎實際底却不過合乎想像底罪尤。試細查各種基督教之史實的內容，幾乎無論那裏皆可看到一切教條皆過度的緊張，使人不能圓滿地做到其目的不在於使人更道德化，却是要使人儘可能地自覺其有罪愆。倘若這種感覺使人不歡，則人何以生出這種想像而這麼久的依順牠的呢？一如在古代世間，犧牲了無窮底心智與才能的力量，使人生的快樂因節日的敬拜而增加；也在基督教時代中費去了無窮底心力及其他奮鬥，人應該總以一切方法很自覺其有罪，因此便能更感覺興奮，有生氣，有靈魂。不顧一切地要興奮，要有生氣，要有靈魂——這豈不是一個衰弱底，爛熟底，教化太過底時代的口號嗎？一切自然底情感的範疇已經千百番馳騁過了，靈魂因此厭倦起來，於是聖者與避世者們發現了一種新底生命之刺激。他們自呈於衆日之前，非爲使大眾有所矜式，却當作醜惡底，又有趣底戲劇，在世間與超世間的邊際演出的，使那時每人彷彿一會

兒看到天上的電光，一會兒又看到從地獄裏吐出的搖搖底火焰。聖者的眼睛，注視於短期人壽的在何方面看來皆覺可怕的意義，注視於關於無窮盡底新生的最後審判之近來，這半焦底眼睛在半枯底軀體上，使古代人士五中皆震動了；看他一眼，羞慚地迴過頭去，重新體會了這齣戲的興味，依順他，將他再看個飽，直至靈魂為火焰與冰霜盪摩——這是古代所發現的最後的興趣，當其觀看鬥爭人的鬥爭疲倦後。

三十五

將上面所說的總括起來：那種靈魂的狀態，聖者與志於聖者所樂的，是由許多我們皆認識的分子組成，只因其受了旁的影響，被認為宗教的想像，換上了另外底顏色，且將人的過惡，加以嚴肅底體會，如其在宗教及生存之最後意義之邊際中，也將算作可驚奇可敬仰——至少在古代是這麼體會的。時而聖者實行對自我之反抗，這反抗是與支配欲相接近的，也給與即算是最孤獨者以權力之感覺；時而跳出了他的充盈底感情，從一任情意奔放的願望裏，跳到將其野馬似的勒住的願望裏，為受了一個驕傲底靈魂強烈底壓迫而然；時而他需要一切擾動底苦惱底刺激底感情的純粹底靜止，一種醒寤底睡眠，一種在遲鈍底，如動植物底麻木中的長期休息；時而他尋求戰鬥，在本身中生出交爭，因為無聊已向他作出怪模樣；他以殘忍與自我蔑視鞭答着自我神聖化，欣幸着情欲的狂放底勃發，玩味着罪惡的深刻底痛苦，甚至沉湎着迷我與喪心的幻境；他知道怎樣設計將他的情欲，例如異常發展的統制欲，加以拘捉，以致將自己淪入最低底卑下裏，而使其被追捕的靈魂，因這種天淵之別的比例，寸寸分裂了；而終於若其有味乎觀象，與死者或神人交通，則這根本也是他所願望的另一種快樂，但也許這便其餘的各種快樂的結晶。樂瓦樂斯（Novius），以經驗與本性研究聖哲問題威權者之一，有次將這全部秘密和樂地說出了：「這真奇怪，很久以來快樂，宗教，與殘忍的聯結，未曾使人注意到他們普遍底傾向及內心與此的關連。」

三十六

不是，聖者是什麼，却是在非聖者的眼裏所看到的，給他以世界史之價值。因其不為凡人所了解，因為旁人將其靈魂狀態錯誤地表彰着，而且儘可能地自與渠們隔離，視其為巍巍然不可比擬者，異常底超人者；從此他便獲得了特殊底力量，以此能够統馭今時代全民族的幻想了。他並不認識自己；他懂到自己的情緒，傾向，和行爲的理路，是依據了一種翻譯的藝術，正如靈感

似的解譯聖經，一樣的緊張而且曲折。他本性中的病態和歪曲，夾雜着精神的貧弱，愚陋底智識，毀敗了的健康，過度緊張底神經，他自己既看不見，他的觀者也不看見。他既不是特殊底好人，更不是特殊底智者；但他彷彿是表現出着善與智的人間底限度的一點什麼。對他的信仰便支持了對神奇，對一切存在的宗教意義，及對末日的審判的信仰。在一種世界的沒落的斜陽裏，那照着一切基督教民族的殘暉，聖者的影像便幻入無窮：是呀，到了這麼一種高度，即算在我們這已不相信上帝的現代裏，也還有相信聖者的思想者。

三十七

誠然，在這種聖者的描畫外，這根據整個底類型的大致而寫出的，還可以造出與此相對的像，使人生較愉快底感情。這類型少數底例外自然顯現的，無論是由於偉大底和悅與慈悲，或由於非常大底行動力的魔力；還有旁的則具有很強底吸引力，因為在他們整個底存在上，有某種狂幻底想像傾注其光輝的源流：例如基督教著名底教主便如此，他自視為上帝的兒子，因此也自覺其無罪；於是也由此想像——這點人們不能批評太苛，因為全古代中皆為上帝的兒子們所充斥——便達到同樣底目的，雖然無罪無咎責的感情，現代任何人因科學所能達到的。——同樣的，我也險開了印度的聖哲們，他們居於基督教底聖者及希臘哲學家二者中間的一階段上，因此也難於定出純粹底典型：智識，科學——只要有這麼一種——，因論理的學習與思想的訓練而高過旁人，這在佛門中也一樣的看法神聖之標誌；而在基督教世界裏，這些德性是被目為非神聖之標誌，是要被排斥被毀滅的。

蒙田散文選（二）

〔法〕蒙田作 梁宗岱譯

給讀者

這是部坦白的書，讀者。它開端便預告你我在這裏並沒有擬定什麼目的，除了敘述自己的家常瑣事。我既沒有想及對於你的貢獻，也沒有想及自己的榮譽。我底力量够不上這樣的企圖。我只想把它留作我底親朋底慰藉：使他們失了我之後（這是不久就要成事實的），可以在這裏找到我底性格和脾氣底痕迹，因而更懇摯更親切地懷念我。

如果我希求世界底贊賞，我就會用心修飾我，仔細打扮了才和世界相見。我要人們在這裏看見我底平凡，純朴和天然的生活，無拘束亦無造作：因為我所描畫的就是我自己。我底弱點和我底本來面目，在公共禮法所容許的範圍內，都在這裏面盡情披露。

假如我幸而生在那些據說還逍遙於自然底最初律法底溫甜自由裏的國度，我担保我必定毫不躊躇地把我整個赤裸裸描畫出來。

所以，讀者，我自己就是我這部書底題材：斷沒有爲一樁這麼瑣碎無益的事消耗你底空閒之理。再會罷，蒙田一五八〇年三月初一日識。

論不同的方法可以收同樣的效果

當我們冒犯的人手操我們底生死權，可以任意報復的時候，感化他們的最普通方法自然是投降以引動他們底憐恤和悲憫。可是相反的方法，勇敢與剛毅有時也可以收同樣的效果。

曾經長期統治我們底紀因 (Guernse) 的哥勒 (Galle) 太子愛德華 (Edward)，他底稟賦和遭遇都具有許多顯赫的偉大德性的，有一次受了利模先人 (Limousin) 很大的冒犯，以武力取其城，肆意屠殺那些刀斧下的老百姓及婦人孺子們底號啕，跪拜與哀求都不能令他罷手。直至他走進城心，遙見三個法國士人毫不畏怯地抵抗那勝利的軍隊底進攻。對於這意外勇敢的欽羨及尊敬立刻挫折他底盛怒底刀鋒。於是從這三個人起，他赦宥了全城底居民。

埃皮爾 (Epre) 底太子士干特栢格 (Scanderberg)，尾隨着他手下一個兵士，要把他殺掉。這兵士用盡種種的哀求與乞憐去平息他底怒氣，終於毅然在盡頭處手握利劍等他。他底主人見他能够下一個這麼可敬的決心，馬上息怒，寬赦他底罪。那些不認識這太子底超凡的英勇與奮力的人或可以對這榜樣有旁的解釋。

干拉 (Conrad) 皇第三圍攻巴威爾 (Baviera) 底竭夫 (Guelfe) 公爵，無論人獻給他怎樣卑鄙怯懦的滿足都不肯和解，只許那些同公爵一起被圍的士大夫底夫人們步行出城，以保存她們底貞節，并且任她們把身上所能帶走的東西帶出去。她們一個個從容不迫地把她們底丈夫，兒子甚至公爵馱在背上。干拉皇受她們這矯施的勇氣感動得竟歡喜到哭出來。解除他對於公爵的怨恨及仇讎，從那刻起，以人道待遇公爵及公爵底子民。

這兩種方法都很容易感動我。因為我底心對於慈悲及憐憫是不可思議地軟。軟到這般程度，據我底意見，惻隱心感動我比尊敬心來得更自然。雖然那些苦行派的哲人把憐憫看作一種惡德，他們主張我們應該救濟苦難，却不許我們與苦難的人同感。我覺得上面所舉的許多例真是再好不過。因為我們看見這些靈魂給這兩種方法輪流襲擊與磨鍊，對於一種兀不為動，却屈服於其他一種。我們大概可以這樣說：因惻隱而動心的是溫柔，馴良和軟弱底標誌，所以那些天性比較柔弱的如婦人孺子及

俗人比較容易受感動；至於那些輕蔑眼淚與哀求，單讓步給那由於對勇敢的神聖影象而起的尊敬心的，是一顆倔強不撓的靈魂標誌愛荷那大丈夫底剛毅的氣概的。

不過對於比較狹隘的靈魂，欽羨與驚訝亦可以發生同樣的効力。試看梯比 (Tribes) 的人民；他們控告他們兩個將軍逾期不交代他們底職務，不肯救免比羅拔大 (Robertus)，因為他爲他們底控告所阻礙，只用祈求和哀訴來救護自己。反之愛巴明那大 (Eppaninatus) 理直氣壯地講述他任內所立的功績，傲岸而且驕矜地責備他底百姓，他們不獨無心去檢取選舉票在手裏，并且高聲頌揚這位將軍底英勇而敢言。

狄安尼虛士 (Dionysius) 第一經過了長期與極端的困難才攻破瑞史 (Rege) 城，并且俘虜了那堅壘抗拒的守城將非圖 (Fivion)，一個極高尚的豪傑，決意給他一個慘痛的報復以爲戒。他首先對他說他前一天怎樣把他兒子和親戚淹死，非圖只答他說他們比他早快活了一天。然後剝去他底衣裳，把他提交劊子手很凶殘很卑鄙地拖他遊街并且加以種種暴虐的侮辱。非圖并不喪胆，反而毫不動容地高聲追述他底可寶貴的光榮的死，爲了不肯把他底鄉土交給一個暴君底手；同時更把神靈快降的懲罰恐嚇他。狄安尼虛士 從他底兵士眼裏看出這敗將底放言以及對於他們底領袖與勝利底藐視不獨不能振奮他們，并且使他們由對於這希有的英勇的驚訝而心軟而謀叛，差不多要將非圖 從他底衛隊手裏搶出來，於是下令停止這酷刑，暗中遣人把他溺死在海裏。

人確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動物，這多端的動物。想在他身上樹立一個有恒與劃一的意見實在不容易。試看彭培 (Pompeii) 非常懷恨馬麥爾 (Mamarchus) 城，可是單爲了城內一個公民譚費 (Tanis) 情願獨自担負全城底罪過及替衆人受刑的勇敢與豪氣而救了全城。至於施拉 (Sylla) 城貪吝爲秘魯 城顯出同樣的忠勇即於已於人部一無所獲。

更有與我先前所舉的例直接相反的亞力山大 他是最勇敢同時又非常寬待他底仇敵的人，經過了無數的困難才攻破賈沙 (Jassa) 城，碰着守城將貝提 (Bete)。這守城將底勇敢亞力山大 曾在圍城的時候親見他立了許多奇勳的，現在雖然見棄於他底軍隊，武器寸斷而且滿身鮮血淋漓了，仍舊在他底馬薛當納 (Machabius) 的敵人底重圍中獨自苦戰。激於這場勝利底代價過高（因爲除了種種的損失外，他自己還身受兩傷），亞力山大 對他底敵人說：『你將不能如你底願而死，貝提，你得要嘗盡種』

種爲俘虜而設的痛苦。』貝提對這威嚇只答以傲岸的鎮定。亞力山大對着他底驕傲與剛愎的緘默，氣忿忿地說：『他曾屈膝沒有？他曾發出哀求的聲音沒有？無論如何我都麥克伏你底緘默。即使我不能從你那裏挖出一句話，至少也得要挖出一些呻吟。』于是由忿恨變成狂怒，他下令刺穿他底脚跟，把他繫在牛車後面，任他四肢糜爛地生曳死。

是否因爲他太習於勇敢，覺得沒有什麼可驚羨，因而沒有什麼可寶貴呢？還是他以為這是他個人特殊的長處，看見別人達到同樣的高度不能不生妒忌與嫉妬呢？還是他底暴怒底大然猛烈不容抗拒呢？真的，如果他能制裁他底暴怒，我們相信他奪取梯比城之役已經這樣做了，當他日說許多勇士完全喪失了公共防禦之後，一個個引頸就刎。因爲不下六千人當中，沒有一個肯逃避或乞憐，反而在街上到處找那勝利的敵人碰頭，希求得到光榮的死。沒有一個爲了他底創傷而喪胆，不趁着最後一口氣去圖報復用絕望底武器去找尋敵人底死以償自己的死。可是這英雄的慘劇并不能軟化亞力山大底心，整天底悠長也不足以消解他底報復底狂渴。這屠戮直至流盡了最後一滴可流的血才止，只留下三萬老弱婦孺及無武器的人作奴隸。

論悲哀

我是最能免除這種情感的人。我既不愛它，也不重視它，雖然人家差不多都無異議地另眼看待它。他們把它加在智慧，道德和良心底身上。多古怪笨拙的裝飾品！意大利人名之曰「惡意」，實在準確得多，因爲那永遠是一種有害的愚笨的品質。苦行派的哲學把它當作卑下與怯懦，禁止它底哲人懷有這種情感。

可是傳記載埃及王皮山尼尼圖（Psammetichus）給波斯王下辟色（Xerxes）大敗和俘虜之後，看見他那被虜的女兒穿着婢女底服裝汲水，他底朋友無不痛哭悲號，他却默不作聲，雙眼注視着地下。既而又看見他兒子被拉上斷頭台，依然保持着同樣的態度，可是一瞥見他底奴僕在俘虜羣中被驅逐，就馬上亂敲自己的頭，顯出萬分的哀痛來。

這故事可以和最近我們一個王子底遭遇并提：他從達蘭特（*Tremé*）得到他長兄底死耗，既而又得他弟弟底死耗，（這長兄是全家底倚靠和光榮，弟弟又在闔家底第二希望）都保持着十分的鎮靜。幾天後一個僕人死去，他反而抑制不住，放情痛哭呼號，以至見者無不以為只這最後的搖撼才觸着他命根。事實是已經充滿了悲哀了，最輕微的增添亦可以衝破他底容忍底樊籬。我以為同樣的解釋可以應用於我們第一個故事，如果我們不知道它底後半段：據道干辭色，問皮山民尼圖為什麼他對於親生兒女底命運兀不為動，却這般經不起他朋友底災難。他答道：只有這最後的憂傷能用眼淚發洩出來，起初兩個是超出表現的力量以上的。

關於這層，我偶然想起一個古代畫家底作品：他畫依菲芝妮（*Phigalia*）底犧牲，要依照在座的人對於這無罪的美女的關係深淺來表現各人底哀感。當他畫到死者底父親時，已經用盡他底藝術底最後法寶了，只畫他拖着雙臉，彷彿沒有什麼態度能夠表示這哀感底程度似的。為了同樣的緣故，詩人們描寫那相繼喪失七男七女的母親妮妮貝（*Ninfa*），想像她化為頑石，

給悲痛所凝結（阿微特 *Ovide*）

來形容那使我們失掉一切感覺的黯淡和瘖啞的昏迷，當我們經不起過量的打擊的時候。

真的，痛楚底効力，到了極點，必定使我們底靈魂倉皇失措，行動不得自由：當我們驟然得到一個惡耗底警告時，我們感到週身麻木癱軟以及舉動都被縛束似的，直至我們底靈魂融作眼淚與慟哭之後，才彷彿把自己排解及釋放覺得輕鬆與自在。

直至聲音從悲哀中衝出一條路。（維琪爾 *Virgile*）

福爾定南（*Folmar*）王在卜特（*Bute*）與匈牙利王底孀后作戰。德國底拉衣思厄將軍看見從戰場上抬回來一個騎士，這騎士大家都親眼看見他在陣上顯出異常的勇武的，跟着大眾為他喘息，同大眾一起要認出他是誰；等到脫掉他底盔甲的時候，却發見是他自己的兒子，在震天動地的哭聲中，他獨自不聲不響兀立着，定睛凝望着那尸首，直到極量的悲哀冰凍他生命底血液，使他僵死在地上。

說得出熱度的火

必定是極柔弱的火，（裴特拉克 *Petrarque*）

在戀愛中的人們這樣說來摹寫一種不可忍受的熱情：

梨司比呵，愛情

已勾奪了我底心魂；

我才瞥見你，

便驚慌不能做聲。

我舌兒麻木，

微火流通我全身，

我雙耳失聰，

雙眼亦滅掉光明。（卡部勒 *Catalie*）

而且，在過度的猛烈與焚燒着的熱情裏，亦不適于抒發我們底哀怨與悅服；那時候的靈魂既給深沉的思想所禁壓，身體亦給愛情弄得稍唐和憔悴。所以有時便產生那突然襲擊人們的無端的暈眩，與那由極端的熱烈，在享樂最深的當兒，沁入他們底肌骨的冰冷。一切容人尋味及消化的情感都不過是平庸的情感，

小哀喋喋，大哀默默。（洗尼卡 *Sainique*）

意外歡欣底驚訝亦可以產生同樣令人若失的効力：

從漸漸走近的特羅哀人叢中，

她瞥見我溫熱脫離她底身，

她驚悼，木立，昏倒在地，

良久才恢復她原來的聲音。（維琪爾）

除了那羅馬婦人因為看見她兒子從甘納（*Gannas*）路上歸來喜出望外而死，除了梭福奇勒（*Sophocles*）及暴君德尼士（*Darius*）兩個都因樂極而死，除了達爾華（*Darwin*）在哥爾斯島（*Corse*）讀着羅馬的參議院賜給他的榮爵的喜報死去之外，我們這世紀

有致皇里雅 (Loren) 第三得到他所日夜懸望的攻下米蘭城的消息，由狂喜而發憤而喪命。如果要用一個比較尊貴的榜樣來證明人類底愚蠢，那麼，有古人記載下來的哲學家狄阿多呂 (Diodorus) 因為不能當眾解答他底對手底難，馬上在他底學院裏由羞恥以至發狂死去。

我是很少受制于這種強烈的情感的。我底感覺生來就單純；理性更使它一天一天凝固起來了。

論靈魂缺乏真正的對象時把情感附托在假的對象上

我們鄰近有一位患風濕症的先生。每逢醫生勸他戒吃鹹肉，他必定誠懇地回答，說他在痛楚到極的時候，要有可以委過的東西，因此每次他呼喝咒罵香腸、火腿或醬牛舌之後，便覺得舒服得多了。

真的，每逢我們舉手擊物，擊不中而又落空的時候，往往覺得疼痛；而想我們視覺得舒暢，我們必要在相當的距離有對象支持着它，以免它散失在空虛的大風中。

正如狂風沒有森林阻攔

必定在空中消失它底威力（魯建）

同樣，搖動的靈魂如果失掉把握，必定漸漸在它自身消失；我們得要常常供給它可以描準和用力的對象。蒲魯達爾克 (Plutarch) 談及那些酷愛猴子或小狗的人，說是因為我們天性中愛戀底一部分爲了沒有正當的對象，寧可自己偽造一個低賤的，也不願無所寄托。我們常見在熱情裏的靈魂與其無所事事，寧可想像一個虛幻的對象以自欺，雖然它自己也明知不可靠。同樣，獸類在狂怒底當兒攻擊那曾經打傷它們的石頭或利器，用它們底利牙替它們所受的痛苦在自己身上洩憤。

正如班哪尼底熊，受傷後更兇猛，

當里比爾人底飛標射在它身上，

不斷地轉向它底傷口，氣憤憤地

追逐那跟它旋轉的傷口上的利矢。(魯達)

我們在苦難中什麼理由想不到什麼東西不埋怨到——無論對與不對——使我們有可以用武的地方并不是你在怒扯的金髮，也不是你在狂打的雪胸令你親愛的哥哥飲彈而喪命；找別的地方洩你底憤罷。

里微告訴我們，當羅馬軍隊在西班牙喪失他們兩個隊長，同時是兩兄弟的時候，「他們馬上齊痛哭及亂打他們底頭顱。」這是很普通的習慣。而哲學家比翁(Bion)不也滑稽地笑那在煩憂中亂扯他底頭髮的國王說，「這斷是否以為禿頭可以減除他底悲哀呢？」誰不會眼見一個人把紙牌嚼碎，或把一盒骰子吞下肚裏以洩他輸錢的恨呢？爾色斯(Alces)鞭撻希臘斯蓬(Melepont)底海水把鐵鍊加上，用種種侮辱咒詛它，又給亞多士(Achus)山寫一封挑戰書，西路把全軍逗留逾月以報復他渡根都斯河所受的驚恐；而卡里古拉(Caligula)把整間邸宅毀壞，為的是他母親曾被扣留在那裏。

我年青的時候，人們常說我們鄰近有一個國王，為了受上帝底杖責，暗咒復仇，下令要他底百姓十年內不得向上帝禱告，和他說話，而且他自己底權威所到處不得信仰他。這故事與其說是描寫羅馬國底愚蠢，不如說描寫它底天生的驕傲。這兩種毛病常混在一起，可是這樣的行為的確出自愚蠢多。

阿古士都史撒(Augustus Caesar)在海上受大風浪所顛簸，決意與海神寧通(Neptune)挑戰，在慶祝絲爾純斯(Irene)的游藝會中，他下令把寧通底石像移去，作為報仇底表示。這舉動比前事更無可寬恕，就是比後來他身歷的另一事也沒有那麼可寬恕。當他在瓦魯斯(Varius)的保佑下戰敗于德國，他從狂怒與絕望而奔竄，一面以頭敲壁，一面喊道：「瓦魯斯呵，還我底軍隊來！」因為他們實有甚於愚蠢，他們在愚蠢上面更添上不恭，遷怒于上帝或命運，彷彿他們有耳朵接受我們底轟擊似的；有如那些達拉斯人，每逢閃電行雷，便帶着巨大的仇恨向天亂射，以為他們底箭可以使上帝服從。蒲魯達爾克所徵引的一個古詩人說得好：

切勿對事物生氣，

我們底忿怒它們一點也不理。

可是對於我們精神上的錯亂，任你怎樣辱罵也不够。

論閑逸

正如我們看見的曠地，如果是肥沃的，必定滋生着種種色色的無用的野草。想好好利用它，得要先把它清理及散播好的種子；又如我們看見的婦人，如果任她們自己，只能產生不成形的肉塊，必定施以良種，然後能得到自然的好的後嗣；心靈亦然。倘若沒有一定的主意占據着它，把它約束範圍住，它必定無目標地到處飄流，入於幻想底空泛境域裏。

正如銅瓶裏顫動着的水光

反映太陽或月亮底晶明影像，

隨處塵界隨處飄蕩。

飄蕩到長空與天花板上。（維琪爾）

無論什麼幻夢與癡想都可以在這種不安底情況裏產生。

他們虛構無數的妖魔

無異病者底噩夢。（賀拉司 Horace）

靈魂如果沒有確定的目標，它就會喪失自己；因為，俗語說的好，到處在等於無處在。

四處爲家的人無處有家。（馬爾施亞 Martial）

我最近隱居家裏，決意在可能的範圍內，不理旁事，優游閑逸以度這短促的餘生；似乎對於我底心靈沒有更大的恩惠，除了讓它在閒暇裏款待自己，逗留和安居在它自己身上。我希望它今後會毫無困難地這樣做去，因為它已與時日變爲更堅定更成熟了。但我總覺得

閑逸使心靈飄忽。（魯建）

而在別一方面呢，與無羈的馬一般，它爲自己跑比爲別人跑快百倍；因此便產生了無數的妖魔與怪物，無次序，無目的，一個一個

接踵而來。爲要可以優悠觀察它們底離奇不經，我已開始把它們一一寫下來，希望日後用它們來羞它。

論說誰的人

再沒有人更不宜于誇他底記憶的了，因爲我幾乎找不着它一些痕迹，我亦不信世界上更有比我底記憶這麼非常之壞的。我的其他稟賦都庸碌平凡，可是在這一點我以爲我是非凡而且希有，值得因此享受一種榮譽。

除了我所感受的天然的不便利而外（真的，柏拉圖深感它底需要，很合理地稱它爲偉大而有力的女神，）在我底家鄉，要說一個人無意識的時候，他們說他沒有記憶；每逢我對人投訴我這弱點，他們便譏笑我而且無論怎樣都不相信，彷彿我在控告我是瘋子似的，在他們心目中記憶與智慧絕對是一事。

這樣使我更吃虧。可是他們確實對我不作，因爲經驗證明一個極好的記憶往往反配上一個衰弱的判斷力。他們對我不住的還有一點，那就是除了做朋友外我什麼都不行，所以責備我底弱點就等于忘恩負義。他們因我底記憶而懷疑我底感情；把天然的缺憾當作良心上的弱點。他們說，他忘記了這個委託或這個許諾。他全不想念他底朋友。他全想不起，爲了愛我，要說這，做那，或隱瞞那。無疑地，我很健忘，但是因不關心而忽略朋友託我做的事，那可不是我底本性。願大家寬容我底不幸，別要把這不幸當作惡意。尤其是一種與我底脾性絕對相反的惡意。

我也有我底慰藉。第一，因爲這毛病幫我糾正一個我很容易犯的更壞的毛病，就是野心；因爲對於一個要包攬世事的人，缺乏記憶力真是一個難堪的弱點。

自然界進步的現象許多例子告訴我們：自然往往加強我們別的稟賦以補救某種稟賦底薄弱。我底理智與判斷力將不能盡量發揮它們自己的才幹，却很容易像大多數人一般，被引導去懶懶慢慢地追隨別人底足跡，假如別人底創見與意念受了記憶底患時時刻刻在我心裏。

我底話因而較簡短，因爲記憶底貨倉比較創見底貨倉容易充塞着物品。如果我底記憶對我忠實的話，我就會喋喋不休地

震破我朋友們底耳鼓，因為種種事物都會惹起我這小小才幹去把它們運用揮使，引動及激發我底雄辯。那是多麼可哀！我親眼見有幾個朋友就是這樣：因為他們底記憶把他們底題材原原本本地供給他們，他們把故事往後追溯得那麼遠，又附上了如許的無謂枝節，如果這故事是好的，把它底好處全窺死了；假如不好呢，你就不知應該要詛咒他們幸而有這麼強的記憶，還是不幸而有那麼可憐的判斷力。一上了高談闊論底大路之後，要停止及截短是很難的事。再沒有什麼比較那驟然站住更顯得出馬底力量的。

甚至那些說話切題的人當中，我也認識有好些雖想而不能在他們底路程中驟然站住。他們一壁在腦袋裏搜尋一個駐足點，一壁却喃喃個不休，和一個快要昏倒的人曳着他底脚步一樣，老頭子尤其危險，他們對於過去的記憶還在，却忘記了他們已覆說了多少遍。我知道有好些很有趣緻的故事在某爵士底口裏變成了討厭，因為我們當中沒有一個不給這些故事灌注過一百次的。

第二，我底短少的記憶所給我的安慰，正如一個古人所說的，我容易忘記別人底侮辱。我需要一個當頭棒，和達里烏一般，爲要不忘記他從雅典人手裏所受的恥辱，教一個僕人每當他吃飯的時候，向他耳邊唱三聲「主呵，勿忘雅典人」在別一方面呢，我重見的地方與書籍永遠帶着一種新鮮的顏色向我微笑。

記憶不強的人切勿學人撒謊。這話說得真有理。我知道那些文字學家把「說假」與「撒謊」分開：說假是說一件假的，而說者信以爲真的事；至於撒謊這拉丁字（也就是我們這法子所由來）底定義却是瞞住良心說話，因此只應用於那些言與心違的人，也就是我現在所想論及的。

這種人或虛構整件事，連幹帶葉，或改變及粉飾那原有真實基礎的事物，那些改變或粉飾的，如果要他們常常覆述一件事，就很難不露馬脚，因為那真實的事情先走入他們記憶裏，由概念與認識底媒介印在上面，自然而然地顯現給我們底想像，驅逐那立足沒有那麼穩固的虛偽；而原來所聽到的各種詳細情形也三番四覆地竊進腦海裏，把添上去的假冒而且模糊的枝節消滅。

至於那些完全虛構的，既沒有相反的印象搖動他們底虛偽，似乎沒有那麼容易被人戳破了。但也不盡然，因為那是一個無

實質的虛體，如果抽根未牢，就易于被記憶所遺漏。關於這層，我常有許多有趣的經驗，老是那些體察他們事業底利益或順從大入底顏色，而措詞的人吃虧的。因為他們想用以束縛他們底信義及良心的種種情景，既要經過許多變動，他們底話自然也不能不隨時轉移。于是同一件事，他們今天說灰，明天說黃；對這人說這樣，對那人說那樣；如果這些人偶然把他們所得的矛盾的消息像贓物般合攏在一塊，這巧妙的伎倆又如何結果呢？況且稍一不在意，他們便自己打嘴巴；因為有什麼記憶容得住他們對於每件事所捏造的形形式式呢？我看見有個與我同時的人苦苦追求這種機巧底聲譽，他們不知道即使得了聲譽，效果却不可得。說謊確實是一個可詛咒的惡習。我們所以爲人，人與人所以能團結，全仗語言。如果我們認識說謊底遺害與嚴重，我們會用火來追趕它，比對付什麼罪過都合理。

我覺得人們往往白費他們底工夫去極無謂地懲罰小孩子無辜的小過，爲了毫無印象和影響的無意識舉動，磨折他們。據我底私見，只有說謊，其次便是剛愎，我們應該極力殲滅它們底萌芽與滋長。它們隨着小孩長大，舌端一度向這方面伸展之後，你要覺得奇怪，任你如何也不能把它拉轉來。所以我們常見許多在他方面很誠實的人，仍不免屈伏及受制於這惡習。我認識一個品性很好的成衣匠，我從未聽他說過半句真話，即使於他有利益的時候。

尚若像真理一般，虛妄只有一副面孔，我們還好辦，因爲我們會把慣於說謊的人所告訴我們的反面當真實。可是真理底背面却有千萬副面孔和無限制的田地。

培達哥理 (Pythagoras) 派的哲學家以爲善是確定的，有限的，惡是無限的，無標準的。千百條路引我們乖離，只有一條路導我們達目的。我確實不敢斷定，我做得到撒一個坦白及嚴肅的謊以救我出一個明顯而且極端的危險。

一個古代的神父（聖何渠斯丁——譯者）說：我們和一隻相識的狗作伴比和一個言語不通的人好。『所以一個生客對于一個生客不能算人』（皮林 Pline）虛偽底語言比絨氈更多麼難交易呢！

法蘭夏王 (Franks) 第一誓自誇用這種方法誘出達韋爾納 (Dawid) 米蘭底公爵士科爾查 (Scorza) 底公使，一個著名善于詞令的人。達韋爾納受了他主人底使命對他陛下道歉，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其事如下：法蘭夏王想同他新近從那裏被逐出來的意大利，尤其是米蘭底公爵通消息，覺得應該有一個人，在公爵底宮庭代表他，實際是公使，表面却是一個私人，只在那裏

經營他個人底私事；因爲比較上要倚靠皇帝多些，公爵（尤其是他那時正與他底姪女，丹麥王底女兒，現在是羅連的孀婦議婚）如果被知道跟我們有往來和通消息，對於他底事必定有很大阻礙。被找到適宜于負這使命的是一個名叫彌爾韋（Merve）的米蘭人，王底御馬司。他帶了許多親信及公使底任命，表面更帶了許多爲他私事的介紹書去見公爵。他逗留，在公爵底宮庭太久了，皇帝終於微有所聞。我們相信就爲了這緣故而發生以後一件事，即是藉口暗殺，公使人在夜裏殺了他，而案情底手續却前後兩日便完結。

達韋爾納帶了一個捏造的關於這案件的詳細說明書來到（因爲法蘭夏王寫信給公爵及所有基督敎國底國王要求完滿的答覆）準備在理事會晨會宣讀。爲了辯護他底案情，他很伶俐地提出幾個似是而非的事實底解釋。他說他底主人自始至終只把我們底欽差當作他底百姓及私人，這人到米蘭完全爲他底私事并且他從未因別的任務在那裏逗留；他否認他知道這人是王底下屬，而且王認識他，自然更不知道他是王底公使了。於是法蘭夏王從各方面用種種的疑問及抗議反駁他，終於在「爲什麼在夜裏，而且簡直可以說，秘密行刑」一點上使他語塞。這可憐的人倉猝間不得不說實話，答道，爲了對他陛下底恭敬，公爵會覺得面子上過不去，如果在白天裏行刑，我們可以想像他怎樣露出馬足，在法蘭夏王一個這樣的鼻子面前被絆倒的情形。

教王祖勒（Pope）第二遣了一個公使去謁見英王，鼓動他反對法蘭夏王。那公使把他底使命說完之後，英王在回答的話中特別注重關於準備與一個這麼強有力的王作戰的種種困難，列舉了幾個理由。公使很不知幾地回答他也會想及這些理由，并且對教王提過這些話與他爲鼓勵戰爭而來的原來目的相去那麼遠，英王馬上猜出這公使私衷必定是傾向法國的。他底主人得這消息之後，他底財產被充公，他自己僅以身免。

論辯才底急慢

「一個人不能兼有各種美德」（愛天特·拉·波乙斯 *Friend de la Paix*）同樣，關於辯才，我們常見有些人發言那麼

輕易和敏捷，人們之所謂詞鋒又那麼尖銳，無論何時何地他們都有準備；別的比較遲鈍，却說什麼都要審思熟慮。正如我們教女人看她們身體底特殊美點去做各種遊戲和體操，我要對這兩種辯才底特長給同樣的忠告。在我們這世紀，擅長辯才的，似乎就是牧師與律師；我覺得遲鈍的宜于做牧師，敏捷的宜于做律師；因為前者底職業允許他從容預備，他底旅程又在在一條有恒的無間斷的直綫上走；至於律師底自由却迫他隨機應變，他底對手意外的反駁往往把他拋出行伍，迫他馬上取新的立場。

可是克里芒（Clement）教皇與法蘭夏王在馬賽會面，却發生相反的事實：學生吃法庭飯而且享有盛名的坡耶（Piero）先牛被任命去對教王致詞。他把演詞事前許久便預備妥當，并且聽說還是在巴黎做好帶來的。到了要宣讀那天，教皇恐怕別人對他說的話有可以冒犯在座的各國公使之處，對王提議一個切合時地的題目，剛巧與坡耶所預備的完全兩樣；以致他底演辭毫無用處，要馬上另做一篇。他自己覺得不勝任，不得已讓督表來替代他。

律師比牧師難做。可是我覺得過得去的律師比牧師多，至少在法國是這樣罷。

似乎智慧底原素是敏捷與機警，而判斷底原素是遲緩與熟籌。但是那沒有工夫預備便訥訥不出口或有工夫預備亦不見得比較說得好的人是同樣的不可思議。

他們說薛勿魯加示禺（Socrates）事前不先構思比較說得好，說他仗機會底力比思索底力多，說打斷他底話柄對于一他是一種好處，所以他底對手不敢激惹他，怕他底怒氣會令他加倍雄辯。我由經驗認識這種不耐煩苦思的天性。除非讓它自由快活地奔馳，它幹不了什麼好事。我們常說某某作品臭油煙氣味，即指作品中由于過事雕琢所致的生澀與粗糙。而且，那急於求精的操慮，那對於它底經營太迫切太緊張的靈魂底焦燥，把它綑縛挫折和堵塞，正如過于滿溢和猛急的水從開着的瓶口找不着出路一樣。

我現在所說及的這種天性當中，也有并不需要受強烈的情感，如加示禺底憤怒（因為這樣的打激會太猛烈了）所搖撼和激動的，它所需要的不是簸蕩而是祈求；它只要受臨時偶然及外界底景物所喚醒和喚暖。如果任它自然，它就只有頹唐憔悴。興奮是它底生命與美德。

我不宜于完全自主或任我獨自。機會比我自己對於我所說的話更有主權。境遇，伴侶，甚至我自己的聲音底發動從我底智

慧所抽出來的比我獨自測探和使用它的時候所獲得還要多。

所以我底談話比我底文章好，如果對於無價值的東西也可以有選擇的話。

這樣的事於我亦常有：我找我的時候找不着；我找着我由於偶然的邂逅比由於有意的搜尋多。我有某個精微的意思（我想說的是對於別人魯鈍對於我鋒利；放下這些謙遜吧！這種話每人都依照他底力量說）要寫出來發表，我把它完全丟了，簡直不知道我想說的是什麼；一位生客有時已先我發見了。如果我要用刀把這些地方通通刮去，全部書恐怕都要被抹掉。也許將來機緣會偶爾射一道比午晝更亮的光在這上面，使我驚訝於我現在底猶豫。

論預兆

關於籤語，確實在耶穌未降臨以前，便已失掉信用了：因為我們見西塞羅苦思它們所以衰落的原因，這幾句話就是他底：『爲什麼我們現在，并且自從許久，刁勒非（Delphi）不再發籤言，馴至今日，竟沒有什麼更受人輕視的呢？』可是其他種種預言，發自被犧牲的獸類底臟腑（柏拉圖以爲這些動物底臟腑底天然組織有幾分是爲了這用途而設的）（鷄之刮削，鳥之飛翔，我們相信有些禽鳥專爲宣示未來而生的）（西塞羅）打雷，河流之曲折，『腸卜洞悉許多事物，占卦預知許多事物，籤語，先知，夢與異蹟又宣告許多事物』（西塞羅）以及其他古代賴以取決公事和私事底休咎的，通被我們的宗教打破了。雖然我們當中還有星相巫覡等流行：我們底天性中無意識的好奇心底顯著例證，消耗我們底光陰去預卜未來的事物，彷彿現在的還不够我們消受似的。

爲什麼，沃林比底王呵！你要

在人類底痛楚添上這淒惶？

爲什麼用可怕的凶兆

預告他們未來的災殃？

還是蒙住凡夫底眼睛罷，

使他們在恐懼中仍不絕希望。(魯建)

「預知必臨的事於我們毫無益處因為徒自苦惱是一件大可哀的事。」(西塞羅)——無論如何它們底權威已減削了不少了。

所以我覺得莎呂斯 (Sallust) 底伯爵法蘭夏底例非常可驚。他那時統率法蘭夏王在阿爾帕山外的大兵，非常得寵于宮庭，連他哥哥被充公的伯爵底領地也歸還他了。毫無倒戈的理由，而且并非出自心願後來才證實他是受了當時那利於夏勒第五而不利于我們的種種美好的預言（尤其是意大利，在那裏這種愚蠢的預言是這般流行，在羅馬居然大宗的款項爲了我們的傾覆而付孤注）底過度的恐嚇，起初只對他底心腹哀悼那對於法國和在法國的友人的不可避免的災難，終於背叛倒戈起來。結果是他大受損失，無論星座如何。可是他對於這事的舉措實在像一個陷于各種情欲的人因爲既有城池和大兵在握，安同尼特 (Antoine de Lave) 所統率的敵軍又距離他僅三步，加以我們對他毫無猜忌，他實在有爲患更大的能力。因爲他雖然背叛，我們并不損失人馬及城池除了弗山 (Fossan) 而且還是經了一場血戰才丟掉的。

神用濃黑的夜

遮掩着未來底路，

嘲笑那無知的凡夫

爲了焦慮自苦。

.....

他就是他自己的主人，

而且將畢生快樂歡欣，

如果他能够每晚安然

說道：「我又過了一天。」

明天任神遍蓋烏雲

或把清光普照乾坤。」（賀拉司）

反之，那些相信這句話的人信錯了：『這是他們底理由：因為有預兆，所以有神明，既然有神明，所以有預兆』（西塞羅）。巴古微烏（Pacuvius）却聰明得多：

那些不求教於他們底心

而求教於禽言獸語的人，

只合受我們聽，

却不合受我們信。

著名的多斯卡納（Toscana）人底預言是這樣來歷：某農夫鋤地，鋤到深處的時候，看見達則（Tages），一個帶著嬰孩底面孔，老人底智慧的半仙站起來。鄰近的居民急忙走去，于是他底言語和智識，包含着這法術底原理和方法的，便被收集保存了幾世紀，好一個與它底進步相稱的誕生。

我寧可擲骰了來處理我底事，也不願倚賴這樣的幻夢。

真的在一切國度人們都留一部分權威給命運。柏拉圖在他所策畫的理想國裏，讓命運裁決許多重要的情事，其中一件便是婚姻要由良善的公民共同抽籤取決；他對於這偶然的選擇是這般看重，甚至主張那些從這種結合所生的孩子要在國內教養，把那出自不良的結合的摒棄。可是如果這些被摒棄的長大時徵得有成材的希望，人們可以把他們召回去，而放逐那些被留在國內到成年還不見有什麼希望的。

我見有許多人研究和註釋他們底曆書，把它們當作各種事故底權威徵引。它們所預料的事是這麼多，自然有真有假：『整天射箭的人，誰不會有時命中呢？』（西塞羅。）我却不因爲它們有時命中而看起它們。我們會較有把握得到真理，如果它們底定規是撒謊。何況從來沒有人留意它們底誤算，雖然那是無數和常有；而它們底偶中却正因爲罕有，非常和不經而得人信仰。狄亞哥拉士（Diogenes）別號無神者，一天在山穆達拉司（Samothrace）寺裏有一個人指着那些沉船得救的人底遺恩牌對他說：『好，

你不信神明與人事有涉，對於這許多由神恩得救的怎樣解說呢？『事實是，』他答道，『那些溺死的人并不留像在這裏，雖然他們占大多數。』

西塞羅說許多承認神明的哲學家當中，只有蘇諾風哥羅風尼（Xenophon Colophonae）努力剷除各種預言術。無怪我們常見許多國王耗費他們底光陰（有時并且于他們有害）在這些子虛上面了。

我很想親眼看見這兩個異蹟：一個是加拉比底（Calabros）方丈約翰底書，預言所有未來的教王底姓名和相貌。一個是畢雍（Leon）皇帝底書，預言希臘歷代底皇帝及尊長。

這個却是我所目覩的：在社會秩序混亂的時候，人民受了厄運底打擊，輕率投身于各種迷信，向上天尋求他們底災難底遠古的恫嚇與緣因。而它們現時是這般意外地順利，我敢說（這是一個銳利而空閒的頭腦底消遣）那些精于解結這些玄機的人無論在什麼書裏都可以找到他們所想找的東西。可是尤其使他們易于從事的是這種預言式的謔語底模糊，惆恍和不經；它們底著者原就不給它們任何清晰的意義，以便後世可以隨他們底幻想加註解。

蘇格拉底底幽靈，據我底意見，就是或種意志底衝動，不待他底理性允許便呈現給他。在一顆修養這麼深的靈魂，不斷地受智慧與道德底陶冶大概連這種率性，雖則是偶然，也是良善而且值得聽從的罷。每個人在他內心都有這種騷動底影象。我也曾經有過，我任它們推移對於我是這般有益和順利，簡直可以想像它們是從神聖的靈感來的。

信使

(Le Messager) ①

[法] 巴爾札克作

穆木天譯

呈達瑪造·巴萊圖侯爵 ②

我永遠是抱著一種欲望，要講述出一段單純而且真實的故事，使一個青年人和他的情婦聽見了牠會感受駭惑，而要互相寄託在自己的胸懷上，就如同兩個小孩子在林邊上遇見了蛇互相緊抱在一起一樣。懼怕有減少講述的興趣或被人家認做混蛋的危險，所以我開始就把我的故事的目的而應週宣佈出來好啦。我在這齣差不多是平庸的悲劇裏是演扮了一個腳色的；如果這齣悲劇令您們不感興趣的話，那不是歷史的事實之咎，而寧是我的錯過。因之，在真實之中去選擇能成爲詩的東西，則是作者的天才的一半了。

在一八一九年，我從巴黎到木蘭去。我的經濟的情形，使我勞苦着得乘在公共馬車的頂上的坐位去旅行。如您們所曉得的

- ① "Le Messager" 一初出現於一八三二年二月十五日的兩世界雜誌 (Revue de deux mondes) 上；同時，隨伴著 "Le Journal Beteche" 故事中之二篇，獨人私人生活的描寫 (Scenes de la Vie privee) 的第二板的第三卷中，題名 "Le Constat"；在一八三三年和一八三九年，改兩人獨方鄉鎮生活的描寫 (Scenes de a Vie de province) 的第一板和第二板中，其後，在一八四二年編入人間喜劇的私人生活的描寫的第二卷中。

- ② Le Comte de Damville, Paris. 意大利熱諾阿人，以外國語言，兼以英語，見長，譯有雪萊 (Shelley) 等等英詩人的作品。自身亦爲詩人。同時是文藝批評者。與生命馬志尼 (Mazzini) 友善，更參加當時政治運動，一八四八年被選爲國會議員。

那樣，英國人把公共馬車的高處的那些位置當作是最好的。在旅程的最初的數里之間，我發見了無數的漂亮的理由，去證明我們的隣國人的意見的正當。一位在我眼裏像是比我有錢的青年人，由於興致，上來坐在我的旁邊的椅子上。他作出并非無禮的微笑，接受了我的議論。馬上，年齡上思想上的某種程度的一致，對於大氣，對於隨着笨重的馬車進行次第被我們所發現的各地的豐富的景物的我們的相互的愛，其次呢，就是我說不出的某種的磁石般的吸引力，這些東西，使我們彼此之間發生了一種暫時親密的，對於那種親密，越法地那種剝那的情感像是要馬上要斷絕而對於未來毫無保障的話，旅人們是越法地要喜歡耽溺到裏邊的。我們沒有走上三十里的路程，我們就談論起女人和戀愛來。拿出來在這種場合裏所必要的開場白，自然地問題是要在我們的愛人的身上了。兩個人都是很年青的，我們彼此還只是能够拿着某、種、年、齡的、女、性，就是說，從三十五歲到四十歲之間的女性，作愛人的。啊！如果是一位詩人聽見了我們從蒙塔爾果到我已不記得了的一個驛站之間所講了的話語的話，他會收集到好些非常熱烈的表現法，太可嘆美的描寫，和極端甘美的體己話呀！我們的羞慚的畏懼，我們的靜默寡言的感嘆，以及我們的還要紅臉的交視，都含有着一種雄辯，那種雄辯的朴素的魔力，我已經不能再感到了。的確地，爲的要理解青春，是必需停滯到青春時代。因此，我們極高妙地理解到情熱的一切的要點。而最初，我們開始從事實上從原則上主張說：在世界上並沒有比出生證書更爲混蛋的東西，好些四十歲的女性比某些二十歲的女性還要年青得多。結局，女性們實際上只是有她們眼裏像有的那種年齡。這個體系並沒有給戀愛加以限制，而我們很真摯地在一片無涯的海洋上游泳着。最終，在把我們的情人作成功爲青春的，迷醉人的，懣身的，伯爵夫人，十分有趣味，很有才智，心機靈活的之後，在把美麗，的，脚，緞子般的，而且是溫香撲鼻的皮膚加給她們身上之後，我們就互相地白白出來，他呢，他說某、某、夫、人，現年三十八歲，我呢，我則說我是讚美着一位年方四十的女性的。這樣一來，我們互相地從一種漠然的畏懼被解脫出來，我們互相承認是愛戀上的同志，而更進一步地作我們的美麗的體己話了。其次就是要看，在兩人之間，究竟誰最癡情。一個人有一次爲同他的情人作一個鐘頭的會面竟走了二百法里的路程。又一個人爲的去赴夜裏的約會，險些被人認作是狼，在圍場裏遭了槍斃。一言以蔽之，就是我們的一切的愚蠢事體呀！如果說回想起來那些過去的危險，感到歡樂的話，那麼追憶起來那些消逝了的歡樂，不是也感有無上快感麼？那就是享樂兩次。各種的災難，大小的幸福，我們通通地都講過了，甚至連嬉戲逗趣的事體都講出來了。我的朋友的那位伯爵夫人，爲的使他歡喜，吸雪茄煙，我

的那位夫人呢，給我做喬口拉，天天不間斷地，給我寫信，或是來看望我；他的那位夫人，賭着一身的破滅，來到他那裏住過了三天；我的那位夫人呢，比他的作的更好，也許是更壞，如果您們想要那樣說法的話。我們的丈夫們，并且是非常地崇拜我們的伯爵夫人們；在一切的鐘情的女性所具有的那種魔力之下，他們奴隸般地生活着，而且，比定例的愚蠢還要愚蠢，他們使我們感受危險，而真正是在我們必須要把那種危險去增加我們的歡樂的時節。啊，風是如何地飛快地把我們的話語和我們的舒暢的哄笑給吹散開了呀！

到了蒲驛，我非常地注意地把我那位新朋友的人樣子察看了一番。確實地，我很容易地就相信到他那個人是應當被人很嚴肅地愛上的。請您們想像一下好啦，一個中等身材的青年，而且身體生得是很平衡四稱的，具有着一副很快樂的充盈着表情的臉面。他的頭髮是烏黑的，他的眼睛是碧藍的；他的口唇是薄薄地粉紅色；他的牙齒是雪白的，整整齊齊地排列着；一片優美的蒼白，更潤飾在他那纖細的面龐上，其次，還有一個輕輕的繡色的圓圈圍繞着他的眼睛，如同世是剛要痊愈的病人一樣。此外，您們還可以加上好些點，就是他具有着潔白的，肥瘦適當的，如同一位漂亮女人的作法似地收拾得很精緻的兩隻手，他瞅着像是很有教養，很有才智似的，而您們不用費力就會跟我表同意，說我那位伙伴是可以使一位伯爵夫人增到光榮的一言以蔽之，不止是一個少女會希冀要他作丈夫的，因為他是一個子爵，而且有一萬二千到一萬五千法郎的年收，將來有希望得到的數目，不計入。

在距離蒲驛有一法里的地方，馬車顛覆了。我的那位不幸的同伴認定，為的保障自己的安全，是應當一躍跳到一塊新耕的田地的邊沿上，而不應當像我似地，死死地坐在板橋上，追隨着馬車的激動。也許是他沒有跳好，也許是他滑下去了，事變怎樣發生的，我一點都不曉得，可是，他被馬給壓壞了，馬車是砸在他的身上的。我們把他搬到一個種地的人家裏。在劇烈的痛疼從他擠出來的聲聲的呻吟裏邊，他竟能够囑託給我由於瀕死者的臨終的誓願而具得神聖的形質的一種使命叫我為他去完成。在臨終的苦悶中間，那個可憐的小孩子，由於在他那個年齡所常有的天真淳朴，想到如果他的愛人從新聞紙裏得到了他的死的消息，會感到非常難受，因心裏為之酸痛起來。他求我親自去通報她一聲，說着他叫我去找在他帶在胸前的緞帶上懸着的一把鑰匙。我看見那已一半陷到肉裏了。當我從那個鑰匙所陷進去的創口裏，盡力輕輕地把鑰匙拉出來的時刻，那個瀕死者連絲毫的

苦楚都未有吐露出來。當他給過我一切必要的指示，叫我按照着到拉·霞立蝶·蘇爾·盧瓦爾他的家裏把他的情人所寫給他的情書拿出來，懇求着我把那些書件送還給她的瞬間，他就在一句話的中途失掉他的話語了；可是他的最後的舉動，使我明白到那個宿命的鑰匙，是把我派遣到他母親那裏的一件證物。他對我不能够表露出隻字的道謝，心裏很苦悶，因為他對於我的熱忱是絲毫都不懷疑的，他用一種懇求的眼睛看了我一陣，用眉毛的動作向我行禮致別，隨後他就垂下頭去，死了。他的死是馬車顛覆所引起來的唯一的災變。「還是有有一點是有他的過錯呀！」御者是向我那樣說的。

在拉·霞立蝶，我完成了那個可憐的旅人的口頭的遺囑。他的母親不在家；那對於我是一種萬幸。然而我是帶着得安撫一個老女人的悲痛的，當我把她小東人的死講述與她聽的時節，那個老女僕簡直是哆嗦起來了；她看見了那把鑰匙還在沾着血跡，她半死地跌在一把椅子上；但是，因為我專心一意地掛念着一種最高的苦痛，一個被命運把她的最後的愛給奪掉了的女性的那種最高的苦痛，我就扔開了那個老女僕，任她繼續着她那種擬聲法的講義，於是就把我那個一日間的朋友所仔細封裹着的那片珍貴的書信帶走了。

伯爵夫人所住的府邸，離木蘭有八法里^①，而為的到那裏去，還得在僻鄉裏走上幾法里的路程了。這樣一來，要履行我的使命，是很不容易的了。由於用不着說明的種種事情集湊在一起，我只有能夠到木蘭的錢。可是，懷着青春的熱誠，我決心徒步走去，而且還要趕在走得飛快的惡耗的閃候的前邊很快地走去。我打聽好了最近的路線，於是，我可以在肩上擔着一個死人，就從布爾朋茵山徑中走去了。我越法地向着蒙泊爾桑的府第走向前去，我就越法地對於我所企圖的那種奇怪的聖地亞哥的旅行感受着駭懼。我的想像力，創造出無數的傳奇風的玄思妙想來。在我的心裏尋思着我能够同蒙泊爾桑伯爵夫人^②相會面的種種的情況。針對着我推測着要向我問的種

① 每法里 (Lieu) 等於四公里。

② 鳩誠哀特爲瑪利奧羅利鳩誠哀特 (Henri and Juliette) 的女主人。

極問題，我都捏造了一些很有機智的答案。在每個森林的轉彎處，在每條凹的道路裏；總是史紀和提燈籠的場面。他提着燈籠說明戰爭情形的那個場面的重複。使我心裏不勝慚愧的，就是我在最初只是想到我的面容，我的機智，我想要施展的那種小能幹；可是等我到了當地的時節，一種不祥的反省穿透了我的心靈，那就如同一陣電光雷聲奔馳過過撕裂了灰色的雲層一樣。對於費了千辛萬苦才能合法地把她的青年的戀人弄得名正，正一意一心地備念着他，時時刻刻地在希望着那些無名的歡喜那個女性，這該是如何地駭人的一種凶報呀！一言以蔽之，作報喪的信使，也是帶着一種殘酷的慈悲心的。因之我在布爾朋的道路上踐踏着污泥，加緊了我的脚步。很快地我就走到了一條棠樹夾道的寬廣的大路上，在那大路的盡頭，蒙泊爾的府邸的雄姿，如同一些有鮮明而變幻的輪廓的茶湯色的雲彩一般，在天空中，如繪地浮露出來。到了府邸的大門口，我看見大門整個地閃在那裏。這棟沒有預想到的情景，把我的種種的計劃和推測都給打碎了。但是我大膽地走了進去，而我馬上就看見有兩條狗襲到我的身邊，真正的鄉間的狗的樣子，汪汪地吠叫着，聽見了聲動，一個胖的女僕跑出來，而當我向她說我想同伯爵夫人談幾句話的時節，她伸手指給我蜿蜒地環繞着府邸的一個英國式的庭園的草木蒼鬱處，向我回答說：「太太在那裏呢！」

「謝謝！」我以一種諷嘲的神情說。她說的那句在那裏，是足可以使我我在園子裏遊蕩兩個鐘頭的。在這些時候之間，一個結着喬薇色腰帶，穿着白衣服，披着有褶的短外套的，捲髮的，可愛的小姑娘，走過來，聽見了或者是察

● 這段典故出於利裏喜劇安非特利奧（*Amphitryon*）。在那部喜劇中，是敘述着在福里（*Filide*）有一個情作安非特立

央（*Amphitryon*）將為的把戰陣中的景觀報告給留在故鄉的他的貞淑的妻子阿爾格納諾派遣史紀（*史紀*）到提貝去。可是史紀

特（*Amphitryon*）和美爾求爾（*Mercure*）兩位神，由於惡作劇，變作安非特立和史紀，也到阿爾格納諾那裏去了。而美爾求爾完全

相同的兩對主僕，夾着阿爾格納諾演出來種種的滑稽。其後，美爾求爾露了本性，這一種的人物就演變了史紀第一幕第一場，

為史紀的歸自，他把帶來的燈籠當作阿爾格納諾演說着史紀夫人所受的使命，對着燈籠重復着種種的問題。——在一個場面

作史紀的歸自，他把帶來的燈籠當作阿爾格納諾演說着史紀夫人所受的使命，對着燈籠重復着種種的問題。——在一個場面

測出我們的問答的話語。瞰見我那種樣子，她以一種很可愛的纖麗的腔調喊着說：「媽呀，有一位老爺有話要跟您講。」就跑掉了。而我就跟在那白色的領外套的一跳一動，穿過那拐灣抹角的林蔭路，走了下去，那件短外套，是如同鬼火一樣，給我引着那個小姑娘所取的路徑的。

是須要通通地說出來的。在大路的最終的林叢處，我提起來我的領子，用我的衣服的折邊打掃了我的壞帽子和我的褲子上的塵土，用衣袖打掃了衣服用兩個袖子互相地打掃了一下，隨即，我很注意地扣好了衣釦，爲的是要顯露出來折在裏面的布料，那是永遠比其他的部分較新鮮些的；最後，我把我的褲子放落下去，達到我那雙很藝術地在草裏擦過的靴子面上。由於這種迦斯孔人^①的化裝，我希望着我不會被人誤認爲區衙門之收稅員；可是，在現在我心裏追想起來我的青春期的那個時節，我時時都自己笑了起來。

突然間，當我整理我的儀表之際，在一條蒼翠的蜿蜒路徑的曲折處，在被溫暖的陽光所照耀的無數花木中間，我看見了麗哀特和她的丈夫。那個可愛的小姑娘拉住了她的母親的手，而顯而易見地，伯爵夫人聽見了她的小孩子的曖昧的話語，就加緊了脚步了。看見了一個陌生人帶着一種很奇怪的神情向她行禮的那種樣子，感着驚異，她停住，向我表示出一種冰冷地客氣的面容，和一種可敬愛的賊嘴，那令我看來是反映着她一切的被欺騙了的希望。我尋求我所煞費苦心準備了的那些漂亮的話語，可是怎想也想不起來。在這個互相躊躇的當兒，她的丈夫竟得以登場了。成千成萬的思想，在我的腦海中經過着。由於禮貌的關係，我說了一些很不關緊要的閒話，一邊問着那來的人是否蒙泊爾桑伯爵老爺和伯爵夫人本人。那些蠢辦法，使我得以對於那兩位孤獨將要猛烈地被攪亂的夫婦，一目了然地下了判斷，以一種就我年齡說是很稀有的銳利作了分析。那位丈夫，像是那些在現今成爲地方鄉鎮的最美麗的裝飾品的貴族老爺的一個典型。他穿着厚底子的大鞋，我將這一點放在第一位，就是因爲那是比他那褪色的黑衣服，他那擦爛了的褲子，他那鬆懈的領帶，他的襯衣的皺皺的領子，更使我強烈地感到驚奇的。在那個人的身上，有很少的司法官樣子，很多的縣參事官的樣子，有一個無人違抗的區長的威風，和一個雖有選舉權而從一八一六年以

① 加斯孔(Gascon)法蘭西舊州名，地近西班牙，而對大西洋。加斯孔人以善吹牛，好虛張生份而有名。

來按期落選的被選衆人的誇耀；鄉間人的常識和愚念令人不可憑信地交混在一起；一點都沒有禮貌渾身是有錢人的驕氣；對於他的妻子馴服得很，可是自己以為是一家之主，對於小的事情總是想要發脾氣，可是對於重要的事情一點都不在乎；此外就是一副枯焦的，滿是皺紋的晒得焦黑的面孔；灰色的，長長的，直直的頭髮，這就是那個人的特徵了。可是那位伯爵夫人呢！那是跟她的男人成爲何等猛烈而生動的對比呀！那是一個身軀勻整而窈窕的嬌小玲瓏的女性，具有一種令人迷醉的姿態；嬌嫩而且非常脆弱，使您一摸她就會把她的骨頭給弄得粉碎的。她穿着一身白毛絲綾的衣服，她頭帶着一頂蒼綠色帶子的漂亮的帽子，扎着一條蒼綠色的腰帶，一件披肩被兩肩和那些盡美的輪廓給別有風致地填襯起來，以致令人一睜見她，在心裏就油然地起了惡要把那些東西爲自己所有的一種不可抗的欲求。她的眼睛，是活潑生動的，烏黑的，富於表情的，她的舉止是溫淳的，她的調是嬌媚迷人的。一個富有豔遇的老年人，絕不會斷定她有三十歲以上，在她的額頭上，在她頭上的那些纖弱的細微處，都是那樣地具有着青春的樣子。至於她的性格呢，我覺得她是兼具着里紐爾伯爵夫人和B侯爵夫人的特點，就是當一個青年人讀過魯偉的小說時而在他的記憶裏永遠是新鮮的那兩種女性的典型的特點。我突然間透徹了那個家庭中的所有的一切秘密了，於是，我取了堪一個老年的大使相匹敵的外交家的決心。或者我有生以來恐怕就是那一次，我生了機智，而我理解到宮庭社會或實際社會的人們的機警靈活是怎麼回事了。

從那幾天馬里馬虎的日子以後，我就有了很多很多鬥爭待作，以應流生活上的那些極微細的行爲，而一味地去完成那些使最交過的情緒枯乾的禮儀和高雅的節奏了。

「伯爵老爺，我有事要向您單獨地談一談，」我作出一種神秘的神情說着，一邊向後退了幾步。

● 半見魯偉·德·庫屋萊(Louise de Comry)(一七六〇—一七九七)的小說浮世艷事(Amours du Chevalier de

Comry) 庫屋萊是一個十七歲的少年，活潑且多才，鍾愛伯爵夫人。他愛三個女人——B侯爵夫人，里紐爾伯爵夫人(Com

tesse de Comry) 和C侯爵夫人。他終於同那位天真純情的B侯爵夫人結婚。B侯爵夫人是使浮世艷事通愛情的夢想的，是一個鍾

情的，母親般的慈愛的女人，里紐爾伯爵夫人是被她的丈夫所置諸不顧的，她還是一個小孩子，是狂亂的而強情的。

他跟着我來了。鳩麗哀特把我們兩個人單獨地放在那裏，而作出來如果想知道她的丈夫的秘密就一定會曉得的那種確信的樣子，滿不在乎地就離開了。我簡單地向着伯爵講述了我的旅伴的死。那一段消息在他身上所起的效果，證明他對於他那位青年的合作者拖着有一種十分強烈的情愛，而這樣的發現因使我在我們彼此之間所持續下去的對話中有了敢如下回答的豪膽了。

「我的妻子是會要絕望的，」他喊道，「我把這件不幸的事變告訴給她的時候，是得十二分地留神呀。」

「老爺，最先向您說，我已經是完成了一種義務了。」我向他說。「我不願意不預先通知您就到伯爵夫人跟前完成了一個陌生人所託給我的那個使命；可是，他委託給我一種可尊敬的仲介遺贈，是我所不能隨便處分的一種秘密。依據着他對於您的性格所給了我的那種崇高的觀念，我想您總不會反對我去完成這件最後的誓願。只有伯爵夫人有自由使我打破課在我身上的那種沉默的。」

聽見了我的讚辭，那位貴族老爺很愉快的搖了搖頭。他作出一種非常曖昧的寒暄回答了我，而最後，給了我自由了。我們又原道走回去。在這個瞬間，鐘聲報告吃飯了，我被請同他們一道吃飯。看見了我們非常地沉重而靜默，鳩麗哀特偷偷地察看我們。看見了她的丈夫拿出隨隨便便的口實使我們只剩兩個人在一起，而異常地感着驚異，她站在一邊向我投射着只有女人們能夠放射出的一瞥。在她的視線中，有迎接一位好像從雲彩裏掉到她家裏來的陌生人的一家主婦所得以有的全部的好奇心，有我的服裝，我的青春和我的面容所份所應受的各色各樣的疑問，那真是奇特的對照啊！其次，則有除了一個唯一者別的男人們在她的眼裏等於零的一位被人崇愛的情人的全部的輕蔑，有當她底確地的一切的孤獨的幸福給她的愛情安排好了的時候而來了一個不速之客的一些不自知的疑懼，恐怖和厭倦。我明白了那種沉默的雄辯，而我用一種充滿憐憫充滿同情的悲慟的微笑，對之作了回答。於是，在清澄的天光中，在兩邊夾着花卉的一條窄路的中間，在一個瞬間中，我瞰見她的美貌的全部的光輝。看見了那個令人嘆美的畫面，我忍不住嘆息了一聲。

「唉，夫人，我一路上真是辛苦啊……就是爲得您一個人。」

「老爺！她向我說。」

「啊！我接過來說，「我是代替稱惡作鳩屍哀特的那個人來的。」她顏色蒼白了。——「今天您不會看見他了。」

「他生病啦？」她低聲地說。

「是的，」我回答她說。「可是，請您不要着急。我是受了他的囑咐，要把與您有關係的一些秘密的東西委托給您，請您相信，像我這樣謹慎的，熱忱的使者是永遠不會有的。」

「怎麼啦？」

「不是他已經不愛您了呢？」

「啊！那不可能。」她喊着，一邊流露出來一種輕輕的微笑來，而那一點都不是率真的。

突然間，她起了一種顫慄，向我投射出來一種灰褐色的迅速的視線，臉紅了，說道：「他還活着嗎？」

偉大的上帝呀！是何等的駭人的語句呀！我是非常的年青，支持不住那一種語調了，我沒有回答，而帶着一種呆楞的神情，望那個不幸的女人。

「老爺老爺回答一聲呀！」她喊道。

「是的，夫人。」

「那當真的嗎？！請您把真話告訴我罷，我能聽得下去的。您說呀！一切的苦痛都不會比我的疑信不定那樣地令人難過。這些話語所陪伴着的那種奇特的音調，使我流出兩股眼淚，那就是我的回答了。」

她倚在一顆樹上，一邊放出來一種弱而無力的泣聲。

「夫人，」我向她說，「那一位是您的丈夫呀！」

「是我有一個丈夫。」

說了這句話，她就跑開，不見了。

「哎，飯食冷了，」伯爵喊道。「老爺，請您來罷。」

於是，我隨着那家的主人走去，他引導我到了一間飯廳裏，在那裏，我看見預準備得很奢侈的一餐酒宴，那種奢侈法，就是巴黎

的桌面上，我們都不常見的，有五份食具，兩夫婦的食具和他們的小女兒的食具；我的呢，一定就是他的，那一份；最後的那一份，就是聖丹尼斯宗派的一位修道士的食具。修道士，祝福完畢，就問說：「我們的親愛的伯爵夫人哪裏去了呢？」

「啊！她就要來的。」伯爵回答說。伯爵急忙地把湯燉給我們之後，在自己的盤子裏放了很多很多，而很快地就把湯送走了。

「啊！我的娃兒，」修道士喊道，「如果您的妻子在此地的話，您會比較規矩些。」

「爸爸是會要生病啦，」那小姑娘作出一種歡喜惡作劇的樣子說。

在這段美酒佳肴的奇特的插話的一瞬間之後，當着伯爵急忙着切我不曉得是什麼野味的時候，一位使女走進來，說：「老爺，太太不見了，哪裏也找不着了！」

聽見了這句話，我惟恐有什麼不幸發生，忙亂地站了起來，而我的面容強烈地表露着我的畏懼，所以那位年老的修道士，就跟着我到花園裏去了。那位丈夫很有禮節地一直走到門口。

「請你們不要動！請你們不要動！請你們一點都不要擔心。」他向我們喊道。

可是他沒有陪我們去。修道士，使女和我在園子裏的小徑上和草地裏跑過去，一邊叫着名字，傾耳靜聽着，心裏非常地不安，因為我說出了那位青年子爵的死的消息。一邊跑着，我講述着那一段致命的事變的各種情景，我看見那位使女對於她的女主人非常地關切；因為她比那一位修道士更能够透澈到我的恐懼的秘密的。我們走到了一些水池子那裏，我們到處都找到了而都沒能找到伯爵夫人，也看不見她在那裏經過的絲毫的痕跡。最後沿着牆走回來，我聽見了一些很微弱的深深地窒息着的呻吟聲，像是從一種盒子一般的東西裏傳出來。不管怎麼樣，我都往那裏邊走去。我們發現瑪麗哀特在那裏，被絕望的本能所激動着，埋身在乾草的中間。依從着難以克服的羞惡心，她把她的頭埋在那裏，以鎮抑下去她那種駭人的哭叫聲；那是嗚咽，那是小孩子的哭泣，可是很尖銳很悲憤。在這個世界上對於她已經是一無所有了。使女把她的女主人拉出來，女主人像一個瀕死的獸類似地軟搭搭的滿不在意的，任憑人家怎樣都好。那一位使女只會講這一句話：「哦，太太！哦……！」

那位年老的修道士問道：「可是她怎麼啦？您怎麼啦，娃兒？」

最後，被那位使女所幫助着，我把瑪麗哀特移到她的房間裏；我很注意地吩咐他們好好地看護着她，叫他們向人說伯爵夫

人害的是偏頭痛。隨後，修道士和我，我們又走回來，進到食堂裏。我們離開了伯爵，已經有一些時間了，除了我到了廊底下的時節，我是幾乎心裏都沒有想到他的，他那種漠不關心的樣子，使我感到驚異；可是當着我看見他哲學者一般地就了桌子的時候，我的驚異更增加起來；他差不多把全份的食品都吃光了，那使他的女兒非常地開心，她看見她的父親當着她的眼前不服從伯爵夫人的吩咐，她在那裏微笑着。那位丈夫的奇怪的漠不關心，由於修道士和他之間突然所起的那輕輕的口角給說明出來了。伯爵由於醫生的命令，實行了一種嚴格的節食法，爲的是治了某一種重大的疾病，病名我已經不記得了；而由於在恢復期的病人所常有的那種猛烈的暴飲暴食所驅使着，那種野獸一般的食慾，在他身上把所有的人間的感受性都制服了。在一個瞬間中，我從把喜劇風味放在最駭人的苦惱之中的兩種非常不同的方面，看見了自然的全部的真實性。那個晚宴非常地悲慘。我是很疲乏的。修道士運用着他的一切的智力，去推測他的侄女的哭泣的原因。伯爵夫人打發她的使女告訴伯爵說她身上不舒服，而在我想那是借口着女人的自然的不舒服，那位丈夫聽見了一種很漠然的說明，很爲滿意，靜靜地就把所吃的東西消化了。我們大家老早就去就寢。被一個僕人所領着，經過伯爵夫人房間的前面，到我的住室去的時候，我很懦弱地去問她的安好。注意到我的聲音，她叫我走進去，想同我講話；可是一個字都說不清楚，她低下頭去，而我就退出來了。雖然我拿着一個青年人的至情分受了那殘酷的情動，可是由於被強制的行路的疲倦所壓制着，就呼呼地睡着了。在更深的時際，我的帳子的鐵環從鐵桿上猛烈地被拉所發出來的那種尖銳的颯颯的響動，使我驚醒了，我看見那伯爵夫人坐在我的床脚上。她的面孔接受到放在我桌子上的一盞燈的全部的光亮。

「老爺，是不是那永遠是真的呢？」她向我說，「這一種駭人的打擊加在我的身上之後，我真不曉得我得怎樣活下去了；可是，在這個瞬間我感到了平靜。我想要通通地曉得呀。」

「是何等的平靜呀！」我一邊想着，一邊眯着眼睛同她的栗色的頭髮成爲對比的她那種駭人的蒼白的面色，聽着她的話語裏的那種喉管發出的嘎聲，面對着她的變樣的全副面容所表露出的那種內心的狂嵐而驚愕呆異着。她已經是蒼白衰弱了，如同連秋日所染上的那最後的色澤都被剝落掉的一片葉子一樣。她的紅腫的，失掉了一切的美麗的雙眼，只是反映着一種辛辣而深沈的苦痛。您可以說在曾經太陽在光耀的地方罩上了一片灰雲。

我沒有深深地觸到對於她是非常悲慟的一些情況，而簡簡單單地向她把那件使她失掉了她的朋友的急劇的事變再講述一番。我向她講述了充滿着她們的戀愛的回憶的我們的頭一天的行程。她一點都沒有哭，她很熱烈地，如同一個熱心的醫生偵查一種疾病似地，俯首向着我，很貪慾地聽着。捉住了在我瞅着她像是完全對着苦痛敞開了心門而願意拿出來失望的最初的熱火所產生出來的一切的熱情沉墜在她的不幸的裏邊的一個瞬間，我向她說出來激動着那個不幸的瀕死者的那些畏懼，而向她說是爲什麼他委托給我這一件致命的使命。於是她的眼睛，在那種從心靈的最深的領域中散發出來的陰慘的火焰之下，枯乾了。她比以前更要蒼白了。當我把我放在我枕頭底下的那些書信遞給她的時候，她機械地就接過去了；隨後，她猛烈地顛慄了一下，用一種空洞的聲音向我說：「我呀，我把他的信通通燒毀了他的東西，我一點都沒有！一點都沒有！一點都沒有！」

她強烈地捶她的額頭。

「太太，」我向她說。她用一種癱瘓的動作瞅了我一下。於是我繼續着說：「我在他的頭上割下了一縷頭髮，就在這裏呢。」於是，我就呈現給她她所愛的那個人的這個最後的永遠不朽的斷片。啊！如果您們像我似地接受了在當時落在我手上的那些熱淚的話，那您們就會曉得當感謝和恩德非常隣近的時候，感謝是爲何物了！她緊緊地握着我的手，而用一種窸窣着的聲音，一種熱情輝耀着目光，一種有她的脆弱的幸福穿過駭人的苦痛而輝耀着的目光，向我說：「啊！您在戀愛呀！願您要永遠地幸福呀！不要失掉對您是非常親愛的那個人兒呀！」

她活沒有說完，就帶着她的寶物跑掉了。

第二天，同我的夢境融混在一起的那一場夜景，我覺得像是一篇小說一般了。爲的使我確信那是一件悲痛的現實，我是必須勞而無益地在我的枕頭底下去尋找那些信件。那第二天的各種事件是沒有向您們講述的必要了。我同我的可憐的旅伴所向我極口贊美的那位鴉麗·哀特在一道又待了幾個鐘頭。那位女人的極細微的話語，舉止動作，都向我證明出來她的心靈的高貴和感情的纖細，那是使她成爲那些很稀有地散播在地面上的多情的獸身的可愛的雌性之一。晚上，蒙泊爾親自送我到木蘭。到了那裏的時候，他以一種很兇狠的樣子向我說：「老爺，如果這不會是濫用您的殷勤的話，如果這對於我們已經感恩不盡的一位生客並不是一種很不客氣的行動的話，請您回到巴黎的時候，到桑提葉路，老爺家裏（那名字我忘了），把我所欠

他的一筆錢順便帶還給他，因為他催促過我趕快還他的。」

「好的。」我說。

在我心靈的天真之中，我收了一捲子二十五個路易金幣^①的紙包，我就拿那筆錢回着巴黎，到後，我就按着蒙泊爾桑老爺所給我的地址很忠實地去歸還那筆錢。

但是在巴黎把那筆錢拿到被指定的宅子的時候，我就了解到鳩麗哀特用着感謝我的那種高妙的手腕了。她把那筆錢借給我的那種方式，對於容易被猜測出來的貧窮所保有着的那種慎重，不是反映出來一個鍾情的女人的全部的天才嗎！

對着一位女性講述出來這一段冒險的故事，而她很膽怯的，緊緊地抱着您，向您說：「啊！親愛的，不要死呀！你呀！」那是何等的愉快呢？

一八三二年一月作於巴黎

一九三五年十月譯於上海

① 每個金路易，值廿法郎。

敗壞了海德來堡的人

〔美國〕 馬克吐溫著

塞先艾
陳家麟譯

〔馬克吐溫 (Mark Twain) 原名 Samuel Langhorne Clemens 一千八百三十五年十一月三十日生於美國密蘇里州之佛羅里達一千九百十年四月二十一日卒於康涅狄格州之雷定。他早年沒有受過什麼很好的教育。十八歲時他在東部飄泊了一年，以在報館排字爲活。一八五七年，他做了密士斯必河船上的領港。其後南北美戰爭停止了他的職業。他便和他的哥哥到西部去，做他的哥哥的，沒有報酬的私人秘書。在納維達，他開始向報紙投稿。因爲口角，與報館敵對的主筆釀成決鬥，彼此都沒有受傷，便離開了那裏到舊金山報館工作。一八六七年，他被 Alta California 派到歐洲及聖地去旅行，作通信記者。一八六九年，他根據他在歐洲的經驗，成海外書呆子 Innocents Abroad 一書，第一年即傾銷十萬部。此後，他益發從事寫作，一方面更努力於旅行，講演，實業。他名著有海外書呆子 (Innocents Abroad) 湯姆·莎耶 (Tom Sawyer) 赫克來培來·芬 (Huckleberry Finn) 一後二書在美國銷路均逾百萬，爲中小學生所愛讀。——阿達爾王宮麻的康涅狄格人 (A Connecticut Yankee in King Arthur's Court) 對於貞德個人的回憶 (Personal Recollections of Joan of Arc) 等短篇著名的則有敗壞了海德來堡的人 (The Man That Corrupted Hadleyburg) 夏娃日記 (Eve's Diary) 斯多非特船長遊人國記 (Captain Stormfield's Visit to Heaven) 諸作。馬克吐溫行文幽默輕鬆，並富諷刺；他是一個天然的說故事的人，他的喜悅的，柔韌的聲音很可愛，很活動，尤以說奇遇，恐怖的故事爲特長。演說時，更能作出種種動人的動作和聲調。在未成著作家以前，他的天才和態度即聞於一時。年事稍長，他培植他的天才，管理他的技術，並因多讀，多作，多經驗的結果，遂成爲最大的散文家。他的敘述，觀察深刻，趣味複雜，在美國小說中獨樹一幟。這篇敗壞了海德來堡的人是一篇人性貪吝和人類虛偽凝結的寓言，也是一篇結構嚴密的小說。今年爲他的百年紀念，本篇的譯出，也可以說是紀念作者。〕

在許多年以前，海德來堡在環繞的地帶中是最忠實端正的一個村鎮。三代牠都保持着這種令名，未被玷污，牠對於牠的名譽比任何牠的所有物都驕傲。牠因為驕傲這種聲譽，因為熱心地去保險牠的永久，所以嬰孩還在搖籃裏的時候，牠就把誠實的理論教給牠們，多少年來牠都把這樣的教學作為他們文化的主要成分。而且經過許多年，青年們都沒有受過各種誘惑，於是他們的誠實，越發堅固，變為他們的骨幹的一部分了。鄰近的村鎮都很嫉妬這種光榮的權威，蔑視在其中的海德來堡的驕傲，把牠叫做虛榮；但是牠們却又不能不承認海德來堡實際是一個清廉方正的鎮市；假若被逼迫，牠們也承認這個事實，一個從海德來堡出來的青年，到外面找事，沒有不拿他的故鄉作為保證的。

但是後來，海德來堡運氣不佳，冒犯了一個過客——或者是真不知道，一定不是誠心的，因為海德來堡自身是足夠誠實了。向來不管陌生人的呵責或者他們的意見。不過海德來堡在這個人的情形中，應當把牠作為一個例外，因為他是一個毒辣而且喜好報復的人。在他流浪的這一年間，他總把受的傷害記在心頭，竭力要發明一個對她滿足的補償來。他想了許多方法，牠們全都很好；但是牠們沒有一個是很厲害的；連牠們中最壞的方法都能傷害許多人，不過他要的是一個包括全鎮，不讓一個人不帶重傷跑掉的計畫。最後他有了一個幸運的意思，當牠落在他的腦筋裏的時候，牠帶着一種壞的快樂把他的頭部燃燒起來了。他立刻進行他的計畫，對自己說道：『這是一件可做的事情——我要把全鎮都給牠敗壞了。』

六個月以後，他到海德來堡去，晚上十點鐘他坐着馬車到了銀行老會計員的家裏。他從車內拿出一個口袋來，抗着，蹣跚地穿過院子，敲門。一個婦人的聲音說道：『進來。』他便走進去，把口袋放在客廳中火爐的後面，向正在燈旁讀着教會新聞的老太太說道：

『請你不要動，太太，我不會攪擾你。那裏——現在牠早藏好了；誰都不知道牠在那裏。我能見一會你的丈夫嗎，太太？』

『不，他到布雷克斯敦去了，要明天早上才回來。』

『好的，太太，沒有關係。我不過要把那個口袋交給他保管，等他找着正當的主人，把牠送給他。我是一個陌生人；他並不認識我；我不過是從鎖上路過，來卸脫這件事情，牠在我心裏很久了。我的差事完成之後，我便高興而且有點驕傲地走了，你再也看不見我了。有一張紙，拴在口袋上的，牠會說明一切。晚安，太太。』

老太太很怕這位神秘的巨大的生人，真高興看見他走了。但是她的好奇心激起來了，筆直走到口袋面前去，把那張紙拿來，開頭像下面這樣寫着：

「登報，或暗地訪問正主——兩種辦法都可以。袋內共盛現金一百六十磅四盎司——」

「上帝慈憐我們，我忘了鎖門呀！」

雷恰慈太太全身戰慄着，飛跑到門跟前去，鎖了門，把窗帘拉下來，很驚恐地佇立着，心裏爲難起來，想想有什麼辦法能使她自己和錢更平安一點。她聽了一會，怕有竊盜，後來被好奇心所降服，又回到燈前去，把那張紙讀完：

「我是一個外國人，不久我就要回到本國，永遠住在那里。我在美國，受惠極多，很爲感謝。——我很感謝她的一個公民——海德來堡的一個公民——我尤其感謝一年或二年前我所受之恩惠。實在說，是兩件仁德的事情。我現在在這裏說明。我從前是一個賭徒。我說我從前是。我是一個傾家破產的賭徒。有一晚上，我來到這個村莊，肚子既餓，身上一個錢也沒有。我晚上出來求幫，白天我很害羞求乞。我求到了一個適當的人。他給了我二十塊錢，簡直說，我以爲他就是救了我的命。他還給了我一個好運到。因爲這二十塊錢，我就在賭桌上發了財。最後，他對我說的一段話，我一直到現在都還記得，後來他把我克服了；這種克服救了我的品行的其餘部分。我再也不賭了。現在我不曉得這個人是誰，但我要找出這個人來，我要他收下這筆錢，給人，扔掉，或者自己留着，一聽其便。這不過是我表示對他的感謝。假若我能長住，我自己總能把他尋到，但是沒有關係，他總會被我尋找到的。這是一個誠實的村鎮，一個清廉方正的村鎮，我知道我能一點不害怕地相信牠，用這個人對我說的話便能證明出來；我確信他還記得起來。

「我的計畫是這樣；假若你寧願暗地去訪問，那樣做也行。把我所寫的內容不妨告訴每一個看來好像正主的人。假若他回答，「我就是那個人；我從前所說的話是什麼什麼，」你就試驗一下，——就是打開口袋，在裏面你會找着一個封口的信封，封內便裝着他說的話。假若候補的人所提的話和牠相符，便把錢給他，不必再多所問詢，因爲他一定是本人無疑。

「但是如果你寧願公開地訪問，那麼就把我所寫的登在本地報紙上——還得加上這樣一個通告：三十天以內，候補的人得於每星期五晚間八時到市鎮廳，用封口的信封，投遞他的話給牧師布格司先生（假若他願意這樣辦）讓布格司先生立即撕破口袋的封皮打開牠，看看所說的話是否正確；如若正確無誤，款即致送，對於證明的我的恩人並表真誠的感謝。」

雷恰慈太太坐下來，因爲受了刺激微顫着，不久便墮入沉思裏了——讀完那張紙以後：「這是多麼一件古怪的事情……」

把麵包飄在水上的這位善人的運氣真好呀！……假定做這件事的就是我的丈夫吧！——因為我們是真可憐，又老又窮！……」於是歎息起來——「但是那並不是我的愛德華，並不是他給一個陌生人二十塊錢呵。這也太可憐了，我現在看出來啦……」於是又發起抖來——「但是這是一個賭徒的錢啊！罪惡的賭注！我們不能拿牠；我們不能摸牠。我不喜歡靠近牠；牠好像一個骯髒的東西。」她移到一張遠一點的椅子上去……「我希望愛德華回來，把牠拿到銀行去；竊賊隨時都可以來的，同牠孤單地在一起太可怕了。」

十一點，雷恰慈先生回來了，他的妻子對他說：「我很高興你回來的時候！」他却說道：「我太疲乏了——疲乏得真厲害；一個人窮了真可怕，我一生都得走着慘淡的路程。常常勤苦工作，工作，為的拿點薪水——做別人的奴隸，他却穿着拖鞋坐在家裏頭，富足而且舒服。」

「我也替你難過啊，愛德華，你是知道的；但是心裏安慰一點吧；我們有我們的生活方法；我們有我們的好名譽哩——」

「是的，瑪麗，一切都如像你所說的，不要計較我的話好了——吻我吧——現在一切都過去了，我也不再抱怨了。你得着什麼了嗎？那個口袋裏是什麼呀？」

於是他的妻子告訴他那個大秘密。牠眩惑了他一會；他說道：

「牠有一百六十磅重嗎？瑪麗，那是四萬塊錢啊——想想吧——一筆很大的財產在這村子裏沒有十個人有這麼大的家當。給我那張紙吧。」

他看完了，說道：

「這不是一個奇遇嗎！這是一個傳奇；牠真像我們在書本中讀的那些可能的事情，在人生中決看不見的。」他現在激動起來了；高興，甚至於很快樂。他輕輕敲着他老妻的面頰，幽默地說道：「啊，我們發財了，瑪麗，發財了；我們現在應當做的就是埋起那筆錢來，燒了那些紙。假若賭徒來問的話，我們便冷眼看他。這樣說：『你說的是什麼廢話呢！我們從來就沒聽見過你這個人和你的金口袋——他的樣子一定會變傻了，並且——』」

「現在你老是說笑話，錢仍然還在這裏，快到竊賊來的時候了。」

「真的很好，我們怎麼辦呢——暗地裏訪問嗎？不，那麼辦：這樣一定會糟塌了這個浪漫故事。公開的辦法倒比較好些。想這會引起多麼大的喧囂啊！這件事會引起其他的村鎮來嫉妒的，因為沒有一個陌生人把這件事會信託別的村鎮，除了海德來堡之外，他們都知道。這對我們是多麼重大的一件事情。我現在就得到報館去，否則時間一定來不及了。」

「但是別忙——別忙——別讓我和錢留在這裏呀，愛德華！」

他走了。沒有多久，離他的家不遠他遇見了見報館的社長，便把那個文件給他，說道：「這兒有一個好新聞給你，柯克司——把他登在報上去。」

「時間太晚了，雷恰慈先生，讓我先看一看吧。」

回到家裏，他和他的妻子坐下來，又談着這個有魔力的神秘事件；他們簡直不能睡覺了。第一個問題就是，給陌生人二十塊錢的究竟是誰呢？這好像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兩個人都異口同聲地答着——

「巴喀來·古德生。」

「是的，」雷恰慈道，「他是能做這件事的，而且這件事真像他做的，在我們鎮裏再沒有別人了。」

「每一個人無論如何都得承認是他，愛德華。六個月以來，我們的村子又像從前的光景了——誠實窄狹，自命正義，慳吝。」

「這就是他常常說的，一直到他死——而且當着大眾宣布。」

「不錯，人家因此都很恨他。」

「啊，當然嘍；但是他是滿不在乎的，我以為他在我們中間是被恨得最得當的人除了布格司牧師之外。」

「唔，布格司是應該的——他在這裏再也得不着什麼聽衆了。這個村鎮雖然卑小，也知道怎樣估量他。愛德華，那個陌生人一定要指定布格司去送這筆錢，這不有點奇怪嗎？」

「唔——真古怪。真——真——」

「爲什麼會這個樣子呢？你肯選擇他嗎？」

「瑪麗，也許陌生人知道他比這個村子知道得更清楚一點。」

「那倒於布格司很有幫助呀！」

丈夫似乎迷惑了，不能回答；妻子却注視他，等待著。最後雷恰慈說話了，帶着一個人說話使人疑惑的態度。

「瑪麗，布格司不是一個壞人。」

他的妻子驚訝起來了。

「胡說！」她喊道。

「他不是一個壞人。我知道。他的不受歡迎的根基完全由於一件事情——這件事情曾經鬧得滿城風雨。」

「誠然是那件事情！恐怕還不只那件事情吧！」

「多得很多得很。不過那件事他也並沒有犯罪。」

「你怎麼那麼說法！沒有犯罪。誰都知道他是有罪的。」

「瑪麗，我擔保——他是沒有罪的。」

「我不能相信你的話，我也不相信。你怎麼會知道呢？」

「這是一個懺悔。我很羞愧，但是我要把牠說出來，我是知道他沒有罪的惟一人。我希望能夠救他，而且——而且——唔，

你知道我們這個鎮是怎樣造成的——我沒有膽量去做這件事情。一定會引起許多人反對我。我覺得我很卑微，非常卑微；但是

我不敢；我沒有去反對牠的勇氣。」

瑪麗樣子很為難沉默了一會。於是她口吃地說道：

「我——我不想你去做這件事情。一個人不應當——呃——輿論——一個人得小心一點——一點——」這是一條很

艱難的路，她陷在泥濘中了；過了一會，她又開始說了。「這件事太可憐了，不過——啊，我們沒有力量，愛德華——我們真的沒有。

啊，我也不願意你去管這些閒事！」

「那樣我們一定會失去這麼許多人的好名譽的；那麼——那麼——」

「現在讓我為難的就是，他以爲我們怎麼樣，愛德華。」

「他嗎？他不疑惑我能够救他。」

「啊！」妻子喊道，聲調安慰一點，「我很高興。只要他不知道你希望救他，他——他——唔，那就太好了。啊，我從前就知道，他是不了解的，因為他常常很有友誼地和我們來往，我們給他的鼓勵太少了。人們不只一次來責備我們。威爾遜家的人，威爾柯克西家的人，哈克來士家的人，他們都向我們取笑說，「你的朋友布格司，」因為他們知道這件事會厭煩我的。我但願他不要堅持地這樣愛我們；我不明白他爲什麼老是這樣下去。」

「我能說明這個原因。這又是另一個懺悔了。當事情鬧得最熱鬧的時候，鎖裏的人都打算把他處以跨鐵軌的刑罰，我的天！良發現了，不能忍受這件事情，暗地裏跑去通知他，他便逃出村鎮，住在外面，直到事情平安了才回來。」

「愛德華；假若鎖裏的人發現出來了呢？」

「不要說這個話！想起那件事來，還在使我害怕呢！事情做了，那時我又有點懊悔；我連你都怕告訴，惟恐你的臉色向別人洩露出來。那天晚上，因爲心裏煩惱，就沒有睡着覺，但是過了幾天，我看見沒有人來疑惑我，我覺得做了這件事情，倒高興起來。我還在高興哩，瑪麗——徹底地高興。」

「我也是這樣，現在，因爲那樣對付他也太可怕了。是的，我很高興；因爲你真的救了他的急難了，你知道。不過，愛德華，假設有一天事情發覺了呢！」

「不會的。」

「爲什麼？」

「因爲大家都以爲是古德生做的這件事情。」

「當然他們會以爲。」

「一定的。而且他當然也不在乎。他們曠使可憐的老邵斯伯雷去歸罪於他。他虛張聲勢地跑去做這件事情。古德生把他看了一看，好像要在他身上找一個地方來藐視他似的，於是他說了，「原來你就是調查委員啊，是不是？」邵斯伯雷說他大概是。「唔，他們需要詳細的情形嗎，你以爲一個普通的答覆行不行呢？」假使他們需要詳細的情節，我再回來就是了，古德生；我想

取一個普通的答覆。」「很好；那麼，告訴他們到地獄裏去吧——我以為這就夠是普通的答覆了。我還要給你一點勸告，邵斯伯雷；當你回來聽取詳細情節的時候，拿一個筐子來，好把你的骸骨帶回家去。」

「真像古德生的口吻；他的特點話裏全都有了。他只有一種自滿；他以為他給人的忠告比任何人都高明。」

「這樣便把事情解決了，搭救了我們，瑪麗。這件事大家算是再也不提了。」

「上帝保佑你，我現在都毫不疑惑哩。」

於他們又興趣濃厚地談起金袋的神秘來。一會兒談話便開始被打斷了——這種打又是注意集中的思想引起來的。這些間斷越來越多。最後雷恰慈完全墮在沉思裏了。他坐得很久，茫然注視着地板，不久他就開始把他的思想標點句讀起來，他的手帶着神經過放的動作，表示出他的煩惱。當時他的妻子也復歸於思想的沉默了，她的動作也表現出不安寧來。後來雷恰慈站起身，在室內毫無目的地散步，用手搔着頭髮，很像一個夢遊病者，正在做着一個噩夢。後來他似乎達到了一個固定的目的；一句話也不說，戴上他的帽子，很快地便跑出屋去了。他的妻子默然坐着，帶着一眼竊臉，似乎還沒有覺得她是孤單地在那裏，她不時喃喃着：「不要領我們到裏面去吧……但是——但是——我們又真窮，真窮……不要領我們進去……唉，誰會被牠傷害了呢？——沒有一個人知道這件事……領着我們……」語音在囁囁中寂滅了。過了一會兒，他又向上看，一半恐懼一半高興地喃喃起來——

「他走了！但是，阿呀！他得太晚了——太晚了……也許不會——還有的是時間。」她起來站着想，神經過敏地緊握着她的手，又鬆開了。她的身體微顫着，她說道，從乾喉嚨發出來的：「上帝饒恕我——想到那些事情是很可畏的——但是……上帝，我們是怎樣生出來的啊，——我們生出來得多麼奇怪呀！」

她把燈捻小了一點，偷偷地走過去，跪在口袋的旁邊，用手挨着脊的邊上，很熱愛地撫摩着牠們；在她的可憐的老眼中起了滿足而注視的光。她簡直忘乎其形了，醒過來一半的時候，便喃喃道：「假若我們等待啊！——呀，假若我們肯等一會，不要忙！」

這個時候，柯克司從他的報館回到家去了，把發生的那件奇怪的事情全盤告訴他的妻子，他們很熱心地談起牠來，而且猜

着古德生是鎮上的惟一的人，只有他才能幫助這個受苦的陌生人二十元這麼大一個數目。停了一下子，兩個人變得深思而且沉默起來。一會兒，他們又神經過敏和煩躁着了。最後妻子說，好像對她自己說一樣，

『沒有人知道這個秘密，除了雷恰慈夫婦……和我們……沒有別人。』

丈夫不思想了，有點輕微的驚訝，默然注視着他的妻子，她的臉變得很蒼白；於是他猶豫地站起來，偷偷地望了他的帽子一眼，又望望他的妻子——一種無言的詢問。柯克司太太吞吐了一兩次，把手擱在喉前，替代說話，她點點頭。過了一會，只剩下她一個人了，對自己囁囁着。

現在雷恰慈和柯克司從相對的方向，慌忙地穿過荒涼的大街。他們遇見了，喘着氣，在報館的樓梯之下；在燈下，他們認清了彼此的面孔。柯克司低聲說道，

『這件事情，除了我們便沒有人知道嗎？』

低聲的回答是，

『沒有一個人知道——我擔保，沒有一個人知道！』

『假若不太晚去——』

辦事的人都上樓來了；這時有一個小孩趕上了他們，柯克司問道，

『原來是你嗎，約翰？』

『是的，先生。』

『你不要忙發早班的信——隨便什麼信都不要發；等着我告訴你。』

『早班的信件已經走了，先生。』

『走啦！』有一種不能言說的失望的聲音在裏面。

『是的，先生。到布雷克斯登和其他鎮市的時間表今天改了，收集報紙要比往日早二十分鐘。我還得快跑哩；已經晚了兩分

鐘了——』

辦事的人轉過身，慢慢地走開，並不等着聽其餘的話。在十分鐘內，他們沒有一個人發言；柯克司便用苦惱的聲調說道：

「什麼事情使你們那樣忙，我簡直不明白。」

回答是够卑恭了：

「我現在知道了，要是不是太晚，我也決不會這個樣子。不過下一次——」

「下一次該死！一千年裏頭也不會有下一次。」

後來兩位朋友不道晚安就散了，帶着受了很厲害的打擊的神情回家去。到了家，他們的妻子都熱烈地跳起來：「怎麼樣？」——看見他們眼睛的回答，便很憂愁地坐下來，不等他們用話來答覆。在兩個家庭裏都有一場激烈的討論——討論一件新事；從前本來已經討論過，但並不激烈，却很和平。今夜的討論彼此都像剽竊而來。雷恰慈太太說：

「你等一等吧，愛德華——你稍微想一想吧；但是，你得直接到報館去，把牠向全世界宣布。」

「報館已經答應發表了。」

「沒有關係；牠也說得有私自訪問呀，只要你願意，不過是真的不是呢？」

「啊，是的——是的，是真的；但是我想這件事要鬧出去，一個陌生人這樣信託海德來堡，這對於本鎮是多麼名譽的事呀。」

「唔，一定，我全都知道；假若你老是想，不去做，你一定找不着那位正主，因為他死了，既沒有留下孩子，也沒有留下親戚；錢要是落在想得牠的人手裏面，誰也不會受傷害的，而且——而且——」

她慟哭起來了。她的丈夫想出一些安慰的話來對她說：

「究竟我們總要想個最好的辦法——總要的；我們都知道。我們也得記着，事情是老天派定了的——」

「老天派定了的啊，什麼事情都是派定了的，一個人要是沒有主意的時候，也得想辦法啊。一樣地錢，很特別地到了我們家來了，這也是派定了的，你得按照上天的意思去想法子——誰給你這個權利呢？這是不正當的，像這柳情形——對神靈不敬的行爲，於你這樣一個老實卑恭的人是不合適的——」

「不過，瑪麗，你要知道我們是怎樣把我們的生活訓練成的，像全村一樣，總是想着要做誠實的事情——」

「啊，我知道，我知道——對於誠實是一種永久的訓練，訓練了——從搖籃的時候起，誠實便防禦着種種的誘惑，不過這是一種人工的誠實，誘惑一來，牠便像水似地微弱，正如同今晚我們所看見的一樣。上帝知道我從來沒有不誠實直到現在——現在，在頭一個這樣大的誘惑之下，我——愛德華，我相信這個鎮的誠實腐敗得正如我的誠實一樣的腐敗，也好像你的誠實一樣地腐敗。這是一個卑鄙的村鎮，狠心的，慳吝的村鎮，沒有好道德，但牠却以誠實自負著名；你幫忙我吧，我很相信有一天會來到，牠的誠實在很大的誘惑之下坍塌下來，牠的名譽會毀滅了，像一座紙牌崗的房子一樣。現在我懺悔了，我覺得這樣好一點；我是一個欺人者，我有生以來就是這樣一個人，我自己也不明白。不要再說我誠實了吧——我不願意再有牠了。」

「我——唔，瑪麗，我也覺得和你一樣，我一定是如此。真奇怪，真奇怪。我從來不相信這個——從來不。」

沉默了一個長時間，兩個人都沉思着。最後妻子抬頭望着他的丈夫說道：

「我知道你在想什麼了，愛德華。」

雷恰慈帶出一張一個人被人捉住的困惑的面容來。

「我很羞愧地承認這件事情，瑪麗，但是——」

「沒有關係，愛德華，我自己也和你想着同樣的問題哩。」

「我希望如此。你說一說吧。」

「你在想着，一個人要是能猜出來古德生對那個陌生人所說的話就好了。」

「一點兒都不錯。我真覺得犯罪而且羞愧哩。你怎麼樣呢？」

「我早過去了。我們鋪一間小床在這兒吧；我們得看守着牠，等到銀行金庫明天早上開門的時候，好把這個口袋拿進去；

：，
啊呀，啊呀——我們要沒有做錯才好呢！」

小床鋪好了，瑪麗道：

「開頭的句子——到底是什麼呢？我很懷疑那段話究竟說些什麼呢？不過，來，我們現在睡覺吧。」

「睡覺？」

「不想一想。」

「是的，想一想。」

這個時候，柯克司夫婦也在完成他們的爭論，意見歸於一致以後，又輾轉反側起來，想着，想着，翻來覆去，非常焦灼，他們煩惱着到底古德生對於遺棄物說些什麼話；那段金言；那段話價值四萬塊現洋哩。

村莊電報局比尋常晚開了一點的原因是這樣：柯克司的報紙的頭目是聯合新聞社的本地代表。我們可以說他是一個很有名譽的代表，他一年只打四次電報，頂多不過打三十個字。但是這時情形不同了。他的報告消息的電報立刻得到一電回電：

「全部廣告——一切詳情——一千二百字。」

多麼長的一個電報！那位頭目把電報打完，他成了這州裏最驕傲的人了。第二天早上早餐的時候，方正清廉的海德來堡便在每一個美國人的嘴上談着了，從蒙翠爾到墨西哥海灣，從亞拉斯加冰河到佛羅里達橋樑林；幾百萬人都在討論着那個陌生人和他的錢袋，不知道那位正主到底找着沒有，希望不久還有別的消息到來——馬上就來到。

二

海德來堡村莊獲得世界的名譽，快樂的虛榮了，想像不到的虛榮。鎮裏的重要的公民和他們的妻子到處亂走，彼此握手，臉上發光，帶着微笑，慶賀着，都說這件事增添了一個新字到字典上去——海德來堡就是「清廉」的同義字——命定永遠在字典裏面了；其次的，並不重要的公民和他們的妻子也到處去同樣地慶賀着。每個人都跑到銀行去看金袋；在正午以前懊悔和嫉妒的羣衆都從布雷克斯登和所有鄰近的城鎮結隊而來；那天下午和第二天訪員都從各處來證實這個口袋和牠的歷史，把全部事情重新寫了一遍，還把口袋，雷恰慈的房子，銀行長老會教堂，浸禮會教堂，棋盤街市鎮廳（在那裏舉行試驗，發給銀兩的）都畫了自在畫；把雷恰慈夫婦，銀行行長平喀吞柯克司，聯合報的頭目，布格司牧師，郵政局長都畫了像——連嘉克·海利，他是一個閒散好脾氣，什麼都不在乎的漁夫，獵人，小孩和野狗的朋友，鎮上典型的「沙門·羅生」也被畫上了。那位卑鄙媚笑的油滑的平喀吞把口袋給所有的來人看，很高興地摩擦着他的光滑的手掌，擴大着這個村鎮的誠實的好名譽，和這種奇異的保

證，他希望而且相信這個榜樣會在美國遠近馳名成爲道德更生的時代等等。

在一個星期之末，事情又安靜下來了；驕傲和快樂的狂醉，清醒成爲柔和，甜蜜，沉默的快樂了。——一種深沉，無以名之，不能言說的滿足。所有的臉都帶出一種平靜，神聖的快樂的神情來。

後來一個變遷來到了。這是一個逐漸的變遷，開頭沒有人注意，也許完全沒有人注意，除了嘉克·海利岱之外，他常常注意每一件事情；常常拿牠來開心，不管是什麼事。他開始說些戲弄的話了，他說人們的樣子並不像一兩天前那樣的快樂了；後來，他又說，新的現象正在加深大家的憂愁；其次，他又說，人們帶上一種病容了；最後他說，每一個人人都變得那樣抑鬱，深思，心不在焉，他簡直可以去搶一個最卑鄙的人口袋裏的錢，也不會攪擾他的夢想。

在這個時期——大約在這個時期——在睡覺的時候又有人說這個話了，——還帶出一聲歎息——是十九個家庭的每一個家長說的：『呀，古德生所說的那段話是什麼呢？』

那個人的妻子聽見這個話，有點戰慄說：

『哦，不許說！你心裏在想什麼可怕的事呀？看在上帝的面上，別想了吧！』

但是第二天晚上這個問題又攪擾起這些人來了，——得到的是同樣的責備，不過微弱了一點。

第三天晚上人們又談着這個問題了——帶着苦惱，有點茫然。這個時候，——第四夜——妻子們偏促得更微弱了。想着要說點話沒有說出來。

再過了一夜，他們談起來，而且回答着了——很熱心地。

『哦，假如我們能猜出來就好了。』

海利岱的評論一天一天地變得來使人不喜歡，遭人的輕蔑。他還很勤地向着個人，或者當着大眾訕笑這個鎮市。不過他的譏笑在鎮上也只有他這麼一個非常空洞。在什麼地方也找不到一個微笑。海利岱帶着一個雪茄煙盒子，放在三腳架上，把牠當做一個照相機玩着，叫過路的人停住，瞄準了，說道：

『預備！——請你露點笑容，』但是甚至於這樣的大開玩笑也不能把人們的愁容輕鬆一點。

這樣，三個星期過去了——只剩下一个星期了。在星期六晚上——晚飯後，從前星期六晚上人們都忙亂得開不了交，買東西和消遣，這一晚街上却空虛而且荒涼。雷恰慈和他的老妻在他們的小客廳裏分開坐着——憂愁而深思的樣子。現在這個變成他們晚上的習慣了：他們從前長期的習慣都是讀書，編物，稱心的閒談，接待隣人的拜訪，或者去訪問他們，這些事都死滅了，過去了，遺忘了，好像是許多年前的事情一樣——其實是兩三星期以前的事；現在沒有人再談話了，沒有人讀書了，沒有人拜訪了，——全村的人都坐在家裏，歎息，苦惱，沉默。全都在想猜出那段話來。

郵差送了一封信來，雷恰慈冷淡地瞥了信面和郵印——兩者都不熟習——便把牠扔在棹子上，還是去想他的將來和他已經擺脫的，絕望的，暗淡的苦命。兩三點鐘以後，他的妻子很疲倦地站起來不道晚安便預備去睡覺。——這成爲他們的習慣了——但是靠近信停住脚，非常有興趣地看了一會兒，便把牠打開，讀了一過。雷恰慈正坐在那裏，他的椅子背靠着牆，他的下頰放在兩膝中間，聽見什麼東西倒了。原來是他的妻。他跳到她旁邊，她却喊道：

「讓我獨自在這兒吧，我太快樂了。看這封信呀——看牠吧！」

他看了。他貪讀着牠，他的腦筋暈了。這封信是從一個遠州來的，信的內容如下：

「我是一個你不認識的人，但是沒有關係；我有點話要說。我剛從墨西哥回到家來，我聽見那件突然發生的事情。當然你不知道那段話是誰說的，但是我曉得，我是惟一活着知道的人。那個人是古德生，許多年以前，我就認識他。那天晚上，我經過你們的村子，半夜火車還沒來的時候，我還在他家做客。我偷聽到他在黑暗裏對那個陌生人說那段話——在赫爾巷。他和我在他的家裏抽煙，談着回家去的事情。他談到不少你們的村人——有許多人都不能以爲然，只有兩三個人他還表示好感；在兩三個人中有一位是你。我說「表示好感」——並不怎樣厲害。我記得他說過，鎮裏的人實在誰他也不喜厭。他說你曾經幫過他一次大忙，你並不知道那個幫助的價值；他希望你死的時候，有一筆財產留下給你，對於其餘的公民，他都咒罵。現在假若你是給他幫過忙的人，你就是合法的承襲人，應當得那一口袋金子。我很相信你的名譽和誠實，因爲在海德來堡一個公民的身上，這些道總是一個無靈的承襲，所以我要告訴你那段話。假若你不是正主，你去把那個正主找出來，你也可以看見古德生欠你的情的償還了。這就是那段話：「你算不得一個壞人，去革面洗心吧。」

「啊，愛德華，錢是我們的了，我真感謝呀，啊，真感謝呀——吻我吧，親愛的，我們永遠都得親吻了——我們需要這樣呢——那筆錢——現在你脫離了平略吞同他的銀行了，——不再做人的奴隸了；我快樂得簡直要發呀。」

這一對在小床上親熱得了不得，快樂得有半鐘點；他們舊目的光陰又重來了——從求愛的時光開始，直到陌生人拿罪惡的錢來都沒有間斷。過了一會，妻子說道：

「啊，愛德華，你多麼幸運給他幫那麼一個大忙呀，可憐的古德生！我從來就不喜歡他，不過現在我愛他了。你真好，從來也沒有向我提過這件事情，誇過口。」於是又轉而責備他了。「不過你老早就應當告訴我呀，愛德華，你老早就應當告訴我呀，你的妻子呀，你知道。」

「唔，我——呃——唔，瑪麗，你要知道——」

「現在別吞吞吐吐了，告訴我吧，愛德華。我總是愛你的，我現在很驕傲你了。大家都相信村裏有一個惟一良善慷慨的人，現在原來是你呀——愛德華，你為什麼不告訴我呢？」

「唔——呃——呃——為什麼，瑪麗，我不能！」

「你不能嗎？為什麼你不能呢？」

「你知道——他——唔，他——他讓我允許不說出來。」

他的妻子看了看他，慢騰騰地說道：

「他——讓你——允許嗎？愛德華，你為什麼告訴我這個呢？」

「瑪麗，你想我能說謊嗎？」

她心裏很不安，沉默了半晌，然後她把她的手放在他的裏面說：

「不……不，我們在各處閑歷得很久了——上帝饒恕我們那件事吧！你一生從來也沒有說過謊。但是現在——現在——事情的根基在我們脚下快傾倒了，我們——我們——她有一會兒發不出聲來，後來用破碎的聲音道：『不要把我們領到誘惑裏面去……我想你已經答應過他了，愛德華。就止於此吧。我們別談這件事情了。現在——一切都過去了，讓我們再快樂快樂』」

吧；沒有再想入非常的時間了。」

愛德華想努力找一點話來回答，因為他的思想游離着——正試着去回想他到底替古德生幫過什麼忙。

這一對大半夜都是醒着的，瑪麗快樂而且忙碌，愛德華忙碌，但是並不快樂。瑪麗正在計畫着那筆錢拿來怎麼辦。愛德華却勉力去回想他幫的那個忙。起初關於他對瑪麗說的謊，他的良心上痛苦起來了。——假若那是一個謊話，經過許多回想以後——假使是說謊呢？那麼又怎樣呢？說謊算是一件大事嗎？我們不是常常說謊嗎？那麼爲什麼不說謊呢？瑪麗吧——瞧她所作的事情吧。當他去送信的時候，她正在作什麼呢？她懊悔沒有把那些紙毀掉，沒有把錢留起來，竊盜比說謊好嗎？

這一點失掉牠的鋒刺了——說謊扔在後面不管了。第二點來到前面的便是：他曾經幫過那個忙嗎？唔，據司梯芬生的信內報告，有古德生自己的證明，沒有比這個再好的證明了——那個就是他幫過忙的證據。當然，於是這一點算是解決了……：並沒有十分解決。他又轉想起來，那個不知名的司梯芬生先生也有點不確定做那件事的是雷恰慈還是別人——不過，啊呀，他把這件事好名譽放在他身上了！他自己一定得決定錢的處置辦法——司梯芬生先生很信靠地說，他要是不是正主，他一定會去把那個正主找出來。啊，把一個人放在這種境地是多麼討厭啊！——唉，爲什麼司梯芬生不能完全不疑惑呢？爲什麼他要起這個疑念呢？

再想一想，爲什麼雷恰慈的名字留在司梯芬生的心中，說他就是正主，爲什麼不是別人的名字呢？外表總算不錯。是的，外表是很好的。事實上，牠是越看越好，直到後來，牠竟變成真的證據了。於是雷恰慈把這件事不擱在心上了，因爲本能告訴他，證據已經確立，可以不必再去胡思亂想。

他很有理由地覺得現在舒服了，但是又有一些細節使他不得不注意。當然他做過那件事情——這是沒有問題的；不過他幫的是什麼忙呢？他得想起來——他要想起來才能睡覺，才能使他心氣和平。他想了又想。他想到一搭事情——可能的幫忙，甚至於或然的幫忙——但是沒有一件似乎是相當的，沒有一件似乎有那麼大，沒有一件似乎值那麼些錢——值古德生遺言中希望留下的那筆財產。除此之外，他無論怎樣想不起來他做的事情。現在，那麼——現在，那麼幫了一件什麼重大的忙，能够使那個人這樣非常地感激呢？唉——搭救他的魂靈！一定是這個。是的，現在他想起來了，他從前曾經一度以感化古德生爲務，很賣力

氣——他剛要說有三個月之久；但細一考查，就縮到一個月；再縮到一個星期，再縮到一天，再壓根兒沒有那麼一回事。是的，他現在想起來了，古德生曾經驅逐他，叫他少管閒事——他是不渴望隨着海德來學的善人到天堂去的！

於是這個解答又失敗了——他曾經救過古德生的靈魂。雷恰慈氣餒了。過了一會，又起了一個念頭：他曾經搭救過古德生的財產嗎？不會的——他也沒有過。救過他的性命嗎？是那樣的！當然！唔，他從前也想到過這一層。現在他走到正當的軌道上了，的確。他的想像的磨在一分鐘內工作得太勤了。

因之，有兩點鐘疲竭的時間，他都在忙於救古德生的性命。他用各種困難和危險的方法去指教。在每種情形之下，他救牠都很滿意地達到一個定點；不過他一回想那真正發生的事情，一陣攪擾又起來，把事情弄成不可能了。例如是一件溺水的事情吧。當時他把古德生無意中救上岸來，有一大羣觀眾在旁邊喝采；但是他仔細一想，回憶着一切的時候，又有一羣不合格的細節來臨了：鎖上應當知道這件事情，瑪麗也一定知道的，牠一定會在她的記憶中像石灰光一樣地閃耀，不會成爲一件不著名的服務，他做了，竟連「牠的價值都不知道。」他又想起他自己並不會游泳來了。

啊——還有一件事情他開始忽略了：也是一個他做了而不知道牠的價值的服務。真的，那應當算是一件容易的事——比別的都容易。的確的，一會兒，他就想起來了。許多年以前，古德生幾乎要和一個美豔的女郎，名叫蘭西·徐威德的結婚，後來不知道因爲什麼緣故，婚事破裂了；女郎也死了，古德生便做了單身漢，不久竟變成一個冷酷的人和一個人種輕視者了。女郎死了沒有多久以後，鎖上的人才發現出來她的血管裏帶得有黑人的血。雷恰慈把這些細目研究了許久，結果他想出來，他記得關於這些事情，一定是因爲忽略，才把牠們忘掉了。他還依稀記得發現黑人的血就是他；告訴鎖上的人也是他；村人告訴古德生這個消息的來源；因此他就救了古德生，沒有和一個帶顏色的女郎結婚；他替他幫了這麼一個大忙，「不知道牠的價值。」實際上他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要做這件事；但是古德生是知道牠的價值的，他逃跑了，很感激他的恩人便到墳墓裏去了，希望有一筆財產留給他。現在事情全部簡單明瞭了，他越想，越明亮而固定；後來，他很滿足而且快樂地睡覺了，他想着整個事情好像昨天發生的一樣。事實上，他依稀記得古德生曾經告訴過他他的感激。這個時候，瑪麗也花了六千塊錢，爲她自己買了一所房子，爲他的牧師買了一雙拖鞋，於是也心平氣和地睡着了。

同樣的星期六晚上，郵差送了一封信到別的重要的公民每一家去——共總十九封。沒有兩封的信封是一樣的，沒有兩封的姓名住址是出於一個人的筆跡，但是裏面的信的內容都是一樣，除掉一封之外，牠們都是雷恰慈收到的那封信的謄錄——書法和一切——全由司梯芬生簽名，不過替代雷恰慈的名字，每一個收信人都是自己的名字。

終夜十八家重要的公民在同樣的時間，都做他們同等的弟兄雷恰慈所做的事——他們聚精會神地想他們無意中替巴喀來·古德生做了什麼高貴的事情。這不是閒情逸致的工作，他們仍然繼續想着。

當他們正在回想，處處感着困難的時候，他們的太太那晚上却想着那筆錢太容易了。那一夜十九位妻子每個人都從口袋的四萬塊錢裏化掉七千——總共化了十三萬三千塊錢。

第二天嘉克·海利倍驚訝起來了。他看見十九位主要公民和他們的太太的臉上又帶着一種平靜快樂的表情。他莫明其妙，他也找不出什麼話來糟踢他們或者攪擾他們。於是他又輪到對人生不滿意起來了。細一考驗，他猜測各種快樂的理由全都失敗了。當他遇見威爾柯克西太太，注意她臉上的溫和的興奮，他對自己說道：「她的貓生了小貓了。」——便走去問廚娘，並不是那麼一回事；廚娘把快樂偵查出來了，却不知道原因何在。海利倍發現「瘦肚子」畢爾生（村鎮徽號）時，他確定一定是畢爾生的隣人摔破了腿，但是調查表示出來這件事也不會發生。格雷高來·亞德司臉上軟化的氣派帶得有這種意思——他短少一個丈母娘，這大概又錯了。「平咯吞——平咯吞——湊了一毛錢打算化掉。」還有其他，他在一些情形中猜想仍然很有疑問，在其他的情形中，牠們也證明出清晰的錯誤來。末了海利倍對自己說：「無論如何，總結起來，十九家海德來堡的家庭是在天堂上了；我不知道事情是怎麼發生的；我只知道上天如今卸脫了責任而已。」

一個從隣州來的建築師新近在這個沒有希望的村鎮開了一個小買賣，他的招牌掛出來有一個星期了。但是沒有一個主顧；他是一個氣餒的人，後悔不該到這裏來。不過他的空氣現在忽然變了。來了一個又一個主要公民的太太私自地對他說：

「下星期一到我家來吧——現在我們暫且不談牠，我們想蓋房子哩。」

那天他得到十一份邀請。那晚上他便寫信給他的女兒，阻止她和她的學生的婚事。他說她將來能和一個比那個高得多的男人結婚。

銀行行長平喀吞和兩三個別的富人都在計畫着建築別墅了——不過還等待着。雞卵未孵，是不能先數小雞的。

威爾孫家在計畫着一件巨大的新事件——一個喬裝跳舞會。他們沒有確實地答應，只是很大膽地告訴了所有他們的朋友，他們正在考慮這件事情，想着一定可以舉行——『假若我們舉行，你們當然都會被邀請的。』人們都驚訝起來，這個對那個說，『唔，他們發瘋了，威爾孫一家子够多麼窮，他們有錢開跳舞會！』十九位裏面的幾位都私自對他們的丈夫說，『最好我們先沉默一下，讓他們把東西先賤賣了吧，然後我們才來享樂，讓他們才怪難受呢。』

日子飄過去了，將來奢侈的賬單越升越高，越廣，越糊塗與胡亂。開頭好像十九位中的每一個人不懂在收到錢以前要化掉他的整個四萬塊錢，而且在得到錢的時候，他們確實已經負債了。那些輕率的人們也在計畫着化錢，他們真的把錢化掉——信用交易。他們買地典當買田買股票新衣服馬匹，以及各種別的東西先付點定錢，其餘負債，十天再付，不久很難過的第二個思想又來了，海利倍看出來許多人的臉上都表示出來可怕的情緒。他又煩擾起來，不知道這又是怎麼一回事。『威爾柯克西的小雞沒有死，因為牠們並沒有生，沒有人摔折一隻腿，沒有人缺少丈母娘，沒有什麼事情發生——這是一個不可解的神秘。』

還有另一位煩擾的人——布格司牧師。許多天以來，無論他到什麼地方去，人們似乎都跟隨着他，或者看守着他，假若他到了一個退休的地方的時十九位中的一位一定就出現了，私自拐了一個信封到他的手裏，低聲道，『星期五晚上在市鎮廳前打開。』於是便消滅了像一個犯罪的人似的。他希望有一位是口袋的申請者——但是可疑地是古德生死了——這一羣決不會是申請的人。當最後偉大的星期五來到的時候，他發覺他已經收到十九個信封了。

三

市鎮廳的外表從來沒有這樣漂亮過。大廳盡頭的講壇襯托着旗幟華麗的懸掛，沿牆間隔着都是旗子的花綵；走廊前面也用旗子覆蓋起來；柱子也用旗子裹着；一切都爲的要使陌生人增加印象，因爲他一定很有勢力，大半同報館也有關係。屋子裏裝滿了人。四百十二個固定的座位全都佔完了，還加了六十八把椅子在兩廊上；講壇的台階上都被佔據了；有幾個有名的外客給的座位是在講壇上面；棹子擺成馬掌形，攔住講台的前方和旁邊，坐着一羣很有力量的，從各地來的通信員。裹裏的房子從來還沒打扮得像這樣好過。還有一些糜費的化妝品，有些貴婦人穿起新衣服，樣子簡直認不出來了。鎮上的人看見她們的樣子，都覺

得她們從前沒有穿過這樣的衣服。

金口袋放在講台前的小棹上，在那裏全屋都看得見。全屋都帶着熱烈的趣味，垂涎的趣味，希望和哀憐的趣味注視着牠；那十九對重要公民夫婦也很溫柔地，熱愛地，很有禮貌地注視着牠，那一半男性却對他們自己說着臨時預備的感謝詞，專對聽衆的喝采和慶賀，這些他們不久就要站起來說的不時，每一位從他的坎肩口袋內拿出一張紙來，偷偷地看一眼，爲的是好好記着。

當然有一陣談話的嚙嚙之聲在進行着——常常有的；最後布格司站起來，把手放在口袋上的時候，他聽得出他身上的微生物的咬嚙來，因爲太靜寂了。他述說口袋的奇異的歷史，於是用熱烈的話說到海德來堡的古老的，獲得的名譽，因爲純潔無瑕的誠實，又談到鎮裏對於這種名譽的驕傲是應當的。他說，這種名譽是一個無價之寶；在上天之下，牠的價值變得不能估計地增高了。因爲最近突然發生的事情，把這種名譽更傳播得廣遠了，因此全美國的眼睛都注意起這個村子來，使牠的名字永久存在，他希望而且相信，海德來堡是「商業廉潔」的同義字。「喝采」——誰是這個財寶的看守人呢？——整個的社會嗎？不，責任是個人的，不是公共的。從今天以後，你們每一位都有做看守人的資格，並且個人還得負擔損失的責任。你們諸位——你們每一位——都肯接受這種重大的信託嗎？（喧嚷的同意）一切都沒有問題了。把牠傳給你們的子孫孫吧。今天你們的純潔沒有挑剔的地方了——瞧着吧，會永遠這樣下去的。今天在你們的社會裏，沒有人會被引誘來摸不是自己的錢——瞧着吧，你們都有這種美德。〔「我們願意！我們願意！」這個地方並不是要拿我們來和別的社會比較——他們有些人是對我們不懷好意的，他們有他們的處世辦法，我們有我們的；讓我們滿足吧。〕（喝采）我的話說完了，在我的手底下，我的朋友們，放着一個陌生人對於我們的高貴的認識；由於他，全世界從此常常都知道我們的地位了。我們不知道他是誰，但是我用你們的名義，替你們表示感謝，並請你當場保證。」

全屋都一齊站起來，歡聲雷動，表示感謝，牆都戰抖起來，有一分鐘之久。於是大家又坐下了，布格司先生從他的衣袋內拿出一個信封來。全屋都屏息着當他撕開信封，從裏面拿出一塊紙來的時候。他讀牠的內容——很慢而嚴重——聽衆都帶着神魂失守的注意靜聽着那個魔術的文件，他的每一個字都代表一塊金子。

「我對那個受困苦的人所說的話是：『你很算不得一個壞人；去革面洗心吧。』」他又繼續道：

「我們不久就會知道這段話是否與口袋內所藏的相符合；假若證明無誤——那就無疑了——這個金口袋歸一位公民所有，他將來會站在國家之前，作為特別道德的象徵，這種道德使我們的村鎮四遠馳名——這個人就是畢爾生先生！」

全屋都預備着一陣旋風似的喝采；但是並沒有這樣做，他們似乎又受了麻痺的打擊了；沉沉的靜默了一會，低聲喃喃的波浪便掃過這個地方——談到關於這件事，畢爾生哦來，未免太淺顯了！拿二十塊錢給一個陌生人——或者任何人——畢爾生！誰相信這回事呢！」

全屋忽然又有一種新的驚訝，因為他們發現在大廳的一隅，教會執事畢爾生站起來了，柔和地垂下頭，在另一隅，律師威爾孫也在做着同樣的事情。大家奇異地沉默了半晌。

每一個人都煩擾起來，那十九對也驚訝而且惱怒着。

畢爾生和威爾孫轉身彼此注視着畢爾生鋒銳地說道：

「你爲什麼站起來，威爾孫先生？」

「因爲我有這種權利。或者你最好向大家解釋一下你爲什麼站起來吧？」

「非常願意。因爲那張紙是我寫的。」

「這是一個無恥的冒充！是我親筆寫的！」

布格司也麻痺起來了。他站在那裏茫然地看了一個又看二個，似乎不知道做什麼好。全屋的人都傻了。律師威爾孫大聲說：「我請主席誦讀那張紙上的簽名。」

這樣才把主席喚醒過來，他讀出了那個名字，

「約翰·華敦·畢爾生。」

「請看！」畢爾生喊道。「你還有什麼可說的，現在你行了這樣一個大欺騙，你還不向我和受侮慢的大家謝罪嗎？」

「沒有什麼罪可謝，先生；我要做的事情，只是公公開地告發你從布格司先生那裏偷了我的信，抄了一份，簽上你的名字。除

了那樣，你不會有別的法子能够得到那段試驗的話；在活着的人中間，只有我才知道牠的言辭的秘密。」

如果這樣下去，簡直好像成了污辱名譽的事態了；每一個人都不幸地，看見那種速記的書寫潦草得像發了瘋似的；許多人喊道：「主席，主席！維持秩序！維持秩序！」布格司用小槌敲着說：

「我們大家不要忘了禮節。顯然某個地方總有一點錯，也不過是這個樣子。如果威爾孫給我一個信封的話——我現在想起來了他的確給了我的——還在我這兒擱着哩。」

他從他的衣袋內又取出一個信封來，打開牠，看了一眼，他的樣子又驚訝又爲難起來了，沉默地站得很久。於是他很游移而機械地擺着他的手，一次兩次努力想說話，終於沮喪地又放棄了。有幾個聲音喊道：

「讀牠！讀牠！牠說些什麼呀？」

他便帶一個眩惑的必遊者的神氣讀着：

「我對那位不愉快的陌生人說的那段話是：『你算不得一個壞人。』（全屋都凝視着他，驚訝起來。）去革面洗心吧！」

「看呀！威爾孫喊道：『我計算事情解決了我深知道我的字條被偷竊了。』」

「被偷竊！」畢爾生反駁道。『我要讓你知道別說你，就是你們誰也不敢說這個話——』

主席：「維持秩序，紳士們，維持秩序！請坐下，你們二位！」

他們服從了，搖着他們的頭很憤怒地喃喃着。全屋都深度地困惑起來了；他們不知道怎樣去應付這種奇異的事變。不久，湯麥生站起來。湯麥生是一個帽商。他很願意做十九位裏面的一個；但是他沒有這種資格；他的帽子買賣還不够這個地位。他說道：

「主席先生，假使允許我建議的話，這兩位紳士能够都對嗎？我一切聽命於你，先生，兩位對那個陌生人能够說同樣的話嗎？對於我似乎——」

皮匠也站起來，打插他。皮匠是一個不滿意的人；他相信他自己也應當列名在十九個人中，但是他沒有得到承認。這個使得他的行動和說話都很不快活。他說道：

「呸，這個話不對！這事能够發生的——一百年有兩次——並不是別的事情。他們沒有一位會給出二十塊錢來！」
〔起了一縷喝采的波紋〕

畢爾生。『我給過！』

威爾孫。『我給過！』

他們互相咀咒彼此是小偷起來。

主席。『維持秩序！請坐下！——你們二位。字條在我手裏頭，無論什麼時候也不會丟的。』

一個聲音。『好——那就沒有問題啦！』

皮匠。『主席，有一件事情現在很明顯：他們裏面總有一位在別人的牀下去偷聽了，才聽到人家家庭的秘密。假若這個提議是許可的，那麼我就可以說他們兩位是半斤八兩了。〔主席。』維持秩序！維持秩序！』我收回我的話，我要提議的是假若他們中間有一位竊聽了另一位向他的太太洩露那段試驗的話，我們現在就可以把他抓住了。』

一個聲音。『怎麼一個辦法呢？』

皮匠。『容易得很。他們兩個人引用的那段話並不恰恰一樣呀。你們應當注意，看他們兩段話之間，是否有一個很長的時間和一場興奮的爭吵。』

一個聲音。『你把不同的地方說出來吧。』

皮匠。『在畢爾生的字條裏有「很」這個字，那一位却沒有。』

許多聲音。『是那樣子呀——他說得不錯！』

皮匠。『所以，要是主席查驗一下口袋裏那段試驗的話，我們就知道兩個騙子哪一位——〔主席。』維持秩序！——兩個冒險者哪一位——〔主席。』維持秩序！維持秩序！——兩位紳士哪一位〔大笑與喝采〕——是第一個生在我们鎮裏的，不誠實的吹牛大家，這種頭銜是應當給他的——他對於鎮上做了不名譽的事情——我們的村子現在他不應當再住下去了！』〔踴躍的喝采〕

許多聲音。「打開牠！——打開那個口袋！」

布格司先生扯開口袋，伸手進去，拿出一個信封來。裏面有兩張疊着的字條。他說道：

「有一張紙上寫着，『在所有的送給主席的信件未讀完以前不許驗看。』那一張寫着『試驗的話。』讓我說。他寫的話如下：『我並不需要我的恩主對我所說的話的頭一半引證得絲毫無誤，因為牠並不重要，可以忘却，但是牠結尾的十五個字是十分顯著，我想很容易記住，除非那些真正相合，請求的人便是一個騙子。我的恩主開始向我說，他很少給人忠告，他給的常常總帶得高價的純正的證據。於是他就說這個話——這個我永遠不會忘記：『你算不得一個壞人——』』」

五十個聲音。「那算定了——那個錢是威爾孫的了，威爾孫威爾孫說話呀！說話呀！」

人們站起身來，圍着威爾孫，拉他的手，熱烈地慶賀他——這時主席用小槌子敲着，大聲道：

「維持秩序！諸位！維持秩序！維持秩序！請讓我讀完了。」大家寂靜下來，誦讀又重新開始——如下：

「『去革面洗心吧。——或者，注意我的話——將來，因為你的罪孽，你死了也許到地獄去，也許到海德來堡去——不妨還是到地獄。』」

一個可怕的沉靜又隨着來了。起初怒雲開始黑暗地凝佇在公民們的臉上，過了一會，雲便升起來，一種適意的表情替代了他的位置，艱難困苦地勉強維持着這種笑顏。訪員們，布雷克斯敦人，和別的陌生人彎下他們的頭，用手遮蓋着他們的臉，用很大的力量 and 英雄的態度來遏制住自己。在這個很不合時宜的時光，一個寂寞的聲音的吼嘯打破了沉寂——嘉克·海利岱的：

「這回算得到純正的證據了！」

於是外客和別的人們都走了出去。連布格司先生的嚴重不久都沉落下來，聽衆也正式地解除了一切拘束，隨便談話。一陣陣長的大笑，快意的，騷動的長笑，不過終於停止了——布格司又想法來說話，人們擦了擦眼睛，大家又笑起來了；笑了又笑；最後布格司才能把他的嚴重的話說出來：

「掩飾事實是沒有用的——嚴重的意味已經在我們當前了。這件事連累你們村鎮的尊榮，牠給這個村鎮的好名聲一個打擊。威爾孫先生和墨爾生先生繳來的『試驗的話』兩者間一個字的不同，本身就是一件嚴重的事，因為顯然兩位中有一位

犯了竊盜罪——」

那兩個人坐在那裏，軟弱無力，沒有生氣，被壓伏了。聽見這些話，兩位都激動興奮着，開始站起來——

「坐下！」主席嚴厲地說，他們服從了。「我剛才說過，這是一件嚴重的事情。這是——不過對於他們裏面的一位，事情是越來越嚴重了；因為雙方現在都在可怕的危險中呀。我不可不說得更遠一點，是在難解救的危險中呢？兩位都漏寫了真偽判然的十五個字。」他停止了。有幾刻鐘，他讓瀟灑的沉寂聚集起來，加深牠的深刻的影響，於是又加入道：

「這件事情的能於發生，似乎只有一種情形。我問兩位紳士——你們兩者間有串騙嗎？——協定嗎？」

一個低聲的喃喃遞過屋子，牠的含義是，「他抓住他們兩個了。」

畢爾生對於這種事變毫無經驗；坐在那裏，陷於無助的崩潰之中。但是威爾孫是一個律師。他站起來，面色蒼白，心中不安地說道：

「當我解釋這件最痛苦的事的時候，我請求全屋的寬容。我很抱歉我要說的話，因為牠一定會把難挽回的傷害加到畢爾生先生的身上，他一直到現在都是我敬重的人，我完全相信他的不易受外界的誘惑——和你們相信他一樣。但是為保存我自己的榮譽起見，我必須說出來——而且很坦白地。我很羞愧地承認——我現在懇求諸位原諒我這件事情——我對那位破產的陌生人，所說全部的話，都裝在那段試驗的話裏了，還包含着輕蔑的十五個字。（大家都受了感動。）當公布發表的時候，我想起了牠們，我決定來請求那個錢袋因為無論哪種權利，我都有承受的資格。現在我請你們考慮這一點，把牠細細地權衡一下：那位陌生人那夜對我真有無限的感激；他自己說，他簡直找不什麼適當的字來表示，假若他能力做得到他一定一千倍來償還我。現在，那麼，我問你們：我能希望——我能相信——甚至於我能輕微地想像——他會做這樣不感恩的事情，加了不十分需要的十五個字到他的試驗上去嗎？——為我設一個圈套嗎？——肯把我當作一個我們領裏的誹謗者，暴露於聚集在一個公共大廳的大眾前面嗎？這是不合理的；這是不可能的。他的試驗只包含着我的話開頭那個仁慈的短句。我對於這個毫無疑問。你們一定也跟我一樣地想。你們萬不會料到一個和你很有交情的人，你又沒有得罪他，會卑鄙地來陷害你。因此我十二分真誠地在——一張紙上寫了開頭的話——用「去革面洗心吧。」作結尾——簽上了名。當我正要把它裝到一個信封裏去的時候，我被叫到

後面公事房去了，我沒有想着我把那張紙打開在我的椅子上。」他停住了，轉過他的頭慢慢朝着畢爾生等了一會，又繼續道：「我請你們注意這一點：沒有多久，我回來的時候，畢爾生先生正從我的街門退出去。」（大家都感動了。）

立刻畢爾生就站起來喊道：

「這是說謊！這是一個無恥的說謊！」

主席：「坐下，先生威爾孫有發言權。」

「這些都是簡單的事實。我的字條當時從我攔的地方放在椅子上另另一個地方了。我看見了，但是認爲不關緊要，我以爲是風利的。我沒有想到畢爾生先生會讀人家的私信；他是一個光明正大的人，他也許比那個還高。假若你們要准我說的話，我想他多出來的那個「很」字就解釋得明白，這是由於記憶的缺陷。我是世界上惟一的能够提供那段試驗的話任何細節的人——採用光明正大的手段。我的話說完了。」

在世界上沒有事情像這樣一個動聽的演說能陶醉人們的心靈，決定人們的感服，惑亂不熟習演說的詭詐欺騙的聽衆了。威爾孫勝利地坐下。全屋用潮水似的喝采淹沒了他；朋友們麪集在他面前，向他握手道賀，畢爾生被喝下去，一個字都不准他說。主席把他的小槌敲了又敲，喊道：

「但是讓我們繼續下去，諸位，讓我們繼續下去！」

最後又有一陣相當程度的安靜，帽商說道：

「還有什麼可繼續的呢，先生。除了把錢給他？」

許多聲音：「是那槌是那槌！上前去，威爾孫！」

帽商：「我爲特殊道德的象徵威爾孫先生三呼萬歲，這種——」

他話還沒有說完，歡呼便發出來了；在他們的中間——而且也在小槌的喧嘩聲中——有幾個熱心的人把威爾孫抬到一個身材高大的朋友的肩上，打算把他勝利地送到講台前去。主席的聲音現在起來了，高於那些雜響——

「維持秩序！回到你們的位子去！你們忘記還有一件文件要讀呢。」寂靜恢復以後，他拿起那個文件來，剛要讀，但是又放下

了，說道：「我忘了；這個東西是要等到一切收到的信件先讀完之後才准讀的。」他從他的口袋內拿出一個信封來，把牠的信紙取出，瞥了一眼——似乎很驚訝——舉起來，注視着牠——凝視着牠。

二三十個聲音喊起來：

「說的什麼？讀牠！讀牠！」

他讀了——徐徐地而且帶着驚訝：

「我對那位陌生人說的那段話——（許多聲音：『喂！怎麼回事呀？』）——是這樣：『你算不得一個壞人。（許多聲音：啊呀！啊呀！）去革面洗心吧。』」（聲音：『啊，鋸掉我的腿吧！』）銀行家平喀吞簽名。」

快樂的喧嘩鬆懈了，現在成爲一種賢明的哭泣了。不在乎的人們却大笑着直到掉下眼淚來，訪員也苦痛地狂笑着，記下那些在世界上不可解的紊亂的字句來；有一隻睡犬跳起來，嚇壞了，瘋狂地向着騷動的人們狂吠。各式各樣的喊叫散布着，從喧鬧中穿過：「我們要發財了——兩個清廉方正的象徵——沒有算上畢爾生！」「三位——把瘦肚子算上——我們不能有得太多了！」「對——畢爾生選上啦！」「哎呀，可憐的威爾孫——兩個竊盜的犧牲者！」

一個很有力量的聲音：「安靜！主席又從他的口袋內摸出東西來了。」

許多聲音：「好呀！是什麼新鮮的東西嗎？讀牠！讀牠！」

主席：（讀着）：「我從前說的那段話，等等：『你算不得一個壞人去。』」等簽名者：「格雷高利·葉慈。」

許多聲音的颯風：「四個象徵了！」「給葉慈叫好吧！」「再摸！」

全屋現在都在喧嘩的滑稽中，預備這一次把一切玩笑都得出來。十九位中有幾位，面色慘白，非常苦惱，站起來，開始向兩廊走去，但是二十個喊聲起來了：

「門，門——關上門，廉潔的人們都不准離開這個地方坐下，每位！」

命令都服從了。

「再摸呀！再摸！」

主席又撲了，熟習的字眼從他的嘴唇上又一度落下來——「你算不得一個壞人——」

「名字名字！他的名字是什麼？」

「英哥慈伯·沙非德。」

「選上五位了！把這些象徵堆起來！說下去，說下去！」

「你算不得一個壞人——」

「名字名字！」

「尼古拉司·惠德華士。」

「哇哇！今天是個象徵的日子啊！」

有人悲傷起來，開始唱可愛的『米加度（Migado）』調子的歌（把「這是」省掉了）「當一個男人害怕的時候，一個美麗的少女——」聽衆也快樂地來加入了，恰好這個時候，有人又唱另外一行——

「你不要把這個忘記——」

全屋都喊出這一句。第三行立刻又提供出來——

「海德來堡算不得腐敗——」

全屋又喧嚷着這一句。最後的音調寂滅的時候，嘉克·海利岱的聲音高而清晰地起來，填滿了末一行——

「但是象徵全都在這里！」

歌是很熱心轟轟地唱完了。快樂的人們又重新開頭把這四行唱了兩遍，其聲動盪，以九次砰然的聲音和爲廉潔的海德來堡和今夜我們就要看出來值得取得純潔證據的一切象徵，一吼作結。

接着對主席的喊叫又開始了，遍於那個地方：

「繼續下去！繼續下去！讀再讀一點把你所得的全讀完牠！」

「是那樣的——繼續下去！我們得到永久的名譽了！」

一打人現在站起來，開始抗議。他們說，這齣滑稽劇是一個無賴的滑稽家的作品，對於全社會是一種侮辱。無疑地這些簽名全都是偽造物——」

「坐下！坐下！閉上嘴！你們是在懺悔啊。我把你們的名字全都找得出來。」

「主席先生，你得到多少個信封呢？」

主席計算着。

「一起連着已經查驗過的，共總十九個。」

一個嘲弄的喝采的暴風雨發出來。

「或者牠們都包含得有這個秘密。我提議把牠們全打開，把每一個附在字條上的簽名讀出來——而且也讀字條的頭八個字。」

「附議！」

事情便這樣鼓噪地實行了。這時可憐的老雷恰慈站起來，他的太太也起來，站在他的旁邊。她的頭彎下去，這樣便沒有人看見她是正在哭泣。她的丈夫把他的胳膊給她，扶着她，他開始用戰抖的聲音說：

「我的朋友們，你們都知道我們兩個——瑪麗和我——我們的一生，我想你們是喜歡和敬重我們的——」

主席打插他道：

「准我說。那是十分真確——你所說的話，雷恰慈先生；鎮上都知道你們二位，牠喜歡你們；牠恭敬你們；還有——牠尊崇你們與愛你們——」

海利岱的聲音鳴起來。

「這也就是純潔證據的真理了！假若主席的話是對的，讓全屋都這樣說吧。起來！現在——嘻嘻！嘻嘻——大家一齊！」

全屋都一齊站起來，熱誠地面對着老夫婦，搖動着手巾像雪片似的填滿了空間，全副熱情地發出歡呼來。

主席又繼續道：

「我要說的是這個：我們知道你的好心腸，雷恰慈先生，但是現在並不是對犯罪的人們實施慈悲的時間。」對對的喊聲。在你的臉上我就看出來你的慷慨大度的目的，但是我不能准你替這些人乞憐——」

「但是我要——」

「請坐下，雷恰慈先生！我們得查驗其餘的字條——公平待罰，對於已經宣布了的人也需要這樣。把這件事一做完——我給你擔保——大家會來聽你的話的。」

許多聲音。「對——主席對這個時候是不許來打插的！繼續下去——名字！名字——按照提議的辦法呀！」

老夫婦勉強坐下來，丈夫對妻子耳語道，「等在這裏真是痛苦啊，這種羞恥比他們覺得我們不過是要乞憐還要大呢。」因為誦讀名字立刻快樂又脫羈了。

「你算不得一個壞人——」簽名，「羅比特·J提特馬西。」

「你算不得一個壞人——」簽名，「愛里法來特·威克士。」

「你算不得一個壞人——」簽名，「奧斯加·B魏爾德。」

這時大家都提議在主席手裏唸那八個字。他也很願意這樣。其後他便輪流舉起每一個字條來，等待着。大家帶着很有節拍的音樂的聲音把那八個字單調低沉地讀出來，（很像一個有名的教堂的禱文）——「你算不……得一個壞……人。」主席又說，「阿奇巴德·威爾柯克西。」等等，等等，一個名字緊跟一個名字，每人都有一個增加的，光榮的快樂時間，除去十九個不幸的人以外。常常當有一個特別出衆的名字叫着的時候，大家一定要讓主席等着，他們把那個整個的試驗的話從頭到尾吟誦完，「到地獄或者到海德來俟去——不妨還是到地……獄！」在這些特別情形之下，他們加了一個偉大的，苦痛而動人的「亞……門！」

人名表漸漸地減少了，減少了，可憐的老雷恰慈做着記號計算數目當有一個像他自己的名字唸出來，他退縮了，他痛苦懸念地等待着那個時辰的到來，他有恥辱的權利和瑪麗站起來完成他的乞憐的話，他打算說的話是這樣：「……因為一直到現在我們都沒有做錯什麼事情，但是會走到我們的下賤的人們並不責備的路上去了。我們很窮，我們老了，也沒有一個孩子來幫

助我們；我們很痛心地被誘惑了，我們便掉下去了。從前我站起來，目的是自己懺悔，請求我的名字在公共地方不要讀出來，因為我們很難忍受；但是我被阻止了。這是很公正的；我們也要同其餘的人一樣忍受痛苦。這對我們太難了。這是第一次我們聽見我們的名字從一個人的嘴上唸出來——很慌憊的，慈悲一點吧——爲了將來；你們盡量慈悲地把我的羞辱弄得輕一點吧。」這時在他的空想之中，瑪麗用肘輕輕地觸他，覺得他心不在焉了。全屋正唱着：「你算不……」等等。

「預備吧，」瑪麗耳語道。「現在你的名字來了；他已經唸十八了。」

唱誦完結了。

「下一個！下一個！」一排聲音遍於屋宇。

布格司把他的手放在他的衣袋裏。老夫婦顫抖着，開始站起來。布格司瞎摸了一會，說道：

「我覺得我已經全讀完了。」

快樂和驚訝使他們發暈，夫婦落到他們的位子上，瑪麗耳語道：

「呀，上帝保佑，我們得救了！——他把我們的信丟了——就是給我一百個口袋的錢，我也不肯放棄這個呀！」

全屋又摹仿「米加度」的調子唱起來，用增加的熱心唱了三遍，唱到第三週末了一行的時候，全站起來了——

「但是象徵全都在這裏！」

又爲「海德來堡的純潔和我們的十八個不朽的牠的代表。」三呼一吼來作結。

於是馬鞍匠溫格特站起來，提議爲「鎮上最清白的人，惟一重要的公民，他沒有打算偷這筆款的——愛德華，雷恰慈歡呼。」大家都很誠意地受了感動；於是又有人提議選舉雷恰慈做現在神聖海德來堡遺傳良風惟一的監護人和代表，他有權力站起來面對這嘲諷的世界。

一齊贊成通過；他們又唱起「米加度」來了，用這一句結尾——

「如今只剩下了——一個象徵！」

停了一會於是——

一個聲音。『那麼，現在誰應當得那個口袋呢？』

皮匠（帶着毒辣的諷刺。）『這個很容易。這筆錢應讓那十八位廉潔的人平分。他們每位都給過那位受難的陌生人二十塊錢——各人輪流都說過那麼一段話——都化了二十二分鐘。給了陌生人——捐款的總數是三百六十元。他們全都要這個錢回去——還加上利息——總共四萬塊錢。』

許多聲音（嘲弄地。）『就是那樣分吧！分吧！對窮的得好一點——別讓他們老等了！』

主席。『維持秩序！我現在要拿出陌生人剩下的那個文件了。他說：「假若沒有人來請求（呻吟的大呼號）我希望你打開口袋，把錢數給你們鎮裏的主要公民，我很信託他們拿這筆錢去，用在這方面，最好是宣傳和保存你們社會廉潔誠實的令名（更多的喊聲）——在這種名譽上，他們的名字和他們的努力會增添一種嶄新的、遠達的光輝。」（諷刺的喝采發了。）大致就是如此。不——這兒還有一個附言：

「附言：海德來堡的公民們：沒有試驗的話，——也沒有入說這個話。（很大的感動）沒有任何窮困的陌生人，也沒有什麼二十元的捐款，也沒有什麼感謝和讚揚——這些全是杜撰。（普遍的驚訝和歡喜的嚼嚙之聲。）容我告訴你我的故事——非常簡單。我有一次經過你們的村鎮，我受到一種我不應得的忤慢。別的人也許殺一兩個你們的人就滿足了事，我却覺得這個報復太輕微了，太不合適；因為死人是不会受苦的。並且，我不能把你們全殺了——無論如何，照我的脾氣，這是不會滿足的。我要毀了這個地方的每個男人，每個女人——不毀壞他們的身體或者他們的財產，只是要毀壞他們的虛榮——這個地方的柔弱愚蠢的居民的虛榮是很容易攻破的。所以我又化裝回來，研究你們。你們是太容易對付的東西。你們有一個古老崇高的誠實令名，自然你們都很驕傲牠的——這是你們的寶貝中的寶貝，你們的珍藏。我一發現出來你們很小心驚醒地使你們和你們的兒女不入誘惑之途，我就知道怎樣去進行了。唔，你們這班頭腦簡單的東西，一切脆弱東西中最脆弱的，你們的德行並沒有在火裏煉過。我便設了一個計抄了一張你們的名單。我的計畫是毀壞這個號稱廉潔的海德來堡。我的意思是把你們差不多五十位純潔的，他們一生從來沒有說過謊，偷過一個錢的男子和婦人造成說謊者和竊盜。我最怕古德生。我怕假使我開始實施我的計畫，把信送給你們，你們一定對自己說，古德生是我們中間惟一的人，他一定給了一個窮鬼二十塊錢——那麼你們便不會上鉤

了。但是老天把古德生帶走了；於是我知道我不安了，我安下圈套，下了魚食。或者我不會套住所有我寄那段假話給他們的人，但是我以套住一大半，假若我深知海德來堡的情形。（許多聲音：『不錯——他把全都套住了。』）我相信他們會要偷這筆名義上的賄資，決不肯失掉這個機會，這些可憐的，受誘惑的，誤被教養的人們。我希望永久地壓碎你們的虛榮給海德來堡一個新名譽——一個會黏得很緊的——傳遍遠方。假若我成功了，便打開這個口袋，召集海德來堡名譽宣傳保存委員會。』

聲音的一股旋風。『打開牠！打開牠！十位都到前面去！遺傳良風宣傳委員會！向前去——廉潔的人們！』

主席把口袋大大地撕開，抓起了一把光亮，很大的黃錢，一起搖幌着然後考驗牠們——

『朋友們，牠們只是鍍金的圓鉛片啊！』

聽見這個消息，大家都歡聲鼓舞，雜音降低的時候，皮匠喊道：

『因為前輩的資格，威爾遜先生是遺傳良風宣傳委員會的主席。我提議他上前去代表他的同僚，信託接收這筆款子。』

一百個聲音。『威爾遜！威爾遜！威爾遜！說話！』

威爾遜。（帶着發怒而戰抖的聲音。）『你們容我說，我也用不着辯解道歉，該死的錢！』

一個聲音。『哦，他是一個浸禮會的教徒呀！』

一個聲音。『只剩下十七位了！起去，紳士們，負起信託的責任來！』

停了一停——沒有回答。

馬鞍匠。『主席，在舊日貴族社會裏，我們只剩下一個清白的人了；他需要錢，他也應當得這筆錢。我提議你指定嘉克海刺位起來，拍賣這一口袋鍍金的錢，把賣得的錢給正主——海德來堡很願意尊崇的人——愛德華·雷恰慈。』

這個提議很熱心地被接受了。馬鞍匠開始出價一塊錢，布雷克斯敦和巴倫的代表爭得很厲害，人們對每個出價的高漲都歡呼着，興奮隨着時間，越升越高，出價者都火性大發，很堅挺地越來越膽大，越來越決斷，價錢從一塊漲到五塊，再漲到十塊，再漲到二十，再漲到五十，再漲到一百，再——

拍賣開始的時候，雷恰慈很苦惱地對他的妻子低聲道：『啊，瑪麗，我們能承認嗎？這——這——你知道，這是一個光榮的報

酬一個品格純潔的證明——而且——而且——我們能承認嗎？我們還是站起來——哦，瑪麗，我們應當怎麼辦呢？——你以為我們——（海利俗的聲音）『我出十五塊——那個口袋給十五塊——二十——呀，謝謝！——三十——再謝謝！三十，三十！——我聽見四十嗎？——是四十不要讓買賣中斷，請位，不要讓牠中斷呀！——五十！——謝謝，高貴的人快到五十了！五十，五十！——七十——九十——真漂亮！——一百——堆上去，堆上去！——一百二十——四十一——恰好是時候！——一百五十一——二百——與衆不同我聽見二——謝謝——二百五十一！』

『這是另外一個誘惑啊，愛德華——我全身都戰抖了——不過，哦，我們已經逃掉一個誘惑了，那個一定會警告我們去——（「我沒有聽見六百嗎？」——謝謝——六百五十六——七百！）但是，愛德華，當你想着——沒有人疑——（「八百塊錢——呀——給九百——柏爾森先生，我沒有聽見你說——謝謝——九百！——這個袋子的貴重口袋只值九百塊錢，全是鍍金的呀——來！我聽見——一千感謝你！——有人說一千一百嗎？——這個袋子快成爲全世界最有名的東西了。」）啊，愛德華』（開始嗚咽了）『我們真窮啊——不過——不過——你得向你認爲最好的做去——你認爲最好的做去。』

愛德華落下來了——那就是說，他仍然坐着，良心并不滿足地坐着，但是良心已經被環境克服了。

當時有一位陌生人，他的樣子很像一個非本職的偵探，以一個難堪的英國伯爵的身分站起來了，他很有趣地看見那晚上市會議的進行帶着一種滿足的表情在他的臉上。他私自對自己批評了良久。他現在像這樣的獨語着，『十八個人裏沒有一位出價錢，這個不能令人滿意；我得變換一下——戲劇的三一律需要他；他們必須把他們想偷的口袋買去，他們還得給一個大價錢——他們有幾位是很有錢的。還有一件事情，如果我對海德來堡的情形不了解，讓我發生錯誤的人是應得這種高尚的名譽，有人一定得給他。這位可憐的老雷恰慈使我有能夠判斷斷斷恥；他是一個誠實的人，我不懂，但是我承認。是的，他看見我的 Duck，還帶着同花膠，按權利說，這筆賭注是他的。我必須把這筆錢當成 Jack-Pot 一樣。他使我很失望，不過沒有關係。』

他看着大家出價。到了一千，便到了頭了；價錢狂跌下來。他等着——仍然看着。一個競爭者把價錢落下去；於是一個挨一個地。他也出了一兩次價錢。出價落到十塊的時候，他加了五塊；有人加了三塊；他等了一會，又漲到五十塊，於是口袋便是他的了——出價一千二百八十二元。全屋都歡呼起來——接着便停止了；因爲他站起來舉手。他開始說話了。

「我請求說幾句話。我是一個買珍寶的投機家，我同世界上研究錢幣學的人們都很有往來。作這項買賣我很能賺錢，正像現在這樣情形；不過有一個辦法，假若我能得到你們的許可，用這種方法，我能讓這些二十塊錢一個的鉛塊會值金子的價錢或者還更多一點。如果大家贊成，我願把我所得的一部分給雷恰慈，他的攻不破的誠實今晚上大家一致都承認的，他的一份是一萬塊錢，我明天早上就交給他。（全屋大聲喝采。但是「攻不破的誠實」使得雷恰慈羞愧起來；好在這是客氣話，沒有傷害的。）假若你們大多數通過我的提議——我願意你們三分之二都通過——我就當作全鎮都通過，這就是我的要求。珍寶總是用方法幫助，這種方法每每會激起了好奇心和引起談論。現在假若你們允許我在那些外表上所謂的金錢上印上十八位紳士的名字，他們——」

十分之九的聽衆轉眼都站起來——好的和壞的——全體一陣旋風的喝采和大笑，表示贊成。

他們都坐下，所有的象徵們也坐下來，只有克來·哈克來斯「博士」站起來，激烈的反對這羞辱的提議，并且恫嚇——

「我請你不要恫嚇我，」陌生人毫不慌不忙地說道。「我知道我正當的權利，我向來不怕吹牛的威嚇。」（喝采）他坐下。哈克來斯「博士」找到一個機會了。他是本地兩個財主中的一位，還有一位是平喀吞。哈克來斯從前是一個有名專利的藥商。他加入議院，爲了一票到處奔走，平喀吞也爭這一票，競爭得非常熱烈。兩個人都很貪財，每人都買了一大片地，全有一種用意，因爲那裏要建築一條新鐵路，每個人都想當議員，便是爲了他個人的利益好，確定鐵路建築的地方，一票便可以決定這個事情，因此得到兩三筆財產。這個賭注很大，哈克來斯又是一個大膽的投機家。他緊挨這個陌生人坐着。當一兩個象徵同大家辯駁，抱怨的時候，他俯下身來低聲問道：

「你那口袋值多少錢呢？」

「四萬塊錢。」

「我給你兩萬。」

「不行。」

「兩萬伍。」

「不行。」

「我給三萬。」

「原價四萬，少一個錢也不行。」

「好吧，我就給那麼些。明天早上十點鐘我就到旅館來。這件事我不要人知道；我私自來見你。」

「很好。」後來陌生人站起來對大家說：

「我覺得天晚了。這些紳士們的話都很有價值，很有趣，很文雅；假若原諒我，我就此告辭了。你們答應我的請求，我非常感謝。我請主席把這口袋替我保存到明天，並且給雷恰慈先生這三張五百元的鈔票。」他便把錢票交給主席。「明天九點鐘我來取口袋，十一點鐘我就親身把一萬塊錢剩下的送到雷恰慈先生家去。晚安。」

然後他溜了出去，只剩下聽衆做出很大的聲響，山歡呼，「米加度」歌和禱歌三種混合而成，「你算不……得一個壞……人——亞……門！」

四

雷恰慈夫婦在家中受賀直到中夜。後來只剩下他們兩人。他們的樣子有點憂愁，他們沉默地坐着想。最後瑪麗嘆息道，

「你想我們應當受責備，——很受責備嗎，愛德華？」她的眼睛徘徊在躺在桌上的那三張萬惡的鈔票上，剛才慶賀的人凝視過和謙恭地摸過的愛德華立刻并不回答，終於嘆了一口氣猶豫地說：

「我們沒有法子，瑪麗。牠——唔，這是老天派定的。萬事都是如此。」

瑪麗向上瞥了一瞥，很固定的望着他，但是他却没有回看她。不久她說道：

「我想慶賀同誇獎總是很有滋味的。不過——據我看來，現在——愛德華？」

「唔？」

「你還要在銀行裏做事嗎？」

「不。」

「辭職嗎？」

「明天早上用書面通知好了。」

「這樣似乎最好。」

雷恰慈把他的頭彎在手裏，喃喃道：

「從前，我并不怕人們的錢像水一樣從我手裏經過。但是——瑪麗我現在疲倦了，太疲倦了——」

「我們睡覺吧。」

第二天早上九點，陌生人取走錢袋，用馬車載到旅館去。十點，哈克萊斯和他私自地談話。陌生人請求五張京城銀行的支票——上面寫着憑票付來人——一千五百元的四張，一張三萬四千元。他把前者的一張擱在皮夾中，剩下的總共三萬八千五百元放在一個信封裏，在哈克萊斯走了以後，他加入了一個紙條。十一點他到了雷恰慈家，敲門。雷恰慈太太從百葉窗裏偷看，於是出去接着那個信封，陌生人一句話也不說便不見了。她紅着臉回來，腿有點發抖，喘着氣道：

「一定的我認得他！昨天晚上我看見他就像我從前在什麼地方看見過他。」

「他就是送口袋來的那個人嗎？」

「我差不多這樣確定。」

「那麼他也就是外表上所謂的司梯芬生，用他偽造的秘密把鎮上每一個重要的公民都賣了。現在假若他送來的是支票，不是現錢，我們也被賣了；從前我們還以為我們逃掉了。昨天一夜的休息以後，我又覺得舒服一點，但是信封的樣子使我難過。牠太不够鼓了；八千五百元的大鈔票比這個大得多。」

「愛德華，爲什麼你反對支票呢？」

「司梯芬生簽名的支票呀！假若是現鈔票，我就只好接受這八千五百塊錢——因爲這件事好像是老天派定的，瑪麗——但是我向來沒有這樣大的勇氣，而且我也沒有膽量拿着簽有這樣災害的名字的支票去取錢。這一定是個圈套。那個人從前想法來套過我，我們總算逃出來了；現在他又在用一個新法子了。假若這是支票——」

「哦，愛德華，這件事太壞了！」他把支票拿出來，喊道。

「把牠們扔在火裏！快點！我們別受牠的誘惑。這是一個讓世界來恥笑我們的詭計。——把牠們給我，因為你不會做這種事的！」他把支票搶過去，緊緊的抓住，直等到他能够走到火爐面前，但是他是有人性的，他是一個會計員，他停了一會來確定支票上的簽字。他簡直要發暈了。

「給我打扇，瑪麗，給我打扇！他們跟金子一樣！」

「哦，多麼愛人啦！愛德華爲什麼？」

「哈克來斯簽的字。這是怎麼一回事呢？瑪麗？」

「愛德華，你想——」

「瞧這兒——瞧這個！一萬五——一萬五——一萬五——三萬四。三萬八千五百瑪麗，那個袋子連二十塊錢都不值，哈克來斯——顯然地——照額面上的價值買了。」

「全都給了我們了，你想——并不是一萬塊錢啊！」

「唔，好像是這樣。并且支票還是「憑票即付」的呢？」

「那樣好嗎？愛德華，因爲什麼？」

「我以爲這是表示遠處的銀行都可以取款。或者哈克來斯不願意把這事讓人知道。那是什麼呀——一張字條？」

「是的牠是同支票攏在一起的。」

這張字條是「司梯芬生」的手蹟，但是沒有簽名。牠說：

「我是一個失意的人。你的誠實確實不能受人引誘。關於牠，我的意見與你不大相同，但我羞辱了你，求你誠懇地饒恕我。我尊敬你——誠意地尊敬你。這個村鎮不配來吻你的衣服的邊緣。親愛的先生，我打敢賭在你們自以爲正義的鎮裏有十九個不體面的人。但是我輸了。你把這個賭注拿了去罷！」

雷恰慈長嘆一聲道：

「這信似乎帶着火氣——現在還燃着哩。瑪麗——我又難過起來了。」

「我也是一樣呵，我願意——」

「瑪麗，你想他很信服我。」

「啊，不要說愛德華——我不能忍受了。」

「假若這些漂亮的話是說得很對，瑪麗——上帝知道我相信我從前也應當受這種誇獎——我想我能給出這四萬塊錢。我願意把這封信擱在一邊，因為他比黃金珠寶還貴重，我常常把牠保存着。但是現在——我們看見了這封信，就簡直不能活下去了，瑪麗。」

他把信放到火裏去。

一個送信的來到，又送了一封信來。

雷恰慈打開信來看，是布格司寫的：

「在危急的時候，你救過我。昨夜裏，我也救了你。我用說謊來救你，但是沒有什麼犧牲，純粹出於感念。在村中沒有人知道你的勇敢，美德，高貴。我知道得更清楚的，因為你知道我被告發的那件事情，而且大家都認為我有罪，你當然不能尊敬我；但是我求你至少要相信我是一個感恩的人，這樣便能幫我負擔我的重擔了。」

〔簽名〕「布格司。」

「我們又被救了。有這些條件呀！他把信放在火裏。『我願意我死，瑪麗，我願意我脫離這些事情。』」

「哦，這些苦惱，苦惱的日子，愛德華。從他們的慷慨大度裏出來的陷害是多麼深——他們來得多麼快呵！」

在選舉前三天，兩千個選舉人每一位都得到一個褒獎的紀念物——一個著名的，兩頭鷹的假錢，有一面上刻着這些字：「我對那位可憐的陌生人說的話是——」在那一面上刻着：「去革面洗心吧。」〔簽名〕「平喀吞。」於是著名的笑話便放在一個人的頭上了，而且還有一種災害的影響。詼笑現在又復活起來，集中在平喀吞的身上。哈克來斯選舉算是勝利了。

在雷恰慈夫婦收到他們的支票後二十四點鐘之內，他們的良心安靜下來，精神很頹靡，老夫婦知道安受他們犯過的罪過了。不過現在他們應當知道罪惡帶上了新的真正的恐怖，這時候似乎有一個機會可以把罪惡找出來。這種罪過產生出來一種

新的，很實在而且重要的現象。教堂早上訓話從前都是平常的樣子，用老方法說老話；他們已經聽過一千遍了。覺得很無聊，簡直毫無意思，使人昏昏欲睡，但是現在不同了，訓話似乎帶有刺激，似乎對着隱藏重罪的人們而發。祈禱完了以後，他們便趕快離開慶賀的大衆匆匆回家，不寒而慄起來，因為他們不知道爲什麼發生着模糊黑暗，無定的恐怖。偶然他們看見布格司先生的影子，當他在牆角轉身的時候，他并不注意他們的點頭招呼。他沒有看見，但是他們却不知道。他這種行動是什麼意思呢？一定是——一定是表示有一打可怕的事情。難道他曉得雷恰慈從前洗刷過他的罪過，他在靜等着一個機會和他算賬嗎？在家裏，他們心裏很難過地想着從前僕人一定會在隔壁屋子偷聽，當雷恰慈向他的妻子洩露秘密說他知布格司的無罪的時候，他又想着那時聽見了長袍的綽繚聲，又想着他的確聽見了。他們很想藉口把沙娜叫進來，看看她的臉：她是否向布格司洩露他們的話，她的樣子一定帶出來。他們問了她幾個問題，這些問題很隨便，不連貫，似乎毫無目的，女僕覺得老夫婦的心受了忽然發財的影響，他們很尖銳的，很注意的凝視使她害怕起來，這樣便把事情完成了。她臉發紅，有點慌亂，這些對於老夫婦便是犯罪的表示——犯了可怕的罪——無疑地她是個奸細。當只剩下他們兩個的時候，他們便把這些不相關的事情集合起來，得到一個可怕的结果。事情到了最壞的時候，雷恰慈長嘆了一聲，他的妻子問道：

「哦，你嘆息什麼事情——什麼事情？」

「字條——布格司的字條！他的話很帶諷刺，我現在明白了。」他引證道：「因爲你知道我被告發的那件事情，你當然不能尊敬我」——哦這太明顯了，現在，上帝助我，我知道我是知道的！你聽他用的字多麼巧妙。這是一個圈套，我像傻子一樣走進去了，瑪麗——」

「哦，可怕得很！——我知道你要說什麼——他並沒有把那段假的試驗的話的底稿退還你。」

「沒有——他還要留着毀壞我們哩。瑪麗，他已經對有些人暴露了我們了。我知道——我知道得很清楚。祈禱後我在一打的臉上看出來的呀，我們招呼他，他也不回答——他知道他正在做什麼事情！」

那天晚上，大夫被請去了。第二天早上，新聞傳遍了，說是老夫婦病得很厲害——據大夫說，他們受了橫財，和慶賀的刺激，下來了。全鎮都很真實地難過；因爲現在他們只剩下這對老夫婦值得驕傲了。

兩天以後，消息更壞。老夫婦說着囁語，做着奇怪的動作，看護婦親眼看見雷恰慈把支票鏤出來——大概是八千五百元吧？不——代表一個驚人的總數——三萬八千五百元！他們的運氣够多麼好啊！

第二天，看護婦們得到一些奇怪的消息。她們決定藏起支票來，惟恐於病人有害；但是當她們尋找的時候，支票在病人枕頭下不見了。病人說道：

『別動枕頭，你要什麼？』

『我們想最好那些支票——』

『你們再也瞧不見牠們了——牠們被破壞了。他們是從魔鬼那裏來的。我看見上面有地獄的烙印，我知道他們是送來洩露我的罪惡的。』於是他又開始喃喃地說着奇異而可怕的話，使人不懂，大夫囑咐他們不要再說。

雷恰慈很對，支票再也看不見了。

這個話是一個看護在夢中說出來的，在兩天之內都禁止人傳說，因為與村鎮名譽有關；這些話非常驚人。牠們似乎表示出來雷恰慈從前他自己也是一個金袋的請求人，不過布格司隱藏了這個事實，後來他才惡毒地洩露出來了。

布格司很受大家的非難，他却堅決地否認；他說，對於一個神智不清的害病的老人增加誹謗，是不應當的。但是疑惑仍舊佈着，議論很多。

一兩天以後，據報告雷恰慈太太的囁語和她丈夫一樣。現在疑惑是完全證實了，村鎮對於一個有名譽的，重要的公民底純潔的驕傲開始黯淡下來，微閃着快要歸於熄滅。

六天以後，又有許多的新聞。老夫婦快死了。在最後的時辰，雷恰慈的心清醒過來，他叫人去把布格司請來。布格司說道：

『讓屋子肅清一下。我想他願意說點私話。』

『不必』雷恰慈說：『我要你們都來聽我的懺悔，那麼，我死了，便是一個人，不是一條狗。我很乾淨——人工地——像其餘的人一樣，誘惑來的時候，我也像別人一樣的沉落。我簽了一個說謊的字條，要求那個不幸的口袋。布格司先生記得起來，我曾經幫過他一個忙，他很感謝我，壓下我的請求，打救了我。你們都知道，許多年前那件攻擊布格司的事情，只要我一證明，就能洗清他，

我是一個怯懦者，却讓他去受辱——」

「不——不——雷恰慈先生，你——」

「我的僕人對他洩露了我的秘密——」

「誰也沒有向我洩露過什麼事情——」

「後來他做了一件自然而公正的事情，他對於救我的仁慈很後悔，所以他把我暴露出來了——這也是我應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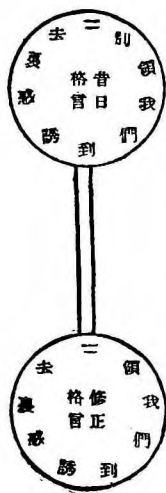
「決不——我起誓——」

「出於本心，我饒恕他。」

布格司感奮的辯駁，他也沒有聽見；垂死的人長辭了，他并不知道他又一度誤解了可憐的布格司。那天晚上，老妻也死了。十九位可敬的人裏的最後一位成了萬惡的口袋的犧牲者；村鎮剝脫了牠的古代光榮的殘餘了。牠的悲悼不是很顯明的，而是很深沉的。

議會通過——由於祈求和請願——海德來堡准許改名（不必計較改成什麼名字——我也不願意說出來）而格言漏掉一個字却增加村鎮官印的光輝。

現在又是一個誠實的村鎮了，人們都得早起，提防着誘惑乘其不備地再來。



小鬼
(四)

[俄國]

梭羅古勃作

徐懋庸譯

第十章

星期四那一天，貝累陀諾夫去訪問貴族長。

貴族長的邸宅，使人看來，好像是巴甫洛夫斯克或柴爾斯珂埃·賽羅地方的——爲過冬而設備着的——宏大的別墅之一。奢侈的程度雖然並不很觸目，然而有許多十分麗登的事物，却使人覺得無甚用處，過於鋪張。

亞歷山大·米哈洛微支·威利卡雖然是在書齋裏等候貝累陀諾夫，但是裝着急於要見來客的懇切的樣子。

威利卡的姿勢十分莊嚴，宛如一個退職的騎兵士官。有人說他的胸部穿着鋼甲。他的子細修剃過的臉頰，呈着均勻的紅色，有人說他是用臍脂化裝過的。他的頭髮剪得很短——這是掩飾他的禿頭的好辦法。灰色的眼睛，富於愛嬌，同時又顯着冷酷。在實際上，他對任何人都極殷勤；但在意見上，他非常嚴峻，決然難犯。他的一舉一動都表示着優良的軍隊式的嚴正；他時常擺着未來的總督的架子。

貝累陀諾夫坐在櫟木製成的施着雕刻的桌子旁邊，照例的開始訴說道：

「人們捏造着關於我的許多謠言。我以君子的資格特來謁見閣下。閣下要知道，人們所傳播的關於我的壞話，都是毫無根據的——那是絕對沒有的事！」

「我却不會聽到過這類謠言。」威利卡答道。他一面和藹地微笑着，一面把灰色的深於注意的眼睛凝視着貝累陀諾夫。貝累陀諾夫眼光專注着屋角，說道：

「社會主義者，我絕對不是的，只在從前，我曾經談說過關於社會主義的話——但在年青的時候，那一個個人是不會熱心社會主義的……至於現在，我絕口不談這類事情了。」

「那麼，你那時也是個自由主義者，是不是？」威利卡和藹地微笑着問道：「你曾經希望立憲政治，是不是？我們這類人，在年青的時候，都是希望憲政的——你吸煙麼？」

威利卡把煙匣遞給貝累陀諾夫。貝累陀諾夫不敢接受，辭謝了。威利卡自己燃着一支雪茄。那是當然，閣下，貝累陀諾夫承認道：「在大學裏的時候，我也是的……而且，就是現在，我也還希望一種憲政，跟別國的憲政不同的一種憲政。」

「你說是怎樣的？」威利卡問道，聲調中露着不快之意。

「一種沒有議會的憲政，」貝累陀諾夫解釋道：「議會這東西，只是一個吵架的機關。」

威利卡的灰色的眼睛裏，閃出一線歡喜之光來了。

「沒有議會的憲政！」他幻想地說：「這很合實用，你知道有這種憲政麼？」

「但這是古代的事情，」貝累陀諾夫說：「現在可不存在了。」

他對着貴族投了充滿着希望的一瞥。威利卡口裏吐出一縷煙絲來，暫時沈默着，然後慢吞吞地說：

「你是個教育家——但是，我在這一州中所處的地位，使我也沒有留意學校方面的事情之必要。關於這一方面，你的意見如何？你贊成那一種學校——教會學校呢，或是州立學校呢？」

威利卡把煙灰振下，同時把他的和藹的然而注意極深的眼睛釘住貝累陀諾夫。貝累陀諾夫皺着眉頭，把幾個屋角看來看去，說道：

「州立學校辦理不善，有改革之必要。」

「有改革之必要……」威利卡含糊地反覆着說：「對，對！」

於是他低下頭看着雪茄，好像準備聽取詳細的說明。

「州立學校的教員都是虛無黨，」貝累陀諾夫說：「而且所有的女教員都不信神。她們常在教會裏哼鼻涕。」

貴族長忽然抬起頭來，看着貝累陀諾夫，微笑着說道：

「但是，你要知道有時候哼鼻涕是必要的哩。」

「是的，不過她們哼得非常之響，引得合唱隊都發笑。」貝累陀諾夫憤然說道：「其中有一個是故意這樣幹的。那一個叫做

斯各波支基娜。」

「唔，那是她錯了，」威利卡說：「但是斯各波支基娜本來是缺乏教育的。她不懂得禮貌，不過她做教師却十分熱心。總而言之，顯然她是錯了。應該警告她。」

「她又穿着大紅衣裳在路上走。有幾次，甚至赤着腳穿着沒有袖子的衣服，招搖過市。她常常跟孩子們一同擲石子游戲。總而言之，他們的學校實在太放任了。」貝累陀諾夫接着說：「一點紀律都沒有。他們是不主張責罰的。但是，把農家的子弟跟貴族子弟同等看待，這無論如何不行。對於那些賤民，實在非打不可。」

威利卡泰然地望着貝累陀諾夫。後來，似乎聽厭了這種蠢話，就順下眼，以一種冷冷的，幾乎是總督式的語調，說道：

「我得告訴你，在那些農家出身的學生裏面。我會觀察到許多優良的氣質。無疑地，在許多方面，他們對於學業是非常誠實勤勉的。說到過失，那是無論什麼孩子都有的。在他們，受了缺乏教育的環境的影響，所以所犯的過失的形式比較粗野一點。這當然是事實，況且，俄國的農民對於他人的所有物缺乏義務尊重的感情，這也不好。學校方面，對於這些過失，非十分細心地嚴重地講究取締方法不可。遇到過失犯得太重大，使當局無法教訓的時候，那裏應該採取極端的處置，但不能叫他們退學。不過，對付學生，應該用同樣的態度，就是對付貴族子弟，也應如此。至於你的意見。大體上我是同意的，現在這種學校的教育方法，的確欠完善。斯蒂文夫人在她的著作中說——那是一本很有趣的著作——你讀過麼……」

「沒有，閣下，」貝累陀諾夫慌張地說：「我沒有工夫讀它，我在學校裏的事務太多了。但是我就要去讀它。」

「那倒不一定要讀它，」威利卡和藹地微笑着說，好像是准許貝累陀諾夫不讀此書，「在那本書裏面，斯蒂文夫人非常憤慨地說着，她的兩個十七歲的學生，怎樣的被他們的州裁判所判處笞刑。但是，那兩子孩子很傲慢，他們對於這判決居然表示不服！因為他們年紀還小。因此當他們受了這可恥的判決的時候，我們心裏也同樣地覺得難過——後來這判決終於撤消了。我對你說，假如我處在斯蒂文夫人的地位，我是羞於把這件事情向俄羅斯全國訴說的；原來那兩個孩子犯的是偷蘋果的罪，請你注意，他們是犯了偷竊哩！那位夫人還敢在文章裏寫着說那兩個孩子是她的最好的學生。但是，偷蘋果這事情到底是實在的呵，這真是好教育！不過她還有一層意思不會露骨地說出來，就是否認私有財產權！」

威利卡愈說愈興奮，站起身來，走了幾步，然而馬上自制住了，從新坐下。

「如果我做了小學校的視學員，那情形就要兩樣。」貝累陀諾夫說。

「你相信你做得成麼？」威利卡問道。

「是的，伏爾善斯卡耶侯爵夫人答應了我。」

「恭喜，恭喜。我相信你接手之後，一切情形都會改善的。」

「不過，閣下要知道現在城中充滿着關於我的種種謠言——也許人們還要去告發我，阻撓我的任命——其實我是無罪的。」

「你猜要陷害你的人是誰呢？」威利卡問道。

貝累陀諾夫煩亂地含糊地說：

「我猜誰好呢？我不知道。人們造我的謠言。我只要報告：這些謠言會得破壞我的地位。」

威利卡心裏想，自己既然還不會做着總督，那就沒有知道誰是嫌疑者的必要。於是，他重新站在貴族長的立場，長篇大論地演說起來，貝累陀諾夫只得又恐懼又憂慮地謹聽着——

「據你說來，你是因為你和那流傳着於你不利的謠言的社會之間，有着問題，所以要求我的（威利卡本想說出「保護」兩個字來，但即刻忽住了）調停，你這樣信賴我，使我很感激。不過這種謠言還不會傳到我的耳朵，足見那些造謠者不敢把這種話傳播出社會的某一部份之外來，換言之，他們只能在黑暗和祕密之中蠢動罷了，這一層，是可以使你放心的。但是我也非常愉快，因為你一面從事於委任的職務，一面又能顧到輿論的價值和重要而且意識到教育青年的責任的重大，因為這樣，我們為父兄者，纔能放心將我們的最貴重的財產，也就是繼承我們的名譽和事業的子弟，託付於你。就職員的地位而論，你當然有你的上司在，就是你那很可敬佩的校長，但是作為社會的一員及貴族的一分子而論，那麼，有許多關於你的名譽，人格的問題，是要依賴貴族長的……他的助力的。」

一面演說着，威利卡站了起來，用力把手指抵着桌子的邊緣，以一種漠然的和氣和注意的表情望着貝累陀諾夫——這是

懇篤的長官們對羣衆作親切的演說時所露的表情。貝累陀諾夫也站了起來，他的臉色是緊張的，兩手捧着肚子，眼睛望着主人的脚下的氈毯。威利卡又說道：

「你的訪問，使我很覺榮幸。在現今，凡是屬於貴族階級的人，都應該隨時隨地，記得自己是個貴族。他非但必須保護自己的特權，而且必須尊重自己的義務，名譽等等。你很明白，俄羅斯的貴族，差不多是全體有做官的義務的一個階級。嚴密地說來，一切國家的事務——除了那些最低下的——都應該操在貴族階級之手。平民百姓居然也參與國家的事務這一點，無疑地是造成那些加害於你的種種可惡的現象的原因之一。誹謗和奸計，乃是那些不會受過優良的貴族的傳統的教養的下等百姓的武器。但是，我希望輿論方面一定會得明白地發表於你有利的意見，關於這一點請你絕對信賴我的助力。」

「感謝之至，閣下。」貝累陀諾夫說：「從今以後，我完全信賴閣下了。」

貴族長和藹地微笑，然而依舊立着，表示他們的談話已經結束。他突然覺得他的演說全然是多餘的，他想到貝累想諾夫不過是個鑽營位置，包圍要人，希圖得到保護的騙子罷了。於是他表示着對於貝累陀諾夫本人及其胡亂的生活所抱的冷酷的輕蔑，把客人送出。

在門口，由僕人幫助着穿上外套之後，貝累陀諾夫聽見從遠處傳來一陣鋼琴之聲。他心裏想：「在這家庭裏，奢侈地生活着許多自視甚高的驕傲的人們——主人是想做總督呢。」羨慕的貝累陀諾夫的心中，又感到一陣尊敬的驚異。

在階沿上，他遇着跟家庭教師一道散步回來的，貴族長的兩位令郎。貝累陀諾夫懷着陰鬱的好奇心觀察他們。

「他們真清潔。」他想：「連耳朵裏也沒有一點垢泥。而且，又那樣活潑……雖然他們是在一種嚴格的教養之下長成的，但是他們決不會挨過打。」

貝累陀諾夫用陰沈的眼光釘住他們的後形——他們很快地跑上階沿了，一面愉快地談着話。使貝累陀諾夫覺得詫異的是，連那家庭教師似乎也和他們是一類，他並不皺起眉頭，而且並不叱責他們。

到了家，貝累陀諾夫看見瓦爾瓦拉坐在客堂裏，手裏還拿着一本書，這事情是少有的。那本不是講彙的書——是瓦爾瓦

拉偶爾翻幾回的唯一書籍。這已經很舊，很破。它個黑色的表面一映入貝累陀諾夫的眼簾，就沮喪了他的意氣。

「你讀的是什麼書，瓦爾瓦拉？」他質問似的說。

「我讀的是什麼書？這容易猜得很——烹飪法。我可沒有工夫讀別的無用的書。」

「烹飪法，讀它做什麼？」貝累陀諾夫發怒地問道。

「怎麼叫做什麼？爲了燒飯呀。你不是常常嫌精嫌肥的麼？」瓦爾瓦拉很得意地笑吟吟地自顧解釋着。

「不要買黑色的書來！」貝累陀諾夫以決然的語調喊道，一面從瓦爾瓦拉手中奪下書本，把它拿到寢室裏去。

「一本黑的書爲了替我燒菜……」他恐怖地想道：「這無非表示他們公然要用黑暗的魔術來謀殺我罷了。這本可怕的書非撕破不可。」這樣想着，他並沒有聽見瓦爾瓦拉的刺刺的埋怨之聲。

星期五，貝累陀諾夫去訪問州議會的議長。

議長家中的一切情形，都表示着這一家的人只想過一種簡單的好的生活，而且極願爲公共的利益而服務。首先惹眼的是各種使人想起簡單的鄉村生活的用具：曲背的，兩隻靠手像斧頭柄的圈椅；馬蹄形的墨水瓶，草鞋似的煙灰缸。客堂裏的窗檻上，桌子上，地上，雜亂地放着裝了各種穀物標本的瓶子，而且這里那里的散着「饑饉時代的麵包」的細片——看起來好像是泥炭的細塊。農具的標本和圖解之類充滿了小客廳。書齋裏面則滿是關於農村經濟和教育事業的書籍。寫字檯上攤着紙張和印就的調查表；箱子裏裝滿着大大小小的各種卡片。室中很多灰塵，而沒有一張圖畫。

這家庭的主人伊凡·斯推發諾微支·基里洛夫，煞費心思地，一面竭力要裝出客氣——歐洲式的客氣——然而又要保持一州之首腦者的尊嚴。他這人很特別，似乎是由兩個互相矛盾的人體合併而成的。從他的周圍的一切情形看來，好像他是一個很好很勤的活動家。但若單看他的自身，又好像他在州議會裏的一切活動，不過是爲了消遣消遣。他假意地做着目前的事務，真正的企圖却在別的方面，遙遠的將來——他時常舉着大胆的然而不諷刺的，沒有光芒的眼睛，凝望那遙遠的彼方。恰如有人從他的身中取出他的靈魂，把它嚴密地封閉起來，而把一個小小的活動輕捷的機器去代替它。

他又瘦又小，而且很年青——年青得好像一個紅顏少年，帶着假髮，在模倣大人的動作。他的動作敏捷而老練。見客的時候，老早就躬着身體，說着客套，他的漂亮的皮鞋的跟倒退着，窸窣有聲。他的服裝也像是孩子們穿着的那種：一件灰色的小背心，一件柔軟的麻布襯衫，一個藍色的領結，一條緊窄的褲子，一雙灰色的襪子。他的談話始終是十分客氣的，但是姿勢頗不一致，有時非常莊重，有時突然伴以天真的孩子的微笑和輕佻的動作。但是人們若再過一分鐘去看他，他又變得穩重而謙遜了。

他的夫人，一個溫柔敦厚的女人，似乎比他老些。當貝累陀諾夫到了書齋之後，她進來好幾次，問他的丈夫應該怎樣游他們的公事。

他們的生活是毫無秩序的——他家裏只見人們跑來跑去，不停地有人送茶。貝累陀諾夫剛剛坐下，就接到一杯微溫的茶和一盆糕餅。

在他之先，已經有一個客人在着，他跟這人也曾相識的。在這城裏，誰不認識誰呢？——大家都是相識的——只有一部份人，因為吵過架，所以見着裝做不認識罷了。

這位是州會裏的醫生，喬治·賽勳諾微支·特習貝託夫——小得很——比基里洛夫還要小——尖尖的臉孔，毫無表情，充滿了面疱。他架着藍色眼鏡，時常從玻璃下面或旁邊看人，好像要躲避他的對談者的眼光的逼視。他非常節儉，拔一毛而利天下他也不來。他對於官場中人深惡痛嫉，在路上碰見的時候，有時也握握手，然而決不跟他們談話。因此他和基里洛夫一樣，被人認為具有明晰的頭腦——雖然他的見識極淺，醫術又很拙劣。他一心想過農民的生活，時常觀察着農民們如何哼鼻涕，如何用手指搔後面的頭皮，如何用手背拭嘴唇，每當一個人在着的時候，他就模倣這類動作——然而他把轉變生活的時期延了又延，每次總說且等來年夏天。

在這里，也和和在別處一樣，貝累陀諾夫把人們怎樣造他的謠言，想妨害他變成視學員的情形，委屈地訴說了一通。基里洛夫起初感到對手的態度是在拍他的馬屁。他慨然說道：

「你看，現今這地方的環境竟是這樣的，我常常說，知識分子如果要生存下去，只有互相團結之一道——你現在也同意於我還主張了，這使我很高興。」

特雷貝託夫露出氣憤的態度，爭辯地冷笑着。基里洛夫胆怯地望着他。

「知識分子……」特雷貝託夫輕蔑地說。

讀之後，沈默了一分鐘，然後又說：

「我可不知道，那些有頭腦的人是不是服從那種腐敗的古典主義的？」

基里洛夫囁嚅地說：

「喬治·賽勉諾支，你似乎沒有想到，一個人是不能自由選定他的職務的。」

特雷貝託夫又哼出一聲輕蔑的冷笑，就守着很深的沈默，把那個和氣的主人弄得非常為難。

基里洛夫轉過臉朝着貝累陀諾夫。聽着貝累陀諾夫說出什麼視學員等等的話，他覺得不安起來。他想，貝累陀諾夫想做這地方的視學員嗎？但是州議會已經決定由議會中選出各校的視學員，然後去徵求教育廳的同意。而且候選人早已決定了，那是鄰近的小城裏的一個神學教師。

「我雖然有着靠山，」貝累陀諾夫說：「但是這裏的校長存心要陷害我……別的人們也是一樣。他們捏造關於我的種種謠言。因此倘若有人來向你調查我的事情……我先關照你，人們的謠言都是毫無根據的。你決不可相信他們。」

基里洛夫連忙斷然地說：

「阿爾達理洪·波利希支，我決沒有功夫去注意城中的謠言的，我被事務拖得忙不過來呢。假如不是內人幫助我，我簡直應付不了。我不到什麼地方去，不看見一個人，不聽見一句話，但是我相信人們傳說着關於你的閑話……——老實說，我一點也不會聽到——都是謠言，這是無疑的。不過，視學官的任命問題，却不是我一個人所能為力的。」

「人們會得來徵求你的意見的……」貝累陀諾夫說。

基里洛夫詫異地睜了眼，望着貝累陀諾夫，說道：

「人們要來徵求我的意見，那是當然的。不過，我們已經決定……」

這時，基里洛夫太太忽然出現在門檻上了。

「過來一忽兒，斯推方·伊凡諾微支。」

基里洛夫就走到她身邊，她小心地附着丈夫的耳朵說道：

「我想，頂好不要對這個人說明我們已經決定選克萊希里尼珂甫做視學員的候補者。我看這位先生不大可靠——他會得去向我們的候選人搗蛋的。」

「你這樣想麼？」基里洛夫連忙問道。「對，對，也許你疑心得不錯。這多麼討厭！他兩手捧住了頭。他的太太不安地，浮着同情之色，看着他，說道：

「不要對他說起這事，假意說那地位還空着好了。」

「對，對，你的話不錯。」他低聲說，「但是我得轉去應酬他了。這樣是失禮的。」

他連忙回轉書齋，露着非常客氣的態度。

「那麼，在必要的時候，」貝累陀諾夫開始說道：「請你……」

「請你放心，請你放心，我總替你留神着。」基里洛夫說：「我們還不會決定這個問題呢。」

貝累陀諾夫不解基里洛夫所說的問題是什麼問題。於是他感到憂愁和恐怖了。基里洛夫接着說道：

「我們正計劃着要組織一個學校網。我們特地從彼得堡聘請了一個專家來，我們化了九百個盧布纔請到他。我們把這問題交給州議會去處理。這工作是很細密的——要一一測定距離，而且凡是應該設立學校的地點，都要立下標記。」

於是，基里洛夫長篇大論地談起學校網的計劃來，他說要把本州劃分做許多小區，每區設立一個學校。貝累陀諾夫對於這事一點也懂不得。他的思想完全迷失在基里洛夫所說的言語之網裏面了。

終於，他告辭而出，懷着一肚皮的失望在路上走着。他心裏想：這一家人們並不要了解他，而且並不聽他的話。基里洛夫一味纏夾些不得要領的言語，特雷貝託夫不知爲什麼總是輕蔑地冷笑。那位太太，老是無緣無故地走進走出。

「住在這家裏的都是些怪人，」貝累陀諾夫想道：「我今天可是白費了！」

第十一章

星期六，貝累陀諾夫決定去訪問警察署長。他想：署長孟朱珂夫的權力雖然及不上貴族長那樣的大，但是他却很有陷害人們的能力；而且，誰若得罪了他，他就會去告訴上司請求援助的。警察實在是一種不可忽視的東西。

貝累陀諾夫從箱子裏拿出那頂綴有徽章的帽子來。他決定此後出門非戴這頂帽子不可。那位校長先生不妨戴便帽，因為他和上司是很有點關係的，至於貝累陀諾夫自己，現在還得爲視學員這位置而奮鬥呢。有上司做靠山，那當然是好的，但是自己也不可不用種種機會表現自己的身價。前幾天預備出去訪問要人們的時候，他雖然已經想到這一點，但臨走的時候，手裏仍然牽了便帽。今天，貝累陀諾夫改變了方針，他把便帽丟在火爐後面——這樣一來，它無論如何不會再到他手中來了。

瓦拉瓦拉已經出門。克拉孚第亞正在拖地板。貝累陀諾夫走到廚房裏去洗手。他看見桌上放着一隻青色的紙袋，從這裏面漏出着兩三粒葡萄干。這是剛剛買來用以嵌麵包的一斤葡萄干——原來他們的麵包是自己燒烤的。貝累陀諾夫手也不洗了，連忙攪了那包葡萄干，立在桌邊，一面小心地望着門口，唯恐克拉孚第亞出其不意地進來，一面狼吞虎嚼地把一斤東西吃得不得一粒吃畢，他當心地把青色的紙袋折好，把它塞在背心底下，走到門口，再把它放在外套袋裏，預備走到路上的時候把它扯碎拋掉，消滅他的偷竊行爲的痕跡。

他出去了。克拉孚第亞不久就發覺了葡萄干的失蹤而找尋起來，然而終於找不到。瓦爾瓦拉回來之後，知道葡萄乾失去了，就把克拉孚第亞罵個痛快，她相信葡萄干是被這使女吃掉的。

外面發着風，一陣陣的輕微的風。小塊的雲不時的在移動。水池都乾着。蒼白的天空露着歡喜的神色。然而貝累陀諾夫的心頭重重地壓着憂愁。

途中，他轉到成衣店裏——催他們趕緊把昨天定下的新制服做好，愈快愈好。

走過教堂前面的時候，貝累陀諾夫摘下帽子，虔誠地用一種惹人注目的姿勢，劃了三次十字。使所有的人看見未來的視學員怎樣的經過教堂。從前他是不做這種動作的，但是如今他把這看作一宗要事。也許在他背後，偷偷地走着一個間諜呢？也許有人躲在樹後面偵察他呢。

警察署長住的是離市中心最遠的地方。在大開着的門口，貝累陀諾夫遇見一個巡查——這又是三四日來使他憂愁萬分的那種邂逅。在天井裏，他看見兩三個農民在着，那是跟別處所見的農民樣子完全不同的百姓——他們非常馴良，一言不發。天井很礙礙，這里那里，放了幾具蓋着草薦的農用馬車。

在昏暗的走廊裏，貝累陀諾夫又遇見一個矮小的，枯瘦的，一臉正經的，憂鬱的巡查，這人立着一動也不動；腋下挾着一本黑色的冊子。一個赤脚的，頭髮蓬亂的使女從側門飛跑出來，替貝累陀諾夫脫了外套，帶他到客廳中去，一面說道：

「請進，舍米翁·格里哥里微支就來了。」

客廳裏的天花板很低，壓迫着貝累陀諾夫。家具緊緊地擠住四壁，地板上鋪着草薦。牆壁後面，左邊，右邊，都發着耳語聲和輕微的摩擦聲。面色蒼白的婦人和滿生着瘰癧的孩子出現在門口，都露着焦灼的貪餓的目光。不時的，從一陣低語中間，漏出一兩句分明的問答的話：

「我帶來了……」

「放到什麼地方？」

「到底擺在什麼地方呢？」

「這是埃爾莫式庚·希陀爾·彼得洛微支的。」

終於警察署長出來了。一面扣着制服上的鈕扣，和藹地微笑着。

「有勞你久等了，請原諒。」說着，伸出兩隻彎曲的大手把貝累陀諾夫的手捧住：「來了許許多多接洽事情的客人。我們在職務上是遲延不得的。」

舍米翁·格里哥里微支·孟朱珂夫身長，筋肉豐富，髮黑，頭頂光禿，背微曲，兩臂下垂，手指細長而彎曲。他時常好像剛吃了

美味的禁制品似的，微笑着，舌頭舐着嘴唇。——他的嘴唇燃燒似的發紅，鼻子多肉，臉上浮着忙碌的然而有時顯得愚蠢的表情。在這地方，一切所見所聞的都使貝累陀諾夫覺得不安。他說着不相連接的話，坐到圈椅中，一面務要使署長看到徽章那樣的拿着帽子。孟朱珂夫坐在和他相對的桌邊，滿面是甜蜜的微笑，同時那些鈎似的手在膝頭上慢慢地一屈一伸地弄着。

「人們捏造着種種關於我的謠言。」貝累陀諾夫說，「但那是決沒有的事。況且，我倒能够告發他們呢。我，我並不做下一點錯事……但是，我都知道他們的許多密事。他們在我背後亂說種種壞話，又當面嘲笑我。就是足下，也承認我的處境是相當困難的。我得了人家的一點援助，所以別人就說起我的壞話來。他們徒勞地偵察我，這不過是浪費他們的時間而且使我為難罷了。我已經不能在什麼地方露面，全城都謠傳着關於我的壞話。因此，在必要的時候，請你保護我。」

「當然可以，當然可以，我極願効勞。」孟朱珂夫說，同時伸出了他的大手掌：「不消說得，我們做警察官的人，對於無誰論做的壞事，我們都要調查的。」

「我本來可以不計較，」貝累陀諾夫用了發怒似的聲調說：「隨他們去饒舌算了，不過，我怕他們會破壞我的地位。他們是老奸巨猾……他們饒舌得太……毫無根據的……譬如，那個路底羅山，你可知道他說不定要造一條隧道通到金庫去麼？但是他却老是想把過失推到別人身上。」

起初，孟朱珂夫以為貝累陀諾夫是喝醉了酒，在說酒話。但是，更用心地聽了一會之後，這纔懂得貝累陀諾夫是在告訴，說是受了人家的誹謗，所以請求他對造謠者加以處分。

「他們都是些青年人，」貝累陀諾夫接着說，這時他心裏想到了伏羅勤，「但是他們自信太深了。他們誹謗別人，但是他們自己也不是無可責備的好貨。顯然，這是那班青年人在胡鬧。不過，有些自己做着警察官的人，却也跟着他們在胡鬧呢。」

這樣貝累陀諾夫不斷地說着青年人青年人，但是不知為什麼，躊躇着不指出伏羅勤的姓名來。至於所謂跟着青年人一同胡鬧的警察署方面的人，那只是他偶然憑空想起，要使孟朱珂夫知道，警察署的僚屬之中，也有行為不端者在罷了。孟朱珂夫聽了，却以為貝累陀諾夫是暗指着兩個警察官——那兩個都很年青，平日最愛發笑，追逐女人。於是，貝累陀諾夫的不安和恐怖，在

不知不覺之間，竟感染給孟朱珂夫了。

「我要十分注意地監督他們。」他不安地說，沈思了一會，忽又微笑起來道：「我這里原有兩個年青的警察官，但都還是引臭未乾的孩子。有一個還常常被他的母親罰立壁呢，我這話是確實的。」

貝累陀諾夫吃吃地笑了起來。

這時，在另一方面，瓦爾瓦拉正在格魯希娜家里，聽到了一個可驚的消息。

「我的小魂靈，瓦爾瓦拉·特米德里夫娜，瓦爾瓦拉剛跨進門檻，格魯希娜就慌慌張張地開始說道：『你知道我要告訴你什麼消息麼？你聽了要吃驚的。』

「什麼消息？什麼事？」瓦爾瓦拉還是笑着問道。

「你看，那班人多麼下流！他們只要達到目的，什麼惡作劇都做出來了！」

「究竟是什麼事？」

「等一會兒……我就要告訴你。」

但是，狡猾的格魯希娜却先端了一盃咖啡給瓦爾瓦拉，然後把她的孩子們攆出去。可是那個大女兒偏不肯走。

「小賤人！」格魯希娜罵道。

「你自己是賤人。」女兒頑強地對罵，並且兩隻腳亂跳着。

格魯希娜抓住了女兒的頭髮，把她推出門外，隨即關了門，下了門。

「真是不聽話的賤婢！」於是她向瓦爾瓦拉訴起苦來：「這班孩子，要我的命。我一個人實在管束不了。應該給他們一個父親纔好。」

「這很容易，等你結了婚，他們就有個爸爸了。」瓦爾瓦拉這樣安慰她。

「我的小鴿子，瓦爾瓦拉·特米德里夫娜，誰知道我將找到個怎樣的人呢？另一個爸爸也許會得虐待他們。」

這時候，那個女孩走到窗前，撒進一把沙，紛紛落在她的母親的頭上和身上。格魯希娜激着窗口，喊道：

「等着，小賤人，你回來的時候，我要敲死你。你看着，小畜生！」

「你是畜生，老辰！」那女孩在路上對罵，躡着一隻脚。并且伸着一雙醜陋的小拳頭威脅母親。

格魯希娜對着女兒更高聲地怒吼道：

「等一會兒，你看着……」

於是，她關了窗門，若無其事的心平氣和地坐下來，開始她的談話。

「是的，我要告訴你一個消息，不過我有點兒躊躇。你千萬不要吃驚。他們是不會成功的。」

「但是，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請你快點說罷。」瓦爾瓦拉慌急地問道，咖啡杯在她的手中顫抖。

「你知道麼，現在來了一個學生，剛插入中學五年級，這人叫做普爾尼珂夫，有人說他是魯龐人，他的叔母在我們城裏買了一處地產。」

「是的，這我知道。」瓦爾瓦拉答道：「我見過這人，他跟着叔母一同來過……非常可愛，他很像女孩子，時常要紅臉。」

「我的小鴿子，瓦爾瓦拉·特米德里夫娜，他怎麼會不像女孩子呢，原來他就是女孩子假扮的。」

「這是不會有的事！」瓦爾瓦拉喊道。

「他們故意把她這樣打扮了，爲的是要誘引阿爾達理洪·波利希支中計。」格魯希娜做着手勢，急速地講着，因爲所報告的是個十分重要的消息，所以很高興：「你要知道，這個少女有個堂兄弟，那是個孤兒，在魯龐中學裏讀書的本來是他。現在他的母親叫他退了學，却叫這個少女帶了他的文憑書籍來進此地的中學。你還得注意，他們現在叫她住在沒有別的中學生寄宿的女房東家裏，這樣他們的計劃纔不至敗露。」

「但是你，怎麼會知道這事情的？」瓦爾瓦拉不信地說。

「我的小鴿子，瓦爾瓦拉·特米德里夫娜，惡事傳千里，誰都知道了。况且，他在第一天就露了馬脚。別的男子都像男子，只有他那麼溫柔，那麼羞怯！當別人正而看他的時候——原來是個兩頰緋紅胸部突出的男子。又那樣的拘謹！他的同學們說，只要

說一句話就能使他臉紅。因此，他們都取笑他，叫他是「小姐」，不過，他們只是說着玩玩的，並不知道他真是個小姐。你看，那些家族多麼狡猾，連房東太太也還蒙在鼓裏。」

「但是你究竟怎樣知道的？」瓦爾瓦拉又問道。

「我的小鴿子，瓦爾瓦拉·特米德里夫娜，我有什麼事情不知道呢？這一區裏面的每一個人的事情，我無不清清楚楚。不過，人們並非不知道他家裏有一個跟他一樣大小的孩子。爲什麼不把他們兩人一齊送到中學校讀書呢？據他們說，另一個孩子在這個夏天生了一場大病，非經過一年的休養，不能進學校讀書。這是說話！——當然，那另一個孩子纔是真正的中學生。同時，人們也都知道他們家裏有一個女孩子，但是據他們說，她已經結了婚，到高加索去了。這完全是說話。她並沒有到高加索去，却冒了那個男孩子的名字，好好的在此地。」

「但是，他們做出這種事來，有什麼好處呢？」瓦爾瓦拉問道。

「怎麼，什麼好處？」格魯希娜興奮地解釋道：「那是爲了勾引一個教師——未結婚的教師還有好幾個呢——或者勾引別的什麼人。假扮了男子，她可以到他們的家裏自由出入了，那時候，你想她會做出什麼事來……」

瓦爾瓦拉吃驚地問道：

「她漂亮麼，那個少女？」

「哦，哦，是個十全的美人！」格魯希娜肯定地說：「現在，她還有點顧忌，但是等到將來一習慣，她就要對全城的人丟眉弄眼。你看她的親族是多麼狡猾！我知道了這件事情之後，立刻去訪問這少年——切實說來是少女——的女房東，我不知道怎樣說起纔好。」

「真正是個狐狸精，唉，上帝保佑我罷！」瓦爾瓦拉說。

「我特地到聖·邦德萊蒙的祈禱會裏去——那女房東是這個教會的信女。『奧爾加·華細里夫娜』我對她說：『你家裏現在爲什麼只寄宿着一個學生呢？這在你並不是很合算的事罷？』』住多了有什麼好？』她答道：『只是添加嘈雜罷了。』』但是，前幾年你不是總有兩三個寄宿生的麼？』於是她答道：『你想想看，我的小鴿子，瓦爾瓦拉·特米德里夫娜，她怎麼

答覆呢，她說：「沙先加的家族跟我講定，現在就只租給他一個人。他的家族很慷慨，租金比別人出得多。他們只怕他們的孩子跟別的孩子住在一起會得變壞。」——你看他們究竟是怎樣的人！」

「奸徒罷了！」瓦爾瓦拉發怒地說：「那末，你可會對那女房東說明他是個女子麼？」

「我對她說過，我說：『你要留心，奧爾加·華細里夫娜，他們不會叫一個女子冒充男子住在你家裏麼？』」

「她怎樣說呢？」

「她以為我在說着玩，笑了起來。於是，我更認真地對她說道：『我的好太太奧爾加·華細里夫娜，你要知道，有人說他是個女兒呢。』可是她不信我的話。『亂話三千，』她答道：『他怎麼會是個女兒，況且我又不會瞎了眼……』」

這消息嚇慌了瓦爾瓦拉。她當即相信這故事完全是真實的，別人重新要來誘引她的未婚了。她想，無論如何，非趕快揭下那個男裝的少女的假面且不可。但是，應該如何着手呢？她和她的女友商量了許多時候，却想不出一點辦法。

回到家裏，葡萄干失蹤事件又增加了瓦爾瓦拉的氣憤。

等到貝累陀諾夫歸家，瓦爾瓦拉馬上很憤激地告訴他，說克拉字第亞偷吃了一斤葡萄干，而且不肯招認。

「她還說呢！」瓦爾瓦拉惡辣地接着說：「她說也許是少爺吃的。她說當她在拖地板的時候，少爺到廚房裏去過，好一會纔出來。」

「好一會……完全不對。」貝累陀諾夫陰鬱地分辨道：「我只洗了洗手，至於葡萄干，我看都沒有看見。」

「克拉字第亞，滿面通紅，流着眼淚，從廚房裏出來。」克拉字第亞，滿面通紅，流着眼淚，從廚房裏出來。

「我沒有拿過葡萄干，」她嗚咽着喊道：「我情願賠給你們，不過我實在沒有拿過。」

「當然要你賠償的，當然！」瓦爾瓦拉怒罵道：「我並不要用了葡萄干來養壯你。」

貝累陀諾夫發出大笑，叫道：

「裘希加（此處兼關「豬」的意思）吃了一斤葡萄干，哈哈！」
「不要臉的！」克拉孚第亞喊了一聲，重重地把門帶上，出去了。

吃飯的時候，瓦爾瓦拉再也忍不住了，把她所聽到的關於普爾尼珂夫的蜚語都說了出來。她不管說出來有利無利，也不管貝累陀諾夫的態度如何——這於怒氣，她把什麼話都說了。

貝累陀諾夫努力要想起這個普爾尼珂夫，可是總不能分明地構成他的面貌。直到現在，他對於這個新來的學生，並不會加以注意，每次一眼看到這學生那樣漂亮，那樣清潔，又那樣恭謹，那樣用功，又在五年級中年紀最少，他反而瞧不起。但是，如今瓦爾瓦拉的話却燃着了他的淫猥的好奇心。許多卑野的想頭開始在他的貧乏的頭腦裏面蠢動起來。

「應該到祈禱會去一次。」他想，「看看這個男裝的女孩子。」

突然，克拉孚第亞樂不可支地跑出來，把一個揉皺了的青色紙袋丟在桌上。

「你們看，」她大聲叫道：「你們硬說我偷吃了葡萄干，但這是什麼東西？你們想看看，我要吃你們的葡萄干麼？」

貝累陀諾夫立刻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原來他忘記把袋子丟在路上，現在却被克拉孚第亞從他的外套袋裏搜出來了。

「見鬼！」他喊道。

「怎麼的？你從什麼地方找來的？」瓦爾瓦拉也喊道。

「我是從阿爾達理洪·波利希支的衣袋裏找來的，」克拉孚第亞帶着惡意的歡喜答道：「偷吃葡萄干的是他，他却誣栽在我身上。阿爾達理洪·波利希支的貪嘴是誰都知道的，但是他為什麼要誣陷別人呢……」

「呸！」貝累陀諾夫罵道：「你說謊。是你自己塞在我的衣袋裏的，我一粒也不會動過。」

「我為什麼要這樣做？皇天在上！」克拉孚第亞氣極了說。

「你怎麼敢抄他的衣袋？」瓦爾瓦拉吼道：「你不是想偷錢麼？」

「我並沒有抄袋子，」克拉孚第亞亂暴地說：「我不過拿下外套來揩拭，因為那上面染着泥土。」

「那麼，你為什麼又伸手到衣袋裏去呢？」

「那紙袋是自己掉下來的，我爲什麼要伸手到衣袋裏去呢？」克拉夫第亞辯解着。

「你說說，賽希加。」貝累陀諾夫說。

「我並不是豬糞，你有什麼權利可以侮辱我？」克拉夫第亞怒喊道：「鬼也不饒你！我就賠你們一斤葡萄干，看你們不得好死！——自己吃了東西，要我賠償，好，我就去買來，你們真是無法無天，你們還算是少爺呢。」

克拉夫第亞帶哭帶罵地走到廚房裏去。

貝累陀諾夫吃吃地笑着道：

「你看她多麼倔強。」

「一定要她去買來。」瓦爾瓦拉說：「太寬容她了，將來會得把什麼都偷吃光的，這個餓鬼！」

接着，他們又把克拉夫第亞偷吃一斤葡萄干的事，帶嘲帶罵地說了好一會。他們從克拉夫第亞的工錢裏扣下了這一斤葡萄干的價錢，還把這笑話對每個來客講個不休。

那隻貓聽了他們的喊聲，離開了廚房，挨着牆壁，走近貝累陀諾夫。它躡在他的對面，用貪饞的發怒的眼光望着他。貝累陀諾夫俯身想去捉它。那貓嗚的叫了一聲，發怒地把貝累陀諾夫的手抓了一下，隨即逃走，躲進衣櫥底下。從那里，它舉着閃出異樣的綠光的眼晴，視視着。

「真是個狐狸精，」貝累陀諾夫恐怖地想着。

這時候，普爾尼珂夫的事件還不會離開瓦爾瓦拉的心頭，她說道：

「你與其每晚到球場去，不如有時候到學生家裏去走走。學生們都知道先生們是很少到他們家裏去的；至於視學員那是一年裏面也難得露一次面。因此他們敢於在家裏無所不爲；賭牌、飲酒。你可以去看看那個男裝的女兒。在晚上去，當她預備睡覺的時候，那時你可以使她露出馬腳來。」

貝累陀諾夫想了一想就笑着出去。

「瓦爾瓦拉是個滑頭，」他心裏想：「她知道想計策。」

第十二章

貝累陀諾夫到附屬於中學校的教堂的祈禱會裏去。在那里，他站在學生們的後面，留心觀察他們的行動。他好像看出許多人態度不端在那里推撞着，耳語着，笑着……他注意這些人，努力記在心裏。但是這樣的人數太多了，這使得貝累陀諾夫懊悔自己竟沒有想到應該帶一張紙和一支鉛筆來，以致現在無法記錄他們的姓名。他對於學生們的不良的品行大為不滿，又怪無人注意他們，雖然校長和視學員都帶了他們的家族在場。

但在實際上，學生們的態度是恭敬嚴肅的——有的人們機械地劃着十字，只是心裏想着別的事情；有的人們却十分熱心地祈禱着。這中間，只有少數的，極少數的幾個人，偶爾對他的鄰人輕輕的說句把話——不過兩三個字，而且差不多並沒有轉頭——那鄰人也只低聲地用一兩個字回答，有的只用很快的一個動作，或者聳一聳肩，或者投一個目光，或者微笑一下。這類小動作，並沒有被監督教師看出，但是一入貝累陀諾夫之目，却使他的呆鈍而易於錯亂的感覺幻想成一種很紊亂的秩序。即使在心平氣和的時候，貝累陀諾夫也和一切粗人同樣，不能正確地評價那些細小的現象：那一種不值得注意，那一種應該特別強調。何況此刻他正陷於期待和恐怖之中，他的感覺的活動更加暴亂，漸漸的，他的面前的一切現實，都被籠罩在一層虛幻的惡意的雲霧裏面了。

但在平時，貝累陀諾夫心目中的學生是怎樣一種東西呢？那只是一種用以塗黑紙張的工具，用一種未開化的語言傳播前人用人說話過的道理的工具罷了。在他的全部教師生活中，貝累陀諾夫從未懂得而且從未想到學生們也是跟大人們一樣的人類。只有那些已經茁着鬚鬚知道愛慕異性的中學生，纔在他的眼中突然變成同樣的人。

在後方站了一會，飽受了憂鬱的印象之後，貝累陀諾夫走到前面的中央的行列中間去。在那一行的右端的盡頭，他找到沙夏·普爾尼珂夫。沙夏虔敬地祈禱着，屢次下跪。貝累陀諾夫不時的觀察他：尤其愛看他那跪下的姿勢。好像是在悔罪，眼光注視着聖殿上的發亮的門；臉上浮着哀訴的乞救的表情；埋在黑得發綠的長眉下面的深黑的眼睛中，籠着憂愁和祈願。淺黑的膚色，

十分勻整——那好像在人們的嚴厲的監視之下嫻靜地端正地跪着的姿勢——那廣闊而突出的胸部，使貝累陀諾夫看來，覺得真的是個少女。

於是，貝累陀諾夫決定就在今天祈禱會散後，到他的寓所去看他。

人們從教會散出，有幾個注意到貝累陀諾夫不像目前那樣戴着便帽，却換了一頂綴着徽章的帽子。路底羅甫笑着動問道：「今天爲什麼戴着制帽，阿爾達理洪·波利希支莫不是一心想做視學員的表示麼？」

「今天軍警們可會對你舉槍致敬？」瓦萊理亞假裝着天真爛漫的說。

「瞎說瞎說！」貝累陀諾夫喃喃地說。

「你那里知道，瓦萊理亞！」達麗亞說：「怎麼說是軍警們呢？那是中學生們，他們對於阿爾達理洪·波利希支比先前更尊敬了。」

露特米拉呵呵大笑。貝累陀諾夫連忙鞠躬告別，逃脫了她們的嘲笑。

就到普爾尼珂夫那裏去麼，還太早，回轉家裏去麼，他不願。貝累陀諾夫在昏暗的路上漫步，一面要想出一個可以消磨這一段時間的處所。兩傍有無數的人家，窗間亮着燈光，有時也漏出幾聲人語。路上走着的多半是從教會歸來的人們；這里那里，參差地響着大門或後門啟閉的聲音。到處都住着對貝累陀諾夫持着敵意的生分的人們；在這時候也許有人正想謀害他呢。也許有人看了他一個子在這樣晚的時候還在外面走，要覺得詫異或者還要猜測他的去處呢。這樣一想，貝累陀諾夫彷彿覺得真的有人跟着自己的脚步在釘梢。於是他的心緊縮起來，加急了無目的的脚步。

他想：兩傍的人家家家都死過人五十年前住在這些房子裏的人們大概已經都死去了。

「誰的家裏倘若死了人？」貝累陀諾夫憂慮地想道：「那非把房子燒去不可，否則這房子太嚇人了。」

中學生沙夏·普爾尼珂夫的宿舍的房東奧爾加·華細里夫娜·珂珂夫其娜是個寡婦。她的做會計官的亡夫留下一筆

年金和一所小小的房子給她，這房子在她却嫌太大了，所以分出兩三間來租給人住。她最願意租給中學生；據說，寄宿在她家裏的常常是些很肯用功能在一個學校裏讀到畢業的好學生；寄宿在別處的學生，却大部分是從這學校到那學校轉來轉去成結毫無的傢伙。

奧爾加·華細里夫娜是個瘦長的老太婆，臉相極老實，但是努力要做出嚴肅的表情來。沙夏·普爾尼珂夫是個在優良的營養以及叔母的嚴格的教養之中長大的少年。這時，他們相對地坐在裏邊用茶。今天是沙夏拿出鄉下寄來的簡菜請客。想着自己是主人因而鄭重地對着奧爾加·華細里夫娜表示慇懃。他的黑色的眼珠閃閃有光。

門鈴一響——貝累陀諾夫出現在食堂裏了。珂珂夫基娜對於這樣遲的訪問，頗爲詫異。

「請了，我是來調查我們的學生的，他在這裏的生活是怎樣的？」

珂珂夫基娜端了茶敬客，但是他不接受。他叫他們快一點把茶吃好，他要跟沙夏單獨談話。待得吃好了茶，他們就移到沙夏的房裏去；但是珂珂夫基娜並不走開，而且絮絮叨叨地說個不休。貝累陀諾夫沉了臉色望着沙夏；沙夏左右爲難地默不開口。

「今夜的訪問將毫無結果了。」貝累陀諾夫正在這樣煩惱地想着恰好使女叫喚起珂珂夫基娜來了。她就走了出去。沙夏舉着憂愁的眼光送她，他的眼睛在半閉的眼皮下而顯得更黑了，好像是他那太長的睫毛投了一個影子在他的淺黑的臉上，使那臉頓呈蒼白之色。他和這個神色沈陰的人物在一起，頗覺不安。貝累陀諾夫坐在他的身旁，拙劣地伸過一隻手去抱住他，扳着石頭似的毫無表情的面孔，說道：

「喂，小沙夏，很虔心地祈禱過上帝麼？」（譯者註——這裏的「祈禱」這個動詞，貝累陀諾夫說的時候故意用陰性動詞，以試探沙夏）

沙夏又害羞又吃驚，開不得口地望着他的先生。

「怎麼？不是？」貝累陀諾夫催問他。

「是的。」最後，沙夏只得這樣答道。

「你的面頰的顏色多麼美麗呵！」貝累陀諾夫說：「你老實說，你是個女子，你是個小滑頭。」

「不是的，我不是女子。」沙夏說。忽然他恨自己膽太小了，就用更響的喉音接着說：「我在什麼地方像個女子？那是你們的學生們捏造出來取笑我的，因為我太怕那些粗野的言語了，我無論如何不願說那些野話。爲什麼一定要說那種話呢？」

「你的母親常常罵你麼？」貝累陀諾夫問道。

「我沒有母親的。」沙夏說。「媽媽早已死了，我現在只有叔母。」

「那麼，你的叔母要罵你麼？」

「當然，要是我說出粗野的話來的時候，她就罵我。粗野的人有什麼好呢？」

「但是，你的叔母爲什麼會知道的呢？」

「我自己實在也不願意說那種話。」沙夏坦然說道：「况且叔母是有種種方法知道我的言動的。有時我自己也會對她漏出口風。」

「你的同學裏面常常說野話的是那幾個呢？」

沙夏紅了臉不說。

「你說你說。」貝累陀諾夫追問道：「你應該對我說出他們的姓名來，你沒有守祕密的權利。」

「誰也不會向我說過。」沙夏爲難地說。

「但是你剛纔不是告訴過我麼？」

「我不曾告訴過。」

「那麼，你賴了。」貝累陀諾夫嚴厲地喝道。

沙夏覺得上了當了。於是他辨解道：

「我剛才只是對你說明有幾個同學爲什麼叫我做『小姐』。但是我不願說出他們的姓名。」

「唉，真的麼，爲什麼？」貝累陀諾夫又問道。

「那是因爲說出來不大好。」沙夏含着厭煩的微笑說。

「我要去告訴校長，叫他逼你說出來。」貝累陀諾夫說，他帶着一種惡意的高興。
沙夏的閃着怒意的眼睛睨視着他。

「不要，我請求你，不要去告訴校長，阿爾達理洪·波利希支。」這樣的懇求。
他的激烈的聲音表示着他的懇求的口氣是出於勉強的，他其實是要對貝累陀諾夫痛罵，威嚇。

「不相干，我要去告訴的。你就會看到，替別人掩飾卑劣的行為，將得什麼結果。你還是立刻招認的好。再遲一點，你就受罰了。」

沙夏站起身來，氣惱之中把他的皮帶抽了出來。而珂珂夫基娜進來了。

「好，你這滑頭，你聰明得很，真的！」貝累陀諾夫怒吼道。

珂珂夫基娜大吃一驚。她連忙跑到沙夏身邊坐下來——當她着慌的時候，她的腿要發抖——她恐慌地問道：

「什麼事情，阿爾達理洪·波利希支他犯了什麼？」

「你去問他。」貝累陀諾夫板着臉孔厲聲說。

「我的小沙先加，你做了什麼？」珂珂夫基娜握着沙夏的手臂問道。

「我不知道。」沙夏說，他開始哭泣起來。

「但是究竟爲什麼？你做了什麼？你爲什麼哭的？」老婦人追問道。

她的兩手放在沙夏的肩上，把他朝自己這面拖，並不注意到他的爲難。沙夏站着，在她面前躬着身子，低着頭，拿着手巾掩住眼。貝累陀諾夫解釋了：

「有人在學校裏教他說粗野的話，但他不肯說出是誰。他是不應該隱瞞的。他自己學了壞事還要替別人掩飾。」

「哦，沙先加，這怎麼可以？你爲什麼要這樣做？」珂珂夫基娜慌忙推開了沙夏說。

「我不會做了什麼。」沙夏嗚咽着答道。「一點壞事也不做。正因為我不會說野話，他們纔取笑我呢。」

「那麼說野話的是誰？」貝累陀諾夫重新問道。

「沒有人說過。」沙夏絕望地喊道。

「你看，他竟說謊！」貝累陀諾夫說：「他應該受罰，重重地受罰。他非把那些說野話的人招出來不可，否則，我們的校譽將破產，我們不好辦事了。」

「請聽我說，阿爾達理洪·波利希支，你饒了他罷。」珂珂夫基娜說：「他怎麼能够告發他的同學呢？他們將來要給他苦頭吃的。」

「他有告發這事的義務的。」貝累陀諾夫嚴厲地斷言：「他說出來只有好處。我們可以設法矯正他們。」

「但是將來他們會得打他呢？」珂珂夫基娜遲疑地說。

「他們不敢的。要是他怕這一點，那麼祕密地告訴我就是了。」

「既然這樣，沙先加，你祕密地告訴他罷，誰也不會知道的。」

沙夏一聲不響，依舊哭着。

珂珂夫基娜又把他抱到身邊，兩臂圍住他的項頸，在他耳邊低聲說了幾句話。他否定地搖搖頭。

「他實在不願說。」珂珂夫基娜說。

「用棒打他一頓纔好，那時不怕他不說——拿一根棒來，我非要他說出來不可。」

「奧爾加·華細里夫娜，這究竟是為什麼？」沙夏叫喊道。

珂珂夫基娜站起來抱住他。

「不要再哭。」她溫柔而嚴重地說：「誰也不會打你的。」

「隨你們好了。」貝累陀諾夫說：「但既然如此，我非去報告校長不可。我本來想在家裏裏解決這事，這對於他比較好些。不過也許你的沙夏也是個不良少年。我們還不明白為什麼人家叫他『小姐』——也許有別的道理在內，或者並不是人家教壞他，倒是他引壞他的同學們呢。」

貝累陀諾夫怒氣沖沖地走出房門。珂珂夫基娜跟在他後面責備道：

「阿爾達理洪·波利希支，你怎麼可以無緣無故的侮辱這孩子。好在他還不懂得你所說的話的意思。」

「晚安。」貝累陀諾夫粗暴地說道：「我要去報告校長。總要查明這事情。」

他出去了。珂珂夫基娜轉去安謝沙夏。這孩子，憂鬱地坐在窗畔，抬頭望着星空。他的黑眼睛顯得很鎮靜，又異樣的憂鬱。珂夫基娜默默地撫弄他的頭。

「這是我的錯誤，」他說：「是我自己滿了口風，我只是說明人家爲什麼取笑我，他就抓住這點不肯放。他這個人非常卑鄙。沒有一個學生敬愛他。」

第二天，貝累陀諾夫和瓦爾瓦拉實行搬到新居去住了。葉叔華站在大門口，跟瓦爾瓦拉激烈地相罵。貝累陀諾夫却躲在車蓋下面。

到了新居住，他們立刻唱起讚美歌來，照貝累陀諾夫的估計，他現在必須表示出是個虔心的信徒。行着儀式的中間，一股香煙的氣味使他轉過頭去，又在他的心裏引起一種彷彿想要祈禱的願望。

一種奇怪的現象攪擾了他。不知從何處，跑來了一個輪廓不定的異樣的生物——短小，灰色，輕飄。這怪物笑着，渾身顫抖着，在貝累陀諾夫身邊飛繞。每次當他伸手要捉住它時，它都飛速地逃脫，躲進門後或衣櫥下面，過了一會兒，它又出現，又顫抖着，笑着——灰色的，形狀不定的，輕飄如風的。

讚美歌一唱畢，貝累陀諾夫想起要念幾句呪語。那怪物輕聲叫着，蛇似地縮成一團，滾到門後去了。貝累陀諾夫安心地歎了一口氣。

「好了，要是它完全消滅了，那就沒有問題了。但是，它也許棲在這里的什麼地方。或者在地板底下，也許它還要出來跟我開玩笑。」

寒冷和憂悶攪住了貝累陀諾夫。

「這個世界上爲什麼會有這些奇怪的東西的呢？」他心裏想。

儀式告終，客人都散了，貝累陀諾夫猜想了許多時候：那個小怪物究竟躲在什麼地方呢？

瓦爾瓦拉到格魯希娜家裏去了。貝累陀諾夫就開始上上下下地搜檢他的姘婦所帶來的東西。

「那也許是瓦爾瓦拉藏在衣袋裏帶來的罷？」他想：「那東西需要大的地位麼？它只消鑽進衣袋裏，一直躲着，要出來的時候就出來。」

瓦爾瓦拉的一件長袍惹起他的注意。這綫滿了蝶結和花邊的長袍，好像是特地爲了藏放什麼東西而做的。

貝累陀諾夫觀察得很長久，然後，拿了一把刀，先努力把一隻袋子割下，丟在火爐裏。接着，他又把這件長袍割裂做千百塊。許多模糊而奇怪的念頭在他的頭腦中蠢動。他的心被一種絕望的憂鬱籠罩住了。

忽然瓦爾瓦拉歸來了——貝累陀諾夫還在割裂那些布塊。她以爲他喝醉了酒，開始咒罵起來。

貝累陀諾夫默然聽了多時，終於，他說：

「你亂叫什麼，癡婆！也許你會從袋裏帶了鬼怪來，難道我不應當檢查這裏的一切事物麼？」

瓦爾瓦拉被弄得目瞪口呆。貝累陀諾夫對於自己所造成的印象很覺滿足，他連忙找到帽子，走出玩球戲去了。瓦爾瓦拉在門口追着他，那時他已在穿外套了，她喊道：

「也許是你自己從袋裏帶了鬼怪來。我，我倒沒有。你叫我從什麼地方去找鬼怪呢？」

惠爾希娜說過曾在她的窗下偷看她的那個青年官吏契雷濟寧，自從惠爾希娜的丈夫死後，就開始追求着她。惠爾希娜並不要守節，然而契雷濟寧那樣的男子却不合她的意。懷恨在心的契雷濟寧，曾經欣然聽了伏羅勤的唆使，要把瀝青塗在惠爾希娜家的門上。

但是同意了之後，却又躊躇起來。要是被人家發覺了，那怎麼辦呢？這太討厭，他到底是個官吏啊。於是，他決定叫另一個人去幹這事。化了二十五個戈貝克，他買通了兩個無賴少年，並且答應他們，如果事情幹得好，每人再給十五個戈貝克。在一個黑夜裏，這計劃實現了。

這一夜的三更之後，假如惠爾希娜家裏有一個人開了窗門，那就會聽見在路上響着赤腳底觸着石板的聲音和耳語的聲音……還有一種聲音，好像是什麼人在掃着牆壁；接着，又是一陣輕微的叮嚀之聲，和一陣奔跑的聲音，愈跑愈快。那是原先的腳步，跑到遠處，又發出一陣笑聲，而且引起不安的狗吠聲。

然而，當時竟沒有人開窗。到了次日朝晨……大門和庭園的牆壁上，到處是黃褐色的污點。大門上還用瀝青寫着猥褻的字句。過路的人吃驚地大笑，消息傳過了各處，好奇的人都趕攏來。

惠爾希娜在園中踱來踱去，吸着烟草，含着比平日更陰險的微笑。喃喃地呪罵着。

馬爾他一步都不出門，哀哀地哭着。使女馬麗亞出力洗刷着瀝青，一面跟那些看着熱鬧，喊着，笑着的輕薄的人們對罵。

契雷發寧當日把幹這事的人告訴了伏羅勤。伏羅勤立刻轉告貝累陀諾夫。他們兩人都是認識那兩個慣於惡作劇的無賴少年的。

到球戲場去的途中，貝累陀諾夫轉到惠爾希娜的家裏去。天色很陰沉。惠爾希娜和馬爾他都在客堂裏。

「有人塗了瀝青在你家的門上。」貝累陀諾夫說。

馬爾他的臉紅了起來。惠爾希娜急忙講起今天早晨起來的時候，她們怎樣看見許多人聚在門口大笑，那使女怎樣的想把

大門洗淨。

「我知道這是誰幹的。」貝累陀諾夫說。

惠爾希娜將信將疑地望着他。

「你怎麼會知道的呢？」她問道。

「我對你說我是知道的。」

「那麼，這是誰呢？快說。」馬爾他焦灼地問道。

她完全變醜了，因為今天她的眼光很粗暴，眼皮被眼淚浸得很紅腫。

貝累陀諾夫答道：

「當然，我要說出來的，我就是爲說明這事到這里來的。那班壞蛋非給他們一番教訓不可，不過，你們得答應我，不要對別人說起是誰指點你們的。」

「這是爲什麼呢？阿爾達理洪·波利希支？」惠爾希娜詫異地問道。

在片刻的莊嚴的沈默之後，他說明道：

「那班壞蛋可惡得很，要是被他們知道是我告發的，那他們就要跟我來搗蛋。」

於是惠爾希娜誓守祕密。

「你也一樣，不要對人說是我指點你的。」貝累陀諾夫對馬爾他說。

「好，我不說。」這少女很快地答應道，她是急於要知道那些壞蛋的姓名。

她覺得非嚴厲地責罰他們不可。

「你最好罰個呢。」貝累陀諾夫不放心地說。

「皇天在上，我罰呢不把這事告訴別人。」馬爾他這樣立了誓。

這時烏拉第亞在門外偷聽着。他自幸不會想到要走進房子去；現在他是不受誓約的拘束的，那麼他不妨隨便對人家說了。他快樂得微笑起來，他想這次可以向貝累陀諾夫報仇了。

「昨夜，一點鐘左右，我回家去，經過你們的門口。」貝累陀諾夫開始說道：「突然我聽見你們的門口響着一種聲音，我以爲有了賊骨頭。」在做什麼呢？我正想着，忽然我聽見有人向着我這面跑來。我將身貼在牆壁上，他們看不見我，我却看出了他們。一個的手裏拿着一個毛刷，另一個提了一隻小桶。原來是兩個極壞的流氓，鎖匠阿美捷夫的兒子們。他們一面跑着，其中的一個說道：「今晚我們總算不會白過，我們賺了五十五個戈貝克。」我本想捉住一個，但是我怕他們把瀝青塗在我身上，況且我穿的是新外套呢。」

貝累陀諾夫剛出門，惠爾希娜就到警察署去報告。

警察署長孟朱珂夫派了一個巡查去傳阿芙捷夫和他的兩個兒子。

那兩個少年不慌不忙的來了，以為人們是在告發他們過去所犯的舊惡。憂鬱而老邁的阿芙捷夫則相信他的兒子們犯了新的過失。

署長對阿芙捷夫說明他的兩個兒子所犯的罪過。老頭子就說道：

「我管不了他們。請署長法辦就是了。我時常敲打他們，打得我自己的手都脫皮了。」

「這事並不是我們幹的。」那大的一個堅決地分辯道：「這是一個生着亂蓬蓬的紅頭髮的孩子，名叫尼爾。」

「別人幹了壞事都推在我們身上。」小的一個哭着說，他的頭髮也亂蓬蓬，但顏色是黃的，「我們只做過一次錯事，現在却一切都要我們負責了。」

孟朱珂夫和善地微笑着，點頭說道：

「你們最好是老實招認。」

「我們沒有什麼可以招認的。」尼爾堅決地說。

「真的麼？那麼，給你們五十五個戈貝克做報酬的是誰？」

一見孩子們的臉上霎時現出惶恐之色，孟朱珂夫就知道他們的確是罪人。他對惠爾希娜說：

「是他們，這很明白。」

那兩個少年還要否認。人們把他們帶到一間小房子裏，加以鞭打。因為熬不了痛苦，他們終於認了罪，但是不肯招出那個給他們錢的人。

「這是我自己出的主意。」

人們輪流着重重地鞭打他們，直到他們供出受了契雷激寧的收買這事實纔罷手。於是警察把這兩個少年交付給他們的父親領回去了。

署長對惠爾希娜說：

「你看，我們已經把他們處罰過了，而且他們的父親也責罰過他們了。現在，你已經知道這次惡作劇的教唆者是誰了。」

「我不肯饒過契雷威寧的。」惠爾希娜說：「我要到法院裏去告他。」

「我以為你不必這樣，娜姐麗亞·阿發娜細夫娜，」孟朱珂夫婉勸道：「這事，就這樣息了罷。」

「怎麼？傷了這樣的流氓？就算沒有這一回事麼？」惠爾希娜叫喊起來。

「第一層，我們一點證據也沒有。」署長鎮靜地說。

「怎麼沒有證據？那兩個孩子不是已經招認了麼？」

「他們的供詞不是為憑的。到了法院他們就要翻供。——可是法院裏是不會打他們的。」

「他們怎樣翻供？你們都是證人呢。」惠爾希娜說，她失了方纜的確信。

「什麼證人？一個人被人剝着皮的時候，他是什麼罪狀都會認服的。他們當然是壞蛋，但是他們已經受了應受的刑罰了，至

於到了法院裏，你却不會得到什麼便宜的。」

孟朱珂夫含了和善的微笑，靜靜地望着惠爾希娜。

惠爾希娜忿忿不平地辭別了警察署長。然而，經過一番仔細的考慮，她也知道要去控告契雷威寧是很多困難的，而且只會把她的家醜更外揚開去罷了。

作者小傳

湯謨士哈代是十九世紀英國小說家和詩人。他底小說，尤其是他底不朽著作之一，*玳德*（*Jude the Obscure*），充滿着過度悲觀的情調，咀咒人生，蔑視上帝，痛恨婚制，以致引起了讀者底反感，向他大肆攻擊，一時譏議四起；然而任憑這惡意狂瀆衝撞得如何猛烈，他在英國文壇上所佔的地位，竟絕未動搖。著作備受時人底詆訶，而作者仍能泰然雄據着一代文豪底壇席，這種情形，在世界文學史中，是不多見的。

一八四〇年六月二日星期二清晨，他在韋薩克司（*Wessex*）中心，離開陶謙士墩（*Dorchester*）三里路的柏克海卜墩（*Bookhampton*）誕生。剛離母腹，全無聲息，看護底第一聲報告是：『啊，可惜，是一個死了的男孩子！』後來經過了視察和拍弄之後，才呱呱地哭出聲來。因為初生孱弱，所以童年時代體質不健。

他底父親和他同名，是一個石工，身材高大，藍眼睛，鬚髮作深棕色，牙齒白而整齊，相貌漂亮，溫文有禮，善於跳舞，彈得一手好梵啞鈴，因此婦女們都很喜歡他。

他底母親，吉彌曼司維德孟哈代（*Jemima Sweetman Hardy*）是陶謙士墩一家富有地產人家底女兒。生得身材細小，淡棕色頭髮，灰色眼睛，羅馬式鼻子，步履輕快，雖老了，還仍舊保持着年輕婦人走路的姿態。她是個非常能幹而有決斷的婦人。

他底兒童時代，身體雖不健碩。可是的確是個聰明而早熟的孩子：還不會說話，倒先會讀書了。八歲那年，他底母親送他的禮

物是屈萊頓 (Dryden) 翻譯的費琪爾 (Fanny) 及其他和此相類的名著，可見那時候他已經有讀這類書的能力了；從小就儂李嘉德孫 (Richardson) 常常代鄉間不識字的姑娘們寫情書。

他底開蒙教師就在他底母親，教到了一八四八年才送進柏克海卜墩小學。算學和地理底成績很好，可是對於寫字感到非常的困難。

一八四九到五〇年他在陶謙士墩非國教的日校裏讀書。

一八五三年進了高等學校直讀到十六歲。後來又跟着一位本地女教師學習法文、拉丁文、算學和圖畫。

一八五六年受了經濟底壓迫，不能夠入大學，就在他父親底朋友約翰赫克士 (John Hicks) 一位本地教會建築師那裏當學徒。赫克士是個仁厚長者，容他盡量地研究希臘名著，並不責罵阻止他。

一八六二年他到了倫敦，在因為建築了8字雙平壇而著名的亞薩威廉白朗斐德爵士 (Sir Arthur William Blomfield) 底辦公處受訓練。他在那裏對於所學的建築，很少興味；一有閑暇，就同他東家底學生和助手們滔滔不絕地談講着詩人和詩，他們也都喜歡聽他。

雖然他不愛好建築，可是在這上頭他也下過功夫的。一八六三年從兩個有名的國家建築公會得到過獎品和一個獎章。

他底著作生涯是從一八六五年開始的。在欽日雜誌上 (Chamber's Journal) 發表了一篇半談諧的文章，怎樣給我自己造所屋子 (How I built Myself a House) 這篇文章他是寫來博取白朗斐德同事們底笑樂的，充滿了開頑笑的精神。

一八六七年他第一次嘗試寫小說，寫成了一本窮人和夫人 (The Poor Man and the Lady)。約翰穆雷 (John Morley) 和喬其曼雷狄士 (George Meredith) 讀了以後，批評牠『太忽略了結構』；最有趣的是，他聽了這批評，在寫拚命補救 (Desperate Remedies) 的時候，竭力注意結構，出版後他們又批評說，『太着重結構了。』

一八七〇年三月，他到康華爾（Cornwall）修理聖朱利葉德（St. Juliot）禮拜堂，遇見了愛瑪藍維娜基佛德（Emma Lavina Gifford），兩人情意相投，一八七四年九月十七日就同她結了婚，她把她和哈代第一次的相見和她底印象，寫了一本詳細的記述。相處數十年，不幸在一九一二年她得病死了。

一八七一年，福來德烈克綠林（Frederick Greenwood）康赫（Cornhill）雜誌底主筆，讀了哈代底綠林蔭下（Under the Green wood）因為書名裏面有着他底姓氏，發生了興味，於是就請哈代給他底雜誌寫一部逐段發表的小說，他如約寫成了一部遠離狂亂的羣衆（Far From the Madding Crowd），整部付印是在一八七四年十月裏，大受讀者歡迎，都認為是女作家喬其愛烈奧德（George Eliot）底作品，這是他第一次嘗得成功底美味。

從這時候起，直到一八九五年，他寫了不少小說，情節大都悲慘。他底不朽名作，杜盤維爾士底黛絲也是這時期底作品，牠底印行是在一八九一年。

一八九六年，玖德出版，譏評詬罵之聲，如潮而起，竟使他痛心疾首，從此擱筆，不願再寫小說了。從一八九八年起直到死，一意作詩。一九〇三到一九〇八，五年中寫成了一部史詩巨著，君主（Dynasts），歌詠着國際悲劇法皇拿破侖底事蹟。這部詩證明了他底音韻和藝術創作的天才，固定了他底詩人地位。

一九一四年二月十一日，他和他底書記，護絲冷絲愛彌麗都格黛（Florence Emily Dugdale）結婚，她是新聞記者，雜誌投稿人，曾寫過好幾本書的一位作家。她愛護哈代，無微不至，對於讀者向他的惡意抨擊，竭力迴護，使他不至於感到尖銳的苦痛，在這位夫人底溫柔撫慰之下，異常舒適地度過了底最後十四年的生活。

他畢生努力著作，研究建築和法律，在教育上也曾盡過點力，其實人們對這些也都抱着非常敬仰之誠，而且有過表示的。曼格大賢（Margalene）大學，康橋（Cambridge）大學，皇后（Queen's）大學，牛津（Oxford）大學，都以名譽學員的資格贈

給他。

康橋大學和牛津大學，又將文學博士的名譽學位贈給他；亞盤廷（Oberden）大學，白烈託爾（Bristol）大學，和聖安屈樂（St. Andrews）大學都將法學博士的贈給他，他對於能穿康橋博士制服這件事是引為非常榮幸的。

一九〇九至一九二六年，曾擔任過陶謙士墩臘丁希臘語學校底校長。

一九一〇年六月，他得到文學獎狀，這是最為文學家所重視而希望得到的。

一九一二年，皇家文學社派代表，亨利紐鮑德爵士（Sir Henry Newbolt）和威廉白德勒依慈到他家，曼克士大門（Max Gate）送致金質徽章。

他做過本地的保安官和文學俱樂部底會員。

一九二〇年，他被選為英國建築家底皇家學院裏的名譽學員。

在他底八十歲誕辰的時候，作者協會派代表團來祝壽，代表全是當時的第一流名作家。另一個文學團體，由勞盤德白烈奇（Robert Bridges）領着頭，讀了一篇祝辭，並送給他一本為了尊崇他而寫的詩。這一年以前，西佛利德撒松（Stegfried Mason）寫了五十首詩，印成了一本，親自踵門送贈。

在他死的以前，他接着承着但尼生（Tennyson）和曼雷狄士底位子做作者協會底第三個會長。

這種種顯得英國學術界和作者們終究對他抱着好感和欽仰，因此他感到非常的愉快和高興。

他死於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一日，星期一，晚上九點鐘，在他底陶謙士墩家裏，曼克士大門。這所屋子是在一八八五年照他自己底計劃造成的。他起病是因為受了寒，臥床大約一個月，病情並不嚴重，臨死那天上午還請他底妻子讀書給他聽，神智很清明。病中他底妻子和她底妹妹盡心看護着他，一位最要好的朋友就是本地底醫生，孟醫生（Dr. Mann）；亨利赫德爵士（Sir Henry Head）；還有一位愛他的人，柏利（Barrie）；他們都是天天來看視他，老是在他底病榻左右周旋的人。

死後，哈代遺命要葬在司丁士佛特（Stinsford），陶謙士墩外面的一座小村，他底家裏面；而英國一定要將他葬在韋司德

明士墩寺裏，這是歷代名人底聚葬之所，他底家人堅持着要遵守遺命，雙方爭執甚烈，後來經過幾度磋商調解，才彼此諒解，議定了一種折中的辦法。

一月十四日遺體運到淮涇（Wether）火葬場焚化，他底心取出來安置在他第一個妻子底墓穴裏面，體灰由他底好友柏利從淮涇捧送到章司德明士墩寺詩人角隅安葬。

追悼會是在一月十六日，星期一日下午，在寺裏舉行，執紼人的領袖是內閣總理大臣鮑德文（Balfour），其餘參加的都是當代第一流作家及達官巨商。民衆都許進來，致他們底哀悼之誠，來者極多，社會中各種階級各種行業的人都有。儀式舉行之前，傾盆大雨，羣衆鵠立，在北門口等待的時候，大家紛紛議論着：『他底最偉大的小說到底是那一部？』『他死後誰能佔着他底地位？』『他究竟是小說家呢，還是詩人？』

一八二九年六月十四日，因為他和8字雙平壇的關係，在英國戲劇聯會底圖書館裏裝置了一塊嵌壁板紀念他，上面刻着：

「紀念湯謨士哈代」

8字雙平壇底第一層從前是白朗斐德先生（後來稱爲爵士的）底辦公室。湯謨士哈代從一八六二年到一八六七年，就是他從二十二歲到二十七歲的時候，就在這裏度過他底建築師訓練時期。在這裏他看見樂隄造好，寫了幾首詩，過了許多年之後才印行的，他底座位是在前室，靠近極東的窗。』

這塊板裝嵌在他底舊座位背後的牆上，將他底位置安放端正的這件事，是由柏利伴着哈代夫人做的。

一九三一年五月四日，美國欽仰他的人在靠近他底誕生和老死的屋子，各建立了一座紀念碑，舉行揭幕禮的是約翰李維司（東勞維士（John Livingston Lowes））。

關於他底狀貌性情有着以下的幾段敘述：

有一個在他去世前幾星期到曼克士大門探訪過他的人說：『他是一個矮小的人。在他底呢短衣領子後面，有一小片淺沙色的頭髮，口鬚修剃得很整齊，眼睛藍色，很威的鼻子稍微有點兒歪，高揚而含有疑問神情的眉毛，向上一抬，就會把額上摺成

了許多重疊的綉紋，一直推到光禿和球形的膝蓋上去。」

他在白朗斐德辦公處的時候，有一位建築助手說：「他是個守時刻的人，每天到辦公處從未誤時，極安靜，說話行動，溫和嫻雅，常帶着在夢想的神情。據我看，他對建築並無十分興味，祇一心喜歡談講當時的文學和作家。他愛好音樂和戲劇。我想他在辦公處是不寫小說的，因為我從沒有看見過那類的事。」

他怕演講，在一九一二年皇家文學社派代表到他家來贈送金質徽章的時候，雖然祇四個人到場，而贈送儀節，非常隆重，他底筆記上有這樣一段記載：

「在這間差不多空虛的房間裏，鈕鮑德糟蹋了他一生最好的演講，依慈糟蹋了一篇很好的，而我底答辭是同平常一樣，是一篇不行的，幸虧聽的人少。」

他富有同情心，對人和一切動植物是一樣的，看着他們受苦痛和看着人受同樣地憤恨不平，這在他底作品中，常常流露着的。

他寫小說，結構可說是精密完善。乎到了無可疵議的境界。從學習建築他學得了寫小說的方法，把情節，人物，風景對話各分部，裝置得非常配合緊湊而且調和勻稱。

文字直率簡明而有力量，描寫叙述，有引人入勝的魔力，至於感覺的銳敏，心理解剖的微細，不是尋常作家所能望其項背的。他知道藝術地位底尊嚴，所以儘力讓牠自己表示，從不將一己底意見或者批評夾進小說裏面，以致損傷了牠美底完整。

可是，他底幾乎不近人情的悲觀，有時候似乎將他作品底一切好處都遮暗了。他把人寫得成了世界上毫無力量的一部分，掙扎着想和比他們偉大而為他們能力所够不到和影響不到的制度或者權力去抵抗，結果總是悲慘地失敗。每部小說，事件底進行，看得出他在煞費苦心地把事情處處弄壞，立意要造成一個慘酷的結局。他想描寫人生真實，其實他祇寫了黑暗的一面。

他輕視上帝，以為他祇像一個傻氣的孩子，會把最寶貴的東西，隨意砸碎弄破而毫不吝惜，從道德方面說起來，他還不及普通男女高貴呢。他恨婚制，覺得這祇是一種男女求洩肉慾的契約，與真愛非但沒有關係，並且足以破壞牠的。

他輕視上帝恨婚制的原因，是從他底對一切生物的一種深厚同情心發生出來的。他眼看他們受苦，着念憤慨到了極度，而自己又無法援助，於是激成失常的悲觀，歸一切過於上帝和制度而痛恨牠們。

不過他底悲觀，全是熱情與憤慨，絕無其他悲觀派的冷酷氣息。並且他底悲劇中的犧牲者，受苦痛時的態度極鎮靜，像玖德雖會感到極度苦楚，但最後的死，是他所渴望的，這就是他給予讀者的唯一安慰。

他所描寫的無論何種女子總是感覺銳敏，反覆無常，拖累男子。不過除了奧萊佩蘭以外，她們底拖累並不是她們底過錯，而是命運使然，對於她們所愛的男子，完全屈服，最容易做她們自己情感底犧牲。在信仰上老帶些異端底色彩。因此惹起了女子們對他底作品的反感，英國某大圖書館，有一位女性讀者在一部哈代底小說頁邊上寫着：『唔，我多麼痛恨湯謨士哈代啊！』

玖德（Jude the Obscure）是他底最後的一部小說，有着上面所述哈代在思想，寫作技巧上的一切長處和短處，不過在這部書裏，他底悲觀和不健全的情調，竟達到登峯造極的地步。書中兩個主人，玖德是一個無地位無財力的石工，不自量力，一生掙扎着想叩學術堡壘之門；蘇呢，是哈代所寫他底理想中的女子最成功的一個。有着他認為女子應有的種種性質。老是在真情和婚制，良心和宗教底衝突中間受苦楚；而作者又在他們底人生路途上，不懷好意地布滿了鋒利的碎石，荆棘和陷阱，狠心辣手造成了一個使人毛骨悚然可怕的慘酷頂點——就是三個孩子底慘死。

這部小說本身底遭遇，簡直和牠作者底如出一轍，雖然受盡詆訶，仍舊不失為哈代底不朽名著，和黛絲濟名也仍舊不失為世界文學名著之一。經過了這樣惡意狂瀾底沖洗，而牠底光明，依然燦爛。牠是自有牠底不可磨滅的價值的。

參考書

- 一、哈代傳（The Life of T. Hardy）布林尼克（E. Brannicke）著。
- 二、古今作者列傳（Authors Today & Yesterday）
- 三、近代小說家評論（Essays on Modern Novelists）范爾伯士（Phelps）著曼克密來書店（Macmillan Company）出版。

四、湯謨士哈代評傳 (Thomas Hardy, A Critical Study) 藍司瑞爾士亞盤克勞比 (Lascelles Abercrombie) 著 馬丁珊幹

(Martin Secker) 出版。

五、哈代底藝術 (The Art of T. Hardy) 約翰生 (L. P. Johnson) 著。

六、文學大綱 鄭振鐸編 商務出版。

作者自序

這部小說（牠底照着現在款式的產生，爲了定期刊物底必要條件延遲了許久。）底歷史簡單地述說如下。事實梗概是照著一八八七年和這年以後的筆記，在一八九〇年。載下來的，有幾件事底情況是被上年一個女子底死所提示的。出事地點在一八九二年十月裏去重新探訪過，這敘事底大概在一八九二年和一八九三年底春天就寫下來了，像現在看見的詳細敘述是從一八九三年八月起直寫到第二年，到了一八九四年底，除了幾章以外，全部書都在發行人底手裏了。在一八九四年十一月底，牠在哈般底雜誌裏當一部分發表的小說開始登載着，一月月按段續登下去。

可是，同杜盤維爾士底黛絲（底情形一樣，雜誌的本子，爲了各種緣由，多少是被刪節和改動過的，現在的印本才是整部都照着原來所寫而發表的第一本。現在要說到書名底事，早先決定底困難，這故事先用一個暫時的書名發表——實在，繼續着採用了二個這樣的書名。現在的也是最後的書名，認爲是一切名稱之中最好的一個，也就是最早想到的一個。

爲了一個人向着許多成年男女們講述的一本小說，這要嘗試着把憤怒和狂熱，嘲笑和苦難，就是緊跟着人類所知道的最強烈的熱情之後而來的，絕不虛飾地談講，要嘗試着，沒有一字含糊，說明白有志未酬底悲劇；在講述的方法上，我不覺得有什麼能够非難的地方了。

跟這枝筆底以前的著作一樣，玖德這本書也祇是一種努力，想把形像和凝結送給一串串彷彿是的事情，或者許多個人的印象罷了；至於牠們底一致或者不和諧，牠們底永久或者暫時的問題，倒認爲不是重要的。

一八九五年八月

泰·哈·

● 杜盤維爾士底黛絲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是作者所著另一部有名小說。

玖 德

是啊，許多人爲了女子神魂顛倒，爲了她們或緣故變成了奴僕，也曾有許多人爲了女子而死亡，迷路，和犯罪……唉，你們男子，看着他們這樣做，還祇叫女子堅強，這怎麼能夠呢？

歐斯屈萊士

第一卷 在梅蕾克靈

一

教師要離開這村莊了，每個人似乎都有點傷感。在克斐斯康白的磨坊主人，借給他一輛小小的白篷車和馬，替他將行李運送到他預定要去的那城裏大約離這裏二十里路光景，這樣一輛車子，用來裝載這位要動身的教師底產業，牠底大小看起來是儘够的了。因於校舍底一部分是由董事們供給設備的，在他那隻書籍裝運箱之外，教師所有唯一的笨重物件是一架小屋子的鋼琴，那是有一年他想學習用器音樂在一處拍賣場買來的。可是熱心早就消滅了，他永沒有學得一點彈琴的技能，而這器具倒從此成了他搬家時候永久的累贅。

教師這天走開了，因爲他是個不歡喜看見變動情景的人，直要等到晚上，新教師到了，住進去，每件事都又弄妥貼了，這以前，

● 教師 (scholmaster) —— 當時在歐斯屈萊士學校底教師，每校祇有一位，稍大的有一位助教，教師主持全校事務，教全校學生，地

位職務和校長一樣，亦可譯作校長，因每校祇有一位，所以譯作教師。

他是不想回來的。

鐵匠、農場管理員和教師自己正現着爲難的樣子站在客廳裏這樂器前面。教師說過就算他能將牠裝進車去，等他到了克薩司德明士端，他要去的那城，也不知道怎樣處置牠呢，因爲初到的時候，他祇搬進暫時居住的寓處去。

一個十一歲的男孩子，當心地幫着裝好了行李，也加入這一羣人，當他們摸着下巴頰的時候，他開口說話了，爲了他自己底發音的聲音險紅起來：「姑媽有一間大的堆燃料的屋子，牠也許能夠擺在那裏，等到你找到了安放的地方再說，先生。」

「一個適當的好意見呢，」鐵匠說。

事情決定了，派一個代表去見孩子底姑媽——一位居住在村中的老姑娘——問她肯不肯容納這鋼琴等到費勞德孫先生派人來取牠的時候。鐵匠和管理員走去看看那提起的房間是否合用，祇有孩子和教師留下來站在那裏。

「我要去了，傷心嗎，玖德？」教師和藹地問。

男孩子底眼睛裏有了眼淚，他不是在那些實在和教師底生活接近，正式白天的學生之中的，不過是在現在教師任職期間曾經進過夜校的一個學生罷了。那些正式的學生呢，假使一定要說出真實情形的話，現在站得遠遠地，像某種歷史上的弟子似的，不願意給什麼熱心自動的幫助。

這男孩子不自然地翻開他手裏拿着的書，這是費勞德孫先生贈給他算作臨別贈品的。——認他是傷心。

「我也是如此，」費勞德孫先生說。

「那麼你爲什麼去呢，先生？」孩子問。

「啊——那是說來話長呢。你不会得明白我底理由的，玖德。也許，等你大一點你會懂。」

「我想現在我懂得的，先生。」

「就是——不要到處去說這話。你可知道什麼是大學和一個大學底學位嗎？這是一個要在教育上做點事業的人必須有

的憑證。我底計劃或者夢想，是要成一個大學畢業生，然後再被派定職務。去住在克蘭司德明士端，或者靠近牠，說起來，我是在中樞的地點了，假使我底計劃是完全可以實現的話，那末在那地點自然比我在別處，會給我好一點的機會去實現牠，我想。」

鐵匠和他底同伴回來了。老佛蕾姑娘底堆燃料的屋子是乾燥而非常合用的；她似乎願意在那裏給這樂器留一個位置。於是講定將牠留在學校裏，等到黃昏可以利用多一點人手去搬牠的時候，教師向四周看了最後的一眼。

孩子以德幫助裝了幾件小物件在九點鐘的時候費勞德孫先生上了車，坐在書箱和別的行李旁邊，向他底朋友們說了再會。

『我不忘記你的，以德』車子開動走去的時候，他微笑着說。『做個好孩子，記着；待吝生和鳥類要仁慈，盡你底能力讀書。假使你萬一到克蘭司德明士端來，爲了舊相識的緣故，記得你要找着我的呢。』

車子吱吱響着經過草地，到牧師住宅旁邊，一拐灣看不見了。孩子回到綠草原邊上的井眼，當他走去幫他底恩人和教師裝行李的時候將他底水桶留在這裏。現在他嘴脣有一點顫抖，掀開了井蓋，開始將他底水桶放下去之後，他停止了，將他底前額和臂膀靠在井欄上，他底臉上露着一個深思孩子底堅定，就是他沒有到該感覺的時候已經感覺到人生底荆棘了。他正在望進去的那口井是同這村莊一樣的古舊了。從他現在的位置看起來，像是一個長圓形的望遠鏡，末端在離開一尺遠一個水波盪漾亮晶晶的圓盤裏。靠近頂是一層青苔的圓盤，再上來些全是鹿，古羊齒草。

他自言自語，用着一個善於幻想的孩子底演熱情劇的聲調說，像這樣一個早晨教師曾經在這井上，吊過許多次的水，從此永不再在這兒吊了。『我曾經看見他向下望進去，在他那得疲乏了的時候，和當他在提水桶到家以前休息一會的時候，恰巧和我現在一樣！可是他太聰明了，不肯再住在這裏——像這樣一處狹小笨蠢的地方！』

一顆淚珠從他底眼睛裏滾進了井底深處。這早晨是有點霧濛濛的，孩子呼吸的氣在這靜止重濁的空氣裏展開來成了濃一點的霧，他底思緒被一聲突然的高呼打斷了。

『把水挑上來吧，請你，你這懶惰的小流氓啊！』

這喊聲是一個老婦人發出來的，她從門口走出來，這門正對着離開不遠一所綠色草屋底花園門。孩子急忙做了一個答應。

的手勢，盡了他這樣一個體格能有的大力氣，吊起來，將大桶裏的水倒在他自己底一對小一點的桶裏，然後停一刻順一順呼吸，挑着牠們走過這片有井在那裏的黏滑綠草地——差不多是在這村莊，或者還是說，這小村落中心。

牠是古舊而且窄小，位置在鄰接北韋薩克司濱海沙地起伏不平的高原斜坡上。雖然像牠這樣古舊，然而也許祇有這井架子是本地歷史上唯一保留着完全沒有變動的遺物了。許多茅草蓋頂的，凸窗的住戶近年來都被拆掉，許多樹木呢，砍倒在草地上。最要緊的，原來的禮拜堂，拱起了的屋脊，裝着木的小尖塔，古式的橫棟都折下來哩，有的劈開了，成了一堆堆造路材料堆在小巷裏，有的呢用來做了豬圈底牆，花園底基礎，撐住籬笆底樁石，和鄰近花壇裏面的假山了。代替牠的呢，在一處新地方，一座巍然高聳而嶄新的，英國人眼睛裏不熟悉的，日耳曼峨特式建築早已建造成功哩，是某一位一天裏面從倫敦打個來回，的歷史上紀念品的毀滅者造的。在建立着供奉基督神聖的古廟已經這麼長久的地址，甚至於在這綠色平坦的草地上就是在有史以前就做禮拜堂墓地的地方，簡直不留一點銘記，已經鏽平的墳墓呢，就用價值九邊尼，擔保經用五年的鐵鑄十字架紀念着罷了。

二

玖德佛雷底體格是這樣瘦削，可是他提着滿滿兩隻家用水桶的水，一直到小屋那裏，並沒有休息。門上有一塊小小長方形的藍色木板，板上漆着「屈龍雪萊佛雷麵包店」幾個黃色字。在窗上的小小鉛質窗格裏——這是剩下來少數古老房屋當中的一所——有五瓶糖和放在一叢楊柳花樣的碟子裏的三個甜麵包。

在屋背後倒空水桶的時候，他能够聽得見門裏面他底太姑媽，招牌上的那位屈龍雪萊，和幾位別的村人們正在談着與高采烈的閑天。看過了教師動身，他們正在論斷這件事底詳細情形和信口開河地預言他底將來。

「他是誰？」當孩子進來的時候，一位比較生的客人問道。

「唔，您會問這話的，韋康斯太太。他是我底姪孫——您上次上這裏來了以後纔來的。」答話的這位年老居民人是一個高身材瘦削的女子，她傷心地說着最細小的題目，輪流向每個聽的人說她底說話中間的一個短句子。「他從梅而斯德克，下去在

南章薩克司那裏來的，大約一年以前吧——惡命逃跟着他們呢，畢靈黛（旋過來對着右邊）「他底父親住在那裏，得了致死的癘疾，兩天就死了，你曉得的，加綠靈（轉回去對着左邊）假使上帝將你和你底父母一同帶了去，倒是福氣了，可憐沒有用處的孩子啊！可是我接他到這裏來和我同住等等，我看怎樣替他想法，雖然我是不得已要讓他賺幾個他能够賺得到的邊尼。現在正在替農夫屈辣瓦志漢姆趕鳥兒呢。這也是管着他不能去淘氣。爲什麼你走開呢，玖德。」當這孩子覺得他們眼光底射擊，恰像掌擊着他底臉，向旁邊走去的時候，她接着說。

本地的洗衣婦人回答說，要他和她同住也許是佛蕾姑娘或者太太（他們隨便稱呼她的）底一種很好的計劃。「你寂寞的時候陪伴你，提提水，晚上關關百葉窗，幫着一點做麵包的事。」

佛蕾姑娘疑惑起來了……「爲什麼你不求教師帶你同到克蘭司德士端去，將你造成一個學者呢？」她接着說，皺着眉其實是歡喜的樣子。「我確實知道他不能得到一個再好一些的了。這孩子爲了書簡直是瘋了，他是這樣的。這差不多在我們家裏是流行的。他底表妹恰巧是同樣——我聽見這麼說，可是我已經好幾年沒有看見這孩子了，雖然，碰巧，她是在這地方，就在這四堵牆之內生的。我底姪女和她底丈夫，他們結婚之後幾年或者還要多些的時光他們沒有預備一所自己底房屋，後來他們祇有一個，等到——噯，我不要提到那個了。玖德，我底孩子，你永遠不要結婚吧。佛蕾家人不該再走這一步哩，他們唯一的一個，就像我自己底孩子呢，培靈黛直到那破裂來到，唉，那樣一位小姑娘應該知道這麼的變動嗎！」

玖德覺得大家底注意力，又集中在他自己底身上了，就走出去到烘麵包房裏，在那裏吃了替他預備當早餐的蛋糕。現在他閑空時間底終點是到了，爬過屋後的籬笆，從花園裏走出去，他沿着一條小徑向北走，走到了一片廣闊幽寂的低窪地方，在種着穀田的那高原底普徧平坦的中間，這片廣漠的凹地，就是他替農夫屈辣瓦志漢姆先生勞作的地點，他下去走到牠底中央。

四周圍褐色的田面，向上直接到天，在遮掩着真實邊際的迷霧當中，漸漸地看不出來了，因此格外顯得寂寞。在這純然一致景色底上面僅有的痕迹，就是站在這耕地中央一個上年收穫的稻草堆，他底來到驚起的烏鴉，和橫穿過荒地他走來的，雖然有一時爲他自己已經死的家族中許多人踐踏過而現在他不知道誰在踐踏的那條小徑罷了。

「這地方是何等可厭啊！」他噤咕道。

新鮮的一條條耙鋤痕跡，好像是一塊新絨布上面的溝紋似的伸開來，給了這片廣大地方一種鄙俗實利主義的氣象，消滅地底等級，剝奪去牠除了最近幾個月以外一切的歷史，雖然在那裏每塊泥土和石頭裏面真真停留着足夠的聯想和貯蓄着——從古時收穫日歌調底，講話底，和勇敢事業底回響。每一寸的地面，最先或是最後，曾經是生氣，快樂，粗魯的遊戲，拌嘴，辛苦底地點。在每方碼的地上，曾經有過一羣羣的拾穀人蹲坐在太陽光裏，住在鄰村的一對對情人，在採拾和搬運中間就在那裏完成了。在隔開田和遠處市場的那帶矮樹籬之下，許多女孩子曾經將自己委身給那些到了第二年收穫時候不願意旋轉頭來望望她們底情人；在那古舊的稻田裏許多男子對那些聽見了她們底聲音都會發顫的女子們，立下情愛的約，到第二年下種時候在鄰近的禮拜堂裏實踐了。可是這是玖德和圍着他的烏鴉都不想到的。在他們一方面眼光裏覺得這是一處寂寞的地方，祇有作工場所的性质，另一方面呢，一個可以在裏面吃食的好穀倉罷了。

孩子站在以前提起過的那稻草堆下面，每隔幾秒鐘就輕快地使用他底爆響器或者急響器。每一聲爆響，烏鴉就離開了啄食，飛起來，用牠們底懶懶的翅膀，亮得像鎧甲底流蘇一般，飛開去，後來，打一個回旋又飛回來，疲倦地看看他，下來在一處更遠些的地方吃起來。

他響那爆響器直等到他底膀子都酸疼了，好久以後他底心慢慢變得和烏兒們被阻擋的渴望同情起來哩。牠們似乎，像他自己一樣，生活在一個不需要牠們的世界裏。爲什麼他要嚇開牠們呢？牠們越來越露出濕和的朋友們和受恩的人們底神色來——這是唯一的朋友們，他能够承認在最少限度內對他發生興味的，因爲他底姑媽常常告訴他她不是的。於是他就停止了他底爆響，牠們重新飛下來了。

『可憐小小親愛的呵！』玖德高聲地說。『你們可以吃頓午餐了——你們可以這裏有的够給我們一切人吃了。屈辣瓦志漢姆農夫能够供給着讓你們吃一點吃吧，那末我底親愛的小鳥兒，吃這好好的一餐吧！』

牠們停下來吃了，在栗褐色的泥土上面顯出許多黑色點兒，玖德喜歡牠們底好胃口，一條同類情感底神妙的線，將他自己底生命和牠們底連結起來了。像這些生命是這樣渺小和愁苦，牠們很像他自己底呢。

這時候他底爆響器早已丟開，不在他身邊了，因爲這是一件卑鄙齷齪的器具，得罪小鳥兒們也得罪他自己，他自己，算是牠

們底朋友呢。忽地裏他覺得在他底臀部上來了一下劇痛的打擊，跟着就是一聲響亮的爆響，這通知他底受驚的知覺，使他知道這爆響器就是用來得罪他的器具。小鳥兒們和玖德同時驚跳起來，後者昏眩的眼睛看見了農夫的本身，偉大的屈辣瓦志漢姆他自己，他底紅臉虎視眈眈地向下對着玖德畏縮蹲伏的身體，爆響器正在他底手裏搖動着。

「是這樣，「吃吧，我的親愛的小鳥兒們啊！」是嗎，年輕人？「吃吧，親愛的小鳥兒們呵，真正的啊！」我要給你臀部抓抓癢，看你還要性急地再說，「吃吧，親愛的小鳥兒們呵。」還有不到這裏來，你倒在教師那裏閑蕩着，你不是嗎，唔？這就是你怎樣一天賺六個辨士來替我底殼趕開烏鴉的方法嗎！」

用這種感情激越的滔滔雄辯來奉承玖德耳朵的時候，屈辣瓦志漢姆用自己底左手緊抓住了他底右手，伸直了膀子繞着他揮動他底瘦削的身軀，拿玖德自己爆響器底平面再打玖德底後部，直到田裏回響着一下下打擊的聲音，每轉一個回旋打一兩下。

「不要吧，先生——請你不要吧！」這打旋轉的孩子叫喊着說，他在離地心的傾向之下像丟到旱地上的一條彎曲的魚，那樣的一點不能自主，看見山，稻草堆，農場，小徑和烏鴉跑着個驚人的圓形賽跑，繞住他一圈圈地過去。「我——我——先生——祇是想那個——這地裏有過一次豐足的收穫——我看見他們種牠的——烏鴉能夠吃一點當午餐的——你不會缺少牠的，先生——再有費勞德孫先生說我是該待牠們仁慈的——唔，唔！」

這樣真實的解釋，比着假使玖德堅強地完全不肯說什麼話似乎格外惹得農夫發怒了；他仍舊打擊着這打旋轉的孩子，器具底爆響，繼續着經過了田底四周，發出回響，遠遠地直傳到田處工人們底耳朵裏——因着這個他們斷定玖德正在大大的勤奮做着爆響器的工作呢——從恰巧在迷霧後面的那座嶄新的禮拜堂尖塔發出回響，對於那座大廈底建築，這位農夫曾經慷慨地捐助過，證明他底對上帝和人類的愛心。

過了一會，屈辣瓦志漢姆對於這懲罰的工作感覺到乏力了，就放這個顫抖的孩子站住，從他底口袋裏掏出一個六辨士銀幣給了他，付他一天底工錢，叫他回家去，永遠不要讓他在這些田裏再看見他。

玖德跳出了膀子够得到地方，沿着小路啜泣着走過去——不是爲了疼痛，雖然利害得够了；不是爲了感覺到土地制的缺點，就是善待了上帝底鳥兒們就算待上帝底種植人不好，祇是一種可怕的感覺，覺得他在這教區裏面還不到一年，已經將他自己底臉給丟盡了，因此也許變成他底太姑媽一輩子的負擔。

心頭帶着這種黑影，他不願意在村子裏給人看見，就從一帶高樹籬笆後面一條迂僻小徑回家裏走，經過一片牧地，這裏他看見無數一對對交合的蚯蚓，半伸長着躺在濕地底面上，每年這時候，這樣的天氣，牠們常常這麼做的。照平常的脚步向前走，每一步要不踐踏爛幾對，是難辦到的。

雖然屈辣瓦志漢姆剛剛傷害了他，他是這樣一個小孩，他自己不能夠忍心去傷害任何東西的。有時他把一窠小鳥兒帶回家來，沒有一次不是愁苦得清醒地躺到半夜，常常在第二天早晨，將牠們和窠重新安放在牠們底原來地方。他不能夠忍受着看樹砍下來或者修剪樹枝，因爲一種幻想，想這是傷牠們的；運的修剪樹枝當樹液湧上來，從樹上多量地流出。在他底幼小時候，覺得這是種真真的悲傷呢。這種性情的弱點，可以這麼稱牠，暗示着他是一種人生的，在遮蓋他這不需要的生命之幕底垂下，表示一切對他重又很好以前，要受許多苦痛的人。他小心地攙起了腳趾尖在蚯蚓當中揀好了路走，一條都沒有踐踏死。

走進小屋裏，他看見他底太姑媽正在將一個一便士的麵包賣給一個小女孩子，等買客走了，她說：「哦，你怎麼會在這樣早晨的中間就回到這裏來的呢？」

「我被趕走了。」

「什麼？」

「屈辣瓦志漢姆先生已經把我趕走了，因爲我讓烏鴉啄了幾下穀子，這是我底工錢——這是我最後能得的了！」他傷心地將這六便士銀幣丟在桌子上。

「啊！他底姑媽停住了呼吸說。後來她責備了他一篇大道理，說到怎樣他得整個春天在她跟前，一點事情都不做。『要是你連嚇走鳥兒都不會，你會做什麼呢？你不要顯得這樣垂頭喪氣吧！屈辣瓦志漢姆農夫不比我好多少，講到這兒。不過這是像

約伯說的，「現在他們比我年輕的人都來嘲弄我了，他們底父親們我還看不起，不願意讓我的底狗羣去攻擊他們呢。」無論怎樣，他底父親是我父親底工人，我一定是一個傻子才讓你去替他做工，這我本來不應該做的，祇是因為要免得你洩氣啊。」和玖德生氣，爲了到那裏丟了她底臉比着荒棄了職務格外利害些，她責罵他第一爲了這一點觀念，道德的，祇是其次的罷了。

「不是爲了你讓鳥兒吃屈辣瓦志漢姆農夫種的穀。當然那樁事你是錯的。玖德，玖德，爲什麼你不跟着你底那個教師動身到克蘭司德明士端或者到別處去呢？但是，啊，不要吧——可憐的老實孩子——家族裏在你一方面從沒有過活潑的人，永遠也不會有的！」

「這美麗的城在那裏，姑媽——就是費勞德孫先生去的那地方？」孩子沉靜默想了一會以後這麼問。

「上帝啊！你應該知道克蘭司德明士端城在那裏啊。離開這裏差不多有二十里。這是一處地方，太好了，你永遠不配跟牠有多大的關係的，可憐的孩子，我是在想。」

「費勞德孫先生是常常在那裏嗎？」

「我怎麼能說呢？」

「我不能去看他嗎？」

「上帝不能的！你不是在這裏長大的，要不然你不會問這話的。我們和住是克蘭司德明士端的人永遠沒有什麼事來往的，克蘭司德明士端底人和我們也沒有。」

玖德走出去，比以前格外覺得他底存在是一個不需要的了，他仰躺在靠近豬欄的一堆草蓆上面。這時候迷霧變得更外透明，經過牠，太陽底位置能够看見了。他將他底草帽拉下來蓋着臉，透過了辯摺的隙縫偷看那灰白色的光亮，茫無把握地深思起

● 約伯 (Job) —— 希伯來古詩裏面的一位主要人物。這首詩是舊約底一篇。約伯是個正直人，耶和華要試他，使魔鬼奪去他底

財產和兒女，生着加苦的惡疾，但是他始終敬信上帝，絕沒有怨言。

來。長成帶來了責任，他覺得，事實和他所想過的不十分相合。大自然的論理，注意起來，在他是太可怕了。對於一種生物底慈悲而對於另一種就是殘酷，這傷了他符合一致的意識。等你長得大一點，就覺得你自己是在你底時代底中央，不像你小時候覺得好像在牠底周圍一點上一樣了。你就被一種顛慄所襲擊，他感覺到，在那兒圍繞着你四周的似乎有些東西，虎視眈眈的，駭人眼睛的，括括響的，這些鬧的聲音和光亮襲擊在稱做你底生命的那微小細胞上，撼動牠和燒灼牠。

他祇要能夠阻擋他自己不要長成他不要意做一個人。

一會兒，像一個天真的孩子，他忘了他底愁苦，跳起來了。

早晨餘下來的時間，他幫着姑媽做做事，下午沒有事做了，他就走到村後去。這裏他問一個人克蘭司德明士端在那裏。

「克蘭司德明士端啊，從那裏過去，那邊呀，雖然我從來沒有在那裏過——我沒有。在這樣一處地方我永遠沒有事情的。」這個人向東北方指着，就在這方向，坎德在那裏這麼羞辱了他自己底那田存在着。關於這相同，當時有點不愉快，不過這件事底可怕，越發增添了他對於這域的好奇心。農夫曾經說過，他永遠不許在那田裏再被人看見，然而克蘭司德明士端是在牠的那邊啊，不過小徑是一條公共的路徑，因此，悄悄地出了小村，他向下走進那同一的窪地，這就是早晨曾經眼看着他受懲罰的，總沒有離開小徑一寸，一直爬上了那邊的遙遠而叫人討厭的高坡，直走到在一堆小小叢林旁邊，接連大路的那條小路。這裏耕種的地是走完了，在他前面完全是一片荒涼遼曠的沙原。

三

在這茫無邊際的大路上，或者在牠的兩旁，一個人都看不見，白色的大路好像在向上升，在縮小，直到牠接住了天。就在這頂嶺，牠是被一條綠色蒙茸的『突脊形小路』成直角形地穿過了——義克宜德路，就是穿過這地方原來的羅馬路。這條古舊的道路穿貫東西經過許多里，傳下來直到現在活着的記憶所及，一向用來趕着一羣羣牛羊到定期市集和市場上去的。可是現在牠是被人疏忽了，滿長着野草。

這孩子以前從沒有離開過他居住着的小村向北走得像此次這麼遠，自從早幾個月前，一個暗沉沉的下午被腳夫從南邊

一個火車站帶來，安置在這村子裏，直到現在，他從沒猜想到就在他底高原世界底邊緣下面，這麼靠近的地方，有這樣一片寬廣平坦，低下的曠野。在東西中間，整個北半圓有四五十里廣闊，在他面前將牠自己鋪展開來；這裏比他在上面呼吸的，顯明地，是一種藍些濕些的空氣。

離開大路不遠有一所紅灰色磚瓦久經風吹雨打的舊穀倉。本地人都知道牠是棕色屋。他快要走過牠底時候，看見一架梯子正靠在屋簷上，爬得越高他能夠看見得越遠，這念頭引得致德站住了看着牠，在屋頂斜下來的地方，兩個人正在修理屋瓦。他轉身進了突脊形的小路，向穀倉走近去。

他深思地看了工人們一會，他有了勇氣了，在梯子上爬上去站在他們旁邊。

「唷，我底好孩子，你上這裏來要什麼呢？」

「要是你高興的話，我想要知道克蘭司德明士端城在什麼地方。」

「克蘭司德明士端是從那裏過去，在那叢林底旁邊。你能够看見牠——至少在一個清朗的日子你能够的。啊，現在你不能够。」

另一個修瓦的人，因為他工作底單調，樂意無論那一種轉變方向的事，也早已旋轉身來向指點的那一方望着了。「像這樣的天氣你不能够常常看見牠的，」他說。「我注意牠底時候是在太陽裏在火焰底光輝裏面慢慢下去的那刻，牠看着像——我不知道什麼。」

「天上的耶路撒冷吧。」——這個一本正經的孩子提醒說。

「唔——雖然我自己從沒有想到牠……可是今天我不能够看見克蘭司德明士端。」

這孩子也盡了他底眼力，然而他也不能夠看見這遙遠的城。從穀倉上走下來，因着他這樣年齡底容易變動，就將克蘭司德明士端拋棄了。沿着那突脊形的小路走過去尋找無論什麼有趣味的自然生物，這些也許靜伏在附近的砂堆裏面。當他回梅雷

格靈，又經過穀倉的時候，他留心看到梯子仍舊在牠底老地方，可是那些人呢，已經做完了他們底一天工作，走開了。

天正在慢慢暗下去，近黃昏了，還有些薄霧，可是除了低一點田野底較潮濕的地方和沿河道一帶外，霧已經消去一點了。他又想起了克蘭司德明士端，他希冀，也看他特地從兩三里外姑媽底家裏跑來，就讓他能夠看見一次人家告訴他的這座引動人心的城吧。不過就算他在這裏等着，要空氣在黑夜以前清朗起來大概是難能的。然而他不願意離開這地點，因為祇要向村子那面退後幾百碼，北面的曠野就看不見了。

他登上梯子，向人們指點過的那一點再多看一眼，他自己站在最高的梯級上，橫壓在瓦上的。他也許有許多天不能夠走到這裏邊。或者假使他祈禱着，要看見克蘭司德明士端底願心也許會傳達。人家說假使你祈求着，有時候會到你那裏來的，雖然有時候牠們不。他曾經讀過一篇短文章說，一個人已經動手造一座禮拜堂，而沒有錢來完成牠，就跪下來祈禱，第二次郵差來，錢送來了。另外一個人試行着這同樣的試驗，錢沒有來；可是後來他發現他下跪時候穿着的褲子是一個兇惡的猶太人做的。這并不使他減少勇氣，玖德在梯子上旋轉身去，跪在第三步梯級上，在這裏，靠着在牠上面的幾步梯級，他祈求迷霧能夠消散開去。

於是他自己再坐下來等候着。過了十或者十五分鐘，光景，薄霧從東方的天邊完全消散了，像牠在別處的一樣，在日落時光以前大約一刻鐘向西的行雲分開來，太陽底位置一部分顯露出來了，光線在兩闊條灰色雲的中間成了看得清的線條四面射開來。孩子立刻旋轉頭來向老方向望着。

在這廣漠山野界線以內的某處地方，許多像黃寶石似的光點在閃爍着。一分分鐘過去，空氣越來越清澈透亮起來了，等會兒，那些黃寶石似的點兒牠們自己顯露出來哩，原來是風信旗，窗子，濕的屋頂石板，和別的在尖塔上，圓屋頂上，砂石建築上發光的地方，還有隱約地顯露出來的各種輪廓，沒有問題的是那克蘭司德明士端；或者是直接看見的，或者是在奇異空氣裏面幻現的海市蜃樓。

這瞻仰的人繼續地注視着，直到窗子和風信旗都失去了牠們底光彩，差不多突然地熄滅像熄滅的蠟燭似的。模糊的城漸漸籠罩在霧氣裏面了。旋轉身向着西方，他看見太陽已經消失。景色底前面變得烏漆墨黑，而近處的物體都蒙上了幻想中怪物底顏色和形狀了。

他不安地從梯子上下來，動身向家裏奔跑，強制着不去想巨大的怪人們，海尼獵夫，阿保烈恩，埋伏着在等候基督信徒，或者那額頭上有個流血的洞兒的船主，在妖船上每夜許多屍首圍着他暴動，他知道他已經長成得不會相信這些嚇人的事了，不過，當他看見了禮拜堂底尖塔和小屋窗子裏的燈光可就歡喜哩，雖然這不是他底生養的家，並且他底太姑媽并不十分關心他。

在那老婦人底店窗裏面和周圍，窗底二十四小片玻璃嵌在鉛框子裏，牠們之中的幾片，因為年代久遠經過了養化作用而模糊了，所以你不能夠看見裏面陳列着的可憐的價值一邊尼的貨品，那就算是積貨底一部分，一個有力氣的人能夠提得起的。玳德外面的形體過着風平浪靜的時候有點長久了，可是他底夢境是巨大得和他底周遭底渺小一樣。

向北方穿過了寒冷的白雲窩高原底實質障礙，他是常常看見一座絢麗燦爛的城——這幻想的地方他曾經比擬過新耶路撒冷的，雖然和默示錄作者底夢比起來，在他底夢裏也許多一點書寫的想像，少一點金鋼石商人底。於是這個城得到一種實質，一種永久，一種把握抓住了他底一生，大部分祇是爲了一件事實底一個子核而來，就是有一個人，對着他底學問志氣他有着非常的敬仰，確實地住在那裏；不祇是如此，並且在那裏是住在格外有思想和智力卓越的人們中間呢。

在黯淡的雨季裏，雖然他知道在克蘭司德明士端一定也要下雨的，不過他不能夠相信那裏下雨會有這麼淒涼，無論什麼時候他能夠離開小村底地界一兩點鐘，這是不常有的，他就要偷偷到小山上的棕色屋那裏去，耐久地盡了他底眼力望；有時候得到酬報，望見一個圓頂屋或者一座尖塔，另一次呢一點點烟，照他的猜想那是含有點焚香底神秘的。

有一天，他忽地想到假使在天黑以後他登上那瞭望的地方，或者能夠再走遠一兩里，他就會望見城裏晚上的燈光了。那他必得要獨自走回來，可是甚至於連這個意思都不能阻住他，因爲無疑地，他能夠放一點丈夫氣在他底性情裏面的囉。

這計劃是順適地實行了。當他走到瞭望地方的時候，時光并不遲，剛剛薄暮以後，祇是片黑沉沉的東北天，一陣陣從同一方

② 海尼 (Heme) —— 童話小說裏面的人物。

③ 阿保烈恩 (Apollyon) —— 童話小說裏面的人物。

④ 額上有血

洞的船主——童話小說裏面的人物。

⑤ 默示錄 (Apocalyptic) 新約聖經底末卷，聖約翰寫的。

向吹來的風相伴着，弄得這時候是黑暗得够了。他是受到酬報哩，不過他看見的不是像他所渺茫地盼望的一排排的燈。沒有單獨的燈光看得清，祇是一團光輪或者紅光的霧，籠托着後面烏黑的天，圓圓地拱起籠蓋着那地方，使得燈光和城離這裏好像祇有一里光景遠近。

他自己用心地推測在紅光裏面那教師也許在那裏的正確地點——他現在總不跟梅雷格驗底任何人來往哩；這裏在他們好像他是死去了。在紅光裏面他好像看見費勞德孫正在舒舒服服地散步，就像在尼字甲尼才^①底爐子裏的人形之一。

他曾經聽見過風一點鐘走十里路的速率，這件事他現在想起來了。他面對着東北，張開了嘴唇，將風吸進去，好像牠是一種甜酒。

『你』撫愛地稱呼微風，他說：『一兩點鐘以前，你在克蘭司德明士端城裏，流過街道，轉動風信旗，接觸費勞德孫先生底臉，被他呼吸而現在呢？你在這裏，被我呼吸了——你就是同一的。』

忽地寒跟着清風有點東西從那裏向他來了——從那地方來的一點消息——從居住在那裏的一個人，牠好像是，確實地，那是鐘聲，城底鐘聲，輕微而合音韻的，向他叫聲：『我們在這裏是快樂的呢！』

在這種心神歡躍的時候，他完全忘記了他形體的地位，一個猛然的警醒才將他回復過來。在他站着的山崖下面幾碼路，一對馬出現了，從廣大的斜坡底下，經過了半點鐘蛇行前進的辛苦，才走到這地方的。牠們後面有一輛滿裝着煤的車子——這種燃料祇有經過這樣特別的道路才能够帶上高原來。伴着牠們的是一個車夫，一個另外的人和一個男孩子，他現在將一塊大石頭踢到一個車輪底後面，讓氣喘心跳的牲口有一次長久的歇息，這當兒管馬的人們，從裝載的貨物當中取出一個蠟子來，暢暢快快喝一盞酒。

他們都是壯軍人，有高與活潑的聲音。致德招呼他們，問他們是不是從克蘭司德明士端來的。

『上天不許的啊，運着這樣的重載！』他們說。

「我說的地方就是那邊底一處啊。」他變得這麼一往情深地戀着克蘭司德明士端，像一個年輕的情人，說到他底情婦，再提起牠底名字，他覺得不好意思起來哩。他指着天空底光亮——在他們年老一點的眼睛，是不容易看得見的。

「是的，在東北方，那裏是像有一處地方比別處光亮一點，雖然我自己沒有注意牠過，無疑的，那也許是克蘭司德明士端。」這裏有一本小小的故事書，玖德挾在他底膀子底下，帶牠來預備入黑以前，在到這裏來的路上看的，滑出來，掉在路當中了。他檢起來，理平書頁的時候，車夫看看他。

「啊，年輕人，」他批評說，「在你能够讀着他們在那裏所讀的以前，你一定得用別種方法，將你底頭腦專注在牠上面呵。」

「爲什麼呢？」這孩子問。

「唔，他們從來不看像我們這種人能够懂得的東西，」這車夫接着說，帶着消磨時光的樣子。「祇用着在洪水以前，沒有兩個家族說話相同的時候用的外國方言。他們讀起那類東西來，快得就像夜鶯底急囀。這就是那裏所有的學問——沒有東西，祇有學問，除了宗教以外。那是學問，也是的，因爲我永遠不能够懂得牠的。是的，牠真是一處心思嚴肅的地方呢。雖然那裏在夜裏的街上是也有娼妓的……：你知道的，我想他們那裏養成牧師就像在地裏種蘿蔔一樣？雖然，牠要——多少年，巴伯——五年功夫把一個活動多說話的年輕孩子變成一位嚴肅的傳道人，沒有不正當的熱情，他們會做成牠的，要能够做的話，磨琢起一個人來他們就像工匠一樣，把一個人變成了一張長臉，一件長外衣和背心，一個教會式的硬領和帽子，同聖經裏面他們慣常穿着的一樣，有時候弄得連他自己底母親都會不認得他的呢……：哪，這是他們底職業，像別人底一樣。」

「不過你怎樣知道——」

「現在你不要插嘴，我底孩子。總不要打斷你底長輩說話。把前頭的馬拉到旁邊去，巴伯；這裏有人來了……：你得留心，我是在講大學底生活呢。他們處着高地位，是沒有異議的，雖然我自己也許不狠想到他們。像我們在這裏，我們底身體在這高地上一樣，他們底心也是如此——胸襟十分高貴的人們，無疑的——他們中間的幾位——因爲思想美妙，能够賺幾百呢。他們裏面的幾位是強壯的年輕人，差不多能够賺像銀杯子裏的那麼多呢。至於音樂，在克蘭司德明士端隨處都有美妙的音樂。你也許是信教的，或者你也許不，可是你忍不住要和着別人唱出你底拙劣的調子來。那地方有一條街——大街——在世界上沒有別一條

像牠的。我想對於克爾司德明士端，我是知道一點的。」

這時候馬已經喘過氣來，又低着頸脖駕上車軌了。玖德向那遙遠的光輪，投射了最後景仰的一瞥，旋過身來，在他底非常博聞廣見的朋友旁邊走着，當他們向前走的時候，要他多告訴他一點關於那城的事，他并不反對——牠底高塔囉，大會場囉和禮拜堂囉。貨車轉進了一條橫路，在這裏玖德爲了車夫底消息熱誠地謝了他，并且說他祇希望他能够講克爾司德明士端能及得他一半那好。

「啊，這不過我碰着罷了，」車夫謙遜地說。「我跟你一樣，從沒有在那裏住過，不過我到處檢拾着些智識，狠歡迎你來聽牠的。等到像我一樣跟世界熟悉了，和社會裏面各種等級混在一起，一個人不能够不聽見許多事情的。我底一個朋友，當他年輕的時候一向在克爾司德明士端底克勞習安大旅社裏擦皮鞋，在他底晚年我十分知道他就像我自己底兄弟哩。」

玖德一個人繼續着他底回家的路，思想得這麼深沉，以致於他忘記了覺得膽怯。突然地他變得年紀大些了。那是他內心底渴望，找點東西繫住，附着——要一處地方他能够稱爲仰慕的，要是他到了城裏，他會在那裏找着那地方嗎？牠會是一處地方，在那裏沒有農夫們底恐怖，或者阻礙，或者譏笑，他能够守望和等候，要自己做點偉大的事業，像他聽見過的古時候的人們一樣嗎？像在早一刻鐘以前注視着光輪的時候，牠所給過他底眼睛的，當他走着他底黑路的時光，在心神方面這地方給他的，也是如此。

「牠是一座光明的城啊，」他對他自己說。

「智識之樹生長在那裏，」他再說，向前幾步。

「牠是一處人們底師長產生和歸向的地方。」

「牠是你可以叫做一座堡壘用學問和宗教來守禦的。」

這個譬喻之後，他靜默了長久，直等到他再說，「牠會恰巧和我相合的吧。」

四

因着他底思想集中的緣故，走得有點兒慢，這孩子

在幾種思想底狀態上，是一位老人家，在另幾種上呢，比着他底年齡

還幼稚得多哩——被一個步履輕快的行人追上了，這個人雖然黑暗，他能够看得清戴着一頂非常高的帽子，穿一件燕尾外衣，一條鍊練，當牠底主人在一雙瘦腿和沒有聲響的靴子上面搖晃過去的時候，牠發狂地跳動着，向四周投射出像天窗底閃耀的光花來。玖德開始感覺到寂寞了，努力趕着和他同走。

「喂，我底同伴！我是急急忙忙的呢，如果你要跟我同走，就得很快才行。你知道我是誰？」

「知道的，我想，費培德醫生吧？」

「啊——每處都認得我的，我知道這就因為我是一個公眾的施恩人啊。」

費培德是一個走方的江湖醫生，在鄉人中間很出名的，別處人是完全不認得他，因為，真正的，他留心着，避免各種麻煩的查問。茅屋中的居民成了他底唯一的病人，他底傳聞韋薩克司的名聲也祇在他們中間。比着有資本的和有一種登廣告底有組織方法的那些江湖醫生，他底地位更低微，他底行業更黑暗了。實實在在，他是一個最後存在的。他步行經過的地方是廣遠的，差不多伸展到韋薩克司整個的長和闊呢。玖德曾經有一天看見他將一罐有顏色的豬油賣給一個老婦人，當一種醫治壞腿的藥，老婦人爲了這寶貴的藥膏，講定付一個基尼。兩星期一個先令分期付款，照醫生說，這藥膏祇能够從一隻在西納山峯^①上吃草的特別動物身上得到，祇有冒着生命和肢體底危險才捉得住牠。玖德對於這位紳士底藥，雖然已經有點疑惑，不過覺得無疑地，他總是一位旅行的人物，關於不是嚴格的職業事情，他也許是一個智識底可靠泉源呢。

「我想你曾經到過克薩司德明士端的吧，醫生？」

「我到過——許多次，」這長瘦的人回答說。「那是我底中心地點之一啊。」

「爲了學問和宗教，牠是一座異常的城吧？」

「假使你曾經看見過牠，我底孩子，你就要這麼說的。嘔，在大學裏洗衣服的老婦人底兒子，都能說臘丁——不是完美的臘

① 基尼 (Guinea) —— 英國金幣值二十一先令。
② 西納山峯 (Mount Sinai) —— 有人說在紅海北頭，阿拉伯半島上，但
是沒有證實。

了，算是一個批評家，我承認：狗臘丁——貓臘丁，當我底大學肄業生時代，我們慣常叫牠的。」

「還有希臘文呢？」

「啊——那是特別爲了那些要訓練成主教的人們的，那樣他們也許能够讀原文的新約聖經。」

「我自己想要學臘丁和希臘文呢。」

「一個高尚的願望呢。你必定要得到每種文字底一本文法書才行。」

「我想有一天要到克蘭司德明士端去呢。」

「無論什麼時候你去，你就說費培德醫生是一種有名藥丸底唯一主人，這種藥丸確實醫得好一切消化組織的毛病，也醫得好氣喘氣急的。兩三個便士一匣——政府蓋印特許的。」

「假使我答應在這裏近處說這話，你能够替我弄到這些文法書嗎？」

「我樂意地拿我底賣給你——我在做學生時候用過的那幾本。」

「喲，謝謝你，先生！」玖德感謝地，可是喘着氣說，因着醫生走路底可驚的速度，使他得一直奔跑着，這弄得他底脅部有點刺痛了。

我想你還是落在後面的好，我底年輕人。現在我告訴你，我要做些什麼了。假使你記得在村裏每一家人家去推薦費培德醫生底金色油膏，長壽藥水和婦女丸，我就要給你弄到那些文法書，并且教你第一課書。」

「帶着那些文法書你在什麼地方呢？」

「我將經過這裏，在十四天以後的這一天，準確地七點二十五分的這一個時辰。我底口動，真實地按照時間就像行星在牠們行程裏面的時間一樣。」

「我要在這裏迎接你的。」玖德說。

「帶着我底藥品的定單。」

「是的，醫生。」

於是玖德落後了，等了幾分鐘讓呼吸復原，帶着一種已經向克蘭司德明士端進攻的感覺走回家去。

經過中間的十四天，他四處奔跑，爲着他底中藏的思想，外面總是微笑着，好像牠們是主人，在迎接他和向他點頭呢——微笑裏帶着那種奇妙地美麗的燦爛光明，這個在有光榮的意思正在發端的那些年青臉上，是看得見鋪蓋着的，好像一盞超乎自然的燈，保藏在他們底透明體質裏面，引起討人喜歡的幻想，想現在天國就在他們底四周呢。

對於這個醫治許多種病的人，他誠實地實行了他的許諾，他現在是純真地相信著他，在周圍的小村這裏，那裏走許多里路，像一個醫生底推廣代理人似的。到了約定的晚上，他一動不動地站在高原上，就在他和費培德分手的地方，在那裏等候他底來到。走方醫生是十分守時刻的；可是在走近的時候，他底脚步引起了玖德底驚訝，這位走路人底脚步沒有減少一絲力量，雖然因着十四天底過去，晚上已經變成亮汛了。可是這後者好像不認得他底年輕同伴哩。玖德想這也許是因爲他戴了另一頂帽子的緣故，於是他帶着尊重的樣子向醫生行禮。

「啊，我底孩子？」後者茫然地說。

「我已經來哩，」玖德說。

「你？你是誰？噢，是了——一定的！得了些定單嗎，孩子？」

「是的。」玖德於是告訴他那些茅屋居民底名字和住址，他們願意試試世界聞名的藥丸和藥膏底功效。這江湖醫生十分小心地將這些記住在腦子裏。

「那末臘丁和希臘的文法書呢？」玖德底聲音因着熱望而發抖了。

「爲什麼提到牠們呢？」

「你要把你底帶給我，就是在你得到學位以前用過的。」

「啊，是的，是的！完全忘記牠哩——完全地！這麼多的生命靠着我底留心，你看，我底人啊，因此我不能夠隨我底高興對別的事情多用心思了。」

玖德壓住了自己好久，確實相信這事情底真相，用一切沒有眼淚的痛苦聲音，重複地說：「你沒有把牠們帶來！」

「沒有。可是你一定得在病人那裏給我再多弄到幾張定單，那末下一次我要把文法書帶來了。」
玖德落後了。他是一個率真無偽的孩子，可是突然了解的天才，有時候是擔保着給孩子們的，立刻使他明白這江湖醫生是
何等虛偽的人性造成成功的。從這個泉源裏是沒有智慧之光。樹葉都從他底幻想的桂冠上掉下來了；他回身走到一扇門前，靠
着牠，傷心地哭了。

跟着失望而來的是一種空虛底間隔。也許，他可以從奧佛萊特士奪得到那些文法書，可是那樣做就需要錢和定買什麼書
的智識；雖然身體是舒服的，他是在這樣完全倚賴的情狀之下。他自己連一個法尋都沒有。

在費勞德孫先生叫人來取他底鋼琴的這日期，這件事給玖德開了一條路了。爲什麼他不寫信給教師，請他在克蘭司德明
士端十分仁慈地給他弄到那些文法書呢？他可以偷偷地放一封信在這樂器底箱子裏，牠一定會達到那雙所盼望着的眼睛裏
的。爲什麼不請他送幾本舊的書呢，那種書也許會有着給大學底空氣弄得透熱的可愛？

將他底意思告訴他底姑母，會使牠被取消。這必須要一個人獨自去做的。

經過幾天更仔細的考慮之後，他實行了，在鋼琴動身的那一天，恰巧是他底生日，秘密地將這封信放在裝載的箱子裏面，寫
明給他底非常敬慕的朋友的，怕這動作給他底姑母用龍雪萊發現了，恐怕她會覺察他底目的，會強迫他放棄他底計畫。

鋼琴送去了，玖德一天天地一星期一星期地等着，每天早晨，在他底太姑媽起身之前，就到鄉間郵局去探問。最後，一個郵
包真的到村裏來了，從牠底兩端他看得出裏面裝着兩本薄薄的書本。他將牠們帶到一處僻靜的地方去，在一株砍倒的榆樹上
面坐下來將牠拆開。

自從他底第一次狂喜，看見了克蘭司德明士端和牠底或許可能的情狀之後，爲了一種或許是進行的方法，十分地和好奇
地沉思着，就是關於轉變一種文字底辭句成功另一種的方法，他斷定所要的文字底一本文法書第一要包含着「一種秘密翻譯

● 桂冠 (Laurel) —— 是表示榮譽的。一時最大的詩人，有戴桂冠之榮，就稱爲桂冠詩人。

● 法尋 (Faring) —— 英國最

小的銅幣，等於邊尼四分之一。

性質的規則，指示，或者線索，這個，一次悟得了，祇要使用牠，就使他能够隨意地改變他自己底文字中的一切字，成功一種外國的了。他底幼稚思想，實在對於四處聞名的恰烈姆定律數學精確底極端，是一種推進呢——粗糙定則底擴大直到理想的完全。因此他應斷所要的文字底一切字包藏在已經有的文字底一切字裏面，那些有着揭露牠們的技術的人們常常找得着的這種技術前面提過的書會給予的。

所以，等留心到這包裹帶着克蘭司德明士端底郵印，他就割斷了繩子，把書本打開來，翻到臘丁文法的時候，牠碰巧在最上面，他不能够相信他底眼睛了。

書是一本舊的——有三十年那末舊，弄骯髒了亂七八糟地劃着一個奇怪的名字，對於書裏的原文，顯出各種的敵意，隨處胡亂地記着比他自己底時候早二十年的日期。可是這個并不是玖德驚異底原因。他第一次懂得那裏並沒有變化性質的定律，便在他底天真的心靈所想過的一樣（有的有一點，可是文法家沒有承認牠）——祇是知道了在臘丁和希臘文字裏面的每一個字，都得費許多年的辛苦一個個地記住的。

玖德扔下了書，揆着榆樹底寬闊的樹幹躺下來，有一刻鐘的時間，他是一個完全悲苦的孩子。像他以前常常做的樣子，將草帽拉下來蓋着他底臉。看着太陽穿過了草籬的隙縫，狡猾地偷看他。現在這是臘丁文和希臘文，牠是嗎，這個重大的誤會啊！他猜想爲他領着着的可愛的樂趣，其實是像以色列在埃及那樣的苦工啊。

他立刻醒到，在克蘭司德明士端和大學校裏面他們學字，一個一個地直到幾千萬個，得要怎樣的腦子才行啊！在他底頭裏

格烈姆定律 (Grimm's Law) —— 格烈姆是德國大語言學家之一，一七八五年生，一八六三年死，他說明關於最初印度語

蘇巴語言從紀元後四世紀到七世紀中間子音變化痕迹底公式，這公式就稱爲格烈姆定律。以色列人在埃及的苦工

(Labour of Israel in Egypt) —— 以色列是約各伯底別名，他是以色列人底祖宗，住在埃及及子孫衆多，並且強壯，埃及底新

王怕他們將來會不利於埃及，所以虐待他們，叫他們帶上鐮耨，做泥工，木工，農夫，各種非常辛苦的工作。

面沒有和這件事相稱的腦子；當細小的太陽光線穿過了他底草帽繼續着他射進來的時候，他希望他從來沒有看見過一本書，那末他可以永遠不看見別一本，又希望他從來沒有生出來過。

也許有人走過這條路，他就探問他底煩惱，也許會說他底意思比他底文法家的進步得多的話來叫他高興。可是沒有人來，因為沒有人說啊；在他底巨大錯誤底叫人受不住的認識之下，玖德繼續地希望他自己離開這世界。

五

在接連的三四年中間，人們常看見一部古怪特別的車子，用古怪特別的方法駕御着，沿着梅雷倍附近的小巷僻徑移動過去。

在收到書以後一兩個月的時間內，玖德爲了這古文字玩弄他的卑劣手段，變得麻木了。其實呢，過了些時，由於他底對這些文字性質的失望，反給克蘭司德明士底博學增加了光榮。要學得文字，已過的或者現行的，他現在知道了牠們原來有這樣的困難，是一件非常艱巨的事，倒反漸漸地引領他覺得比着用預料的用特權准許似的方法去學，在牠裏面找到了更大的興味哩。在材料底山樣重壓之下，許多思想包藏在稱爲經典的那些塵埃滿佈的書籍裏面刺激他來做一種嘗試，用百折不撓的老鼠似的靈捷，一點一點來搬動牠。

玖德曾經努力使他底存在護他底燥性子沒有出嫁的姑母容忍得下，他盡了他底全力幫助她，結果呢，這個小小的鄉村麵包店居然發達起來哩。一匹垂頭的老馬在一個拍賣場用八鎊買了來，又費了幾鎊弄到一部帶着一個灰白色車篷，發出吱格響聲的運貨車，用了這套器具，一星期三載着一塊塊麵包，運送到緊靠着梅雷倍附近的村人和寂寞的茅屋居民那裏去，這成了玖德底職業了。

前面說的特別，其實呢，在車子的本身到少些，多半是爲了玖德沿途駕御牠底樣子。牠底內部是玖德底「自修」教育的大部分情景。一到這馬已經認得了路和在牠們門前牠應該停一刻的那些房屋，這孩子，坐在前面，馬轡就會從他底膀子上滑下去，巧妙地打開了用一條皮帶結住在車篷上的他正讀着的書，字典在他底膝上攤開着，用着他底暗中摸索常常錯誤的方法，埋頭

苦讀該撒^①、費琪而^②或者郝婁士^③底簡單些的文章，照着碰到的情形而定，那樣辛苦底浪費會使得一位軟心腸的教育家流下更深來的；然而他總得到些他讀過的文章底意思，推測着并不是看明白了原文底真意，這個在他底心裏常常成了別一種，而不是教着他尋求的那極意義了。

他能够拿得到的唯一一書本，是舊的達爾非^④印本，因為牠們已經被廢了，所以就便宜。可是，爲了懶惰的學生們是不行的，碰巧是這樣，爲了他，牠們是還算好的。這個拖着累贅而寂寞的四方巡游者謹慎地將書頁邊上的註解都讀了，讀牠們祇是爲了要明白解釋，好像他請教着碰巧走過的一位同伴，或者教師一般。靠這種粗率的方法，致德也許很少機會成功一位學者，然而他是走進了他所希望走的軌道了。

他忙碌着翻這些陳舊的書頁，這些曾經被也許已經在墳墓裏的手指翻弄過的，搜掘出這些心裏面的思想來，如此遼遠，然而又如此相近的，這時候，這瘦得露骨的老馬走着牠底周行的道路，車子底停住和一個老婦人底喊：『今天兩個，麵包師，我還你這^⑤個不新鮮的。』將致德從黛陶^⑥底傷心之中喚醒了。

他常常在小巷裏而被徒步旅行的人和別的人碰到，而他呢，沒有看見他們，漸漸地隣近的人們開始在議論他底連合工作和遊戲（他們想他底讀書是這麼的）的方法，這個雖然在他自己或許是很便利，可是對於別的沿着這些路的走路人完全不是一種穩妥的辦法。有許多抱怨的話了。後來附近地方一個私家居民報告了本地的警察，說送麵包的孩子在趕車時候，不應該許他讀書，并且主張說這是警察底責任，該在他這麼做的時候逮捕他，將他帶到奧佛萊特士^⑦底警察廳法庭去。判他罰金爲了

① 該撒 (Caesar) —— 紀元前一〇〇年至四年羅馬底將軍、政治家及作者。

② 年的羅馬詩人。

③ 郝婁士 (Horace) 紀元前六五至八年的拉丁詩人。

④ 達爾非 (Delphic) 路馬十四時代爲了太子特編印的拉丁文學。

⑤ 黛陶 (Dion) 是建造阿非利加的加泰基城的女英雄。她是太爾底女皇，因丈夫被人暗殺，她攜帶財寶，逃到阿非利加，用牛皮圍圍地的妙計宣傳地方，建造了加泰基城。鄰王妒忌她底繁盛，硬要和她結婚，人民請伊允許，她忠於前夫，不得已，假作答應，在祭筵前夫之時，投穴自殺於人民之前。

他在大路上做危險的事情。因此警察就躲在那裏等致德，有一天先來和他說話，警告他。

因為致德得在早晨三點鐘起來生旺火爐，將等一會兒他在白天要分送的麵包的麵和好，放進爐子裏，晚上呢，一放好酵母，他立刻就睡去，所以如果在大路上他不能請他底古文名書，那末他就完全不能夠讀書了。因此唯一的辦法就是照着他做得到的情形，留心看着他底前和四周，一看見有人在遠處隱隱地現出來，特別是警察，立刻將他底書輕輕地放開。對那位公務員說句公平話吧，他自己並沒有十分和致德底麵包車為難，想在這麼一處寂寞的地方，最大的危險倒是在致德自己，常常隔着矮樹籬笆望見了白車篷，他就向另一個方向走去了。

有一天，佛雷是長大得多哩，現在差不多有十六歲了，在他回家的路上，正在顛頭頓頭地讀着時代之歌，他覺得自己正在棕色屋旁邊經過那高原底高聳的邊緣呢。光亮變動了，就是感覺到這個使他抬起頭來看。太陽在落下去，同時一輪滿月在對面樹林後面升起來。他底心變得這樣地沉浸在詩裏面，就同幾年以前，在同樣衝動的熱情底一個時間，使他跪在梯子上一樣，他勒住了馬，走下車來，周圍看看，一個人也看不見，捧着翻開的書，在路旁陡岸上跪下來了。他先轉身向着發光的女神，她好像這麼溫柔地和仔細地看着他底舉動，然後再對着那一邊已經看不見了的光明，他就開始唱：

·Phoebē, silvanūque potens Diana!

馬靜靜地站着等到他唱完這聖詩，致德在一種多神幻想底支配之下翻覆地唱，着，這種幻想在光明的白晝裏他總也不會放縱着想到的。

到了家，他深思着他底古怪的迷信，做這樣的事，天生的呢還是學來的，那稀奇的健忘已經將一個希望成功一個學者，其次就是成功一個基督教神學家的人，引領得離開了常識和習俗，去做這樣一件失於檢點的事。這完全是專讀異端著作的緣故。他

① 卡孟四巨斐而 (Carmen Saeculare) 時代之歌，希臘名詩。

② Phoebē, silvanūque potens Diana! 希臘

文意思是佛比啊，樹林中有威權的狄愛娜啊！

③ 佛比 (Phoebē) 太陽神。

④ 狄愛娜 (Diana) 羅馬女神，也就是

月神。

越思他，越覺得他自己底矛盾了。他開始想怎樣能够讀到爲了他底一生目的合宜的書。在這種異端文學和克蘭司德明士端底中世紀的大學，那個建築在石頭裏面的宗教夢想，中間確實是似乎很少調和一致的地方。

最後他斷定，爲了他底對讀書純粹的愛好，他發生了一種在基督教的青年，是錯誤的熱情。他曾經粗淺地讀過荷馬底著作，可是還從沒有用功研究過希臘文的新約聖經呢。雖然他有一本，從一個賣舊書的人那裏郵寄轉買得來的。他拋棄了現在熱習的伊查尼克①，用了一種新的文字，并且從此以後，有很長久的時間，限住他底讀書，差不多完全讀葛賴歐斯白樺②底經本裏面的四福音書③和使徒書信④。再加以，有一天走進奧佛萊特士登去，他被引領認識了宗教的文學，因爲在一家書店裏找到了幾本神父底書，這是隣近一位破產的牧師遺留下來的。

這個改變軌道底另一種結果，在星期日他去參謁步行可達的界限以內所有的聖寺，翻譯十五世紀銅器上和墳墓上的丁銘刻。在這些參謁聖寺之中的某一次，他遇見了一位有大智慧的瞎背老婦人，她讀過凡是她底手能够觸到的每篇文字，她更多地告訴他那光明智慧之城底夢想的美妙。他和從前同樣堅定地決定要往那裏去了。

但是在那城裏怎樣生活呢？在現在，他完全沒有收入。他沒有任何一種高貴的，或者穩固的賣買或者職業，他能够靠着生活的；一方面他要從事一種求智識的勞工，這也許要延長到許多年呢。

人民最需要的是什麼呢？衣和住罷了。從預備第一種的工作得來的進款是太微薄了；做第二種呢，他覺得討厭；他傾向着想預備第三種需要。在一座城裏，他們要建築的，所以他就學建築。他想到他底不認識的姑父，他底表妹蘇珊娜底父親，一位宗教的金屬雕刻工匠，在無論那種質料上帶些中世紀風味的藝術，是他很歡喜的職業。跟隨着他底姑父底足跡，他不會走得很錯，使他自己有一點時間替包藏着學者靈魂的屍體做點事。

① 荷馬 (Homer) 在紀元前九世紀的希臘最大的詩史詩人。

② 伊查尼克 (Ionia) 希臘語中的一派。

③ 葛賴歐斯

白區 (Friesbach) 一種聖經印本底名字。

④ 四福音 (Gospel) 新約聖經的四福音書是耶穌四取徒記述耶穌底身行

的，即 Luke, Matthew, Mark, John.

⑤ 使徒書信 (Epistles) 新約聖經中的一篇。

算是一種開始的學習，他弄到了幾塊砂石，金屬是不好用的，暫時停止了讀書，用他底省下來的半小時在他底教區禮拜堂裏摹刻標題和大寫字母。

在奧佛萊特士登有一個下等的石匠，一等到他替他自已找到一個代替人去管他姑媽底小小商務，立刻自願替這個人服務，祇要微薄的工資。在這裏至少玫瑰有機會，學會了砂石工底初步。過些時以後，他走到在同地方的一位禮拜堂建築師那裏去，在這位建築師底指導之下，修理好了隣近幾座鄉村禮拜堂底塌倒了的築石工程，學得熟練靈巧了。

沒有忘記他做這種手藝祇是在他預備那些他高興地認為對他更合宜的大一點的事情的當口，作為一種依靠着的支柱罷了。然而在他底職業裏面，爲了牠本身的緣故，他有了興味。他現在在小鎮上一星期中有了寄住的地方，每星期六晚上他回到梅雷格靈村去。這樣他到了和過了他底第十九年。

六

在這個他底一生可紀念的日子，一個星期六，大約下午三點鐘光景，他正從奧佛萊特士登回到梅雷格靈去。正是晴朗，暖，和，溫和的夏日天氣，他背了他底工具走着，他底小鑿子在他底籃子裏碰磕着大些的輕輕地發出叮噠的響聲。這是星期底末一日，他早就離開了工作，繞了條他不常走到的遠路從鎮裏走出來，因爲答應到在那方向的一家麵粉磨坊去，爲他底姑母代辦一件事。

他抱着一種熱騰騰高興的心境。他好像看得見他底道路，在一兩年時間內可以舒舒服服地住在克蘭司德明士端，可以去叩那些智識堡壘之一底大門，這是他夢想得非常長久的了。他也許，自然囉嗦着這種或者那種才能現在就可以上那裏去，可是他情願在經濟方面多一點擔保再進這城，像現在祇能說覺得是靠不住的。他想到了他所已經做成功的，一種溫暖的自足充滿了他底全身。沿路走過去的時候，時時旋轉頭面對着他兩旁鄉村景物。可是他沒有看見牠們，這動作是一種機械的重複，在不很忙碌的時候他慣做的，真真地使他專心的一件事就是爲了他底這麼遠的前進心裏在計算。

「讀起普通的古代名著來，我已經得到了差不多一個通常學生的能力了，特別是臘丁文」這是真的，對那種文字，玫瑰具

有一種容易學習的能力，這使得他能够用牠作幻想的談話來消遣他底寂寞的步行而在他自己是非常自在舒適的。

『我已經讀了荷馬底兩部書，除此以外有許多段的文章讀得很熟了，像第九卷裏面佛尼克士底演講，第十四卷裏面黑格德和阿嘉克士底交戰，第十八卷裏面不帶兵器的阿吉利士底狀貌，同他底天神似的盔甲，還有在第二十三卷裏面的葬禮中的競技。我也研究一點黑紹德，修雪大提士底幾篇和許多希臘文的聖經……我希望祇有一種文字，完全相同的。』

『我已經學了點算學，包括郁克烈德開端的六卷，還有第十一和第十二卷代數呢，做到簡單的方程式。

『我知道一點神父底事，和一點羅馬英國底歷史。』

『這些東西不過是一個開端罷了。但是因為得到書的艱難在這裏，我不再求遠的進步了。因此第二步我就得集中我底精力在安住克蘭司德明士端的這件事，一住到那裏，靠着那裏我將得到的幫助，我就會進步到，我底現在的智識在於我會顯得好，像祇是孩子般的無知罷了。我得節省錢，我要的；大學之中的一個將為我開開牠底大門了——將歡迎一個現在牠要踢開的人，假使我用二十年功夫來等待這歡迎的話。』

『在我終了以前，我將是個神學博士哩！』

於是他再繼續着夢想，想過着一種純潔，勤奮，賢明的基督教徒底生活，他也許甚至於會成功一個主教。他要立下怎樣的一個榜樣啊！假使他底入款是一年五千鎊吧，他要用這一種或者那一種的方式捐掉四千五百鎊，靠了剩下來的奢侈地（在他）

● 佛尼克士 (Phoenix) 荷馬伊列阿特史詩中希臘的人物，他是阿吉利士底老師，教戰術和辭令的，曾陪着他一同去參加屈勞

勒之戰的 ● 黑克德和阿嘉克士 (Hector and Ajax) 都是荷馬史詩中的英雄。黑克德是屈勞勒最勇敢的戰士，他殺

了屈勞勒克拉克士阿吉利士底朋友，阿吉利士發怒了，就殺了他，替他底朋友報仇。阿嘉克士也是屈勞勒戰事中的希臘英雄，照荷

馬伊列阿特裏面說他是在阿吉利士之下第二個勇士 ● 阿吉利士 (Achilles) 荷馬伊列阿特史詩中希臘最勇猛的戰

士。 ● 黑紹德 (Hesiod) 紀元前七七六年的希臘詩人。 ● 修雪大提士 (Thucydides) 紀元前五世紀雅典

底歷史家。 ● 郁克烈德 (Euclid) 紀元前三世紀希臘幾何學家。

生活着。好，再一想，一個主教是荒唐的。他要在副主教職位上劃一條線。也許一個人做副主教的資格和做主教的能够一樣好。一樣有學問和一樣有用呢。然而他又想到主教了。

『等我一住定在克蘭司德明士端，這時期內，我就要立刻攻讀在此地我得不到的書了。李淳，戴薛德士，希勞陶德士，歐斯吉賴士，蘇福克利士，艾烈斯陶非尼士——』

『哈哈，哈哈！』這聲音在矮樹籬笆那一邊用輕浮的音調發出來，可是他沒有留意牠們。他底思想繼續着：

『郁烈比提士，柏拉圖，愛列斯陶德爾，陸克利宜，歐畢克戴德士，瑞納開，恩托尼納士。然後我待研究明白別的東西，澈底地讀神父底著作，大概地讀比德和宗教史，懂一點希伯來文字——雖然現在我祇懂字母——』

『喂！』

『——可是我能够用功的，我有豐富的留存着的力量，感謝上帝這是表明……是啊，克蘭司德明士端將是我底母校，我將

- 李維 (Livy) 羅馬歷史家紀元前五九年至公曆七年。
- 戴薛德士 (Tacitus) 羅馬歷史家，公曆七七年生，一七七年死。
- 希勞陶德士 (Herodotus) 希臘歷史家，紀元前四八四年生至四二五年死。
- 歐斯吉賴士 (Aecolynus) 希臘悲劇詩人，紀元前五二五年生，四五六年死。
- 蘇福克利士 (Sophocles) 希臘悲劇詩人，紀元前四九六年生，四〇六年死。
- 艾列斯陶非尼士 (Aristophanes) 希臘底喜劇家紀元前四八四年生，三八〇年死。
- 郁烈比提士 (Euripides) 希臘悲劇詩人，紀元前四八〇年生，四〇六年死。
- 柏拉圖 (Plato) 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克底弟子，紀元前四二七年生，三四七年死。
- 愛列斯陶德爾 (Aristotle) 希臘紀元前四世紀的哲學家。
- 陸克利宜士 (Lucretius) 羅馬詩人，紀元前九五年生，五五年死。
- 歐畢克戴德士 (Epictetus) 羅馬克底主義者，公元六十年生(?)，公元一二〇年死。
- 瑞納開 (Seneca) 羅馬克底主義者，紀元前四年生(?)，公元六五年死。
- 恩托尼納士 (Aurustinus) 羅馬皇帝，哲學家，公元一二一年生，一八〇年死。在位的時間從一六一年起直到一八〇年止。
- 比德 (Bele) 英吉利底僧人，有名的宗教史家，在生時期從公元六七三年到七三五年。

是她底摯愛的兒子，在他身上她將得到快樂。」

將他底深沉的注意力集中在未來的事業上的時候，玖德底脚步放慢了，他現在差不多是站定了，看住了地好像一盞燈，將未來照在那上面。忽地裏一件東西重重地打在他底耳朵上，也覺得一樣柔軟冰冷的物件擲中了他，掉在他底腳邊了。

眼光瞥過他知道牠是什麼——一塊肉，一頭鬮豬底特殊部分，鄉裏人常用來給他們底靴子上油的，因為牠是沒有別種用處了，這裏附近豬是十分多，在北韋薩克司底幾處地方多數地生產着和肥養着。

在矮樹籬底那一邊是一條小溪，他現在開始明白了，剛才和他底夢境相混合的低微談笑聲音是從那邊來的。他走上隄岸，隔着籬籬過去，在溪流遠遠的那邊，有一所小住宅，附連着有一個園子和豬欄，牠底前面，小溪底旁邊三個月輕的女子正跪着，她們底旁邊放了許多桶和盤子，裏面裝着一堆堆豬腸子，這個她們正在急流的水裏漂洗着呢。一兩對眼睛狡猾地抬起來看看，知道他底注意到底被吸引了，而且正在看着她們呢，她們振作精神準備查問，假正經地把嘴放得很有樣子，用着勁重新開始她們底漂洗工作。

「謝謝你們！」玖德嚴厲地說。

「我沒有丟牠，我告訴你！」一個女子向她底靠近的同伴說明，好像不覺得這年輕人底存在。

「我也沒有啊！」第二個回答說。

「嘿，安尼，你怎麼能够呢！」第三個說。

「假使我竟是丟過點東西的話，牠決不會是這麼一件醜礙東西像那個的啊！」

「呸！我還不在乎他呢！」於是她們笑着繼續她們底工作，不抬起頭來看，仍舊故意地互相推諉責備着。

他在揩擦被那滑膩的肉打過的地方，這時候玖德變得想說出諷刺話來了。

「你沒有丟牠——啊沒有！」他向三個中間在溪流上端的那一個說。

她，他招呼的一個，是一位嬌俏黑眼睛的姑娘，不是真正地醜麗，不過不管她皮膚肌理的粗糙，在稍遠的地方，是能够看得過的。她有一個豐滿高凸的胸脯，厚嘴唇，完整的牙齒，和一張交趾雞蛋似的鮮豔的臉龐。她是一個完，結壯的女人——不多也不

少；致德差不多確實知道將那塊腹肉擲他的冒險事是她做的，那膀胱她明明地剛從牠上頭割下牠來的，還緊挨着在她的旁邊呢。

「那個總沒有人會告訴你的，」她俏皮地說。

「無論誰做這事，總是糟蹋了別人底東西呵。」

「呵，那是不要緊。這豬是我底爸爸底呢。」

「不過你要將牠取回去的吧，我想？」

「呵，是的，要是你樂意將牠給我的話。」

「我丟牠過來呢，還是你到這裏上面的木板上來，讓我將牠遞給你。」

也許她預先知道一個機會；因為當他說過了這些話，不知怎樣這褐色女郎底眼睛直留在他底裏面，在他和她中間，有一種刺那閃閃電似的心靈交感，一種可能的愛力底無言宣示，這個，在致德佛帶一方面，在這裏面，是沒有一種預先設計的。她知道他已經將她從三個人裏面選出來哩，當一個女子在這種情況之中被選出來，不是因為更深熟識底合理決意底是對中樞連接發出的命令平庸的服從，不幸的男子們不知不覺地接受着，他們一生底最後意志全給女子佔有了。

跳起來，她說：「不要丟牠！將牠遞給我。」

致德現在明白這件投擲武器底本身價值和她底要求是沒有關係的。他放下了他底工具籃，用他底手杖將那條肉從溝裏撥出來，跳過了矮樹籬。他們並行着，溪流底每邊岸上一個，向着那條小木板橋走去。當女郎走近牠的時候，不給致德覺得，她彎彎着在她底臉頰每邊的裏面一下下靈妙輕微地吸嘔着，用這個奇妙新穎的動作，像用魔術似的，在牠底光滑圓胖的上面她做成了一個完整的笑渦，這個她能一直保留在那裏，當她繼續着微笑的時候。這種隨意製造笑渦的事，也不是一種沒有人知道的工作，許多人試過，但是祇有少數人做成功罷了。

他們在板橋中央相遇了，致德伸出他底手杖，豬底那一塊正在那上頭擺蕩着，這時候眼望着別處，臉上微微地發紅。她也是，望着別的方向，取了那一塊，好像不知道她底手在做什麼似的。她暫時將牠掛在橋欄干上，於是由於一種彼此的好

奇，他們倆轉過身來看着牠。

「你不想是我丟牠的嗎？」

「唔，不！」

「牠是屬於我爸爸的，假使他要起牠來，他也許會生氣的。他要將牠做成製革用的油脂呢。」

「什麼事使得另兩位中間的一位丟牠的呢，我疑惑？」玖德問道，有禮貌地接受她底辯明，雖然對牠底真實抱着很大的疑心。

「無恥罷了。不要告訴人是我啊，留心着！」

「我怎麼能够呢？我還不知道你底姓名呢。」

「唔，沒有呢。我將牠告訴你吧？」

「說啊！」

「奧萊佩蘭唐。我就住在這裏。」

「假使我常常從這條路走，我一定已經知道牠哩。可是我大都是筆直地沿着大路去的。」

「我底爸爸是個養豬的，這些女子正幫着我在洗豬腸子預備做黑臘腸和臘腸呢。」

他們站在那裏看着那塊軟綿綿的東西掛在橋欄干上擺蕩着的時候，他們談講得一點一點地多起來了。女子對男子沒有聲音的呼喚，很清晰地從奧萊佩蘭身上發出來，將玖德留住在這地方，違反着他底意念——差不多違反着他底志願，這在他底經驗裏面是一種新鮮的情況，並不是說過分的話，直到這時候，玖德從來沒有看見一個女子這麼注意過呢，向來祇是模模糊糊地看着這一類好像是在他底生命和目的以外的東西罷了。他凝視着她，從她底眼睛到她底嘴，從這裏到她底胸脯，再到她底豐滿圓潤赤裸着的臂膀，濕漉漉的，因着水底冷顯出斑點來，堅強得像大理石。

● 黑臘腸 (Black-pudding) 用血和腰腸等製成的一種臘腸。

「你是一位何等好看的姑娘啊！」他咕噥着，雖然不需要說話來表示他底對她底吸引力的感覺。

「噢，你該在星期日來看我啊！」她動人地說。

「我沒想到我能够呢？」他回答說。

「這是在你想囉。剛巧現在沒有人在追求我，雖然也許一兩星期以內就有。」

他說這話時候沒有笑，笑渦就不見了。

玖德覺得自己奇怪地飄浮起來，可是不能夠制止牠。「你肯許我嗎？」

「我不在乎。」

這時候，將她底臉側過去一會功夫，反覆地做那以前提起過的古怪輕微的吸煙工作，她已經設法將一個笑渦弄回來哩，可是玖德並不覺得比她底外貌平常的印象多了些什麼。「下星期日？」他冒險說。「那就是明天囉。」

「是的。」

「我來奉訪嗎？」

「是啊。」

她透露出一點勝利的紅光，高興起來了，轉身的時候用她底眼睛差不多愛憐地掃過他，將那塊廢肉丟出去扔在草上，又跟她底同伴在一起了。

玖德佛雷掙起了他底工具籃，再走他底寂寞的路程，充滿着一種熱情，對這個，他心裏也給楞住了。他剛從一種新空氣裏面吸進了一口氣，這隨他走到那裏，總是明白地垂覆在他四周的，他不知道有多久，可是總有點兒像一片玻璃似的將他和他底真實的呼吸隔開了。對於讀書，工作和學問的種種志願，祇在早幾分鐘以前，這樣精密地計劃好了的，經受着一種奇異的崩潰，失陷到一個角落裏去了，他不知道怎樣的。

「好，這祇是一點開玩笑的事罷了，」他對自己說，隱約地知道，照常識說起來，將他拉到她那裏的這位女郎底性情裏面有些東西缺少，格外更明白地有些東西太多了，這使得他必須要說明在他一方面追求她底理由僅是遊戲罷了。在她裏面有點東

西，跟他底被文學研究和癡爛的克蘭司德明士底夢佔據着的那一面，是十分不相容的。沒有貞潔女子會選擇那樣的一件投擲武器來開始她底向他攻擊的。用他底智慧的眼睛，他明白這個，祇有一個短短的飛過似的時間，就像靠着一盞快要熄滅的燈光，一個人可以在轉瞬的時間裏看見以前包蓋在黑暗中間的牆上刻着的字。於是這閃過的辨別能力退下去，一種新鮮狂野的快樂底前進，弄得玫瑰德對一切事情都迷糊了，那狂樂給那直到如今沒有想到過，雖然老早就在他近旁的熱情興趣，找到了一條新溝道。他在下星期日要去和這異性火熱的一位相會了。

這時候女郎已經和她底同伴在一起，她靜靜地在清澈透明的溪水裏重新做她底拍擊漂洗腸子的工作了。

「捉到一個了吧，我底親愛的？」叫安妮的姑娘簡括地問。

「我不知道。我願意剛才丟的是別的東西，不是那個！」奧萊佩蘭後悔地囁咕說。

「上帝啊！他不是個了不起的人，雖然你也許想他是的。他常常在梅蕾格趕着老屈龍雪萊底麵包車出來，一直到他在奧佛萊特士登做了學徒的時候，從那時起他是很努力，常常讀書。他想要成個學者，他們說。」

「啊，我倒不在乎他是什麼或者關於他的任何事情呢。你不是這麼想嗎？我底孩子！」

「唷，你不在乎！你不必想法子來騙我們！假使你不要一個，那末你爲什麼要就在那裏和他談天呢？不管你要或是不要，他總是和一個孩子一樣地真醇的。你在橋上求愛的時候，將猪底那一塊掛在你們中間，我能够看得出來的——哈——哈！求愛是一件何等正當的事啊！能够弄得他注意一點的女子，是會得到他的，假使她願意振作自己，用正當的方法去捕捉他的話。」

擬情書

羅馬 盧維德作 茅盾譯

〔Publius Ovidius Naso 生於公元前四十三年，所著有變形記 (Metamorphoses)、愛經等作。〕愛經有戴望舒的譯本，都很有名。他的「Heroides」(女名人的哀詩)是想像虛擬的神話傳說中的女英雄們的情書。然而中間也有男英雄的信。全體共二十一篇，其中一至十五全是女的情書，十六到二十一却是三對男女的去信和覆信。都是男的去信而女的作答。這三組的六封信，以及第十五信——莎甫給法昂的，曾有人懷疑，以為不是 Ovid 的手筆，但理由不充分，還是作為 Ovid 的著作罷。

〔今譯書名為擬情書，庶幾男女兼顧，從中又先選擇第十五信，即有名的擬莎甫與法昂書。有謂集中二十一信，以此第十五信為最佳；因為莎甫是實有其人，且有遺作傳世，Ovid 此擬信，竭力模仿著莎甫的風格。〕如原第二百零行前後數句，此處譯文是末了第二段開頭數語，而全信的情緒——絕望而仍作萬一之希望，欲擺脫情網而又擺不脫，可謂極盡纏綿哀怨之致。

〔譯文以 Henry T. Riley 的散文直譯本為底子，而參考了 Pope 的韻文譯本；Pope 的譯本其實也並不是意譯，這和 Riley 的直譯本一對就可以知道的；但當然不似 Riley 的那樣直。現在既以 Riley 的散文直譯本為底子，也把 Pope 的一些較自由的異文摘附於註中。至關於莎甫的身世及她和法昂的故事，(這是絕不可靠的一種傳說)另作解題如下。〕

一、 莎甫給法昂的信

〔解題〕莎甫 (Sappho) 是很早的希臘女詩人，是 Aeolian 系抒情詩的兩大作家之一。(又一即是和她同時代的

男詩人阿爾栖阿斯 Alceus，此信中亦提及。她的作品大都是戀詩。傳世者有若干斷片，惟美神頌一篇可說是全璧。她在當時名聲很大，有許多女弟子，現在還有些名字可以考見。她被尊爲「第十繆司」。按繆司是希臘神話的「文藝女神」的總稱，共九位，曼莎甫爲第十位，可見崇拜到極點。但是關於她的身世，却傳說不一。有說她生於 Mytilene，亦有說她是 Lesbos（列斯堡）的 Ereos 人。有說她嫁過丈夫，生一女兒，有說她有戀人甚多，亦有說她很規矩，雖然有不少同性愛。而她的戀愛故事最著名的，就是和法昂（Phaon）的戀愛。法昂據說本來是 Lesbos 和 Cyros 島間一個搖擺渡船的老而且醜；有一次美神維娜絲變形爲貧醜的老婦來乞渡，法昂對她很有禮貌，所以維娜絲就答謝他，使成爲年青的美男子，且具有吸引婦人熱愛的魔力。莎甫也戀愛他。可是不久，法昂就逃到埃脫那，在西西里島上。莎甫却無論如何不能忘情，她曾經追蹤而至西西里，她的美神頌據說就在那時作的。但法昂始終不回心。莎甫爲戀情所苦，最後只得出於自殺一路。她到累卡斯海角的高岩上投海而死。渥維德此虛擬的情書，就作爲在法昂逃避後，莎甫寫的，他把關於莎甫的種種傳說以及希臘神話的一些故事凝合而爲此信之骨幣，再披以他的美麗的想像的衣，成了一封出色的失戀的哀詩。

二字。

也許，您又會詫異道，爲什麼我改了調子；因爲我向來唱慣的，是抒情的詩。然而，被戀愛弄憔悴了的我跟七弦琴不相諧和，酒著淚珠悲啼的我只合唱挽歌。我心如焚——正如狂暴的東風吹送著火焰，把榮茂的田稼燒成一片焦土。我的法昂是還在

- 此開首數句，Pope 的有名的韻譯本有「也許沒有了記憶，正如沒有了愛情」一語。設後此節寫失戀中的莎甫失聲而恐懼到不敢自信她的舊情人還認識她的手蹟，而亦以見被棄之甚。註疏家讚美此信開端之妙，謂一起手就抓住了讀者的同情和憐憫。
- 莎甫是抒情詩人，但此信被作爲是用了「輓歌體」寫的。這是七步韻句（Hexameter）與五步韻句（Pentameter）相間而成章，因其音節緩慢，合於悲哀的內容。

- 此處的「七弦琴」原是名爲「Barbitos」或「Barbiton」的樂器，或五形似「Jyre」（七弦琴）或謂更似「harp」（琴），然其爲多弦的樂器則大概是無疑的。

換說那的交天；而在我心中，是不亞於換脫那的烈焰。①不安靜的心境流不出婉妙的詩思；我無心歌詠男女愛戀的歡情，我只懶懶地抱着我的萬千愁絲。列斯傑的女郎們不再能引起我一顧，②千百的佳麗我都視若無睹；兩間的美妙只萃於您一身，我所愛的只是您一人，而您的美，我的愛，直將斷送了我的一命！

擎着七弦琴和箭袋，您就宛然是阿博羅；③給您頭上加一個角冠，您就是巴卡斯；④阿博羅戀愛了達夫尼，而巴卡斯愛過克

① 據云法昂既獲了雨露，遠居於換脫那 (Aetna)；他在今西里島，古多火山噴發，故云「不亞於換脫那的烈焰」

② 此處大體依 Pope 的韻譯本。在 H. T. Riley 的散文譯本中，是這樣的：「不是 Pyrrha 的少女，也不是 Methymne 的少女，更不是那草 Lesbos 的女郎，使我覺得動魄。Anactoris 是不在我心上了，美貌的 Cydno 對我也沒有價值，Athys 也不像從前似的使我悅目。」有人以為「Pyrrha 的少女」是指 Muse (文藝女神)，但也有人以為下面的 Methymne 和 Lesbos 既是地名，而且是說此等地方之女郎，則「Pyrrha 的少女」一句亦當從字面的意義，不必迂曲釋為「文藝女神」。而此句意義無非說該女心緒不寧，或世間佳處不可使她歌咏入詳的，都不足以激她一盼了。Pope 就是這樣意譯了的。但他又把「Lesbos 的女郎」獨留，而譯成爲這樣一句：「列斯傑的女郎們也不再能引起我的熱情，雖然她們曾是我的罪愆的戀愛之所寄。」至於下邊的「Anactoris 是不在我心上了……」一句，他即刪掉了。據一位註疏家說：Anactoris, Cydno, Athys 三個是和莎菲有過同性愛的女子，也許就是列斯傑人。那末，Pope 大概取了這一說而加以刪節混合，成爲上所譯引之形式。今參酌其意，也自由譯了一下。

③ 阿博羅 (Apollo) 是希臘神話的太陽神，又是音樂、美術、詩歌之神。他是象徵光明快樂美麗的，是一位俊偉的美男子。

④ 巴卡斯 (Bacchus) 是希臘神話的酒神，但也是舞踏戲劇之神。他常被寫爲戴著帶葉的葡萄藤或長春藤的帽冠的。此處「角冠」是說用右刺的棘類枝條作的帽冠。H. T. Riley 的散文直譯本作角冠，但 Pope 是譯爲長春藤的。Pope 把這兩句增飾爲：「擎着七弦琴和弓啊，您就像阿博羅可是一個更漂亮的阿博羅，兩長春藤纏住了您的秀髮，這就是巴卡斯了；巴卡斯自視也勿如」

奴隸的少女。而這兩個被愛者都不懂弦歌。但是配加璜諸女却傳授了我甜蜜的小曲；我的光榮現在是人人到處在讚揚。即使是阿爾栖阿斯，我的同行和同鄉，也不能比我的名氣更響。雖然他唱的是莊嚴喬皇的一調。我固然生得矮小，但是我有充滿各地的名聲，我仗我自己的令譽變成了高大。說是我不够白皙麼，塞非斯的女兒安德洛麥達也是個黑皮膚，然而她這付地土關係的尊容却使得百爾修愛好。白鴿也常常和斑鴿配對，而中意了黑的雉鳩的，常常是綠衣的鳥。您呀，您要是除了趕得上您那樣美貌的女人您就不愛，那您就沒有女人可愛了。

● 達夫尼 (Daphne) 是河神之女，為阿博羅所戀愛，但達夫尼畏怯而逃避，神乃化達夫尼為桂樹。阿博羅哀念不能忘懷，遂以桂樹為他的聖樹。克奴瓊的少女 (Gnosian maid) 指克奴瓊的米諾司王的女兒 Ariadne，據文她曾為 Theseus 所愛，但後被棄，於是為巴卡斯所愛，贈以七星之冠，她死後上天為星座。一說她在被 Theseus 遺棄後即自縊而死。

● 此謂達夫尼等雖不解吟詠，然尚為神們所愛。言莎那之才能足以補救她容貌之不美。以下諸句，皆為申證此意。

● 配加璜諸女 (Pegasian Maids) 指「文藝女神」九姊妹。配加璜為馬名，即 Pegasus 欣活了 Medusa 的腦袋後由 Medusa 的血所產生的有翼神馬。據 Ovid，則此鳥居於 Helicon 山，以蹄擊地陷一洞，洞中出泉。「文藝女神」們喜居於此山，與配加璜甚相得。

● 阿爾栖阿斯 (Alcaeus) 也是詩人，約生於公元前六百十一年。他的詠讚戰爭的歌曲，最有名，故云「雖然他唱的是莊嚴喬皇的一調」。

● 謂美人應當「長身玉立」，莎那雖不蒙造化賜以碩碩的身材，可是她藉自己的才能所得的廣大名譽，足可彌補此「自然之缺陷」。

● 安德洛麥達 (Andromeda) 即斬了妖女 Medusa 的牛神英雄百爾修 (Perseus) 的愛人，據說是 Aethiopia 人，所以因地土關係皮色不白——差不多可說是黑的。

● 「綠衣的鳥」指鸚鵡。查謂雉鳩常與鸚鵡同籠也。或謂「綠衣的鳥」指孔雀，又雉鳩以「貞鳥」著稱，故莎那以自喻。

但是從前您不是說您讀了我的詩句，就覺得我是更美麼？您不是常常發誓說，我——只有我可說是美麗的麼？我常常歌唱，我記得，（戀人是什麼都記得的；）我歌唱的時候您強抱住了我接吻。您不也說，和我接吻比聽我歌唱還甜蜜；您不也說，我什麼都好，但特別是當我們相偎相抱；那時我的愛情之火直使您無上快樂，我的一切動作一切舉笑都够您魂消，直到我們雙方都盡了興時，我們的手脚軟化了，我們被狂歡融化。啊，現在哪，是西西里的姑娘們在您懷抱，做您的新的俘虜。啊，我還做列斯堡的姑娘幹麼？我但願我也是個西西里的姑娘。可是你們——你們尼薩的太太們，你們尼薩的新婦們，把這我的浪人送還我罷。請你們不要聽他的花言巧語，不要上當罷；他跟你們說的，都是早已在我跟前說過的哪。而你——女神愛萊息娜，你常到西西里山野的，也請給你的女詩人，——我是你的歌人，幫忙幫忙罷。

難道殘酷的「命運」還要照着她所開始了的老路走麼？難道她將永遠這樣對我不仁麼？六歲的時候，我就失了父母，父母的骨灰早已滲透了我的眼淚。我的窮困的兄弟，又迷戀着一個驕貨，弄掉了財產，還夾雜着可羞的不光榮，赤貧的他，在蔚藍

① 此節頭上，Pope 譯本有這麼兩句：「然而您的薄菲却被您愛過；在她的懷裏，您集注過您的一切快樂。」此下又作：「一切這些快樂仍在我回憶中動盪，因為——啊，不是戀愛，回憶永無盡頭麼？那時您常常聽我的歌唱您！為我的每一句話都是音樂。」亦稍增飾。

② 此句 Pope 譯作「您用您的接吻打斷了我的歌聲。」

③ 尼薩 (Nisa) 為西西里一城名，故即指西西里如上文。

④ 女神愛萊息娜 (Erycina) 即愛與美之女神維娜絲 (Venus) 在西西里之名稱。Eryx 山上有她的廟，據說是她的兒子 Aeneas 祀神而建立的。

⑤ 因為前非詩部對男女愛戀，故字是愛神維娜絲的詩人。

⑥ 據傳說前非有兄弟二人，即 Lycobates, Euriclus, Charaxus 是也。此處所指，大概是最後那一位。

⑦ 「驕貨」謂當時的蕩婦。Tharaxus 據云若弟，前非兄弟皆與有等。又據 Herodotus 所記則謂 Rhodope 曾為富家伊索的同伴俘奴，是 Charaxus 化了一筆大錢這才贖出來的，但生當公元二三〇年的希臘學者 Athenaeus 則謂與伊索同為俘奴者名 Darica，以為 Herodotus 誤將另一名 Rhodope 的人混起來了。然後來註疏家則疑 Darica 大概是給 Rhodope 的形容字，從 Doria 一字而來，而 Doria 則為 Rhodope 的故鄉。

的海上當一名辛苦的槳夫，於今却在卑賤地打算找回他那已失的財富。而我——爲的對他忠心規勸過，他也恨我；我的一片好心，我的友於之愛的報應，就是這個。而且，好像還怕我的磨折受得不够，又加一個小女兒來增添我的劬苦。然而，是您，給我有生以來最後最大的痛心；我生命之船，於今是在逆風裏行。您看呀！我披髮滿頸，首如飛蓬；我手指上再沒有閃光寶石的指環，我只穿了家常舊衫，我不戴金插銀，我謝絕了阿刺伯的香精和粉黛。

我這薄命人還裝飾給誰看，給誰喜歡？我的唯一的使我自惜此身的推動力，已經不在。我的心是軟的，丘比德的輕輕的一箭就能容易地損傷了牠的，然而我的愛根永遠不能斷。不知道是當我生下來時候「運命神姊妹們」那樣注定我的一生，不給我一根避免柔情的線呢？還是我所從事的那一道，把我扭捏成這般——是泰來亞，使得我多情多愛，又奇怪我見着

① 此句註疏家所釋不同，有謂 Charaxus 喪失了財產以後流爲海賊（如 Petronius Arbitr）因爲原文只說他「用活動的槳強索着蔚藍的海」，說是暗示做了海賊，也可以。但另一說則謂從字面解，只是在做槳夫而已。現在老實些就請他做槳夫。

② 據說亞非利前曾有丈夫名 Cercylus 或 Carcola 是 Andros 島上人，亞非利與他生一女，名 Clea 而亞非利作品斷片中亦有提到她這女兒的句子。

③ 屏除一切裝飾是古人所以表示哀痛之極致。

④ 推動力指法昂。

⑤ 丘比德 (Cupid) 是愛神，云是維娜絲之子，帶弓箭，人們的心中着了牠的一箭就害起相思病來了。

⑥ 希臘神話謂「運命女神」是三姊妹，紡生命之線，世人的運命在她們的手裏決定；但又據說，紡生命之線而主給人以生下來的「八字」的，似乎是三姊妹中間最小的一個名爲 Clotho (織造運命) 者所專司。

⑦ 「所從事的那一道」是指亞非利的事業——抒情詩的創作。

⑧ 泰來亞 (Thalia) 即「文藝女神」九人中之二——即第三位，通常是作爲主「喜劇」及趣詩的女神的主，抒情詩實爲第二位的 Euterpe，此處用泰來亞，大概是代表著詩歌之技藝。

少年郎——您就整個兒被捕獲；而何況又是正當被人愛慕的嫩蕊似的青年。①呵，奧洛刺啊，我生怕你會將他當作了塞法拉斯呢；②而你，要不是爲了早有勝利品，你也許會這樣幹。③要是——呵，飛勃，要是你看着他啊，（你是看着一切的，）那你所命令着長睡不醒的，恐怕就會是他法昂罷。④維娜絲也許會將他載在她的象牙車裏帶他上天，可是她將見她的馬茲；⑤顛倒會喜歡這個少年。呵，您呀！您還沒成年，可是您也非是童孩，您這點年紀最可愛呀！您正當燦爛美麗的青春開端！回來，美貌的可人兒呀，回到我的懷中來；我不求您愛我，只求您讓我愛一愛。我寫到這裏，我已經酸淚盈眼；看呀，這信箋這塊兒染滿了點斑斑。⑥

既然您打定主意要走啊，您難道不好走得和氣些；至少您應當說一聲，「列斯堡姑娘呀，再見！」您沒有帶了我的眼淚去，

① 指法昂與下文「您還沒成年，可是您也非是童孩……」等語相若。

② 奧洛刺（Autora）是黎明女神，她愛上了塞法拉斯（Cephalus）——Thesaly的王子而且已娶婦的，就把這美少年搶走。但塞法拉斯不願，於是與格刺放他回去，但教他假裝了回去試一試他的妻的忠實。這以後造成了塞法拉斯和妻中間的誤會而成的悲劇，此處不及海述。

③ 「早有勝利品」也許是指奧洛刺在地上掠去的方一美少年——Troy王子Tithonus。奧洛刺和他生了兩個孩子。

④ 飛勃（Iambe）即月神Diana之別稱，月女神巡行天空時，見一牧羊少年Eudymion睡在山中，她愛他的美貌，因令他長睡不醒，以俟她每晚看他的。說使Eudymion長睡不醒的，是神之玉宙斯。

⑤ 馬茲（Mars）戰神，爲美神維娜絲之夫。此謂維娜絲看見了法昂也一定愛他而娶偷他去，然而到了天上，倘被她丈夫馬茲所見，說不定則茲會和她爭奪這個美少年。不但是女子喜愛法昂，連有了美神爲妻的馬茲也會愛上法昂的。

⑥ 生於紀元二十三年的羅馬學者，大Pliny（C. Plinius Secundus）在他的「Historia Naturalis」第二十二卷中或涉到之所以熱戀法昂的原因道，有一種白色植物，centum capitata（薊的一種）的根分爲形如男陰或女陰者，均甚難得，倘有男子得此男形之根，那他就成爲女人的戀情的對象，法昂大概是有一此一物的。

⑦ 此處Hope的本子成爲兩句而譯作：「您應當說『我的列斯堡的愛卿呀，再見！』或者冷冷地這麼一句，『列斯堡的姑娘，再見。』」又此上亦有一句：「至少您爲一點風聲也並不算怎麼爲難。」

也沒有帶了我的別離的接吻去呀。我那時實在完全不知道我的悲痛就在目前。您什麼都沒有留給我，只留下您的沒良心，缺德，您也沒有舉一些可以使您回想起的什麼東西做紀念。我而今對你不出條款——當真，我還有什麼條款可出，只除了「願長毋相忘我們的歡愛。」我敢對戀愛之神發誓，（神呀，也許尙離我未遠，）我敢對文藝九神——我自己的供奉神發誓，當那時有人——我不知道是誰，告訴我，「你的歡郎逃走了，」我有好久好久不能開口也不能哭泣。眼淚和舌頭都變成不是我的，我胸口被冰也似冷氣凍結到我的悲痛掙出頭來時，我立即捶胸擗髮狂地呼喊，只有一個慈母抱着斷了氣的孩子走向火葬場那時的悲狂，才能彷彿。

哈臘瑣斯（Charaxus），我的兄弟，見我悲哀，他却慶幸而得意；在我面前走來走去，他嘲笑我的悲哀道：「幹麼她要哭呢，她的女兒不是還好好地活在那裏？」戀愛刺痛我，羞辱激怒我，戀愛和羞辱是不相容的，我既為戀愛的奴隸，羞辱我也不以為意；我撕開了衣服，我坦露了胸脯，我給全世界看：我的痛苦，您的不義。啊法昂！我什麼都不顧了，我只要你！我白天想您，我晚上和您夢裏相會，夢裏比白天甜蜜了十倍。雖然您是走得遠遠的，夢裏我就找到了您；然而夢裏的歡愛不及半睡半醒時持久。我常常恍惚惚覺得，我的頭枕着您的臂，而您的頭枕着我的臂；有時我在和您百般綢繆，我嘴裏低呻嬌喚，宛然是和您真真在歡娛。我分明感得您在吻我而我在吻您，跟從前無數次似的……再後，再後的更歡暢，我羞得告訴您，然而我要含羞對您實說，跟真的一般，什麼也不缺少的。

① 這就是說法昂走前一點形跡也不露出，這是莎弗所深怨的上引 Pope 的一句即從此而來。

② 此處 Pope 作「也對戀愛之神（我發誓，）這是永遠照顧您的神。」

③ 謂她即使喪失了她的女兒也未必那麼悲痛呢。

④ 「撕開了衣服，坦露了胸脯，」言不隱蔽她對法昂的熱愛。此處譯文，差酌了 H. T. Riley 的散文直譯和 Pope 的韻文譯本，混合而成。其中「戀愛刺痛我，羞辱激怒我，」我既為戀愛的奴隸，羞辱我也不以為意，以及「我的痛苦您的不義，」等六句皆為採自 Pope 的，似乎加了後文義更見顯明。

可是白天一到人們都快樂樂地，我却失掉了這似真似幻迷離的樂趣。我找覓着山洞和幽林，好像山洞和幽林能給我接乎，而山洞和幽林也熟悉我和您的恩愛綢繆。我像中了瘋瘋癲癲的愛列克都的魔術，我低垂着頭，我的靈魂就到了那些山洞和幽林中間遨遊。我眼前現出了那些有粗糙小圓石作頂的山洞，我覺得這跟密度尼亞的雲石相同，我又見了那幽林，那常常給我們當作床鋪，那密層層的樹葉代作了帳蓬。但是我不見了這幽林的——也是我身子的主人公。沒有了他，這地點也就失掉了價值。我又認識那一片草，我熟習的那一片草，曾被我們的身體所壓折。我躺下了，我吻着昔日曾是您臥着的地點；是我們昔日的歡愛的錦茵，於今却染着我的斑斑淚痕。還有那些樹枝，葉兒凋零了，似乎也在悲哀，也沒有鳥兒唱着甜蜜的歌曲。只有多利司鳥——這最憂悒的母親，曾經殘酷地對她丈夫報復的，在唱着伊斯馬利亞的易蒂斯。牠唱着易蒂斯，而我，莎甫，唱着我的被忘却的戀愛。此外是萬籟無聲，猶如深夜。

● 愛列克都 (Erich) 是 Thessaly 的著名的女魔術師——或女巫。

● 密度尼亞的雲石 算是最好的雲石。其實這石產於密度尼亞 (Mydonia) 南邊些的“Phrygia”，故亦稱 Phrygia 雲石。

● 多利司鳥 (The Daubian Bird) 指由 Progne 變化的夜鶯。昔人的傳說，有謂 Progne 化為雲燕子，也有說是化為夜鶯。Progne (Progne) 復仇的故事如下：Antica 王 Pandion 以長女 Progne 給 Thrace 王 (在多利司) Tereus 為妻，算是作為他幫忙打退侵犯 Attica 的蠻族的報讎。Tereus 帶了妻回國，生一子，名易蒂斯 (Irys)。後來 Tereus 又把妻妹 Philoneta 騙到自己國內，要與通姦，幽禁於林中，因 Philoneta 不從，Tereus 就割掉了她的舌頭，而對 Progne 說她的父親和妹妹都已經死了。(為的 Progne 思親及妹，請她的丈夫去探視的。) 然而被幽囚的 Philoneta 在布上織出字來，把她的不幸通知了她的姊姊。Progne 因乘她丈夫不在時馳往林中，救了她的妹妹，定計復仇。她殺了她和 Tereus 所生的兒子易蒂斯，煮為肉羹，等候 Tereus 回來給他吃，而且預定等他吃了再殺他。Tereus 果然毫不懷疑吃了，但 Progne 她們要殺他時，反被他拚斧趕了出去。兩姊妹畀林中逃，Tereus 在後追，快要追到的時候，神使二人都變為鳥。Progne 為夜鶯，Philoneta 為燕，而 Tereus 為長喙的 Hoopoe (產於非洲之鳥。) 夜鶯的悲歌就是那位不幸的俊梅的母親在哀悼她的兒子。

於是我見一道神泉，光亮平滑如鏡；人們會猜想這裏面有神仙居住。泉上有遠樹，^①枝葉蔭覆，自成爲洞府。泉水映得地面碧綠。我躺在那邊，正因哭泣而疲倦，我見一位水仙忽站在我眼前。她站着，她對我說：「既然你被無望的情火所銷鑠，你就得去找安布累細亞地方^②作爲你的歸宿。太陽神高高在上，俯視着那邊的碧海浩瀚，人們稱爲阿克底亞和累卡提亞海。^③從前熱戀着匹刺的離揆力溫^④就在那兒投身入海。你不要遲疑，愛情會掉個頭，匹刺的最冷酷的胸脯也能受感動而離揆力溫却醫好了他的情火熊熊。^⑤那地方就會貢獻這樣的效果。你立刻收拾了動身到高貴的累卡斯去罷，^⑥你不要怕那高岩上的聳身一躍。」

她這樣指點了我，她的話完了時，她也就不見了。我怕得渾身發抖，我站起來；我的虛腫的雙頰也留不住我的眼淚。呵，水仙呵，我願意去，我願意到你所指引的岩石去；我不怕呢，怕懼之心已經被狂熱的戀情所克制。^⑦不論如何，總比我現在這樣好些。^⑧你

① 此處的蓮樹 (Lotus) 就是奧德賽中所說的食了蓮子使人忘鄉的那種蓮樹。

② 安布累細亞地方 (An brachin land) 指位於安布累細亞灣的 Acarania 海岸外就有那累卡提亞 (Leucadia) 島。這島的再古來的名稱是阿克底亞 (Actium)。

③ 阿克底亞海就因阿克底亞島得名，而累卡提亞海亦從此島又名累卡提亞而得名。

④ 匹刺 (Pyrrha) 是女，離揆力溫 (Daonion) 是男；他們是「洪水」以後，再造第二代人類的始祖。但他們這樁戀愛公案却比較的不普遍。

⑤ 此處 Type 譯本很顯明地說：「在那兒，受傷的戀人們從高一躍；他們的情火熄滅了，他們忘記了愛。離揆力溫也曾爲無望的戀情所燒灼，他耗費多情，匹刺的冷酷始終如一。但當他從那兒躍入了大海，那就輪到他在冷酷而匹刺相思成單。」所以說「那地方就會貢獻這樣的效果。」這是暗示給法昂這莎菲領事離揆力溫之後座而投海，則法昂又將復離揆力溫而痛苦不堪。然而不要這樣，「愛情」就不會「掉個頭」，所以這悲劇是不可避免的。

⑥ 累卡斯 (Lancas) 就是累卡提亞島上一海角。但亦與累卡提亞混稱。

⑦ 此句 Pope 作「讓女性的畏懼屈伏於女性的熱情」。

⑧ 言無論水仙的話確實與否，死總比失戀悲痛而生活好些。

清風呀，吹起來呢；我這身體大概也沒有多少重。而你——溫柔的「戀愛」呀，可否你也權充翅膀，當我下墜的時候在我身底下托一托，免得我的死歸咎於累卡提亞的海波。①我於是要將我的七弦琴獻與我的同道菲白斯，②附着這樣的兩行字：「菲白斯呀，我——女詩人莎莉，銘感大恩，③敬獻我的七弦琴於你；我，獻者，不為越禮，你受者，受之無愧。」然而法昂，為什麼您要逼我到阿克底亞海邊跳海呢？您此時還能夠挽回麼？——能够比累卡提亞的海波更能給我恩惠。④您的恩加上您的美，您在我心裏還勝過菲白斯呢。⑤您——哎，比岩石和海波心腸還要硬些的您呀，要是我死了，您難道受得住您實殺我的良心上的責備？讓我的胸脯貼着您的，那不是比我把我的胸脯撞碎在岩石上更加對些？是這胸脯，法昂啊，您曾經讚美，而且您常常以為是天才之所寄。⑥我

據說在累卡提亞島上南端那有名的海角叫做 *Leucas* 或 *Leucatas* 的，上有 阿博洛神廟；每年祭神時，依風俗必須將一犯人從海角拋入海中，犯人身上縛着許多鳥兒（就是給犯人以翅膀），使他下墜時能夠慢些，倘能不受傷而落於海面，就有守在那裏的小舟把他救起來，從此重罪。此處阿博洛神告「戀愛」「權充翅膀」，即據此風俗而設。言莎莉雖決心蹈海，然尙冀如被投入海中之犯人幸得不死而又免除了罪，她把自己的失戀的痛苦比之於犯人之罪。

① 菲白斯 (*Phaon*) 即 阿博洛之別稱。阿博洛又為音樂歌曲之神，且為七弦琴之發明者，而莎莉則為作詩以合七弦琴之技藝者，故稱為「同道」。

② 「銘感大恩」此有兩重意義，一則因菲白斯以神力使莎莉跳海而不死，二則因神力醫好了莎莉的戀愛病。此節從開頭至此，已有兩個彎曲，首言莎莉願死，因死比活受失戀之痛苦為劇，次言她又唯望水仙之言不謬（即在累卡提亞岩蹈海者得將戀愛之火解消），又憶及祀神之風俗，於是乎視清風吹來她，呼祝「戀愛」「權充翅膀」，則又望死得生——正所謂柔腸九轉淩旋之至，而下文又呼法昂回心轉意，俾她可以不去尋死，則又一轉曲了。

③ 法昂使她死，因而解除痛苦，然法昂如能回心，則她可活而解除痛苦，故恩惠大於海波，而法昂實在力能加恩於她的，只要他肯心軟些。

④ 此句 Pope 作「那麼菲白斯在我看來豈不及您更神明」

⑤ 此句 Pope 作「在這胸脯上，戀愛曾經遊戲，而在這胸脯，又是文藝女神之所居。」多了戀愛的一面。

但願我這胸脯現在也跟從前一樣地伶俐。然而悲哀阻住了我的技巧，我所有的天才都被我的痛苦攔住。我從前的能力不能在字裏行間顯示；我的「撥」因憂傷而靜止；憂傷使我的七弦琴沉默如死。

啊，你們，海洋的女兒，列斯堡的女人，已嫁的或將嫁的娘兒們，啊，你們列斯堡的美人，伊奧連的弦歌，曾使你們揚名，啊，你們列斯堡的姑娘，曾經是我所愛，曾經是我所訓導，請不要再蜂擁上我這裏來聽我的詩歌了。法昂已經剝奪了我從前使你們喜悅的一切了。（呵，薄命的我啊！我多麼想呼他是「我的」呀！）使他回來罷，那麼你們的女詩人也可以回來了。他給我的天才以衝動；他又收回去了。我的呼祝有沒有效？他那靈性的心胸感動了麼？莫非他依然固執，莫非我的呼訴都被西風吹散了麼？願好風把我的呼訴吹送到您耳邊，再將您一帆帶回來；只要您乖乖地打算這麼做，還來得及。也許您此時正要回來罷，也許送行的禮物正搬上您的小船，您爲什麼延挨您的延挨使我柔腸寸斷開您的船舵。維娜絲海裏出身的維娜絲，會替我們弄平靜了海波。和風會吹送您一舸飛渡。只要你啟槳揚帆。丘比德，會親自坐在舵邊把舵；用他的溫柔的手，他親自張帆和收帆。

如或您所快意者是和拍臘司吉的莎菲，（然而您將找不出什麼理由來，爲什麼我是值得您的厭棄）——那麼，至

① 「撥」(Plectrum)用以撥動琴弦者，彈琴時所必需。

② 伊奧連(Aeolian)是莎菲作詩所用的語言，就是伊奧利(Aeoli)族所用的方言。莎菲是屬於這一族的。列斯堡是伊奧利亞的主要城市。

③ 莎菲當時所收女弟子極多。

④ 此處Pope作「風帶走了我的禱祝，我的歡息，我的話，飛的風全把牠們失散在空中了」

⑤ 據一說，維娜絲是從Cyprus(Cythera)島相近的海裏出來的。

⑥ 丘比德，愛神，見前註。

⑦ 拍臘司吉(Palaestus)原是最早住在希臘半島一個種族。據公元前六十四年頃的地理學者Strabo所說，拍臘司吉的足跡很廣，許多地方都留着他們的名字。「拍臘司吉的莎菲」所以也就是「列斯堡的莎菲」的意義。

少，至少讓苦惱的我得到您的無情的答覆，以便我去試一試累卡提亞的海波究竟如何。●

● 此處 Hope 作「如果我一定不能從法昂得到安寧，那就讓我從海洵的海裏去找罷，不被憐惜的我將從您轉移到這個：或者停止了戀愛，或者停止了生活！」

○

